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七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七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七三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宛雅初編八卷二編八卷三編二十四卷

初編 〔清〕梅鼎祚輯 施念曾 張汝霖補輯 二編 施閏章 蔡蓁春輯 施念曾 張汝霖補輯 三編施念曾 張汝霖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四年西陂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宛雅十卷續宛雅八卷宛雅三編二十四卷》提要

敘

辛未春張君芸墅自粵東貽書致宛雅一部曰宛雅者公家禹金先生所輯宣城人詩也施愚山蔡大美兩先生嘗續之迄今百年作者如林應復裒集汝霖不揣謭陋竊附前人表微之意矢志再續而愚山先生之曾孫竹窓適有同心相與廣蒐考訂始癸亥訖己巳越七歲迺得成書分為三編以前刻為初編續者為二編今續為三編俾後之君子繼繼續續之以至於

無窮也惜竹窓先于而歿今綴青
已竣謹呈大雅爲之是正併祈製序
以冠其端余重嘉兩君繼美之誼而此
書又肇端於余家何敢以不文辭而
其事庶之致淹報命今春公車諸君
至芸墅又札致宛雅數十部俾分

送梓書之家以廣其傳何張君用心
之勤也余少承家學壯入承明於前
賢撰述有志編集而未遑今老矣無
能爲役此編之續實獲我心公餘挑
燈展讀千餘年間風會之流移世
俗之忠薄政教之得失莫不流露於

字裏行間益歎古人陳詩觀風之
典良爲出政宣教之要道也然余竊
有疑焉唐人以詩取士而家都官以詩
鳴於宋則宣人之爲詩者乘時趨會
感發興起宜莫盛於唐宋乃初二兩編
所載僅百四十餘人而三編所載不啻倍

之豈稽遠者難爲功徵近者易爲力
果如李龍沙之所云耶意者
盛朝雅化聲教隆於千載以故拈
髭苦唫之輩亦獨多於前代耳顧
如唐之羅立言李咸用汪遵宋之吳淵
李宏元之吳琳輩或在著於國史或

事載於邑乘何初二酉緜侯公老之則夫
孤臣旅客畸士逸人之所為棄擲埋
沒不能自見於後世益多矣慨自壬辰
赴召來都皆離鄉井四十餘年祗今
衰遲鈍拙窮繫南臺雙羊兩水時
縈夢寐古歌云遠望可以當歸三復
茲編如陟昭亭絕巘晴空曉望登
北樓之上與鄉之耆舊接席聯吟
不尤勝於遠望也歟時乾隆十七年
歲在元黓涒灘日躔壽星之次七十
二歲老人循齋梅𣪁成序

敘

余與施子蘖齋從事宛雅有二歲已巳乃克挈而授諸
梓是書也其所以維繫吾宣與吾二人所以無忘前事
者諸敘例言詳哉其言之余尚何辭雖然余與施子始
終是書念之烏能無感也當雍正壬子間距順治丁酉
七十餘年宛雅續本沒已零落散亡學士大夫舉其名
或未睹其籍用滋悵惋余二人慨焉矢再續之約居亡
何施子捧檄之類表余守諸生踰三年乾隆紀元亦以
試吏南來竊料既同宦宦同方其有以償夙志亡疑顧
余且隨牒東西迄無停趾察雞雷水之陽採鑛垚山之
首揚颿繼渚之馬鶴峪而蘖齋入試
大廷出移神電相避之巧若參與商不相見者凡七年
癸亥余苫由之中家居無事會蘖齋報罷入
覲枉道省親握手忻然共申曩約于是發凡起例啟而
徵之明年復聚首西湖益蒐諸書攷訂編緝釐成卷帙
其始也苑之患其不博其繼也擇之患其不精其續而
忽散也若有所甚易其散而復續也久而益其難蓋自
湖上之役去今又五六年是書始覩厥成也吾用是幸
乃蘖齋獨不及見是書之成而溘先朝露也則固可悲
已嗟乎寒氷夕日鄰笛發聲過者感而作賦伯牙琴斷

知音流水高山終身不鼓余與蘖齋相知雅託鍾期感
舊不殊向秀一編具在其寥亮為山陽之笛歟抑欵欽
為海上之琴歟是皆未可知也蘖齋躬至性孝行純篤
穎敏博洽播其先畬旁逮書画篆刻天文律算靡不通
曉居嘗語余曰吾二人徒以親老家貧仕不擇官期他
日勉赴初志築室聚書畢意著述以蘄至于古碩彥如
余方以昔人所云吾黨但得一人傳即吾黨俱傳者屬
之蘖齋庶幾不朽而今已矣平生之言邈不可即然且
以區區未竟之編藉手於余小子也能不悲哉乾隆己
巳長至日芸墅張汝霖書於銕城官舍

序

大序言詩者吟詠性情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商
頌五篇外周詩三百六篇於千百國中風止十五自文
武以迄襄定歷十五王而詩亡文中子謂下不貢詩上
不采風非民之不作也詩出于民之性情性情豈能無
哉職詩者之罪也於戲其信然哉然則職詩者不可無
人今猶古一邑猶天下以一邑之詩而有人焉職之使
下上千百年能吟咏者之性情所感發山川艸木鳥獸
魚蟲與其方言土俗之敷陳不至如過風往夢之不可
踪跡而國家累代風教之所陶煦其興替得失或藉以

有考是亦聖人之所與也吾宣城之有宛雅訂自梅禹
金先生續之者施愚山先生由唐洎明千餘年凡百六
十餘人之殘篇斷稿留遺至今者兩先生前後職詩之
功為何如耶或曰宣大邑耳宣有詩風可也稱雅何余
曰先儒謂二南為周之正風於商則為變風太平非諸
侯之力不得有正風是以先王之世侯國不得自以其
風著宣城邑江東于唐藩鎮之變宋南渡後故代隸王
官漸被文教所謂國不異政焉得稱風而吾鄉士大夫
懷文抱質以及好古能言之流接時而生上焉炳蔚天
朝下焉謳吟土俗集中所錄以正為法雅繫宛誌正也

宛冠雅誌地也顧不曰宣雅而稱宛何史記正義曰漢
改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故宣淂稱宛然則兩
先生所以稱名而訂且續者其以此也夫嗣兩先生職
詩者其可以無人乎施君蘖齋張君芸墅博雅士也今
裒然徵詩再續宛雅而屬予序予與諸君生逢大雅盛
昌之世仰惟陶鑄於
國家叡教中者百年于茲矣吾邑僻在東南自來肄雅
其沿舊俗而言情紀事足以鳴百年之雅化而可歌詠
者不知幾輩何忍聽其散亾磨滅于荒江空谷不為之
摭羣抉精以表微而偹采且使吾輩厠在拕雅之列兼

淂償諸淺人以俟續于無涯是兩先生之志也予與諸
君前望後顧緬然遠矣乾隆癸亥冬月蘭谷劉方藹書
于京邸

原序

梅季子輯宛陵諸家詩告大人訂之命名宛雅言雅而
繫以宛者明非槩論于海內也昔孔子說夏商之禮歎
杞宋不足吾徵嗟嗟世遠言湮人亡澤斬今古有同感
哉粤舞馬之年承雕龍之慶即不自權量勤志獻文閫
時有賢者賢而多文者輒津津喜頋摳衣稽首庭下一
求覯其人即遠不淂覯神向往之矣鄉之先獨吾都官
及貢尚書有遺集稱能詩云都官鑄詞沖澹範意陶韋
尚書流麗可餐清新堪挹當其貫重雞林聲洋鳳寢抑
可謂鐵中錚錚名不虛立者乎遠覽郡乘諸載記悲亾

當人心閒有之已裁損過半每令人讀而於邑呼寃也
茲余方束髮起録廣徵殺青畧就淂如干人凡如干篇
惟今學士大夫說詩者屈指可數千家其標峻討元謂
不下大歷而亡于建隆甚則侵漢魏三百篇後無詩矣
然者固究極其理匪通方之譚也余以詩者言之成韻
者爾貴在緣情赴景體物章性今外無捐類中無乏思
自叶其雅度而已即以比世道世道江河其流日趨日
下又遐規造化二曜有升湛四序有孟季俟其盈虛于
斯昭晦且詩既準三百篇乃三百篇具在也上而廟堂
王公碩士下之閭巷韋婦羈人靡不垂教匯寓而流光

竹素匪材相埒盖所採均焉刪詩者殆有深歎矣矧迩
僻邑詎當文藪若論必欲畫法戒取中堇堇如鄉所稱
述他駢指持徽師心舍筏者已亡論即二先生未盡諱
景龍開元之間含尚知其弗當也此其蜚謡累鄉而贅
疣藝圃者邪顧今則溺利刀錐泼讐鉛槧陰鳴謝和握
咲于猸吾大蕲言之爾夫通蔽殊情遐邇岐致故宵人
汶汶可語崇朝令士顯顯直關翌代語曰餓夫懷璧不
如浮縻其斯之謂矣余本乏睹聞謭屑憤耻竊悲夫斯
人之耳目將渺所底止也且懼其存者之或佚而不足
以儆抑後死者其益有厚責與爰壽諸梓以闡往而詔
夫来者萬歷紀元前一歲壬申長至日汝南梅禹祚禹
金撰

吾宣以謝元暉詩著名而宣之詩人遽漫無考率多湮
滅禹金先生取宣之能詩者無慮縉紳布衣始自唐人
迄明正德彙而存之命曰宛雅其言以采一方之書異
核諸家之集核欲其嚴采欲其備盖志恕也然已洋洋
一國之風矣嘉隆以還又將百有餘年作者雲興視昔
加盛余又慮其紛而將佚也蔡子大美廣蒐屬余嚴扳
余芟者十之三入者十之一是為續宛雅踵事增華不
忘舊也既已命梓人乃不禁廢卷長歎也夫晉乘魯史
人嵩典册鄭歌衛什國紀風謡亦各存其地也網羅放
失有美必彰又先土音豈非士君子之雅懷乎然竊自
悲悼文人騷客以一生之智慧畢能竭慮磨精耗神焦
鬚髮槁朱顔憔悴苦吟以求不朽於天地之間及其溘
焉澌盡化為飄風百不遺一又或連篇累箧不如单詞
之觭存紆組飄纓不若帶索之遺響至於浮屠方外女
妓之流無意於傳往往見稱盖不可以勢禁而力致其
幸而傳者又充棟盈牀卒難省覧如漢魏百家及詩紀
所録文選所収皆文詞之淵岳風雅之僑肹也近世士
大夫之浮譽其名誦其言者鮮矣况其爵里生平乎又

况窮壤僻邑之殘編乎而吾儕區區乃欲採一方之言
成一國之書冀以傳之將来豈不戞戞難哉雖然我两
人之志則苦矣其曷可不一言使後之君子或浮之山
巔水涯之間又渡延野望古而長嘆也雙溪施閏章尚
白撰

予與施子從事郡乘省覧藝文志反覆尋繹竊嘆宛之
詩人在唐者何寥寥云唐以詩樹鵠士由此置身日月
流稱今古其宵晝研弋按部考班方人披朝華家振夕
秀胡二劉外罔聞焉豈代謝時遼莫為之湲雖盛勿傳
抑青雲靡附谷𦲀川巖通億載而蔑津耶及讀禹金先

生宛雅宋元之季又何風雅之有羣與自唐歷宋多闕歲紀遂無離衆挾藻鼓吹騷壇也者論衡不值中郎中土以之覆瓿冊命不宣太傅誰知文出元茂雲委綺合自在人間琢蓄表章之寡徒鮮不道塗委矣因與施子有續宛雅之輯予搜也費施子遴也嚴嘉靖泊崇禎得卷八得人五十有奇或出水芙蕖天才俊朗或滿眼列繡言泉沉鬱孔璋之健而繁富公幹之逸而未遒如庾衷書帶後先踵武前之大雅學優于才後之神秀才逾於學居諸五古名家近體失其丰韻郊居清韻自流短篡薄其蘊蓄素雯老將登壇刁斗森列議者幾同趙括他如調律難兼韻格偏詣亦有緣聞徵見未聚羣腋大概大成閫域未易輙及挈瓶昌言安忍槩捐夫家有千里驥勿珍焉囊無盈尺寸璞為貴此固憐才雅願亦前賢所謂恕錄廣徵迹昔同轍乎或曰前選時之相去若許人未盈百今之集盍濫諸不知風會隆替時尸之明初風雅肇於高揚盛於何李炳熾鮮集於中原吾宛蒸蒸之造亦於斯為盛計迹百有餘歲集之在嘉萬者佚三之一過此不繼前武而銓次則前之經緯鞴藻之業有不淪亾於荒烟朽蠹者幾希將使後之人按籍而求亦如余今之徘徊於唐之兩劉而不能已已也象山蔡

蓁春大美撰

昌言乎宛志地也以雅名者何言之善者也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俗之美惡於是乎考之志之貞淫於是乎別之政教之得失於是乎鑒之政以宣教教以章志志以成俗聖王之能事畢矣古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合於韶武雅頌之音其名風也其實雅也宛為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吳地說者謂吳無風何有于宛宛之盛以為風始斷自謝太守元暉始也太白烏畫雲閒之句與北樓明月爭光二公之詩非土音也土音之盛斷自梅都官聖俞始也歐陽子曰非詩能窮人惟窮而後工人謂聖俞之詩得歐陽子而名益彰要聖俞自有所以不朽者而不在乎歐陽子之揄揚也然宛詩工於都官而都官不足以概宛詩沿至有明嘉隆之世禹金梅先生慨然振興始有宛雅一書自唐迄明千百年間宛之詩賴以傳者梅禹金之力也迄今又百餘年其間薦紳先生以及文學隱士之屬豈無其人可以傳者而無人焉起而傳之更數十年安知不與斷烟荒艸同泯滅也者是故非真才不能作詩非真愛才不能起而傳詩此施學憲蔡文學有續宛雅一選嗣禹金志也余在都門接學憲告予茲輯甫下車急向文學索稿披

覽遂授剞劂前集板佚因并前續合梓之託陸郡博爲之校焉按宛雅肇自唐之二劉迄於明正德之季中更千年作者不及百人續宛雅始於嘉隆迄於啟禎之末百有餘年作者已五十餘人集古者難爲功徵近者易爲力其勢然也抑是書之成有三義焉圖新一也求舊二也審言知志更化善俗三也夫春華以屢變而愈工雅樂經八音而始備故有昔人未發之旨後人發之未謀之篇後人謀之者今無收博採所以圖新也大匠因規矩以運斤爲山因邱陵而起智故後人一時之學必有所尚一詩之體必有所法今按流溯源所以求舊也

記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宛之風正矣比年以來得毋有君子溺志小人嗜利發于心而見于言者與昔季札觀列國之風不禁其憂深而慮遠也若夫音律之工風雲月露之美此騷人事君子弗尚也則夫謹風俗之樞機識正變之原本非吾黨職司政教暨宛中賢士大夫之任也哉此審言知志更化善俗之方將不得外此而求之矣採斯志也豈獨宛雅雖以觀吾宛者觀天下可也順治丁酉春三月上浣日螺川李士琪龍沙撰

敘曰詩之道敦濬恬逸吟咏性情而已故其言被之管絃足以供清廟明堂之用播之歌謠足以備皇華採風之資源於三百流其支者古宗黃初近則開元大歷作者遡其本根必由是假道焉乃升堂域舍是終南較北轍爾是以詩有二道援引組織本乎典則者也涵游諷喻本乎比興者也典則者流蓋出于經史子集以及稗乘雜家其要在淹通廣厚如大地江河不擇地可出比興者流蓋出于朝夕沐浴漸至於優游自在其要在於寄念縹緲如和風披物程形賦音跡二者考其音義乘離大匠操斤遂頗而郤步矣予涼植寡韵後才餒性稽

退就青鐙冀得一二吟咏友唱予和女乃宛上蔡子大美施子尚白稱詩最著云二子以梅禹金先生有前宛雅之輯跡擴嘉隆後踵前志成之有續宛雅螺川李公泣宛板而傳之又念前者板佚併重訂授梓屬余校焉予受讀之正聲迭奏律呂宣調既典麗沉鬱淩比興遙深穆然清風發在簡素後先之間瑋判圭合二子之志苦而功偉矣予顧謂二子曰集梓里書徵言亦以徵人倘人適其言可援人以恕言乎二子期期不可知其深於風雅之情者也不有二子無以紹前徽不有李公無以張宛軍公視事未期與學造士退食公餘諷詠勿輟

殆性所近非可強致也吳門陸壽名霎實撰

凡例

一宛雅一書後先君子相繼為之至今不墜此其志意非徒以詩鳴盛也或備紀述于篇中或寄情文于言外大都明倫察物直與風俗相維第平時易于散軼苑輯之頃合并淩籍歲壬子即共矢厥志荏苒踰紀乃徵夙訂遵前賢之舊軌不敢忘也

一是編大旨固期詩藉人傳抑或人緣詩系參互考訂要歸于雅而已至若人堪不朽而書與年湮詩似無奇而名從實著更或隱身岩穴畢志蒿萊姓氏不挂於人口而篇章已上薄風騷是當顯微闡幽尤不勝三致意焉

一茲集僅取緣情之作未可盡閱邑之賢也第頌詩即可論世徵獻在于採風前宛雅二編于各姓氏之下凡爵秩事實或略紀數語或缺而待核今務廣為蒐輯先考史傳史無可考即徵諸傳記墓誌更無可徵則取郡邑各志登之若其奄棄未久行誼共悉者備採輿言以載惟荒邈無稽不敢懸斷者始佚

一名人軼事可誦可傳史傳墓誌不及詳而散見他書確有可憑者亦節次附錄至於賸解而歌匡鼎之來楓落而賞吳江之句另編詩話逸句二門綴于卷末

要皆取裁舊冊未敢騁筆而鑿空也

一序跋評論作詩者之品格與論詩者之學識具見于斯故即今古殊時褒貶岐致亦皆分別節錄以廣見聞資討論俱載各家小傳之後小傳大書逸事詩評細註觀者便可瞭然

一前二刻選自有明以前毋庸再參管見然如唐之羅立言五代之梅遠宋之吳淵等或炳在國書或垂諸家集久而後顯敢任泯沒餘如此類尚有數家今悉次朝代冠于三編卷首併無遺憾若乃三百具存類多野女邦媛之什六季以降不乏禪流錄客之吟此則出自創裁要亦湍夫前志惜流傳無幾徵信寥寥僅若干人聊存其概

一前編自唐至明正德之季歷有千年僅得百人續編始于嘉隆迄于天崇百餘年間得五十餘人茲由明末以迨今時亦百餘年而人且浮于前續兩編之數蓋稽遠者難為功徵近者易為力李龍沙前序已先我言之矣然則文人墨士嘔出心肝而卒消蝕于荒烟斷草者不知幾誰何也抑又傷矣

一原集分前續兩編今因再續也易其原名莫能統同仍之又無以示別凡託始者一而起而續之與時無

盡爰分三編前曰初續曰二今續曰三後之君子踵事同功固什佰而未有已也

一今所續既浮於昔通計三編每人事實評語卷帙漸富前續編授梓費出郡司馬龍沙李公此次殺青數倍前時要皆出自俸餘不敢旁呼將伯也

一念霖生也晚文獻就湮見聞有愧于宏通風雅未窺夫閫奧然而志肫則忘其陋功艱則益其勤舉手自今留心實久惜網羅未遍搜示殊寥幸而遊蹤四出盱至購求往往逢崖石之多情藉鬼神之默相如太倉糅米集玩齋集舊編俱已註逸而今竟得完本且有宣籍缺如而名篇大冊呵護他方因以稍償渴懷補次成集惟逸名肆志蔽葉空山此則莫可如何者耳若夫擇務其精寧嚴毋濫前事可師同心有助全書具在知者鑒焉

施念曾
張汝霖　仝識

宛雅初編總目

夫采一方之音㢤核諸家之集核務於精采維其備且賢多安世或誼附公孫故今鋟鏤實惡練絲庶幾存半可需夔豹逡有不聾耳食者尚識予苦心也與里人甘木生禺祚志

詩八卷

共六百四十六首

人九十一人

唐二人

宋九人

元五十九人

明洪武至正德二十一人

宛雅二編總目

梅都官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音哉浔三百之遺駕三唐之筏者與茲集次序視其顯沒去取近乎李唐間板籍散佚未窺全豹抑弃梓恭敬恕録存目前人已先之至好惡難衷竢夫來哲象山蔡蓁春識

詩八卷

共四百五十一首

人七十三人

明嘉靖十二人

明隆萬四十三人

明天崇十八人

宛雅三編總目

李龍沙云集古者難為功徵近者易為力然廣搜博攬未可自懈于難採精抉微未可稍寛于近則殘篇具在體例攸存考證確而皆可以補曩日之遺品隲嚴而始足以繼前編之末去取不爽于往喆燉好永詒于來茲

竹窗施念曾
芸墅張汝霖同識

詩二十卷

共一千四百零一首

人二百七十九人

唐三人

五代一人

宋三人

元五人

明三十人

國朝二百一十五人

閨閣四人

方外十七人

伎女一人

聯句逸句一卷

詩話三卷

宛雅初編目錄

甘木 梅鼎祚 原編

竹窗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緝

卷一

唐二人

劉太冲一首　劉太真二首

宋九人

梅詢十二首　李含章二首

陳天麟四首　周紫芝九首

李兼一首　吳柔勝三首

林宗放二首　吳潛四首

卷二

梅堯臣上 七十八首

卷三

梅堯臣下 一百一十首

卷四

元五十九人

王翊龍一首　倪應淵二首

熊不易二首　許希賢一首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明二十一人

宛雅初編卷一

甘木　梅鼎祚　原編
竹憁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緝

唐

劉太沖

江南通志劉太沖宣州人博洽工詩顏真卿守平原辟從事畫策拒安祿山尋真卿掌吏部署沖高等嘗為文送之歸宣城

萬曆府志沖與弟六真齊名天寶中舉乙科沖詩亡逸今惟存寄業師一篇

全唐詩傳太沖天寶十二年登進士第詩一首

顏真卿送太沖序劉太沖彭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于宋室澤州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彪蔚鄂木照乎杉華龍驥驤乎雲路則公山正禮策高足于前沖與太真嗣家聲于後有日矣昔余作郡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長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爾來蹉跎猶屑半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故沖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晚泰淮頂潮君行向溪正及春水嵩哉之子道在何居

送蕭潁士赴東府得路字一作寄業師蕭公潁士得淺字

蕭夫子赴東府門人送者十二人劉太真為之序云先師微言既絕者千有餘載至夫子而後洵美無度淂夫天和頃東倭之人踰海来賓舉其國俗願師于夫子弗敢私請表聞於天子夫子辭以疾而不之從也退然貧居述作萬卷去

其浮辭存乎正言昔左氏失於煩穀梁失於短公羊失於俗而夫子為其折衷王公文辟拒而不應從官三年始恭謁於洛京家兄與先鳴者六七人奉函開筵執弟子之禮于路左太真以文求進以無聞見舉而不怯為夫子羞春雲輕陰草色鮮碧皎皎疋馬出於青門吾徒喟然瞻望不及賦詩仰餞者自相里造貫邑以下凡十二人皆及門之選也

吾師繼微言贊述在墳典寸祿聊自資平生宦情鮮透遲東州(一作周)路春草深復淺日遠夫子門中心曷由展

劉太真

新唐書本傳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遊表為掌書記嘗以少遊擬桓文為義士所訾興元初為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為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紓等為上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舊唐書本傳 太真涉學善屬文尤長于詩句每出一篇人皆諷誦

宣城事函 太真字仲適 蕭穎士送太真序畧 嘗謂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爲令莅連鈞甲乙淑問休闡為詩之冠決句有銘傳徵典校秘書且駐傳臚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騑騑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決于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巳甲科未始聞識覿其眹眹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其夏四月四牡自洛告歸江表岵兮屺兮歎既萃兮兄矣弟矣榮斯繼矣搢紳之徒登詩習禮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踏極致于人倫者矣

原詩紀事 韋蘇州答太真詩云瓊樹凌霜雪葱蒨如芳春英賢雖出守本自玉階人宿昔陪郎著出入迎清塵孰云俱列郡比德豈為隣其見重如此

全唐詩傳 集三十卷今存詩三首

宣州東峯亭各賦一物得古壁苔

苒苒温寒泉綿綿(一作緣)古危壁光含孤翠動色與暮雲穼深淺松月間幽人自登歷

顧十二況左遷過韋蘇州房杭州韋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燕集詩辭章高麗鄙夫之所仰慕顧生既至留連笑語因亦成篇以繼三君子之風焉

寵至乃不驚罪及非無由奔迸歷畏途緬邈赴偏陬牧此彫弊甿屬當賦斂秋夙興諒無補旬暇焉敢休前日懷友生獨登城上樓迢迢西北望遠思不可收今日車騎來曠然銷人憂晨迎東齋飯晚度南溪遊以我碧流水泊君青翰舟莫將還客程不為勝境留飛札謝三守斯篇希見酬

宋

梅詢

宋史本傳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辨進士及第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預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奇其占對詳敏召試中書除集賢院李繼遷攻靈州急詢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帝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未至而靈州陷迺為三司戶部判官詢自以為遇主知屢上書陳論西北事其言甚壯帝欲命知制誥李沆力言其險薄望輕不可用後斷田訟失實降通判杭州復直集賢

院歷翰林侍讀學士累遷給事中出知許州卒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卞急好進而侈于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為朝廷言兵在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于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歐陽修墓誌畧公好學有文尤善為詩為人嚴毅脩潔而材辨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于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彙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見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

宣城事函梅詢五代時祖遠掾宣城因家焉詢好學有才辨自以蒙遇主知雅意經世初真廟嘗欲命知制誥惟是靈州之役與宰相李沆異旨沆力言其不可著有集二十卷王安國叙歐陽修志其墓邑編修陳天慶各為撰年譜

萬曆府志詢子內臣舉進士歷翰林學士上飛白書碧莊二字賜之曰美卿世居文翰之地也

呼猿洞

古澗飛白猿穿歷不知處風激石上泉僧起月中樹微茫認松雪髣髴橫棋路空碧增爾思蒼蒼奈烟霧

葛井

仙翁道未泯棲神在岩石酌彼石下泉窮年煉丹液洞陰春始綠苔髮秋涌碧緬邈不可攀凭欄望鳧舃

曲水亭

霍髮山中人疏泉斷幽石如憑青玉案分遞白雲液泠

泠濺雕俎瑟瑟穿吟席醉坐三伏中煩襟自消釋

送夏子喬招討西夏

丹墀曾獨縡絲綸御札親題第一人驚喜上遷張華力馬諳西討伏威靈亞夫金鉞從天下韓信旌旗背水陳耆定爾功還奏闕圖形仍許上麒麟

遊齊山寺 守池州日

鳳刹岩莪挂斷霓鳧雲沮洳暗窓扉江風曉定釣人出山月夜高禪客歸墻外蔓藤移過窓院中杉子落來稀老僧獨坐蒲團穩自在晴簷補衲衣

濠州四望亭閑眺

南北舟行互擲梭長淮混混接天河石梁景絶虹垂渚
桐柏春深雪作波四望空明無俗翳数聲欸乃有漁歌
誰言此地殊幽僻自我今来風味多

真廟挽辭

愁烟暗冉湖龍馭入清都陟降紅雲陛陪歆赤帝雩亮
陰真聖嗣遺詔盡嘉謨尚見孤臣泣衆知直殿廬

陰陵

龍虓相駈逐干戈事戦争千重漢圍合一夜楚歌聲空
竭烏騅力速成白馬盟淒涼七十戦湯散八千兵失道
歎田父窮途遇灌嬰天亡終不悟覧古亦傷情

江楼晚眺

潮落蚌耕洲霞天雨晝收月来山寺候雲駐海門秋野
鶩馴舟遶江魚逐餌遊欣然乗此興呼酒醉高楼

題竹山寺

亂山幽鵲隅招提秖許相邀入剡迷山樹風泉為誰響
春城一夜到鳴鷄

叠嶂楼

謝公城上謝公楼百尺闌干挂斗牛碧瓦萬家烟對容
蒼崖一檻瀑泉流波光灧灧前溪滿剎影亭亭古寺幽
此地近除新太守緑窓明月為君留

為發運使按部至濠上寄呂相夷簡初余嘗守濠
呂以殿中丞出倅

十五年前忝一麾公餘嘗得預言詩玉階步武為霖早
雲路風波得志遅浴鳳池深春蕩蕩觀魚臺古草離離
重来故老休相問請揭紗籠有舊碑

李含章

萬姓統譜 含章自少隱居土山好學攻文詞器
度淑重毎遇良夕輒吹鐵笛吟嘯自若識者異
之宋太平興國中擢進士上第嘗判戶部度支
歳計充羨奏免諸道供輸一年尋謫外祥符末

起判三司乞便郡出知本州政崇簡易訟獄大
省在郡二年罷含章数以戇直得罪益高放嗜
酒遨遊山水間哦詠自遣仁宗即位起知江陰
軍数月卒所著有仙都集五巻孫孝先以含章
蔭累官虞部員外郎通判池杭二州力學好修
所交如李太伯楊次公輩皆當世名士有柯山
集十巻

宣城事逸 含章字時用登太平興國庚辰進士廷試春雨如膏賦太宗覧之稱善含章循公潔已歴踐稱職

明一統志 含章授屯田都官員外郎累遷太常少卿封潘原縣男

晁衆石室集 李氏家集僅六巻宋一巻質行才勣傳在郡乗蓋足則吾能徵之矣

武陵護戎林亭

脩篁簇逕出林梯可與遊人避俗囂曲檻隅花安筆硯小牕延月伴簞瓢紅藤引蔓移山豆綠葉分葩植水蕉到此每憐清氣別更堪寒夜雨瀟瀟

游桃源觀

碧草芊綿十洞春青蒼寒疊五溪雲山縈乳竇層嵒秀路隅桃花幾處分苔徑竹深迷鶴跡石壇松古漏星文通宵回想塵寰事好結茆茨向水濱

陳天麟

明一統志天麟宣城人天資豪爽慷慨重義紹

興中進士累官至集賢殿脩撰嘗編易三傳及西漢南北史左氏綴節等書

宣城事函天麟字季陵幼警悟日誦數千言紹興戊辰擢進士第調廣德簿歲饑乞糶賑民請代為郡將書請部使者得粟數千斛召對稱旨除太平州教授未幾以國子正召遷太學博士累官集賢殿修撰由饒州改知襄陽修治樓堞募忠義軍浚古背河察城中奸細誅之朝旨嘉獎改知贛州時茶商寇贛吉間除為守修民恃以安江西憲臣辛棄疾討賊天麟給餉補軍棄疾所俘獲送贛獄者餘黨並從末減事平棄疾奏令成功實天麟方畧也治郡不用威刑訟亦清簡未幾罷後集英殿脩撰卒天麟性豪爽晚益苦學著有易三傳類班馬前後漢六帖十三卷南北史左氏綴節梅詩呂公年譜詩三千餘篇撕櫻寧居士集子五人木禾墻格植

萬歷府志天麟年十八預鄉薦紹興擢進士歷官將作監丞遷太府丞集賢殿修撰天麟豪爽重義尤厚鄉曲尺牘多親劄詞旨粲然

壽洋川李守昌謌

朱輪畫戟擁高牙散作棠陰十萬家漸向瑶堦對紅藥長領玉笋壽黃花仙風自是騎鯨客逸興行飛犯斗槎誰為淮南門下客願隨雞犬上雲霞

呂城舟行晚晴

楊柳隄長月一灣芙蓉花小蓼初斑孤帆白鳥無邊水殘日斷雲何處山遠客自應歸興動新詩都在晚晴間功名有底催人去只合漁樵作往還

旌德道中

山邑無郵傳農夫半甲兵石楼橫斷岍草徑入荒城聞道甘泉駕將臨細柳營風塵何日靜留眼看昇平

延壽寺

一溪寒玉佩環聲兩徑徘徊管送迎寺學鷲峰侵漢起

山如龍尾撒波行

周紫芝

明一統志紫芝宣城人嗜學勤苦歷官至右司員外郎知興國軍為政簡靜有太倉稊米集七十卷行世

萬姓統譜紫芝宣城人字少隱居陵陽山南雨以鄉貢赴禮部下第家貧井日而炊里人嗤之不顧嗜學益苦年六十一始以廷對第三人出身歷右司員外郎出知興國軍為政安靜不擾而事亦治秩滿奉祠歸入廬山終焉所著有太倉稊米集竹坡詞竹坡詩話楚詞贅說

陳天麟序略宣人之為詩蓋祖梅聖俞後百餘年復得竹坡先生繼其聲竹坡同時有王次卿俗彥邦道常三人皆能詩王死于兵不傳彥邦學為詩而未至道常筆力頗過彥邦其後亦無聞惟竹坡之詩聲厭服江左天麟未第時從竹坡游公謂余曰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子

得此語于張文潜李端叔故以告子且言郭功父徒竊虛稱在詩家最無法度天麟欽佩此語退而學詩不敢越尺寸久而自定然後知公之詩說入竹坡于書無所不讀發而為文章不讓古作者其詩清麗典雅雖梅聖俞當避路在山谷後山派中亦為小宗矣彼郭功父輩執鞭請事可也官晚而名不達自興國守罷居九江貧不能歸宣城而江山之勝益為晚助云

梅禹金作序畧石壁琹溪烟霞數篇頗肌法少陵之句少石愜而文少羸詩話識不必超彼代而上之曲證旁引譏彈笑罵間有可遺篤論者以其詞特斟酌于檍長公柳三變頓欲躋淮海之堂即其言稍泰然大較詞著已

慰高惠連墓下

高公古遺直三載立螭頭載筆有公言高論肅冕旒少年耴巍科妙學窮九流晚窺青囊書穴地生公侯當時千載人継出歐與劉如何百年後零落歸山丘墓門變荒棘長松泣高秋隹城空天與政自非人謀

出石壁

倚空山嶄巖平地石齟齬修途繚危磴十里無寸土山高不見日霧重自成雨入壁始天明出壁日過午青蒼斷崕谷開豁見天宇稻田棊局方農出種禾黍道傍三两家稍稍聞咲語始知在人寰邂逅得徒旅倦僕饑欲啼遊子歡自許携奴老一壓白髮無處所何當把春犁望月畊隴畝閉門了殘年危磴不復取

游武林烟霞洞 有佛手岩石羅漢

瀕湖两峯高屹立曉相望蒼涼昇海日骯髒露千嶂羸驂絕陂陀巖谷飽追訪緬懷洪荒初藴畜含萬象渾沌久已死倏忽真巧匠誰令鑿空手出此奇險狀中虛納游雲谷靜答幽唱暗穴下無底濤聲相悲壯十八志聲聞附石出遺像誰其架脩椽置屋雲雨上青山不知數遠屋森百丈忽于两峰間萬頃見烟浪澎湃海潮聲徃往入蔡杖天公愛此山令我拜嘉貺眇焉隔仙凡欲進漫惆悵便當學枯禪綺語蠲宿妄自足伴周遊長年此遐放

宿秋霜閣後方丈

秋霜落後題詩處醉墨淋漓昔未乾不見窮愁孟東野亂峯空鎖一溪烟

菩提小軒晚晴

杭頡雌雄本自殊淡妝濃抹是吾姝淌傾漲玉千鍾酒來看鎔銀百頃湖白鳥去邊山潑黛綠蒲跡處雨跳珠不知好事王摩詰貌得西山落照無

石門澗

呼猿洞口水濺濺忽見奔流下九天乞得少陵三峽句為君題作倒流泉

萬里西興浦口潮浪花真似海門高誰將一夜山中雨換作三江八月濤

魚田

誰穿巨石貯清泉不見趨公舊講筵龍伴白雲歸寶藏
魚隨流水下春田
欲尋遺事苦無碑老宿猶傳古律師尚恐蛟螭在中谷
水清不敢唾方池

李　兼

萬姓統譜兼宣城人博學工詩楊萬里推許之
知台州居官有守既卒吏民為之巷哭罷市自
號雪巖所著有詩文及郡志

陸游李虞部集序畧曰唐之士多工于文而五七字為尤工唐有李推官以詩名當代其家傳遺詩僅數百篇以詩考之蓋與皮陸同時與自推官後世世得能詩者當元豐間有虞部公作詩益工推官清新警邁極鍛鍊之妙而虞部則規橅思致宏放簡遠自宛陵出如劉子駿文學不

盡與父同議者亦不能優劣之也予得其兩世遺編於虞部之曾孫臨海太守兼子孟達孟達固詩人蓋淵源二祖而能不愧者

宣城事函唐咸通末推官李咸用著有披沙集家郡西以終敬亭有推官冢入宋而太常少卿谷章璵族玉山少卿以下有虞部孝先以逮台州公兼咸玉山產也陸游序言李氏自推官八九世詩人不絕以時有少卿者振起之推官隴西為台州公兼之八代祖傳其先世之遺集則台州大有造於隴西而前後交相重者也

遊道宮

路去叢祠脩竹林挿天松檜卧龍吟暈飛朱閣闌干外
人在白雲岩竇深落花半逐流水逝黄鶴一去暮烟沉
安得金丹蛻凡骨下視塵寰空古今

吳栗勝

宋史本傳吳栗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聰其父諱
伊洛書已知有持敬之學不妄言笑人皆憚其
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
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會汝愚去御史湯
碩劾栗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
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閑居十
餘年嘉定初還國子正栗勝始以朱熹四書與
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為先於是士知趨
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累遷司寺丞出知隨州
時再議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
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阜有馬為北

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阜阜與其徒亦發
二矢北界以為言郡下七人于獄栗勝至立破
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改知鄂州甫至值
歲歉即乞糴于湖廣大講荒政十五州被灾之
民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秘閣修撰依舊宮觀以
卒謚正肅

程史宛陵吳勝之淳熙辛丑得儁于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坐白意其或尼于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繼之者曰唐廣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第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

宣城事函栗勝注潁州尉時仕潁南者多殁于瘴北返過潁妻子率流落栗勝乃請創廣德惠館并括閑田所入以待之由是人人得返鄉里嘉定初歷國子正當輪對歷論太室風霆之警援引前代灾欲以斥時

政言皆剴切知太平州州稱有警清堂在黄山重興公樹碑為之記太平因其徹時教徒處也觀舊有犯毫髮弗貸日率諸子講論六經四書箋釋以示伊洛正傳罷城下税減萬春鹽租蠲市河尤多惠政柔勝天性孝友初筮仕會母夫人疾亟時有願輸千緡易關者笑曰吾以親病而罔利哉亟謝遣之始與彭龜年楊簡袁燮諸公為師友毋以行事至丐為學力淺深之驗嘗曰士以大節為先大節苟虧他美莫贖故罹黨禍十餘年略不少貶倘徉林壑而卒

柴門春晝

深巷寂無人鳥聲花塢春華門長日掩天地一閑身

唐人挾彈圖

嚙膝嘶風徑奔騂花前挾彈回頭看一鳥不鳴春晝閑
野水清清綠陰暗

三友圖

髯龍嘶風山石裂玉人影斷橫斜月一聲翠羽琅玕東
羅浮夢斷微茫中

林宗放

萬姓統譜林宗放字問禮號古色壯居鄉以孝
友稱淳熙丁未舉進士廷對激切宰相周益公
奇之授潭州教授改通州州學舊刊三諫集錄
載章子厚奸狀郡守子厚孫也欲去其板宗放
執不予調太平州四方學徒至數百宗放升堂
辯析皆發揚至理士多契慰改知蘭溪縣摧折
豪强奸吏屏氣部使章良肱薦於朝時相驚曰
此余丁未同登也尚在常調耶欲處以館閣不
果授廣州通判遂乞祠歸

江南通志宗放授廣州通判番禺海舶例有私獻却不受乞祠致仕自號拙軒老人
寧國府志宗放詩文藻贍如華諫亭既後人傳誦之

和府判給事登疊嶂樓喜雨韻

風流不獨占才名水鏡冰壺表裡清千里溪山娛暇日
一天風雨送秋聲飽聆玉屑霏談麈爍覩驪珠出晉城
臥轍遮留能幾日捲簾烟景若為情

陪郡守游西園

倒影扶闌印碧溪玻璃盤上玉東西落紅那得愁如海

舉白難逃醉似泥郎宿高明香霧起客星華耀燭花低
波心夜半魚龍舞都轉天風入鼓鼙

吳潛

宋史本傳吳潛字毅夫宣城人秘閣修撰柔勝
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累遷至
太府卿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以直
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秘閣修撰擢太
常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戶培植根
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脩撰言和戰成敗大計
貽書執政權工部侍郎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

鎮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又論士大夫私意之敝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進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脩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心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侍讀經筵改端明殿學士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淳祐十一年入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其軍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

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迓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改封許國公屬將立度宗為太子潜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潜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悲之徳祐元年追復元官仍迓執政恩數贈少師

續通鑑綱目故相吳潜暴卒于循州　似道以黄州之事必欲殺潜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潜潜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数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潜既歿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仍許潜歸葬

西湖志餘咸淳中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汲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及似道為鄭虎臣殛死比門下客趙介如守漳為文祭之云嗚呼履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

梅禹作吳許公年譜序公發家禹元歷揩釣軸植材鴻朗志慮淵濟劉直擬于中興通達方之太傅即寶祐間危丁陽九運兆退飛假令寅吾江左安必亡還古社之望洒北鯨之耻乎而事變不然投魑魅以為隣放江潭而憔悴覽棠股刃莫遂首邱致命之夕中乎應天風雷苔嚮豈天之所授命者博顧效其鑒而謀適不用耶抑與爽好者不祥而長箕卒詘于短造耶

即事

春雲漠漠護輕寒春晝無聊午梦閑幽鳥不知人意改

啣花飛傍小闌干

陪陳立道中書泛湖

幽幽池館鎖蒼苔萬朶芙蓉取次開却似昭陽舊宮女含嬌只待翠華来

絃管叢中畫舫行都人一一荷昇平飛鴻不識人間事猶作窮邊腸斷聲

舟中

濃淡烟封碧淺深霜葉紅篷窓今夜客蘆岼晚来風

宛雅初編卷一　張燨　校字

甘木　梅鼎祚　原編

竹隐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緝

宋

梅堯臣上閣　論世次應在李令單之前因原選詩多故另編二卷以便繙

宋史本傳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詢蔭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于時宋興以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大臣屢薦宜在舘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録其子一人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法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

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譏刺託于詩晚益工

歐陽修宛陵集序略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窮則愈工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于事業聖俞亦自以其所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而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書聖俞詩稿後略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泆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于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讀之可

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于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

陸游序略先生天資卓偉其於詩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右者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之鑄鼎鍊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後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況可得而譏評去取哉歐陽公平生常自以為不能望先生推為詩老王荊公自謂虎圖詩不及先生包鼎畫虎之作又賦哭先生詩推仰尤至晚集古句獨多取焉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

文天祥序略公以詩名世葩韓搴芳肩蘇挹袂故醉翁於公之德則曰衣冠儒者也於公之詩則曰英華而雅者也翁既與韓而終始公亦與翁而上下

楊士奇序略聖俞當仁宗朝與韓范富歐諸公游聖俞詩名特重於時見知歐公尤深相與尤密時蓋有擬歐梅于韓孟者非宣城山川靈秀之所鍾歟

六一詩話聖俞子美齊名于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于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馬一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

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
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
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
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鄭谷詩名盛
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鄭都官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
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于此坐客皆驚原父曰
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
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淯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
成梅聖俞春雪詩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
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
聞見後錄梅聖俞著碧雲騢歷陵時名下大臣惟杜祁公富鄭公韓
魏公歐陽公無貶外患誤詆之無少避王銍性之不服以為魏泰偽託
聖俞著此書性之跋范仲尹墓誌云近時襄陽魏泰者場屋不得志喜
偽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
自抑出其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作碧雲騢假
名梅聖俞毀及范文正公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且文正公與歐陽公梅
公立朝同心詎有異論特聖俞子孫不耀故挾之借重以欺世今錄楊
聞所作范仲尹墓誌庶幾知泰亂是非之實至此也則其他泰所厚誣
者皆迎刃而解可盡信哉　晁以道問予梅二詩何如黃九予曰魯直
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以道為一咲
老學菴筆記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皋陶為士將殺人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為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
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偶忘之然亦大稱嘆初欲以為
魁終以此不果及揭榜見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郎必有所據更恨
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
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
研北雜志謝景初師厚知制誥希深之子詩極高豫章黃魯直娶其女
自以為從師厚得句法而師厚之姑實婦梅聖俞其淵源所從來遠矣
續詩話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遵俱為三
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為充盛不知乃為
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眾皆尤其暴謔不
數日欽聖抱疾而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為呪詛亦戲殺耳
劉後村詩話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而後桑濮之哇淫稍
息風雅之氣脈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
蘇軾上書畧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而不怒其文章
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周紫芝稊米集嘗閱家所藏前輩書尺得聖俞先生數帖及姑蘇園亭
記愛其楷法甚謹
張芸叟詩評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土形木質雖王公大人

見之不覺屈膝

古相思

劈竹兩分張情知無合理織作雙紋簟依然淚花紫淚
花雖復合疑岫幾千里欲識舜妃悲無窮似湘水

禽言四首

子規

不如歸去春山云暮萬木兮參雲蜀天兮何處人言有
翼可歸飛安用空啼向高樹

提壺

提壺蘆沽美酒風為賓樹為友山花繚亂目前開勸爾

今朝千萬壽

山鳥

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為石山頭化
石可奈何遂作微禽啼不息

竹雞

泥滑滑苦竹岡雨瀟瀟馬上郎馬蹄凌兢雨又急此鳥
為君應斷腸

少林寺

紅旌過翠岑林際瞻蓮宇門對幾千岩花開第一祖禪
庭松色寒石室苔痕古寂寂不逢人空簷燕方乳

遊水簾巖

春山時獨往榛穢旋芟斸飛泉菽幽巖杳靄疏朝旭光垂白龍髯鳴漱寒潭玉半辟生晝寒陰草澗秋綠穿藤出溪口流沫縈山足莫遣吏人來方歌白雲曲

朔風寄永叔

朔風吹枯枝遠雁不能起日色寒無光原野澹千里眄思在南國遐路濶音旨潜鱗亦安託氷結長河水峨峨既未泮獵獵終不已悠然傷我心歷亂非可擬

寄題梵才大士台州安隱堂

巢禽託静林潜魚戀深壑豈不能自安翔泳淂所樂達

士遠紛華於兹守冲漠堂前鳴松風堂後馥花蔓好鳥時一呼澄明望寥廓詩興猶不忘禪心詎云著眄以淂自然寧必萬緣縛未能與之游悵慕徒有作

依韻和胡武平懷京下游好

南國易悲秋西風起高樹枯荷從送雨度雁寧知數欲問北來音繫書復若故冥飛杳無跡弋者徒有慕况在白蘋洲而懷石渠署石渠多故人鵷鷺方騫翥鏘鳴尚可希綷翼何由附主人賴知己未變疇昔顧秉梓豈仲尼好勇非季路幸依南郡帳不學邯鄲步自守終日愚都忘向時慮曉戀此江湖親年當喜懼既獲庭闈近又多山水趣邇來對明月千里猶會晤長橋人絶聲舉酒逢秋露迥間孤舟笛烟水在何處俯檻意無涯跳波魚夜乳頗淂真隱情奚須慕巢許思寄梅枝香遠隔蘭溪滾緘之付好風精爽亦隨去

早夏陪知府學士登疊嶂樓

高陵自可眺況復更層樓峨峨衆山翠活活寒溪流新篁未帰籜緑險已修脩曲道出林杪飛雨跨城頭春餘衆芳歇子結纍蔓抽庭空野鼠竄日暝啼禽留誰知郡府趣適有林壑幽主人易吾土惟嶽是瀛洲伊我去閭井爾來三十秋昔望白雲下今從輕軒浮

襍興

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一客不淂食覆鼎傷衆賓雖云九客沮未足一客嗔古有弑君者羊羹為不均莫以天下士而比首陽人

送門人歐陽秀才游江西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西江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鳳巢在桂林烏哺不淂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

九月十一日下昭亭舟中

平生山野性坐卧愛流水適從昭亭來興自明河起小

舟泛輕槎身入星辰裏飲牛誰家郎照鬓誰家子隔岍
心相望翻然州鵲喜灘頭磷磷石欲贈畏拈毀留取自
支機成都無卜士

西施

濺濺溪流散苒苒石髮開一朝辭浣紗去上姑蘇臺歌
舞學未穩越兵俄已來門上子胥目吳人豈不哀曆宮
有麋鹿朱顏為土灰水邊同時伴貧賤猶摘梅食梅莫
厭酸袖福不我猜

嶺雲

片雨過青天山雲歸絕巘林際隱微虹溪中落行影還

看隴首飛疲愛山間靜

垂澗藤

寒松偃澗濱弱蔓垂纓綠波縈翠帶長水濺低花馥終
日操蘋人攀條映巖曲

秋日同希深昆仲遊龍門香山晚泛伊川

落日川上好徘徊弄孤舟鳴根進山口清唱發渡頭淺
瀨不可泝停橈信中流山樽對蒼翠溪鳥自沉浮濯足
破嵐影乘菱臨芳洲十龕晚烟寂雙壁紅樹秋細細石
間泉搖搖波際樓澄潭若鴻鑑萬象已盈眸康樂足清
尚惠連仍此遊摘景固無遺揮筆曾未休醉來同淵明

興盡殊予歡歸傍漁梁靜行看夜火幽露華初滴滴夜
風何颼颼不犯嚴城漏誰言憐近卯

同永叔子聰遊嵩山

秋駕緣岩前攀蘿不知倦人從樹杪來路向雲端轉忽
覺在烟霓回看峰頗變 右登太室中峰

幽石稱擣衣擣衣人不見雲纓白飄飄岩樹長葱蒨猶
應寒夜中山月來鋪練 右玉女擣衣石

泠泠雲外泉的的岩光入靜若仙鑑開寒起玉龍蟄時
應下鹿羣跡印青苔濕 右天門泉

河南王尉西齋

官舍古城隅西齋何森寂種竹幽趣深開屏翠光滴青
山露南墻落日明東壁危臺起其傍平隰坐可覩歲暮
野田空天高霜隼擊更憐風月時幾弄林間笛

送良玉上人還岷山

來衣茶色袍歸變椹色服孤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
烟曉栞微山月上岩屋野童遥相迎風葉鳴槲樕

和張簿寧國山門

高巖日照雲常起吹作蘭花透紋綺橫為步障看未收
山雨一聲風滿耳 右紫雲巖

洞門雖向扶桑開洞深不放陽烏入古來道士今莫逢

石壁乳流苔正濕 右朝陽洞

十月十八日

霜梧葉盡枝影踈井上青絲轉轆轤西廂舞娥艷如玉
東栢桂郎才且都纒頭誰惜萬錢錦映耳自有明月珠
一爲轆轤情不已一爲梧桐心不枯此心此情日相近
卷起飛泉注玉壺

采石月贈郭功甫

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
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饑蛟涎便當騎魚上青天
青山有冢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熟識汾陽王

納官貰死義難忘今觀涘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
死生徃湲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

月夕登霽景臺與唐英話別

風枝不動月光午況是高臺過新雨呉客方思千里歸
不負洛陽塵與土到時水落鱖鱸肥春稻初炊鱠紅縷
休言羊酪敵蓴羹我亦長吟念東楚平湖馬嘶誰可留
去杰相望富春渚

田家

草木遶籬盛田園向郭斜去鋤南山豆歸灌東園瓜白
水照茆屋清風生稻花前陂日已晚聒聒競鳴哇

荒村人自樂頗足平生心朝飯露葵熟夜舂雲谷深採
山持野斧射鳥入烟林誰見秋成事愁蟬復怨碪

春日游龍門山寺

還邀二三子共到鑿龍遊陰壑泉初動春巖氣欲浮竹
藏深崦寺人渡晚川舟始覺山風急歸鞍不自留

會善寺

杳靄隨龍節縈紆歷寶山瑠璃開淨界薜荔啟禪關煮
茗石泉上清吟雲壑間峰端生片雨稍促畫輪還

寄河陽簽判富彥國

籍籍名方遠人知第一流翻同貴公子來事外諸侯地

險長河急天高畫角悠仲宣應自樂寧淚賦登楼

留守相公新刱雙桂楼

藻棟起霄間芳條俯可攀晚雲談次改高鳥望中還日
映城邊樹虹明雨外山惟應謝池月來照衮衣間

遊園晚歸馬上希深命賦

興盡夕陽天言歸躍杏韉新陰六街樹遠月九衢烟歌
咽楼千尺吟餘月一弦花間有游妓醉去隨金鈿

送弟良臣歸宣城

喬木句溪邊秋光幾曲連將歸三畝宅遠寄下江船伴
爾惟征雁悲余有暮蟬親朋如見問貧外似當年

餘姚陳寺丞

試邑来勾越風烟淩上遊江潮自迎客山月亦随舟海貨通閶市漁歌入縣楼絃琹無外事坐見浦帆收

張脩赴威勝軍判官

青驪渡河水俠氣動刀環入幕沙塵暗臨風鼓角閑地形通栢谷秋色滿榆関誰復輕儒者難淹筆硯間

任適尉烏程

俛作程鄉尉折腰還自甘卞峰晴照黛雲水曉澄藍葑上春田鬪蘆中走吏参到時蘋葉長柳惲蓋江南

馬殿丞通判容州

晨裝辭北闕懐紱貳東侯地本全齊勝風仍變魯優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邉秋相送江潭客曽同十載遊

廖秀才歸衡山縣

千里倦為客秋歸鳥羽輕過林湘橘暗收潦楚江清晚泊親鷗鷺残芳覈杜蘅長沙幾日到天際見高城

魏屯田知楚州

淮南木葉驚淮上使君行天外高帆出沙邉候吏迎夜潮通廢埭秋月滿孤城正遲文翁化從来楚俗輕

山光寺 煬帝故宮

古樀經廢寺蒼蘚蕰離宮柏殿秋陰冷蓮堂暮色空烏啼山露褁僧語竹林中寂寞蕪城近蕭蕭牧笛風

自急流口至長蘆江入金陵

始獲碧江口曠然諧遠心風清舟在鑑日落水浮金瓜步進潮信臺城過雁音故郷何處是雲外即喬林

早渡長蘆江

帶月出寒浦残星浸水濱帆開風色正舟急浪花分霧氣横江白雞聲隔岸聞天晴建業近鍾岫起孤雲

游譽山

久憶門前勝聊棄逸興遊寒篙進溪曲古木暗城頭烏過空潭響船随碧瀨流梅花三疊罷烟火起滄洲

聞歐陽永叔謫夷陵

共在西都日居嘗慷慨言今攖明主怒直雪諫臣寃謫向蠻荆去行當霧雨繁黄牛三峡近切莫聽愁猿

寄饒州范待制

山水番君國文章漢侍臣古来中酒地今見獨醒人坐嘯安浮俗談詩接上賓何由趍盛府徒爾望清塵

聞雁寄歐陽夷陵

閑坐獨無寐雁来更未闌聲長河漢迥影落戶庭寒荆楚橘包秀瀟湘楓葉丹南飛過三峡試問故人看

送馬廷評之餘姚

越鄉知勝楚君去莫辭遥曉日魚蝦市新霜橘柚橋河
流通海道山井應江湖近邑逢鷗鳥先應避畫橈

送海鹽知縣李寺丞

吳帆千里去邑屋富魚鹽霜鶴庭皐唳風帆海客占滄
涼朝日近紫翠晚山尖若過陸機宅寒蕪應不嫌

送胡臣秀才

汴水日夜淺歸船不可留天高雲就嶺地冷雁迴洲江
館魚堪食家林橘已收平生素業在莫見里人羞

送何遯山人歸蜀

春風入樹綠童稚望柴扉遠壑杜鵑響前山蜀客歸到
家逢社燕下馬澣征衣終日自臨水應知已息機

魯山山行

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好峰隨處改幽徑獨行迷霜
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

許昌晚晴陪從過西湖因詠謝希深蘋風詩愴然
有感

疎雲漏斜照殘雨葉間明飛蓋城頭去澄湖水正平荷
盛鮫客泒蔓濯野人纓公獨以康樂臨流誦句清

西湖閒望

夏景已多趣湖邊日更佳園[illegible][illegible]綠紫岍柳自欹斜雨

氣收林表城陰接水涯愛閑輸白鳥盡日立汀沙

赴雪任君有詩相送仍懷舊賞因次其韻

湖山饒遼處曾省敉之遊雁落葑田濶船過荻渚秋野
烟昏古寺波影動危樓到日尋題墨猶應舊壁由

金山寺

吳客獨來後楚橈歸夕曛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巢
鶻寧窺物馴鷗自作羣老僧忘歲月石上看江雲

舟中值雨裴刁二君見過

江上淨淒淒天形接野低岍痕生舊水馬跡蹈春泥風
急侵衣重山昏卷幔迷誰驚二客論不愧巨源妻

甘露寺

曾非遠城郭寂爾隔囂氛尚有南朝樹能留北固雲川
濤觀海若霜蓉入江濆衛國丹青在孤堂綠桂薰

春日舟中對雪寄刁經臣

誰道江南暖新春見雪飛鷗來親客艇花亂上人衣古
郡地偏寂野窓寒入徹戴家仍不遠欲去未能歸

題滕學士九華山書屋 公今為涇州

處山方畏淺曾慕結深廬欲與雲峰近寧將野客疎澗
苗來入俎林鳥或窺書何事輕茲樂而從出塞車

依韻和武平九月十五日夜北樓望太湖

東吳臨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細
烟沉遠水重露裛空庭孤坐饒清興惟將影對形

送劉比部

青山夜來雨溪水已潺湲侵曉桂旗動傍離蘋渚前百
畝臨祖道兩槳破春烟蘊業西河上歸心向日邊

送崔主簿赴睦州清溪

舟輕不畏險遡上子陵灘七里峽天窄千重雲木寒古
祠鳴野鳥亂石激春湍正與高懷愜寧歌行路難

依韻和劉比部留別

春雲已泊簾濃淡半晴天沙草微抽緑林枝遠帶烟況

茲逢晚景那更送歸船苦酒聊為酌無勞辨聖賢

送張芬展北歸

江南春候早水暖野芹生此客欲歸日故人持贈行莫
嫌為物薄言采幽蘭并休惜臨流醉高帆去棹輕

贈元渡院枕流軒

寺外寒流駛開軒静者棲淺深看藻荇出没變鳧鷖一
悟此中趣萬緣皆可齊誰來驚節物岍木長春萋

聞角

一聲催客夢星斗轉西簷風捲梅花去愁從柳塞添馬
鳴霜滿鬣龍泣凍生髯高樹朝光動城頭落海蟾

擬王維觀獵 晏相公座中探賦

白草南山獵調弓發指鳴原邊黃犬去雲外皂鵰迎近
出長陵道還看小苑城聊從向來騎回望夕陽平

澄虛閣

菌閣隔囂氛開來衣練裾檻邊生静意水底見微雲斜
照迴晴景幽芳襲蘋芷主人多賦詠不減沈休文

送王推官宰上洛先歸闕中

踌馬獨歸日春風隨度關客裘將欲紋社燕亦同還洛
水源邊邑泰人隠要山君家有鳧舄切莫向雲閒

送錢駕部知邛州

細雨梅初熟輕寒麦已秋路危趨劍道夢穩過刀州泰
粟非吾食巴粳類越疇當壚無涉蘸試似長卿求

送邵戶曹隨侍之長沙

青袍會稽掾承服湘江行水鎔魚方美犀舟枕自清鷓
鴣啼欲雨蝃蝀見還晴風土雖卑濕醇醪可養生

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軍

蒼壁東江流孤軍水上頭蛟龍驚鼓角雲霧裛衣裘午
市巴姑集危灘楚客愁使君才華健當似白忠州

送韓文饒寺丞宰蕭山

吳會來探穴廣陵先看潮橫江百馬怒卷海萬聲蹈舟

楫凌湍發魚龍接浪訑薄言增勇氣少當舉山瓢

雪後晚過天漢橋堤上行

堤上殘風雪橋邊盛酒樓擾鞍哀意盡倚檻豔歌留海月開金鑑河冰卧玉虬當年洛陽醉偏憶董糟邱

送韓玉汝太傅知洋州

渭入秦宮古褒分蜀道難泉聲春雨潑月色曉程寒蚕浴桑芽短禽啼杏蕚丹從來稱召杜民俗在君安

宛雅初編卷二

張𡷊　校字

宛雅初編卷三

甘木　梅鼎祚　原編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緝

梅堯臣下

送番禺杜主簿

行識枇杷樹初窺翡翠巢地蒸蠻雨接山潤海雲交訟少通華語蟲多入膳庖不須思朔雪梅吐臘前梢

送張殿丞吉甫知資陽

單騎欲之蜀綵衣初過秦王喬舄是舄陶令酒名巾灞上愁逢雪褒中喜見春兩川風物美不似走京塵

太傅王尚書挽詞

周原開隴隧鹵部葬名臣北極屐聲絕東朝車跡湮藏舟移夜壑棲鵩去承塵共肴劉寬墓碑陰幾許人

僕射侍中劉相公挽詞

處外諸侯重居朝聖主知祇逢庚子日夢異武丁時歸榔閱山遠凝笳道路悲欲傳千古跡佐世本無為

答來上人春日即事

南國三衣客王城一見春苔明馳道遠雨漲御溝新茗憶山中物雲懷潁上隣如何異鄉感郤出解空人

李審言歸鄭州

嘗從京索閶躍馬望春山氣象歸王國卯陵接漢闕長榆啼鳥亂細草收陂閉老厭行途路因歌送子還

與道損仲文子華泛西湖

氷消湖已綠渺渺鴨頭春船學吳兒刺吟希楚老新對山憐去鳥隔樹識遊人誰念滄江上風柔採白蘋

泛舟和持國

綠源去未窮夾岸樹濛濛務蔓低侵水殘芳不隱叢浣衣思越婦折笋擬江童薄暮迴船處潭魚動鏡中

未晴

未晴初止雨蒸潤尚侵衣缺月如羞出荒雲不肯歸杏花朱欲綻梅蕚雪將稀遠雁來何急衝風濕翅飛

泊槩潤觀渡

隔岸呼舟檝臨河立馬牛鮮鞍沙上趂沉網渚中收殘日啣沙尾孤帆落戍頭莫愁喧作雨晚水白雲浮

寄題開元寺明上人院假山

石是青蒼石山非沓靄山諸峰生鏡裏小嶺傍池間雨不因雲出門起為客關何須費蠟屐暫到此中閒

山行冒雨至村家

雨急芹泥滑禽鳴苦竹秋野香生草木雲潤上衣裘入石纔通馬穿林忽隱牛山家多淺井下照碧峰頭

訪施八評事

施兄今七十近郜隱莇廬懶問齊民術喜看莊叟書竹間鳴澗水原際見村墟識書窮通理超然樂有餘

彩霓亭

高出嶺頭樹俯窺城下溪半山飛急雨舉手弄晴霓曠望已無極萬緣都與齊自嗟來獨晚征棹苦言西

雪中懷廣教真上人

蒼山去不遠日日起寒雲堂上看飛雪水邊思練裙銅缾生薄凍桂火壓殘薰欲往有餘興林幽路不分

下赤山嶺過渡至石子澗別施八評事

三歲守廬次兩廻來澗邊臨塘愛魚樂近竹見人瞥今我西歸日逢君小隱年重將車馬去驚起野鷗眠

寄岳州孫屯田琳

從來洞庭好都在岳陽樓明月一千里寒光三萬秋年華有時盡風物不知休太守憐予句應如沈隱侯

泊昭亭山下得亭字

雲中峰午午潭上樹亭亭久作大梁客貧畄小阮醒灘愁江舸溢祠信楚巫靈日暮渡頭立山歌不可聽

題姑蘇仰氏園居

積水夫差國閑居魯叟心石斜雲氣潤城角竹連陰燕
入池塘晚花開島嶼深應當效䟽傳不惜槖中金

蚕春田行

風雪雙羊路梅花溪上村鳥呼知水暖雲濕覺山昏婦
子来陂下囊畚置樹根予非陶靖節老去愛田園

春日東齋

剥剥禽敲竹薰薰日照花耳中無俗聽眼底有閑誇逃
筍過幽草吹香到別家吾懷方自得切莫問生涯

閑居

讀易忘饑倦東窓盡日開庭荅昏自歛野蝶晝還来謌

数東籬筭遥窺隅葉梅惟愁車馬入門外起塵埃

送吳季野太傅移蜀靈泉先至輦下

葦箔蚕齊老桑林葉更生楚禽多異響蜀棧未堪行客
散峴傍席馬還溪上城過都當有問為語欲崑岍

宣州雜詩

昭亭萬仞山古廟半山間賽雨使君去釣潭漁父閑蕨
肥崑向日竹暗龍連閔北望高楼上南飛鳥自還
三洲灘口急兩水渡頭来下過桓彝宅上通嚴子臺潺
湲濁寒月滉漾照春梅白鷺驚飛處魚多見底迴
一過響山畔嘗思路中丞開亭宴貔虎制賊象氷蠅瘡
刘多磨滅令人少有稱茸苷春草長時有牧童登
細雨春岡滑無因駐馬蹄裹单懷後侶風急過前溪近
寺聞漁鼓穿林聽竹鷄田家春正急炊餉待鋤犁
諸葛久精妙已能聞國都紫毫搜老兎蒼鼠抜長鬚露
管何明淨烟丸事染濡班超投此去死作玉関夫
高齋謝公殁此地即危楼不改窓中岫無停川上舟辟
陰緣薜荔城暝笑鵂鶹萬井曉烟合素霓横樹頭
北客多懐北庖羊擧玉巵吾鄉雖處遠佳味頗相宜沙
水馬蹄鼈雪天牛尾貍寄言京國下能有幾人知
傳道零陵守玆亭暫解装分羣同雁鶩幾日到瀟湘斑

竹思虞舜頳萍憶楚王殷勤吏部句令亦誦無忘

依韻和表臣奎野亭

淮光抱城去山翠落樽前魯叟欲浮海楚人休問天野
雲将拂幌水鳥不驚船歷覽誰能賦今猶太守賢

依韻和表臣先春亭

雜荅紅間白遠樹短恭長天近春歸疾城高地易涼千
尋浮遠水五兩動連檣置酒未終樂山烟生暝隍

永卅内翰見訪

内相能来顧為郎樂有餘兒童爭拂榻門巷少容車掩
扇知秋意窺墻省舊書經年三枉駕未與故人䟽

送吕寺丞希彦卯州僉判

自有仲宣樂從軍仍近親闈河歷周鄭風雪過咸秦原
上方驅馬鞍傍忽起鷄世家傳釣玉重問渭川濱

送闞少卿知宣州 先歸雪上

汴水清明下宣城太守行鴨頭吳蕩綠燕尾楚船輕族
本三陽重詩從小謝清州民還最喜門下舊通名

送閻郎中知池州

一送池陽守頗懷當日游青山臨岸盡翠水入江流楚
舊苑為貢燕來雁報秋牧之登覽處故事待君脩

涂中遇雪寄希深

方為郡邑吏日與故人違極目千山碧馳心一鳥飛岍
傍村杳杳波上雪霏霏欲寄洛陽信泝流行客稀

伏日陪二通判妙覺寺避暑

紺雨迎涼日方牀御綌衣清談傳玉麈雅曲奏金徽高
對秋聲早長廊暑氣微不須河朔飲煮茗自忘歸

與諸友普明寺納涼

岍幘清涼地脩然樂未窮竹陰過晚雨林表見殘虹花
影平波上經聲小塢東還思醉吟者寧與此時同

張侍郎中隱堂

疇昔人歸老於茲望白雲門高知後慶賓至誦先芬草
樹中園秀衣冠舊里鞏寧同江令宅欲寞向淮濆

無題

乍覺瓊林瘦慵開寶鑑妝臨風恐併去倚扇怯歌長綠
桂薰輕服靈符佩繚囊西隣空自賦不解到君傍

劉秀才歸河內

君家太行下應淺舊蕪門河氣知寒早嵐烟覺暮昏犬
鳴林外火笛響月中村久作山陽客逢人為寄言

歐陽寺丞宰桐城

葉落淮南對青山偏馬頭人煙將近郭松竹不知秋夜
鬲林間嘯溪泉舍下流門前仲卿廟遺跡待君求

明州推官鄭先輩

應慕海邊郡秋風千里歸隨潮吳榜駛轉浦楚山微野
橘霜前熟江螯露下肥還家候靈鵲人想嚴鳴機

僧可真東歸因謁范蘇州

姑蘇臺畔去雲壑付清機野策過寒水山童護衲衣松
門正投宿行笠帶餘暉誰愛杼山句使君應姓韋

臘日出獵因遊梅山蘭若

我與二三騎爭馳狐戍傍逐麋逢野寺息馬據胡牀鷹
想支公好人思灞上狂歸來何薄暮烟火照溪光

和師直晚步五龍川

窮覧川原勝經行未猒頻樵深但脊斧谷暖自留春臨
水何妨罜看雲忽滯人誰家烟塢裏竹樹遶相隣

二月五日雪 聞永叔謂子華明日聖俞若無詩修輸酒一杯

二月狂風雪寒威曉更加省闈輕妬粉苑樹暗添花有
梦皆蝴蝶縫袍只苧麻醉吟誰料我相與賠流霞

送鮮于秘丞通判黔州

畚頭山下俗巴婦曲中聽汲井敎鹽白燒田種穀青岩
風来鬲嘯江雨過龍腥事簡能談者楊雄㪽草經

雪上

共愛雪溪風物美春来清可鑑鬚眉蘋生楚客將歸日

花暖吳蚕始浴時臨水竹楼通市陌跨橋雲屋接川湄
畫船載酒期君醉已是無謀助剪夷

和新晴

雲開日照戟衣寒淨埽平沙路已乾吏散庭除少公事
畦挑芽甲足春盤欲聽林上鳴鶬變試步塘陰綠水寬
誰詠陳根有微綠烏蟠易失似跳丸

依韻和秋夜對月

陳王苑裏望空虛吳客風前憶具區横閣漸看河影轉
繞枝還見鵲驚無蟲催織婦機成素露逼鮫人淚作珠
才比陶潛無用處紗巾時任酒沾濡

送樂職方知泗州

長堤凍柳不堪折鄣臘使君单騎行穐合輕裘霜莫犯
銅牙大弩吏先迎山旁楚賈連檣泊水上禹書寒磬清
試向郡楼東北望烟波千里月臨城

送周諫議知襄陽

鵠鵠荆州幾萬家竟持牛酒望高牙里兒尚唱銅鞮曲
耆舊爭隨畵厭車雄鴨綠頭看漢水肥鯿縮項出漁査
鄉人應咲張平子只有帰田賦可誇

宮槐

漢家宮殿蔭長槐嫩色葱葱不染埃天仗龍旂穿影去

鈎陳豹尾拂枝来青蟲挂後蜂衙子素月生時桂並栽
我意方同杜工部冷淘惟喜葉新開

和宋中道元夕

春風来解吹殘雪燈燭迎陽萬戶然競看繁星在平地
何妨明月滿中天赭袍已向端門御仙曲初聞法部傳
車馬不閑通曙色康莊時見拾珠鈿

和永叔中和夜會不見月酬王舍人

主人待月敞南楼淮水西来斗變秋自有嬋娟待賓榻
不須迢遞望刀頭池魚暗聽歌聲躍蓮菂明傳酒令優
更愛西垣舊詞客共將詩興豁曹劉

依韻和馬都官春日憶西湖

時望前湖倚玉梯雲山橫絕路東西只知遠目窮芳艸
不見高人在曲隄畫檻尋春應醉去舊朋懷昔欲魂迷
海邊燕子來無數頡頏雙飛寄短題

依韻和孫都官河上寫望

河上風烟愛此邦吳艘越舸不相惢魚腥矗矗槁進市
花暗深溪竹裡窓蹴踘漸知寒食近鞦韆將立小鬟雙
年光取次須偷賞何用功名節與幢

和張氏朝謁建隆寺用寫望韻

荒臺殘壘舊名邦曾說王師此受降西漢衣冠拜原廟
五天龍象護經窓蜀岡井味人猶品隋帝宮基朙尚雙
自古興亡不須問風鈴閒聽響幡幢

和許待制新栽竹

劚破烟霞帶筍移映軒臨檻特為宜龍孫已見多奇節
鳳實新生入翠枝不向阮家林下集還思渭北水邊窺
一花一草公休訛慣蘭臺侍從詩

依韻和許待制後園宴賓

春來無處不幽芳誰役樽前嘆異鄉繞榻綺羅觀舊豔
傍池桃杏照新粧柳條拂拂牽絲嫩蘂粉輕輕落酒香
聳道主公能愛客翻思終日醉沙場

依韻和許待制偶書

曉雨射船珠濺盤平明水上舞英殘鬪鷄蹶恶輕泥濕
調馬蹄翻軟玉乾深屋燕巢將欲補密房蚕蟻尚憂寒
為言楚客甘蔬菽白芷香牙長嫩珊

寄送許待制知越州

喜公新拜會稽章五月平湖鏡水光菡萏巻迎金板舫
葡萄酒瀉玉壺漿雲歸秦望山頭淨雨洗若耶溪上涼
天子不能煩侍從可將吟咏報時康

重送周都官

水上朱樓畫角鳴濛濛雨裡傍舟輕未逢甫里先生謁
多見吳興太守迎荷葉半黃蓮子老霜苞微綠橘林明
十年不到風波改君去將詩與畫評

送李載之殿丞赴海州榷務

瓜蔓水生風雨多吳船發棹唱吳歌槎從秋漢下應快
人憶故園歸奈何世事靜思同轉轂物華催老劇飛梭
茶官到有清閒味海月團團入酒瓻

上元登尚書省東樓

閶闔前臨萬歲山燭龍啣火夜珠還高樓迥出星辰裏
曲蓋遥瞻紫翠間轣轆車聲輾日月參差蓮欲競紅顏
誰教言語如鸚武便着金籠密鎖閑

出省有日書事和永姝

辭家綵勝人為日歸路梨花雨合晴庭下鞦韆應未拆籠中鸚武即聞聲千門走馬將看牓廣市吹簫尚賣餳已是瓊林芳卉晚不須遊處避門生

寄桂州張諫議和永姝

桂林太守幾時行泛汴桃花浪已勝目極雲陰低遠樹夜寒風急亂春燈巢鳴翡翠愁無限水宿鴛央冷不勝陽朔山前好峰嶺為公憐愛萬千層

送張待制知越州

滄海東邊會稽郡朱輪遠下相臣家已同雲漢星庭轉不與鑑湖風月賒越箭抽萌供羙茹秦山堆翠照高牙買臣嚴助前時貴破盜論功未足誇

送唐紫微知蘇臺

洞庭五月水生寒盧橘楊梅已滿盤泰伯廟前看走馬闔閭城下見驂鸞吳娃結束迎新守府吏趨鏘拜上官曾過楊州能慣否劉郎盞底勸須寬

送余少卿知睦州

青山峽裡桐廬郡七里灘頭太守船雲霧未開藏宿鳥坡原將近見燒田養茶摘蕊新春後種橘收包小雪前民事蕭條官政簡家書時問霅溪邊

依韻和永叔久在病告近方赴直道懷見寄

浴堂深殿近皇居秋夕祠臣直宿初宮女穿針爭落月官奴持燭看殘書萬家乞巧心無盡斜漢飛光望有餘枕上江山夢猶歘五更寒雨過簾踈

送王景彞學士使虜

持節共知過碣石啣蘆相背有飛鴻地寒狐腋着不暖沙濶馬蹄行未窮隴上牛羊衝帟霰帳前徒御立酸風歸時莫問程多少却到河湟杏蕚紅

送呂沖之司諫使北

虜人多竊朝廷禮譯者交傳應對辭羊酪調羹尊漢使𩜾堂舉酒見閼氏曚曚白日穿雲出漭漭黃沙作霧吹知去燕京幾千里胡笳亂動月明時

送王郎中知江陰

持歸漢省青綾被去看吳都白馬潮疊鼓渡江寒浪伏鳴鐃入境野雲飄魚穿楊柳誇鮮鱠人采芙蓉學細腰家有二槐為太守弟兄誰似李文饒

依韻和王景彞學士紫宸仲冬早謁

朝開閶闔九重深望拜珠旒照玉簪霜氣稍迴龍陛峻日光微轉鳳樓陰庭中細仗穿旗脚案外薰爐對殿心我預千官少裨補欲將歌誦播堯音

和謝希深會聖宮

三后威靈遠層巒棟宇興衣冠漢原廟歌舞魏西陵日
月融光盛山河王氣增叢楹琢文石連網絡朱繩碧瓦
寒鋪玉重樓瑩鏤氷粹儀神霧擁法衮繡龍升星斗羅
容衛軒墀侍服肱宸蹤耀璇牓瑞氣集觚稜閟殿深珠
箔雕垣界綺縢笙從縱類咽雲傍帝鄉凝鼇組恭來詣
貂璫肅奉承欲知歸厚意孝德自烝烝

右丞李相公自洛移鎮河陽

俟服齊三輔天臺聳百僚新章剌銅虎舊德冠金貂已
作歌襦化方期執玉朝雙鞬辭洛宅千騎向河橋鼓角

春城暮鶯花故苑遥瓜亭猶接畛棠茇自敷條夾道都
人擁迎風四牡驕莫隨文學乘空望旆旌飄

孫屯田召為御史

薦牘交車府恩書下建章輕軒辭瑞翟危弁學神羊祖
酌方泝桂行威欲犯霜鳳毛仍襲慶雞舌更含香氣欝
翔龍闕風清振鷺行今朝洛民思東陌盛壺漿

季父知并州

捧詔出明光飛軒陟太行玉墀分近侍虎綬給新章笳
吹喧行陌旌旗卷夜霜雁歸汾水綠城壓代雲黃土屋
春風峭氊裘牧騎狂關山寧久住剩宴柳溪傍

祫享觀禮二十韻

卜維陽月吉孝享禮方脩齋幄嚴宮殿羣臣奉冕旒北
風先集霰夜雪競侵幬羽仗天街立龍笳象魏流翌朝
升寶輅夾道列華輈琳宇躬將欵珠塵容未收撞鐘鈞
奏合奠玉日光浮捧冊叨于左觀儀浔以周帝來清廟
下月欲大刀頭既祼還初次更衣戴遠遊黃麾轉槐路
朱輦駕雲虬武士羅金甲中人着錦褠千官入稱慶萬
國與同休却出紫宸閤俄登宣德樓雞星傳赦令鶴馭
作天郵肆赦通皇澤深仁被九州巍巍百世業坦坦四
夷柔恵及高年叟恩差五等侯力田仍給湲有道俾旁

求何以歌堯美玆同擊壤謳

夏日晚晴登許昌西湖

新晴萬柳齊鶯度水東西城上明殘照雲閒挂斷霓烟
蒲匀若剪沙岸淨無泥汊港縈枝重人乘小駟低嵐光
開翡翠湖色浸玻璃只欠朱藤客如過罨畫谿

說上人游廬山

夙懷高世趣固足林壑情欲遊名山徧遂為廬嶽行又
訪遠公跡東林氣象清瀑布秋影落香爐曉烟生洗蕩
萬古慮薰蒸千載名我今滞孤宦空羡瓶錫輕

依韻和集英殿秋宴

殿幄陳金石宮梧集鳳凰侍臣嚴扉帳法衮被龍章九
穀初登稔羣黎共樂康宴盤犀作鎮舞綴錦成行玉碗
盛冰滑沙籠奏餜涼廡深容小語槐密漏微陽庭立衛
兼霍坐尊蕭與張清塵汲瑶井泛宇藹天香獸躍緣橦
地旗開踏鞠場樓傳紅幘唱簾隱内家粧鵰攫曾無彈
蜂來悞有芳門傍銅鑄馬帝所翠為觴萬國趋王會諸
公佩水蒼螭頭左史筆陛楯半更郎雅著明時樂需言
盛德光添花慕平一賜蒴異元嘗身已陪多士心寧愧
下卿薄才何所補歌詠播殊疆、

次韻和楊樂道待制詠雪

梁苑孝王跡灞陵遊客心牧羊來海上泛棹向山陰與
賞曽何淺羈棲亦以深穆歌猶在竹郢曲自傳琴旗凍
霑天仗槍寒拂羽林且為豐歲慶休作苦寒吟掩帙都
忘慮焚香静擁衾晴明一登閣暮色徧高岑

送代州錢防禦

堂堂雁門行赫赫符節分紫塞千里障紅旗十萬軍世
家王爵貴祖廟將臣勳鐘鼓陳牛酒衣裘論典墳呼鷹
下青漢牧馬出黄雲賓憲何為者燕然鮮勒文

王龍圖知江陵

捧詔出荆州天心寄遠憂行車踐殘雪寒色犯輕裘祖

軷山川闊歌驪道路愁吏迎多越粲兵衛槃吳鈎地與
蠻溪接江通漢水流風宜橋林賦俗尚竹枝謳樽俎思
疇日烟雲感舊游終當勞侍從寧久渚宮留

送河東轉運劉察院

塞郡屯師久飛芻始得人權傾擁旌將詔輟繡衣臣舊
里過京洛辭家渡孟津紫裘蘇合染驄馬玉環辰榆英
關頭雨梨花谷口春高車方涉險豈節暫違親山勢圠
臨岱地雄西隔秦行臺知不遠能使問安頻

送李端明河中府

才業人終服聰明帝所聞来希叚干木去識大馮君金
絡鳴津口朱旗點雁羣山河虞舊國簫鼓漢横汾古堞
臨秋月高樓等白雲應同羊妕子緩帶隅貫氛

和希深新秋會東堂

何必水周堂翛然萬木涼朋簪兹共樂節物自迎商巧
咲承歡劇新詞庋曲長驂鸞悲霧扇泛蟻酹雲漿並蒂
榴房敷連叢桂蘂香人初投轄醉客甚摻檛狂髮約寒
鴉碧衣輕舞蝶黄流波聳任注錯席豈依行亹亹談寧
倦厭厭夜未央良時誠可惜清燕此無荒

初見杏花

不待春風徧烟林獨早開淺紅欺醉粉肯信有江梅

擬玉臺體七首

欲眠

鴛鴦羅薦開翡翠香幃𥨊解帶竟羞明移燈向東壁

携手曲

携手出中閨殷勤尅密期密期雖不遠迴步意遲遲

雨中歸

來時雲冉冉去值雨霏霏莫恠羅衣濕荆王梦罷帰

別後

昨日日暮別今日日暮愁猶認綫帢色依依在石榴

夜夜曲

情來不自理明月生南樓空感昔時樂翻成此夜愁

落日窗中坐

含情獨不語落日窓中時妾意與君意相思只自知

領邊綉

出門重新製織手行自整頭作花工兒長年承素領

古意

故人留雅曲今與新人弾新人聽不足徒使後人歎

依韻和希深游樂園懐主人登封令

竹映紅蕖水榭開門閑乳雀下青苔伊人何戀五斗粟

不作渊明帰去來

惜春

九十日春無幾日不堪風雨競吹花舞英逐水向何處

泛泛斜溪伴晩霞

依韻和仲源獨夜吟

秋鴻聲濇秋絃苦塗金博山烟夜吐𥨊歴虚堂燈暈生

誰人共聽西窓雨

來上人帰宣城兼柬太守孫學士

李白不歇昭亭山看盡飛鳥雲獨閑我今相送一懐想

想在謝公窓戶間

和資政侍郎雪後登看山亭

湖上晴烟凍未收湖中佳景可遲留更臨危榭看羣岫

雪色嵐光向醉浮

道中謝晏相公寄酒

頳泥墨印幾壺醪將慰窮途阮步兵一夜臨流對明月

舉杯愁聽雁來聲

移竹

遠愛檀欒碧逕開荷鋤乗雨破秋苔直須探作阮家趣

更向烟林缺處栽

和吳季野馬上口占

溪頭三月草霏霏城畔春遊惜醉稀莫信杜鵑花上鳥

人歸猶道不如歸

嘉雪應祈呈椎郡通判

蠟盡冬殘雲未合江南青龍麦休肥誰將太守隨車雨一夜隨風作雪飛

宛雅初編卷三

張 爔 校字

宛雅初編卷四

甘木 梅冊祚 原編
竹臆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緝

元

王翊龍

和李治中韻 城東梅新成

英雄老去覺頹凋約矢無書可射聊春草流光嗟逝水山深幽梦付回潮翠林鳥聚雲帷合晴沼魚吞雪絮消我欲雙溪釣煙雨彩虹閒已跨飛橋

倪應淵

西園

水映朱欄漾陸離憶曾飛蓋浮追隨庭喧畫鼓開筵早座擁紅裙獻曲遲楊柳挽風掀醉帽荷花瀉月入吟卮轉頭樂事無尋處藤絡頹垣艸綱池

古揚州

雉堞平來塹擁沙綠蕪閒處見人家山河舊影藏秋月關塞新聲起暮笳玉苑已為庭下草蕪蔡不是眼中花當年鳳舸經行地枯柳無枝寄宿鴉

能不易

過梅山新居

縹緲天風吹珮環又從鸞鶴下梅山新開窓戶青紅濕深在烟雲紫翠間已約幽林回俗駕遂令寒士得歡顔棣華寶樹光相照十載吟翁兩往還

水西寺

柏山廟裏神松古裴相園中僧塔高行馬不旋陵變谷蟄龍一起海生濤樓侵林杪天盈尺雲接溪頭水半篙隔岸人烟秋色暝一簾疎雨正蕭騷

許希賢

贊監郡公

金章紫綬照南州身在陵陽冠上頭曉雨桑麻吳地暖西風穲稏楚鄉秋朱轓到處行幨庶緑野何人佩一牛見說御屏題姓字崇班早晚侍前旒

朱得先

次馮介溪閑居韻

竹屋松窗杳靄間林猿沙鳥共溪山種花長占青春好讀易堪消白晝閑隱處雲泉思共酌夢中烟樹正相關他年容我狂吟否獨立斜陽拄杖班

劉有慶

原編　字元善平江書院山長

龍虎臺即事

都門北上路縈迴天近居庸勝境開山舞鸞凰來大漠氣騰雲霧護高臺九重輦殿丹青郭十里金輪錦綉堆側耳祥風仙樂度萬年聲裡進霞杯

王儒珪

送李知事

應募宣城郡人稱燕趙賢青宦三釜養白髮兩親年臺閣須良佐衣冠擁別筵片帆梅雨裏秋滿下江船

王儒珍

原編　珪之弟

讀淮陰侯傳

楚漢爭雄日乾坤殺氣昏築壇需上將決策拜王孫百戰通侯爵千金漂母恩如何天下定却憶蒯生言

王圭

元百家詩傳　圭字敬仲宛陵人弟璋並以詩名嘗與四明戴表元帥初吳郡郭麟孫祥卿倡和尤工五言

和戴帥初陪廉憲副遊三天洞韻

勝跡三天洞清遊五字詩懸泉垂馬乳暗谷隱龍池坐久禽聲集吟殘樹影移賢侯興不淺應有後來期

黄葉荒溪滿青蓮紺宇開闌干盤石樹方丈出氛埃洞古遊人識岩高倦翼回秪應山下叟常說繡衣来

送吳止水総管入燕

西風萬里送長鑣木落天高秋泬寥季子賢名聞上國望之雅意在中朝燕臺此日千金駿漢署當年七葉貂聖代憂時須共理一麾江海莫辭遥

趙雲仲諸君見訪小酌次韻

長楊旖旎緑陰晴小閣芳菲接謝城樂事良辰真具美酒徒詩伴舊知名春陰忽散林光變曉露未晞花氣清有興時来共幽賞暫時風雨莫寒盟

陳公輔遷居

大隱何嘗厭市闤新還端為好楼居坐来叠嶂雲生巘住近雙溪客有魚二頃可供投轄飽五車爭羨載行書門前怕有西臺使未許興公賦遂初

送李廉使之荆南二首

火落金天爽氣浮澄江練淨引仙舟霜威此去清三楚霖雨行看遍九州銀漢星槎當好夜渚宮烟樹正高秋熙朝國任須元老未許周南此滯留

儒林分席春生座射圃旋車月滿溪暫憇棠陰人愛樹無言李下自成蹊恩光新拜宮壺賜姓字多因御筆題

但得明良千載遇腐儒何恨老幽棲

劉有之還京口簡梁中砥知宮

為謝詩家塵外人別来消息斷無聞如何占得三峰住不寄山中一片雲

春艸

和烟和雨碧萋萋歲歲長亭照客衣春風陌上輪蹄滿莫問王孫歸不歸

王　璋

宣城右集字敬叔圭之弟

送高羅答赴德安教

水驛夜初寒風帆向德安青楓三楚路白首一儒官梦澤尊前賦巫山雨外看未須嫌獨冷蘭菊正堪餐

次韻郭祥卿雪霽見懷

雪頽留初日高齋照眼明喬聲交曉樹馬跡上春城有客懷幽賞題詩問友生青鞵得来往更待数朝晴

挽董儒仲

憶昔同遊處經春在武林湖光浮鷁淨山木坐猿深事往唯詩在悲来託梦尋朋知零落盡投老若為心

約文甫不至用韻

俗裏眼能白懷中印未黄雙鳧離葉縣獨鶴下陵陽晚

蔵故人少閉門秋草長知君非遠我自為囲壺觴

小閣呈兄敬仲

小閣纔容六尺牀苦寒聊與蟄俱蔵少安書巻偏能歎湯揷瓶花已覺香弃火旋分蒸秫竈松風時和煮茶湯閑中有事能談妙不問維摩借道場

薛平山諸君見訪分淂扶字

荒徑經春滿緑蕪喜聞佳客載行厨流鶯庭曲時相喚泛蟻盈樽不用沽行楽中年憐謝傅坐曹休日咲張扶竹林謾詑風流事未學山王指舊壚

寄賀盧疎齋拜集賢

洛下秋來傳近作日邊使至報除書乍歸北闕多新貴重直西垣識舊廬陶謝風流連白社應劉文字盛黄初深知有意沉冥者自是無心賦子虛

次廣教寺監師韻

矮窓宜曉取朝陽高檻凭虛接莽蒼咒水鉢中蓮是幻望禅床畔竹偏長不須沽酒供彭澤耐可吟詩伴石霜想見六旹天下楽散花吹滿衲衣裳

送梅叔章入燕

少年心力辦駆馳名徳家聲世所知到闕可無梅福疏贈人惟有宛陵詩行當塞雁初來日歸約河魚欲上時

堂北青衫稱壽罷一杯春酒柏山祠

送傅擴齋燕訪秩滿歸長安

南國皇華使東維列宿光遐倫應近侍敭歷且殊方地鎮江陵重天連蜀道長班荊非客宦負弩盛朝章問俗魚凫國傳杯杞梓堂兼看渝水曲歌倩竹枝娘牂子心期遠文翁政術良巡廵持漢節慶處即桐鄉瑶歷更新號崇臺整舊綱五騘鳴宛水軒鶴憩陵陽落華霜威重隨車雨氣涼澤中集鴻雁道上屏豺狼擧錯消聲枉封培惜衆芳春回魯宮藻詩咏召公棠有客栖南鄙無人薦蜀莊分庭寛禮数退食問行蔵古道今安有深心矢不忘方欣為李御旋報促曹装送客聴鷄唱征帆拂雁行楚江楓葉赤陶宅菊花黄未識長安第還分漢署香他年懐舊徳悵望繡衣裳

汪 鑫

曉發雲川

鐘絶棹歌發霜寒過雲川雲栖山頂寺月隨水中天宿雁驚魚網啼烏近客船舟人自相語滄海半成田

辭洪損軒愿使行姑蘇道中

潮送輕帆過別沙重重溝港響哀葭燕巢未穏元非幕鱸膾雖肥不是家風急棹歌穿荇葉日斜橋影卧蘋花

垂虹亭下滄滄水不與愁人洗鬢華

多景楼

千里江山一覽收虚憐多景只空楼金焦對峙曹劉壘
淮陝平分楚漢溝雁挾邊聲来北固封連雲影識中州
向来鐵甕今何在地下孫郎亦自愁

泊瓜州

容愁秋意渺無窮蘆葦蕭蕭故壘空山脉南來江欲斷
潮頭東去海相通暮雲歸雁淮天闊斜日啼鴉楚樹紅
應是瓜洲咲飄泊十年三度落征蓬

趙知縣艮岩歲晚見訪

龍種當年舊帝家飛凫歲晚尚天涯忽傳詩句心先識
各問流年鬢欲華村村春風喧爆竹燈窗夜雨飯胡麻
東游故舊如相問為說桃源學種花

贊徐容齋無使

桃花深處是吾廬半世豪華等傳車夢斷舊蕉曾有鹿
歌殘長鋏信無魚愁吟獨感庚寅賦歸去重尋甲子書
聖代喜無封禅事空山容得病相如

春日

小立閑庭酒半中、一欄花露滴香紅、飛花不受風拘束、
枉被愁人怨曉風

戍婦詞四首

两地魂消萬里愁、君猶荒戍妾空楼。去時勳業無情鏡
留與歸人照白頭
象尺金刀對玉缸閑花裁破鷓鴣雙。沙場争信深閨夜
忍泪縫衣月滿窗
嬋娟霜月照荒垣妾擁重衾尚怯单。况是玉門關外雪
夜深沙漠鐵衣寒。
塞邊無雁可傳書門外無山可望夫。獨有柳营千里月
素娥深夜伴人孤。

春日山行

清泉白石净無塵嵐氣烟光别聚春流水冷冷花片片
隔溪疑有種花人
清歌嫋嫋逐樵行度嶺穿雲一徑深欲訪仙人知有路
棋聲只在此山陰

汪銖

(原編)鑫之弟

虚堂瞑坐

萬感入宾搜虚堂瞑坐幽。有生皆是累。何處即無愁。四
壁蟲聲夜千山木葉秋。空名竟難遂身世两悠悠。

九華道中

西風吹馬耳去太奈愁何一路人家少亂山秋色多荒原巢虖穴壞壁網蛛窠揺落嗟時晩悲懷寄九歌

送巫一上人歸富川

偶隨流水去興盡即言歸欲别更携手重來未有期江雲浮别酒谿雪洒禪衣遥想松房樹新生東向枝

送陶後溪

荒雞催曙發駈馬涉河濆别路憐殘雪歸心逐白雲天寒烏返哺沙冷雁離羣後夜溪堂宿松聲偶自聞

春仲寄鄧處壺

高臺歷歷見關河恨恨誰憐别後多霜鬢近從愁裏老

一春半向雨中過溪陰殘雪黏青樹江上微風起白波料得湖天荃事好無由分賞欲如何

水西山中

五峰聯氣脉一徑入烟霞晴井蒸陰雨草渠流落花山依東晉廟溪對古官衙門嶂延青海灘流擁白沙虖羊列蟠踞翁仲半欹斜劍履扃幽室衣冠憶故家經鐘朝聽擊齋鼓晝聞撾竊火猿燒筍淘泉僧煮茶暖蕉翻貝葉朝對晒袈裟石竇秋澆韮岩池夏漚麻山居元寂靜塵徑自紛華此意高人解移居未有涯

畫蓮

捲綠新如染酣紅睡未醒真疑貯風露不似出丹青

陳良弼

宣城事函 元陳良弼字公輔少辟憲史有聲為嘉興路教授以廉吏稱修學宮費鉅萬計一委有司部使者稽出納謁上元簿坐抗直自免後以旌德尹致仕前寧國路錄事吳師道稱其才足以集事辨足以服人知足以自衛審時知要動中機會衆謂其知言

三天洞

混沌知誰鑿虚明夜不關雨晴松子落洞濕土花斑泉

洗金沙靜雲封白石關空山千古在龍去幾時還

小樓春雨

無奈春來雨未休杏腮衰瘦柳眉愁東風不管人憔悴盡日吹寒上小樓

梅德明

萬歷府志 堯臣後人元有梅德明亦能詩

送傅經歷

三年主畫向南陽便覺蕭然兩鬢蒼審象幾時求傅說為郎從昔老馮唐柳枝歌斷山杯盡梅雨晴來江路長未得還家問松菊黃金臺上看翱翔

柳枝詞

江上春陰半晝橋、扁舟東下夕陽潮、離䰟何似垂楊柳、
飛雪湧空煖不消、

潘如琰

移居黃冲

西岡西畔翠藤遮、石逕斑斑帶鮮苔、閉客敲門來看竹、
小童掃葉為煎茶、張琴松下風聲細、讀易梅邊月影斜、
潘岳愛山曽入畫、聞孫此日又移家、梅邊讀易足味、

題劉慶遠樵隱

門外蒼苔一徑雲、柴門不入軟紅塵、且從仙客閑看奕

未必書生竟負薪、松粉飄香輕拂面、嵐光滴翠冷侵人、
好留喬木為梁棟、莫學焦桐爨下陳、

病中懷友

烟霞門巷少人行、吟對清秋鬢雪新、愁裡常中酒賢聖
病來多辨藥君臣、林梢斜日明紅葉、池面微風弄白蘋、
惟有山翁見知我、無由縮地湯勞神、

胡寬

送方永炢往教渝州

詞采年來比賈終、石渠東覩未能容、君今弃驛西南去
我欲為雲上下從、峽湧春濤飛霹靂、天開晴嶂削芙蓉
江山險壯今猶昔、遺恨難平有卧龍、

送麻居靜尊師往武林三茆觀

早侍珠庭預祝釐、清光咫尺不相違、露杯數賜金仙掌
霞氅初裁玉女機、紫誥從天龍護去、白雲携海鶴辭歸、
希夷真契仙喬侶、菲薄無因便拂衣、

潘泰之

詩意

慘淡經營似畫圖、神遊物外有還無、灞橋雪裏情應苦
飯顆山頭人亦癯、敏掣鯨魚當碧海、幽隨象網索元珠、
出塵解悟天機妙、一字何勞撚斷鬚、

和錄事吳正傳登景德閣

上國久賢吳季子、風流非復舊潘郎、君詩秋色同瀟洒
我興滄洲空渺泛、宦海才名雖異調、騷人胸次豈殊鄉、
三生杜牧今何處、眼冷禪林木葉黃、

師晦文

次錢公茂見寄

短褐蕭條稱鶡冠、冥棲長欲寄林間、承家不負駒千里
學道聊窺豹一斑、歸去未成空綠鬢、相看不厭只青山、
吟邊賴爾能知我、莫惜琴書半日閑、

陶應霤

長門怨

擬摘梅花貼髮嬌，未曾掠削早無聊，承恩不似金盤雪，
浮到龍屏煖處消。

慚問金輿過鳳池，綠雲斜嚲曉妝遲，試陪杏苑尋僊藻，
暗卜東皇屬阿誰。

風度荷花小殿香，淺沙依舊浴鴛鴦，御書翠扇恩猶在，
偏憶金輿夜納涼。

暑中過翼然亭小寐

拂枕松風卧翼然，夢回那信是炎天，泉聲只在桃笙下，
一似廬山聽雨眠。

潘從大

謝張御史見訪

綠滿山人屐齒苔，蓬門長日為誰開，那知御史秋霜筆，
攜得春風滿袖來。

趙孟嬉

杏花

三十里蒼曾蹕馬，十餘年事謾凭闌，榮華已逐飄風去，
却向牧童村裏看。

胡晉

和道士汪樂全韻

矯矯餐霞子，凝神志不分，丹書研曉露，仙服剪春雲，山
水鳴琴悟，松風煮茗聞，時能吐佳句，艷雪舞繽紛。

汪玠

（元下家詩傳）玠字聘之，隱居黃山，博學工詩，淵
淳雅贍，卓有古風，盧憲使摯雅重之，汪文節澤
民敬其為人，至不敢與雁行，每稱南山先生。

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嫣嫣園中李，娟娟樓上婦，微微啟玉齒，仰
嘆浮雲馳，俯首理綠綺，自惜韶華姿，悞身游俠子。

秋懷

握中有孤竹，奏竹鸞鳳鳴，聘俗倍不喜，持歸故山岑，歌
居折楊花，傾耳衆口瘖，乃知楊子雲，空草五千文，龜龍
困蝘蜓，嘲咲何紛紜，醬瓿真可覆，嗟嗟徒爾勤。

明珠樵魚目，琬琰博羊皮，真有贋奪者，貴以賤易之，大
巧不若拙，大黠不若痴，龍光閟華室，臭腐化神奇。

幽蘭生當戶，雖香為人鋤，紫燕巢綺幕，雖美非安居，豐
狐竊文柄，蔟蔟掩嘉蔬，奈何將蹄涔，納子以尾閭。

瀟瀟三日雨，苒苒庚殘暑，草木行變衰，豈不感節序，荒
園有絡緯，日夕促機杼，念汝戒衣裘，盱思恨脩阻。

耿耿夜氣清，索索風葉動，天空河漢清，露下桑柘凈，羈

鳥懷高栖。潜魚樂深泳。私憂撫良圖。欽退遂幽屏。輾轉
夜達晨。屋山横斗柄。
㮣澤困牧豕。窮厎隱飯牛。古来賢達人。未遇多沉浮。任
安惜去衛。王粲仍依劉。嗟嗟古人心。乃與今日侔。
士衡三間屋。元龍百尺樓。幽期在一壑。壯氣横九州。罡
令湖海豪。結束歸林邱。秋風動叢薄。此念良悠悠。

踈齋先生賦湖陰曲書以付予遂賦一首

一鼡穴中卧六龍。江上飛蛇矛半折。析析聲斷晝夢驚。㤯
日遶圍鼓聲逄逄。天四黑。五騎爬沙行不及。道傍遺矢
冷于氷。天上寳鞭人未識。江風夜捲湖陰水。明日腥氛

當一洗。荒亭千古寄興亡。日斷蒼烟湿衰葦。

孫逸夫書堂作

青山盤盤雲氣度。岡巒滅没互呑吐。柘林烟潤蔚行綠。
荷蕩水香魚弄、絮、人間化物日夜流。先生閉門雙鬢秋。
大隱徒来著朝市。幽居況近城南樓。

山丹花歌

方壺圓嶠蓬萊頂。七返九還龍鼡咼。藥成夜半忽飛去。
瑶草一枝光炯炯。九嶷但識萼綠華。未識赤斧山圖家。
文選註山圖赤斧二仙名
淮南雞犬上天去。雌蝶雄蜂空咲花。

僕射山人山中四時詞

春風破寒入幽谷、殘雪消時燒痕綠、林花闘日媚于頰、
野蕨登盤甘勝肉、南漪新淥晴滿湖、春来行樂何處無、
一樽我欲就花飲、花下啼禽能勸沽、
草泥聒聒吠螻蟈、棗苍落盡桐陰密、舍南舍北掉繅車、
山後山前聞打麦、新篁解籜来薰風、脫巾露坐雙鬢蓬、
清泉白石足佳處、人世炎炎如甑中、
西風蕭蕭羣木槁、天外秋雲淨如掃、豆葉半枯鴻雁来、
秔稻供登鷄鶩飽、白雲夜下天雨霜、破籬衰草啼寒蛩、
芋魁如盎芡白老、床頭酒熟浮蛆香、
千林怒號北風惡、堦下紛紛堆敗籜、野田日出散牛羊、

茆屋天寒喧鳥雀、湿雲莅下豆稭灰、谷口梅苍開未開、
明朝積玉深一丈、高卧閉門誰復来、

山居夏日

草長荒三徑、桐陰滿四隣、青春如過客。白日屬閑人。迸
笋爭籬出。殘花落地新。幾時尋要術。吾亦學齊民。

迓盧踈齋肅政使

去年幕府雪晴時。誦淂韲辛絕妙詞。溪樹迎人寒欲醒。
春陽行處本無私。輪埋當道豺狼避。月到空山魍魎移、
白髮遺民思舊德。相看繡斧重褰帷、

次程子英金陵懷古

桃葉桃根樂府詞、江南千里舊封畿。黄旗紫盖閑興廢、東府西州有是非。故苑半隨秋草沒、征帆猶趁暮潮歸。瑶鞭奪得蚺矛斷、夢破重營遶日暉。

述懷呈殿幹碧梧友雲

門巷蕭蕭葉擁籬、僻居尤自畏人知。讀書未及半衰豹、問士誰當甲叅尺、萬壑風號天欲雪、一溪梅發夢尋詩。百年將半猶羈旅、可待麻鞵受拾遺。

次荅兄峰殿幹見寄

題得新詩寄所思、從公始恨十年遲。燈殘暗壁蟲催織、月滿空庭鶴遶枝。客路飄零秋易感、老年情味夜偏知。

江烟一舸蘆花雪、還憶往年相別時。

春雨留胡振甫

故園青合早鶯棲、堂下溪深水拍堤。十里桑畦蠶脱紙、一簾花雨燕爭泥。年饑畝畝還堪隱、世難功名莫厭低。寂寞淮南門下士、贈君惟有數行啼。

題從兄希深書堂

衡簷睥睨壓踈櫺、平割黄山一半青。落日捲雲隨鶴沒、黒風吹雨帶龍腥。人間軒冕駒閑阜、身外乾坤水載萍。我政江湖子林壑、客星未減少微星。

陵陽歌

陵陽城頭落日黄、陵陽城下水茫茫。樓中少婦吹羌管、時有北人思故鄉。

城南

春陰黯淡蔽人家、野水新生尚露沙。客子未歸寒食近、滿城風雨落梨花。

遊無為菴

竹塢杉垣記昔遊、洞門落落石床幽。白雲飛盡四山碧、黄鶴一聲天地秋。

何致中

原編字鶴齡

柘東塘若霅二丈

烟水涵月月欲昏、冷光翠色互吐吞。何人横笛溪上村、吹落蘆花雪釣綸。釣綸卷盡花不見、月淡烟踪水如練。白鷗何處忽飛來、點破蒼茫秋一片。對景有詩囊無錢、賣詩欲倩漁郎船。剪尊砍鱠拍吟仙、扣舷醉泛玻璃天。

山居春暮

苦楝吹香柳絮飛、杜鵑聲裏夕陽微。惜花誰唱留春曲、山雨滿簾春自歸。

宛雅初編卷四

張爔 校字

甘木　梅鼎祚　原編
竹腮　施念曾　補輯
芸墅　張汝霖

元

貢奎

（元百家詩傳）貢奎字仲章寧國路宣城人自少以文學名擢為池州路齊山書院山長秩滿授太常奉禮郎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編修延祐初遷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入為翰林待制至

治初以母年垂九十謁告歸益治園池蒔花木築亭曰愛日兄弟奉母游宴其間鄉人榮之泰定中母憂服闋拜集賢直學士天歷改元命代祠北岳濟淮南鎮其明年春還自會稽以疾歸故里之南湖至秋疾愈十月朔旦早作謂猶子師文曰吾夜夢作詩有竹樹蕭蕭夾泉石之句其末云九轉丹成生羽翼是何祥也語已泊然而逝年六十一贈翰林直學士追封廣陵郡侯謚文靖仲章為文閎放儁偉不狃卑近其在詞林與元復初袁伯長鄧善之馬伯庸王繼學虞伯生輩相唱和皆一時豪俊聲名之士晚年萃撫諸禮書欲定為一家言而未竟所著詩文有雲林小稿聽雪齋紀青山謌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錄南州紀行凡百二十卷悉藏在秘府明弘治間曾孫吏部郎元禮編其所存者曰雲林詩集刊行於世

（宣城事函）奎父士瀛贈廣陵郡侯力學尚節義不仕元嘗作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甚尊禮之奎天性穎悟風儀嚴整十歲屬文長益博綜經史以古為師

（江南通志）奎為齊山書院山長時方議行郊祀禮奎討定之朝廷多採其說歷奉翰林纂修成宗實錄

（萬歷府志）奎詩溫麗並至李長沙嘗語銓部欽學士于元只可讓一二家云

題董簡卿所蔵瀟湘圖

瀟湘在何處展卷心悠然是中有雲飛上與蒼梧連憶昔弄扁舟載雪清江天湘君招不來明月隨我前微鐘破征梦落雁栖寒烟廻首行萬里攬衣羨孤騫可憐楚人辭憔悴鵠歲年圖畫豈不好此意誰復傳已矣三嘆嗟臨風叩商絃

次韻感興二首

淩降驪淵深潜珠聚羣依鳳栖高岡石草木承餘輝豈無百尺松託此孤雲飛士負撑所附節義乃忍違所以有曠達悵然歸釆薇

嗟嗟古來士傳者今幾存有生不飲酒徒令酹其魂立德猶彼爾況乃功與言歲月無停機川流逝清淺翩翩魏公子飛蓋遊西園歌咏豈不美慷慨非至恩羨彼榮啟韋行歌樂忘餐

秋月歌贈潘生

秋月照我如故人虛堂夜深眠復起浮雲東飛河漢傾太白煌煌斗西指庭前老樹百尺強露湿鷩蝉鳴未已此時我獨擾胡牀安得兩臂生翼同翱翔文章萬古光焰在黃河下照太華蒼人生離合豈有常感此三五之圓光吾聞蓬萊楼居真可住弱水不受人間航便須折

取廣寒桂玉兎有藥浮天香仰天大咲月欲隨鷩颷獵獵吹衣裳

贈張娃

張家女兒八歲餘手把椽筆詩能書翠眉玉貌畫不如一朝獻藝承明廬風雲會合冠佩集當面濡毫擲叢汁弱身窈窕絕過鄭玉腕廻旋萬鈞力怒鯨横海枯樹立震空忽隋顛崖石功成直與造化俱欻見聲名起京邑袈裟蒙茸年少兒寶刀璦帶羊角觿平生一字不到眼對此悄然顏色赧君不見蔡文姬班婕妤風流文采絕代無吁嗟陶家五男子総令紙筆為荒蕪

佳人

佳人日暮倚闌干風捲羅衣獨奈寒玉光粉暈酣欲湿雙眸射遠光的皪碧雲蝉鬓襪生塵楼底清波觧寫真廻頭一咲向誰語腸斷扁舟別浦人

無題

空房獨卧風夜蹄孤燈垂燼光影摇舊語已逐香塵消玉琹瑶珥應自玩巧計却愛珠絲嬌

寄廣東阿魯威元帥

憶昔皇都初識面紫泥新出明光殿錦袍玉色照壺氷秋蓮燦爛腰間劍鳳麐自是瑞世珍少年功名方逼人

眼前局促亦謗耳萬里南荒丈夫志瘴烟毒霧蛟鰐横清飈颯爽開雲氣伏波投老為将軍勒功銅柱何足云君才真足萬人敵九重側席思賢急蒼江早晚下楼船持杯遠待江水進願君帰朝報明主四海蒼生渴霖雨

無題

馳道塵香逐玉珂彤楼花暖美雲和春風漸緑瀛洲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絃鳴曙早水亭簾幙受寒多少年易動傷春感咲凡佳人對酒歌

久留翰院思帰

日日思帰未有期梦魂幾度遶園池白雲滿地山深處

紅日當簷雪霽時竹外板輿春步小花間銀燭夜筵遲
好将烏鵲頻占喜便買歸舟泛碧漪

過湖州

樓臺金碧照嵯峨故國諸公奈樂何遼鶴歸來城郭在
海鷗飛處水雲多春迴廢苑花新發愁滿空船客自過
田首蕭葭三十里天風落日斷漁歌

送謝明遠之平江

碧波千頃照姑蘇目送危檣數幅蒲古寺雲遮卬臥席
荒臺無落夜啼烏黒頭青鏡求勲業緑幕深衣入畫圖
暇日過游新浔句秋風應寄故山廬

送汪叔志之南安

繞郭清溪帶路長衡寒極目送危檣水涯梅柳傳春信
雪後樓臺照夕陽杜牧吟邊山鳥去謝公行處石苔蒼
碧雲暮合天無際田首相思欲斷腸

賦牡丹浔千字

曲檻春如錦晴開曉日妍對揺風影亂枝摘露光圓玉
佩停湘女金盤拱漢仙翠填宮髩巧黄染御袍鮮力費
青工造名隨綺語傳細翎曾擁鶴弱翅獨迎蟬倚竹成
雙立當花任衆仙久看心已倦欲折意還憐洛譜今存
幾吳園路憶千可應頻載酒相與醉華年

壽閣丞旨

寶運傳新紀弧門届令辰時方恢聖域天與壽元臣瑞
靄融金馬祥飈動玉麐譽隆超古昔學富貫天人屹立
中流柱深懐間世珍岱宗蟠徳器斗柄挈文鈞讜徳同
韋布嚴模肅搢紳育材期自樂化俗使能淳鯨力開溟
漲鼇程負嶽嶙髙明南極映清浄太微隣席暖居常慜
珂鳴步若循漢庭生羽翼唐閣美絲綸班馬侔今代韓
歐儷後身音希韶鳳日詞絢綺霞旻直筆書青史端衷
達紫宸貶褒千載重寵渥一時新蓮燭分光爛宮壺賜
味醇博收遺野士嚴舉冞寮賓空冀端知駿餘波可縱

鱗作霖應早晩四海喜沾均

出郭

水竹亭池十畝間當時誰似故園閑無端久客章江上
却羨孤雲浔往還
村南布穀聲中雨溪上桃花別後春随處踏歌随處酒
相思應説異鄉人

九成宮圖

翠巘摩雲絳闕開隋皇築罷后嬪来誰知留與開元樂
田首漁陽不盡哀

試院和史恭政韻

上國衣冠待漏殘翠蓬雲霧鎖雕闌紫薇花近東庭柏
暇日鑾坡許共看
深院梨花似雪殘春寒向晚怯凭闌流鶯却愛清陰好
飛上高枝與客看

舟中

稻花水落正魚肥湖上孤雲帶雨歸林影倒涵波鏡動
白鷗低傍釣船飛

次袁伯長惠瓊花露酒

瀲瀲深尊到底清月光花影正分明道人無限憐春意
夢斷玉簫吹五城

維揚城裏花名酒對酒却思花盛時一笑東風入仙處
月輪空挂最高枝
十年風雨揚州路秪許三生杜牧來底事扁舟方卧雪
也教魂夢到陽臺

偶成

瀲瀲横塘柳四圍雨餘來看綠陰肥燕翎拂處波如縠
半幅深紅漾落暉

凡九萬餽魚并贈以詩用韻謝之

一幅飛帆帶雨時千年張翰故鄉思縷銀斫鱠松江味
好趁西風理釣絲

寄報國寺訢咲隱上人

夕陽丹鳳去無還沙尾潮平古渡閒萬里蒼梧雲接海
倚闌遥看越中山
江海無端客路長偏舟明日棹滄浪遥知風雨溪窻夜
夢逐潮聲到上方

題胡古愚京華襍訊卷

心縈碧落蛛絲巧手鑄黄金象治精白日若須生羽翼
丹砂九轉始功成

貢師道

萬歷府志貢師道字道甫奎之從子舉茂才累

官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有文名時奉旨脩
宋遼金三史丞相脫脫總史事欲以遼金為正
統師道奮筆議曰昔符堅已據中原不忝東晉
凡以成正統也本朝得上承中國帝王之統而
與唐虞三代漢唐齊稱以承宋耳則正統在宋
也明矣不果從師道亦罣此忤時出補嘉興路
治中部使者交章薦之尋卒

黄河道中

寶林溪水碧于藍石竹庭柯黛色參落盡梨花寒食過
幾回歸夢繞江南

曉渡桃源日未西綠陰村巷轉逶迤菜花籬落飛黃蝶恰似南園雨霽時

張師愚

〔宣城事函〕張師愚字仲愚弟師魯皆學古先生子好學工詩撰梅宛陵年譜多所攷引並從汪文節澤民游文節禮下之嘗稱平生畏友有二張云

古詩

晨選期門氏大獵南山陽白日照旌旗咫尺臨清光之子才且武結髮在戎行控拳拉羆羆餘勇殊未央借問

何所思所思在冀方彼美冀方氏安得同翱翔

仙人降瑤席風露清壇場朗詠玉書文遙上綠雲章閶闔啟中夜五色垂景光霓旌蕩絳節授以長生方瓊漿酌天和玉芝茹春香手種蟠桃花坐待三千霜相送廣成子鶖鶬恭翱翔

題殷翁內靜詩卷

萬化日不息元工本無為至人執其樞憧憧亦何思風來幢豈動舟行岸非移寄語市中隱此理應自知

送薛屏山司稅秩滿將集選曹

少保唐朝傑聞孫南山英征商嗟絆驥祖道正啼鶯折筍供慈母看花到上京牛刀如可試莫惜惠宣城

送趙伯淵

送遠臨岐別緒長少留吹帽醉重陽秦淮倚棹秋聽雨易水驅車曉度霜吳祐肯成青竹簡謝元不佩紫羅囊孰知二父才名盛素業成家未易量

送馬彥卿

相逢一咲即相忘況是瓊宮六月涼鮮榻政依松桂影看書共挹芰荷香闌干鍾乳生金鼎磊落驪珠滿錦囊歸去重來知幾日貂裘應拂敬亭霜

庭中紅葉

霜葉紅胦錦不如隨風零亂下庭除丁寧莫遣兒童埽留與幽人自學書

黃成父以除目見示聖上賦

黃帽無人說去思歸期何事尚遲遲南州六月如炊甑且向尊前擘荔枝

張師象

〔原編〕一作曾字叔輿仲愚季弟兩領延祐天歷鄉薦

送南康先生

眼底讀書猶貫魚談經不窮照璣珠有時光彩生海隅

龍駒自是日千里汗血分槽五花起欲進伯樂鳴未已
歸舟行處瀟灑香明鏡無塵秋薦涼五老相迎何蒼蒼

挽劉損齋待制

西蜀雲山遠南陂水竹奇紫騮梅令邑白雪謫仙詩視
草催春直蔵舟惜夜移惟餘雙鳳羽五采瑞明時

麻鍊師住三茆觀

麻姑求道昔燒丹猶見諸孫學大還早上星辰驂鶴馭
夕瞻日月近龍顏海門遥對三珠樹仙館高臨七寶山
此地歸來仍荷寵春風吹送珮珊珊

汪炢達歸鄱陽

携書宛句識英翔幾度思親望斗杓歲晚客懷澆鑿落
雪晴歸路踏瓊瑤驊騮自是輕千里鴻鵠終當在九霄
此去明年相見日筆端定挽浙江潮

留山中

倚澗惜魚逝升印送鴻歸遥林暮色至漠漠上人衣

宿陳氏聽雨齋

漠漠沉沉燈暈生忽起風葉作秋聲野人一夜關心切
無處春田不耦畊

陳萬鈞

原編陳萬鈞字公茂 萬歷府志萬鈞一字衡

甫

和韓廷玉夜過采石韻

江烟霏霏江月黑寒光照耀玻璃色當年江上錦袍人
騎鯨一去無消息天生此境絕險難驚湍九道奔空山
今宵波平浪如砥舟行恍若圖畫間欲問燃犀是何處
漁父鳴榔隔烟霧羨渠鷗鷺獨忘機占盡滄浪自來去

王希臣

元百家詩傳字子山璋之子仕於潛教諭

蚕婦歎

貧農值年凶終歲常苦饑貧女蚕不收終年廢機絲無

食夫壻事無衣妾心悲終朝掇桑日暮心力罷居然
不成繭何以慰我思君不見金谷園中歌舞妾金縷衣
裳自盈篋一朝禍起墮高樓翠袖紅衿如電滅嗟嗟蚕
婦莫憂寒孟光身上衣無完

繅絲行

輸班輪機旋若風吳姬拮据無好容神蚕遭烹不自悔
以死利世功無窮當空一縷如抽雪宛轉縈紆無斷絕
誰知中有長恨端心事從今為君說車聲愈急思愈永
比妾愁腸猶易盡去年絲成盡入官敝衣不足常苦寒
今年蚕苗猶在紙已向豪家借倉米探湯拾緒手欲爛

辛苦無人慰憔悴生平自知妾命薄詎忍將愁訴夫壻
吳綾蜀錦多光輝明朝已上他人機

贈汪鶴舟

吾聞列山之儒騎鶴飛明月爲珮霓爲衣又聞化鶴丁
令威七十甲子今始歸先生扁舟載螢隺五湖七澤將
安之江湖舊遊波渺渺床頭金盡故人少猶能爲客典
春衣酒邊豪氣天地小名賢歌頌題滿軸披圖亦自不
碌碌黃金白璧分與人惟有便便五經腹趨來訪我坐
磴冷岍巔扶笻微酩酊開樽從席意氣傾剪燭商詩寒
夜永星星斑鬢今如此清談自是青雲士試問烟波載
鶴衣何如一舸携西子

阮受益所藏古硯篆文有羽陽千歲益秦穆公宮
瓦也

洛波沉鼎周姬衰秦嬴長驅獸無衣戎車廓師雄西陲
羽陽宮殿雲在嵬孟明骨化蹇叔死三良殉穆秦民悲
西風一夜飄宮瓦鴛鴦飛隨秦臺下千年馬跡今愈分
故國遺蹤恨難寫何人磨作古陶泓遂使名聲齊玉堂
君不見懸黎結綠人不識刖足君門卞和泣古來義士
苦不遭埋骨泥沙同瓦礫

淩希悳

原編字季和宋侍郎榮十一世孫

題畫馬

千金買駿骨絶足來異域尺素寫龍媒元非按圖索古
人觀馬在天機眹中不見黃與驪吾觀畫馬亦相類逸
氣橫出驪黃外王君下筆殊可人紫豔一洗凡馬羣朝
幽暮越汗流血肯受青絡羈黃塵撫卷懷若人此意知
誰識要駕固可奇在德不在力

賦部用和所藏古鏡

漢皇蛇劍穿屋飛伯禹神鼎淪四涯鯨翻鼇轉総陵谷
此鑑零落何足疑團團知是誰家物偶向耕夫春隴得

皆昏土蝕篆文微消盡清光質如石憶昔清光未泯時
玉臺鞶帶生光輝白髮幾揮豪傑泪青娥曾照嬋娟啼
汾陽諸孫誠好古床上書連只環堵聞之不惜抱衾裯
豈爲深閨照眉嫵願君試覓負局生烱然秋月高堂明
一照莫遣飛埃侵萬古不滅如此心

吳鍈

宛陵羣英集字子彥宋丞相潛曾孫以父總管
資儒廕仕福建鈔庫提舉歷來陽知州

送麻仲德提點三茆觀

麻姑連峰秀仙人昔游盤之子禀清淑皎然氷雪顔羈

貫慕冲素從師造天閼朝釆碧珠華夕黲白雲鸞嘉命
被恩寵飄飄暫南還七寳浔真境三茆領仙班送別相
與期行當一登攀頤弃泠風御翺翔五雲端

游道巖題祿真觀

道巖啟奇秀混沌窺天工崚嶒若外屏虛明乃中通天
池玉泉注香爐紫烟濛瑁簷抗浮雲寳蓋淩層空秋蓮
試砥礪金液鍊芙蓉題名刻蒼壁飛酌臨春風清境信
瞻戀嚴程惜倥偬

舟次硤石避雨古廟

漠漠春雲起岩谷白雨飛空亂如鏃牧兒狂走過橋西

遠墅微茫數家屋浪髙雪陣風忽顛移舟小泊古廟前
坐待天田日西照江流不盡山蒼然

元夕與劉子清侯敬文貢泰甫會飲龍溪陳善甫
宅用剪燈聯句

夜煖拈香爇春寒落剪刀勞心連鬱結綺思出長縲點
綴輕蟬翼裝粘細鳳毛風花凝瑣碎雲葉韻周遭影爍
金垂燼光融玉作膏舞裀團落絮歌扇逐飛毛帶轉銀
幡小輪囷寳蓋髙蜘蛛團露網碩兎隨秋毫鶯擲翻紅
雪魚跳起碧濤春陽噓蛺蝶秋冷蛻蚼螃翠薄荷分鈿
絲柔柳散條青童來絳節玉女翳纖翻碎訝珠胎迸尖

愁燕尾翺微茫紫錯落斜隙漏葡萄蝕釜空燒蠟栩山
漫結鼇浮塵籠漠漠流水眩滔滔纂綺難為密裁綃祇
自勞嬋娟妬清夜蝃蝀落晴皐製異宮人煖榮懷學士
絢未曾分寳炬先許照襴袍劇賞樽頻倒窮搜筆屡操
盡簪嘶騕褭奮袖舞豪曹酒足華筵散詩慚白戰鏖平
明無夜禁緜弱且歸弢

舟中

依稀殘梦水聲中落月餘輝入短蓬似聽隣舟催喚起
今朝趂浔上江風

柳枝詞

風前嬝娜傚輕身一日三眠別是春多少閨情江路上
直將青眼送行人

斜溝登車次韻

買浔斜溝小犢車曲轅短策困泥沙何時乞取江南縣
春雨初晴學種花

汪士深

宛陵羣英集字起潛

寄題元妙觀

海上飛來一片雲此中應有釣鰲人洞簫吹月蓬萊曉
瑞藹承恩魏闕春千古烟霞開秀色半空樓閣絕飛塵

何時重訪仙壇隺玉對瓊花幾度新

題景德寺

寺占陵陽第一峰寶扉珠樹碧玲瓏隺巢霄漢浮圖頂
僧舍烟霞丈室中高閣鐘聲聞遠近上方燈影徹西東
一從杜牧題詩後翰墨誰能繼古風

齋居遣興答施晉卿

百年襟抱着悲歡晚節從容任考槃白髮已從公道得
青山長似故人看經時積雨開新霽出苑秋花耐曉寒
欲寄新詩無別恨目隨征雁楚江干

題雲上人水仙圖

蛾眉淡埽蓬萊月翠袖寒欺弱水風移入道人三昧手
幽香髣髴畫圖中

玉潤氷肥水石間曾將標格壓崇蘭香風吹入㮋檀夢
好與拈花一咲看

汪士明

（原編）字公亮深之弟

送暢廉副除浙東

丞歲霜旌出鳳城陌頭驄馬避行行蘊家勲業傳清白
憲府才名屬老成江海幾年勞使節乾坤昨夜起秋聲
咨詢又向金華路兩地雙谿共月明

送涇縣祝教諭歸鷲湖

小邑三年一笑歸鷲湖山下有荆扉因思張翰蓴羹美
忽却琴高藥滓肥久客兒應歌陟岵到家人想下鳴機
安懷朱陸談經處牢落空山幾夕暉

游木瓜園

木瓜名品擅江東三月春開烟雨中十里明霞紅步障
數峰春色錦屏風壓枝絳蠟融成蔕映地珊瑚矮作叢
秋實勝如丹頰美更期躍馬訪園翁

題太平汪公仲雲松樓

黃山歷歷近青霄地勝應多物外交花樹頣同韋氏會
雲松喜結謫仙巢峰前宿雨收蒼狗澗底清風起翠蛟
安得浮邱連袂在共聽仙樂奏笙匏

貢東嵓

（原編）婺州山長

送劉有之游涇川

七里岡頭謝豹啼筍輿咿啞趂朝雞玉鞭驕駐聽青山近
綵筆行吟綠樹低茆屋斷烟迷石壁落花疎雨漲琹溪
錦袍仙子遊踪在珍重劉逋過水西

貢九萬

（原編）主簿

采蓮曲

朝采蓮暮采蓮長歌白苧木蘭船船頭鴛鴦雙白首也應咲儂別郎久別郎久天一方南風暖庾蓮花香蓮房有子不空房我儂豈可背尊嫜郎不食蓮子不識儂心苦采得蓮歸日落山獨守孤房泪如雨

貢仲高

原編學錄

春日郊游

憶昔東風御柳斜枯腸一日萬周車壯心難起泥中絜老眼羞看霧裡花巷陌幾家無主燕池塘一種為官蛙

江南寒食無烟火白晝沉沉似月華

貢仲弼

原編縣丞

竹枝歌

蒼梧丹鳳不可招蒼梧帝子恨迢迢蒼梧山可作平地竹上泪痕何日消

有酒不飲甘獨醒有言不諒著騷經五月五日葬魚腹空教擊鼓似雷霆

楚王入秦可憐渠秦關一閉恨何如西至咸陽歸不得方知忠直薦三閭

鴻門玉碎殺秦嬰白蛇中斷漢龍興烏江何面江東去却向黃泉見范增

宛雅初編卷五　　張燧 校字

甘木　梅鼎祚　原編
竹隐　施念曾　補緝
芸墅　張汝霖

元

汪澤民

元史本傳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按澤民高祖楗已遷宣城今仍云婺源人史誤也詳見宋濂神道碑）宋端明殿學士藻之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知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

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就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南歸奉母之官尋遷信州路總管推官丁母憂服除調兗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䝉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宣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脩遼宋史名澤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學士階大中大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蘄黃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瑣南班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鬬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為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

㴱江宋濂神道碑畧先生其先新安歙縣人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迴珠里又歷八世至宋贈光祿少卿震生都官員外郎宗顏都官生贈少傅毅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端明殿學士藻藻生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楗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為宣城人中散生脩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父諱禹新俱追封新安郡侯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先生幼敏通經史亦鋭然思繼承之雖幹修聳眉睫疎朗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于道義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于天下揆古無讓于今無愧可謂不負于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音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弃為榮　又曰乙未夏六月長槍叛帥瑣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城守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耳部使者不入沙周伯琦二公僑中民言以為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況宣民雖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邦之集先生送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叅政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內恃援丕戍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軍攀堞上城遂陷戊寅偽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等雅敬先生名為

具冠衾殮於其山之原

萬歷府志元時郡不乏材人知績學汪文節首揭旂鼓而二張互爲羽翼平章嘉侯領畧元風即力有至否迺其雅道未忘俛仰今昔慨息彌襟

元百家詩序文節所著有春秋纂疏行世詩有巢深燕山宛陵三稾今已散亡存者僅見于宛陵羣英集宛雅二書造語俱極工穩惜全稾不傳

古詩

美人青雲端望之不得親贈我一端綺琀重同南金上有連理枝間以雙飛禽裁衣以被服報之綠綺琴衣以結綢繆琹以酬知音文采豈不貴尚綱思自珍雖敝不忍棄感子同一心

南山何崔嵬丁丁伐嘉木伐木將安施飾此輪與轂良

材莫自致棄置河水曲黨人偷且閑不穫有餘粟況無獵較功大庖有餘肉彼美蓬廬士薇藿不滿腹饑渴豈弗懷徒食乃所恧

首夏讀康樂詩有感

改序忻幽景夏綠蔭閑軒蒸謝閑篇翰清心絕煩中有帆海作采真遂孤騫既感當速志亦著任公言明哲古所尚用舍道俱存臨川乃逃逸惻愴不可論

秋日同遊敬亭得並字

湘中三年夢鄉井敬亭重遊心目醒雙流夾鏡一溪來千仞齊雲兩峰並叢祠秋報同奠桂蘭若晚酣催煮茗

晴嵐潑翠約花時往覓丹梯登絕頂

遊黃山汪南山先生惠詩以病爲辭次韻荅謝

軒轅輕舉同浮邱黃山到今仙境留攢峰排雲三十六勢壓地軸雄南州元鄉倒景接虛曠太空清氣憑蕭颼恍起萬里運鵬翼政似五月思貂裘嘗聞丹爐靈藥在寶光夜靜干斗牛我行雖云愜素尚黃鶴不返令人愁憶年弱冠披圖經白髮荏苒四十秋遐觀奇絕勿輕去山靈特爲駐烟霧吾宗詩翁期不來天風吹落驚人語何時同此采真游塵緣誓將脫羈囚人間萬事一杯酒鼠肝蟲臂徒包羞

題翠微寺

堂上麻衣座階前錫杖泉人依碧霄起寺與翠微連山擁無塵地雲開宿雨天明當凌絕頂禪榻借高眠

寄浙西張廉訪

今代皇華使張綱德業優乃力關上將孫御按諸侯強禦成擒虜高才善解牛遙憐浙江水不向宛溪流

昔獻明經策因知侍御賢陳蕃能解榻文舉乃忘年花柳春城外湖山玉節前觀風應有作莫惜野人傳

送陳公輔采石山長

磯伏金牛異峰攢翠黛雙同游懷絕景相望只鄰邦春

紫宜供酒靈犀莫照江此行應䛔樂山水在書窗

雙頭同心芍藥出西城居民家至元甲午

霙花窈窕照春深盡日凭闌費苦吟背面紫雲分寶髻

合歡金縷結同心歌殘漆洧休相贈瑞出揚州可重尋

共向東風承雨露不辭玉砌與山林

四月九日新霽景氣清淑偕宗英公仲自天都峰

側游湯泉道中偶成

天都夏出諸峰上曙色巖開逸興催半壁晴泉吹冷雨

懸崖飛瀑吼晴雷白雲縹緲仙鄉遠碧落高寒俗駕廻

自咲生平愛清境寘捜不厭歷崔嵬

次楊侍郎署下書事韻

曾看長安陌上花萬方人物仰皇家龍門變化風雷夕

鳳闕瞻依日月華曉色宮槐連御栁春聲叠鼓帶凝笳

聞君高咏燕山雪細誦新章絢綵霞

挽楊桂岩

門外空迴長者車草元論字總何如秋賓鴻歴傳書後

歲在龍蛇入夢初萱室東風留綵服瓜廬夜雨憶春鋤

山陽地下無窮恨滿目寒雲淚灑裾

金陵別友

烟草六朝梦驚苍三月游秦淮風雨夜楚客別離愁

齋中見杏花殘枝有感

杏花憔悴減胭脂閉户春深咲不知芳豔半開爭共賞

何人還惜雨餘枝

次友人春日見寄韻

簇簇霏霏委地紅闌干不觧隔狂風時人莫道尋芳晚

留得餘春綠樹中

清景行行一徑苔蘭樽特為晚春開綠陰青紫猶堪賞

昨日游人自不来

貢仲友

原編 婺源州判官

春思

金窓解語荅玉砌忘憂草草香白日長花落青春老望

君胡不来投妾赤心棗

貢自誠

原編 字可久翰林國史編脩

即景

臘酒留香梅子小野棠飄雪杏花開漁溪白白蘆芽出

楊柳青青燕子来

貢自達

原編 韶州檢校

郊行

溪對汀沙接眼明酒逋吟債此時增野僧煮茗收黃葉湖客輸租到紫姜牛背晚風三弄笛漁梁寒照兩行暎壯懷尚有元龍氣高卧空山愧未能

貢士林

〔原編〕甌寧教諭

織婦詞

月涼露冷天無河疎星耿耿秋聲和深閨織婦蹈機響軸水捲練騰蛟梭大姑絡緯弄纖玉小姑剪燭聲雙蛾辟聞草蟲促不巳駕幃梦少愁顏多錦成滿箱待裁剪

私券未了官催科終朝勤苦不自給無衣卒歲如寒何公不見青楼絕艷一曲歌金堆翠積分綺羅

貢萬里

〔原編〕嘉興教諭

次韻贈無心和尚

山鳥來聽未論經山猿下飲倒垂藤機於悟處皆成道心到無時始是僧露藥長遮雲外屋雨花亂洒佛前燈獨慚老我塵埃境咫尺瞿曇識未曾

吳寶儒

〔原編〕字炳武指討琳之子仕南雄路總管

舊宮人

憶昔昭陽擋守宮幾將瓊辟齧嬌紅晨陪龍馭來雕檻夕薦鸞幃宿綺櫳發歷寶翹金錯落髻橫瑞燕玉玲瓏于今棄擲長門裏回首君恩似夢中

吳元德

〔原編〕字師善浙江宣諭使

崔御史綠筠軒

種得湘筠十畝寬森森蒼玉拂檐端栽竿未許投江海結實終看集鳳鸞錦籜有時飛曲檻綠陰終日護吟壇淇園只在軒窗外恠底霜臺六月寒

汪用敬

〔元百家詩傳〕用敬字彥恭澤民長子

送楊好古浙東憲掾

逸思飄飄迥不羈青年高步際明時黃堂雅望推三語烏府先聲重四知石室巖州淇澳長蘭谿梅雨漲漣漪公餘定遂登臨興好寄新吟慰所思

張知言

〔宛陵羣英集〕字公允師愚次子

上御史

英英清譽冠羣才薦角峨冠向此來丹桂當年分兎窟

繡衣今日照烏臺霜飛南國炎氛靜霧歛澄江霽景開
豈但乗驄思六察會看補衮上三台

和吳閒閒送張元谷羽士

浮道長生學賀元翛然空谷足音傳六龍朝罷香盈袖
獨鶴歸来月滿天葉玩山中仙子篆書裁圯上老人編
玉韋緗句吳門贈好刻琅玕紀歲年

汪澊雷

原編字炶震

次潘季通還居韻

萬竹蒼蒼今巳非古梅猶有歲寒枝橋分野色春還好
門對嵐光晚更宜茶竈正湏黃葉煮琹床巳帶白雲移
題詩莫厭催租吏鍾禺山林各有為

施琪

宛陵羣英集字永炶饒州路初菴書院山長

徑山寺

迢迢雙徑躋層峰層峰高削青芙容嵐光掩映翠欲滴
夜半見日扶桑紅梵宮去天不盈尺楼閣崢嶸炫金碧
天香清徹旃檀林井泉寒鎖蛟龍宅烟霞欲曙撞華鐘
数千食指如雲從塵埃不到清浄界誰能面壁叅真空
我来游觀春巳老綠陰靜晝畱芳草盤桓絶頂俯人間

超然便覺乾坤小開襟久坐松竹陰不知山外斜陽沉
西窓夜宿梦䰟冷白雲流水皆知音山僧杯酒勸畱客
白飯香芹薦芳席明朝興盡下山去回首青山两相憶

次黃資深韻

勸君休彈綠綺琹世間何人識琹心不如無絃挂空壁
幽趣暗逐秋雲深

侯賔字

宛陵羣英集字廷美廣東憲使

送張漢英之金陵

平生不願為傭書亦不願作章句儒酒酣詩成吐素霓
意氣凛凛吞千夫去年排雲叫閶闔出門一夜車四角
今年逾嶠席未温一舸𥨸湖又催發大江之西日本東
廬陵人物嘗稱雄决科歲占十八九君當努力揚詞峰
才高不用長歎息四海彌天豈無識壯年懐居亦何有
着眼帶礪開胸臆霜臺屹屹凌高寒豪士傾蓋宜交歡
我知屠龍不屠豨食馬奚欲㑹馬肝吳姬靡酒吹香絮
謫仙神遊歌白苧敬亭惟有孤雲閑欲雨人間亦飛去

次題百花洲

楼臺縹緲絶氛埃瓊樹扶踈帶月栽夜半空庭松露滴
碧雲天外隺歸来

梅致和

萬歷府志梅致和字彥遠都官九世孫從毋兄汪文節受春秋著類編十二卷已棄業隱城南與二張為吟友更唱迭和相得懽然部使者王士熙吳鋒雅重之就咨吏事每首言重風俗屢辟薦不起卒寧州宋濂志其墓詩稿十卷兵燬

獨馬圖

西域之西生良馬丹青何年入圖畫良工不必問誰何只此毫鋒便瀟灑肉騣汗血形如龍権奇骨與駑駘同過然獨立生長風自信不受金羈籠老驥猶能志千里

況此昂頭渴烏勢聖朝捐金市駿骨宜向天閑驂六轡

施坦

宛陵羣英集字季平廬山季子

夜止張炏興同宿因懷仲淵

連朝阻良覿暮節慨幽獨執手一忻然遂此東齋宿語闌餘燼暗意愜清夢熟覺來踈雨聲月露滴脩竹聽翁林景變見日歷事盛仲氏有素期結廬向蒼麓

村居冬晚

夢田雨聲歇披衣自開門前山白雲多隱隱高下村老樹起鸛鶴平田散鷄豚隣翁不識字捫蝨負朝暄

何儒行

宣城右集何儒行字仲景宣城人至元乙亥領浙江鄉薦

擬古

夫君天一方寄我春羅鮮裁衣以被服綷縩麗春妍朝織機中錦夕調琴上絃深閨抱幽獨晤掃桃李年綠苔生綺閣芳草積雕欄思君胡不歸歲月坐推遷妾心氷玉潔君操諒彌堅

上林翳高樹百鳥來紛紛結巢徧其柯喧啾長兒孫侵晨啄禾黍薄暮翻寒雲豈無鵰與鶚搏擊難空羣悠哉

丹山鳳舉翼凌紫芬

猗猗蘭蕙花敷榮在岩阿采采心靡勞卷此陽春和夫君在滄海欲寄道里多音書久契濶殷念將如何紉為幽居佩嘉芬龍衣羅中閨對明月顧影空婆娑

丹霞篇寄冲妙觀方友

麻姑諸峰插脩芓麻姑僊人鳴玉佩中有道人餌丹霞採术餐芝鍊元氣此地昔年我曾遊蒼崖碧樹烟雲秋烔雲秋仙壇石老苔花幽尋觀怪石獅子踞石屋落日元猿愁元猿愁白雀舞相携東風凌紫霧琳宮丹闕摩太清下視人寰隔風雨丹秘金爐深斂藏石亟古揮手

接高真飄颻已遐舉道人咲拗山下泉竹房茶竈揺輕烟天游之亭擄幽勝玉堂寶翰何清妍却登齊雲閣持觴勸明月明月满山風满林醉来清梦欲飛越我無負郭田我無買山錢一卯一壑肯乞與便須寫我丹霞篇

興類汪公仲雲松楼

黄山插天紫翠浮三十六峰明素秋奇絶蜿蜒結興類嵐光晴擁雲松樓楼中主人愛山色閑居不為軒冕扎松林雲去松自緑雲来松林雲满谷主人看松卧雲屋静聴松風清可掬君不見歳寒貞松飽雪霜材大青雲成棟梁

送谷仲臯之江浙理問知事

鸖聳臺閣憤遊遨又見中書簡俊髦秋水芙容賓幕静春風芍藥省垣高光分謝朓楼前月寒捲錢王海上濤公望直須峨廌角九霄芻翠見秋毫

贈陳玉林鍊師歸鼇峰因致李之寅御史

歸来明月满湖天雪霽鼇峰玉樹鮮曽是飛龍亭上客却為騎雀洞中僊莊周已悟生虛白楊子猶能草太元欲見隴西騘馬使為言蹤跡尚林泉

春日六言

碧桃花開漢苑紫簫聲斷秦楼風暖馬嘶金勒月明人上簾鈎

苍落鶯翻紅雨風回鷺點青嵐人别春前春後草迷江北江南

江上潮生潮落山中花謝苍開生計緑蓑青笠閑情白石蒼苔

胡師寅

晩與貢有源陳啟宗陶公美湖上望建平諸山

暮雲放出建平山盡在湖光蕩漾閒满目秋寒何所似水晶宫闕擁螺鬟

阮謙

〈原編〉字受益仕浙東帥府照磨

秋懐

頽日不再旦逝水無西流秋氣日已深羅幃風颼颼感物生憂傷託辭通寒餚伯牙久不作欲見已無由獨坐弾鳴琹曲成復何求

我昔遊趙燕俪倪聴絃歌王侯罸剣蓋歡娛何其多日月厯中天立馬懐山河白雪成寡和妙舞激陽阿歸来感楚吟白圭尚可磨凌風駕黄鵠鎩翮将如何

劉潯之

〈萬厯府志〉潯之宣城人

送憲司張仲端經歷

蒼木連雲合清溪逸郡流山川入歸思烟雨送行舟贊幕多奇畫遥鄉只敝裘平生張給事名作漢庭優

宛雅初編卷六

張爔　校字

宛雅初編卷七

甘木　梅禹祚　原編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輯

元

貢師泰

元史本傳貢師泰字泰甫寧國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師泰早肄業國子學泰定四年釋褐授從事郎太和州判官大臣有以其名聞者擢應奉翰林文字預修后妃功臣列傳事畢遷

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於是南士復淂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為淂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奉命和糴浙右淂糧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敝命師泰巡視整飭之至則歷究其病原驗其富貧而均其徭役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豪貴以其不利于已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傷也會朝廷欲仍和糴浙西因除師泰都水庸田使擢禮部尚書遷為平江路總管旋為秘書卿淂疾而卒師

泰性倜儻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元百家詩傳〕泰甫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于政事尤長所至績效暴著詩文甚多有友迂玩齋集真東軒閩南諸稿門人劉中宗鉉彙類為一編總題曰玩齋集

〔江南通志〕泰甫幼師吳澄在太學時路揩道褒亟延譽之泰定四年擢第仕紹興路推官數剖疑獄歷戶部尚書轉漕閩海以鹽易米粟給京師凡數十萬石

〔楊維楨玩齋集序畧〕本朝古文殊邈前代而詩則過之郝元初變未拔于宋范楊再變未幾于唐至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者作然後極其所摯下顧大歷與元祐上逾六朝而薄風雅吁亦盛矣繼馬揭而起者世惟稱陳李二張而宛陵貢公則又馳騁虞揭馬宋諸公之間未知孰軒而孰輊也蓋仲章雍容館閣翱翔于延祐諸公之間而泰甫嘗師授陸象翔禮文名於元統至元之後有元之文其季弥盛于宛陵史子聞見之矣

〔黃溍玩齋文集序畧〕公之先公文靖公在元祐中與諸公齊名公克承家學又早游上庠受業諸公間故其問學培植深厚見于文章者氣充而能暢詞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鑿陳政理則辨而不夸誠足以成一家之言而繼前人之緒矣

〔玩性玩齋集序畧〕先生之父文靖侯在皇慶延祐間以文學遭際與虞揭袁馬諸公頡頏上下先生夙承家學而又嘗親炙諸公且及游草廬先生之門故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illegible]而條理明見之詩述氣味肖諸賢言詩妙天下[illegible]其[illegible]乎其光有虞之宏而雄[illegible]則類乎袁其理緻尤儼然吳氏之尸祝也故當時評先生[illegible]大家之次序其詩者亦謂可與道園學古錄並觀皆非虛語

擬古

東南有佳人遠在水一方綺疏槃飛樓曲闌圍洞房意態閒且靚氣若蘭蕙芳纖阿裼姣服襍佩懸明璫流風迴皓雪明月舒其光白面誰家子錦鞍青絲韁翩然一見之下馬立中堂可望不可即五采成文章

採藥鍊神丹鍊久丹自成丹成出寶鼎旭日紅霞明服之不終朝身若一羽輕騎龍躋八極翩然凌太清太清邀金闕玉女羅雲軿飄颻白霓裳參差紫鸞笙元氣在呼吸因之薄蓬瀛下視寰宇內人事徒蠅營

感興

悲風從西來海樹何蕭瑟薄寒中人肌毛髮為憭慄踈林動鵁鶄壞壁鳴蟋蟀出門忽四顧愴恍若有失仰面對青天青天行白日

採菱女

落日照淮甸中流蕩田光窈窕誰家女採菱在橫塘風

吹荷葉低忽見紅粉妝紅妝背人去驚起雙鴛鴦鴛鴦去復來烟水空泛泛

題疊嶂參雲亭寄老士安監憲

層城極高爽傑構峙崢嶸疊嶂散霞綺雙溪迴以明旌節一戾止登覽羣彥并明月懸委佩華屋繫長纓涼軒四面敞坐看卿靄生神功倏舒卷變態周八紘終當溥甘澍從龍游太清

送劉子還江右

晨飈起庭柯落葉當堦積流光倏云變感此遠行客遠行歸無期況與親友隔潛魚無縱鱗倦鳥思歛翼物理

且如此人事徒役役徘徊溆中腸衣上霜露白

題朱澤民所作段吉父應奉別業圖

遠山何盤桓近壟亦連屬潛飈薄陰崕鮮雲蕩陽谷飛樓表層巔石梁跨懸瀑參差衆樹丹夭矯淩松綠誰與契嘉賓雅會諧所欲臨流引霞觴拂石羅野簌開圖對華軒聊以慰貞獨

天門山為楊梓人待制賦

天門十六峰氣勢淩祝融玉壺晝飛雪丹穴夏生風辟轉六龍影閶當九虎雄還應叫閶闔白日照精忠

蘭皐雅集

弭節蘭江渚散策嘉樹林良儔亦以集式慰離索心列坐引疏酌暫惟契沖襟風清暑氣薄落日潭水深高陰多鳴蜩時時曳餘音豈無纜繼意淹留畏官箴烟塵庶可息吾將遂投簪

㵎柯山分韵得之字

嚴城啓晨鑰夙駕踐所之華日動光彩冠蓋盛威儀揚鑣度廣野緩策緣清池長林帶崇岡窈樹何參差透迤石梁起夭矯崖洞垂青霞結懸虹白日生凉吹仙人杳莫攀殘碁委臺基坐看星斗出斂襟遂忘疲

分題得蕪湖月送宋顯夫赴山南僉憲

蕪湖月碧天無風江似雪與君迢遞行相隨一似都門別時節揚州見得責鹽船夜來泊向蟂磯邊磯邊潮平人語靜但見一鏡當空懸君心明白有如此光照荆州幾千里郡曹隅忻佚新官識得繡衣前御史山前父老来勸酒前日清光還在手

分題得姑蘇臺送吳元振赴江浙省左丞

姑蘇城外江水綠姑蘇臺是吳王築吳王宴罷越王来館娃夜冷宫門開落花飛去春無迹江邊却起姑蘇驛馬頭旌節何皇皇候吏傳呼謁道傍孤山梅白堤柳黃相君入坐中書堂

為紹興虎兒治中題畫魚

大魚跳波長數尺三十六鱗如列戟江湖浩蕩起烟雲宇宙蒼茫變朝夕子英方騎一角蒼琴高忽跨雙尾赤中堂展玩風驟起猶恐神光化空碧

題太師贈吳學士墨竹

鳳池飛出雙鳳凰青雲碧雲揺日光九重阿閣幾千尺如聽羽節来鏘鏘集賢學士瀛洲客朝回拾得連城璧便思手把釣魚竿萬里江南秋水碧

楊白花

楊白花無定止昨日空中飛今朝渡江水江水茫茫千

萬里綿輕雪薄春旖旎把臂蹹歌歌未已石頭城邊風
亂起楊白花無定止

吳中曲送楊伯幾南游

鯉魚風起波紋綠枯葭折鷓鴣啼寒玉榜聲催曉渡江心
驀聽吳娃舊時曲楊郎年少輕別離三尺光芒鍊帶垂
帝邱山頭候月出靈岩洞口看雲飛梅花雪點身上衣
慈母倚門聽馬嘶

送左祥卿之香山縣尹

九星排玉雙門開抱旗石鼓青嵬嵬帝子城頭跨龍去
仙人海上騎羊來禺南燕北天萬里五月河邊青雀起

鸊鵜膏暖射晴虹海月光寒㶊明水宓子琴中化易成
吟得新詩字字清馬立街前待衙退刺桐花裡鷓鴣鳴

送鄭伴讀歸省山東

綠烟曉發秋光遲薦橋鳴鵲度低枝郎君恰恰燕山歸
仙人笑迎兒女隨手攜杖扶高過眉雙舟滿注堂上卮
五彩戲看囊中衣香雪飄飄吐盤螭風吹雨腳拂朱絲
黃花醉飲秋正宜況今天子太平時

輓陳堯

堯草廬吳先生門人也有俊才卒年十八其妻
亦痛哭而絶

垂舟沃酒漁口熱小袖萊衣雙鳳結春歸白玉不禁寒
雪兎西沉半山缺望夫化去孤石立死與韓憑誓同穴
兎狐寒食上新邱陰風自埽梨花雪

關山月送殷文學還浙西

白波洶湧風初起綠烟漸墮氷壺裡林烏沙鷗寒不栖
萬頃玻璃淨如水攬衣推戶仰視天一寸鄉心幾千里
僕夫在門嚴戒程宵人呼籌催罷更街頭蕭蕭馬鳴過
城中角角雞亂鳴嗟哉我亦天涯客握手欲別難為情
遥憐後夜相思處楓葉滄江一舸輕

台州寄楊子秀

路轉千峰合溪通一帶斜飯炊黄渡雪酒染赤山霞未
訪仙人宅先尋博士家近來歸隱處盡種碧桃花

題程以文竹雨山房

山人愛種竹竹高上雲端屋近琅玕潤林深翡翠寒好
栽鳴鳳管莫截釣魚竿白髮相憐處時時一問安
天上春雷起山中夜雨過林聲遥帶瀑池影淨生波對
坐此君獨迎門稚子多何時深翠裡擊節共長哦

送陳子敬赴南昌尉

送君南作尉黄綬去翩翩縣倚江邊郡花迎上水船自
憐官主印人喜吏如仙定見雙鸂鶒飛來御史前

分題淂獲麟堆送李伯真廉使往山東

正朔周王紀春秋魯國書瑞圖齊鳳鳥麟趾應關睢絶筆懐西狩揚鑣過舊墟泰山青萬古相對一躊躇

送蒙古彭教授往高州

萬里高州路憐君此日行藤陰頻駐馬榕落亂啼鶯人到烏蠻異官同博士清定知江海上殊俗盡諧聲

游麻姑萬松菴

積雨變秋思清游愜道心過橋分屐迹問字逐鐘音紅隨鳥爭果緑深魚占陰何當脱塵鞅重此契幽尋

送李盤野

秋水芙容岈孤帆天上歸青山四面起白雁数行飛里父供新釀家人澣舊衣封侯定何事且理釣魚磯

題劉子明栖雲亭

野樹偏宜晚江花欲變秋恍明霞散綺簾暗月沉鈎觧補青山闕還生白髪愁何時作霖雨却共水東流

送華以愚南歸

禁城秋雨淺奈此薄寒何江上書来少吳中客去多暮帆依橋柚晨爨就蒲荷遥想歸榮處鄉人日醉過

和馬仲皋立秋韵

酒盡青山暮書從白雁過長風断疎雨缺月挂明河故國逢人少新秋到客多不知滄海上何日罷干戈

題質夫東埜草堂

幽人海昌住草屋向村墟擊竹頻呼鶴分泉謾種魚梨花春巷冷榆莢夜窓虚細語篝燈火匡床正讀書

和石田馬學士殿試後韵

春風馳道入宫墻青瑣深沉引夕郎草染緑波生太液苔扶紅日上披香聲名已重千金壁恩寵方隆七寶床治世斯文今極盛九天星斗自成章

送賈有恒赴潞城縣令

上黨人參五葉齊郎君春日馬行西滿溪藍水魚初上

繞縣青山鶯亂啼小吏報籌衙欲退長官封印手還題洛陽自古多才思好賦新詩寫赫蹏

壽巙巙子山學士

上林春滿樹蒼蒼别殿新須外國香龍虎風雲依日馭斗牛河漢列天章瀛洲勅賜黄金榜學士名高白玉堂千載太平今有在文昌高映紫微光

畫馬

漢家旌節渡流沙奪得戎王鐵喙騧天上白雲秋弄影月中元兎夜生苔九圖妙入將軍筆八駿神空阿母家獨控奚官更超絶長楸錦隊謾如霞

送黎兵胡萬戶南還

将軍杖策去安邊詔下東南萬里天雲海旌麾趋玉帳春江鼓角載楼船黎人滿淄梹榔水蛋戶齊分壯蠣田遥想軍中無一事坐駈千騎獵平川

送壽弘毅應奉赴興國路經歷

院門深鎖落松花東接蓬莱小海斜絳蠟夜深催視草紫泥春早聴宣麻鳳凰池上人辭直鴻雁江南客過家幕府秋来清似水吟詩應對白鷗沙

次泗安光上人韻是日聞有供奉之除

水氣朝寒生白烟寺前楊柳繫呉船佛燈紅映流蘇座

僧榻青栽海艾氈書到誤叨金馬名廚空應愧木魚懸定知別後相思處楓葉蘆花宛句邊

壽呉宗師

帝遣真仙位上卿五城迢遞接蓬瀛雲浮紫氣旌幢潤日射紅光劍佩明池舘晝閑教隺舞江湖歲晩結鷗盟軒轅曽訪長生術應信崆峒有廣成

送臺典張子誠辟山北憲史

芙蓉幕府清如水愛子新来意氣多天近烏臺依執法風清黄閣聴鳴珂燕山北望千峰晝遼海東廻一騎過刀筆曽為漢丞相起家應不愧蕭何

廣微天師祈雪有應詩以美之

九枝燈照碧壇空龍虎旗高滿殿風緑簡夜深朝玉陛素幢春淺拂珠宮一天凍色星河合萬里氷華陸海同明日内家應錫宴綵符争取敍蟲

上都詐馬大燕

紫雲扶日上璇題萬騎来朝隊仗齊織翠總長排孔雀鏤金鞍重嵌文犀行迎御輦争先避立近天墀不敢嘶十二街頭人聚看傳言丞相過沙堤

椶櫚別殿擁仙曹寶盖沉沉御座高丹鳳啣珠裝騕褭玉龍蟠甕注葡萄百年典禮威儀重一代衣冠意氣豪

中使傳宣楼珠箔日華偏照欝金袍

鄉雲美彩日重暉一色金沙接翠微野韭露肥黄鼠出地椒風軟白翎飛水晶殿上開珠扇雲母屏中見衮衣走馬何人偏醉甚錦韉腸浮海青歸

簫韶九奏南風起沙燕高低撲繡簾醽醁酒多杯送進鷓鴣香少火重添舊分宮錦緣衣襴新賜倉珠簇帽簷日午大官供異味金盤更換水晶鹽

送胡斯文辟南臺掾

鳳凰臺下水東流潮去潮来自石頭細雨一帆人到岸清風兩袖客登楼幕開江上紅蓮日書寄山中碧樹秋

珍重此行多意氣繡衣玉節定重游

送徐俊初辟掾南臺

閶閭城外望金陵千里江流一帶青桃葉風生催客渡
杏花雨過別郵亭黃金臺上書方到采石磯邊酒却醒
應是紀綱多暇日綠陰清晝坐閑庭

贈寫神鏡塘上人歸京口

鶴翎風動碧天涼寶月新凝百鍊霜水面散成千種影
波心元只一輪光玉箸道士來空室金粟維摩現上方
此去要觀真法像却收畫本過維揚

送周希元高士歸廬山

萬里江湖第一關波濤洶湧接廬山九華雲度青天濶
五老峰迴白日閑鍊藥房中猿候火散花臺上鶴隨班
何時倚棹清溪曲一咲相從覓大還

題廬山楊宗卿思永樓

危樓百尺倚匡廬西蜀衣冠幾世居對客每傾桑落酒
傳家猶有草元書天寒倚柱招黃鶴日暮憑闌數白魚
萬里岷峨歸未得亂雲飛處正愁予

新蝶

杏蕚生香蠹化成向人飛下不勝情寒辭薄翅猶枯粉
暖溢桑鬚始美晴燕舞盤中嫌露重鶯歌扇底避風輕

春閨未解南華夢乞與滕王為寫生

月舫為袁鍊師賦

老龍吹浪滿江湖雪兔西飛碧落孤太乙方乘蓮一葉
藥仙還倚樹三株開窓白露沾瓊佩對酒寒光射玉壺
萬頃秋波看不盡却携霧藥上元都

送誠宜壯應奉分院上京并呈謝敬德學士

太平天子重時巡首詔詞林擢侍臣書載騂車隨劍珮
射從熊舘代絲綸片雲忽送麻姑雨五月方開芍藥春
想得班揚才最贍龍山立馬賦詩頻

楊州別幹克莊僉憲

紅日東生綠霧收海風吹客到揚州露分仙掌金盤冷
香動瓊苍玉樹秋使者乘驄開大府仙人騎鶴醉高樓
朝來別我垂楊岸珂珮加雲簇水頭

江陰君山次陸子方韻

畫橋垂柳傍宫壕夾岸青山擁雪濤楚相邱墟遺石馬
梵王宮柳壓金鰲天迷鴻雁江流濶風撼魚龍海氣高
此日登臨無限意古今消盡幾英豪

峨眉山

霧作衣裳雲作屏玻璃萬頃着娉婷望夫石上偏多雨
織女河邊欲隕星蝃蝀夏涼收淺絳蟾蜍秋冷抹長青

可憐天際微塵處六代興亡一夢醒

詠姚氏瑞蓮

雨洗瑶池六月涼侍兒初試錦雲裳苍開雙鳳迷歌扇
子綴羣蜂背家房波淨忽成溪女匹露寒却咲月娥孀
合歡帳底鴛鴦夢臂枕猶聮玉雪香

題丁元善錬師陽明樓

賀老家西百尺樓好山多處稱仙游丹光散作霞千縷
劍氣吹成月一鈎窓外雀歸遼海暮袖中龍起鑑湖秋
道人久直黄金殿可使歸来雪滿頭

贈淵上人住涇縣延壽寺

半生辛苦住城西脩竹滿園蔬滿畦正愛閒雲依疊嶂
忽隨流水渡三溪藤苍院靜禪初定槲葉村深路欲迷
此去莫憐知己少青山到處可留題

陪倪少監海僃擬飲西湖

十年不到西湖上此日重来意倍親尊酒暫陪天上使
畫船猶待水邉人題詩香漬花箋舊度曲聲傳玉樹新
歸醉小樓明月曙開元鍾鼓正朝真

送外兄李學文

鵓鳩涼雨勝偏宜正是敲門下馬時萬里風塵從此早
十年江海到家遲畫持使節真行錦春上萊衣欲繡絲

且買樓船醉雙玉紅蓮亡蒻滿西池

贈天台李錬師

翠蛟青鳳下晴空家住天台第幾重歲久松肪成琥珀
夜深丹氣出芙蓉仙童奏簡騎文虎太乙懸旗起絳龍
昨夜遲師到天上故山還著白雲封

賦韶州王太守養老園

手種滿園桃李樹東風披拂爛如霞歌催金縷停鳩杖
酒注銀瓶載鹿車白日青春閒衛戟碧溪流水護仙家
使君自是吹簫侶不記菖蒲幾度華

送方舟上人住靈鷲

靈鷲之山出東海小朶飛来不記年佛國夜光珠作闕
龍宫春冷玉為泉浮雲不礙游人屐流水還隨釣客船
試問禪師何處去夜来騎虎上西天

次韵李清𤇍元夕

絳燭燒烟散滿城九衢車馬似潮聲山河影轉琉璃薄
陸海光浮菡萏平蝶睡誤翻歌扇暖鵲驚疑報畫檐晴
夜闌人靜天如水依舊殘星數點明

明仁殿進講

春日君王出殿遲千官簾外立多時觚稜雪轉寒無耐
先許儒臣到講帷

黃綾寫本奏經筵正是虞書第二篇聖主從容聽講罷
許教留在御床前
殿前冠佩儼成行玉碗金瓶進早湯自愧平生飯蔡藿
朝來得食大官羊
黃金為帶玉為櫓劍戟如林衛紫髯也愛儒臣勤講讀
向前輕揭虎皮簾
奏對歸來日巳西獨騎瘦馬踏春泥行從海子橋邊過
猶望宫城柳色齊

和馬伯庸學士宫詞

綠池香水出芙蓉十二釵寒妬玉蟲只恐禁園今夜雨
華清明日又西風
紫霞扶日上盤盤花氣薰衣露始乾行處不禁春色惱
回身却倚玉闌干
殿前昨夜報春殘盡放宫人賞牡丹獨有沉香亭北畔
一枝偏許八姨看
雲影微開日腳垂杏花深院落游絲不知誰動鞦韆索
驚起黃鶯過別枝

和胡士恭灤陽納鉢即事

紫駝峯挂葡萄酒白馬鬃懸芍藥花繡帽宫人傳旨出
黃門伴送內臣家

蕎麥花深野韭肥烏桓城下客行稀健兒掘地得黃鼠
日暮騎羊獨唱歸

咏塵

春城花露欲生泥十二街頭漫漫飛落絮游絲共無賴
半沾香汗半羅衣

題鮮于墨跡

墨花香潤紫毫圓寫徧湖山忽夢仙十二樓高明月夜
玉簫吹鳳下秋天

水仙

太液池邊雪始乾曉妝初試佩珊瑚簾鈎欲下東風細
猶夢珠宫扇影寒

姑蘇臺

當年何事太情多不悟危機出笑羅一痕月明天似水
吳王臺上越王歌

興化道中

紫簇白頭金橘坡荔枝龍眼總婆娑騾腔情思如中酒
喜得清陰馬上過

題朱質夫梅花圖

水晶簾幙珊瑚鈎萬玉花開一鏡秋睡起瀟湘寒凜冽
却疑飛雪在羅浮

貢性之

元百家詩傳性之字友初尚書師泰族子也元季以胄子除簿尉後補闕理官明洪武初徵録師泰後大臣以性之薦性之避居越之山陰更名悅從兄弟同仕于朝迎歸金陵宣城俱不仕躬畊自給以終其身門人私諡曰貞晦以世家宣城之南湖因號南湖先生有南湖集藏于家弘治間六世孫吏部員外郎欽出示李少師東陽少師稱其詩清新可傳為刪去什之一付欽刊刻行世

萬歷府志友初辟地曾循循行將人以王元章梅貢理官詩為二絶詩委婉動人間作健語性命中

郡志居詩話貞晦詩清而不浮縱而不控固是雲林玩齋家法

宮梅圖

瓊樓夜寒銀漏澁滿地霜華月光白翠禽啼斷夢中魂窈窕虛窓碧紗隔千門深鎖宮華宮求許人間識春色只愁笛裏曲聲哀零落香鈿點妝額

雪山竹房為王御史題

海天寘寘同一色雪花墜地大如席大山羸羸號長風片片吹落淇園中淇園之中何所有琅玕箇箇青龍葱琅玕白雪兩相敵萬籟無聲晝岑寂孤鸞獨宿手可招

玉龍翠虬寒不蟄此時獨有高潔人愛此瀟洒來相親手携神仙綠玉杖行隨玉樹歌陽春歲寒之節世莫識挺挺長身抱虛貞曾待金烏出暘谷環珮鏘鏗奏蒼玉始知不與雪俱消要與人間洗塵俗

題畫

琳舘依珠樹青山走游龍水流起動石雲低不礙鐘將尋採芝侶於此謝塵蹤

和唐愚士

詩名獨爾憐歌罷思飄然白壁連城重明珠照乘圓春風歸客旆夜雨上灘船江草江花裡渾疑在錦川

梅花扇

香雪綴晴梢東風暖未消路經蕪小墓船泊段家橋瘦倚吟邊竹寒依月下簫逋仙杳何許千古若為招

秋堂讀書圖

涼風起天末秋思滿秋堂綠樹團晴影青燈坐夜長為誰懸榻下留客淨琴張矯首雲霄近爭看一鶚翔

過破衣弇訪阮子昌

行過河西曲來尋小阮家遶籬都種菊十月未開花遠樹含秋色輕雲護晚霞也須頻到此隔屋酒堪賒

題畫

憶昔山中住山中足勝游雲連高樹嶺泉帶落谷流跡
轉人烟僻楼開佛寺幽披圖重遐想我欲賦帰休
窓戶碧玲瓏看山面面通樹涵雲外雨涼度水邊春滄
茗嗔童懶揮麈對客雄咲談如着我也入畫圖中

越山清曉

曙光清散越王臺萬壑千岩錦繡開欵枕僧鐘雲外落
撥簇漁唱鏡中來對巖郊屋雞聲斷露濕松巢雀梦回
安得畫圖分隙地移家仍住小蓬萊

梅花次韻

梦到羅浮知幾年看君圖畫思泫然春回大地香生樹

影落晴窗月在天東閣有詩懷水部孤山無酒酹逋仙
分明記得相逢處多是溪橋野水邊

送陸景宣靖州從軍

蠻荒溪洞極邊頭仗劍從軍憶壯游楊柳春風千鄂落
旌旗曉日萬貔貅路經彭蠡洲前過江自巴州峽外流
早報遠人帰聖化貂蟬從古出兜鍪

次景三山韵寄周采烟

倚遍闌干月色饒美人何處自今宵雲將雨意驚秋早
雁帶邊聲入坐遙爐裊青烟香作篆酒翻銀甕玉為瓢
相期早遂帰田計兩鬢秋霜未易消

題畫壁

何處江山似此佳看君圖畫欲移家沙邊洲渚潮渾没
雲裡楼臺樹半遮叢桂漫歌招隱賦種桃誰識避秦花
晚風吹送帰舟急一片征帆帶落霞

咏吳山景

鸞翔鳳翥枕江流秀奪江南第一州螺髻巧盤雲外影
蛾眉深鎖雨中愁舞衣春試鴛鴦錦歌扇晴翻翡翠楼
寶馬香車游冶子賞心誰不為遲留

題畫

白沙翠竹溪邊路綠樹青山郭外村釣艇直隨流水出

僧鐘遙隔嶺烟喧謾誇李愿居盤谷絕勝龐公隱鹿門
如此故鄉歸未得看君圖畫一消魂

送王布政三合還鄉

楊柳江亭漲綠烟美人獨上孝廉船到家正及黄花節
一路初經白雁天膝下彩衣朝獻壽庭前銀燭夜開筵
百年喬木應如舊早報平安到客邊

城南明隱

愛爾城南隱者居春田遶屋揔膏腴兒孫候煖晨驅犢
燈火分涼夜校書入社有懷占樂歲趨朝無梦候公車
相逢自嘆飄零久投老帰來愧不如

別鄉友芮知府麐

老去親朋見面稀見時無計得同歸遊絲落絮都成恨
社燕秋鴻各自飛杜宇叫殘孤館夢西風吹老故山薇
明年春雨南湖漲擬把長竿坐石磯

畫馬

天閑牽出許奚官飲罷春流未解鞍記得曾陪仙仗立
五雲深處隔花看

題畫

山接天台地萬重仙家樓閣杳難通不知昨夜溪頭雨
流出飛花幾許紅

雁

曾記瀟湘泊晚船雁聲不斷水連天而今見畫渾如夢
落日平沙在眼前

送別

桃花浪煖錦帆開楊柳風輕燕子來無限離情似江水
隨人直向鳳凰臺

觀畫

滾滾長江入窈冥越山無數隔江清一隻白鳥誰驚起
衝破蒼烟下別汀

題竹

皇英倒騎蒼鳳尾白月半吐驪龍珠湘風颯颯天在水
翠華不見空躊躇

美人環珮玉玲瓏騎得青鸞下碧空寂寞湘魂招不返
鳳簫吹斷月明中

送人回黃山

望斷秋空白雁過故人書問[illegible][illegible]無端又與君相別
添得苕溪夢更多

洞庭秋月圖

一天秋水浩無涯短草蕭蕭泊暮槎知是夜涼明月出
鮮將雁影落平沙

畫竹

青天空濶雨晴時幺鳳亭亭月下遲明月滿天秋似水
珮環聲動碧參差

鷓鴣啼斷水龍吟舟過湘江夜雨深情思滿懷無着處
却將裊泊寫秋陰

畫梅

美人別後動深思春到南枝總未知記得斷橋明月夜
忍寒花下立多時

曾向西湖踏月華水邊寒浸一枝斜潘郎宅裡重相見
絕勝河陽滿縣荅

畫蓮

吳王宮殿水雲鄉步屧廊深暑氣涼長日曉風吹不斷
藕花多處浴鴛鴦

萬顆明珠瀉翠盤一枝紅豔照清寒定非太華峰頭見
只在湘妃鏡裡看

蘭竹

林下幽姿劍與儔紫莖綠葉弄輕柔翠華不返蒼梧晚
湘雨湘風總是愁

翠鸞飛下尾毿毿依石嶄嵒倚碧潭一路鷓鴣啼不斷
行人揮淚濕征衫

紅梅翠竹

仙子羅浮侍宴來喚扶殘醉下瑤階東風不管雲鬟亂
吹折雙雙翡翠釵

春衫輕薄剪紅綃零亂雲鬟屧步搖莫遣東風吹酒醒
斷魂殘夢若為招

雪山圖

百尺溪流路轉深濕雲低壓樹陰陰山中底事知秦晉
剛被漁郎說到今

閑身閑看白雲閑更愛青山懶出山別起樓臺半空裡
只教鐘鼓亂人間

青鳥

絳雪凝香暖未消無邊春意在晴梢蜚來青鳥傳芳信
不是瑤池舊種桃

柳

湧金門外柳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取一枝入城去
使人知道已春深

宛雅初編卷七

張憬 校字

宛雅初編卷八

甘木　梅鼎祚　原編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緝

明

陳廸

（明史本傳）陳廸字景道宣城人倜儻有志操辟府學訓導為郡草賀萬壽表太祖異之久之以通經薦歷官雲南右布政使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蠻煽亂廸率土兵擊破之賜金幣建文初

徵為禮部尚書會以水旱詔百官集議廸所言凡二十餘事皆從之尋加太子少保李景隆等數戰敗廸陳大計命督運儲已聞變趨赴京師燕王即帝位召廸責問抗聲不屈命與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磔于市既死人於衣帶中得詩及五噫歌辭意悲烈蒼頭侯來保拾其遺骸歸葬妻管縊死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潛置溝中得免

（分省人物考）洪熙初詔釋廸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産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私謚曰靖獻

（李贄續藏書）靖難兵起廸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未嘗入及就戮將刑罵不絶口割鳳山等鼻舌然熟食廸廸唾之益肯不遂與俱遇死

臨刑詩

三受天王顧命新河山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

秦逵

（明史本傳）秦逵字文用宣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仕都察院奉敕清理囚徒寬嚴得宜帝嘉其能擢工部侍郎時營繕事繁部中缺尚書凡興作事皆逵領之初議籍四方工匠驗其丁力定三年為班更番赴京三月交代名曰輪班匠未及行至是逵議量地遠近為班次置籍為勘

合付之至期齎至部免其家徭役著為令二十二年進尚書明年改兵部未幾復改工部帝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之命逵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藍衫絛各一以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蓋創自逵云

（梅鼎祚秦尚書遺績序略）聖祖神斷自天恩威互用即鉅勳密寄之臣一有不當斥僇隨之乃秦公獨雍容卿列歷八載而長二曹至邀異數之賜從其家意必喉舌之出納鴻猷碩畫默有所贊注惜不盡傳耳既且引身而退始終克全公家郡北芳山烟蕪露莽故有塚在焉而甞覺連陌之從不復能問則公之清約可知

寄梅軸

春谷岧嶢隔太虛故人寒疾近何如秋風蕭颯蛩蛩細
落日樓臺島嶼孤月下疑心憐獨冷雲中雁字訝君踈
頎駿鸞鶴乘風早共榻西窗夜讀書

吳　恒

德行錄吳恒字文常憲副讓之第三子學務踐履義析絲毫事親長極盡孝敬與人和易而子孫燕見不覺倲息孤不能嫁貧不能葬者傾貲療以濟嘗以朝命掌修邳志在事者必經其手削然後成稿故役命以公名為首邳守葉錫沈性皆以賢良方正應求賢詔疾辭不就世益高之祀鄉賢有鈍齋集

貤封憲吳恒以子宗周貴封員外郎

疊嶂暮雲送沈明府入覲

郭外青山入畫屏望中時有暮雲生氣氤不逐曉風散
縹緲還連夕照明觸石獲從天末起為霖終向日邊行
只今送客相看處勾引離人無限情

張　綸

分省人物考張綸字大經宣城人成化癸卯領順天鄉薦明年進士第初知鹽山即明習吏事誅鋤豪惡奪貴戚侵田弘治徵拜御史巡居庸諸關邊備必飭風采凜然按真定諸郡贓吏望風歛戢會清寧火災陳時弊十事多見采納嘗助獻內壇上頎問近臣曰是非張御史耶孝廟臨御既久方疇咨俊乂綸嘗建白故屬意焉屢擢至大理寺卿改刑部侍郎時偵卒多羅織無罪力言于僚長務核實毋致誣陷右都御史奉命南行巡歷淮泗日勞于災處民窮盜且延蔓乃以給賑蠲征諸事宜上請所司皆議行之旋以焦勞感疾乞休得俞旨有月廩歲祿以寵其歸卒年七十綸自筮仕以來所居必盡職求稱其在言路持論必存大體恥綴拾長短以為名大學士李文正稱其善自樹立與世之狗勢浮沉無所顧惜者不類平生所著有巡錄憲臺奏議棘臺駁稿三使錄晚效文正公為詩渾厚清婉有敬亭稿若干卷

宣城事函明張綸湖廣參政暲之孫暲戍邊請行例廷議以功贖代累功為富峪衛千戶綸因占籍推監察御史按真定諸御史卻令欲增於田稅百餘頃檄報狀不當不可歷大理寺卿興襄二府爭湖地連逮七十二家調停奏上之改刑部左侍郎奉詔推治博野慶成二王獄稱旨獎諭累官右都御史致仕歲餘卒贈太子少保子乾幹並領順天鄉薦乾南京戶部員外幹南京大理寺司務不韓受陸為即墨知縣

武昌秋興

木葉蕭蕭下晚林誰家松栢尚森森魚龍冷入江潭伏

鴻雁寒飛夜月陰湯咲蹉跎空白髮自慚圖報祇丹心

客窓驚破還家夢何處歌聲雜暮砧

遥望江流歎禹功数聲欸乃月明中芭蕉葉落家家雨
霄漢樓臺夜夜風沿嶺桂和朝露碧淌林楓染晚霜紅
别来南國三千里衰病而今已作翁

冬至謁泰陵有感

泰陵新柏茂成林龍馬雲寒慨莫尋碩畫尚存經國遠
宵衣痛憶軫民深悲涼猿嘯空山夜寂寞花開上苑陰
侍戟孱臣瞻謁處凄風回首欲沾襟

趙瑞

〔宣城事函〕趙瑞字子祥領成化丁酉鄉薦除撫州府同知為政寛嚴有體吏民畏服嘗行縣遇二人鬪旁婦人詈曰爾嘗殺吾父今復戕吾夫耶瑞聞之即遣之追跡死所果得殺者尸時已十八年矣九年績最以彰德知府致仕端愨惇行為里閈所推年八十五卒著有静菴集二卷

池亭小飲

籬邊踈竹葉翻綠池上小花含綻紅好景自堪留我醉
東風一咲草亭中

吴宗英

〔原編〕字孟傑處士

華陽峭壁圖

矗矗顛崖峭入天洞門珠玉碎飛泉分明憶得經行處
尚有猿聲到耳邊

吴宗儒

〔萬歷府志選舉表〕成化庚子舉人贈刑部郎中

〔宣城事函〕宗儒城南人字子真

華陽道中

獨攬青絲黒鼻騧撥雲尋路入山家窮崖三月春光到
一夜東風萬樹花

吴宗周

〔分省人物考〕吴宗周字良弼宣城人少負穎質性至孝母患病刲股和糜以進疾立愈後母卒廬墓側有馴烏反風白鶴來巢遂止仆墓之異有司具聞詔旌孝行之門弘治丙戌登進士筮仕大行移南戶部郎監庾撤淫祠揭官箴施天太騷擾蘇松諸郡疏三策當事用其言以削平又以郊廟燕享先聖先師禮生請擇民間幼童儀容端愨者補太常博士負專習禮樂尤為卓論正德中出守臨江敦請儒士講行鄉射禮儀

併五禮圖式通行所屬凌以政成請告閭郡士
民泣留不得歸則埽迹公門飭宗祠明家約華
宸濠變奮袂以起移檄乞兵勤王與季兄子清
白首相莊敬有司馬君實之風卒年七十三學
者稱石岡先生所著有廣崇正辯周元公全書
原泉集石岡詩文行世

吳肅公曰江公僑墨公少有志聖學以明道闢邪為己任宅東北有家丞相祠左右為佛氏所居久而祠圮祀廢公請于當事復祠而自授生徒祠中日諭僧以吾儒倫紀之要道德仁義之宗及性命之旨歸彼此之所以同而異者僧皆感悟去還臨江知府臨江故有佛老宮參文廟而居坊曰三教公下車即日毀之易之曰崇儒而革二氏宮為學舍以居生徒家居持禮嚴肅無惰尤謹事其季兄公伊洛之學源于性秉律于躬行屹然儒宗而其攘二氏徵如也

送歐従龍外舅還廬陵

官柳河橋此送行碧沙晴日馬蹄輕青螺午夢和烟暝
白鷺春潮帶雨平望入秦湘憐遠道光聯氷玉重鄉評
種桃莫遺成深隱上國還来共聽鶯

宮詞

長信宮前草年年依舊生君恩不似昔莫向玉階行

望九華

湫湫寒江湛滢碧冉冉烟巒攢劍戟狂來要欲挈歸去
置向西窓貯秋色

貢珊

宣城事函 貢珊字廷甫家貧力學里中稱勤博
者必曰貢其性孝友母疾和藥嘗糞兄病疽吮
之舉正德辛未進士除唐山令鋤強扶弱數清
河官地以還民時以佛稱入覲卒於京無以為
歛同年友憐而賻之唐山民奔走哭奠爭出車
錢護其歸立祠祀焉著周易發鑰正蒙皇極解
史學斷義諸書

晚梅

一年花事了多時纔放南枝與北枝占得江南好春色
野芳雖晚不為遲

烹茶

蒙山一捻黃金色江水三升碧玉姿細細竹爐炯一縷
剛剛臨醉欲醒時

貢鏞

宣城事函 貢鏞字元聲師泰後好深沉之思而
詩甚婉麗又雅負質行夜有盜入鏞家家人執
之鏞不欲識其人命勿燭盜曰多負苦耳更給
布粟遣之居嘗力畊稼足不至城府手録古隱
士有跡無名者自況學宗伊川瀕死命以程書
入棺

邑志隱逸傳貢鏞從會稽劉師邵學博洽工詩詞里有忠厚者衆[illegible]
鏞求善與性視者西園遺詠西閣集各二卷子汝成

擬古

清芬方池蓮虛明寒江月窈窕青樓女婉孌玉風骨[illegible]
佩翠琅玕吐語氣馝馞春風閑永巷桑中豈所說梅[illegible]
鳴雁杳芳意詎銷歇

西方有美人光若月滿梁佩服蘭與芷下縈雲錦裳脩
姱美姿容不作時世妝延頸不可見高望[illegible]寒苦登高
一遐眺宛在天一方縱有鳳凰[illegible]生鴛鴦援琴發
別寉激烈徒悲傷

夏日

端居時奄暑掩關絕塵躅竹樹青陰環窗戶輕颸足車
馬迴息喧囂可浣濯超然愜素心永矢無與告

盛夏園林密繁陰雜前陳幽颸一掩冉涼翠如蕭晨對
此成寤玩幽襟濯爲新俯仰澹容與悠然得此身

登白雲寺淩山

雄觀夙昕葺高眺遂茲日極目四蒼茫塵[illegible]跡焉失月
華空際浮露彩林端挹一嘯天風來雲散暮山碧

隴頭水

隴頭水日夜東隴頭人寧能同征人[illegible]暮望隴水泪落
隴水思無窮隴水東去難西之隴人西[illegible]知[illegible]流

人去日相遠水咽人泣天亦悲羌兒詎知漢人思夜笛
橫笛向東吹懷歸心正重那與封侯期

感懷

門前仍是舊山河隨素危紅委綠波流水一生歸不得
落花終古恨難磨回頭往事孤鴻去逐日新愁春草多
香冷疏猊風漸逼半窗殘月獨如何

楚雲吹斷鳳簫寒撫景令人鬢欲斑殘絮已隨春水去
落花空映晚潮還雨霑艸際浮烟濕風亂梨花香雪慳
回首舊歡真是夢惟餘春色照愁顏

傷春

鶯趂東風弄好音黃蜂帶粉出花心可憐春色無人管
只解臨期恨綠陰

晝睡

雙燕來時暖綠斜日遲惟有睡相宜人間多少邯鄲夢
消得黃粱幾許炊

秋懷

燕別鶯休寂寞天一汀芳艸臥蒼烟庭梧又與人俱老
細雨斜風怕捲簾

紅樹粧成天際秋淡烟衰柳水悠悠寒蛩怯得啼聲切
明月池塘白露浮

楓樹無風自落紅吳江秋老碧流空白雲撲盡山頭雨
點點征鴻殘照中
江上秋高天易晴無邊村落盡砧聲梧桐挽得天河水
斜倚銀牀滴到明

城中即事

梨雪香消到柳花際天芳草動烟華春愁脉脉和誰語
月上層城宿亂鴉

秋夜

白沙碧草引渠流窈窕垂楊村巷幽立到池塘銀月小
一聲征雁滿天秋

碧空不着片雲留萬頃琉璃占斷秋無限滄波向東去
銀河底事獨西流

貢欽

宣城事函貢欽字元禮成化甲辰進士歷官文選郎中幼極穎異才氣跌宕大學士李東陽學士程敏政極稱其詩文有秋水芙蓉之號以事外補終順德知府有湖亭集東鄉有三元坊旌處相去十里欽及沈少林湯霍林皆名公也

邑志文苑傳欽少穎異書過目不忘妻楊氏佐夫勤讀每夕共檠女紅約膏殘就寢伺欽出潛增膏成化庚子欽領應天鄉試第一同榜公讌多列聲伎各攜蓬筵閒索解元贈詩欽揮毫無難色衆服其敏給甲辰登進士歷官文選郎掌選事既久世宗出卯諸官補伏欽須長上疏其立論之因呼為長官兒

書吳氏壁

宛陵城外野人家路入青山小逕斜出水香芹低拂燕
過墻弱柳暗藏鴉瓦盆溜雨新篘酒石鼎飛烟旋煮茶
更愛主人留客久春風齊放一庭花

白燕

天女真姿絕世清倚樓凝盼不勝情夢回莫厭烏衣舊
舞罷應憐雪體輕簫管聲中秦弄玉旌幢影裏許飛瓊
鉛華不共春消歇底事喃喃語未平

雪頂霜衣徹骨清誰家華屋稱高情星分天上瑶光薄
雨挾山中石子輕巢幕玉釵橫彩縷掠波銀剪碎蒼瓊
別時紅縷知無恙直待歸來恨始平

宿大佛寺

西竺飛來十丈容禹王無跡寄高峰山頭寺砌中天月
城裏人驚半夜鐘未許白蓮推社主偶逢黃蘗扣禪宗
明朝即跨芝田隺留與千年覓舊蹤

次韻題雁

一行衝破水邊雲亂落蘆花認不真莫近孤舟叫秋月
江南猶有未歸人

王蓋

江南通志 王盖字舜功宣城人弘治進士在諫垣多所彈劾時禁軍橫甚至侵掠官物請治如法上命榜刻東安門自是少戢

邑志宦業傳 王盖王昌裔之孫也正統中昌裔領鄉薦知四川郫縣改山東陽穀裁抑入貢番僧以廉幹稱棄官歸瓊崖邱濬作序贈之著有諫垣奏書石溪閑草補郡志所不逮從弟王遵字訓典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左方伯清約特異可稱一門才行云

宣城事函 王盖在諫垣大有直聲條禁卒掠奪吳性夫寄盖書曰每過東安見板榜科道有言揭于通衢者幾人哉固實語也

贈人納妾

姑射仙姿似渥丹。芝房屈節侍閑官。軒前學種宜男草。桃上先徵姞氏蘭。寶髻曉妝棲白燕。香奩晚對舞青鸞。東風好為勤披拂。直與梅花結歲寒。

魏景星

宣城事函 魏景星號南坡登嘉靖癸未進士筮令安福有六惠二偉之謠繼擢由都致白金文綺之賜其嚴蘆課禁國稅清革江淮之費種種善政卒年九十有二以孝友篤穆聲于鄉邦祀鄉賢

泊界首

宿鳥下江涯。孤航暫爾維。暝烟籠竹屋。雪浪嚙沙隄。雨過溪雲濕。風生草木知。蕭蕭今夜客。千里夢歸時。

送薛全卿守淮安

五馬分符出鳳城。驪歌愁向醉中聽。孤帆帶雨投秋浦。客雁依人宿晚汀。畿輔提封需保障。淮壖民瘼渴參苓。懸知後日徵遺愛。春駐甘棠繞郭青。

吳大本

宣城事函 吳大本字性夫孝廉懷古之子正德辛巳進士令進賢儀賓李貴以私逋殺里人黃悅多金求脫必置之法擢河南道御史三疏論張璁不職狀璁又同籍士也以忤時遷廣東僉事決疑獄活趙集等二十三人終威茂兵備副使子山卿廉州同知拾遺金數笏俟夕還之尤善吟咏

送屠郡守入覲

澄江瀲洌下輕舟。趁麦黃雲匝地秋。應有時暘歌擊壤。湯無蝗孽禍陳留。珠橋霜月明葵閣。瓊島風霜接謝樓。況復佳期春正曉。梅花應憶舊宣州。

貢汝成

萬歷府志 貢汝成字玉甫鏞之子領正德癸酉鄉薦汝成生而早慧費產市古今書苑寘冊誦不遺餘力以博洽與梅鶚齊稱而汝成尤探極理蘊文密而藻贍而法寧程古未至不求合于

里耳嘉靖初上勅大典禮汝成與脩祀儀成典
及獻郊廟賦並賜金帛已授翰林待詔預校錄
諸經史上凌古治策十五事凡三萬七千餘言
章聖太后喪兩疏請凌三年制不報尋卒於官
著有三禮纂註郊廟賦南陽畧保傅輔和齋諸
集
金城事函汝成尤屬意三禮纂註貫濃最相嘗向人數子節稱貢玉甫真海內博雅學者云

對雨

高居虛堂寂驟雨跡淋淋散池潤芳翠入竹美瀟森浮
靄卧青野幽颸動蒼林涼氣龍輕裾炎氛辭煩襟挹景

自超忽罣增冲澹心

曉坐

曉起漱寒井几坐高齋幽洗心閱真詮澄慮事冥搜孤
燈烱虛室焚香裊青蚪露松滴碎玉風竹鳴清球神心
暫榮爽煩慮脫拘囚即此罣超世何用尋滄洲

松隱

夙昔抱孤志俯仰誰與儔懷哉素心人獨賞巖中幽散
髮塵外颸濯足清瑶流朝餐芳蘭露夕弄空山秋洗心
詠真詮杖策成孤游欲遠超世心舍跡將焉求
高士中獨往屏居蝸幽姿抗志青雲端絕跡空山棲杜
若結芳裾薜蘿搆翠幃林深鳥韻幽月涼琴音奇夙尚
本經濟隱淪豈素期偶此動真心高揖與世辭

書齋

春深氣漸嘉草木繁新榮高齋疎雨餘紛鬱園景清細
花皷幽艷時禽囀奇聲精廬嗒焉靚超忽隔塵紛衆累
坐消散悠然浮貞心俯仰天壤澗誰與俱無營

幽居

端居託精舍閉戶無所營所養在元虛高齋宜羣情風
暖院花游雨餘庭草生窓含列岫幽宇貯繁樹清道人
時往來縱横談元真名雖疏羈拘心豈榮利嬰

游萬松菴

高僧昔遺世築室萬山間虛閣依蒼峭幽軒映清湍松
竹夾屋生薜蘿縻簷端架閣跨流溪接竹通深泉徑曲
門境清巒環齋宇寒平生有幽尚眷言此盤桓世紛未
云遣塵累釋拘牽神襟坐昭爽悠然浮真惟田視人間
世風塵蘩八埏

天游亭

久聳天游亭特立蒼崕顛念昔遺世士寄此期真仙久
欲一躋攀聊浮茲日緣累磴白石滑繞檻芳蘿旋孤嶂
擁其後三峰列其前青鸞降翠壁白隺翔紫烟上有碧

珠樹下有青瑶泉我来肆遐眺一閲萬里天眼界既空
澗曠若塵意捐坐令超世心妙寄寥廓閒長吟遊仙詩
亂以招隱篇仙凡雖異路冥會期當年帰當屏塵躅矣
月麻姑巔

叙懐

髙山多愁風、浮雲盖北林、之子采芙蓉秋江歳已深、欲
去無舟楫、離思固難任、有雁向南来見我長哀吟、竊有
中郎思、頋託傳其音、置我湲遠去、望影勞寸心、
翠因珍羽隕、麝為檀臍亾、無状固棄物、多美取悲傷、所
以古来賢、概以才為殃、器業豈吾累、慎勿裀文章神能

淡無慾、蜚潜任徜徉、鳳凰不輕下、千仞獨翱翔、歷世有
餘地、羅網徒高張、

寄王凝齋先生 時先生提學山西

渉江采芙蓉、芭露溢幽芬、采采欲誰遺、所思在河汾、仰
首託征鴻、鋭意邈停雲、負此芳華数、瞻望屢沾巾、此物
何惜擲、款意莫以申、相期宇宙外、寧在問訊頻、吾情苟
相有迹、遠分益親、孰知西河慕、北斗光秋旻、

下第書京邸東軒

夙髙本經濟、勝氣淩黄虞、皃撫百代英、漢宋成奴駈、胷
中多少事、下筆百權書、顧今如隔世、念至輒吁呼、年運
苟莫迓、景略生詎虚、誓厲三駕心、終當定雄圖、抜劍殺
駿馬、且盡燕市酤、

擬蜀筝

草平晩翠浄、蘋溪波影紫、隔林鷓鴣啁、柳烟點千里、半
月生春浦、江練流寒光、誰家紅泪女、不肯上牙牀、

種竹

火龍壓屋飛烈焰騰篬端鳳遺琅玕實重堂生碧寒飛
廡倫下天来乗翠鸞尾誰為移瀟湘炎庭颭秋雨、

送及郡守入覲

理我三年郡、為人百代基、鬼神無自餒、草木亦知帰、陰

暖延楓錦、晴薰護柳絲、鄰封猶失怙、況復擅恩私、

春興呈凝齋先生 時先生為南少司徒

京城二月氣猶寒、欲發羣芳故故難、楊柳一生烟裏老。
梨花半屬雨中殘。國家過計憑誰語、畎畝私憂敢日寛。
肯信杏梢紅雨盡。人家還有未畊田。

春歌

與歡隔花樹、時聽剥啄響、黄蘖漸春深、苦心長千丈、

夏歌

柳、堤動凉颸、徙倚沿湖邉、漠漠芙渠隔、何日淂成蓮、

秋歌

昨繞三伏過今見九秋暮歡情豈流水東去還西顧、

冬歌

枯枝落已盡寒鳥鳴悲風誰知儂為惟顦顇不成容、

無題

不隨蕭史學吹笙幼學虞琴藝已成欲為南風時一鼓

更愁漁父浪知名、

泊蕪湖懐陳主政大用

楊柳風中故美緑昏鴉棲盡有餘枝船頭一片江心月

不似春初夜看時、

徐 槐

宣城事函 槐字公甫霍村蕩人 萬歷府志 槐

嘉靖壬午舉人仕終滎澤知縣

述懐

家住城南古道西背巖松桂鳥頻啼水環翠壁春流膩

山帶蒼烟曉望迷疏圃杖藜晴步緩竹爐烹茗午烟齊

別來遥想渾如夢添得塵襟萬斛泥

陸 槐

宣城事函 槐宣州衛人大僕寺丞 萬歷府志

槐弘治甲子舉人先令嘉魚平盜有聲 原編

槐字公乾

和貢少卿過西墅

村居遥望敬亭西流水畦田正緑迷江樹雲連孤岫遠

稻花風捲九苞齊柴扉靜掩蒼苔積駟馬驚看皂蓋低

一咲主人渾似醉恍疑身到武陵谿

楊 貞

施閏章楊老痴傳 老痴姓楊氏名貞字彦恒宣

城北鄉人也晚自稱老痴人皆曰老痴老痴云

老痴少孤篤學獨喜為詩不干仕進顔其堂曰

慈壽奉母濮陽無晨夕離出則衣短衣與農人

餉婦課畊田間意有所適便朗吟清嘯不務刻

琢略似陸放翁士大夫多樂從之游成化間翰

林檢討莊㫤聞老痴名自江浦肩輿訪之值一

野老荷鋤問老痴何在荷鋤者微吟自若莊咲

曰公即老痴耶對曰然遂握手交極歡老痴嘗

暮春見寠士游學有餒色吟以諷之曰山前山

後子規啼聲聲叫道不如歸士應聲曰不是歸

人歸不得莫聽山禽說是非老痴驚問姓名曰

左輔字廷弼江西進賢人因揖留之曰才如是

乎老夫伴讀居歲餘去成進士老痴嘗愛古琴

劍自京師致琴一劍一而老痴乙卒左輔官行

人册封海外既迓為紆道[illegible]其墓感動行路

中秋

草露螢初定林風鶴自眠碧天秋似水孤館夜如年客

梦蛩聲裡鄉心雁影邊此愁降不定因浔對嬋娟

舟中

風駛夜潮平輕帆獨自行落梅何處笛疎樹隔江城遠

水兼天净孤峰挂月明矜流如可濟咫尺是蓬瀛

望雲為陳揮使

睥睨西風疊鼓笳南雲回首隔京華十年戎馬天涯客

五夜關山梦裡家禹食有懷懸寸草錦衣多淚積團花

斜陽細柳棘門晚幾度猶懸迓哺鴉

題沈道士扇

銀蟾曉滴研朱露玉兎秋香搗藥霜幾度瑶池醉歸去

風生寉背羽衣凉

美人

金谷春殘錦帳空野禽啼散綺羅風翠娥猶憶當年事

零落珊瑚一樹紅

夜深和月下瑶臺獨立花陰小逕苔一曲洞簫人不見

彩鸞何處却飛来

陸乾元

萬歷府志字公始槐從弟[illegible]午舉人仕終

覺州府通判稜嶒自[illegible]宦有守

夜坐

蛩聲草徑間月色松林上坐来塵慮空一掬無盡藏

鼇峰潭

萬頃涵清映太虚雙流曲曲透襟裾蓼花風起沙汀出

白鷺飛来窺小魚

姚汝弼

宣城事函姚汝弼父嘯泉先生母湯以節旌弼

感憤脩業為郡弟子從里中貢東平鄗辰州稟

學東越庭有杏母湯手所植也伏臘攀號顏其

堂曰存杏諸卿大夫士咏歌之耿楚侗督學從

諸生請祀弼于鄉賢子嘉滌嘉穀字國華性至

孝母老而目眚日夜親扶卧起事伯仲而允如

父伯病痢手奉溲器者四越旬伯没而撫伯之

子德升與仲與季弟嘉穀約曰允不可忘父不

可貳酧庭杏以盟必無析也後穀以甲子鄉試

守武岡遷真定丞職辦有廉聲武岡化猺洞以

禮讓尤著歸家建[illegible]田倉以濟貧乏

梅禹祚存杏篇序畧姚先生恂恂[illegible]余猶及[illegible]其人德禮君子也諸子在庭不言而化有萬石家之風焉

存杏堂

思親淒思親一孀萬狀苦倚未試欷歔血淚沾新土憶昔藝杏時幽階日過午秖思杏實遲子母倍凄楚投種劉六春晴梢見蕃廡花明映碧窓丹丸不勝数槃槃獻金盤猶勝陳三釜諸孫遶膝前羅食欷如許遽成風木悲扳號刳肺腑有杏謝復華慈顔杳莫覩顔以名斯堂見杏如見母雨露勤封培手澤垂千古

貢紀國

過行部

孤峯pending

宛

穿林日

望對沉烟心

宛雅初編卷八

張 爔 校字

宛雅二編目録

愚山 施閏章
象山 蔡蓁春 原編
竹廳 施念曽
芸墅 張汝霖 補緝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宛雅二編卷一

愚山　施閏章　原編
象山　蔡蓁春
竹憁　施念曾　補緝
芸墅　張汝霖

明

梅守德

分省人物考梅守德字純甫號宛溪宣城人少以頴異背登嘉靖辛丑進士授台州推官台及寧紹並臨海彊族奴官闌出中國貨海外互市

奸徒有捉諸島為主澳者倭釁萌矣因條事于直指使者于是裁抑豪貴嚴明海禁積習頹風庶一湔洗秩滿擢戶部主事京兆尹胡奎嵩私人也謀貳冬卿乃疏列其貪鄙狀顯斥之上元修太常官皆道士世蕃父子相與朋比鄉徐可成者前得陸浚求改官力疏辯駁事得中止改戶科給事中奉命封遼府而世蕃益積不能平乃故宣言于衆曰紹興缺守兩浙之倭勢熾矣今須得幹濟彊毅之守吾觀未有踰梅掌科者也今在使頭且為朝廷借之翌日吏部推上矣道聞赴郡首講備倭之策倭稍緩則召父老而問疾苦召諸生而問風俗一意均賦湔滌與源多方訓士而士彬彬知向方矣陞山東曹濮兵備副使改本省提學于諸生禮貌優而持法嚴侃侃無所狗稱良督學未幾陞雲南分守參政念母太恭人春秋高上疏乞休歸

邑志名臣傳梅守德少偽朗與同郡周怡善吏部尚書李默判郡日深器之督學山東世宗方勤醮祝令陶真人祈年泰山陶怙寵有所干請斥謝弗為禮遷雲南參政以母老不赴歸建書院講學世稱宛溪先生隆慶中屢薦不起守德敦文學尚氣節居垣中多所建明以權奸見忌故不至大用著有寧國府志徐州志宣風集古今家誡與文漫草等書

沈愁學卯居集公為諸生時輒留心經濟及第進士用之皆素裕者若司理若給諫若守牧若備兵若督學參知隨試輒起大名用未竟以母老乞歸歸則日與諸後進論文講德亹亹不休偕受軒貢公古林沈公並主盟志學書院諸後進集堂下常數十人皆嚴憚公公每發言悉中肯綮醒精神徹肺肝令人傾服晚造詣益純與人益和適諸未竟而為政于家為德于鄉猶用也而公亦自忘其身之不用于天下矣

三樓紀畧宣之文脊梅氏世居其間科第寖盛而始于宛溪先生不獨理學經濟制義亦開山手在霍林諸公之先嘗見薛方山先生文集有浙中刻程文引蓋宛溪定本也方山視學持衡精嚴浙人宗師之或言大家桃崔灘而躋方山以其有功然當時猶以過刻訓官庭分宜嫉黨柷其進耳程刻自紹興時宛溪方為守故方山引簡端畧云文以取士夫亦觀素養而徵實用也能言者猶或至于膚遊矧言而無稽用可知矣浙中自昔以多才名世邇來學校諸生會文切理者什一習情仍便者什九俗染風靡轉相馳逐余叨視學政深為此懼起衰變陋俾雅還淳竊有志焉而未逮也頃㳂紹興值宛陵梅君守郡政先化原銳志文教得試錄文若千篇因屬以校示諸學學者試虛心觀之得此塗轍亦可以例其餘矣

泛舟響山

溪流泛容與艤棹陟崇阿峭壁懸蒼蘚寒潭漾綠莎城高清漏迴月滿夕光多千古釣臺跡予今來浩歌

麻姑山

兹山郡東表歙盃亘平陸峰頂白雲棲巖際蒼烟宿朝瞻海霞紅夕瞷湖波緑麻姑久不返空壇鶩䧟庶芸芸塵網中誰能駐㝵轂余已避世人刖足羞献玉行行歌採芝長嘯振林谷

三天洞

乍得依清境塵襟亦自抒地起探禹穴人似見秦餘霞氣棲巖暝天光入洞虛勝游興未淺回首更渠渠

柏梘寺

闕尋古上方落日半林黃亭額猶殘墨碑趺已斷行草

深僧苑徑塵滿佛龕牀往事那堪論㝵松背夕陽

吳禮卿

邑志儒林傳 禮卿字立之學務古博綱鑑性理諸書出口成誦萬歷間以歲貢選吳橋知縣均徭釐弊日進諸生談經析義士民漸崇禮讓俄嬰疢疾歸卒

張象川招飲敬亭

敬亭危倚千層峰官閣高凭百尺臺一嘯乾坤容我放兩眸日月向誰開清尊每對黃花酌白露頻看赤雁來況有文星聯上界何嫌斜照急相催

袁鶴聲

邑志隱逸傳 鶴聲中洲人別號清溪居士好古文詞書畫長於詩為郡諸生不樂制舉業棄去以吟咏自適著有鶉居集 原編 字汝明庠士以梅禹金父子表章得名

仲夏與湯定之尋響潭

暑雨園林潤幽探愜遠尋竹深銷日氣潭靜落雲陰戲藻魚投釣迎風鳥送音始知軒蓋地清切愧中林

翠雲菴和陳山人韻

仙剎絕紅塵因君叩白雲石梯緣竹上樵徑入林分地

僻人稀到溪深鹿自羣支公有妙理得向靜中聞

與梅宛溪泛舟句溪

日將歲月了滄波又向樓船載酒過入夜漸驚秋氣肅中流方覺月明多水光瀲灩開天鏡空影參差落絳河頤得幽期常不負與君同聽濯纓歌

劉鑄

福建通志 劉鑄宣城人嘉靖間為漳平令常清查威惠廟祖幹理有條刋立惠民公田以杜侵隱之弊

萬歷府志 鑄字子偉璞之子嘉靖十二年貢任漳平知縣以生母制乞致仕著有玉峰集佚

九日遊翠雲菴

小山叢桂久徘徊長嘯穿雲去復來晴日半窗開野色翠濤千頃愜詩材興狂肯落風前帽屐晚頻移月下杯却憶襄陽杜工部當年多事強登臺

殷銘

(邑志)封贈表字墨莊廩監孝友正直有實學貲志以歿以子登瀛贈南京禮部郎中著有墨莊詩集逸

南湖

平湖宿水沒重堤萬頃連天天更低紅樓雨來雲葉亂白蘋風起浪花齊潮回硤石奔還激烟鎖姑山辨復迷

庾信暮年詩興倍江南何處不堪題

白雲寺

禪關深鎖白雲寒一徑紆回萬岫蟠禮部有詩遺石刻麻姑無竈覓金丹踈林楓落秋千樹半榻僧眠日數竿興廢幾回前古事青山留得笑中看

游敬亭山

扶筇直上碧峰頭四面奇觀取次收疊嶂似屏雲母峙雙溪如帶水晶流謝公樓上風光入韓伯祠前手氣浮何日向平心事畢長來清嘯海天秋

殷登瀛

(分省人物考)殷登瀛字子登宣城人嘉靖壬戌進士第七人授海寧令寧巖邑而民黠善逋賦至未期月而夙逋清簿牒山積朝讞夕遣有海寧殷青天升米官司不費錢之謠值內艱再補襄城尋擢戶部主事旋晉吏部郎中出為金華守乞休疏上不待報懸車竟歸歸則卜築城西杜門埽軌搆書莊數楹聚書其中披誦不輟寒暑上下數千年考鏡精核若燭照數計而各引其理悉蕈于窾其于升沉顯晦直指為浮雲一

空故其發為詩文抒胸中之所自得而無儇薄詭宕之習作聖學正脈微言辨說九一犀燭若干卷藏於家

(邑志宦業傳)登瀛因父墨莊之號曰少莊所至多清風惠政立朝鯁介不阿嘗罄產代先償稅八百餘金解推無倦自處莫支怡如也里人多之

(宣城事函)公守金華數月引歸歸則卜築城西闢三徑一切杜府寺之軌取歐陽子六一之義廣之曰一林一山一池合予為九號九一居士家居十五年病卒子之軺登癸丑進士福州太守

宛溪

小憩尋幽徑孤亭非世情白沙淨潭影虛檻納江聲樹密深交翠花繁略辨名一尊如可辦聊以足吾生

官柳感懷

一為郎吏落風塵柳色官橋七度新萬里滄江驚白髮
百年鄉國負青春天涯寂寞逢知己聖世何妨作散人
烟樹五湖回首近扁舟蓑笠好垂綸

徐元太

明史列傳萬歷十三年夏楊柳番叛徐元太代雒遵巡撫决計大征諸路兵悉集乃命遊擊周于德將播州兵為前鋒遊擊邊之垣將酉陽兵為後拒故總兵郭成將敘馬兵扼其吭參將朱文達將平茶兵擊其脇李應祥居中節制參議王鳳監之令軍中各樹赤白幟一良民陷賊者

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誘擒喇嘛灣仲擊斬占柯連拔諸砦攻破蜈蚣茹兒諸巢進平河西諸軍得所積稞粟留十日盡焚其砦以六月班師其逃竄谷者求偏頭結寨乞降是役也燬碉房千六百有奇生擒賊三十餘人俘馘以千餘計自是羣番震驚不敢為患邊人樹碑記績馬建昌越嶲諸衛番猓雜居建昌蹉酋曰安守曰五咱曰王大咱與越嶲邛部黑骨夷並起為亂元太議討徵兵萬八千仍以文達之垣分將應祥統之副使周光

鎬監其軍賊屢北退保毛牛山又大破之五咱西遁與安守合結砦西谿會所徵鹽井剌馬兵三千至猙獰跳躍類非人形諸番所深畏應祥偵賊將刼營乃潛移己營而令剌馬兵屯其處夜分賊來襲剌馬起擊之伏屍狼籍諸將遂進攻西谿逐北至磨砦伏兵擒安守守為羣冦魁守殪西南邛笮苴蘭靡莫諸酋皆震怖商山四堡大小七板番俱乞降五咱勢窮走昌州亦為裨將王言所獲凌龍獲土木安四兒于普雄首姑咱所搜得大咱而黑夷酋阿弓等七人在大

孤山亦先為王之翰所禽于是建昌越嶲諸番盡平上首功二千有奇撫降者三千餘人時萬歷十五年七月也邛部屬夷賦乃者地近馬湖其酋撒假與外兄安興木瓜夷白祿雷坡賊楊九乍等數侵掠內地及建越興師藏納叛人元太益徵播州酉陽諸土兵合五萬人令應祥督文達之垣及周于德諸將三路入故總兵郭成亦從征首敗白祿兵乘勢攻木瓜夷射殺白祿生禽撒假安興擣巢守諸軍深入獲之他夷猓畏威降者二千餘人悉獻還土田願修職貢兵

乃罷凢斬首一千六百九十餘俘獲七百三十
有奇以其地置屏山縣論功加元太兵部尚書

蜀中劉冦盡平

分省人物考 徐元太字汝賢號華陽宣城人南京右通政使元氣之孙也幼有大志慷慨淵邃讀書一目數行下筆有排山倒海之勢而元理奇窟即老宿莫不歛衽遜舍者嘉靖乙丑進士知魏縣以卓異召拜銓曹丁丑分校禮闈江陵欲私其子黜之不録卒為所嗛出叅齊藩旋晉京兆擢撫川蜀奉旨相機勦西夷捷聞陞兵部右侍郎仍巡撫其地未幾而建越進首倡亂五衛横被侵凌奉旨勦震太自臨陣督戰親執枹鼓直擣賊巢凡七閲月而底定事聞降勅褒奬晉二品服旋陞南京刑部尚書以疾請告林居垂二十年酣史耽書怡情山水捐資建長安壩旱溢無虞萬戶咸食其德

邑志名臣傳 元太狀貌嶽嶽丰稜嚴正于書無所不讀尤曉暢軍事鎮蜀數載勳畧為人所傳頌大學士劉宇亮為作傳平番紀功諸碑司馬汪道昆叅政吳國倫撰文子臣慶萬歷壬午鄉薦工詩早卒有白龍草廷慶蔭未仕之慶刑部郎中

吳嗣公大司冦徐公傳略 公左遷山東叅政江陵遣其子祈福于泰山

巡撫以下皆往陪相公子公曰此子為父禱非臣為君禱也書沮之而巡撫等已就道矣公謂客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巡撫等皆大慚恚辱江陵敗公由浙江按察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西南夷以百數皆羌遺孽也冉駹白馬諸種踞雪嶺洮河間國家置松潘衛鎮之號曰松番其夜郎邛都諸種南距滇西距吐蕃建昌越嶲五衛鎮之曰建越夷其聯絡邛西犍北界烏蒙而抵馬湖謂之馬夷三夷者皆叛服無常俺荅夫子賓兔者闌入洮河踞松潘千里羌引之近番地而羌國師喇嘛濩引賓兔部駐松城諸小夷附之西南大震楊柳番亦攻諸堡先是巡撫都御史雖遣討之未定而去公至宣諭再三不聽掠我人刳而縛牛角上驅牛而寸截之遂冦平夷殺掠甚横公疏請討之詔便宜行事時賊勢張甚分踞兩河河東為楊柳番喇嘛濩仲綽兒拓占柯等族河西為偏頭小姓等公歛兵播州酉陽平茶諸司而道阻未集賊遂先發擁萬人攻蒲江叅將朱文達擊却之東南道乃通公命監司及諸將會永康以都督李應祥為大將叅將郭成游擊周於德進之垣及文達分道並進謂之曰賊夾河而壘我不能並舉西阻澗不我難也東乃剝膚之疾其先擊之于是進兵屢勝獲喇嘛濩仲又獲占柯綽兒拓遂殲沒石破窯溝石柱等處河東平惟大小粟谷阻險未下而羌酋思荅地者乘河漲而前公謂應祥夜濟而熊之必克我既西則粟谷懈回戈東指必不安矣遂夜濟果克思荅地拔西坡等砦還破粟谷復進攻牛尾賊潰西奔追之窮甚諸軍請降公麾滑羌以埋奴為大誓誓永不渝令降酋各執其驍奴坑而埋之凡二十三人河西亦平松番遂定皆萬歷十四年也明年丁亥平建越夷又明年戊子平馬夷建越酋曰安守曰五咱大咱又黑骨部曰應昇曰鳳起馬夷酋曰賦乃撒假曰白祿枯須曰安興皆桀黠負固遞相犄以蚒我師公先後設奇遣將殄夷之初賦故黑夷種而馬夷黃郎又安守族也公慮其合授方畧三裨將俾戍馬湖三將違節制賊偽降誘之伏軍殲焉及師捷執殺三將者悉誅之建越之役誅其叛者四種奪印都印一縛大酋十械而獻者七獲小酋五十有七上首功二千有奇降三千七百餘人埋奴者三人合前後克寨凡二百計毀碉房千六百計汰浮賞省金錢萬計收夷猓男婦二千二百餘復土地為里者九百七十築城二其松潘者在黃沙名平番馬夷者在新鄉鎮名安退皆寘兵列戍屯田而蹤東靖黃沙西靖黑水欵貢比于編戶天子詔褒公晉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加二品服俸公部署調度悉中機宜尤善用人屬兵將王公鳳竹周公光鎬武公尚耕皆以兵備使前後監軍事公采納其言應祥于德皆勇將用命惟謹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尤驍雄三征俱得其死力應祥之取牛尾也應龍先登燔栅執其酋合兒怡父子最有功其後應龍以不善撫叛朝廷堝數年兵餉至興師二十餘萬八道並進而後克之人皆思公之善御云公移疾歸年甫五十有九卒年八十一公穎悟強學所著有史鑑吟喻林易編及平羌奏議諸書梓行于世寘義田千畝贍其族而猷祕之中尤誦其保河之績為吾宣永賴云

閲廷推留計欽允得省章而寢

一生鞅掌苦蓬飄自卧家園樂寂寥霞映碧林穿綠野
露含蒼竹拂青霄形骸喜得嵗愚谷姓字驚聞入聖朝
不是省臣知老悖幾從廷議誤漁樵

贈郭從事入賀東宮

宇開天地長男宮瑞彩南浮漢沛豐方伯正傾東觀日
幕賓偏領北樓風江梅放候征車邁海樹離追使節雄
林卧老臣歡忭甚一尊歌送謝亭中

贈葉元峰備兵于越

地會東陽冠八垓餙戎宜籍濟川才山陰鎮日垂簾去

海右雄峰擁節來平土玉從虞帝錫關疆臺自越王開時方紫禁需頒牧彩動天台接上台

張克家

分省人物考張克家字有光宣城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改雲道御史建言降濬縣丞隆慶六年起戶部主事累陞雲南副使卒歷官數十年橐無贏貲里無拓壤子孫有貧不能自給者

早春拱辰臺眺望

今朝風日好春色滿山臺鳥出昭亭樹花迎柏葉杯祥

光天北迥淑氣海東來擧目高齋並深慚謝朓才

句溪同梅子登泛君典泛舟

江天收片雨鼓枻句溪陰酒對遥山色風披短葛襟彩虹浮水濶白鳥沒烟深却憶長安陌詶遊不可尋

送臘迎春

把酒問時序流光驚壯容朔書須旦正儺鼓動堯封萬井寒威薄千門瑞氣重試看旛勝滿明日異今冬

翠雲菴

見說諸天近相邀半日閒綠樽行樹杪清磬出雲間野篆支江水烟沉遶郡山淹留許元度薄暮不能還

孫濬

江南通志孫濬字宗禹宣城人嘉靖進士由永豐令入為給事奏論趙文華希相臣嚴嵩意上怒謫孝感丞歷知平陽府

宣城事逸孫濬為給事時吳越中倭嘗有所條列刺倖臣撫師海上牽掣兵柄頃之文華與撫臣曹邦輔相訐欲置之憲典疏論其修小怨乞剪權黨以答中外忤旨所著有彤廷蒭違稅宗諸集孫曰紹成戊辰進士

朝回宿禪林精舍

朝回幾度宿禪林參悟機鋒欲脫簪鳥繞瓊枝孤月淡窗來銀漢五雲深倦餘竹榻怡清夢醒後松聲發浩吟故友高談寧易得再吹燈火湯論心

梅守箕

列朝詩傳梅秀才守箕字季豹宣城人禹金之姊也秀才不第潦倒自放與歌姬妓好伺其登場旁皇侍立移日分夜必尾其後而歸流寓十年貧不能餬口死于白下詩不為今體 原編 季豹不競時名踞買好古嗜酒自放醉輒狂吟數千百言所著有居諸前後集

王世貞居諸集序略季豹來謁出一編所謂居諸集者則皆騷賦四五言古詩余乃以暇卒業焉大歎訖曰世故有人哉若季豹之為騷賦于左徒文園時昔取材而別具悲慨妩冶之態五言于漢魏時離時合而其合者并其氣度色澤得之惟四言不能窺風雅藩要之陳梁而後絕影矣使季豹服古衣冠而不為金陵市客而訪我于弇中吾且以為千載人焉敢以季豹目之

靜志居詩話梅氏一門羣從禹金假貸時名嘗後先過王元美元美贈之詩云從詩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樹樹花季豹爲禹金從父雖聲稍遜然咏懷諸作忍小阮亦當避席也

咏懷雜詩

安念所構會日短宵中長泱漭誰自任憂思以徬徨枯蟲鳴草根悲者易爲傷凉風相激薄朱鐙黯無光顏色猝不發茲意何慨慷

贈禹金姪

九畹滋蘭蕙百畮植畱荑鷙鳥固不羣黃鵠亦高飛踟蹰岐路間千古常相持綣戀陟扶桑揮手謝崦嵫户說不可能容與非所爲咸池駭衆鳥大聲知者希惟此金

與石可以表心期

送王博士迓貴陽

駈車出北門與君爲別離携手立徘徊涕下忽交頤涕下勉自匿情至不能辭嬿婉念舊歡契濶成新悲山海萬餘里浮雲亦難期縱有肅肅羽臨風恐退飛願爲皂下塵從君以駈馳

送李文仲

知己與我違駕言指皇都皇都亦何槩鬱鬱華軒車第宅遥相望士女盈路衢誰憐張仲蔚蓬蒿沒其居所嗟人生事會難與願俱

襍詩

飄風披轉蓬不得顧根株汎汎客遊子去家千里餘往亦以徬徨來亦以踟蹰浮雲入蒼梧百川迓歸墟人生胡不然日暮懷悲吁

詠史

卓氏運籌筴貲富傾蜀都財非所不足有女棄當鑪如何倦遊士四壁家無餘滌器都市中操作同傭奴一逢明主知持節歸里廬負弩先矢石榮貴亘路衢王孫始自悟晚得尚相如分錫盈百萬遂致富人居烏氏盛畜牧朝請如封君寡婦擅丹穴高臺起懷清多

財能自衛萬乘抗顯名園綺非不賢長與草木并

送泰符姪先歸

同遊在帝京子歸我獨留江風盪白日歲月忽已流臨淵安得魚不如夙所求客處無適樂不如還故卯

李惟寅集詩

白露戒凛秋天氣布微凉菊英散平泉蘭桂崇其芳良會思及時並坐君子堂嘉旨出中饋餚食何多方金奏列在肆鼓吹和清商妖玩雜来陳綺靡莫能詳主人遵素節酬酢盈百觴在貴不遺賤居樂期未荒願言極驩宴千秋不相忘

山之幽

山之幽兮草木繁轉溪回谷水潺湲龍蓯佳氣日夕間熊羆廌豹游其巔猿狖羣嘯鳴相攀禽鳥翔集聲關關山之幽兮幽且元山中人兮樂且耽寧爾志兮練爾心滌煩濁兮懷真靈耿遺俗兮和厥陰灌木叢欝兮結搆深循竹淅瀝代瑟琹夏雲起兮峰何嶔岑秋風壯兮竅穴悲吟山中人兮樂且耽

清溪館贈詩

即豔鮮歌白石曲懊儂故作清溪辭心招暗託調絃思目成自有將花時能憐繫馬眯柳外長恨啼烏高樹枝

獨眠無梦不易旦淒咲有情多失期菖根爛熳藹生孔何處對面空相思

聞歡昔日在揚州二十四橋明月秋因風欲寄往來葉淮水故作東西流夜光雙懸翡翠幙涼露沸拭沙棠舟遊目巧咲不成態轉身嬌眄長含羞通波澄淥清聲度褰裳莫惜來相求

小吳趨

流眄向瑤席意送將繁琹滿鏡愁苦思半掐哀怨音夜窗無數白寒閨空自深

古意

自與君別者日日臨高臺雲天望不極江帆安在哉夜雨和泪積秋風兼愁來寒帷幽梦曉落葉紛相催

古詩

郭東亦有墳郭西亦有墳登城一以望纍纍正相因狐兎穿為巢魑魅託為隣潛燐不自照幽路何時明陰風卷秋草日暮常悲辛

北風何蕭蕭素雪相與期寒氣時総至歲月忽已違久客在他鄉愁寢中心乖登高望不極誰謂可當歸我歌式微篇淚下沾裳衣

壯士營四海一室長不治自要身後名朝夕苦渴饑愚

夫憂世長以身殉其資志在尋尺間精識良已疲智哉許由氏所預在一枝一枝非我預天下焉用為

感念三秋時懷情萬里餘鴻雁自南來幾有故人書羽翮不可沉中顛難與俱迯遠心易搖白日忽已渝所期垂末光晚照及桑榆

悲哉生離別抑欝傷肺肝道路有嬿婉曾晤良亦難人生百年內無如一日歡嘉梦不獨成孤夜常苦寒臨風聊寄問此意何時還

中山王孺子妾歌

空井木葉下臺殿秋風生絡緯當堦績哀蟬宿露清幽

夢残曉漏晚鏡搖心旌更衣少前歡托車非後情君恩
夜不屬妾心寒自驚

田居

市遊適不樂移向南山田田作既已秋穫取三百屢宿
酒會隣人四座有餘歡藜藿代粱肉灌木出絲絃日夕
望原上井里浮炊烟高柳夾道生溪流澄清源田居信
言樂可以終歲年

雜詩

白日既息明河在天中宵暑退亮月高懸言命清酌携
手同歡華燈潛照踈帷微褰何以侑之鼓我素絃何以

壽之曰惟萬年善言必再流詠成篇荷芳自映蘭露斯
團鷄既鳴矣樂緒方淹我心悠悠終不可諼

情詩

暑月照戶涼風披帷眄謂伊人穆如春暉被服妖冶淋
靜有儀抽絃接管為我稱詩微音靡靡曲度參差今日
為樂無以後時

贈屠長卿

昔時沈太史問道從東帰安樂乃不戒美疢相與期歲
年不須臾天要難故違美人逐逝波感嘆心內悲營魄
亮未化羅浮梦見之丹心望宿昔白馬尚淒其一為泉
下歌涕下如綆縻
木葉脫郊坰寒氣升江楓車轍不可留帰路歲已終緒
風歘飛蓋残霞感征遂至心托孤危妙跡寄元同中逵
日寥遠憑心猶未通言念自疇昔無因宣我衷

寄禹金湖陰

獵獵北風鳴年華鬓欲侵懷人十月暮隔水片帆陰天
渺雁鴻斷江寒雨雪深不堪長極目前路氣蕭森

金陵雨夜憶台祚

愁緒年來甚羈懷別霧深風前傳旅雁雨外急鳴砧一

葉下秋水孤舟繫客心相思共長夜回首重沾襟

寄子綦元振景璽子馬

旅遊不復問帰期帝里風光此一時秋到雁鴻起有信
月明烏鵲似無枝他鄉杯酒供愁病故國琴尊入梦思
為道來朝佳節近遥將黃菊待新詩

月夜泰符見過懷禹金

故里有茲會佳期夕望空歲寒為別苦山月照人同並
坐依踈柳孤征惜短蓬徘徊江水外一一數帰鴻

破鏡詩

嫌名驚異獸残照委空房不復圓光影能窺半面妝初
絃臺上月出匣枕邊霜若問隋朝事猶令人斷腸

梅繼芳

宣城事函 芳字湲春山口人嘉靖十四年貢浙江餘杭知縣性直不阿治縣有名

邑志選舉表 繼芳能文善詩與弟繼英繼勛相唱和曰塤箎集

梅氏詩畧 陵峯由貢授餘杭令政績屡著以亢直忤當道遂拂衣歸屏跡田園詩酒自娛著有閒華稿陵峯集及伯仲集塤箎集

題松洲卷

渚江秋暗小亭幽之子投閒卜此洲隔水老梅呼好友前村殘月許同儔花迷徑路何須埽鷗戲沙頭似欲留醉便閉門醒便出高情應共野雲浮

別嚴象峯

江上東風偶合簪曉窗晚樹幾論心無情最是臨清月照破離筵思不禁

詹沂

分省人物考 詹沂字浴之號魯泉宣城人隆慶辛未進士授新建令擢南吏科給事中值星變疏修實政以息天譴纚纚千言剴切激直詔察天下官員疏糾政府私人時江陵相柄國若烈日之經源暑而沂又盱眙士也憾特甚江陵奪情議起南中鬨然乞留公獨不肯署名曰吾不能附相君取媚于後世同列目攝之江陵給假治喪南中議繼疏以進直止之曰彼未有終喪意趣之何為于是搆誣紛起山東僉憲之命下矣未幾裁革冗員而承望風旨者請革田籍矣辛巳京察湲以原給事中降慶追江陵敗起知奉化縣陞禮部主事遷員外郎累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篆守正奉公怨勞不避兩主外計一司內察獎恬退抜清介輿論以為公署院五年六歲再考上累有羊酒寶鈔之賜偶浮言波及遂解組封印廬郊外候命得旨有潔身忠義之語本朝大臣未有掛冠者掛冠自沂始

宣城事函 詹沂遷光祿丞歷南尚寶太常太僕卿權應天府尹事應天歲額綠價數萬例存什一佐公費却不受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會勘妖書獄力止株連咸寧令滿朝薦以事忤璫被收沂因請得釋楚藩之變陳善後事宜凡親王違制撫按皆得以白簡從事仍增入勅內從之丙午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艱官書帕閒宴打閒惟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詹沂三人清淑可念數召對賜酒饌嘉其為上盱知如此歸以潔身名其堂分祿贍族人年八十三卒贈左都御史賜全祭葬沂質畧簡易恂恂退讓而自任風紀之重屹不可奪著有潔身堂稿

馮時可潔身堂集序 浴先生于詩好王右丞韋蘇州于文好元次山曾子固其行集氣韻亦畧相類獨其博厚洋雅之度與夫高淡之襟不屑與雕蟲繡虎之士角其短長故名山名都兩欲自閑耳

施肖華謁余選部不偶鬱鬱郤中詩以慰之

挾策游燕市蕭然鬢已疎不逢楊得意誰薦馬相如此日空彈鋏何門可曳裾窮途愼勿哭好返薜蘿居

方夢龍

萬歷府志龍字應靈馬山人嘉靖四十三年貢歷分水知縣宣城事函龍任湖州通判有廉聲

武夷山

當是滄洲此息遊雲鬟霧鬟至今留水簾映月千峰曉仙館吹風萬壑秋丹竈猶餘蛻骨在蒼霞曲逩寶冠流櫂歌閒聽無人問兩岸飛花送去舟

宛雅二編卷一　　張㦤　校字

宛雅二編卷二

愚山　施閏章　原編
象山　蔡蓁春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緝

明

沈懋學

明史本傳懋學字君典宣城人父寵字畏思嘉靖中舉鄉試官至廣西參議師貢安國歐陽德又從王畿錢德洪游知府羅汝芳創講會御史耿定向聘寵與梅守德共主其席懋學少有才名舉萬歷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張居正子嗣修其同年生也吳中行攻居正奪情居正怒不測懋學疏救既格不入乃三貽書勸嗣修諫嗣修不能用貽書工部尚書李幼滋遂引疾歸居數年卒福王時追謚文節

湯賓尹墓誌畧先生號少林跌宕魏風槩少善騎馬能馬上舞丈八矟侍御捕賊時賊悉縛枇闘先生以一矢殪其酋衆遂解甲拜受縛詘首書生弄柔翰非其好也然率意落落隨其牘之所止伸泚立盈有藻思書法出入王虞自行韻格脫疾於烏天文地理陰符黃石参同內外丹短長縱橫星相卜醫之學棊及五才六箸藏彄累丸蹴踘投壺弾筝擲簁一切跅弛可喜之藝術無所不涉于人亦無所不交往天下共傳先生具文武材壯慕之而里中兒不謂信然丁丑射策擢第一觀者人人得意里中人始狂顛歎得矣先生神懐散朗喜客喜山水與所善遇閒

之屠長卿輩為虎卯西湖由拳檇李之遊興鬟綠竹晝夜歌舞不廢自言事諸臣謫者謫戍者戍輩上匿無人江陵益憚蹇失意欲終收用先生越數歲其諸子數書趣先生一時林伏諸君子輩趣先生努力一勉一效用補諸人所不足為治丹宛水之涯若為將駕然者而先生以一日病死矣

王世貞墓表略先生為人短小精悍秀眉媚眼使捷饒力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嘗上春官不第則走之塞上長州人將軍與談縱橫略行遊獵出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悉攬形勢要害指顧綜畫目眺手畫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暇則與六郡良家子射生出熱血作生洛河倒服匿注桐馬酒使吳姬剪頭雜歌出塞吹觱篥而和之塞外客見者謂是何吳貌兒而氣凌我出倍父上數倍也先生家故饒以義散之揮霍千金不掛齒既為俠不已則漸窭而亟從他豪借貸以繼之武風之輒笑曰裴叔則何人哉損有餘補不足豈所不解而從汝曹斤斤升斗加十三賈人子亦禪中死雞耳以故其賜及第日而賢豪縉紳甲胄下至劍客酒徒亡不扼腕先生詩文不名一家縱挾抑闔往往出人意表

葉向高郊居集序略余生平雖誦慕太史然意其人亦倜儻恢奇不受制丁縄墨乃今讀其言尺尺寸寸以倫常為樓以檢柙為防以明體適用為學問之宗以進禮退義為仕官之準求之先進蓋庶幾羅彝正之真修而不為楊用修之曠達使其永年所成就造詣殆未可量而惜哉其止此也

何喬遠郊居集序略予讀公集論學則懲良知末流之弊而必以躬行實踐為宗論政則鄙當時綜覈之嚴而以王道寬大為本蓋學問文章出于正義非徒用一節自皎皎者公夙承尊甫侍御公家學既端以修又故慕尚豪傑長者傾財好客說劍談邊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其文采崴蕤襟懷磊落直欲置身古人之間

吳郡管志道集君典居常與余尚論古人必以無可不可無伐無施為准的泰漢而下如狄梁公郭汾陽之旃濟大事未嘗不三擊節焉其他論治如賈長沙陸宣公殉義如顏魯公文文山猶痛其不幸而名高有忠不如良之感天假之年所就庸可限量而竟其數止于斯也

静志居詩話君典少任俠兼精技勇嘗出塞縱觀夷為猶騎追至幕南君典挾一矢命中其黨乃不敢逼既歸入翰江陵為奪情之累君典貽書嗣修江陵業恨其異己而海內翕服其風節矣君典四十而夭年壽不將命爾而王元美作墓表屠緯真作傳欲傳會曇陽子昇真之確至以妖夢厚誣光明磊落之君典光甚愛人以德者邪

答陳冠庭見懷兼致少明伯仲

吾生薄浮雲拂衣歸青山夢和明月冷心與孤雲閒懷君天際遥對酒難成歡池草春日芳叢桂秋堪攀援琹一鼓之流水餘潺潺天都入望晴白雁田林端

旅泊

旅泊芙蓉渚孤帆雙燭明雁隨黄葉落潮向白雲平江海烟塵暗家山夢寐清獨憐回首處風急暮猿聲

寄劉小園

劉郎相見日把酒問桃花一別經殘夏芙蓉忽已華垂綸閱歲月結屋老烟霞莫詫仙蹤渺天台舊是家

送黄延聖赴皖周振約

壯度三年別相思夢轉勞可堪寒把袂忽漫夜乘舠月漾波千頃霜侵鬢二毛桐江秋色遍應得醉醇醪

過謝氏庄讀書處有感

昔日傳經處今秋静掩扉溪雲澄彩色山雨美晴暉砌冷新苔長樓空舊燕飛浮萍看聚散心事幾人違

游上谷

殺氣逼庭肅征舠上谷晴餘霞明古堞落日隱孤城寶劍寒飛色胡笳夜斷聲名王今款塞何處請長纓

石湖訪王龍岡命酌

秋色三槐徑春風五柳家湖開天鏡曉橋鎖月城霞北海青尊滿西園落照斜元心非寂寞問字有侯芭

席卯

危磴攀蘿上珠林石鏡平雲鋪千頃滄海湧一峰晴洗
劍看龍躍開尊起隺鳴胥江縈素練迓照㴱孤城

送吴生之湖陰

送君出門去苔徑落花深遠別滯尊酒悲歌傷寸心烏
啼灌木曉帆挂綠蕪陰望裏度明月清光流素襟

新都懷禹金伯挹萬仲昆玉

醉撫浮邛隺天都起暮愁梦田芳草合溪帯碧雲流雪
曉驚華髮春寒戀散衷梅花堪自折誰為寄滄洲

松隱菴

羣峰廻菌萏孤梵隱菩提寶砌空花繞珠林迓照低閑

門流水靜高枕亂雲迷杖底藤蘿月隨鐘度甪溪

東甕汝上

揺落江天色新愁一葉知壯心縻驥足秋黛冷蛾眉野
竹鳴蟬急高城度雁遲郢書千載意豈獨慰相思

署中看花

故苑聽鶯囀長安立馬看香飄鷄舌暖影傌鳳池寒初
蕋臨瓊砌蕤芳覆玉闌停杯堪自惜莫待雨摧殘

讀書中秋得禹金論文書

萬卷窺龍渙㦛麟度鳳池有文傳六籍片語析羣疑色
動青藜火春寒玉樹枝如何天禄閣空爾寄遐思

送胡仲魚還歙

孟嘗難再覩何處老馮驩任俠黃金盡酬知白璧難鄣
山芝自茂易水月空寒揮手從茲別冥鴻萬里看

清源留別李仁卿使君

澄江雙棹去北海一尊開流水還堪奏離情若為栽柳
絲含雨結花片棇春廻別淺歌逢望明珠近夜来

寄汪子建

扁舟過濟上無數柳花飛疑是山陰雪因思訪戴歸危
橋孤月上遥岫片雲微何日滄洲畔同君醉夕暉

移疾歸止翠雲菴

多病凋華髮幽棲愜素心片雲歸鳥疾孤逕落花深座
攬千崕色簷留半壁陰浮生僧共話山月隋珠林

立秋有感

墅雨猶乘暑峰雲忽變秋千林揺霽色一葉隨新愁日
月看籠鳥行藏付海鷗豈須成伯越方泛五湖舟

孫強恕過訪郊居賦別

有客乘春過江烟一棹開故交今下榻多病且啣杯苔
影明書幌鶯聲傍劍臺如何千里駕忽溯別愁催

陳少明黃伯羽過訪次荅

我向青山卧君從白嶽来斗間㦛劍合湖上一尊開庭

月懸藜杖浮雲隱釣臺未須論世故早晚向天台

送禹金白門

吾生岩局促念爾勝游時去住青山在悲歡白髮知月明桃葉渡秋爽竹枝詞莫作經時別芙蓉難寄思

江行即事

疊鼓嚴陵下乘春一棹過江晴清瀨潤山暮白雲多斷浦眠鷗鷺懸崖挂薜蘿片帆隨去住倚醉和漁歌

荅鄔汝翼言別

湖光回檻近山色入門多正爾交歡甚其如惜別何晚烟籠橘柚秋水映藤蘿一唱陽關後誰賡白雪歌

宿定慧寺

落日松風瞑盤雲石徑懸泉開洩虎穴鉢貯一龍眠梵影空明月鐘聲落暮烟夜深看寶樹片片長青蓮

別吳元稷

霜凝秋色冷鷗羣江上離歌未忍賡客路湯教憐范叔郊居應自老休文醉來鏡水孤黄隺歸去天都卧白雲尊酒祇愁容易別清風何處不思君

送徐使君陵陽守成都

一曲驪歌江上村昭亭秋色照離尊三湘雨雪巴山出五馬風流漢代論文傳諭蜀川成錦擲下平蠻劍作閒

浮請便宜堪報主黄金何意獨承恩

懷南都傅司徒

十載箕星照帝京九天霖雨慰蒼生西臺秋擁登車色北斗春高曳履聲江轉石城雙闕迥樹連鍾阜五雲平知公門下多奇士彈鋏馮驩敢自鳴

懷王城璥先生

憶昔傳經折衆紛河汾風月許平分王通獨抱中原策宋玉空憐九辯文登嶂秋高鴻雁影五湖烟淌白鷗羣青楓颯颯悲摇落目斷昭亭日暮雲

荅周民部元孚

燕市相逢好和歌驪駒翻奈別愁何引醪醉處思公瑾種樹閒看問橐駝一舸春風回笠澤三山秋月隱藤蘿長安目斷浮雲色敢謂林泉樂事多

別曹直卿太史

年來多病檢方書夢入雙溪把釣餘賈誼豈能忘涕泣嵇康元自愧蠶踈翻愁草色春將晚却咲桃花錦不如戀別可堪風雨夕江天搔首自踟躕

留別李于美諸子

把臂欣逢舊酒徒長歌何事托驪駒百年病骨憐雙鬢一片歸心落五湖紫禁啼鶯春色早青山携隺月明孤

從來按劍無因得珍重清時照乘珠

荅黃使君不遇有懷

孤雲雙練寫清秋寀寞元心足臥遊蓬徑每勞題鳳筆
烟波甘隱釣魚舟一時華轂榮徐穉千載青山見子猷
念爾清風馳四牡獨看明月冷滄洲

寄戚總戎南塘

擁節當年壯出師材官盡是羽林兒龍庭赤日迴長戟
瀚海陰風肅大旗一自上方分閫治到今西域奉朝儀
漢家共倚驃姚重聖主無勞拊髀思

敬亭懷管登之馮開之

病骨遥憐駿馬臺誰知龍種亦無媒歸來早謝馮生鋏
老去空憐管子才晚岫飛雲高鳥盡秋原落木斷鴻哀
相看不厭餘山色何日同君一舉杯

登觀復樓傷受軒宛溪二先生

登樓誰復聽琴聲二老空留死後名涕泪兩行多國士
東皋千里半門生澄湖曉散雲林雨文脊秋含鏡水晴
不必山陽聞短笛望中搖落已傷情

同李季宣夏質甫王用甫泛舟句溪

郊居已下南州榻句水重開北海尊斷岸落虹明浦溆
疎簾移樹出江村帆檣曉對青山色烟草晴翻碧浪痕
倚醉未須勞擊楫頻年多病負君恩

次荅禹金

飛瀑迴溪瀉碧雲溪亭日誦五千文仙才縱避人間世
流水飛花自識君

送程夢龍游楚

秋風蕭瑟鷫鸘寒萬里長江一釣竿到日武昌魚正美
湯將長鋏傍人彈

玉女潭

澄潭千頃豁丹邱倒浸青天十二樓雲散暮山孤月上
恍疑神女弄珠游

梅蕃祚

錢謙益列朝詩傳 梅主簿蕃祚字子馬宣城人禹金之從弟也以上舍為寧鄉主簿遷浙陽縣丞貧而有傲骨與曲中馬湘蘭善每出遊困乏馬輒解囊資之詩率意不甚求工集失傳

梅氏詩略 子馬性豪邁任俠傾動一時弇州先生贈詩云船底歌聲牛渚月篋中詩草敬亭霞可想見其風致矣若有上簿獨步江左王稺登又有平[illegible]策見通紀

靜志居詩話 子馬與季豹禹金同負詩名王元美詩較他輩從更高華益指子馬言也

王漁洋集略 宛陵諸梅若禹金之宏博季豹之高古子馬之俊逸卑能守高曾之矩矱風雅之緒

同錫予泰符少虛游三天寺

窈窕青松逕逶迤白石關殘春同客到落日見僧還坐聽齋時磬經行雨後山前朝留片碣磨洗盡苔斑

七夕懷泰符

昨夜西堂宴離尊酒凄清今朝東道客一水自盈盈河漢淡無色風波渺不驚遥知棲泊處曾見鵲橋成

送泰符之金陵兼寄諸子

葉落蕭蕭秋正深行人匹馬趁新林叮嚀莫過投書渚一紙從來抵萬金

送孺子東歸

歸到金陵訪舊游山川猶似六朝秋城邊月色涼如水好買扁舟載莫愁

梅台祚

梅氏詩畧字泰符國祚胞弟廣交遊故志四方故其集以弧矢名凡遊一勝地即以其山水名篇計共二十餘種從陳吉士孟常遊獵塞上赴楚哭卯謙之下雉城同吳少泰明卿觀燈賦詩尤為士林所傳咸繪圖題詩贈焉名百朋集

秋夢

秋夢非關遠秋宵苦寬長雁聲與蟲語一半在空房玉樹飄寒露明河汎早涼遥憐欃上月夜夜照流黄

從弟慶之蜀

此别西川路冰霜幾月程一江秋雁影三峽夜猿聲滓畔峯芳去天南歷井行從親雖萬里知爾客愁輕

陶懋中比部招集普德寺

為憐秋色好出郭命壺觴蕭寺楓初落陶家菊未荒林陰分宿靄山暝帶斜陽一片歸途月纖纖上禁墻

清明集元美司寇署中時司寇屡疏乞歸

禁城烟火動晨輝幕府琹尊坐不違㳺客花香春釀酒撲人柳絮暖沾衣抽簪白髮皇恩重拄笏青山吏事稀

却羡扁舟歸早晚五湖新水正鱸肥

渡之金陵與子馬言别

去年此日入茅山匹馬南來竟未還潮水暗添桃葉渡楊花亂落秣陵關半生佳處供閑興十載飄零損壯顔莫咲窮途歸計晚故園春色尚堪攀

寄蜀中諸弟

萬里橋邊舊浣花風塵諸弟隔三巴趨庭遥識雲山滿去國頻憐道路賒折柳怨深秋弄笛啼猿聲斷暮吹笳琹臺酒肆依然在可向臨邛問卓家

泊潯陽

獨夜空江思寂寥關歌一半楚人謡故鄉自是無消息

只道潯陽不上潮

徐臣慶

（宣城事函）原名家慶字翁仍萬歷壬午舉人更名臣慶大司寇元太之子（原編）著有白龍山堂集

于澗

于澗游北郊也世塗緯繾聊以相羊結念良友曷維其已

采采于澗期我友生曰蘋曰藻在宛之湄寅鴻遵渚托意峥嶸修途伊阻悵矣懷人

于澗采采友生則那曰藻曰蘋寒宛之波思君非阻緩節安歌遨不可即愁當奈何

東陵之樹宛如其垂元英代序搖落變衰昭昭日月載興載馳已集于枯與子同期

南山有厓迮迫中道吞人益心念之慄慄梁甫維艱漢陽廻灝至人有言被褐懷寶

送梅泰符入楚叒邱謙之

楚澤饒芳草蘅芽忽萎黃依劉初作賦弔屈遠浮湘感極懷知己哀深去故鄉歸來秋正杪騷些滿奚囊

送家庫部兄鍾嶽之留都

弟兄難作別況復朔風吹落木紛在望流雲不可持探囊無長物結綬及明時把袂遲秋色非關泣路岐

雨坐

行雲遮嶺急飛雨到山稠入夜全歸竹無秋獨上樓涼颸催戍柝燈火暗魚舟坐惜琴書濕孤懷未可酬

同李少白飲吳長輿菉澗園

祇因來問字遂得過談經世眼從教白山容不改青論詩才是辟避世酒為星最說高陽侶相看愧獨醒

秋日坐吳福生松林

南隅山色好留客更宜秋望久松林暗杯深烟樹浮相期唯瑶草吾道自滄洲命駕即良會無須千里求

送浙憲鄭雲石入賀萬壽

五玉鏘鏘古列侯輯來萬國拜千秋埋輪碣石聲逾壯制閫鼉江氣盡收瑞應元符來澤馬寶陳東序出天球白環獻罷六街曉偏識鳴珂御史騶

沈有則

（邑志文苑傳）沈有則字士範號元想學伯子少頴警絕儔蓽淹通經籍嫺六藝下至騷賦楷隸靡不工創論版籍如七先四察箓獨箓公及九邊策要諸篇數十萬言悉經世巨務沈氏雖累

代簪纓而以理學世其家有則率祖父之訓訪
道講學不遠數千里外故其所著皆有本之學
萬歷癸卯舉于鄉越庚戌成進士官行人即以
國恩不敢不報一疏乞聖明誕育儲宮禮其言
諄切迄今星日也壬子奉命使楚兼奉母南歸
進次東平州值母疾作不起有則累泣日夜不
絕聲遂繼其母並卒于道時年五十有三有則
生平性孝友敦姻睦好施予著有紫烟閣文集

送禹金應貢

去去難為別臨岐日欲斜白雲迷柳絮紅雨溼桃花劍
氣凌丹闕文章識大家長安多紙貴不必酒頻賒

送馮開之學士返武林學士過先廬有敬亭今夜
月應照涕滂沱之句

車馬促嚴程相看别思縈沙平春樹迥潮滿曉江晴隹
句驚風雨交情見死生敬亭孤月冷今夜向誰明

湯　穀

（宣城事函）穀字伯御宣州衛籍萬歷癸酉舉人
來安教諭（邑志選舉表）穀一字見衡

訪江明府大成留别

鄴下齊名舊石交觀從百里馬蹄過尊前北海春無限
榻下南州月可邀易水寒天流日夜薊門烟柳曲河橋
明朝又是長途客忍見風塵歲月銷

春闈以疾未與逢上親睹

見說長安甚盛開愁予獨坐對蒼苔青郊紫陌龍車近
明主何曾棄不才

宛雅二編卷二　　張燧　校字

宛雅二編卷三

愚山　施閏章
象山　蔡蓁春　原編
竹𢇁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緝

明

貢安國

江南通志 貢安國字元畧宣城人窮究性命由明經司訓湖口嘗主白鹿洞書院知東平州力行盱志學者咸尊𠔻之

宣城事函 貢安國翰林湖滙公長子有啟蒙規條二書開示後學東廓鄒公南野歐陽公龍溪王公皆盱徃来講肄者也歲大比督學不試以藝貢大廷舊友人欲得先生淋其鄉鬯司訓江西之湖口永豐督學王敬所檄管白鹿洞書院事每午後登座焚香一炷集諸生談論大率戒口說而務實行倡學四十年語多不傳門人有私錄一二者先生見之自題曰學覺窺斑言自措與覺人皆非其至也詞甚歛而意自任矣陞太學出守東平力行盱志父老赴闕乞留得民可知陷自東平志學書院督學耿楚侗郡守羅近溪請為多士來泉比地方賴其存

邑志儒林傳 安國實踐躬行于耳口辭章之習不屑也然師事益諸公善然獨窺伊川考亭之真德蔚為儒宗學者從今稱受軒先生萬歷間與修南畿志當事推宣城貢安國及梅鼎祚並不媿古良史

翠雲菴

小閣虛岩畔廻溪古檜端朝暉開净域秋色在雕闌花鳥圖書出溪山雲霧看夕陽賓主罷聚樂到騷壇

吳伯敬

宣城事函 伯敬字長輿詔相長子負才苦學家事稟成於母母歿居喪如禮 選舉表 字右文由縣學例貢 原編 著有綠潤園集

妓舟

不將羅襪識凌波學得吳粧帶艷歌試問扁舟何處去姑蘇臺下月明多

訪周四

學得孫家隨馬牧軒窗終日坐横塘恠来肌肉全消瘦流水聲中易斷腸

靈澤宮 為孫夫人自沉處

神妃臺榭倚江潯望去靡蕪翠欲沉怪石當風看虎踞層波入夜聽龍吟侍姬尚擁深宮甲蜀鳥能知望帝心若見湘娥倍惆悵三山遥答九疑陰

過釆石謫仙楼

取酒那知夜當窓一酒星由来歌慷慨不是怨飄零斜月含珠潤遥天拂鏡青人生真浪跡昨日飲昭亭

過青山謝公池

携得驚人句青天若可捫豊碑開舊跡華屋儼生存波冷魚龍卧山空鳥雀喧論文千古意為爾一移尊

送閼中王司訓任饒陽令

幾年江館橫經客此日飛凫傍玉京地接甘泉心自遠
案聯嶽色眼偏清秋來鴻雁霜前影夏去黃鸝雨後聲
登簇河陽看不盡一時桃李為君榮

贈程山人彥之

年少才名洛下聲偶從花外挹清芬遠遊不食新安水
大隱還依笠澤雲病借青山供起色愁添征雁重離羣
却憐寒氣侵衣袂縞帶無能一贈君

送蕭太守視學河南

為郡無多事書傳謝朓清乞言存故老問字狎諸生莢
對行雲外清尊對月明春風三十度一望洛陽城

蘓小小墓用張祜韻

隄上情牽處香魂斷夕林江分花雨驟溼帶柳烟深簫
鳳迷秦侶金蟬動越吟西陵松柏樹夜夜伴愁心

納涼

清風何所得蹈遍竹籬沙敗屋懸殘照深叢蔽一花樹
喧鳥向夕渡古客投家邏爾故人意絺衣坐月華

梅鶚祚

（江南通志）梅鶚祚字仲舉宣城人萬歷癸未進
士由庶常改御史會鄭貴妃有寵封皇貴妃是
時王恭妃生皇太子三年而封不與焉鶚祚請
進封王妃以定國本朝論韙之都御史海瑞謂
臣工貪墨請用國初重刑鶚祚力諫得寢又疏
言錦衣衛多中宮私人語稍侵上上怒曰鶚祚
少不諳事姑罰俸尋出按西粵卒于道年僅三
十貧如布衣時

（宣城事畧）梅鶚祚華矣其文直哉如矢兩疏之抗一怭天網一剪中璫眥方隆隆起也乚何田不拓畔門不易軌將壯而沒且無嗣焉禹金男之曰天不與善婦且忘才信足悲已

寄禹金兼柬殷無美

客久問歸期凄然有所思鷄林文字貴鳥道尺書遲白
雲從誰和青萍轉自疑倦遊無可托回首暮雲時

秋夜旅懷

北風吹雨滿長安倦客思鄉獨倚闌疊嶂彩雲還自合
敬亭風月共誰看清砧暗度千家淚落木頻催四壁寒
信是宦遊驚物候懸知行路古來難

寄徐華陽開府西蜀

使君高義控神州列騎翩翩鎮上游地近杜陵城是錦
才過韓浦鳳名樓陽春賦就千人失劍閣銘開萬壘秋
為道公家饒勝事於今下榻總名流

館中即事

燕臺春望重躊躇芳草閑雲任所如愛客頻開三雅爵

懷人数報八行書懸知聖代封章少轉覺清朝禮法疎
聞道遼陽新獻捷時平何地訪樵漁

寄湯義少時義少為南太常博士

落落都門憶舊遊天涯搔首倚登樓尊前明月雙蓬鬓
容裡春風一蒯緱玩世不禁中散癖懷人虛説子猷舟
知君雅思余同調易水蒼茫賦未休

梅繼勛

〔宣城事函〕梅繼勛號嶧陽嘉靖已酉舉人就漢陽令華秦川樓設宴舖遮中火漢口官船民賴蘇息遷黃州別駕掛冠里居隱于詩奕不染一塵

〔湖廣通志名宦傳〕繼勛南直宣城人嘉靖間由舉人令漢陽興學育材政先首務捕偏救弊弘濟時艱〔梅氏詩畧〕勛善草書人載酒乞書醉後占詩放筆立應數十幅嘗于岳陽樓壁洗絕華句崔顥而下僅留數首自題豐碑至今存樓下著有宰漢事宜楚遊集宦遊稿四書易經管窺及淮南子注

登漢陽大別山

消息梅花幾百年名山登處總堪憐晴崖掃霧湖陰静
梦蝶依雲樹杪邊漁唱熙熙春浪暖雀簫隱隱晚風前
由来地勝因人勝重賀山林有大篇

梅國祚

〔邑志宦業傳〕國祚字景靈號華平父守禺隱居不仕以至行著國祚孝友博極羣書富詩文風骨嶠峙不浮沉時俗由歲貢任杞縣教諭黜浮買崇正學弘奬士氣貧者歲資膏火識拔俟應瑜劉理順於儔人中尤推冰鑑以上官交薦除綿竹令華紅錢禁私派紳士毋敢役使窮民民力遂紓未幾以建振古楼不便于某官官譏之遂拂衣歸郡邑舉鄉飲者三弗應著景靈全集行於世

荅禹金見寄

孤城風雨後二月艷陽初別爾非千里愁余是尺書貪
憐生計拙狂覺世情疎見説春遊遍能無憶鹿車

同諸子天逸閣看雪懷大參伯 時禹金方讀禮

歲暮登高感物華迴風舞雪入簷斜寒迷疊嶂雲千樹
色滿層城月萬家天外何年還鶴馭尊前有客問梅花
祇今空説梁園賦愁絕那從小謝誇

梅嘉祚

〔梅氏詩畧〕字錫余號吳門國祚胞弟以疾棄諸生杜門力學遂自號默奇生與諸昆季揚搉著述多盱訂定從子孤山人士玹手輯其詩三卷為默奇生遺稿

曉行寄景靈

野渡潮聲落空林人跡稀月殘留夜色山曉動晴暉歲晚仍為客天寒欲授衣愁心隨去雁遙向故園飛

江上送三兄石卿

他鄉喜就我送別轉生愁水國蒹葭暮西風禾黍秋心旌懸往路寒夢到孤舟欲問移家意如今已倦遊

送時甫姊判蜀州

送爾之官處三山嶺上遊亂雲橫劍閣明月夢刀州檄自平蠻草江仍學字流茂陵遺記在好為漢庭求

憶昔

憶昔攜家傍水邊扁舟常伴五湖烟客遊南國來無定師住東林去有緣楊柳狹斜經渡口桃花小艇繫門前偶然行樂楓橋畔貪看秋雲稻熟天

梅守默

邑志文苑傳守默字龍泉有詩名　梅氏詩畧字時甫號龍泉四川崇慶州判著有三西草曰蜀西蒲西還西

柏梘寺

徑轉千盤入虹飛百尺平岩流鶯雪舞谷迴看雲生竹裏一僧見峰頭雙鳥鳴幽情殊未已歸路聽松聲

秋日同諸舊好沽飲

為惜秋光暮淹留對酒觴了知生是夢故以醉為鄉樹色浮晴靄蟬聲噪夕陽墻頭人識面不用典衣裳

翠雲菴

危磴重重絕徑深攀蘿振衣此登臨霞流草樹明丹嶠雲擁樓臺出翠岑倚竹香厨山鳥下遶松幽澗鉢龍吟

煙景

晚烟十里歸城路帶浮鐘聲歇月陰

江雨初收江霧黃行人莫辨是三湘西崖獨有漁翁宿不問郵亭路短長

元振姪移具過訪

蒲水西頭一徑迴蓬門長掩絕塵埃居人誤識楊雄宅落日披雲載酒來

梅繼英

梅氏詩畧字幼實號吉山丰姿俊偉任俠自喜當毅宗南狩良家子出金牌佐軍公實從郡守轉餉都門年尚總角也間嘗挾貲商荊湘及吳越之間所至賢豪締交恐後散千金以活饑人至今傳為美談詩不起稿每多遺佚輯有吉山詩草

柏梘步羅郡侯韻

適意雲歸岫忘機鳥近人使君遊詠處岩谷總生春

佛閣陰陰繖翠間烟霞長伴老僧閒千巖月霽三峯淨

萬壑雲深六月寒

石徑穿雲百折灣虹飛絕壁水潺潺碧桃開滿花千樹

不羨天台華頂山

梅士勸

邑志文苑傳禹金從子士勸字勉淋少負俊才

有唾餘集惜早卒

梅氏詩畧勉淋幼即好古從伯父禹金游朝夕著述左右勤事故穀華亦日溢為詩不肯拾人唾著唾餘集四卷

寄子雲大嵩

攜家住海陬微官亦何求潮滿徵魚稅雲晴看蜃樓峯

閉溪上宅人散竹西游視橐應如昔惟添雙鬢秋

柏梘

八年重一到山色尚蒼蒼勝地呼停騎作遊夙裏攪虹

梁飛木杪雲瀑冷崑光昔日題詩處藤蘿幾尺長

禹金伯招陳君達泛響潭

客遊吳粵久故里到應稀遲日野航泛斜陽浦對微叉

魚乘月上采蕨試春肥君意欲歸隱茲山有釣磯

胡國鑑

江南通志胡國鑑字正甫宣城人萬歷壬辰進

士歷官南禮部郎中杜門家居究心史學李維

貞序其文謂語無空設體無失宜云

宣城事函正甫會試第八人歷吏部驗封郎潔清而隱密蓋猾者之矜重出以和讓者也

邑志宦業傳國鑑祖貍石父世冕踐履篤實多隱德能世其家子五晚年生國鑑幼即苦志窮錢自甘授行人時先朝行司報滿例不得移贈父不得移封母蓋缺典也國鑑毅然草疏陳情汪汪數千言篤摯肫懇聆者悚然起敬後貤封著為今典實自國鑑始庚子典試關陝所拔皆名士如文太青經房已置落卷國鑑細閱始入殼乞歸杜門多著述子尚洪字林闢性醇謹銳于學無貲介氣一意子史百家旁及星學靡不精貫好行其德至老無倦容子夢龍今棗強孫浴丁巳孝廉

寄贈程相如將軍歸隱西湖

乞業鑑湖曲曾垂銅柱勳放飄閑擊楫棄興醉書裙薜

荔掩春渚滄浪歌暮雲無嫌灞上尉不識故將軍

寄江綠蘿督學西蜀

秋風兩度到魚鳧三市氷銜入夜孤滄海明珠收未盡

仍將鐵網罩珊瑚

使君家在武陵西流水桃峯路不迷去盃成都訪卜肆

日斜沉醉浣花溪

送史企愚按江表

和風漢苑柳初黃飛隼西江萬里翔清珮乍開金闕曙

雙旗猶帶石城霜史雅南臺天連匡岳春雲盡橋度鄱湖秋

雨長豈劍定教歸物色遙從天外想輝光

別曾退如太史

雲白荆南憶陸郎紅塵驅馬問斜陽到時風味還依舊霜滿龍州橘已黄

劉兼菴中丞晉少司馬

當年鞅掌度函關廻望雲霄親笑顔歆向世傳蔡火業夔龍髙厠紫薇班風清瓊佩官猶冷日照金甌髩未斑白屋懸知勞吐握參軍可念府爲蠻典試陝得公子鮮首

許國忠

萬歷府志字宗明宣州衛人隆慶庚午舉人
原編字彦貞歷官處州知府著有閑吟草

寄答雄縣成静山

都門一分手相憶每沾裳隔歲情偏切逢春夢轉長遙思滿逕風雨憶連牀公子雙魚下開函月在梁

晚出遂昌

薄暮出平昌千山媚夕陽飄風紅作障歸鷺白成行燈火前村近星軺去路長砧聲何太急此夕斷人腸

落日江行

落日照江明秋江水正平鷺緣沙浦宿船候晚潮行霧氣千山淨松風兩岸清一尊還待月不倦問宵征

秋夜舟回蘭溪

一夜西風送客舟凉生枕簟暑全收白蘋半點雙谿色紅蓼初開兩岸秋月映汀沙明遠渚棹驚鷗鳥起芳洲吏情淡與烟波狎不向秋江動別愁

王環

宣城事函環左方伯訓典孫布衣能詩尤孝於母貧不能自給 原編字尚玉刊有蠟蜨集

梅鼎祚蠟蜨集序曰王子者余友尚玉甫也王父官左方伯以廉稱不再傳遂食貧至王子早孤無生可治時依外家諸兄弟伊吾嚅嚅而治詩托於詩以遂其母夫人一日之養而終不忍去庭下逝輒歸最後歸自瑞陽而獲成母夫人七日之訣其為詩也惟緣情以體物緣境以抒情内無乏思外無遺藻二吳子之序之也言情指遠殆庶矣潘黄門夏侯周詩曰非徒温雅乃別見孝弟之性因退而作家風其重可知余故讀王子詩而知詩有所重云

立春雪晴

園林僻城市賓客謝招呼雪霽梅肥瘦雲晴山有無流澌辭斷岸草色起平湖穉子驅牛出村醪只自沽

小姑廟

窈窕向江邊粧樓護紫烟開門歸楚岫征雁下吳天楊柳廟門夕孤村落日懸旅人無可薦一爲酌寒泉

送吳李布之秣陵

江楓梧葉石城秋一片輕帆正穩流載酒好尋桃葉渡探奇爲問景陽樓六朝烟雨王孫草十里秦淮賈客舟自古鍾陵稱勝地衰年最恨不同遊

贈湯士初有方外之約

依舊林間藥艸生閒情對爾不能禁嵩陽玉粒終成飫
勾漏丹砂未化金天外桂寒秋色老崑前月冷露華深
當年却被漁郎誤玉洞桃花幾廢尋

嶺南留別豫章夏生文煥

幾年筆硯共炎方忍唱驪歌別五羊荳蔻枝長方接席
菰蘆家在又還鄉離亭曉送雞聲月客路秋分雁背霜
龍劍異時當合并敢言潮不到潯陽

吳伯數

明詩綜傳吳伯數字同文宣城人萬歷壬子舉

人　宣城事函數字季布詔相次子

同梅禹金登燕子磯

江落鮫人窟磯傳燕子名濕雲拋雨散涼月帶潮生白
浪浮虛閣青山挂斷城知君有高調流水若為聲

秋夜簡同社

蕭瑟西風吹敝裘小窗燈火獨更猶殘砧草閣三更月
細雨楓林一夜秋華髮漸看天地老青山不共古今愁
中原舊盟多寥落好與滄江狎野鷗

宛雅二編卷三　張燧　校字

宛雅二編卷四

愚山　施閏章
象山　蔡蓁春　原編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緝

明

梅鼎祚上

錢謙益列朝詩傳梅太學鼎祚字禹金宣城人
雲南參政守德之子禹金舞象時陳鳴埜王仲
房皆其父客故禹金少即稱詩長而與沈君典

齊名君典取上第禹金遂棄舉子業肆力詩文
撰述甚富萬歷末年六十七賦詩說偈而逝有
鹿裘集六十五卷禹金好聚書嘗與焦竑侯馮
開之暨虞山趙元度訂約搜訪期三年一會於
金陵各出其所得異書互相讐寫事雖未就其
志尚可以千古矣

宣城事函梅鼎祚禹金孕七月而生臞甚然英穎絕世當伯仲相繼天
參政幾欲其焚筆硯乃請以百金遊秣陵傾囊市書杜門伏誦者三年
凡三倉六籍百家之言無不淹博吾宣有鼎祚猶北地有獻吉也生平
飲食寢處悲喜愉悴一寄于書為文法嚴而律工不豪于才而沉于趣
微言者問奇者郡邑干旄就政者以日至王元美汪伯玉劉子威諸人
抑主齊盟參政里居時左右以色養歿後母恭人疾適當歲序陳情皆
學讓其次者歲乙卯疾將革言笑晏如口占數語皆返真齊物之談晚
著文紀百卷

邑志文苑傳梅禹祚年十六廩諸生郡守羅汝芳名致門下龍溪王畿常呼為友性不喜經生業以古學自任飲食寢處不廢嘗發為文辭沉博雅贍士大夫好之當時海內無不知有禹金者辛卯遊北雍年甫強時內閣申公時行等皆欲以文待詔故事疏薦辭不赴歸隱書帶園構天逸閣藏書坐卧其中伯兄元祚無子以仲子士好嗣之欲嫁劉氏如母禹祚既負才不第又當中原尚文之世博文强識長於編纂取上世以來詩文各以類紀下及稗記傳奇靡有惝遺多至千餘卷子士都士好好性剛直終寧州丞

梅氏詩畧禹金著作充棟四方請學者犢盈户外部使者及兩臺按行必投軒問字捐俸版其書著有鹿裘石室集歷代文紀古樂苑八代詩乘書記洞詮唐樂苑青泥蓮花記才鬼記才幻記才神記女士集賢嗟臚志李杜詩鈔宣乘翼玉合記長命縷[illegible]書行于世

歐楨伯集禹金五言古蒼然特立七言馳驟樂府時極杜陵之致近體氣純而完聲鏗以平思麗而雅

王仲房集禹金詩確守風格華贍不生奇宕時作

沈君典集梅叔子天才駿發詩如王子晉來緱嶺清吹泠然

明詩綜詩話禹金周見洽聞著書非當時樂大紀之外旁及書記小說兼精傳奇所填韓君平玉合記為詞家所賞有云原中紫陌上塵歎韶光何曾戀人亡友王介人極稱之

明詩林梅禹金篤志纂輯常納妾鄒氏一月不出人怪其䁔問之則已輯青泥蓮花記十二卷

訟詩貽沈子 有序

巳卯春予與沈子君典感時撫事有悄悄之憂曰以自訟而并訟之

福求自已禍固有端後車之覆宜鑒在前維網以魚鴻或罹之莫疾於舌駟不及追謂父則虎謂兄則狼彼實齋怒逢之不祥鸛垤來雨蟻孔潰隄睹始知已軫厥先機深厲淺揭人亦有言尸祝代庖孰任其愆多事所患孤貴失和一語一默道在龍蛇女違予弼予闕汝規毋曰予聖淵慎爾儀

擬古

高樓出浮雲下有往來道往來歲月長悠悠令人老當軒望西北反顧傷懷抱紅顏坐自捐為媚苦不蚤題鴂先余鳴西園歇芳艸

首夏還田間作

首夏氣清淑駕言還我廬連嶺既窈窱衆木亦扶踈新陌稍用闢故泉聊為疏日夕牛羊下烟火接[illegible]墟動息無兼累言晏恣所如東菑聚臺笠胼胝與之俱力田苦卒歲誰謂倦荷鉏罷飲但滿腹鷦棲不待餘顧已寔何有敢回長者車

邀笛步

子野工秦笛平生任誕人三弄上車去安問主與賓至今有遺響滄波日鱗鱗

鳳凰臺

遠遊忽成悵策馬臨高臺悲風千里至浮雲四面來鳳兮不可見梧竹生秋哀

青谿

繁霜侵曉幕白水近橋梁空簇上引曲泠泠一何長烏飛天欲曙小姑居無郎

雜懷

長虹貫白日壯士髮衝冠子胥齒屬鏤鼓氣揚鴻川少
女志填海愚公力移山幽微疇見測賤庶亦有權積羽
欲沉淵積憤欲傾山

將進酒

將進酒吹笙竽烹鮮擊肥出中厨金鏤椀翠羽巵間以
白玉綠緺之履舄交錯扇所私一日千秋與等期在世
不歌淩不飲有錢慊慊持底為

月夜聽賈珍彈箏歌

明月夜三五羡酒斗十千秦箏何要湫賈女自嬋娟乍
臨掩抑方惆悵翠顰紅潤嬌千狀纖手初揮多愣聲湏
臾促柱中宮亮高張疏節轉相縈縟彩輕璘最有情一
絃一柱芳年映少小生來指爪清銀甲霏霏吹白雪汨
汨流泉忽幽咽倚歌雁足並成行結怨烏啼還泣血罷
彈羅袖餘飄颻寶釧寒生玉粟嫣躡履挂冠天欲曙箇
儂無奈可憐宵

放歌行贈沈二懋學

沈生本是遊俠子竭來生長朱門裡十五曾隨家丈人
提兵直渡瀟湘水是時幕下賓盡傾縱酒談兵俱絕倫
楊家蛇矛長丈八四面梨花飛繞身鳴鏑流星弓滿月
蹀躞紫騮看電燄白日常懸烈士心黃金不鑄男兒骨

歸鄉折節強作儒日攝劍術窺陰符餘力頗作文章用
萬言磊落驪龍珠名高待詔達金馬生也豈是悠悠者
投書長揖戚將軍往來射獵胡城下飛狐以北花馬東
九邊形勢在目中却咲匈奴猶未滅封侯往往非英雄
平生自料多籌畫及説謀生常失策客至如雲尊不空
逋積如山日相索已見文君與驌驦更愛孫家酺馬裝
有時鳴鞭挾邪裏有時爭博少年場讙浪懽呼百無忌
但恨揮金不快意視人耳目率尋常遂令此生成棄置
此生不顛淩不痴大賢踪跡多可疑迴山倒海非難事
一旦雄飛君始知

太平酒肆贈孫少府

行行馬首遥停轡中道逢君把君臂山縣桃花春欲然
買醉踏歌來酒肆羡君二麦已逢秋問君免官何所求
數錢正有河間女撫瑟還工子夜謳歌聲婉轉春風裏
雜坐遺簪兼躧履杯玉嫣紅燭膩黃共視丈人無遽起
高陽之徒君老矣嗟嗟高陽之徒君老矣

弔禰衡

正平劉氏忠臣也其孔楊之許非徒才相埒蓋
所操鈞矣阿瞞以虛名籠士士輒景從挾炎禺
而畀之甘心爲正平時時哭善詈人賢者固不

可測爾明哲保身豈可繩斯人乎客遊楚當道
鸚鵡洲余為長歌酹之不及黄祖彼人奴足齒
哉
大兒孔文擧小兒楊德祖咄咄行尸曾足數生平罵座
座客驚酒酣擲筆題鸚鵡鸚鵡能言竟累身化作武昌
江畔土炎精灰冷青蛇妖征西將軍坐自驕入幕謀臣
傾日月登臺歌吹入雲霄掌中已無劉大耳眼底豈知
禰孺子何物鼓吏解辱人解衣三撾心欲死黄鵠含冤
漢水悲銅仙青淚憶君垂年年芳艸春洲萋狂魄猶堪
賦黍離

項王廟歌

嶧山遺廟何堂堂風吹女蘿兕跳梁揚枹拊鼓供伏臘
父老猶能說項王鎬池已璧祖龍死叱咤喑嗚提劍起
是時楚有武信君八千飛渡錢塘水漢兵四面忽楚歌
騅不逝兮可奈何東來此地曾經營耿耿英風尚不磨
帳下千峰如列戟斷鏃含腥土花碧漢家陵廟游衣冠
牛羊夕下長安陌

都官篇

吾家都官殊有名五言破的何錚錚重譯西南開萬里
直從此地起長城盧陵為友眉山弟金錯囊羞斷衰微
虛聾清廟薦遺音闔閭徘徊辭上帝祠有雀角墓有狐
鵩尾剥落龜斷趺詞人千古厄陽九泼代衣冠乍有無
尚書嶧陽一抔土白楊斧作豪家柱山鬼揶揄大道傍
再拜高歌淚如雨

叩馬辭

六龍飛駕燕中起大風瀟瀟渡易水羽林十二散星文
石頭城下鼓聲死殿中催召陳尚書慷慨悲歌氣不舒
一時殲血報皇祖六子同甘禺鑊餘衆謂逆鱗不可批
臣將叩馬效夷齊計家橋頭骨已朽孤魂夜夜吐虹霓
詔傳故里崇尸祝桂酒椒漿甘一哭徙薪曲突亦有恩

開元寺前俞伴讀

史鳳曲

史家小女字鳳凰五色高樓玳瑁梁步障千重圍錦繡
流蘇四角佩琳琅此旹盡是空城道此時盡說青樓好
燈張瑤席鏁蓮寒枕依羅薦神雞曉門前車馬絕凡賓
鳴玉鏘金共結親何人浮入迷香洞生綠羅屏字字新
一片香名滿人耳江南萬斛春如水至今花柳不敢驕
都向秋風顦顇死

以詩代書招屠長卿

我輩酒乃天之禄澆君傀儡在胷曲半酣耳熱斫地歌

氣盡英雄惟一叟君才天馬驟行空立抉萬象開鴻濛
眉間爆爆丹霞色腋下泱泱滄海風致身雲霄非不蚤
銅符載綰江南道茂宰頻隸赤縣花仙郎入起明光草
妙手真修五鳳樓御顏常近雙螭頭列車折節要三事
列坐雄譚傲五侯五侯余友宋忠甫會稽黃生名博古
翠管俱調子夜聲紅牙低按前溪舞吏隱難容金馬門
角巾歸第亦君恩湯遊好逐盧敖去秘訣新從素女論
淩秋忽渡錢塘水苦憶平生沈太史白馬來臨識者驚
黃鶴呼名招不起沈太史屠先生向知生死見交情君
雖儼然渡失意砥柱復折崑崙傾吁嗟其人骨已朽獨

剩精光射斗斗神物會合終有時飛沉豈問千秋後一
城斗大宛江濱迢遞高深結構漸謝公宛解吟如練紀
叟猶能釀老春臨水登山多慷慨風流何殊世相代朱
顏玉露冷芙蓉瀨氣金天發沆瀣正襟誦爾廣輪篇羽
翼將生汝宅仙以往共期壺內住只今且就甕頭眠

酬屠長卿序章臺傳奇因寄汪司馬

我不解楚竹又不好秦箏驚心動魄置何所別有內譜
縱且橫金元樂府且快意吳越新聲浪得名少年填詞
頗合作家部尚有清商樂聖轉金星不夜城偷傳擘月
臨春閣最愛章臺楊柳枝飛絮黏空能爾奇幺篇親度

成珠串隻字爭誇是色絲此道難知復難遇世間耳食
紛無數若少寧逢都尉增分明翻被周郎顧東海屠君
天下才把筆大呼序章臺謬許曲中和律呂忽看指下
走風雷風雷君合為霖雨剪雪裁雲俱嫵嫵我固錚錚
百鍊剛柔情化作俳優伍嗚呼我不學梁鴻五噫歌出
關君無如子幼勞歲高南山即今此傳風流更奇俠便
歌對酒呼復鬟新都司馬亦見賞與君暫代五湖長驃
姚倘召出禁中鼓吹還期歌塞上

南風篇贈子馬送楊舜華歸秦淮

南風五月吹禾黍翩然結伴將歸去就中神女冰玉膚

界入清涼不知暑江城三百未為遙一曲秦淮舊板橋
不勞兩槳來迎渡自有扁舟會上潮石魚鰣魚堆滿肆
枇杷楊梅都已至家家駐馬菜槐陰處處吹笙紅蠟泪
眼前翁翠鬪霏鴻條忽飄風苦斷蓬未卜香魂還海島
且拚白首老荃叢復行鍥臂朱絲繫何用為郎倚大婿
西陵松柏誓同心南浦芙蓉原並蒂蒲水喬林正掩扉
高堂五色斑斕衣曾聞短日猶堪愛莫逐行雲竟不歸

寶網篇贈薛五

館娃沉沒西施死寶網珊瑚招不起烟霜疊換幾千年
春色吳宮照湖水湖水年年滿舊溪棠舟桂檝各分曹

無賴冶遊無数伴衆中先問薛靈濤金陵来逐金閶客
蹈遍東城轉南陌但聳酒美莫深辭𥇍見花開須早折
携手行歌上帍𨒋黄梅雨霽麦初秋单衫杏子従風擧
團扇桃苍映月流百媚羞陳能拓落羣情善會憑斟酌
調絃吭墨樂多方蹴踘弾碁懽閙作更衣玉靚鬱蘭芳
絳蠟復融赤鳳凰人生容好那堪待相識相逢擠劇愛
昝文石老坐空懸金氣波寒劍何在亞字城邊楊柳津
青樓粉黛競争新安知樓上盈盈女不是吳王宮裡人

當壚曲

酒樓高挿天斗酒價十千當壚有豔婦挟瑟理鳴絃大

堤唉留客河間工数錢春風吹歴亂買醉百花前

呉趍變曲

入室徵三婦關門接小姑单衫着杏子復幉結茱萸夜
色銷銀燭春心貯玉壺丈人且為樂四座唱吳趍

登牛首投弘覺寺

秋深尋古寺日暮聞疎鐘宿霧千盤磴驚濤四辟松塔
光通静室江氣上遥峰知是神遊地雲蕤五色龍

真州

北程遵水國帆落是真州雨色滄江暮潮聲大海秋方
言徵估客地勢控咽喉痛憶淮南賦將因桂樹留

送龍使君不及寄之湖上

臨岐空有泪不及濺君衣獨馬向空没孤帆入雨微王
程芳艸綬物候落花稀還念蜍江勝因之覓釣磯

秋夜侍家大人貢東平沈君典宴陳使君高齋修
郡乘卒業

狂簡聊吾黨風流自使君郡齋堪罣墉賓客揔能文叠
嶂標清漢復江帶白雲城東千載地時下鳳凰羣
按圖曾會禹掌古向稱泰世濟𢥠司馬書成感獲麟股
肱三輔重日月一編新良史推陳壽江東跡未湮

柏梘對酒

空林每獨會濁酒遂相親虹截千峰雨鳥鳴三月春流
雲響蒼木凉吹起青蘋洞口桃花暮踟蹰憶隱淪

送徐少府赴蜀

艸歇三江浦蓬飄萬里身登天攀蜀道歌雪失巴人黄
綬稱仙尉斑衣念老親遥知趨府日花滿錦城春

重送徐少府

巴江流不盡兩峽夜猿聲秋盛黄牛峽天高白帝城南
雲頻引望西極自孤征漢浩中興日功曹未可輕

寄大梁朱觀察兼問西亭王孫

問盟牛耳在寄遠雁行遲鞭弭一相失山川忽間之白

雲起飛蓋明月照臨池公子西園好還傳侍讌詩

除夕立春逢雪

積陰迷晦朔除夕感居諸座易從春長愁難與歲除梅荅他自好柏葉爾何䟽又見條風至多慚涕泪餘

兒女催人老行藏與世違可堪繁霰苦猶恐妬春微窗白寒光砌江青柳色歸屠蘇明日酒含意奉慈闈

荅張員外都下見寄有需次之歎

沉芷思公子江蘺怨美人髩殘燕地雪衣改薊門春旅食猶然桂功名自積薪漢廷多貴幸年少盡麒麟

都夜聞笛

長安聞玉笛楚客遠遊時明月一為奏秋雲不可持江空龍語細天濶雁行遲萬戶秦淮柳寒條緑自垂

龍江關送從弟台南歸

秋風江上路送爾獨先歸鄉夢將雲度離心共雁飛薄寒欺客枕永夜戀慈闈留滞何為者空沾遊子衣

金陵寄王仲房

宛水一為別金陵再寄書王家桃葉渡秋日柳條䟽客久少知己吾儕﨑嶔盧向君尋舊約百里共樵漁

殘雪

殘雪尚存地殘雪不出村樵歌分別隴獵火上平原川暮流澌急庭寒積葉昏橫空鷹隼去衆鳥慎高翻

姑孰逢家弟之金陵寄周國雍

姑孰城邊路征帆為爾停雨收江氣白□之鳥烟青落日望京邑孤雲歸敬亭周家艸堂在一寄北山靈

雨罷

雨歇成吾眺為懷不可言斷虹窺返照獨鳥去高原病久身親杖家貧客散門銷愁是何物隨意倒芳尊

感騷

落日蕭條色高秋罷倚闌天清䟽草木地僻謝衣冠漸喜時名損猶疑古道難西園竹萬箇吾欲選漁竿

問沈君典東歸

扁舟問歸處楓葉洞庭稀三泖雲隨棹五湖秋滿衣龍□文字古鱸膾宦情微曾否尋仙尉吳門今是非

江東原獨步歷下自三宗二子堪千古中原幸一逢因君先辨覡愧我後登龍聳欲將浮海弃桴尚可從

飛鳧占太史雙舄在雲間元出亭中草青來蒲上山鳴琴哥合調把酒解離顏一作臨邛客文君載得還

秋蕪湖

参差千雉合空濶一虹浮地入魚蝦市天維估客舟五方人雜錯十月我來遊感慨平生次寒江細細流

雪夜示內時以問葬至

刻舟難與盡因雪更歸遲夜入他鄉見久寒遊子知心累藥知假相持吟苦亂教瘦休成柳絮詞

西閣晚望

懸崖危置閣落日巧當牕面水丹楓並飛簾白鳥與秋光球遠堞人語出空江一片磯頭月時時繫釣艭

移家敬亭莊

敬亭看未厭況在戶庭間謝李曾遊地巢由不買山還后疑亦申携婦損紅顏儋業成東陌時時獨往還

宛雅二編卷四 張蟻 校字

宛雅二編卷五

愚山 施閏章
象山 蔡蓁春 原編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緝

明

梅禹祚 下

王仲房送君典北上過宛會其死哭之去

驪駒方載道白馬忽臨門生死俱成別交游半不存憤時餘俠氣垂老拜孤魂宿草知何地還期酹一尊

悼亡 為副室潘氏也

我非能好色誰易造忘情薄命飛蒼急韶年逝水傾桂芳應自蠹蕙質豈留英枕簟依然處新涼昨夜生

閏壽卿別之淮南

十年淮海路白首尚栖栖又送孤帆去愁看落日低沓鴻分楚塞折柳問隋堤我亦驅車別余從大道西

楊姬館逢卓懋德北上

以君一日長別我十年餘桃葉愁中撫梅花病後書了心送髮短孤夢隔秋疎莫戀當壚者君王問子虛

泊吳江

湖寛全繞縣潮縮屡移舟稻蟹多宜晚蓴鱸已過秋虹
梁凝渴飲璚島自虛浮来就松陵酒烟波浣客愁

金陵客懷

葉置勿渡道棲遲猶旴宜久隱為長物未忍去明時俗
態殊遷次羈䫉漸放離范范江海上今日更何之
恣意游䑔数多懷望轉迷清秋渡闗外佳氣二陵西雁
已先霜下烏仍近夜啼都亭酒大惡不得醉如泥
刀頭常改約膏首孰為容桃葉空相接蓬根無定蹤書
傳新帛素衣凖蘊裁縫耿耿明河曙秋雲隔幾重
蘊游如雨散寄跡共雲浮蟹咲渡何向去留非自由槖

垂多病日衾薄異鄉秋獨往平生意寧甘與衆謀

送徐别駕遷守蘄州初令攸縣

吴楚連南服蘄黄控上游盈盈如帶水歷歷梦刀州爻
葉三年晚桃笙六月秋政成常卧閣江漢咏風流
三戶曾稱長邊旌載入疆笛寒湘浦月橘老洞庭霜天
地楚氛靖山川覇氣荒黄梅諸祖在講席預名香

冬日同屠長卿泛城東長卿于舟中絳袍作漁陽三撾

孤城懸縹緲一櫂泝空明歲潦潮難落寒遲木尚榮着
緋幽鳥怪叠鼓蟄龍驚共指滄浪水泠泠只獨清

南還宿江寧鎮

道路人堪老秋風酒易清歲登餘雁食江近賤魚羹信
宿雨如約欲歸雲有情出關逢故吏多愧棄繻生

徐州寄内

人今更北渡書始寄南徐惜客綿邉換思君帶有餘春
歸千里外月潤兩輪初尚有前期在臨河轉歧予

投卧佛寺

堧烟輕作瞑山氣易為陰一徑荒榛入遷林古柏深地
磽僧簡供寒重客稀臨鐘磬坐成寂泠然空外音

郭外送謝于宣遊廣陵

山色敬亭曉濤聲楊子秋中年難作别後進得名流稻
蟹江鄉熟蕪螢古苑愁縱令吟桂樹慎勿為淹留

九日同焦素臣諸子泛舟響山

輕舠信水便重九値晴難山氣碧雲叢潭陰白日寒草
敷諸客坐菊益老人餐薄醉猶餘健登高興未闌

雜興

天授雄才漢武皇誇胡羽獵校長楊自班倩女金條脱
别號將軍鐵裲襠北狩鷺輿回朔氣南巡花月庖春陽
先朝帝澤原優渥萬歲千秋樂未央
中興漢德頌嵬嵬望見呼韓欵塞来太社擬金俘早獻

離宮列宴帝親陪時平自紬紃庭議慮在終思度漢才
帷幄運籌闕至訃却從終夜望三台

晚秋同張山人訪姚叙卿時聽徙屏居

漢郡由來左輔尊縱令薄譴亦君恩酣歌且住爰絲里
交態休書翟尉門白鷺江聲寒入部盧龍秋色晚開尊
只今二仲堪來往況復蓬蒿舊徑存

廬次書感示君典

扶杖猶存見爾期王孫芳艸滯歸遲逢春雨雪寬衣帶
幾載氷霜戀鬢絲名起雁行看漸失困來龍性竟難羈
望中不淺悲歌意舉目山河異昔時

金陵寄周國雍恭伯

側身西望蜀天遥井絡何曾隔斗杓五月渡瀘銷積瘴
十年懷粵梦歸潮江南新草野如織徼外殘梅雪滿絲
萬里題書仍在客烏衣舊巷白門橋

夜飲許伯倫故太常公第

石城城上半烏棲美酒邀停白玉蹄每憶許詢瞻朗月
向知江令住青谿妝明銀燭光生雪襟解羅襦醉似泥
便欲留歡過臘盡春風吹柳惜分攜

答傅吳縣伯俊

吳江楓冷興蕭踈頻枉干旄問索居遵渚似教隨旅雁
過河無意泣枯魚烟霞舊里尋仙尉風雨孤城卧閭閻
政暇傳君多藻詠山川能使宦情踈

馮元敏學憲示西征集

黔中形勝隔風烟萬里騑騑叱馭前漢使鑿空窮亥步
省郎持憲在丁年六經懸日能開夜多士披雲欲覩天
舊賦西征虛盛藻何如化俗異方傳

還蒲上將移入山簡諸宗

何事經年始一歸竹林茅屋尚依依貧思善後鄉居好
老悟從前市隱非臘雪凍除荒徑艸春風吹長故山薇
歲時簫鼓東村社耆舊追隨願不違

為周元孚騎曹悼亡

同心環乍解纓臂縷空長奉倩情偏篤安仁鬢覺蒼餘
春疑唾碧明月剩流黃宛轉潛通梦葳蕤遽歇芳白紈
非棄置彤管自飛揚立望趍重幄成丈憶七襄忽乘雲
雨去何處問巫陽

送時甫叔判蜀州

初征冠蓋拂雲霄出祖寒城十月朝幽會魚鳧風壤異
徑占象馬水程遥清時佐吏多名士掌譁蠻王款聖朝
雅使府曹惟畫諾預知民俗有歌謠案頭峨嶺三春雪
筆底巴江萬里潮莫桂碧雞陳舊祀飲桐么鳳集新條

光含石鏡秋長滿聲老栞堂暮踈寥送客官梅動詩興
懐鄉林竹隔遊鑣西川不久懸刀梦北闕分明見斗杓
欲買扁舟上三峡郫筒酒美定湏招

高陽樂人歌

翩何馬上兒結束千黄金艷殺當壚女瘦投玳瑁簪

野田行

陰風吹白楊饑鳶啄枯骨夜凉燐火明老狐拜新月

夜詠

罷酒意不適出戶羣星稀脉脉花閒立流螢飛上衣

春辭

海棠殘月照人低枕上關山路欲迷生怕啼鶯驚曉梦

垂楊不種畫欄西

金陵曉出元武堤

毿毿楊柳鳳城西半醉垂鞭信馬歸十里曉山開翡翠
一湖春水浸玻璃

送王博士歸楚

官冷誰憐鄭廣文拂衣歸作白鷗羣江城三月桃花水
一片春帆挂楚雲

塞上曲

秋風嫋嫋度秦關一夜胡笳鬢欲斑又聽中軍傳秣馬
明朝直擣賀蘭山

閨怨

繡幕淒飛海燕斜櫻桃當戶又開花玉門關外春應好
蕩子經年不憶家

楊柳枝

楊柳青門二月春年年攀折送行人也知芍藥原堪贈
誰遣長條獨苦辛

碧玉歌

纖枝颭雨淩翻烟一識春愁劇可憐却教秦箏絃十四
初逢碧玉破瓜年

寒夜憶季豹山中

思君獨苦更思歸老盡山中薜荔衣入夜城烏栖不定
一庭寒葉向人飛

送王檄遊金陵

石頭城外駐仙槎朱雀橋邊問酒家高價十千君莫惜
一年春色在桃花

古怨

明月常懸玉鏡臺丁香花下待郎來當時贈淂同心結
縱有春風剪不開

小女深閨見客羞蛾眉宛轉綰春愁生來不識鴛鴦鳥

繡出鴛鴦却並頭

贈楊三桂林

含嬌泪目送君前吹徹箜篌欲曙天家住青谿第三曲
阿郎令滘小姑憐

携手長橋醉蹋歌月殘秋冷濕凌波不知烏鵲曾來否
昨夜分明見渡河

贈西亭侯小史

白皙兒郎好冶游青衣月下弄箜篌秦淮春在西寧府
却是盧家有莫愁

寄陳滘基戶曹撫州

燕都酒樓高插天高髻胡姬慣數錢忽聽琵琶歌出塞
漁陽清泪落君前

汪千頃

宣城事函字汝澄天啓壬戌歲貢 原編字波
臣
邑志隱逸傳天啓時汪千頃舉明經不仕

梅象先移居黃池

卜築黃池市門臨市背開喧囂終日隔欸乃有時來一
帶騎鯨水排聯倚馬才詩神倘入夢來往溯游洄

劉尚安

施閏章墓表略先生諱尚安字寧我與先大父
同事諱學窓而篤義鄉人告饑減炊而餉之

貞婦詞

青鸞夢初醒北雁哀南浦寒月淨窗虛松風欲作雨言
念舊衣裳明發以之補
曉汲澗之東澗上有遊女拍手招我遊歛衽前致語淺
園苧未收機上停梭杼

梅咸祚

梅氏詩略字以虛太學生寄居金陵席踞閑少
任俠中年佞佛故語多禪意著幻奇齋稿六卷

禪吟集一卷白洋園艸若干卷 原編以虛入
釋名廣竺尋渡迓俗

送僧盧嶽避暑

去住緣難定翛然出帝鄉身持五綴鉢擔負一空囊嶽
色依雲淡江光引棹長刹來岩瀑下六月未清涼

板橋道中

楓林披驛路雨霽薦新涼衆驚攻餘利孤征愛薄裝田
家分剝棗野店受春糧望入歸途裏村烟斷夕陽

別鍾猶近李右人還金陵

一別龍溪西望睇鍾山高蹤揖丹霞風潮白首孤游客

霜月紅林兩處家菰米稽撓湖水黑雁聲低度木蘭斜
归魂旅思長途冷看盡蘆花看雪花

麻三雍

明詩綜傳三雍字仲雍宣城庠生

平陽還襄陵聞蛙有感

三月三日試春衣千山萬山花亂飛行人何處覓相識
啼鳥有時呼早歸日漸銜山鞭影急烟爭迷對水光微
艸溪陣陣喧溪鼓鸊鷉軍聲似也非

怨王孫

灼灼嬌花鮮媚人萋萋芳艸獨傷神那因芳艸偏成恨

自是嬋娟不奈春

過蘇季宅相傳夜見赤光掘之得金

斗印難銷季子愁囊錐迸作赤光流若使黃金當日出
只今誰歎黑貂裘

蔡陽春

原編字羲伯太學生著有戊臼堂遺稿佚

客真州修竹菴咏竹

瀟瀟木葉籍庭中脩篠參天滿翠叢已見羣芳供委露
始知勁幹不隨風林中阮籍非逃俗柯樹中郎豈慟窮
清梵一聲過別院沉沉午夢散虛空

嚴弘志

原編字濬初庠士輯有皇明人物考行世

魯守仲移居北郭

卜隱吳門市棲遲爾獨醒閉雲開野愕茜艸秀孤亭溪
帶寒仍綠山分雨後青頻傾桑落酒不必問侯鯖

梅膺祚

梅氏詩略字誕生光祿寺監沉酣書籍著作多
種字彙一書尤為海內所珍公猶懼挂漏易簀
日屬其子補訂其子文學士倩孝廉士杰承命
校訂增補惜未付梓

二槎紀略字學諸書宣城梅氏字彙久行海內人知其起一畫至十七畫立法簡明便于綴拾視玉篇篇海為易了此得誕生之糊也字本起于畫孳乳相生以至無窮梅氏以數多寡與古人之以聲音權母子非有二義梅氏反切直音韻法二圖坦然易入古法起于數其意未嘗不教人因數以求聲也不得其聲而徒泥其數亦失作者本指

金陵早舟

烟霧濛濛濕曉篷長楊臺榭隱江東浪花搖動三山月
蘆笛橫吹萬里風寒雁一聲殘角裡疎星數點亂雲中
乘槎似得張騫棹起泛蛟龍第幾宮

李俠

原編字右人庠生

拜方正學先生墓

雨花臺畔石嶙峋八尺碑殘血尚新誰道九重原姝佞
可知一死自君臣拚將十族丹心苦認得千秋是字真
竄喜龍蟠山在望麻衣不負賜袍人

梅守和

宣城事函 梅守和字秀方萬歷戊戌進士第四人二甲首唱就春曹督學中州湛如鏡堅如石得人為盛寂難者貴顯一門聲援可借孝廉十載寒儉難甘凛凛然一日終身宜先人之廬業僅蔽風雨而官舍之蕭條難還歸骨矣以廣西布政使司卒兆民罷市名宦鄉賢並祀

邑志宦業傳 守和號鏡水繼善第四子性癖靜閉戶絶俗以詩文雄視一世督學河南謝絶竿牘偶有以家書投者杖其使焚其書甄拔孤寒品第高下無毫髮爽丙午鄉舉八十人其六十七人皆首拔士中州風氣為之一變至今稱梅夫子不置尋分守汝南轉廣西按察使粵西地瘠民疲輕狡健訟和一繩以法有王府護衛官劉當民為患者立請於王擒治之由是奸宄屏跡俗用大和最聞京師即拜本省右布政使事劇心勞卒於任同年侍御穆天顏臨哭之室惟釜鍾檢其篋圖籍之外無一物

界河道柳

垂絲嫋嫋片雲飛閣盡征人繫落暉絮起隨風舞似雪
客行猶未解寒衣

留別

美人曾共木蘭舟光景依稀似昨遊數盡前情人不見
寒江日暮水空流

崔汝恭

原編 字聽松庠生

九日敬亭

萬里青霜梧葉飛千山爽氣盡霏微吟邊酒送黃花醉
望裏風寒白雁歸秋水晴沙銜遠浦石門疎竹隱朝暉
登高却愧無能賦漫惜年華又授衣

甘梅軒

三天洞

何年鑿開混沌竅茲山間留空洞腹陽光轉午影入龕
天籟出虛聲傳谷飛鼠深藏亂石雲老猿倒挂懸崖木
洞門泉水碧于藍不洗菴中野僧俗

濮漸

宣城事函 濮漸字子升餘含人萬歷六年歲貢徽州府訓導慷慨極有才略

淬劍吟贈張公子

黃金不惜買純鈎淬得龍光掌上流三尺寒生千鬼泣
一函霜動四時秋蹙文入月殲吳桂步武當庭落佞頭
自此顧琀神物用潛鋒蛟室莫輕投

俠少行

聽得吳姬曲一聲千錢買醉不勝情歌喉未歇長辭去

為有前途萬里程

梅一科

宣城事函字子登嘉靖戊午舉人浙江奉化縣知縣

柏梘寺

入谷迴超人境絕懸崖忽引一虹飛峰頭振屐雲相逐澗底流觴鳥共依斷壑松濤空俗慮閉庭苍雨靜天機淹留未盡登臨意帶得泉聲滿路歸

唐公靖

宣城事函字君平萬歷庚戌進士山西太原府推官原編原名二相

除夕前一日

臘殘偏苦雨春到卻宜晴艸封迴枯陌烟雲帶冶城浪遊看走馬雅罡聽吹笙明夜今年去驚心華髮生

汪正義

原編號肖甫處士文節九世孫負才早卒

春雨

靈雨黮春暉蕭蕭獨掩扉閑聽鳥語變罡看苔衣肥草色園全滿屐聲戶外稀自憐楊子宅終日待雲帰

宛雅二編卷五

張𪅆校字

宛雅二編卷六

愚山 施閏章
象山 蔡蓁春 原編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補輯

明

吳伯與

明詩綜傳 字福生宣城人萬歷癸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浙江布政使司叅議還廣東按察使司副使有素雯齋集

邑志文苑傳 吳伯與好讀書每夜至鷄晨擁衾假寐即嘗業淡讀以是得疾年五十八始連登甲乙榜歷杭嚴道副使初伯與將入南闈病幾殆耳聞鬼語云奇哉奇哉異人異人後闈牘出二三場批語即此八字益主司驚其博與也其為諸生高自負時稱大秀才以晚達得肆力典籍博極羣書攻古文詞手抄目涉家藏甚富所輯有宰相守令合宙名臣奏疏事函文函等書著素雯齋集行世

李本寧集 福生詩簡遠曠達兼彭澤左司香山眉山之長

董思白集 福生騷賦古律體齊梁之綺靡兼燕趙之悲壯

黃貞父集 福生曠懷雄藻高岑韋柳惟所汲取而激越時近樊川

張子環集 宛陵若梅文學禹金湯司成嘉賔標新領異各成一家君大篇短什時效切磋古體高朗近體猶逸不規規于形似

靜志居詩話 福生素雯集雖無與竟陵酬和之作似亦降心從之者

燕啣泥

楊花飛淒燕啣泥上畫闌徘徊欲向主人道哺得雛成送雛歸賸中饑飽各自知但記啣泥相哺時

飛鵠行

飛鵠哀王氏婦也婦痛夫夭越三月待壙自縊呱呱勿顧聞而唁之

睇彼黃鵠飛鳴提提一步一顧淒掛故枝 一解 日之頹也風鼓其厲宛頸獨宿魂仍飛逝 一解 傍人來寬強之視息維女有言死則可即 一解 凌虛失翼涉川無津心之痒矣原土是親 一解 生不忍獨死豈忍孤寧忍于子豈忍于夫 一解 結髮同衾黃泉共友水不厭清淄川之阜 一解 墓門有松枝葉交通淒雀同翔叩頭向風 一解 向風而鳴曰反其真太山鴻毛孰重孰輕 一解 淄川奔城方之湫矣彼弱男兒其鑒于玆 一解

漁父

裊裊江村菸柳滴滴橋邉清瀏拋將長網成圍駕去扁舟應手驚開飛鷺浮鷗跳入細鱗巨口得意蕩槳歸來若個爭先沽酒

登石筍峰

青霞面面出仙峰宿霧陰陰覆遠松括蒼盡指三十六石筍千重插長虹我日他鄉作游子不去看山終屋底臺上蓮花春盡生峰裏芙蓉秋不死我家原傍敬亭雲折柬可邀軒轅君眼前好山不肯住三山五嶽復何云

湖上阻風

忽擁西風浪横駈白鳥飛魚腥知雨細蛟氣入烟肥雲
去兼吹棄潮来欲上衣波濤随處是作客未言帰

敬亭秋雨

紅漸當衣落青仍到澗微江村千樹暝山郭片雲圍寒
鳥鑪分影閉鐘院度稀悠然無碍意漫屐迹僧帰

北楼夜月

高齋今夜月輝映似南齋白轉苔前露清分郭外谿樹
遮城壘細鳥宿釣磯迷詩酒淋漓意飄然憶隴西

齋員倩南帰

五雲親舎在轉狎故園看欲讀父書畫非關客與關衣

裁楓葉老字報雁行寛遅爾杖藜處桃谿影正團

將之天都憶王尚玉

路指桃源入人為采藥行苔文林外静蘭氣雨前清緱
嶺分雲潤天都借杖軽㤉他王子晋何處獨吹笙

雲中蚕秋

猶青花霰路如浄髮根塵攤史逢高士栽苓當比隣鳥
稀常到客應慣不疑人但少滄江水横竿學釣鱗

秋興

曽聳俘獲到坍墻可是鯨波已不揚戈桃黒山衣授薄
犁扶青海歳為荒幾將舊梦依宣室未有新詩走夜郎

塞外聽殘楊柳曲應知秋怨重伊涼

西山故宋離宮

鳳凰山逐亂雲悠飲馬池聽咽水流佛閣已沉園寢内
妝楼又暗海潮頭鳥從輦路帰林失客指碑陰落澗收
離黍湯嗟垂拱殿如今汴水亦杭州

秦松

寒葉高懸海色孤且同瑶草未榛蕪秦碑不載東封事
何日虚名表大夫

元旦迎春戯作柳枝詞

若耶山下是儂家日日開門欲放苍不信梅花春最急

柳頭辨作雨前茶

別白登臺

噪鵲常聞塞外峰平林繍甲隠蒙茸男兒但上燕支去
不問邉墻隔幾重

三溪雨漲

一徑當峰出千嵓挾水流春將二月朔冷似隔年秋騎
影川逓逓衣光浪欲浮青封雲類樹白受野田溝松塵
存高論籃輿作醉遊玉鷄川上瑞還欲共浮邱

張希叔

原編　字比孟淳安縣丞

冷然別業訪張幼于

三徑葱蘢竹樹幽懷君高誼獨相求軒前雲抱孤峰秀花底烟縈一水流埜服不須黄綬貴山棲無事赤松游罡来頓覺塵嚣隔盡日溪邊狎白鷗

和沈嘉則衣緋把釣

影落空江水不寒西風斜日一漁竿緋袍借得芙蓉色妬殺江楓萬樹丹

湯賔尹

江南通志 賔尹字嘉賔宣城人萬歷乙未冠南宮廷對第二授翰林編修仕至南祭酒以制舉

業名天下

邑志文苑傳 嘉賔授編修内外制書誥令多出其手號稱得體神宗每加獎賞歷晉中允遷南京祭酒雅中考課及分闈者三所得皆當世名士好奬借人才士子質疑問難殆無虛日詞林舊例每優游文史需次公卿間賔尹獨慷慨負氣縱談天下安危大計好刺譏人由是與人不合又以闈中爭韓敬卷首忤執政罷歸崇禎初陞原官辭若安等疏薦未及用卒居家孝友父嚴峻少拂意悽然終日色霽乃退待諸弟友愛倍常有私財輒為親故持去見負才憔悴者推轂不容口初以制舉藝名天下至今無不稱湯宣城云所著有睡菴詩文集其條議防邊倫倭諸策詳文集中

梅季豹集 吾友嘉賔太史每歎斯文弊失真而其高材遠識博學厚志足以至之故文以紀事事以見理詩以抒情情以標風未嘗一著蠹模而亦無非古法

睡菴文集 太姑翁姚先生者湯若典太史延以師其子家父挈予謁姑翁予時年十一幼不解事曾其門下諸名士沈長公輩方屬課索紙筆戲言吾亦為文文不草落紙就數義一座皆驚君典太史目之急以為非常也一日聚族前曰我兄弟行有女者女之必無失婦翁在坐舉手首諾

別李季宣

江城休沐處獨客掩柴扉避事常稱病逢君可當歸竹林春雨細蓮舘夜燈微去處鸂鷺遷栖栖心曲違

舟行

愁飲秦淮水強弄秦淮月渡頭如有人不忍歌桃葉

舟宿

多難棲江上謀身愧不工天河容永夜野樹易高風魚板時窺白螢燈小放紅一年秋思急催落布帆中

壽萬制府

越國歸来後降旗已盡收刺閨傳露板飲器漆骷髏部

舞多椎髻夷王解莽韝最宜乎埜望沙磧盡良疇

湖中

一湖横鬬蛟龍宅夜半波嘷飛百尺水怙張牙立浪頭倒衣起視無人色天地風霜俱從迫欲行不行歸不得荒荒月白照狂水寒兎千年凍欲死

南中春詞

常日春風長板橋琵琶細語撥檀槽一從騎鳳蕭郎隔着處花飛怨伯勞

高維岳

江南通志 高維岳字君翰宣城人文學優長領

萬歷卿薦仕雷州推官尋署瓊州會礦徒竊發鈎倭入寇維岳伏兵擊破之轉肇昌郡丞督餉臨洮招番人置近甸邊賴以安還興國知州故苦柯潭二賊維岳至郡立擒其魁當事忌其功投劾歸

廣東通志名宦傳維岳萬歷二十九年授雷州推官廉明有執署府事革各吏公堂消發庫帑銀錢三百餘兩濬渡河堤伐石建閘灌洋田萬頃三十二年地震瓊府尤甚田沉署宇俱圮維岳奉委往撫瓊事矢心籌畫不半載積逋頓完各署俱監特創海忠介祠礦徒萬餘人將聚為亂以計解散渡海還雷行李不加直指李方贊深器重特薦其邊材欲超用之會以白氏獄與本道伍公不合自求循資平遷肇昌同知以去公論惜之　邑志文苑傳維岳應遠裔孫善詩賦古文詞與里人梅禹祚沈懋學輩為敬亭詩社尤長書法而嫻于政事家無餘財所居不蔽風雨翰林焦竑嘗歎曰君翰誦詩達政有元道州之風著有遠霞艸翠雲亭集保兆八議等書　梅禹祚遠霞詩序略高君嘗搆同好為社敬亭以余與之游稍長尸其盟未幾輒散去蓋浮慕者終不勝辞者之衆也君翰翩翩稱詩自如即余病杜門久而君翰賦詩出門近則白岳齊華遠則雁峰兒峴每當天下山水奇絶處而為遊遊有詩今所刻遠霞艸是已大致要歸於溫厚和平而無近世叫噪怒張之敝本乎自然而無矜飾之容君翰恂恂君子居庭不言而化侍御朱公之序曰知君翰以人不以詩若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則知詩矣

春思

楊柳漸成絲高樓怨別時依依春風裡腸斷江之湄長條可攀贈千里隨馹馳此物奚足取聊以寄相思

秋思

天高華月滿露冷玉壺涼獨坐碧梧下淨琴聊以張一曲流水音風送蕙蘭香秋士多哀怨其如此夜長

泊牛渚

方停牛渚舟昏鐘出江寺偉哉謝將軍忽動千載思高詠豈無人知音誰復嗣所以李青蓮感慨詩自寄

同梅季豹諸子遊廣教寺

向晚尋歸路蒼茫翠欲迷會心偏勝地洗耳愜清谿酒泛吳船小歌殘海月低相看無限意扶醉為君題

下第南還逢閩中游區善燕寄胡日嚴

江上斜陽淡晴依依楊柳帶春城潮聲挾浪蒸天湧酒氣薰風送客行芳艸共傷遊子意河梁偏動故人情和歌曾憶當明月一曲能令燕市傾

采石太白釣魚臺

獨把絲竿雲外懸風流誰不羨當年只今唯見長江水一任東流思惘然

金陵同汪山人飲江樓

江上孤亭迥浮鷗自去來三山雲裡出雙闕日邊開鳥度停清曲花飛落酒盃杖頭錢未了肯為夕陽催

白門還舟答陳計部

寒江落日動歸橈回首都門路轉遙天遠不堪聞過雁月明誰與泛新潮歌來郢雪聲難和望去楓林色欲凋榻下南州情不淺幾能尊酒重相招

徐夢麟

江南通志 徐夢麟字惟仁宣城人萬歷丙戌進士知河南府改登州屬吏有忤璫者懼不免力為直之仕至南太僕少卿嘗自咏曰平生宦況猶江水日對青山夜讀書

宣城事函 徐夢麟選長葛令調繁杞縣兩邑尸祝壬辰遷南庫部出守饒陽值倭訌旅順登州告警執秋者借進才調娛奏功加賞再加俸一級三年推青海兵備尋勅提學通省齊魯名傑盡入彀中丁未正位大觀祭忽以太淑人春秋高輙挂冠拜疏奉板輿南還十年承惟三年廬墓生孝死孝合參制滿起南太僕少卿值門戶禍興遂引年高蹤逍遥七十六而卒生平談辨注射朝典國儀侃侃鑿鑿其清貞介特則居然先進典型甫殁之日當事特進鄉賢

邑志宦業傳 徐夢麟清剛絕俗持論侃侃人不能奪子淑字善生博雅善書法有東田詩集

冬夜聞王季木移官南棘寺

稷下一分手十年髩盡霜浮名原塞馬拙宦任滄桑四辟身猶在千秋業未央寒江何日渡南國正梅芳

懷飛卿弟使旋北上

過里三冬盡還朝四牡騑髩因離別改官與世情違雁字斜連月梅香暗入帷遥知春艸夢同遶白雲飛

冬日送王梅和憲長鎮池陽

豸冠千騎擁前旌疊嶂梅花欲送行兩漢循良新執法三吳風雅舊提衡霜寒飛觽潯江浪月満彫弓細柳营共指襜帷龍節近春光猶照謝公城

施晉

李秉泰明史稿本傳 晉字曾省南直宣城人父弘猷郡諸生少篤學力行深研性理而樂與人同其所誘開者為多嘗與鄒元標焦竑諸人往復論學甚見禮重歿為之傳誌有中明子集行世晉世其業趨步守尺寸而至性過人居父喪哭踊三日水漿不入口杖不能起時貧無葬地喪留於家朝夕上食如生凡三年既殯奉木主寢食事大小告而後行體羸甚讀書必夜分母切戒不可乃以甲夜假寐俟母寐熟復帷燈默

誦如是以為常母操作過勞術者言不淂五十日夜憂思禱于九華山伏地良久兩袖皆濡泪盖減已算益母也母後竟以八十終有弟晉少長十歲同居無私橐然或有小失必稱述父訓相繩切嘗謂所親曰惟愛而後教行惟嚴而後情至今人於兄弟升斗不相假漠如行路而欲其受教難矣脫有督責必有鬩墻置之弗督則又秦越同氣也時以為名言卒年三十七

陳弘緒傳略 先生甫四歲母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食先生侍王父肉食歸見母淡食悲痛仆地移時不能起七歲就外傅十歲通詩易尤篤孝經晨起必焚香拜讀之始婚之夕賓客強以酒固辭不勝允升公以為忤客意目攝之先生跪謝客請而起之猶退而跪于寢門曾𬞟祖志

穆有田百畝而無嗣先生承父志捐為義田以永志穆之祀而所遺四没三女悉已力經紀之宗黨無告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先生固善詩賦不輕出示人所誤述語錄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學者稱曰述明先生（邑志）晉父弘猷祖尹政以理學世其家晉敦行績學以孝友著順治十一年以子閏章貴累贈奉政大夫山東提學道按察使司僉事

（余颺巢林集序略）予讀先生之詩如感遇自警下泪辭皆羽翼名教之言非雕蟲家所可幾其萬一然則伯璣之刻遺山之傳烏可以已哉先生行誼賢學陳士業傳之已詳愚山每一誦及輒簌簌泪下予亦不忍棱折以傷愚山之心特為序先生之詩者如此

（學餘集遺稿著後略）先君子推本躬行言必擇於道德行必歸於孝謹雖造次必趨未敢斁也故平生與人切劘反覆不能已及其既歿親知聲者無不流涕嘗過金陵從焦瀨園鄒南皐兩先生往復問學以貧病親老不能遠離為恨撰著不多然觀其遺草微言至性見於篇什讀者為感動於戲先君子紹述祖父以斯道自任易簀之日年僅三十有七其行事略具傳誌中

古詩

孤對無完枝結根危石阿下有百仞淵上有千尺蘿蘿

本附松生蔓反傷其柯風急獨雀來月明鴻雁過秋空一長淚山水哀音多

獨夜

茅堂雲以宋霜露清且淒明月流光華照彼棘與蔡肅肅東北風吹我庭樹枝天高不可問榮謝誰能知君子多坎壈感此淚欲滋況乃懷行人竚立以勞思

雙谿月

噭噭長空月照此寒水流遠汀依宿鳥斷岸俯潛虯天路渺漫漫露華千里團何處關山夜何人翠袖寒我心懷佳人道阻不可親悵怏未能已涼風來無垠

蔡長春

（原編）字永炑庠生

題施氏竹園

依山綠竹影差池萬箇參天奧郁垂林外月陂朝暉適篁中風榭午酣宜不知魏晉為何代直擬羲皇是我師罡待雛雛成老實梢頭定有鳳凰儀

吳一元

（明詩綜傳）字堯開宣城諸生

行春

到眼領春光陰垂柳線長古墳高馬鬣僻路曲羊腸人

面當初好桃花依舊香胡麻如有飯雲外即仙莊

冬望

埜縣孤烟矗灘舟一水膠深林餘敗葉高樹見危巢地僻宜閒性家貧識素交江寒元卓在誰解子雲嘲

春日湯賦

寒裏春風一半銷長條挂綠柳平橋征鞍莫向橋邊過繫浔離心萬里遥

贈顧二娘

問酒青樓繫玉驄梅花春伴小橋東縱來歷亂猶堪惜不學山谿桃李紅

撥悶

正愛韓休論瘦肥夢無八翼向天飛還憐渭水絲竿在不見文王大打圍

劉仲達

〔邑志載籍志〕劉仲達著鴻書一百八卷〔原編〕

字九逵太學生

〔焦竑鴻書序略〕宛陵劉君仲達少為諸生以詞學著聲其所綜畜以閎博自喜

〔李維楨鴻書序略〕宣城劉九逵雖治博士業不為功令所限游思竹素無者訪購有者丹鉛凡二十餘年以所銓次集為鴻書離其目曰天文地理歲時世系三教五倫人事人品官職文史身體宮室飲食衣帛珍寶器用音樂方術草木鳥獸鱗介昆蟲錄異紀麗類凡二十有四類之中復有類焉凡二百六十有奇蓋名物詞章典故經濟大略具矣

〔顧起元鴻書序略〕九逵劉君之為鴻書也總百代之秘文搜二酉之佚典掾玉于山非懸藜無以結佩漉珠于海非明月無以入懷蓋一時類集未有或之先焉

霙白雁

兩兩于飛社信忙水晶簾外鬪新粧三春去國同披練千里歸來各帶霜影落銀河迷故伴聽沉瑤島怯分行總教再入華胥夢錯認烏衣作帝鄉

楊思忠

〔蠖齋詩話〕字蓋臺吾邑之溲溪人萬歷中為諸生家貧苦吟罕知者

古意

君下榆林閨妾上望夫山化鳥不化石飛去波飛還

鍾震陽

〔邑志文苑傳〕鍾震陽字百里少孤貧寄食舅氏鄭世德而以師事之性癖古不屑屑經生家言是以屢困于小試積歲館穀盡購書籍寢食于斯不稍倦年及艾始舉崇禎庚午鄉試辛未聯第是科程策半經其手裁一時古學聲噪燕京知山陰縣山陰瀕海築捍海堤以俗民患雖不便于諸大戶而戴德者在萬姓祠于海壖部民碑焉後以重文學緩催科左調蘭陽著有偶居集行於世子無瑕順治戊子恩貢汜水知縣孫銘文康熙庚辰進士綏寧知縣曾孫顓源乾隆

壬戌進士

冬日感事

家在三都市年年獨掩扉頹墻枯蔓艸破瓦走蛜蝛雪暗青天失窓虛夜火微人前難對面不是愛知希

丁未上元

片片香車簇野烟落梅歌管沸鷗絃千家燈火千家月半在人間半在天

徐日隆

〔宣城事函〕字從道通政使元氣之孫崇禎六年

歲貢有崇政齋集

（邑志）官（業儒）隘善屬文工書法司訓青浦擢知景寧縣地故多盜無城力請城之出俸錢改建學宮集諸生講業將報最移疾歸及陞山東沂州守而日隘已卒景民思之勒石祠祀子造由庠生入監預修天啟實錄

九日春歸臺

秋深看欲暮臺上望春歸縱是流光迅無令樂事違菊枝初吐豔楓葉未全稀及此清遊日高歌繫落暉

非昕吟

陌上春如許憐予那得知忽將茶笋至覺是夢春時

已已還里渡東去別姊

竹林聚首纔三日楓岸離尊動隔春菉水青山仍見我

紅顏白髮久欺人別來尚有鬚眉在老去惟知骨肉親賓雁瀴鳴沙嶼杳斜陽帆影照孤神

方希叔

（邑志方技傳）字元甫少讀書喜談方畧困諸生棄去善八分書精繪事尤長于艸蟲淡墨揮洒飛動如生得服氣養生之術嘗啖松柏葉年九十餘

題畫

飛花翻浪柳烟迷舊燕江頭啄紫泥似愛鍾陵風色好年年依傍帝城樓

宛雅二編卷六

張爕　校字

宛雅二編卷七

愚山　施閏章　原編
象山　蔡蓁春
竹牕　施念曾　補輯
芸墅　張汝霖

明

梅朗中

陳卧子皇明詩傳字朗三宣城人崇禎時文學天卒

邑志文苑傳朗中爲祚孫也少學古能文章發先世藏書旁搜極覽擷爲英華聲籍吳越間四方之士道宛陵者莫不過從極懽爲人温厚謙

抑喜交遊善詩文書畫風韵洒然所至卷軸牋素徵索如市口哦手揮人人得意去困諸生不第而當路折節加禮邑大夫余颺尤稱善海內如馮元颺周鑣陳子龍諸賢咸亟推之嘗輯唐以前賦爲賦紀五十卷編校垂竣而卒聞者嘆曰玉樹摧英矣所著有書帶園集十六卷弟超中字季升從弟磊字杓司皆同時名士各著有詩稿並行于世子庚辛酉舉人

梅氏詩畧朗三少讀先人遺書附情嗜古詩文法祖石資才雋之字效漢上書規元宋嘗與吳越諸名士樹幟騷壇爲四方所宗論者謂祖孫輝映均足千古

侯朝宗序畧朗三采六代之華掇三唐之奧長歌短律俱臻精妙

施愚山序畧禹金從孫汝有朗三蓋庶幾與禹金相望者然梅氏自言學士外聖俞仕不過都官歐陽公傷其以窮死禹金以明經對策不第季豹子馬勉壯朗三皆困諸生中而朗三年不滿四十以宛陵山水清淑之氣若私於梅氏之數人生之甚難聚之不易而皆摧折之若不甚愛惜其故何與又云朗三善詩古文辭兼及書畫又好獎才彥欽聚美以萃其身乃年不逮四十而摧折悲夫

梅花落

塞北梅初放江南鶯亂飛粧從宮裡豔春向笛中歸馬跡氷將泮狐裘寒漸微高樓當獨倚愁絶一枝稀

出塞

漢兵三十萬出塞正横行毳帳瞻烏集龍城徙豹旌笳吹沙月暗劍洗磧霜晶會建封侯業無憂白髮生

入塞

屬運盡枯楊鐃歌入建章塞榆寒吐棄閨蕙夢生香疏爵盡開第承恩並賜卽腐儒東觀下終咲艸元黄

折楊柳

楊柳多情對秦樓與灞橋參差籠淺黛蹀躞綰長條春夢從來慣離魂自此銷年年攀折盡不待到秋朝

即席咏荷

擢波翹不勝瀉珠美難掬曉日麗爲蓉秋颸伴晚蓼采作美人裳緝成楚客服棹歌如可期薄暮空江曲

秋夜行

明月皎素魄鑑此深夜輝蟋蟀鳴我牀涼風條及帷綿緜緒不歇耿耿如有違仰視河漢流招揺西北移盈盈睇凄星各負軛與機露華湛空除寒蛩吟何悲豈無綺羿歎息音與微徽音曠難理淚下不可揮

樵咏

山雞翔市中金鏃紛見加于心寧有怒羽毛乃爲菑妨

以斷腸艸即是芙蓉花嫫毋妬娥眉何必入宮𦖁韓非
困說難賈生放長沙淵乎至人心一龍還一蛇
芳蘭生道傍擘者豈不衆朝搴水中花欲移美人種美
人有遐心國香亦何用蒯菅成微物得時則爲重
屐泥勿屐弱折枝貴折強枝彊援不仆泥弱跌且僵朝
入魏其幕暮倚武安墻書門何太愚人情固其嘗

題沈眉生盛塘學舍

廣川楽家居文中棲河汾太平策不就禮楽藉以存沈
生服風秀淵岱氣聍敦被褐對公車矯矯晁賈倫抗表
申大義曲突不見賓帰畊姑山麓言追嵓下人誅茆立

講舍東南響然臻琹書列前序榆柳蔭後園眷言念良
朋瞻對資清醇淡然絓誦內盖亦辭世喧中原日擾擾
聖人勞經綸豈無南山歌歌出聲還吞

送蔡大美讀書棲霞寺

芳艸亂青袍流澌澹明鏡揮手溪上舟發興江中詠杏
苑春正嘉臯比爾何盛適意茍不存浮名良亦病京國
富妖嬈玉質將誰競偃蹇依名山岀岀佛光映披蘚磨
残碑讀罷懷江令

飲仲馭庶跡池上作

積霖埽埃欝欣此池上酌苔沉石籟蒼露下潛鱗躍華

燭閃風簾飛螢綴疏幕坐齊竹林數韻流蘭亭爵泠泠
夜遂闌共惜羅衣薄

秋日詠古

秋氣日道至蒐艸露已團蟋蟀入我床悲吟亂哀弾我
衣尚絺葛何以禦歲寒浩歌古人書慷慨有餘酸牛衣
泣王章積雪困袁安陶潛餓乞食鄭虔乞酒錢孰是寥
廓心乃顧流俗學豈翮翾鄰林巨鱗困濁瀾變化風水
中物故各有天永言著斯篇歌罷起長嘆

贈馮雖使薇圃

旻天沛霖雨神淵蓄雲龍皇心眷非常寤寐奏景風妙

選陟平臺矯矯有馮公通籍乃司直秉驄五湖東
五湖多輕心吳越維大命歲比哀中澤南服伊不競陰
王洵微管荒服執官鄭郎知執法賢亦誦天子聖

東門渡尋桓內史彝墓

維榜古渡靡靡步趍平蕪斷塔峙荊榛生烟露亭午展
尋桓史墳樵蘇杳無主荒隧登來牧遺烈耿廢伍中興
兆一龍番服聿卷旆英圖乃勤王仗節寬守府神爽亮
在茲歷落吏懷古

送劉師

朱方貞仲冬寒氣已戒嚴廣衢立浮雲迴飇不顧還置

酒送遠人傾觴留惟頹風波委道路相與祝其轅餘映
汶西山征馬驕不前顧念平生親仳傕在此間慷慨填
我胸淫淫不能言

曉入敬亭山謝李祠

昧爽戒徂雨丹嘶瑩沓類邅迴遵仄徑烟嵐冐嵒頂曲
沸渫雲崩峭谷曙星烱飄獵赤玉卷露團素玕冷廻谿
隔徒侶辟蘿亂人影珠瀑噴凍練金澥窩寒景捫崖瞻
遺祠美人恍俄頃石竇蒼鼯竄菌塵白駒永碧蒙藉緑
碑覆誦懐殊耿趣賞歡俶符情潛悲遞屏寂陟克夙負
風期儻獲領

夕發黄池

洪河衝汎湍昏旦遞流汩搖搖繫飄蓬時竟刺輕筏潔
潔旻空碧鱗鱗秋水活勁林欵緒風夕渚澄石髮炎黄
冐素洲陰霞互明滅廻棹矚青岑蒼翠極峯屼杳杳紆
曲川泠泠指弦月孤懐帰思攢縢縢情詎歇

夏暮園居

埃欝當亭午繁陰暑氣薄游目却煩囂園居置卬竪朱
雲冠澄江涑雨懸巖落涼颸密竿生颼颼扇羅幙屏跡
罕雜賓枕簟間戲嚎達生庥可憑知命詎由學

山居

西疇盛農事火流斯刈穀災風被隴首嘉實艸肅肅薄
收課官租微粒肆朝粥爨烟潤澤暉佳雨灌原腠埇田
聊荒鋤暝月飯牛犢惰農一飽歡秋種尚未卜山夕露
蒼涼先霜餝寒服黽勉相力作歲需頗難足

放歌畣周仲馭宿天逸閣見贈之作

草閣寄在宛城東古木槎牙鳴髙風其下遂萬車馬絶
荒塚夜叟兒火紅披裘自愛無知己同調誰憐有周子
短衣杖策碧雲天炙雞行酒茅簷裡倚闌拍手星河垂
興来龍蛇走窓紙君不見敬亭片硐比天姥青蓮死後
何足数風流那継謝宣城吾家聖俞久黄土頼爾新詩

一起予把酒長吟淚如雨宵中共被懐古人不覺悲歌
起来舞艸間狐兎正紛紛願君先射南山虎

送顔庭生游秣陵便寄林峹實黄處厚徐道潔

九月北楼桐葉脱霜落漫溪見溪骨顔郎大咲金陵遊
小刀猱捷罣趦忽愁心巳傍鳳臺雲新詩獨吟牛渚月
項領紛紛鄉里兒人生何處開鬚眉懐刺應須北海識
短簫好向蘆中吹飲君醇酒把君手君到南中尋我友
林生真識徐子清就中特出黄處厚莫看朱雀橋頭柳
好折白下門前柳白門枯柳夜藏鵶為君啼梦繞天涯
瞥目東風柳條緑春帆余亦欲辭家

答贈李灴則

闗中才子李叔則朗朗玉山照顏色東遊吳會尋名山黄河萬里瀉胸臆慷刺朝朝求友生蘋藻才人名盡驚邂逅秦淮杯酒間氷心獨愛梅花清贈我萬松詩一首飄逸似出青蓮手笑脫風前紫綺裘大醉孫荊樓下酒君家狂客千年矣風流今復見吾子遺書從來不借人倒庋傾箱那惜爾西歸好懸咸陽市

劉瑞當過訪便之南譙馮鄴仙太僕

留君棹頭別君苦三洲渡口悵飛觴旅橐平分敬岫雲紵衣又拂瑯瑯雨瑯瑯風物古來清白石可煑鯽可羹

石爛歌殘堪太息看君不是食魚客後有醉翁前蘇州十日淹留君亦浔

同黄太冲過燕子磯訪蔡大美因懷馮躋仲廣陵吳起之宛上

水落江流穩輕舠恣訪君異書隨洞秘殘磬與波分有石皆成黛無帆不帶雲遥看沙雁起天末悵離羣

集白雲樓

徑穿叢篠出樓壓曲嵓生虚爽坐看久赤觴暑更清鳥栖千嶂夕虹飲一溪明寂愛秋林晚丹霞樹樹横

同爾止大美過杓司嚮山懐五弟季升不與荒臺垂釣後絕壁更留詩登眺洵云美風流今在茲潭空歌自發花好容多思却惜連枝會差池獨醉時

訪嚴子峴不值飲子餐齋中因寄子峴子問子觀山中

幾年春艸夢祗是謝家昆慧業山中老英姿塵外論好風忻入室快雨為開尊采采芙蓉暮江南客思繁

雲陽道中

客行常畏暑未曙戒征囊半嶺霞初徹穿林日尚蒼沙田蒿艸没駟路裛花香歎息興王地枌榆鬱幾行

同方爾止蔡大美游嚮山時余將往新安因送大

美之金陵

作客同春水東西任去留那堪臨水送復此別家愁白岳開丹卷青山空謝樓無須悵分手雲物帝城秋

高樓月

月色皎如此秋光滿夜清高樓動遐思二十四欄明木葉洞庭下蒹葭霜露生鳴琴淚起坐河漢漸縱横

寄朱子強

海内推名士披帷竟幾人獨憐淒玉樹不染六朝塵書帯松鱗老聲從竹馬新相思秋水隔一夜長洲蘋

送吳生孟脩讀書越中因訪錢諸暨及湖上嚴朱

諸子
入東何不速良友半空函埜飯沙頭市春衣馬首嵐負
書誰共賞斷酒爾能堪若過山陰道還先禹穴探
周農父自楚見過因感方中丞事寄客之都下二
首
春江濤自壯都向客争鳴白壁從悲楚青萍許識荊紛
紛工短尾夢夢壞長城最是武谿曲偏傷表寄生
迷道曾飛將元戎豈衛青氣雄呑虎穴寵逼會蠅聲江
漢天堪問風塵客獨行且無驚請室漢主識蘇卿
寄羅文止金陵

吾愛羅夫子青天海隺姿何年升虎觀每梦到鳩茲珎
重蒲輪事流傳蘸血詞應知白門柳為我望成絲
送大美之留都寄何次德
繞領蘭社酒便買石城纜旅梦回楓樹餘霞吟練江舊
知名第五不猶賦無雙儻問梅真子寒吟謝朓窓
春日懐眉生都下
高閣春歸晝欲陰俯闌北望一開襟受風紫燕欹斜舞
罥樹黄鸝自在吟芳艸数迷江上夢梅花未折日邊音
遥知灑盡長江淚前席誰當漢主心
仲秋送劉伯宗北上并訊萬茂先諸子時眉生上

書歸卧
衣冠遥集祖江干江艸汀花露已圓滿目風烟迷楚澤
早時名字動長安但令丹陛陳書易敢謂蒼生小草難
獨有賈生憔悴甚歸來重整舊漁竿
寄懐萬茂先時方應徵兼詢徐巨源
生平朋好誰如女五載相思一紙書但把新詩當次面
忽聞卧病反愁予泥塗悅我秋生鬢攬戀期君早引裾
并訊南州徐孺子莫令絳灌咲空虛
春分對雪寄蟭螴臺郎
南國今年春可憐流霏春半競花妍屐穿東郭閑吟蝶

書寄西臺冷割鐔青艸望枯烏巷地朱旗新閃白鹽天
知君自有憂時句為續秦川杜老篇
傷秋
高樓徙倚黯蕭騷嚴鼓逢逢動鹿譙海上鯨鯢氛甚惡
江南狐兎氣全驕悲歌中夜劉琨舞流放冤魂楚客招
幾載音書遍岩谷祇今猶自托漁樵
有感寄錢吉士
風吹書帯艸初長日日抽書罣草堂是處名山堪置屐
況逢良友更連床杏園蘭谷春仍好鷗社龍門事可傷
眼底江南名下士風流依舊説錢郎

秋日有懷徐巨源諸子因悼茂先奄逝兼問其溉

園遺艸寄令弟起先

高楼雁過滿城砧獨客相思遥夜吟濯井魚龍秋寂寞

稽園楊柳旦蕭森即看劍溢同飛雨為惜琹亡失賞音

若向東湖尋舊業鶺令芳艸更傷心

寄吳殿受大行

星榆歷歷紀前游淮水燕臺隔素秋曾醉太常齋後酒

幾澗司馬市中裘烽烟滿地絲生鬓肝膽授人雪照鈎

才望似君真逈絶治安急為奏蟠頭

寄答竟陵鄒荻翁并訊令子禹對雲掌元晏

雞壇鷗社盡荒蕪屈指君家大小蘇望裡雄風生七澤

懷中明月盡三株莫愁曲好能歌否司馬游奇有記無

豈是驚人同謝朓遠煩書扎到菰蘆

舟次溧陽阻雨簡彭旦兮吳見末值王醫邀飲示

庭生孟璿

瀨陽西上雨霏霏永日羈栖遲所思無屋只教舟裡住

有簫寧向市中吹曾將折柬勞知己却喜清尊薦野醫

似此旅懷容一展呼朋燒燭共聯詩

送徐軋若任滕州時以其尊人壽過里門

駟亭晴雪漉清塵送爾之官綵服新堂上朋尊齊介壽

江南名士半勞人容之諸君并選州任膠河曉渡氷華發海國星迴

斗柄春曾是孔融絃誦地下車莫使媿先民

和沈景山見贈

幸無剥啄蹴衡門兼榻蒲編旦復昏已覺眼光堪似行

可容齒利僅如衣来詩有衣帬事春沙含霧迷空郭烟柳垂風亞

水軒痛飲便稱名下士願君終日但開尊

帍卯戲贈李日者

白堤新雨少人行季主相逢此獵纓竹肆下時雲欲瞑

畫船帰去月初明何妨磨蝎同韓子莫以輕肥擬蔡生

若待春風花滿日五陵豪士已知名

夏日楼居雜感

蜩螗滿耳沸池陰獨立危楼雜感侵懷壁徒知非有罪

鑠金畢竟是何心雨荒藤蔓蒙氷井風曳苔衣上錦砧

祇覺逃名身自穩子昂何事獨摧琹

題大美畫扇

哀栁㝠寒姿遥峰滴残翠空亭不見人獨往有深意

蝴蝶花

綠葉抽書帶繁花剪雪衣南園春未覺爭向梦中飛

追辭

侍中節制羽林軍犀甲琱戈總耀雲莫向李陵臺上望

漢家麟閣待書勛

孟璩惠筆報以蔵墨一螺適新有岍納嘲之

鼠鬚須寄右将軍為爾閣書九錫文近説遠山新黛淺

蔦囊聊取緑烟分

游茅山阻雨舟中示庭生涵吉

輕陰緑雨杏花天鎮日蘭橈古歩前一片白雲封鶴馭

只從空裡拜茅仙

春雨低懸芳樹頭桃花洞口誤扁舟三峰咫尺如天上

自是神仙不可求

送劉雲游姑蘇

江舘花殘燕子飛春蒲一幅下蟂磯五湖烟月知多少

莫學西施去不歸

無題

燕嬲鶯忙欲送春多情宋玉住東鄰自憐不及南園蝶

浪引花魂入夢頻

莫向春風恨不窮桃花題罷綵雲空等閒無頼天台水

流盡深紅并淺紅

立春前一日雪

梅蕚吐胎麦吐芽一冬不見有飛苍條風明日纔乗令

先遣瓊瑶報歳華

宛雅二編卷七

張爔　校字

愚山　施閏章　原編
象山　蔡蓁春
竹臆　施念曽　補輯
芸墅　張汝霖

明

麻三衡

明史本傳 三衡布政使溶孫也金聲起兵績溪三衡從故山東巡撫邱祖徳起兵應之旁郡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禹甲胡天球馮百家與倶起號七家軍皆諸生也三衡既敗太平等亦死

明詩綜傳 衡字孟璿宣城人選貢生也師姑山兵潰被執死于市　明語林 麻孟璿三衡圓額方頤亂髮玉面身長鬚而娟秀雅好飾其巾服乘馬過都邑觀者相逐常命畫師倣岳忠武像貌已咲謂人曰正恐頭頸相似　孟璿幼孤祖母徐安人嚴頗朴畧之家人咲問臂知痛否答曰使痛與膚習吾異日好作楊繼盛受廷杖耳

己卯放失

夫君蠱傾國賤妾辭離衣秋水空澄徹山花漫陸離髻難工墮馬歌欲變黃鸝昨夜承恩者風光好自持

陽羡訪陳定生途次相值會道險不可泛舟因訂期而别

孤帆遲日下金沙落盡新潮長菜花風便偶逢江上侶

月明來試芥山茶吳兒望歲唯呼雨楚客憂生畫憶家秋以為期聊執手河橋盜賊正紛拏

送萬茂先選舉北上

客從南州來蕭然萬里行顏面帶風霜中心浩以深矯志托岩阿雅譽流公卿李杜富文章董賈懷經綸不如公孫弘乃為時所欽感激平生意一别飛與沉河朔多烽烟京路饒風塵衆鳥競飲啄孤鴻扎其羣豈不誠艱危時命難與論念亦西頹光努力策勛名

題施尚白桐窗孤嘯圖

桐窗居士真離奇短衣瘦骨野隺姿手持一幅青桐影臨溪長嘯索題詩桐樹婆娑鳳凰宿千尺琅玕看不足秋風颯颯鳴枯枝一曲離騷山鬼哭嗟君孤嘯何為乎看君腹貯五車書筆底瀑布濺明珠何不騎馬試萬言飛檄討單于窗前寂寞空伊吾君不見滄桑世事一朝變我已拔劍破壁焚筆硯

天逸閣同爾止大美庭生杓司諸子社集

春風動地花枝亞欲飛不飛滿庭榭主人好客起高樓珠簾背指銀河瀉桐山之客天人姿興酣落筆凌王謝紛綸錯落散作雲倏忽摶風自天下抑塞磊落顏庭生倒挈銀瓶聊嫚罵瞿硎立賦千言成爛熳珠璣隨叱咤

清歌纍纍生調絃浮雲細雨生芳廚蔡郎落筆如有神
筴指胡姬索杯笑眼中吾亦共頽唐淺有滄江前太華
酒闌小月吐高山待放馬蹄蹈清夜上山下山歸淒溪
漠漠寒烟起桑柘

送蔡大美讀書攝山因訊海若諸子

雲雨瀾翻漫遠征莫將飄瓦負青苹十年閉戶羞時事
一日開尊聽鳥聲夏月滿楼光漠漠江花向容意盈盈
風流王粲傳經否吾欲披帷讀論衡

送佘廣之師還閩兼寄懈希之

夫子歸驅見素冠江烟山月思無端一朝仗劍秋風急
幾載論文夜語闌不為塵埃封六翮但愁征税到漁竿
海天悵望佳期遠祖帳孤亭集歲寒
橘柚含香秋水平愁中秋色倍凄清望雲立馬千山影
送客臨風萬里情悃愊無華推漢吏文章爾雅屬難兄
明時尚有彈冠日好共羔羊出浦城

贈錢聖月

不寐成騷首蕭然獨寤歌霜天砧響急庭樹雨聲多酒
力三更緩愁心萬緒過錢郎戀明主獻賦意如何

春興

二月春雨歌新流始到門黃塵連晝暝紫燕掠波翻山

静鹿無跡林香風滿園中原多轉戰幾處欲招魂

獨酌憶張梅卿

蒼茫成獨酌寂寞意如何艸閣新寒入江村落雁多月
行生竹影水宿老漁簑吾愛張平子蕭蕭尚薜蘿

玉河

玉河水背漢宮秋故國烟花生遠洲青女明璫爭夜月
黃頭翠羽舞伊州夢回塞上雙流泪家在淮南獨倚楼
多少東門種瓜者飛蓬搔盡不勝愁

徐渡生移家丁橋予亦移家稽亭

風雨西村烏鵲稀南州孺子卧牛衣南山茆屋白雲滿
十里句溪紅葉飛亂後知交斷消息愁中畊鑿聊憑依
卜居我亦入山去輸爾江鄉蕨菜肥

寄馮鄴仙司馬

漢家新拜霍將軍海外驚傳司馬君似水臣心良不易
如春天語衆中聞尺書欲動三邊氣孤劍當懸萬里勛
試向燕山頭上望誰言極北有浮雲

初春登在水楼次家庋如韻

歲晚役車息春園雨後尋卧雲消永日流水澹閑心雪
淨千峰出楼觀萬木深行藏聊縱酒莫使鬢華侵

大美買姬白下漫成閨辭

簡淂如荅爛錦衾酒闌香暖萩雲沉春来結子渾閑事
莫負桃根夜夜心
羅衣拭盡五更紅半下踈簾半畏風記淂秣陵春似海
如今不與舊時同
欲採芙蓉不自由良人夜上木蘭舟青谿女伴如相憶
梦到三山白鷺洲
春眠人起夜楼虚挑盡寒燈寄遠書君莫再多誤花酒
白頭久已薄相如

西山四首

西山不可望萬里遠傷心落日照荒野亡猿懐故林亂

流吾欲渡岐路亦何深誰是冠纓者蕭蕭薇蕨吟
黄河流不盡北燕至何為冠蓋空三輔鯨鯢盡赤眉魂
銷分劍日心折覆巢時野哭千山暮無人憫黍離
世亂忽如此國恩誰與倫徴兵到甌脫撰盜自重闈貧
賤懐知己亏衰忘至尊中宵望北斗不敢賦招魂
終日如有失相看何所忙一身随江海漢泪满滄洲父
老慰猶在東南涣不收中原多李郭早晚急同雠

喜沈景山至回訂梅溪之約

秋聲動高樹平楚烟蒼茫客到復蓬鬓詩成倚石床唧
盃消世事匹馬立斜陽月色梅谿好今来漸似霜

沈壽堯

明史本傳金聲兵起績溪與邱祖德麻三衡等
各擧兵應之時郡城已失祖德駐華陽三衡駐
稽亭他蠭起者又十餘部約共攻郡城不克壽
堯陣歿壽堯郡晳有容子

明詩綜傳字晏山宣城學生死于難

即事

幽棲如久客日暮起啼烏橘實寒猶在梅花凍欲無聞
鐘山寺遠聽雪夜燈孤賴有床頭酒長吟可不沽

山晚

山外日初夕山中人已歸風来移鳥宿月出照螢飛竹
氣寒生榻荷香冷襲衣一村深遠樹燈影自依依

喜大美庭生過梅谿

茗芽未可折臘釀為君開埜席尊彝杌窈閑闢艸菜狎
人鷩不去傍客燕初来清夜明殘月高車且莫廻

和陶田居

曠遊千里外一息理歸鞅眀鑿亦常業勞人經夙想躬
眀能不移何渡悔已往比屋好隣里班荆集少長衣褐
茍卒歲奚求阡陌廣数畦芰且柞無令雜艸莽

斂亭

枯根曾作級恠石次為梯一井喜穿谷千岩恨少溪磨
行殘葉響鼠竄弱枝低山漏初傳午峰高日已酉

劉芳顯

邑志孝友傳劉芳顯字孔昭父大成以孝友著顯既孤貧甚俠游京師母張曰才而困命也慎勿妄干人顯唯唯久之以文見知大學士劉公一燝名籍京師問奇者如市罄所贄歸葬祖父母完諸弟婚且婚從弟以砒妹父祀宗黨義之顯出游幾三十年妻田氏操作當戶克成其志尤稱賢德云

三楼紀略沈岍岩徵君大集有書墓祭册子述其父遺訓曰爾曹不聞城南劉伯子乎誰守歲弗家顧挈犖犖携被宿墓下至正旦稽首其先人始去也孝子哉徵君書末云伯子謂孔昭先生大闇然所行也至賢者引以為家訓而述之津津若此嗚呼夫乃真孝義也已

閨思

蘭橈桂楫迅蓮舟公子王孫坐上頭回首去年張樂處
層層深掩晚粧樓

劉振

江南通志劉振字自我宣城人慷慨善持論嘗縱遊齊梁燕趙間中原多擾范景文巡撫河南振以布衣上書由是知名尋返金陵鍵戶著撰輯明三百年實錄旁稽野乘裁以己意名曰識大錄

邑志文苑傳劉振少懷高尚博學無所不闚范景文為南兵部尚書每有大事多就咨訪及內召聘修北工部志書成會李賊陷京師未上景文殉國後書尋散逸乙酉疽發背死振生平殫于掌故所著書不一種詞章其餘事云

述夢詩

每懷蘿竹兼千行卧對門前積翠長閑櫂溪流看弄影
偶來山客坐深涼黃苍自折供晨爨紫蕨隣貽佐晚觴
可惜幽尋徒屬梦廢車何日課農桑末二句醒後足成

昝質

原編字無矩庠生

移居郡城

四十年中事於今未忍論交游悲落魄兒女暗銷魂犒
業千金散窮途兩口存正平懷刺滅未敢向侯門

宥楮軒歌

天生老樹不肯俗高枝飛翥凌華屋朝烟兩水檣帆開
暮雨千峰鸛雀宿下質寧堪梁棟才龍鱗剝落堆莓苔
經過匠石不肯顧離奇夭矯藏風雷樹下有軒大如舫
幽人帶月頻來往水香自級芰荷衣山晴細撥松花釀
酒酣拔劍臨高臺陰風慘淡從天來人生四十不得意
婆娑枯樹胡為哉

梅士好

邑志文苑傳士好禹祚之子性剛直終寧州州

同

梅氏詩略字無尤由邑庠生入太學任寧州少尹生平然諾不苟著有翠幄集

哭朗兒

多才夭折莫嗟傷脩短同歸向北邙但是吾年五有七

逢兒三十六云亾

春閨

欲出春閨結伴游桃紅李白惹閒愁何如小立池亭畔

戲看鴛央宿並頭

顏紹庭

北樓志字庭生宣城人文學原編庭生太學

生乙酉改革適閩仕東粵尋改名宏度為西粵

梧州府倅卒

同蔡大美麻孟璿天逸閣看雪

窮天雨珠玉瘦日生光輝竹壓低隂委深巷閉紫扉往

呼二三子仰陟層盤閣琳瑯挂遠揚高枝粲無蹤凍粟

起玉樓飂飂不可留就爇無杜康何以瘳吾憂去年食

無魚今年饑無粥遠竊山城裏晨烟未起屋擁被輕肥

子慶瑞樂融融嗟此凍餒者曷能待来豈

梅士弦

梅氏詩略字象先號孤山人華平季子由太學

生官少尹生而毓吟力學博極典籍工古文詩

詞能不以貧為累雖處困手一編弗輟也著述

數百餘卷已刻者浦艸移居詩黃池草嗣音宴

語暇樓四六瞿硎文草行世

河涼亭晚集

龍蹲兀自屹千尋嵐氣成烟杖底沉九陌香塵凌暮迥

六街花霧颺春深登臺不見前朝碣布地猶誇大府金

誰謂亭高難卜夜留人明月已江心

登大觀樓

江楼饒勝槩野客快登臨一水隔南北重閣壯古今洲

橫香浦潤潮落海門深清梵中流發疑聞出世音

五兄清淵之行杪秋始獲臨岐感賦

巳自嗟多難何堪賦遠遊沂淮催短棹煙嶽上高楼楓

老霜前葉蘆寒雨後洲送君無限思總不為悲愁

題覺逸文脊峰静室峰左有仙人臺

選地躡雲岑開林意自深峰迴呈佛相帰去避禪吟衆

壑有餘秀孤泉無住音仙人直簷際相望可相尋

江上還寄徐善生東田

浪跡年年江上山総催雙槳及春還泉田老宦如容問

須喚園奚為啟關

梅枝起

原編字起聖庠生國變不赴試早卒

山齋夜興

空庭門已閉微照下桑榆魚躍池逾靜山高雲欲孤秋
風清夜月寒露白花鬚最識窮通理平生向酒鑪

宿江口

江邊獨坐夜秋老動寒威浦靜檣烏宿霜清蘆雁稀鄉
魂水上立客思月中飛天地烽烟滿亂人何處歸

徐淋

邑志宦業傳太僕卿彥麟季子字善生博雅善
書法有東田詩集

施閏章序略吾鄉東田徐先生善書法大成丈餘小或豆許皆得古人筆意尤精六書能篆刻少時從其父太僕公游宦最久公甚愛之一無所取惟好圖籍書畫其後田宅悉讓諸兄弟結廬負田內日誦讀其中作書數紙或詩成多為人持去家益落出書畫易米終不向兄弟校生產士論高之而是時已老矣接對几杖肅然如見古人丁酉秋予在齊貽書餽問而東田已卒故人蔡大美高沆懷報書曰君念徐君而徐君不待焚君書于墓予嘗收其遺詩簡遠恬淡有淵明風味請以君之贈刻之

送劉孔昭錢塘

疇昔遠遨遊慷慨輕別離十年一再晤危酒向天涯豈
不勞夢寐阻隔非所悲今茲適吳越黯然胡爾為軒車
出豪傲顧我重低回低回攬我心飲泣畏君知仰視高
飛雲飄風吹路岐良朋渡分手嘉會知何期相思有明
月送子強裁詩

木犀放值秋霖吳汝珍移尊見過

寂寞荒園桂飄零野水隈人從貧後老花到雨中開籬
斷歌頹屋橋危接廢臺東隣脩月叟喜挈玉醪來

送王士瓚訃偕兼寄曾弗人

為報春風到九天雪吹花滿孝廉船共驚閩海珠千斛
分映澄江月上弦宮柳望中嘶玉勒隴梅開處寄金箋
鳳池曾向同遊客記說殷勤溪水邊

乙未仲春七十初度更一月大美周甲惠詩見贈

步韻奉酬

一年春已將過半百歲人今到古稀前路若長何用祝
浮生事寄總成非也知對酒當行樂不可無詩祇自譏
搔背蔡經看耳順健同花底燕飛飛

細竹杖

影同雀瘦支長脛蹟異僧閑老一身豁上兒童相視笑
釣竿雖好不垂綸

劉炳

原編字文伯

避兵古塘冲

寶障屏開列千山擁翠微水呑叢石吼風送落霞飛白

韭如年度青雲有夢帰刀頭何日遂醉把七絃揮

宛雅二編卷八

張 㦤 校字

宛雅三編目録

竹䆫 施念曽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宛雅三編卷一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唐

羅立言

舊唐書本傳　立言貞元末登進士第太和中為司農少卿主太倉出納物以償厚賂鄭注李訓亦重之訓將竊發須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為京兆少尹知府事訓敗日族誅　新唐書　羅立言者宣州人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

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廢吏籍其凋陋牓於衆曰有不如約為我吏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鎖絕沛流姦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糴非實沒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御史

全唐詩傳　立言宣州人太和中歷司農少卿李訓引為京兆尹知府事同訓謀誅宦官被害詩一首

賦浮沽美玉

誰憐被褐士，懷玉正求沽。成器終期達，逢時豈見誣。寶同珠照乘，價重劍論郗。浮彩朝虹滿，懸光夜月孤。幾年淪瓦礫，今日出泥塗。采斲資良匠，無令瑕掩瑜。

李咸用

（全唐詩傳）李咸用與来鵬同時，工詩不第，嘗應辟為推官，有披沙集六卷。

（全唐詩錄）咸用唐末人，藝文志有八世孫台州守名兼者居宛陵，出家藏本請楊廷秀序而行之，始顯。

（宣城事函）咸通末推官李咸用著有披沙集，家郡西以終。敬亭有推官冢，入宋而太常少卿合章濮陰族玉山。

雞鳴曲

海對相扶烏影翹，戴紅拍翠聲膠膠。鶯尾凍危金距趫，誇雄鬪氣爭相高。漏殘雨急風蕭蕭，愚亂忠臣欺寶刀。霜濃月薄星昭昭，太平才子能歌謠。山翁夢斷出衡茅，谷口霧中饑虎號。離人枕上心忉忉。

長歌行

要衣須破束，欲炙須解牛。頭年不快意，徒為他人留。百歲之約何悠悠，華髮星星稀滿頭。蛾眉螓首聊我仇，圓紅闕白令人愁。何不夕引清奏，朝登翠樓。逢花便折，閱勝即遊。鼓腕騰棍晴雷收，舞腰困褭垂楊柔。豪筋擊折作歌勿休，玉山未倒非風流。眼前有物俱是夢，莫將身作

黄金罌。死生同域不用懼，富貴在天何足憂。

公無渡河

有叟有叟何清狂，行搔短髮提壺漿。亂流直涉神洋洋，妻止不聽追沉湘。偕老不偕死，箜篌遺淒涼。刳松輕稳琅玕長，連呼急櫓庸何妨。見溺不援能語浪，忍聽麗玉傳悲傷。

升天行

堂堂削玉青蠅喧，寒鴉啄鼠愁風鸞。梳元洗白逡巡間，蘭言花笑俄衰殘。盤金束紫身屬官，強仁小德終無端。不如服取長流丹，潛神却入黄庭閒。志定功成飛九關，

逍遥長揖辭人寰。空中龍駕時迴旋，左雲右鶴翔翩聯。雙童樹節當風翩，嫦娥倚桂開朱顏。河邊牛子星郎牽，三清宮殿浮晴烟。玉皇據案方凝然，仙官立伏森幢幡。引余再拜嶠仙班，清聲妙色視聽安。淪和飲順中腸寛，虛無之樂不可言。

短歌行

一罇綠酒綠于染，拍手高歌天地險。上浮青雲下不難，下在黄埃上須漸。少年歡樂須及時，莫學懦夫長泣岐。白日欲沉猶未沉，片月已来天半垂。坎鼓鏗鐘殺愁賊，接碎眼（一作滿）是非佯不識。長歌高皋不可求，莫歎人生頭

雪色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鸞鏡空塵生思君如明月明月逐君行

妾薄命

妾命何太薄不及宮中水時時對天顏聲聲入君耳

悲哉行

雲色陰沉弄秋氣危葉高枝恨深翠用却春風力幾多微霜逼迫何容易

隴頭行

行人何徬徨隴頭水嗚咽寒沙戰鬼愁白骨風霜切薄

日朦朧秋怨氣陰雲結殺成邊將名名著生靈滅

關山月

離離天際雲皓皓關山月羌笛一聲來白晝征人髮嘹唳孤鴻高蕭索悲風發雪壓塞塵清鵰落沙場濶何當胡無人荷戈朝鳳闕

覽友生古風

伯牙鳴玉琴幽音隨指發不是鍾期聽俗耳安能別高山閑巍峩流水聲嗚咽一卷冰雪言清泠泠心骨分明古雅聲諷諭成淒切皴皵(音磧又音鵲)老松根晃朗(驪)龍窟荊璞且深藏瑉石方如雪金多醜女妍木朽良工拙姦究

欺雷霆魑魅嫌日月蝶迷桃李香鮒悃江湖濶不寐孤燈前舒卷忘饑渴

題友生叢竹

蓊華寒露濃蕭愁曉霜重指佞不長生蒲蓌今無種安如植叢篁他年待栖鳳大則化龍騎小可釣璜用留烟伴獨醒廻陰冷閑夢何妨積雪凌但為清風動乃知子猷心不與常人共

春雨

大帝閑吹破凍風青雲融液流長空天人醉引元酒注傾香旋入花根土濕塵輕舞唐唐春神娥無跡莓苔新

老農私與牧童論紛紛便是倉箱本

小松歌

幽人不喜凡草生秋鋤劚得寒青青庭閑土瘦根脚獰風搖雨拂精神醒短影月斜不滿尺清聲細入鷦鷯翼天人戲剪蒼龍鬚參差簇在瑤階側金精水鬼欺不得長與東皇逞顏色勁節暫因君子移貞心不為麻中直

大雪歌

同雲慘慘如天怒寒龍振鬣飛乾雨玉圃花飄朶不勻銀河風急驚砂度謝客憑軒吟未住望中頓失縱橫路應是羲和倦曉昏暫反元元歸太素歸太素不知歸得

人心否

塘上行

横塘日澹秋雲隔浪織輕颸羅冪冪紅綃撇水蕩舟人盡橈㩳㩳桑葉白鯉魚虛擲無消息花老蓮踈愁未摘却把金釵打緑荷懊惱露珠穿不得

臨川逢陳伯年

麻姑山下逢直士元膚碧眼方瞳子自言混沌鑿不死大笑老彭非久視強爭龍肉是狂人不保元和虛叩齒桃花雨過春光膩勸我一杯靈液味教我無為禮樂拘利路名場多忌諱不如含德反嬰兒金玉滿堂真可貴

謝僧寄茶

空門少年初志（一作地）堅摘芳為藥除睡眠匡山茗樹朝陽偏暖萌如爪拏飛鳶枝枝膏露凝滴圓參差失向兕羅綿傾筐短甑蒸新鮮白紵眼細匀于研甎排古砌春苔乾殷勤寄我清明前金槽無聲飛碧烟赤獸呵冰急鐵喧林風夕和真珠泉半匙清粉攪潺湲綠雲輕綰湘娥鬟嘗來縱使重支枕胡蝶寂寥空掩關

送人

少皞閑宮行帝業無刃金風剪紅葉雁別邊沙入暖雲蛩辭敗草鳴香閣有客為儒二十霜酣歌郢雪時飄揚不甘長在諸生下求書携劍離家鄉利爪鞲上鷹雄文霧中豹可堪長與烏鳶噪是宜摩碧漢以遐飛出南山而遠蹈況今大朝公道天子文明囹圄月樹懸青青燕中有馬如龍行不換黃金無駿名荊山有玉猶在璞未遇良工虛擲鵠一壺清酒酌離情休向蒿中隨雀躍

邊城聽角

戍樓鳴畫角寒露滴金槍細引雲成陣高催雁著行嘆廻邊將夢吹薄曉蟾光未遂終軍志何勞思故鄉

秋日訪同人

忽憶金蘭友携琴去自由遠尋寒澗碧深入亂山秋見後却無語別來長獨愁幸逢三五夕露坐對冥搜

寄楚瓊上人

遥知無事日静對五峯秋鳥隔寒烟語泉和夕照流凭闌踈磬盡瞑目遠雲收幾句出人意風高白雪浮

遣興

風細酒初醒憑闌別有情蟬稀秋樹瘦雨盡晚雲輕旅鬢一絲出鄉心寸火生子年魂欲斷何日是昇平

待旦

簷静燕雛語窗虛蟾影過時情因客老鄉夢入秋多蔽日羣山霧滔天四海波吾皇思壯士誰應大風歌

送從兄坤載

忍泪不敢下恐兄情更傷別離當亂世骨肉在他鄉語盡意不盡路長愁更長那看回首處殘照滿衣裳

宿隱者居

永日連清夜因君識躁君竹扉難掩月巖樹易延雲曙鳥桃前起寒泉夢裏聾又須隨計吏雞鶴迥然分

送錢契明尊師歸廬山

瘦倚青竹杖纏峰指欲歸霜黏行日屐風暖到時衣憑檻雲還在攀松鶴不飛何曾有別恨楊柳自依依

贈來進士鵬

語元人不到星漢在靈空若使無良遇虛言有至公月明千嶠雪灘急五更風此際苦吟力分將造化功

秋晚

斜陽山雨外秋色思無窮柳葉飄乾翠楓枝撼碎紅鬓毛看似雪生計尚如蓬不及樵童樂蕉葭一笛風

題王氏山居

簷有烟嵐色地多松竹風自言離亂後不到鼓鼙中徑柳拂雲綠山櫻帶雪紅南一作雨造青嶂下時見採芝翁

登楼值雨二首

共訝高楼望匡廬色已空白雲横野濶遮嶽與天同数點雨入酒滿襟香在風遠江吟浮出方下郡齋東

江徼多佳景秋吟興未窮送來松檻雨半是蓼花風浪猛驚翻鷺烟昏叫斷鴻不知今夜客幾處卧鳴蓬

僧院薔薇

客引擎茶看離披曬錦紅不緣開淨域爭忍負春風小片當吟落清香入定空何人來此植應固惱休公

冬夕喜友生至

天涯行欲遍此夜故人情鄉國別來久干戈還未平燈殘偏有焰雪甚却無聲多少新開見應須語到明

送邊將

天驕頻犯塞鐵騎又征西臣節輕鄉土雄心生鼓鼙地寒花不艷沙遠月難低漸喜秋方健鵰翻白草齊

冬夜與脩睦上人宿遠公亭寄南嶽元泰禪師

丈室掩孤燈更深霰雹增相看雲夢客共憶祝融僧語合茶忘味吟歌卷有稜楚南山水秀行止豈無憑一作朋

早蟬

門柳不連野乍聞為早蟬遊人無定處入耳更應先暫默斜陽雨重吟遠岸烟前年湘竹裏風激遶離莚

萱草

芳草比君子詩人情有由祇因連雅態未必解忘憂積

雨莎庭小微風鮮砌幽莫言開太晚猶勝菊花秋

訪友人不遇

出門無至友動即到君家空掩一庭竹去看何寺花短
僮應捧杖稚女學挈茶吟罷留題處苔階日影斜

小雪

散湯陰風裡天涯不可收壓松猶未淂撲石暫能留閣
靜縈吟思途長拂旅愁崆峒山北面早想玉成邱

和脩睦上人聽猿

禅客聳猶苦是聲應是啼自然無穩夢何必到巴溪疎
雨滯不歇迴風春暫低此宵秋欲半山在二林西

庭竹

嫩綠與老碧森然庭砌中坐銷三伏景吟起數竿風葉
影重還密梢聲遠或通更期春共看桃映小花紅

和吳處士題村叟壁

因閱鄉居景歸心寸火然吾家依碧嶂小檻枕清川遠
雨籠孤戍斜陽隔斷烟沙虛遺席跡水漲聚蛟涎糲麹
芰汀慕甘茶挈石泉霜朝巡栗樹風夜探漁船戲日魚
呈腹翅灘鷺並肩碁尋盤石淨酒傍野花妍罷以鋤為
利家惟竹直錢飯香同豆熟湯暖摘松煎睡鳥兎藏足
攀藤犹凍拳淺茅鳴鬪雉曲枅嘯寒鳶秋果櫨梨澁晨
羞筍蕨鮮衣蓑留冷閣席艸種閒田推髻擔餔餉龎眉
識稔年嚇鷹務戴笠馳犢篠充鞭不重官於社常尊食
作天谷深青靄蔽峰迴白雲纏每憶關魂夢長誇表愛
憐覽君書壁句誘我率成篇

湘浦有懷

鴻雁哀哀背朔方餘霞倒影盡瀟湘長汀細艸愁春浪
古渡寒苔倚夕陽兒樹夜分千炬火漁舟朝卷一蓬霜
儂家本是持竿者為愛明時入帝鄉

陳正字山居

一乘閑飛斜照裡江南仲蔚在蓬蒿天衢雲險鷙駘蹇

月桂風和夢想勞遶枕泉聲秋雨細對門山色古屏高
此中即是神仙地引手何妨一釣鼇

題王處士山居

雲木沉沉夏亦寒此中幽隱幾經年無多別業供王稅
大半生涯在釣船蜀魄叫迴芳艸色鷺絲飛破夕陽烟
干戈蝟起能高卧只箇逍遙是謫仙

和人湘中作

湘川湘岈兩荒涼孤雁啼空動旅腸一棹寒波思范蠡
滿尊醇酒憶陶唐年華蒲柳凋衰鬢身跡萍蓬滯別鄉
不及東流趨廣漢臣心日夜與天長

金谷園

石家舊地聊登望寵辱從玆信可驚鳥度野花迷錦障
蟬吟枯樹想歌聲雖將玉貌同時死却羡蒼頭此日生
多積黃金買刑戮千秋成得綠珠名

題劉處士居

壓破嵐光半畝餘竹軒蘭砌共清虛泉經小檻聲長急
月過脩篁影旋疎溪鳥時時窺戶牖山雲往往宿庭除
干戈謾道因天意渭水高人自釣魚

草蟲

如繰如織暮幽幽應節催年使我愁行客語停孤店月

高人夢斷一牀秋風低蘚徑疑偏急雨咽槐亭得暫休
須付畫堂蘭燭畔歌懷醉耳兩悠悠

和友人喜相遇

為儒自愧已多年文賦歌詩路不專肯信披沙難見寶
只憐苦草易成編燕昭猶㾕常求駿郭隗尋思未是賢
且固初心希一試箭穿正鵠豈無緣
恵子休驚學五車沛公方起斬長蛇六雄互欲吞諸國
四海終須作一家自古經綸成世務暫時朱綠比朝霞
人生心口宜相副莫使堯階草勢斜
不傍江湖訪所思更應無處展愁眉數杯竹閣花殘酒
一局松窗日午碁多病却疑天與便自愚潛喜衆相欺
非窮非達非高尚冷笑行藏秖獨知

同友生春夜聞雨

春雨三更洗物華亂和絲竹響豪家滴繁知在長條柳
點重愁看破朶花簷靜尚疑熏霧細燈搖應是逐風斜
此時童叟渾無夢為喜流膏潤穀芽

別友

北吹微微動旅情不堪分手在平明寒雞不待東方曙
喚起征人踏月行

汪遵

全唐詩傳 遵宣城人幼為縣吏後辭役就貢咸
通七年登進士第詩一卷 唐詩紀事同 明一統志 遵
宣城人善絕句詩

杜郵館

殺盡強兵然血流一心猶自逞戈矛功成若解求身退
豈得將軍死杜郵

細腰宮

鼓聲連日燭連宵貪向春風舞細腰爭奈君王正沉醉
秦兵江上促征橈

瑤臺

仙梦香魂不久留。滿川雲雨滿宮愁。直須待到荆王死。
始向瑤臺一處遊。

燕臺

禮士招賢萬古名。高臺依舊對燕城。如今寂寞無人上。
春去秋来草自生。

短歌吟

箭飛烏兎競東西。貴賤賢愚一夢齊。匣裡有琹樽有酒。
人間便是武陵溪。

干将墓

凛籥氷霜萬古聞。柏灰松地見餘墳。應緣神劍飛揚久。

水水山山盡是雲。

採桑婦

為報躊躇陌上郎。蠶饑日晚妾心忙。本来若愛黃金好。
不肯携籠更採桑。

漁父

棹月眠流處處通。綠蓑葦帶混元風。盡均說盡孤高事。
全與逍遥意不同。

銅雀臺

銅雀臺成玉座空。短歌長袖盡悲風。不知仙駕歸何處。
徒遣嬋娟望漢宮。

斑竹祠

九處烟霞九處昏。一回延首一銷魂。因憑直節流紅淚。
圖得千秋見血痕。

題李太尉平泉莊

水泉花木好高眠。嵩少縱横滿目前。惆悵人間不平事。
今朝身在海南邉。

戰城南

風砂刮地塞雲愁。平旦交鋒晚未休。白骨又霑新戰血。
青天猶列舊旌頭。

項亭

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擬力争。隔岸故郷歸不得。
十年空負拔山名。

升仙橋

漢朝卿相盡風雲。司馬題橋衆又聞。何事不如楊得意。
解搜賢哲薦明君。

樊将軍廟

玉輦曾經陷楚營。漢王心怯擬休兵。當時不得将軍力。
日月須分一半明。

咏酒

九醖松醪一曲歌。本圖閑放養天和。後人不識前賢意。

破國亡家事甚多。

萬事銷沉向一杯。竹門啞軋為風開。秋宵睡足芭蕉雨。又是江湖入夢來。

長城

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爭及堯階三尺高。

宛雅三編卷一　　張燨　校字

宛雅三編卷二

竹𢝃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五代

梅　遠

〔梅氏詩略〕遠字維明唐昭宗光化間由吳興之宣城為掾以宣之風土淳厚遂築居于州之學西梅氏卜世遠大實自公始著有還居艸久佚〔梅鼎祚先府君行狀略〕梅氏惟宣城繁而皆非一族唐末有倫叙公授新安郡學教生之慨之慨生遠五代時為宣城掾家焉

築居

昔居苕之南今適宛之北溪山故繚繞往來等鄉國愛此太古風不但占林樾嵐氣敬亭浮波光響潭接雖在城市傍而與喧囂隔息心謝紛煩投閒遺一切結構類茅茨寧復事雕飾艸堂亦易成經營豈木石喜見野人來漸與塵跡絕把我盈樽酒妻兒同一啜

還居

百里猶鄉土千年亦比隣願言培世德未敢咏維新

宋

吳　淵

〔宋史本傳〕吳淵字道父秘閣修撰柔勝之第三

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為之改容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於諸使者皆乞送淵丁父憂詔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詔從之服除累進右文殿修撰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為說淵力陳其不可丞相鄭清之不樂未幾邊事果如淵言清

之致書引咎巽謝還太府權戶部侍郎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賙濟之使之什伍令土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殺劫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以功升華文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祲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累遷兵部尚書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拜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渡賜衮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為公寶祐五年拜參知政事越七日卒贈少師淵有材略迄濟事功

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故時有蜈蚣之謠所著易解及退菴文集奏議

〔梅鼎祚衮繡堂集序略〕宣城吳氏當宋季有金陵侯淵許國公潛兄弟也先後為相衮繡本穆陵御書以賜金陵者吳周之宗國也河圖天球具在是蓋宋始忠厚立國其究而南也因循抗頏精采不流神氣不振彼一代之人主類能禮賢士大夫而辨之不聰用之不盡即金陵以建事為羅織許國以代謀為近訐故卒不能畢收其功而坐承其敝

登南城

江城一眺思悠悠平楚蒼然野水流衰艸寒烟梅老墓敗垣斜日謝公樓江山有恨英雄老天地無私草木秋萬古興亡俱是夢大夫何者為身謀

李宏

〔宋詩紀事〕字彥恢宣城人建炎中呂好問知宣城得士四人詹友端周紫芝王相如與宏也每宴集必與宣和初以左承直郎涇縣紹興初李光為守後檄署縣累遷轉運使

游金泉觀

昔時謝女昇天處此日遺蹤尚宛然蟬蛻舊衣留石室龍飛勝地湧金泉碑書故事封蒼蘚殿寫真容鎖翠烟薄暮松巔聽雀唤凌空彷彿是神仙

劉博文

〔竹坡詩話〕劉元素名博文其為人靜退有守好

作詩而語不妄蔡內子賢而善事其夫每舉案
齊眉則相敬如賓一日元素與客飲分韵得柳
眼詩成坐客皆不悦後数日而其妻亡盖詩讖
也

柳眼

青眼初垂巳可知精神渾在艷陽時只因嫁得東君後
兩淚相看是別離

元

吳琳

宣城事函琳字禹關丞相次子沉嚴凝重而廉

介不私一錢曰忼無愧父風元史謂從諸王覓
吉帶討台州賊揚鎮龍屡功陞江東招討使司
鎮金陵然屣斎辭使相云拔擢之岐徧及豚犬
又曾蔭授喜吟詩渠翰今存鰲峰二字得率更
筆法

過渓潭

野店沽新酒蘋香薦廟靈一篙春水綠兩岸晚山青繫
馬人呼渡窺魚鷺立汀同行二三子爾我喜忘形

上巳集七客顧南墅以蹈遍仙人碧玉壺分韻得
壺字

欣逢禊日勝攜壺在處遲留類賈胡天氣又新三月景
風流堪入七賢圖共嗟去水知難挽自喜閑身未要扶
寡和苦吟吟欲就只愁敗興報催租

張浚明

見宣城右集

題土山寺二首

出城十里買塵遠此地登臨是勝遊山勢西來分鳳爪
溪流南下繞龍頭瞿曇殿聳仍孤刹丞相祠荒但古邱
獨倚闌干人不會霜風落葉正蕭颼

平瞻蒼翠倚潺湲詩景分明指顧間地接郊坰換今古

秀鍾人物在溪山春風跨馬銀鞍穩夜月騎牛鐵笛閑
從昔陵陽多俊傑要知天運本循環梅侍讀詢遊此曾乘銀鞍馬李含章隱此曾騎牛吹鐵笛

潘登雲

宣城右集登雲宣城人

和南漪居士湖亭晚望韵

湖亭東望水連空遠岸斜陽繫釣篷快雨忽開千嶂碧
落霞猶帶一痕紅魚蝦換酒沙邊市鷗鳥忘情堤上翁
興在江湖真不淺壯心未肯老西風

施桐

萬歷府志字晉卿

送李有成歸敬亭

君家騎鯨仙山色看未了雲仍此爲隼翔霞逖幽討

梅機

梅氏詩畧機字時發撕隐竹賦性沉默酣洽書史吟咏頗多屢遭兵燹盡散佚僅存者隐竹艸乃什之一耳後人守心國祢台祢並以詩名

題瞿研室

昔聞瞿研仙披裘坐深谷貴來桓大夫逡巡不敢入易代人已徂高風猶在目一爲弔岩阿白雲滿山麓

同諸兄弟飲柏規溪上

偶從溪上飲開尊臨好月泉聲風樹亂空林露香散鷗閑浴小渚悠悠宛自悅所淂良不貲聽眺總無感以此翔逸心兼之清興越提壺酒漸罄斟酌趣難竭顧言常共此啣觴卧醉石

柏規僧舍

半壁僧居僻幾年總一過春林嬌作畫時鳥幼爲歌頻抱清陰迥聰延空翠多孤龕勞與起暫寄白雲窩

送二兄之白門

凌晨送爾發天涯擊汰從知清興賒笈草香寒江甸芷酒船醉挹石頭霞池塘自我貪山夢風雨何人念客槎安淂溯游隨遠道白門城外一聽鴉

明

魏資政

宣城事函字之覲宋參政良臣後洪武初以通經薦授衆強丞有政聲秩滿入覲擢監察御史以敢言稱謫戍夔州歸卒

萬歷府志宦業傳資政負才略亞名梅爲特[illegible]云

元妙觀

一簇烟霞擁碧峰已知羽士躡仙蹤客來衡嶽騎青鹿祭罷雲壇起絳龍座上老師能咲柏庭中鶴雀未離松

道人自種黃精食敲火烹香不用舂

書堂寺

故相遺齋山寺傍龍龕燈火照祠堂初聞梵唄音傳廡猶似絃歌聲滿廊書室艸生廔自秀佛前花發落無香比卯亦鮮章縫語說法談經夜未央

俞逢辰

明史本傳俞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有學行爲燕王伴讀王信任之以故淂聞異謀秉間力諫知難將作貽書戒其子誓必死兵起復泣諫言君父兩不可負死之

邑志忠節傳逄辰領洪武戊午鄉薦選充伴讀成祖靖難與長史葛誠密告藩閫張昺謝貴師起伏誅萬歷改元宣城令姜奇方奉詔立祠崇禎末贈苑馬卿謚忠愍

雪霽同友人賦

層臺看積雪高館映寒星簡自梁園勝歌緣郢客聽抱
城千樹白入座一峰青此日逢知己何當有獨醒

孫　茂

宣城右集字子方宣城人邑志選舉表茂以
善楷書名修永樂大典授會州衛經歷扈駕北
征宣德間擢錦衣衛經歷

麻姑道中

鋏勒青絲白鼻騧東風攬轡感韶華數聲布穀初啼鳥
一對棠梨半着花往事馳驅嗟逆旅歸期風雨阻還家
十年不到麻姑下曲巷深深小徑斜

陵陽秋興

陵陽城裏起秋風蕭索川原入望中返照波江迪郚外
斷虹分雨過溪東倚樓何處吹長笛罷釣誰家繫短篷
欲喚仲宣傷往事滿懷羈思結無窮

張　本

江南通志張本宣城人正德時為開封府推官
正直方嚴動必循法歸家無餘資鄉人重之

萬歷府志選舉表張本水東人天順八年歲貢
趙顧祥墓志略公幼聰穎落筆千言試輒冠軍以明經上春官授開封
司李廉以生明經能飭律公素薄宦情飄然起季鷹想家徒壁立宴如
也郡守范公吉及一時冠蓋既異公姿高其操名其所居之堂曰貞介
疾贈以詩曰昔年曾共汴西舟轉眼光陰十二秋楚楚丰儀還似舊斑
斑華髮漸盈頭杜門謝客真能靜樂道忘憂歌與儔幾度相過留我飲
清譚絕勝列珍羞蓋寔錄云

歸田自咏

黃堂佐政固非才琴劍書箱伴隺來歸休林下心無愧
不帶開封一物回

王　遵

邑志宦業傳字訓典正德辛未進士歷官江西
左布政清約特異

仙人巖吊古

閑雲擁對暗山村碧蘚殘春鎖墓門英爽只今何處是
歌看松竹倚黃昏

唐汝迪

邑志宦業傳字吉甫登萬歷丙辰第司理真定
立收巨猾一郡震懾補司勳郎嚴世蕃招飲因
以酒軈然覆觥于地輒上馬去嚴諷言官論謫
判禹州尋知雷州雷濱海倭寇充斥海酋犄角
為應倭夕突城下急登陴授兵收舟楫在南岍
者城賴以保海酋許俊美跳梁城下汝迪諭以

朝廷威德即引去擢河南治河副使河決崔家口有議開淡舊河者上書言不便狀議遂寢以廣西按察司卒于官

臨高臺飲諸子

荒臺秋色夜分酒重尋盟吾道從來古幽期不在名雙星低拂檻孤月下吹笙共有登樓賦偏深丘壑情

徐元氣

邑志宦業傳字汝和嘉靖壬戌進士官刑部員外以斷閻氏奸獄忤執政江陵指出守興化尋移成都出杜獄四十人築灌縣石堰民賴之歷

遷雲南左布政使會土官岳鳳亂條上勦撫策鋤芻餉事平擢山東左布政使東省巨室優免溢額民苦賠累元氣悉清核之仕終通政使年八十一所著有易學正傳

方壺聽雨

竹塢無塵小閣歌萬家燈火隔城微可憐一片空山雨化作江聲入夜飛

吳詔相

宣城事函吳詔相字廷臣戊午領鄉薦丁丑除汝州守嘗遷掠巫女子捕遂金穴之旁大盜凡百州乃震洗以病告歸書忠厚悠遠扁其堂曰實踐云

明詩綜詩話臨川湯義仍為廷臣作傳述其生而不慧既就塾日詭手言縣試令訝其幼謂曰童子豈外黃兒耶應聲答曰明府比中年令矣令竦然異之廷臣嘗夢紫衣人指點一閣道中松柏葱青數里及知汝州果有閣道松林中歎曰命止此耶因慵于治事未秩滿稱病瘠去歸見其母抱持大哭失聲疾遂愈丁母憂未終喪卒邑志宦業傳吳詔相知汝州振飢賴不畏強禦二子伯敬字長輿伯敷字季布皆力學敦友愛前後舉于鄉敬居母喪三年不入內色咲不形宗族難之

同張侍御有光汎舟分韻

桂棹連朝發松雲卓午陰涼風轉蕭瑟細雨潤衣襟歌酒狂無奈明畬思更深晚來餘興在不猒再相尋

徐大任

邑志名臣傳字重夫隆慶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留心國儲歲汰水衡冗費數十萬經奉命榷稅真州羨入例奉悉却不受力免宣船田空逋役之苦秩滿篋中惟敝衣數襲歷官中外皆以廉稱嘗榷知京兆尹事出俸錢置學田數百畝贍太學生徒多所獎植以工部侍郎致仕歸大任研究理學清介恭謹雖位列卿貳所居僅蔽風雨神宗嘗稱其清節為天下第一時人比之范萊蕪云

飲袁家園

白雲雲樹好況淩此亭林墻不碍山色池能淨俗心蓬
蒿蔵未沒濠濮想偏深幸有羊求在名園豈陸沉

蔡逢時

邑志宦業傳字應期萬歷丁丑進士知海鹽縣履畝均徭革胥里諸不法事築海塘禦潮患事詳海鹽志遷祠部郎代禱祀者再賜白金文綺議藩封禄制著為令遷温處備兵副使圖畫海防斬倭七千餘人轉河南叅政築沁河懷衛間河由故道戢禹州界巨盜制親藩出入有度擢四川左布政使歸講學七年卒有海鹽人十餘輩來哭墓下

謁孟廟

夫子祠堂何處尋四基山下柏森森殘樹道傍齊繫馬
遺碑看罷獨沾襟雕龍炙轂空烟莽鑿石驅龐並古今
伏臘蕤巖猶在望歲時俎豆百王心

麻溶

邑志宦業傳字明之萬歷癸未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吏部郎時私謁干政選人壅滯抗疏言政府侵銓臣之權臺省伺政府之意煽搆成風銓法日壞坐是忤臺臣出為冀南叅政尋按察山東益礪循謹於權貴無所假藉遷河南右布政卒贈太僕寺卿溶性寬平而行孤介督學陳子貞嘗言六年内十四郡中絕無干請麻先生一人耳其見推如此

咏史

季子窮乃相平津老更侯當其衆敝時妻嫂怒不收騶
豕牧海上相對惟輕鷗一旦綰符綬賓客填如卬窮達
各有際奴隸何相求弘固曲學士秦亦捭闔徒況復釣
築者二子惡能儔但看鉞與楫榮名既千秋

張守道

邑志名臣傳字岍先萬歷甲辰進士授戶部主事視南徐倉有中使採木過徐役民助輓甚困守道為捐倉羨以代徭徐民德之以内艱歸服闋補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朔望必禮楊忠愍繼盛祠且刻其奏議盖忠愍嘗以武選主事抗節死故也尋調吏部稽勳司歷驗功考功郎適魏璫煽虐守道毅然乞南還得南太常寺卿諸貴人走魏祠如騖獨守道絕足不入崇禎初轉工部侍郎罷蕪関小鈔税兼署戶部度支調攝無軍無遺策以積勞卒詔賜祭葬贈工部尚書蔭

一子守道謙抑孝友嘗急其兄難至破産母卒
廬墓側三年鬲繞其墓三月而去家居不近姬
侍嘗搆濯纓亭於澄江橋畔至今人思其清德
云孫廷綱由恩蔭官惠州知府

雨花臺

聚寶山前叠翠屏高秋節屐訪巖扃隔雲鐘磬長千里
向晩風煙木末亭古廟蘿垣猶肅祀石臺花雨舊談經
登臨目送長江水鳧鶩遥天下荻汀

沈有容

明史本傳沈有容字士弘宣城人僉事寵之孫

也幼走馬擊劍好兵略舉萬歷七年武鄉試薊
遼總督梁夢龍見而異之俾受知總督張佳允
十二年秋朶顏長昂以三千騎犯劉家口有容
夜半率健卒二十九人迎擊身中二矢斬首六
級寇退乃還由是知名進東巡撫顧養謙召隸
麾下十四年從李成梁出塞有功世廕千戶遷
都司僉書又從宋應昌援朝鮮已歸日本封事
壞福建巡撫金學曾起有容守浯嶼銅山屢敗
倭寇海上息肩者十年提聞文武將吏悉叙功
有容賚白金而已三十二年七月西洋紅毛番

長韋麻郎駕三大艘至彭湖求互市稅使高寀
召之也有容白當事自請往諭見麻郎指陳利
害麻郎悟呼寀使者索還所賂寀金揚帆去改
僉書浙江都司累遷至溫處參將罷歸四十四
年倭犯福建巡撫黃承元請特設水師起有容
統之禽倭東沙尋招降巨寇袁進李忠散遣其
衆泰昌元年遼事棘始設山東副總兵駐登州
以命有容天啓改元遼瀋相繼覆熊廷弼建三
方布置之議以陶朗先巡撫登萊而擢有容都
督僉事充總兵官登萊遂為重鎮四年有容以

年老乞骸骨歸卒贈都督同知賜祭葬

明史和蘭傳畧稅使高寀遣心腹周之範詣酋說以三萬金餽寀即許貢市酋喜與之盟已就矣會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說酋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詰有容無所懾盛氣與辨酋乃悔悟令之範還所贈金揚帆去

邑志武烈傳畧字瀛海性倜儻不羈幼與叔懋學雅志濟務由武舉積功至山東總兵官駐登州廣寧失守遼民爭登海求渡登撫慮不測下令曰敢渡一人者死有容固爭之立命具數十舟往來救濟之渡遼民幾萬人

稽亭山

偶着稽亭屐因攀石磴雲祇容雙鳥入不與衆峰羣靈
迹多裁曲名封有秘文扉門携未浔此意好誰聳

劉汝芳

邑志選舉表宣州衛人字抱素萬歷壬午舉人

任南康府同知嘗主白鹿洞教事年近百歲而
卒

巖臺寺

巉岏岩下路繚繞鏡中遊樹接晴嵐暮泉飛急雨秋寒
光清佛閣繁響亂溪流為問松根下殘碑幾字留

施弘猷

江南通志儒林傳施弘猷字允升宣城人少受
業陳屐祥浔羅盱江之傳日聚同人講學興起
者衆牀祖亾嗣遺産千金弘猷捐為義田以贍
宗族其先貸于人者亦不下千金悉焚券而以

巳貲代為營葬學者稱中明先生

鄒元標傳略允升宣城雙溪里人祖志和父尹政世以修士聞允升自
少志學遇洪元夫講名理不解一日過元夫曰欲明聖學在先闢佛元
夫不能對偕之白下就正焦翰撰楊少宰祝給諫三公大器之會聶子
繼皐遊至執弟子禮已而歸偕吾友光庭陳子十餘年二君盱江高弟
允升盡浔其旨而以身翼陳子之傳與彭子時雨朝夕聚談興起者衆
遂令盱江人傳無盡使盱江見之其樂何如余嘉允升之能獨往而又
思余友陳子之善鑄人也使允升而在吾道所賴者豈有涯哉
焦竑墓志略君學以見性為宗以義與人洞為大能張能弛無幾微繫
恡君故無百金之儲每朋友有急至為之稱貸而不悔終年叢叫凡以
為朋友貸也
江南鄉賢錄施弘猷性嗜理學純孝友傳家禮義範俗著述詩
書有鄒傳焦志及表章石經大學注釋會記語錄等項
邑志儒林傳允升甫冠補弟子員受業陳光庭嘗與汪惟清諸人建六
邑及南都十四郡大會興起者衆萬歷間太守金勵折節禮之結高齋
四子社訂布衣交著有同仁語錄性善太極諸篇學者稱為中明先生
及卒四方聲訃者重趼哭墓下
高世泰中明子集序略先生講論首性善篇謂性情皆善次無惡篇謂
物性亦善是固孟子性善道一中庸盡人性盡物性之旨也次本末篇
謂物有本末性亦有本末是固程子理一分殊朱子知性物格之解也
其為說不亦析衆至當矣乎況考其行事如斥釋老駁儀秦敦倫教敦
義利之辯甚嚴其祠産為義田宛然濂洛真印其生而誘進千人歿而
尸祝徧地非躬行心得何以感召致是
魏象樞中明集序略今讀宛陵施先生書竊嘆余之耳目不廣則愧甚
矣夫先生之生適姚江之學方盛爾時師友授受各有淵源先生宗法
孔孟並及濂洛關閩諸儒較然以斯道為己任故江南十四郡篤志之
士從遊甚衆其性善無惡諸篇與門弟子諄諄講說者皆切近而篤至
王士正池北偶談宣城施允升先生愚山之祖也萬歷中倡明講學私
淑盱江羅近溪與鄒南皋焦澹園諸公游嘗有羅姓者兄弟鬩墻先生
要之家反復勸譬聲泪俱下兄弟遂相抱而哭先生為之講學歌詩三
日始散去所著有中明子集若干卷

題程一季石楼

斷崕百尺上笑兀揷危楼勢瞰潛蛟窟光廻浴鷺洲虛
凴烟嶂晚丹檻水雲秋不盡凭闌意茫茫物外遊

再同汪惟清汎桃花潭

懸嵓看不猒重汎武陵舟遣興就良會浔朋成後遊孟
流潭影淨歌烘谷聲幽潭口芙蓉發汪倫去後留

俯江亭

俯江亭上小徘徊幾日煩襟一笑開細雨遠從江霧合
長風怒捲海雲來廟馮忠烈魂猶壯杜砥波濤石不摧
凭瞰蛟宮發清嘯巨流吞盡不平杯

楊昌祚

邑志選舉表字幼麟崇禎甲戌進士廷試一甲
第三人由翰林院編脩歷陞左中允

張毋壽詩

歷簡重光歲星躔寶婺司堂開松石古人老雪霜姿德
夙曾閨秀居遷更毋儀紡磚勤夜榻綦帯惜寒絲顏駐
丹何借跬趣杖不随斑斕環坐彩瓊璚近簪枝入袖常
餘橘牽裾待哺飴千秋當伏臘廿載裕期頤進筆應同
客偷桃豈籍兕於今髮盡雀相祝齒還齔

劉維仁

江南通志 劉維仁字孔安宣城人崇禎甲戌進士歷知錢塘鉛山魏縣潔己愛民遇亂歸絶意仕進𤱶居不蔽風雨或日午不能炊高卧晏如

二樓紀畧 余在郡咨訪遺老則聞有三進士者身非隱逸而有泉石之癖名殊獨行而厲孤高之節衣冠望之若甘露明水畧不涉濁為劉孔安維仁吴聖水六一張清源甚逢其始得第同仕為守令同歸田高卧無竿牘公府同擁書萬卷日午或無炊烟亦同也劉事載邑志但云歷知鉛山魏縣而要其居鄉風槩如是則于為政必潔己愛民無疑也諸君子去今數十年鄉人知尊尚之久且弗諼又豈待以紀述傳哉

城南讀陳白沙集

獨坐高楼正夜分鋏橋石磴思空羣海南一鶴横天際
吽破青冥萬里雲

梅歷祚

梅氏詩畧 字明時號太初萬歷壬午舉人九歲能文卒年僅二十有六卒後歲庚寅蕭公漢顏祈雨不應一夕梦梅孝廉来與語歷歷皆郡中便宜事次日澍雨大降公異之因為扁其靈曰

欝骨如生

短歌

我行不遑日暮傍徨入世苦蚤憂来多方一解 今日有酒吹笙鼓簧何以成歡父母在堂二解 承懽日少出戸日長五日一歸休沐周章三解 我思南山白鹿為行經歷崎嶇採芝以還四解

宛雅三編卷二 張 爔 校字

宛雅三編卷三

竹隐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輯

明

沈壽民

【明史本傳】沈壽民字眉生為諸生有聲崇禎九年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甫入都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奪情滾攻總督熊文燦通政張紹先寢不上壽民以書責紹先乃請上裁嗣昌皇恐待罪帝以疏違式命勿進壽民遂隱括兩疏上之留中少詹事黃道周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愧死矣後道周及何楷等相繼抗疏要自壽民發之壽民名動天下未幾移疾去講學姑山從遊者數百人福王時阮大鋮用事銜壽民必欲殺之壽民乃變姓名遊之金華山國變乃歸不復出

【明詩綜傳】巡撫應天都御史張國維以宣城沈徵君壽民應詔入都適宣大總督楊嗣昌奪情起兵部尚書徵君抗疏劾之其略云嗣昌居喪起復業一年矣君命莫可如何懸邪歷戎行滅寇朝食奈何坐司馬之堂支吾朝夕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二百八十餘萬成集之餉顧不及鋒而用鼓行以前使餉日以耗師日以解糧因循醞禍嗣昌時雖屈首服丁汝夔之刑束身死王洽之獄竟何益哉又疏云嗣昌既不能躬擐行間曲徇熊文燦之說兩人專欲主撫奉天子之聲靈以徼賊一紙之認帖即撫局果成而辱國損威已不可贖而況其未必也流寇之禍

蔓延七省肆毒十餘年矣屠戮之慘振古未聞甚乃悖逆滔天擅殘寢陵凡為臣子罔弗痛心嗣昌統一十二萬之師不為不武運二百八十餘萬餉不為不充縱旅以往何兇弗摧俟賊力竭勢窮而縛與櫬猶應宣布皇威律以無赦而後昭上恩德以宥之夫如是而撫成也今者湯無剪治剿事姑容招之不來強而後可如乃既陳剿之功而復乘撫之術乎雖復遠寬三歲之限更累數年之民正恐盜賊無期主憂彌切臣不知所終矣

【黃宗羲墓志略】耕岩孤峭不妄言笑為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千子至宛評許在斌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岩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于文付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耕岩眉生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投罷無何而黨禍作南都亡耕岩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溧陽既相將疏薦之專使齎書耕岩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聞耕岩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皐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今之欲徵僕者直欲死僕也溧陽歎曰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而身不可得見者也

【明語林】沈徵君壽民高操絕俗義卻餽遺弘光鈎黨之獄楊宮允昌祚為濟百金資其患宮允晚歲亟代償之宮允曰向若非有丐于我我實急君今我即多故豈復計此徵君謂門人曰今不及酬之沒此將誰致又少時他所嘗與居閒者其人貧亦粥産代之曰向者彼以家故也

有從徵君易與者勝其賠累沒齒窘蹙終弗與校　徵君改葬後晦跡蘭溪躬自刈種歲祲欲炯時絕麥爛浥不堪食甘之怡然蘭令季君丞訪之屏騶徒步始得造廬一面欲買田畸構書院居之皆謝不可令不得已託邑人祝生餉米豆受而發之有白金二百乃以半畀祝以半寘屋隙丱間後有親御將謁令乞書於徵君指草間金畀之　徵君足跡不入城市垂四十年當事委曲納交罕得見面有別駕跡其在僧剎潛追躡及之退語人曰今年賠沈眉岩前年捫黃山天都峰都忘人世二者吾任寧國大快事亦生平大快事　徵君劾武陵累衰館樞不身履行間而任熊文燦以撓軍機又及瑤草阮大鋮等招納亡命妄盡調陳未幾師敗獻反楊相繼熊尚書僇楚蜀為墟大鋮枋南都卒以國市惡如其言人謂其不矜茂陵徙薪之功獨高谷口窮畊之節

【浙江通志寓賢傳】眉生疏論兵不報移疾歸講學姑山攜家寓金華蘭溪武義諸邑山中隱居著述窮餓終身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有閑道錄姑山文集諸書行世

覽古

擔簦滾何事迺事邯鄲遊一見賜雙璧再見卿與侯寧知萬戶重不敵魏齊頭徒步走大梁慷慨如有求惜哉

謀不成義至淩何尤虞卿雖著書所傳非春秋

漢帝馳六區舞陽亦附驥欽彼鼓刀人容識洞且異豁達稱沛公一朝見小利忠言在咸陽痛哭奏忘事子房雖籌筴斂手佐末議孰以一夫勇而有千里智

庶莊郎事 同周仲馭先生暨黃圯孺徐澤甫諸門人

攝衣出前楹晚照歸林薄天空氣飛揚春雲輕欲落相將二三子浩志各有託葛巾挂綠枝野服薰紅萼興逸不暇疲輕舫尋夜酌不知柳烟深但入無所卻杯行一以馭酒政勿辭虐縱橫雪平生平生意漠漠須臾怒風號萬象森欲作燒燈隔岍迷雨甲蕩遥壑未窮今夕𢇁且整明日約

溪漲

霜雪不出地風雷亦行天如何一夜溪生此聲與顏幽幽太古山閟奇雨岍間

雨宿北淇姪山齋

結搆依長松松覆晴簷綠南山雲木稠徙倚看未足眷言林下人只此愜幽獨清風驅我來迴聲激芳谷近溪鳥啞明緣逕青蹊熟入門一以笑歡喜奔童僕酒過重類沽盤充昨冬蓄鄰叟農事閒遥呼話情曲滔滔半月水平疇化川瀆所幸朝景霽稍望西成績胡然殷其雷盪空更走屋怒雨蹴連峰渴日遯南陸鳥飛疾何之虎心善未卜漸覺天宇窄自然我意蹙陰陽遞生消明晦捷反覆冥冥起元化汲汲想晨旭夜靜兩無言燈影搖牕竹 右丞詩階前虎心善子反之後二日虎殪姪三驄以去起識

昔者詩十首示諸兒

昔者太邱詣朗陵將車持杖皆其子荀家八龍一應門餘行酒食唯父指若非貧儉無僕役何必有兒盡驅使皇天昭德晦其身一夜星聯五百里高門奴客擁如雲不見真人占太史勉哉為善日孳孳服勞執賤何足恥

昔者有晉殷荊州約食裁篋只常数飯粒脫落盤席閒

手競拾之口以注吾家先訓亦嚴此昨童今白守如素國有重寶民有天賤天所餘天應怒莫起此物亘細微饑來盂粥同膏露世人珍重千黃金黃金雖千不可餔

昔者李唐傅太史詆排邪說洶人豪匕繼鄒公距頑獸下起韓伯田狂濤蕭瑀請誅迂自薛妖胡姿呪何能撓手集高篇署高識殷勤戒子慎所操吾編閑道亦如此既留終播視汝曹方今儒冠不儒顧帰楊帰巷巧逋逃 宋封孟子鄒國公韓子昌黎伯傅奕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篇貽其子戒以但習六經名教言妖胡之法慎弗為

昔者晉陵胡武平但語後進務知命造物脯智亦嗤愚莫將貧賤空營競哉言瓦石可黃金公年方少拒之勁

我懷斯人深太息蠢蠢羣迷今尤盛伯龍狗利旁兒咲
晏子辭富賢哲敬慎爾身脩允侯之仰面浮雲歎孔聖
宋樞密胡文恭公宿也
昔者伊陽程夫子討經析傳無遺餘暉暉曆日駈且急
顧我非蠹寧無圖㝡哉小子鑑乃訓人不龍協即蠹愚
火畊水耨身不習飭材辨罷智不如甲冑隊中籍不預
軒駟門前足不徂何似擁書併努力生死鄒魯莫躊躇
程子云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子深有味其言
昔者好學彭中丞但學平心與物遇方冬擁被數歲時
沉思天下寒無數此意惟許稷與禹居然饑溺急童孺

今人矜已牢自私嶔嶬欝㠥生跬步父呻毋吟不知惜
何況悠悠盡行路天公高居下視昇慎哉無拂天所顧
彭公思永仕宋至權御史中丞嘗教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輙思天下之寒者又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待物耳
昔者康侯真獨秀挺如直木聳高邱家貧絕口不人道
曰吾道此意安求當庭誠勉何諄複詵詵子弟奉且周
茅堂踵起五峰繼有羣賢從非常儔如今士林純自賤
一日五侯謁不休丈夫忍饑耿介死不學鷟雁鳴啁啾
茅堂五峰其子籍溪致堂其從子也
昔者延平雅有言吾生何道安坎坷回頭耴辟及古人
古人艱難百甚我考亭志此力頗驗慶元之間靡憂禍

伊予齒過四十來爾曹日待愁城罡俯席后土仰皇天
風林一枝無傾隨不見紛紛文謝家今日江南明燕左
昔者金谿胡處士課已惟學子惟畊日晡向天頓頭謝
謝天之賜曷其宏有家幸不鎗餕湅有生幸不罹甲兵
獄無拘囚櫩無病誰實福我福且清我珍斯言揭之壁
頤起羣蓼豁聾盲穩眠飽食罔知足高嗷彼蒼鳴不平
先生諱九韶從胡康齋學
昔者吾祖朝議公二十穉鋤始就塾近師南濟遠南野
矯矯勅身嚴幽獨歲稷負米百里外炊爨進毋退揄粥
當其窮閻漏屋中萬族瘡痍森在目仁種義霈啟後人

後人不知誇名祿兵戈滿眼幸不死勉旃無效禽與犢
先朝議古林公事行詳縣志儒林傳暨貢受軒錢緒山兩先生狀志南濟受軒先生南野歐陽文莊公也

賣畫行為蔡玉及賦

宣州畫客奇無數十人五人擁毫素半山已老韻格高
可憐昨歲死王露曉原蔡生攬袖起氣酣橫筆流雲霧
何須十日成一水亦輙空堂妙[illegible]對悄然意匠了不營
忽似鑿天天為怒近掃霜繅更遺我晴巖古木獨叟步
東來古人善題鑑見之忙乞卷入婺向源李祈汝楊去是山吾山
水吾水吾家向源彷彿遇心憧意賞重南金豈知蔡生
瓶無宿儲炊無具我輩盛名下坎壈多窮仆潑墨詎堪

煮浮米亦充餔不見九里山中王阿癡帽如簁大袍曳路埭身不隨狐兎游支屋但傍梅苓住氷姿隔去玉粒來欣欣妻孥飽晨暮徵君邢渡踵其故街南尚值賣藥生吴雨若也金石歌聲兩回互

兎源

聞説雲林去青溪幾樹紅人聲雞犬外古法衣裳中漢姓何年易秦威此路窮春桃不耐霖浪使野航通

向源望雨後懸泉

玉龍天外落界破一山青猛力全驅石輕飛欲到庭林堂延素影客梦斷空霆為是雲雷夜委蛇向四溟

洲生書堂阻雪漫興

抱膝高齋靜巡簷萬慮奔當春如蓰陌有客憶氈吞勢欵無天地心將託弟弟但全松柏性霜雪亦深恩

扇歸輿文

是物珍吾笥三書怯未書筆因王粲閣風想謝安餘秋浦愁猿夜宣州好月初思君不可見題罷付江魚

梅周文招同吳若金方嘉徵梅聖占六湛上人遊柏梘山即事次湛公韻

好注蘭樽滿羣將柏梘酬山雲能容舞春水約花流谷口窮曾到瞿硎石竟幽興飛還秉燭支許晚遲留

訪姜如農先生城北先生往以直諫賜杖崇禎朝

石公嚴譴後又見荷戈新曠代留遺直殘山待老臣龍歸天上馭環賜夢中身生死昭亭路鄉園別自春嘉靖中石御史金以諫止醮祠謫戍宣州後百餘年公繼之未至而國變告矣是來將歸老焉曰君命也沒齒曷敢忘

遣奴

玉川破屋正相宜不是長鬚悔遣遲南澗渡薪偏我負西山芽蕨幾人知陽家米盡難沽酒蕭子才荒莫受笞却恠簷前雙語燕年年貧戶傲春枝

巖塢寓中甘菊盛開

黃花淨倚竹林東似我山堂到夢中滿地蓬侵憐晚馤

一天霜護笑春紅何心孺子雲間去為愛徵君籬下逢懶惕生人無歷誌明年更報鯉魚風

酬文江子清明雨中見懷二首

亂山雨腳掠卻烟岸草墻花空自妍天上白衣翻處處海邊皂帽著年年長鑱斲折黃精少破閣荒涼穴甬連

何事東風開一徑儔來新火又新篇到處高歌驚有神況兼相憶又佳辰將雛杜甫年偏遠浮句坡翁梦早新萬柳斜迎沙塞雨雙鵰偷哭海天春捕鍋箍桶今何往好過南巖共結隣

寄石佛菴湛公往予讀書菴中

何年石佛竟沉淪寐歷空堂一道人海鶴性高輕去俗
山雲卧穩不知春呼兒便欲迎文鑒憶客還應到許詢
莞席竹床曾住處堦前紅樹幾回新

過陳吉裘館中

溪堂相視淚湯湯細雨洪河對不乾倚杖自憐溝壑起
銜杯猶作夢魂看南陽高鳳今傳業北海逢萌早挂冠
此去三秋悲歲晚臨風雙屬雪霜寒

再次韻詶句公時有黃山行

常年相見火西流一葉纔飛今又秋客屐不來花守徑
詩筒却到月當樓吟邊口笑霏霏玉夢裡魂搖去去舟

料淂支公還借問尋山許掾幾時休

雲侯避地姚溪以市以卜以農以圃不煩而偹儋
然安之其古之高行而身寄者耶戲有此絕

訪藥入雲隈賣藥知何處若問韓先生揮手灞陵去
山盡林浚蹊欲隱僧亦可咲指隔墻東君公從有我

古與六首戲謝諸公見邀智者寺聽講

滄松人去寶臺荒饕餮龍蛇混此堂不是國師還語戒
驅人北面學蕭梁 金華志智者國師碎穀若行惟食松柏梁武北面受戒

逢時巧衲偶山庭升座談高開未寧豈是代唐彌勒出
神州遍解大雲經 浮屠法明等撰大雲經上武后謂后乃彌勒下生當代唐為主勅兩京諸州使僧升高座聽講

江上小堂帶月棲浪傳青社白蓮齊留衣不怒潮州守
那淂鸞谿效庽谿 鸞谿青林社事為釋氏盛傳陳用揚先生有辯

大官側立爛如雲偃蹇吾儕莫亂羣法寶若還無定力
愁將高座海陵聞 海陵杖法寶事見金史張通古傳

年前說法又維揚一輩汪黃會食長被甲官家何處去
傷心忍道雨花香 甲申馬阮延僧三昧講法天界寺與宋汪黃一轍

相將呂富竟誰趨佛者開堂聽者儒獨樂園中人在否
却教何地覓堯夫 富公偕晦叔欲聽僧脩顒說法溫公急見康節請往止之

唐致長

方孝標唐芥瞿傳略 文學唐芥瞿宣城人名致

長初名允冲字祖謙芥瞿其號也太原司理君
平公之少子中翰明塢公之庶弟也沉深好書
凡經史子集百家之文無不披覽洛誦當志學
之年遂有博學之譽比湯司成霍林遯居林下
朝夕過從析疑問難無虛日負性骯髒不能洪
汨從人且倦于應酬不善治生產土銼炊烟經
時不舉先生吟咏自若也嘗讀元亮乞食詩有
感于中廣而為賦以示其意焉有繇露堂集一
卷行世

江南曲

三月春江滿門前柳葉青攀枝不忍折記淂送長亭郎
愛射野雉出榜青篷舫日夕未歸來孤影何能兩鴛鴦
自有侶朝暮戲蓮渚誤入野鴨羣中心自爾汝蜓傍花
房宿鶯傍苍枝逐蝶去鶯不啼花枝自低伏妾住竹橋
西郎家長干曲明月暫相過贈歡絲一束

送伯兄之鳩慈兼訊沈七崑銅

三徑無資松菊荒烟波還泛五湖航甘同正則臨江渚
不羡平原入洛陽市上酒人羽徵曲山中詞客芰荷裳
佺期竄後詩無敵謾競昆池明月章
莫述當年黨錮碑漢家陵闕艸離離可憐夏馥歸鄉後

却遇張良避汜時野寺晚風吹簟冷孤城夜月聽笳悲
行歌為訪黃公舍露井頹罏生旅葵

田家甜熱

貧家江畔住非市不成邨桑柘陰三畝茅茨覆一門謀
生惟釣牧常課有雞豚沽酒邀隣父攀苍弄乳孫不猜
遠過客共狎野人言雜坐貪風緒斜攤漏日痕孤霞生
晚嶼夕鳥散黃昏習隱怡情性忘機歛夢魂菱舟何處
返隔浦聽歌喧

汪尚寧

〔邑志選舉表〕尚寧本歙人占籍宣城嘉靖已丑

進士仕至副都御史

秋日遊洞巷

偶從樵嶺步聳嘯自蕪門碧樹因之倚青山便欲捫溪
深雙廕飲雲淨一鵰翻不厭相看去烟霞自可餮

黃石

〔邑志孝友傳〕黃石字圯公邑庠生家徒壁立母
病數年石親扶卧起湯藥皆手調躬為拭穢其
大母亦病數年石事之如所以事母者

〔施閏章墓表略〕先生父鈞邑貧甚以織工自給十餘歲父命去其藝先生泣不應明日又呼不應父撻之問所欲曰願讀書父怒撻之日惟號泣隣翁葺之曰此佳兒也何撻為因送之鄉塾受句讀先生早夜勤敏無嬉戲父私喜及學將成里中推為童子師先生朝不廢館業夕歸而奉養無方每夜起為母治湯藥晨炊上父食且共一日飧始疾趨赴館暮淚樵汲為夜計歲以為常崇禎乙亥補邑弟子員是冬謝氏翁以女妻之夫婦勤苦力客言于邑令[illegible]子羽之日已卯錄科且縣[illegible]行及省試歸而謝氏時父已歿數歲而母猶臥病先生賴謝以養母及謝亡家中無人先生館翰撰楊公家距子舍數里向暮必歸具藥餌侍側起至手[illegible]經數歲人無知者隣媼見而賢之稍聞於邑中順治癸巳[illegible]間督學[illegible]御史賓公先後按部邑令王公同春上其事旌其門扁曰[illegible]里中耕耕稱黃孝子云

友人徃以家傳見屬逾時未報所状行略久寘笥中又散軼不得見吏胡鄉示爰寄此詩

不分風波歷歲時江城北去謾來遲久知敬禮當為傳
詎料林宗未有碑雪鬢空酬文字債霜天即慰見聞思
數行淂厠君家乘花發陵陽萬古祠

祖德幾時須視草一編真作汝南評名山副本將來事
成佛生天逝者情韋孟詩傳今再見楊雄序在擬孤行
重煩為我殷勤寄桂樹巖前月正晴

湯斯祜

邑志選舉表字秩斯崇禎己卯鮮元

咏史

道隨世運圮匹夫攘其權青牛乘紫氣虛傳言五千夸
哉何逍遙梦蝣栩栩然淮南犬吠雲王喬劍飛天望令
富貴極不死求神仙江辟已聞叉龍媒方見還太息驪
山草今與茂陵連

道喪中國虐紀亂民情損欲乞梵王律用作今皇憲經
緇西土尊像寫南宮曼時危身數拾人貂僧可飯謂我
降神殊恒星夜光邈示我劫灰存昆池歷億萬流傳禍
滋烈難圖似春蒭漢明實賢若千秋此道恨

吳仕期

邑志忠節傳字德望為諸生倜儻負氣萬歷己
卯張江陵父喪不歸仕期憤然擬為上相國書
侃侃千餘言稿傳於外南操院胡檟江陵私人
也太平同知龍宗武為檟里人相比命邏者獲
仕期置蕪湖獄宗武訊之曰必有授爾指者舉
其人當爾貸蓋指沈修撰懋學也仕期曰男子
生負剛腸奮直言安用人指授也榜掠無完膚
終無一語連及宗武命獄卒囊砂撲其面而死
聳者究之萬歷辛卯其妻貢氏與弟仕朝抱孤
憤録奔愬南臺御史孫惟誠具疏以聞檟宗武
皆遠戍勅建仕期夫婦義烈坊後祀鄉賢貢氏
見列女傳

對酒歌

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宅三神洲但願林間期趙女
夜深奇術試吳鉤術成轉嘆知音寡逢旅逢人方刷馬

燒羊胡餅酒千巡英雄豈是無心者與客同尋白版門
中蔵燠館與涼軒珍肴不似人間有妙曲都從天上緇
髮豎鬚張當酒半躑身忽去生秋翰去時掣電來時風
已首腥紅在手中投刀舉杯發大笑客亦相看同絕倒
真能斫取佞人頭上方不用排閶闔嗷客言一舉朝野清
與君賣劍歸來事耦畊

宛雅三編卷三　張　爔　校字

宛雅三編卷四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明

唐允甲

邑志文苑傳 唐允甲號畊塢司理公靖子幼時就塾師夜歸失道見前有籠燈導之到門而沒同邑湯司成器之留讀園中年十三文譽馳江上周儀部鑣沈徵君壽民交伯仲聞南都初建廷議欲徵江左巨儒充內閣之選大學士高弘

圖首薦允甲為中書舍人一時誥勅多出其手會權臣披剔善類允甲遂遯跡溪山以詩酒自娛老年書法名海內箋箑盈几酒酣落筆應之不厭獲者不啻拱璧所著詩文數十卷

錢謙益序略 允甲字祖命自其弱冠才名藉甚有詩數百篇刻後詩益工祖命梅聖俞之鄉人子弟也畧舉祖命之生平比於聖俞則有不勝慨然者矣歐陽公稱聖俞少以蔭補為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則祖命似之聖俞累舉進士困於州縣年五十猶從辟書祖命起家中翰遭讒放黜喪亂屏退長為旅人而亦已五十矣與聖俞資望不一而其窮落不偶未嘗不似也歐陽公稱聖俞之詩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祖命富于庀材工於使物雲譎波詭開見疊出固未嘗規模聖俞而所謂感人之至與樂同其苗裔者未嘗不求其似之也於戲聖俞之詩歐陽公以為窮而後工不知祖命之詩之工至於不能自有其詩而其窮始極斯尤可悲也已

周亮工序略 余往在林宗先生玉鼓齋中得交祖命久之祖命東歸余亦踉蹌而南及余在邗上而祖命已掛中秘冠浪遊江淮之上矣志氣不殊而磊落倍徙往昔晤吳陵時出畊塢山人詩示余如陳思少陵搖筆和賡有慨于中低佪激宕颯然起悲風零霰之將至是其意氣飈發而落落者未嘗動也

沈壽民序略 祖命負雄逸才所交盡當世士坦洞撤崖谷不屑肥巳人稱之弟芥癡子聲孫風競爽也

施閏章序略 舍人善書法喜交遊賦詩斐然多逸藻每名士高會罷酒揮毫一扇作小楷數百字更索畫坐客皆藏弆為樂明末都江南用詞學薦充舍人掌制誥而與用事者背不合自引去遂終老山澤間嘗酒闌耳熱述先朝館閣及宮禁軼事多外廷所未知者使人傾聽累欷所存讌游訓贈而外強半多小雅離騷之遺其遇時禁寒使然也舍人官輙而客久客凡數十年所至為重客縞帶魄遺窮常滿而文酒徵逐亡不省記歸視槖中空亦不問長子念祖負才而夭家日以困匱今將營將買田以老而舍人死矣

同施愚山登敬亭即事

春城收華鐙簫鼓音欲闋樂事宜更端林巒可娛悅晨興幽櫛罷奩袂理筇節蒼然入烟霧細路迷曲折香片

隨風來野梅落殘雪頹嵐作微雨萬象忽如湼日脚半嶺開陰晴態殊譎層崖暖氣變往往啼百舌披榛造雙塔拂蘚捫斷碣千盤勢逾高接脾凌巉嵲叢篁削寒玉辟色緬古鏡展眺躋憑虛山川翳仍澈一氣亂氤中畫圖誰能別額珠亘丹梯絲繩酒壺挈游人若蜂屯校量非所屑大海觸虛舟鴻騫跡俱滅遠公室清閟香茗聊共啜深言不覺暮鐘定飛鳥絕步歸樵火明嘯起雲石裂近郭何喧買幽情戀岩穴

懷韓人穀兼柬沈子羽錢東㴴

晨風發清響素秋生虛閣炎精未伏歇停馭扇餘扇卧

痾掩荆扉眂矚日殊昨言念彼妹子静晤隔巖壑惝怳一遇之幽光相奔絡赤氣凌霞首元覧躋碧落曠懐足嘯歌性情欣所託含思勞舊侶哀禽呌林薄憂窈悄中心獨藉明月酌

悔游詩

金風從西来秋氣倏凜栗蟋蟀床下鳴蜘蛛網圭蓽遺芳踐飛颸落葉埽峭崒布衾直衣単寒月浸虚室嗷嗷孤雁翔葭管聲戚葉閑居尚煩勞況復當遠出

赫赫大官来道上生光輝雕輪馳華景翠蓋芙蓉旂緑繻黄金帶帶下懸牙緋路傍人屏息曲巷廻襜帷勿謂

使君小咳唾感恩威失意等蓬蒿得意沾陽晞昔日翟公門鴉雀時喧飛不厭五侯鯖食糠豈不肥

古人重結交結交輕黄金尺父語傾蓋束帛明寸心季札適鄭野獻紵諧知音守此金與石誓無商與參緬想陳雷交高義横古今

游子長羈栖閨人歎遲暮皎皎明月光照我去時路唶唶墻頭烏喧我門前涙悄悄空帷中寒蛩泣秋露貧女織機杼道遠不能附含涙還入房徙倚望雲樹

盛會難再遘及時當為歡羽爵華筵催觴俎分盤餐罡有秦氏女柔指發哀弾下裾製緗綺上襦裂齊紈道傍游俠子小袖薰椒蘭傾城迷下蔡宴語飛情瀾頤為比翼鳥銜泥上珠玕人言紅燭短我苦長夜寒抱影還空廬僵卧徒盤跚

楊州訪王阮亭法曹憩于颿波館聞冐辟疆微痾挐舟探之下榻水繪庵次戴務旃辟上韻

五月廣陵濤十年纔一遊此遊適炎夏日炙如甑烰罡卧水閣上攝覩聊夷猶時掉艇子行得句背錦收荷香襲人裾好風當前頭清蟬噪高柳碧水開沙鷗脚欲踏層氷置身井幹楼日暮紫烟矗無端生客愁歷落溪坂上牧笛横瘦牛澤葵胃礁石荒葛纓古邱昭明讀書人

弔影惟梧楸奇葩間瑶艸忽被春風揉言念同門友善病同沈休家住東皐上隱身蘭杜洲行將溯洄從泛泛山陰舟門臨大道傍屋角環清流久豈邀賢騁淵窅轄宜投繫牽老樹下短褐手自掇一別嘆如雨三易春渡秋日夕感微痾氣惙如繭抽勝此百鍊鋼翻為繞指柔人皆服氷紈我猶襲重裘為予一强起借節陳前籌瓊羞出郇廚素濤泛瓷甌愛爾千金軀瑰玉崑岡璆大矯千尺鱗蟄伏潛龍湫丈夫各有志安能稻粱謀拂襟送懷抱雜珮徽相酬倚劍發長嘯仰視星漢浮咄咄蒼蠅聲嗡訛誠謬悠

放歌贈朱岏瞻博士

男兒盛壯當成名胡為一卷風中立硯田筆稼久荒蕪泛宅浮家任南北我來彭城方息肩與子日夕相周旋談屑屡霏玉麈柄賭飲浮拍糟堤船昂藏七尺雲中鶴巖電雙眸射寥廓伏櫪常懷千里駒聊蕭每嘆三秋瘧酒後耳熱聲嗚嗚唾壺擊碎抛明珠人生得失楚人弓何以欝欝撚枯鬚憶昔君家全盛日將軍赫奕濤霄霽東苑留賓羅膳珍南街走馬鋪金磧長髯貂揷錦氍毹侍女焚香捧玉魚朱輪華轂金張遜量玉堆金猗卓如一旦蜃樓海市呈甑塵魚釜范史雲箪瓢誰進蘆中飯

複壁疇藏避難身以此困頓不得意十日埋頭九日醉咄咄書空怗事多山魈畫舞侵狐魅飲君酒握君手榮悴人間事恒有李子穿破黒貂裘肘後黄金大如斗陳平曲巷席挂門通侯之賞橐駝紐看君才大非曹丕豈有長貧韓夫子蛇行蒲伏道傍迎依舊當年布衣耳須臾騰踏步高衢觀者摩戛感嗟吁始信龍蛇變化無時無

與閔六宮用道故有作

少年騎馬走大荒翩翩意氣何飛揚功名唾手筊終貫文章自短曹劉墻君家兄弟血汗駒聯鑣共轡驅長衢千人指目滿墻堵云是閔家兒郎天下殊爾時梾園周公年亦少霞舉蹁躚質清妙毘陵太守古文翁法幢老子今有道數子品目汝南尊與我班荊最傾倒倏忽蓬飄三十年相將結佩嗟無緣暑中夜醉中丞酒两人執手穀從天坐久忽驚两鬢雪呼盧浮白常纏綿君不見張公掣電騎鯨去藏書萬卷今何處君不見周公舊濟濟人寒蛾眉謡諑愁無端又不見太守今作半和尚破衲軍持自回向予也甘作流離人燕山越嶠多風塵滿腹嶙峋餓不療天荒地老空娉婷惟爾阿兄倜儻羽為時舟檝澍霖雨爾操弱管擅長城白雪黄金何足數與

子痛飲後何辭少壯至老頃刻移記取丁酉重陽時

憶昔篇贈吳園次

憶昔抱策游日邊天下賢俊皆比肩廣陵宛陵峙壇坫江南江北同流連意氣相期垂不朽紛紛盡是雕龍手仲友文章頗自豪孟公使節當能守廣陵城內盛繁華繡幕朱簾十里遮旗亭貰酒隨地主詞場摛藻開天葩自從江左喧鼙鼓半牛之墟如焦釜不見簪盤滿樹花但看隋宮一抔土仲舒宅邉春艸平枚乘筆底秋濤生小山叢桂久揺落淮南詞賦偏崢嶸我獨歸畊宛陵陌桃花潭水猶千尺著書不學范蔚宗把酒還呼李太白

毎欲忘情猶未能良辰對景懐友朋琹髙赤鯉杳難覔
謝朓青山空後登脂車重向廣陵去延陵才子多名譽
十二楼前月共看五百里内星嘗聚一朝别我遊帝京
鳳凰池上聳咸翮鵬仕三遷在即署翩躚五馬来茗城
下車即詢民間苦先殰多年負嵎鄅元懟迅埽魄巳褫
稂莠芟除俗還古我来訪君茗水濵爭言太守仁且神
擕来瀛海三山雨散作吳興萬戶春有時官事湖中了
四賢俎豆稱師表酒向窪尊亭畔傾人從滴翠軒邉遶
碧湖蒼莽白雲秋飛蓋時同賔客遊牧遂吹隨紫騮馬
采菱歌近木蘭舟為政風流洵多美丈夫淂志應如此

敝帚真堪並古人把蘭正爾酬知巳知巳相逢異等閑
蕭然嘯傲山水間歸心欲采東籬菊肯似王猷雪夜還

次龔孝升喜周元亮南還

驚見丹雞詔猶傳城射烏大功真不世天意豈全孤帆
轉榆河路人逢西子湖賔鴻何盱慕隨意𣸣汀蘆
提擕如意舞直似玉門還氷雪餘雙鬢春風緩道頳破
家新竹硯無恙舊松關莫問羊腸路瓢簑到攝山
白頭重見面絶勝少年時戍削存風骨江山護酒旗餘
生真意外欲殺果何為淂雪況冤痛重泉知未知
細数圖扉事雙眉對燭開好詩三十首帶索幾千田帖

原缺第八葉

鄭公門下多奇士三傳髙文仔細傳

哭俞去文

書生覆卵㫺無多尚欲攫金白晝何今日不妨籲上帝
漁陽三弄未為過

賣船詩為施愚山使君賦

只飲廉泉啜野蔬清威名自御屏書拚將落手扁舟興
換取瑯嬛萬卷餘
自昔名流愛水嬉青簾油幕任猶㝠主人别有忝同契
懶覔神仙水月居
移向長江問鄂君擷蘭遺佩杳難聞只今桃葉千條水

猶帶蕭江一片雲
難偕六逸水仙游酒竈茶鐺置两頭欲使竊交分宿火
何妨一葉付滄洲

沈壽旭

邑志選舉表旭字鏡天號馥巖崇禎壬午副榜
隐居不仕著有天籟搜餘等集

丙午施愚山先生由山東提學轉江西監司寄懐

良朋欲訊故人情胸次悠悠風月情梁父閑吟非敢倨
袁安高卧却為榮頼君廊廟多奇勣餘我山川淂晦名
孤夜常留張敏梦可憐間阻豫章程

臨池學艸書

揮洒風雲氣縱橫怒猊奔驥此中行興來不禁惟濡髮指顧絲絲劍影生

吳漢超

明史本傳 吳漢超宣城諸生崇禎十七年曾都城變謀募兵赴難會福王立乃已明年南京覆棄家走涇縣從尹民興起兵兵敗匿華陽山中先是邱祖德麻三衙諸軍潰保華陽有徐淮者部署之漢超與合連取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涇太平諸縣明年正月襲寧國夜緣南城登兵潰城中按首事者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自擲樓下死

閑居酬友人見過

園荒董子辟相如滕有門前長者車鳥散落苓香客展蛇黏新艸綠春裾繞牀狂續將成句升屋貪看未竟書身作痴蠶室如繭為君軒眼破慵疏

沈壽崇

明史本傳 留守沈壽崇宣城人都督有容子崇正初武進士忤巡按被劾罷未行而賊至遂及殉難贈都督僉事廕一子錦衣百戶

吳肅公都司沈公傳略 公字宗山少喜吟工書法中崇禎戊辰武進士以盱鎮撫散官遷江西都司僉書破九進山賊流寇攻蘄黃擢甘撫梅公之煥拔公濟師公屯小池口拒賊撥桴鼓戰黃梅城下卻之擒西州盜伙生仇生故與豪通豪陰庇之蜚語謗公公拂衣歸里日與諸名士讀書吟咏自得也會寇熾起公留守興都興都肅皇帝潛國穫封顯陵在焉公繕甲營壘施設有條與守陵太監王允中知府王璣怨通判張國運嘗擅管世職公義讓之亦憾公遂比謀陷公亡何闖賊至攻顯陵時解職三月矣公曰率土臣也吾可以解職委乎毅然出乘城守降賊內應毀堞衆布懸以登擁而入城遂陷公倉卒入署衣冠北向拜訖南面坐賊至刃脅公公叱之曰賊逆天不道恨不斫汝萬段因慟哭呼獻帝靈不絕口賊剸其腹死崇禎十六年元旦也前除夕釃酒吟詩付蒼頭俾善藏之賊之入也死者公及鍾祥縣知縣蕭漢二人耳公死旬日僕逡巡至血淋漓凝凍鬚髮張目猶未瞑燔骸以歸葬焉

湖廣通志名宦傳壽崇崇禎末授郢留守司性介直初以清也為任忤巨璫壬午因執謁見禮忤御史中以他事劾之十二月除夕賊圍城撫軍請出共守嘆曰時無汪立信不禦之門戶而驅之堂奥事勢至此尚可為乎此吾致命遂志時也癸未朔城陷朝服北面拜畢坐堂上厲聲叱賊直前斫之仆地曰得死所矣罵不絕口一子同時遇害

除夕

擊楫向中流孤懷曉夜愁梅花傳楚笛竹葉祭吳鈎國恥非難雪君恩未易酬盈盈賈生淚猶濺漢江秋

施譽

湯斌墓誌略 公字次仲砥園其號也考弘猷以理學著世所稱中明先生者也性亢爽多智畧為文敏贍下筆滔滔數千言好為詩不尚雕飾而嶔崎歷落風格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中明先生當明神宗時講學東南先生于兵亂後脩復舊規偕諸生習禮其中時稱引先訓與同人

勉之與人交洞見底裡聞人一善喜若已出至
其所不可正色誚讓雖豪右貴人無所䩄避歲
饑節槩以賵族人率舉家啜粥十旬無勸色助
婚喪置墓瘞殣葬亡友之無後者與人通有無
不責償固其天性近厚或亦本中明先生之教
而力行之者與

邑志孝友傳次仲生而孝友事長兄如嚴君然推甘讓少友愛甚篤長沒慟絕復甦居母喪孺人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每忌日祭必哭上食必跪兄子聞章九歲失怙教育成名歷官中外所至著聲嘗語人曰吾叔父之訓也譽文思敏贍康午闈為主者賞異以額限甚加惋惜尤工五七言詩有芳遠亭稿行世倡同仁館置雲山書院田歲供學者中明先生理學一綫賴以不墜卒年七十有八

妊閣章行狀畧公號砥園愼獎多胆略遇事立辦為文無停思少時㸃學御史賈公用一日七藝拔補諸生與等公年方壯強族父老以其賢推為宗正不就則請于邑宰固屬之皆受繩束無敢譁其與人讜直好盡言至於排解紛難取片言立定為人謀開心剖臆不私毫髮雖悼公不樂近者皆歎以為莫及也中歲家落鬻產得數百金有故人強貸其半貸者不貧而終負亦置不校人或以鯫告即焚空不忍它為解嘗一日而為顯屬二人婚其它不可殫記喜形家言躬自卜兆舉先世五喪亡友劉伯陽先生無子為葬之先人隴旁示子孫世祔饗自龍溪吁江諸公以還學者承流失指或淪于虛無公數與講會以躬行力析之家居告誡必稱引先訓歸本理學老病益誨僕子弟不率輒自懟曰吾不能身教吾罪也往往流涕公文稿散逸有詩二卷抉奇拔穎為時所頌

劉宗周芳遠集序畧施子之父允升兄曾省皆理學宿儒施子能世其學不屑屑于青紫而工詩偕荀仲遇子談言有本而行有式益徵其父兄之學不失正鵠間而叩其詩深情摯性嫣然自持施子故非以詩標者也而詩固已不朽矣

王士正跋畧讀先生五七言詩字字古調卻自寫胸情毫無雕飾近人尋撦劉籍按之了無情實而假自號作者千秋之名知在此不在彼也先生五言律詩有賈島李洞佳處而去其酸澀有司空圖馬戴佳處而加以老蒼孤情高寄別具鑪錘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巳卯

妾罪在君目洗心猶望贖妾罪在人口省躬終不淋十
四學調機札札鳴杼軸十五學裁衣手製為綺服春蚕
未成繭絲絲在蚕腹恩情中路絕含情亂心曲

秦淮五日看燈船

十年不見秦淮水鍾山松柏一時死今來再泛桃葉槎
渡頭兩岸非舊家朱門破碎新寡泣燕子徘徊飛不入
誰家年少不知愁典衣沽酒河上遊畫船猶唱六朝曲
珠光翠色搖波綠火龍熠熠尾相連燈光著水波欲然
吳姬二八新聲發衆艇停橈集江月汨羅秋色五月寒
遊人此地翻極歡豈知一夜傾醽醁百日農夫畊不足

黃雲四起明星稀簫鼓收聲人醉歸回頭但見水流急
空使行人橋上立

琴溪

琴溪老魚鱗甲具琴高跨之入雲霧至今雌洞雨水珠
苔痕似有飛騰路琴高一去不見歸寒潭無波魚能飛
我來空羨琴溪水欲采松苔飯魚子

春日飲梅季升醉淡尋書堂寺舊址 寺茶伏港

屋角初聞啼百舌梅苔爛熳白如雪老眼惟恐失青山
及時雙屐莫教閑放犢還愁艸芽短牧童聊試春焔暖
水轉山迴路漸長故人春酒隔溪香百壺傾盡林頭有

好酒易謀難好友同心一醉百憂忘何須身外愁茫茫
且看細艸新生地前朝舊是書堂寺丞相勳名山斗高
只今野老畊殘萬土苔蝕盡古碑廢老僧舊塔頽秋雨
誰能弔古心不悲後人弔我那復知人生百歲如飛鳥
千年富貴從來少只把青山種白雲縱有東風吹不了

苦離別

琢玉為馬鞭貪向榆關去一尊猶未傾僕馬喧前渡門
前一步路迢迢直達無情處橫邪一念熱功名千言萬
語不回顧飽一升醉一斛二丈紆勾一福何事棄春風
聽盡陽關曲

宿華陽山樓

蒼崕日暮早飛閣白雲中山氣自為雨松聲不待風清
庖烹筍蕨新客喋兒童淳俗無矰繳高空羨去鴻

半山菴

未夕千峰暝孤僧晝掩扉減餐留客宿種火待人歸雪
凍松逾老烟深筍自肥離邀常卧扉車馬到來稀

游問政山寶相寺

松塢雜如幄禪扉午定關林蹤池有月烟滿寺無山茗
梳珠泉白甌篁綠玉斑客歸乘落照僧亦荷鋤還

舍姪公餘同友人野步來鳳亭

春不需人暇綠陰俄已繁詩成如報最吏淡總忘尊山
遶低亭檻江平近寺門蘼蕪青不斷一路向家園

雨花臺

記得年年三月中舞衣歌扇滿山紅無情萬艸還春色
有限桃花任曉風帆影乍昏瓜步雨寢園新見蔣山童
風流六代無尋處賸有啼烏繞故宮

宮怨

乍剪輕綃新試紅熏衣苴葉舉當風承恩不道君王寵
偏說蛾眉壓六宮

張星燦

徐玫傳略 公字燦然別字陵陽氣宇魁梧工制
舉業尤精韜略明末郡人起兵應金文毅公公
以博士弟子員舉將材行中軍都司事從 王
師征勦默為保護多所全活鄉人德之事平授
遊擊公輙棄去幅巾田里性孝友季不事生業
為破產償負以安二人心與人交廓如也著有
陵陽山人集

山莊觀穫

四埜秋鐮響雞羣呼隴中人家索燈起天意入晴空雨
淺姜芽紫霜前栗罅紅偶逢文人語高樹一蟬風

題黃山圖

日落霞燒松頂苔寒石作梅身三十六峰青雾白雲忆似山人

宛雅三編卷四

張　燧　校字

宛雅三編卷五

竹䆫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輯

國朝

戚懋

邑志文苑傳戚懋字搴含性豪邁留心經濟恥與鄉人伍慷慨走都下適司禮監王公奉命巡邉延為叅謀遍歷酒泉張掖雲中上黨秦晉諸境憑弔山川詩文盈篋例三載湲命當授通判職懋慨然曰因人而致功名志士不屑也棄歸反應童子試入黌宫尋應募入浙會南都不守浙閩内附懋以諸生授龍泉教諭期年告歸隱於水陽之西滸足跡不入城市日與二三高士賦詩飲酒爽然有終焉之志年七十三於康熙甲寅十一月卒

吳肅公序略戚先生老而工於詩年六十餘矻矻不衰人或以高達夫擬之惟先生亦曰數年來寔學為詩然以予觀先生少以文詞客長安貴人三十年蓋老而自諱其向之所作棄以為無足存遂疑于少不知詩者然也今其稿若干卷其湛心敵韵有非年少才致者之所能出其津津而時似之者皆元和以降不欲龍衣冠于初盛為名高也夫先生少不為詩而數年中果何以遂工若是然則達夫亦老而後工以傳耳安知其少之不為詩耶

街南文集先生年七十酒戶詩筒傾倒互注篝燈書如隊蟻卷積箧衍余少先生二紀莫能逮也

立夏

初日麗餘霙高天蔚浮藍問春何處所夜隨東風還青春幾何時荏苒云已闌田家急犁鋤當晝掩柴關日夕上野田不言動作艱問我何為者持竿釣潺湲兼之詩蔬圃采藥遊名山日月不我待喟焉愴心顏

雨霽聞蟬

萬木森澄霽空山寂衆音蟬度遠水來孤哢落雲岑秋山互明晦秋澗自清深影蹈南浦雨聲沐北巖雲高枝無留意清露知爾心肅然澹外慮聊發一開襟

新月

多雨逢初霽空天月小還纔生即照水欲落故啣山清濯知秋近陰流分夜闌白雲何處滅風水聽潺潺

雨中雜興

縹緲雲烟野閣壓江聲三峽雨來初羊裘差可供齊服牛角何由挂漢書細溜飛添篤硯水斜風吹斷鷺梁魚積句未得除荒徑寂寞閒庭好容跡

喜烈裘過訪

衡門無事閑秋清好友重來一座傾小閣借雲留客住疎林過雨見山迎蕭森竹影浮書格寂歷茶香傍酒鐺自愧殘年詩思苦看君佳句擅長城

首夏送唐畊塢游維揚

大江日夜聲紅雲催天曙遊子理沙棠去去竹西路

秋柳

深秋白露下寒汀萬木衰前悲易零哭向鍾山原上望荒陵幾樹老冬青

張金度

邑志官業傳字旭原弱冠舉崇禎壬午鄉試公車數不利就部試授邠州知州邠故周人遺俗好稼穡民戶殷饒金度為治務先教化有循廉聲告養親歸橐蕭然安之若素屏跡不入公

齋其自警聯云富貴功名要須自然而至者仁義道德貴在勉強而行之人佩其格言

居邠得梅東渚施愚山書

日日緘尺素當儞伺羽翰歸鳥經過有客心付託難郵筒封淚桊淚枯肝還酸客從東南來遺我兩書札首尾無姓名字跡頗識察情緒百且千隱語十之八皆言予性情本不宜簪纓中原方格鬪堂上喜歸畊吾道在今茲義與饑寒并八行還三渡如聾嘆息聲

答梅東渚寄懷

多君將尺素問我幾時閑亂定知生理人歸記苦艱安

逄秦地月常照漢江關此際曾相憶心心山水間

一峰菴

迢遞尋山路秋高第一峰斷雲生落木返景響寒淙危想起斜石披懷當老松攀幽何限意節竹獨相從

陳　祜

〔邑志文苑傳〕字吉裘一字蘧人少穎異博學善為文楚人尹宣子令涇讀其文異之屬試士有為先容者輙潛易其名以試早棄諸生隱居教授釜恒無炊而一介必嚴冬或為製複衣則析為单以衣舅氏而自衣其裡所獲弟子束修甞分以贈貧士生平孤介形如野雀恥與流俗為

伍著蘧人詩集十卷

〔施閏章墓誌略〕君為人性嗜行介與世多不可獨刻厲為文辭亮與賤失志者游籍郡為諸生有司號知文者皆競其才明亡遂卧不就試從家涇湖之北隱居教授及門常數十人講藝敦行閒為詩歌其徒李子常德等日益有聞貧不能贄者收之來學曰爾力爾業吾分爾膏火君故不善治生人間有餽不妄受兄子問生恐其老而病也請迎養于郡又謝不往顧時時好周人急嘗婿于家脩脯所入悉以分贍至困極無所悔暇則僅肩苦吟村舘野寺中往往題壁其與人交惟小有缺失則切責或一善可稱則百其言至病劇猶為余說某人某事某詩可傳屬余記之惟恐其不聞于後篤友而樂善其性然也

秋集玉山

辛淂寒公好詩篇茗椀供千峰雲影外萬籟磬聲中古刹從金碧踈林賸紫紅但愁明日別出處又西東

吳　鋑

〔國朝詩品〕字若金宣城人有浮筠軒遺稿行世

〔邑志文苑傳〕鋑郡庠生英爽駿發倜儻與壽民齊名時稱吳沈詩尤清拔

久不淂曾庭聞消息悵然有懐

路向西南盡江連漢沔深旌旗秦棧曉橘柚楚祠陰落日孤村戍秋風萬里砧黒貂應已敝誰識曳裾心

登響山

笻杖出郊垌支頤罕杳冥踞松寬眼白卧石一鐙青鑰響風從入歌清雲欲停俛看千竈暝孤塔自亭亭

倪　正

〔邑志隱逸傳〕字方公號觀湖父元琅著釣譜一書甚博與父子俱抱隱㨗多讀古人書正詩古文高邁書法極蒼勁尤精天文歷筭兩江總督郎三省欲執弟子禮本郡別駕李鎮坤敦請訓子皆謝弗應梅徵君文鼎學交食法于正甞稱倪師不忘所自云

〔梅文鼎歷學駢枝序〕壬寅之夏獲從竹冠倪先生受臺官通軌大統歷算交食法歸與兩弟依法推步

題畫

人間此處有丹臺萬笏青峰石室開扁舟坐看水雲外風馬霓旌渡海來

吳坰

〔邑志文苑傳〕坰字季野宋左丞相潛之後前明邑庠生崇禎末經義靡曼坰挽以古調為吳應箕沈禧張自烈及同邑沈壽民諸名宿推許甲申後謝去舉子業一意古文力追莊列管韓先秦兩漢以上窈渺瑰裔變滅神奇使人不見端倪而折衷經學一執於正宣之治古文者以坰與壽民及坰姪肅公為宬著古今人物論原性治性觀時斂褐數十篇謂之準言卒後肅公刻其集行世

〔吳肅公季野先生集序略〕吾叔父季野先生抱隱樸工古文詞窮餓幽憂竟以鴒原之難死燕山道上嗚呼文士之窮未有如叔父者也往叔父作為文章蕭然遯世時今肅公及弟謀錄而識之意謂當有所待而彰而門內知己獨肅公兄弟則以傳之者當亦吾兩人事也〔居易錄夢舉子遺集一卷吳坰季野著其文學戰國短長及管韓荀卿子作準言以擬權書若正學觀時斂褐諸篇可自作一子與沈岍岩著順治末客死燕中

沢舟青溪

平田通水曲亂樹切烟霄溪月涼乘筏山雲暗發橋沙明懸鷺浴波泠著螢燒隱隱聳孤吠一鴻天際遠

俞綬

〔邑志文苑傳〕俞綬字去文號澗影壯謝諸生業萬志古學博覽遐搜隨所目涉輙筆採之久而成書盈数尺居宣之西塢有小園中為樓聚先世所蔵卷軸與己所購典籍充其中顏之曰父書樓為詩古文詞不加點長于叙事淂史漢法度求者踵接皆弗辭或意到則置几園中蒔竹下徐步微吟茗飲数杯立盡十餘紙泗州施端教令范縣聘修邑乘逾年而返七十六卒著有澗影詩文集六十卷

尋明秀軒故址

雨止山益空野香媚幽獨翠微躅逶迤一放千里目昔事剧岑叟長鏡託白木筠籃夕陽下突兀見此屋歲月苦未晚階基肆空曠興廢念千年事往不可復

題書泉圖贈鍾予蘷

三年心賞在書泉繪事清幽小輞川種柳宅邊無姓氏過橋杖底有風烟影來竹院人如寉聲出桃源犬若仙悵望知音重回首自翻流水入朱絃

送愚山先生秉憲江右

畫舡鐃吹起蕭鼓奉使真同八月槎雲樹直廬千笏擁烟波彭蠡一帆斜似聾傲吏仍丹筆應有門生隔絳紗懶愣故人驪唱後秋風秋雨小山花

梅磊

邑志文苑傳磊字杓司朗三從弟同時名士著

有響山人集

錢謙益響山集序略杓司盛年績學川渟嶽峙人之期許與其所自許者匪小桑海雖殊家風未艾余固知窮冬沍寒當不與寓木蔓艸俱盡也幾採詩之例以杓司一編附禹金諸賢之後謂為家之瑤環國之琬琰也豈不美哉

范鳳翼序略梅子杓司年二十才名傾動海内是時響山初稿成蕭吏部伯玉馮大司馬鄴仙序之越五年有七日稿珍髢集沈徵君昆銅吳茂才季野序之又一年有燕江艸余憲使六息序之亦則僑寓金陵作也類曰放情編取孟浩然遊不為利期以放情云編讀杓司詩竊悲杓司不遇也以杓司才重以績學乃令厄之羇牖曾不得登著作之庭饑寒更迫獨愁無似即交滿天下要以緇素為多乎生雅有狭邪之癖亦僅僅若張祜崔崖也游戲雪池墨類閒耳

梅氏詩略杓司號響山生平好遊尋結納長安名公鉅卿交相推重嘗於吳門呼集名流品題諸妓女名花筵大會一時傳為盛事

上巳許蒴溪觀察攜具李氏園亭仝王于一杜蒼

畧令嗣慧思限上字

春風柔且嘉艸木情皆暢豈忍閉蓬門搔首獨惆悵城西有許公騷雅性夙尚爰扶素心人芒鞋凌晨訪開軒佐茗香圖史列屏障雙鉤搨古碑畧寶難名狀須臾呼籃輿園亭恣所向謂玆脩禊辰不可無高唱青絲籠玉壺延溪渡登嶂鳥聲脩竹中柳色清池上歷亂桃李谷日午游絲颺竟日共嘯歌心魂咸幽曠

春日尋李研齋杜蒼略

酒病不可支佳會淩難爽躊躇減米錢為買肩輿往道旁雙古松颯颯送清響到門尋杜生與之偕出賞李侯志節人山水情浩蕩閒庭呼酒尊芹筍襍魚螯圍碁互勝負古今供抵掌努力重斟酌無淩塵世想歸途片月生梨苍白蒼莽

八月十二日雨中同龔芝麓都憲暨蔣前民杜蒼略集于皇鐵鳳軒限用謝宣城詩韻

飄然萍梗踪倏忽集京縣臭味蘭澁真各以風騷見艸亭秋雨新溪流白如練綠竹間殷葵陰森綴遙甸堪嘆謝傳賢辭貰就野宴庭晚涼颸生落葉如飛霰急呼樽罍傾山暝烟嵐變

笙歌日喧闐翻尋枯寂樂古帙靜跡簾妙香出空閣老

對延啼鵑四野烟漠漠不畏笳聲催寄愁明月落真率山野情置身忘城郭

催租

箠紱志永謝田里不能無徃役庶人義辛苦為催租吏猾奸紀綱搜剔切肌膚念我亦濟盤安能代償逋跋涉去鄉村逐門急追呼鄉叟前致辭負責罪當誅去年遭水潦高下並沮洳十室九無烟饑餓盈道途富家方閉糴生命在須臾老弱茍充腹苦樂隨君驅我意轉悽惻仰天長欷歔荒艸亂歸鴉前山日已晡

韓舍人聖秋見過響山草堂即事

曠覽世故多畢志力南畝矧躭山水幽卜築遂云久朝
哄暮垂綸草木甘同朽詎謂名姓存空谷來吾友懷舊
古道稀跡意君何厚感德情倍殷桔据啓戶牖山鷄去
屋啼竹鼯隔籬走入室簡盤餐薦客一何有僮僕採樵
歸隣家貰新酒昔賢氣誼真定交在杵臼炊飲忘主賓
至今美龎叟君懷原古人此義良有取
是時八月交炎蒸酷于暑徙席向溪林涼風浩如許新
瓜間梨棗次第給園圃開襟重斟酌縱談無今古釀蜜
蜂從王戲水凫傍母感念物類生一一得其所翻愧人
世間喪亂多辛苦

觀陳寶菴宮麼女劉歌 同集者邸沂公賀天游湯允宜凡五人

鼓聲一下四座肅寶炬金爐炙華屋簾幙斜張香氤氲
朱脣皓齒顏如玉須臾耳邊泉淙淙置身翻如巖壑中
幽則微雨滴枯樹高則孤隺唳蒼穹欲度不度珠宛轉
玉釵將斷髮絲縮有時急板當空絕半江秋水并刀剪
自非太史風雅宗刻羽引商何從容畫眉勝事譜張敞
贖女憐才到蔡邕高王諸子旗亭讌千載風流事如見
賤子失身亂離間酷想開元文物善嗚呼開元全盛安
可追賤子不才窮固宜憂心一倒百千厄急理新詞付
雪兒君不見杜陵云秦青能傾天下耳吾生終當為情
死 宮麼所編有京兆眉中郎女旗亭讌諸種中故及之

金陵同劉進士大祈萬憲使允康飲酒歌

不農不賈復不仕宇宙荒唐突兀乃有此三人姓名恨
未深岩隱詞賦從教薄俗嗔眼前交接費神力何如爾
我醉鄉汨汨避風塵無日不謀飲無飲不成酔酒家青
蚨貸者稀身上黑貂典又敝初時賓主禮數拘興來擊
缶歌烏烏有時嬃乾爭餘瀝博塞摴蒱翻佯輸旅舍困
窮至此極困窮無悔稱丈夫回頭記得崇禎紀一為縣
令一進士官職卑微聲望隆四海人將麟鳳比罶山少
年心膽雄鬪鷄獵犬多英風偶然落筆風雨驚四座觀

者詫人龍一朝凍餒走道路舊游零落復誰顧赤霞在
天雲在山飛鴻冥冥何所慕君不見萬槐里劉慎侯勳
名志氣在千秋豈肯碌碌溫飽輕低頭四野龍蛇鬪未
已看君臺閣插天起我把釣竿桐江水

花筵歌重陽後二日沈滄雨招集玉樹堂作

是日同社與者李研齋馮[illegible]李[illegible]施又沈朗倩方南明施又王
陳皇士黃雲孫陸紫電姚簡叔顧與黃方宜張宿氏高唐游曹雲材
陳擕謙袁重其徐欽吾淩氏四兄弟未通名姓凡百餘人女郎三十二
人

請君聽我歌花筵歌時四座神肅然西施去後真娘杳
庚幾跡舉風流傳茸城沈生湖海客美鬚飄拂長四尺
天付才人奇異姿聞者觀者都嘖嘖心存鸞鳳阻雲霄

跡混魚龍品花月更喜綺席羅嘉賓秋高風日無纖塵
庭園韎韐戎王錦燈列琉璃域外珍園菊千株香欲隨
山莢百本豔爭春須臾女伎絡繹至十十五五妝成隊
既似經闈試諸生還比沙場戰大帥都梁熱滿氣成雲
環珮聲繁人似醉就中紅藥字朱雲小質最殊湘裙鴉髻金
羅襦一身射着萬人眼咸道妙應天下無佐以賴采性
簡靜橫波無語頻掠髩亂紅迷綠萬巻中獨標蘭蕙賞
孤俊含情度曲湘文詩兩人夙推藝苑師他若管絃百
戲巧戚陳謝許尤諍奇歲月如斯遣亦浮清謳妙舞況
已極人生胸臆果能行將相侯王滾何益品花較枝意

未終香霧散中鼓琴鼕錦妝翠袖更翻出玉管銀箏斷
續工有時賓主氣屏息宮商按板辨絲忽有時跣袒大
聲呼藏鉤鬪拇爭梟盧有時男女雜酬宴巾舄歷落沾
花鈿縹緲真同兜率宮歡娛不數移春檻嗚呼傳葉萬
歷全盛時百穀幼于盛聲詩湘蘭曾放英陽欔脂粉經
月溢溝池見湘蘭本傳 自分兵發廿年多玉葉金谷遥無期今
日荅筵恭容座歡娛未罷生餘悲著耳著目莫教遲嗚
呼珍重諸公著耳著目莫教遲

秋日談長益方爾止見訪同家弟崑白賦荅

秔稻朝初穫荷苓晚更香螢飛將草亂牛飯就松涼斯
世多充隱吾徒或醒狂秋林携小謝吟咏可相當

寄顧與治兼問邢孟貞

不記何年別深憐此日存交情窮後見詩道老來尊錢
馬秋風厲銅駝夜雨昏相思叢桂曲哀怨與誰論
亦有長江路如何音信稀鬚眉愁欲改禮樂舊安歸世
共弾冠慶誰甘抱甕機田園辛不惡魚鳥暫堪依
幽遁慚梅福高才屬顏榮巻聲京國淚日落故人情病
好論丹術閒須續史評江東才彥少莫信此身輕
更欲憑君問邢生近若何百年留著作萬死耐干戈江
湧蠶龍怒天橫燕雀過蕭葭如有賦好寄碧雲阿

哭吳次尾

不為皇朝死幾壹國士名枕戈徵大節哭位見私情水
満春江月花繁秋浦城年年歌嘯處誰復弔昭明昭明太子墓在池州府西

黃池晤陳伯璣即別

薄暮逢君至沿途問客舡殘虹明馹樹歸鳥破江烟立
語殊無序孤征極可憐柳橋分手處新月正娟娟

一葉

一葉平湖上環山送好風寄蘆藏子鴨淺蔡下賓鴻僧
磬雲崖外人家夕照中棹歌聊取醉前路杳無窮

三月二日集兄季升峡石山莊同大美阮懷幼龍賦

獾山山下路客到正春天村湯桃苍水溪園楊柳烟捕魚旋借網帰積罷畊田秉燭開家釀狂歌未忍眠

與鄔沂公步月

月氣經霜肅閒行得兩人沉吟忘路遠寂寞見交真冬近寒砧苦江嚴戍鼓頻十年飽喪亂旅食鬢風塵

東樓望月

杳冥烟千樹空明月一樓不知除此地何處可消愁隅竹舒氷簟當花試茗甌玉簫深夜裝吹徹衆山秋

雪風天又甚窮苦我何堪避客抄心史邀僧較手談亂離萬事廢幽寂一生甘消息梅苍近春光憶嶺南

懷啓在右

江縣天寒早我歸君未歸縱令長買醉能不賦無衣白雁千峰斷黃花三徑肥曉征能返棹明月待開扉

寄劉伯宗兼問次尼諸孫時余避跡沈氏園亭

九子山頭艸木悲五年江上雁鴻遲吹簫食擬從人乞吞炭聲還畏友知吾道荊榛空歲序中原戰鬬幾鬚眉只今才彥看將盡愛爾氷霜獨自持

黃雲晻曖鳳凰臺六代烟苍一草萊覆甕少虛皇甫鑒伯宗嘗為余序青溪偶業銜杯老憶謫仙才春風蠟屐遊應數夜月燃藜閣好開回首楼山次尾堂名堂上客遺書孤子重堪哀

來方爾止

曾叩松提門反関碧雲靄靄水潺潺數謀泥飲難重得近借抄書已送還坐久林花香別磵帰遲溪月浸空山從稱真隱無名姓豈在人間亦不閑

奉荅李妹則明府招同張穉恭湯君謨晚集

江邊荒艸欲黃昏好客頻開永夜樽楊柳月明樓海燕桃花水漲上河豚亂離詞賦才將盡故舊窮愁伴幾存此夕高堂絲管裝狂歌難禁醉中喧

訪沈崑銅天士湖居

十月江舟風雨昏今朝新霽問湖村蘆邊雙鷺依沙立籬外羣鷄啄稻喧天晚僕愁頻計路夜深客至乏開尊披衣相笑茆堂望月引湖光正到門

避地前年托此鄉載車複壁感難忘飄零人漸鷄盟失聰慧兒憐驥子長謂令嗣明哥炊飰細春菰米滑點茶新滴核桃香連牀莫湯悲疇昔深夜啼烏迥斷腸

烟波萬頃水天迷羨爾逃名伯仲齊帰隱山從稱大小讀書屋不隔東西雲晴沙渚閑收網苍裝隣家時杖藜姑叔輞川風景勝携家吾欲傍西棲

曉起將歸主僕留百錢還買泛湖舟羊裘敎夢嚴陵釣蝦菜何能范蠡遊烏桕日斜巢宿鳥白蘋風起浴輕鷗

君家宗尚原麟士誰說文章並隱侯

秋日龔芝麓總憲招集孝侯臺限賦 同集者紀伯紫顧赤方杜于皇姜綺季余澹心

尋秋日愛城南路弔古周侯況有臺廿載亂離為客過半生懷抱見山開松寒翠色侵衣屧菊老風香到酒杯向晚憑高更搔首一聲霜雁月中來

與潘江如郊亭小飲

天晴晒藥滯行舟日晚尋丞問酒樓最好弟兄偏易別涔逢山水且重留堤邊碧艸驕嘶馬溪上清風暖浴鷗更喜黃河先後渡同觀日出泰山頭

人日社集施次仲芳遠亭兼懷尚白燕山二十四韻

飄泊頻年信五湖騷人酒伴半荒蕪乍歸閭里歷初換適合賓朋才並殊梓澤蘭亭非往昔七賢八達在須臾庭梅雖雪花絕綻池柳經春色尚枯土俗家家烹野菜韶光歲歲縷金符何堪喪亂猶身健但涔窮愁任運徂筆墨蕭閑成勝會林泉讌賞即良圖堦盈松竹栞邀隔坐繞笙簧鞅韐鋪鳳燭高燒觀象戲兕觥满酌鬭梟盧

客狂醉舞舞鸜鵒妓好詞誰唱鷓鴣博古雅能知伏匿審音還欲辨錞于茶煎雀舌醒旋醒香試龍涎睡頃蘇斂技江蕭堪擊缽頹唐元白讓探珠湯趍踪跡稱通隱差擬文章敵大巫好事一時傾宛句懷人千里隔燕都含香胥瑣為郎美把酒滄洲憶舊無風雅幾年踈嘯詠漁樵四海盡艱虞藩司遷轉悲曹鄴謂秋岳元昭詞苑翱翔藉宋吳謂其武棋村羨爾高名齊李白慚余岐路類楊朱停雲剫北思空切芳艸江南興未孤小艇短節隨地偏羽衣緇他呼客星傲敢追嚴瀨人日吟還比達夫遠道情如兄謝新詩好為寄菰蘆

春日襍咏

雲度千峰日漸低柴門深閉響山西東風不識人愁思水長花開鳥亂啼

劉堯枝

〔邑志宦業傳〕劉堯枝字根生其父孔昭家世並敦孝友又師事沈徵君壽民以是為人立大綱為吏守清白皆有所禀承云乙酉舉於鄉庚子始辭公車署旌德學教諭勤于課士時學宮遠在城外回衆議請于府暨臺憲改建城内依廟廡舊址縣令上其勞遷廣東清遠知縣縣故衙

要屡經兵燹廟署蕩然尭枝為闢艸萊以治首
建聖廟移学宫近地寛徭役以紓民力尋引疾
歸

城南野望

薄暮城南望平疇半插禾青蕪雛燕小緑對晚雲多飲
犢過山澗歸樵和野歌生平懐十畝于此意如何

劉 潜

邑志選舉表字乾初順治辛卯武解元

春日遊敬亭山

三月鶯花艷尋芳上翠微放開雙眼白拾得敬亭歸

楊 實

過寒亭

行李圖書一舸輕東風留我住寒亭雨餘新水鴨頭緑
雲外小山螺髻青

葛 貞

藝文志字士元文學一名明會

同邢孟貞過梅溪

不到梅溪久春山舊此坐和風舒藥甲好雨灌茶槍雙
雀何年去新松共我長未堪思往事臨眺暗神傷

喜邢孟貞至宣城

石湖新茨畫陰陰謝朓城邊芳艸深四海干戈仍見面
百年尊酒細論心平蕪燕子風初下野寺桃花日共尋
莫道亂離今又甚溪山及此可閒吟

按燕子桃花二語姚齋詩話引為邢孟貞句今邢石臼集無此二語此首見邑志藝文姑存以俟考

送顧二與治歸白門

春風尊酒夕陽斜無計留君祇自嗟明月孤篷聽杜宇
輕風雙槳逐桃花六朝雲物遲遊客一路江山看到家
為報北山猿與鶴敬亭高閣靄烟霞

孫 省

邑志懿行傳號奕雲由貢生選授太康令方赴

任而卒天性孝友廬母墓于西鄉雪夜席宿墓
側馴伏不驚里人傳為孝思所感從姪暨外弟
孤貧無室各完其婚養于家給以衣食久而不
倦兄襄卒二子都生卓並幼省撫如已出

春曉

一夜東風報早春春來靄靄望中新千聲啼鳥月初隨
萬壑清光日未晨雨過前榮𦶟宿艸雲開遠甸展花茵
傳柑彈指燈時節漸喜聽鶯共酒人

宛雅三編卷五　　張燧 校字

宛雅三編卷六

曾孫　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國朝

施閏章上

江南通志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博綜羣籍善詩古文詞順治己丑進士為刑部員外郎讞决明敏皆學山左有氷鑒之譽轉湖西道叅議湖西故荒瘠多盜閏章撫綏有方袁臨間稱之為施佛子康熙己未以博學鴻詞薦改授翰林侍講纂脩明史轉侍讀以勞瘁卒閏章性仁孝事季父譽如父廣置義田以贍宗戚薦𢇲文勵後學人咸奉為楷模

湯斌墓誌畧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遊歷官刑部員外郎引經斷獄期于明允當是時梁尚書卿首望溪者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假山東學政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自磨礪冀得一當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為之一變秩滿遷江西叅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呼急糶相聚為盜公遍歷崇山廣谷間作彈子嶺大阬嘆竹源阬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為流涕曰施使君今之元道州也無何以裁併歸里詔舉博學鴻詞之士召試授侍講纂脩明史公素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自發舒考核同異辨析疑誤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名求碑版詩歌者趾錯于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公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及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慨慷流涕不能自已遇獎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為之延譽死喪困危振䘏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無何病遂卒不但平生交游之情為可慟而　國家失此良史才為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集八十卷擬明史七卷詩話摭著四卷

毛奇齡神道碑略君授刑部郎奉使廣西謁定南王于桂林會永明兵犯桂林殺定南王君至平樂聞變哭王于官亭將嬰城其守㨫君行及提學山東君嘆曰吾家世礱理學一旦抗顏為人師敢以俗學負家訓哉故其取士必先行而後文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故殘破衰無土著聽流民占籍墾土闢閱家聚丈昌析桂兩鄉多保險吉水令捕其渠長髮廣袖襤車牒軍門君陳兵攏鼓金若赴市者叱縛其人屠首髮剗其所衣廣袖衣而盡釋之予約令悔罪能招致諸所與者得不死其人流涕頓首如約于是自為文使持之諭兩鄉民兩鄉民感激爭請得一見君歸命行部所在設講堂講學學者無大小從之如市會廷議裁諸道使民留君者咸醵金建龍岡書院如祠君請君講學三日去初君駐臨江有清江環城下以其清也民過之者咸泣曰是江如使君因改名清江為使君江至是民送君使君江上不能別波送君至湖會湖漲君所乘官舫御史所贈物也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填之乃渡乏食賣其舟而歸君生而仁孤于物不忍好自下勤學而懦于酬接嘗褌服皆友人定慟如天倫且有梓其遺文碑其龍買田置宅以贍其子若孫者初君考述明公曰與馬夫人謀所以事吳太夫人吳太夫人偶病洩以為失溫叱馬夫人歸其家而馬夫人卒君初字屺雲以是也其後述明公悔之然亦卒從鄉薦還謀與叔父砥園公歸馬夫人主祔廟而重傷父心將俟吳太夫人命祔之惟恐吳太夫人將一日不諱可如何至使廣西歸會　覃恩贈馬夫人為宜人賀者在門君以手據地號哭勾吳太夫人命吳太夫人命設豆上坐而坐述明公主于其傍食而號之且令為文告于廟太夫人白首親挈馬夫人主同述明公主入祔廟焚黃贈宜人當是時君以手據地行伏主前號哭不起左右皆哭賀者旁皇不敢進為之罷賀君為文數易稿客在座即請之推尤施易竟體無原稿字者要其文一歸于正雅其講學以體仁為本

江西通志公分守湖西愛民禮士尤崇獎風教于袁重建昌黎書院于吉葺白鷺書院課諸士延泰和郭林為主席甲辰會講青原山中葺顏魯祖閣二字建右坊更書聖域二字建左坊于五賢祠前建傳心堂翼以二樓左曰仁對右曰見山藏書以待四方來學者

錢謙益序畧愚山之詩鏘然而金和溫然而玉詘拊搏升歌朱絃清氾求其為衰世之音不可得也歐陽子曰樂者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也地氣不上應曰雺天氣不下應曰霧天地之氣不接而人之聲音從之愚山當此時能以其詩廻斡元氣以方寸之管而代伶倫之吹律師太之扣絃何其雄也

李元鼎序略宛陵施公分守湖西者且七年公蓋以理學世其家上自濂洛以逮姚江盱江之說童而習之其官湖西蓋以學而政非以政學者也撫三郡之衆力之所及者殫于事力之所不及者瘁于心爬梳蒴櫛于簿領之間不以為勞既董勸賢長吏敦厲樹德又日進其士大夫

與其秀良嗔咻而教誨之衰吉之間為講堂者數處而吾吉青原鷺渚之會嘗千百人

徐乾學序略 余聞湖西人言先生事最悉先生駐節臨江府城久潦雨蕭江數武屢築輒潰先生禱于城隍之神越明日而城成新淦峽江多虎患太守高培請先生為文禱于山川神祇居三日有虎自墜深谷村人殺之以告自是無虎害歲旱禱雨先生徒跣走南郭門外伏雩壇下呼天痛哭俄有一人發狂叫號言某日雨及期雨果大至先生所轄諸郡並有講堂書院一日親臨講學有新淦人兄弟鬩牆者聞先生言相持大慟詣堦下伏罪廬陵諸生有同父異母兄弟爭產者亦感悟友愛如新淦人湖西俗多溺女先生作歌勸誘捐資收養全活無算先生以至誠通神明感人心者類如此

魏禧序略 先生詩文原本道義無自矜偏之氣其學人也無過情之詞網縵性浚亦未嘗自過其情所稱有道者之言非耶予內愧而白汗交下者蓋往往而然然先生文意朴氣靜初讀之若未嘗有所驚動于人細尋繹之則意味深長詳復而不厭文章瑰偉之士退然不敢戕其藩籬間為議論若不得已而出而終不欲馳騁張皇自傷其體法蓋才多之文先生非不能為而不為之而未嘗不可以想見其才此則愚山氏之文而非他人之為文者也

陳弘緒序略 公于詩歌古文辭類辨精竭智以竆其奧不抵于精當不已其沉酣義理以續先世正學之傳也磨礲砥礪歷寒暑晦明而靡間

毛先舒序略 宣城施愚山先生深于性情者也南夏山川既擅秀氣且少好詩以遠強仕不倦其積于學與才也厚甚人既知之其積于性情者人不得而盡知之也梅雪坪庚曰予少孤失學十歲始入鄉塾頗時時竊好為詩愚山先生鄉先達以文章行誼名海內一見亟稱賞引為忘年交有作輒以示予即予從千里外緘封往復相可否如面談或質以所業一字未安亦必攻摘其瑕循循善誘改而後已夫是以服習先生歷久而皆不能忘也

池北偶談 康熙以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

漁洋詩話 洪昇昉思問詩法於施愚山先生述余夙昔言詩大指愚山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須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二義也

三樓紀略 施侍讀悵慨篤友誼嘗刻其故人顧與治邢孟貞詩集恤揚高賢而為其女擇婿士人鄒流綺以著書獲罪貽書當事力救之然生平不名一錢赴人緩急未嘗以貧辭居官廉謹獨以詩文宗盟望走者若玉帛職貢絕不輕受餽遺亦不問家人產

按公全集八十卷今錄鄧孝威選慎墨堂詩品二卷

警志詩

洋洋景運六轡徂流爾征爾邁不我眷留維帝賚予靡德不具既具既完逝不我顧拾穗維利不如船畊東炬夜馳不如早行鴟爭腐鼠鳳餐竹實翔視千仞下罕雖匹懿我祖考爭道策騤朕我目我遑敢隕墜昔遊東魯攝衣孔庭俯仰瞻聽實邇儀型匪哀匪慕泣涕如雨愴如亡子初見父母軟臻回賜文企姬泰不慙爝火持照千春隕霜警木世難厲德懷璧負塗智士不惑猶則穴果獺則祭魚誰為令人不勤是圖皇皇朝夕豈晷心慄如岸斯崩如虒將啞冉苦抱疴煩不待耇敬爾良時併宵作晝

中園三章章八句 并序

憂亂將作而子弟學無成也

中園有葵其葉沃沃朝復夕兮淮此寒綠霜露將至逝恐不蕃心之憂矣云誰與言

中園有菊其葉粲粲日復月兮茁英有爛霜風將至逝恐淚時心之憂矣寧莫我思

中園有桂其葉幕幕歲復歲兮載纍華萼霜雪將至逝恐薄榮心之憂矣各念爾生

誡弟 并序

弟閏嚴弱冠方婚余行役在道愛而不見悄然

以悲將以成人之貞俾纘我先緒焉爲作是詩

凡七章

我徂凜冬川谷逶迤霜披隕集颸擊单枝憂来随人顧
影沾衣翩翩鴻雁焉知我悲

嗟予負乘長愳顛覆雞豚不逮俯仰心疚皇皇饘粥蒙
恥褻詬爾爲令人食德維舊

維邦維耨三歲不穡一歲倍穫卒食乃力曰余先業重
苞固植吾儕小子承流墜德防川則難涓涓可塞

既加爾冠載授之室爾邁爾勤如彼旭日春花既榮懿
亦秋實歲不我留皇敢暇佚

爾父我父亦孔之勞昵我猶子矧爾屬毛懸車延頸靡
夕靡朝南陔可誦曷忍遊遨

共爾悠悠弼爾不衂既判既離懐莫由展人亦有言鄙
近矜遠匪耳之提我涙則泫

匪膏匪火炎炎自煎亦既戒止熾其燎原維憂速老誰
著誰蠅雖則云爾胡遷弗思

神搤虎詩并序

海陽窶人捕虎圍数重忽逸入陽山寺見廡下
判官像爪之輙仆𩫖虎不能動衆遂擊殺予讀
其碑異之慕神威德時新安歲饑多虎作是詩
俾土人歌以侑神焉

虎欲齧人瞖不畏神神赫且武睞虎如鼠兔置在原窶
人如雨不弧不矢在廡之下孟賁失勇卞莊無功殪猛
薦馨擊鼓逄逄降凶自天實蕃厥族人饑虎餐嫠婦塗
哭誰使渡河我不敢知神食茲土捍灾是尸載驅載殄
蕪屛蟊賊寧我婦子豈我黍稷何以薦之擊豕封羊何
以酌之椒醴蘭漿有溪湜湜有嶽矗矗刻詩告虔則百
我福

責子

戒不厭學如燭繼日自慜末光猶勝闇室咨爾後生杲

杲初出韶齒燕荒曜靈將匿黃髮皤皤昨日如漆喪亂
薦興帝怒人逸秋素雨霜百穀堅實岐路何多决勝寧
壹湛彼源泉川谷洋溢毋撥本根競華雕質羈鳥抱雛
中夜唧唧攬衣罣床寒風觱栗懲餘薄躬祖德是述

將進酒

將進酒羅羣賢合四座陳廣筵屣舄錯蘭斉然弛珮帶
步華軒蹁躚端齊惟頫歌既醉酣忘言舞陽阿拂朱絃
曲雜奏心相憐薄富貴樂當年頎更酌要列仙壽千春
白髮元

少年行

少年矜任俠走馬探金丸家本五陵子遨遊儼闕間使氣陵五侯結客游長安白日報人仇吳鈎血未乾官騎不敢追九衢側目看一去朝天子請纓輸心肝南征舉百粤西使斬樓蘭英聲振海陬勝氣浮雲端掉身登山嶽小勇寧足觀

君子有所思

端憂鬱愁思遊娛騁良辰五侯從何來賓從皆貴臣浮雲擁輕蓋接轂紛朱輪前騎鼓吹作後車燕趙陳餘芳散綺服照曜九衢新朝華不待暮夕懽不及晨貴盛有隕歌珠玉成埃塵會稽雖晚貴翁子終殺身誰知蝉冕客長愧采薪人

秋胡行并序

秋胡行自魏武以還諸作者無與秋胡矣僕本恨人最傷情薄為賦秋胡本事異世之類秋胡者一聽采焉

佳人獨處盛年明璫翠袖春妍婿行不歸姑老采桑徵步桑間黃鳥一雙睍睆攬衣下淚漣漣駐馬翩翩誰子色飛目奪心憐金夫不回妾盼踟躕惆悵玉頹白日晼晚各歸相看慚愕難言妾心念君萬里君心忘妾眼前蓄怨含嗔那忍捐情絕愛重淵長恨東西流水吞聲嗚咽誰傳

陌上桑

沃沃陌上桑離離池中蒲南國有佳人窈窕世所無高樓臨廣陌皓腕颺輕裾兄弟盛車騎壻中夫壻殊春華豔金屋足不踰門樞日暮見烽火攬裳泣踟蹰樹木摧輪囷巍坂何崎嶇金爵隋艸間霜露沾羅襦三日罷膏沐秀色揚鮮膚傍有塚上松昨夜聲啼烏烏啼亦不雙雌鳴懷故夫鐵騎從東來恣索南山隅相逢斜谷口險隘不容車力脅牽上馬肯徒立斯須左手何所攜長珮襛瓊琚右手何所攜翠帳垂流蘇奪我嫁時物顛倒繫馬頭婦言將軍令勿害良家姝健兒聽益怒此婦一何愚我已弃妻子從軍萬里餘若不逐人懽所頭誰與俱垂頭掩雙袂吞聲泣路衢

鷄鳴高樹顛

雞鳴高樹顛征夫夜不眠披衣下床去牽馬立門前妻孥相訣別長征遵海間上山馬蹄滑渡河河冰堅冰有時泮浮雲何當還

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啁啾高樹間西隣彈射兒挾矢探金丸東家黃髮翁咄唶多苦顏捉杖前抱持拉絕弓與絃急難

不相恤安用交豪賢羽翮淂無恙父子何翩翩被徳良
不易報恩誰淩言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妾作溽中泥寧為篋中扇扇弃猶自可泥污誰忍見宿
昔傾城姿窈窕稱邦媛佩玉珥明璫持瑟侍歡宴春華
辭舊枝榮悴中塗變未能自決絶摧頽就鄙賤洗妝卧
委巷夜梦猶廣殿卷舌懐故恩頽化堂前燕

采桑篇

種桑東谷口谿路何逶迤夕摘日薄暮朝摘露未晞不
自知妾苦但為愁蚕饑努力事織作奉為君子衣七襄

爛五色是妾手中絲裁縫稱長短被服生光輝振襟還
歎息含情當語誰新衣時復故盛顔日已衰十月隕繁
霜桑葉隨風飛頽君為磐石素心無轉移

邛陵歌

陟梁甫兮馬虺隤瞻泰山兮雲不開雲不開兮日暮雨
回望魯兮逝何所

升天行

丹鳳一雙乘雲上翔俯睇八極中路旁皇一解　下土小
臣心思太古言叩天門手擊天鼓雷雨晝迷喋不淂語
二解　天閽高高不可即但見羣仙玉女侍側貨財千
億小臣昧死頓首言天關清壷安用貨財千萬億頭丐
下土小民作衣食三解　仙人持節問汝何所求小臣不
願富貴願假赤螭遊戲十洲山無崩徙河海安流天子
萬年兵革罷小臣魯鈍但當貧賤長優游四解

忼慨歌

畊田求食苦不淂息起而為吏薄食我力念為良吏何
可淂一解　貪吏受錢甘如飴身安逸樂廉潔何為入無
以娛室家出無以游賢豪長者遺我心所思何不歸故
鄉與妻子共餔糜二解　念為貪吏子孫愚受人唾念為
廉吏子孫雖賢常苦饑嗟彼子孫誰何人丈夫各有志

何當為爾作計身受惡名為三解

折楊柳歌詞四首

路旁執手別借問還歸時春風二三月吹殺馬上兒
莫作閨中婦寧作陌上塵頽淂隨風起為君霑羅巾
腰佩鹿盧劍背着錦裲襠策馬馬肥馬肥出門頽身強
鵶子横天飛日暮有歸翼莫學荡葉花無由見顔色

讀曲歌九首

憐㩳含怨怒當歌歛蛾眉春風入桃李婀娜難自持
蟲生黃蘗中滿腹心腸苦儂向石城住歡作襄陽估
庭前夜合花枝葉相重複雙鳥不敢棲汝從何處宿

歡情奈何許窺井不見底東家石榴封纍纍自成子
持歌勸懽飲懽復強儂醉歌到慎儂曲墜儂一生淚
儂歌不言好薄言托情愫為取歡顔儂故作曲中誤
他人亦憐歡儂無負懽事持釵刺儂心劃作相思字
別歡不能眠遠行斷消息誤殺青谿姑無郎罷相憶
玉井鴻如船之生五石蓮斷錦不成匹當牕仰嘆天

泰山梁甫吟

山高多烈風欝欝少松柏側足陵天門浮雲蔽碣石辛
勤紀封禪茫昧探玉笄擾擾七十君一逝無陳迹上為
羣仙居下為萬鬼宅言當采芝食使我生羽翮攬裳不

及餐白日何促迫生非孔顔徒百年亦何益何況蕩陰
里空埋壯士魄

送春曲

江水瀰瀰草萋萋君行何速來何遲願留君兮君不知
回風拂封庭花蜚仙人會當老何事戀馳暉歌且舞送
君歸

粟粟曲 并序

海陽有香粟盖取二粟刹剝疊成中屑茴香以
寃漬之好事者持為遠餉詢其始則商人婦所
為寄其夫者義取早早回鄉云余聞而悲之其

詞曰

井梧未落粟欲黃秋風來早吹妾裳含情剝粟寄遠方
絲綿重疊千迴腸封題寄去憑君語口甘誰道妾心苦
閨中不識望夫山君看淚濕牀頭土

病兒辭

夜不得解身上襦晝不得織機中絲問爾懷中兒嬌啼
一何悲君家門戶單兒女難剪我匹練市藥一丸嬌兒
泣咽旋復吐中宵索母嚙枯乳烏啼啞啞天黑暮雨醫
當從何來門外水深三尺許

荻港謠 并序

江口泊處一夕水涌丈餘有宋公卧官舫夢神
促曰移舡移船遶驚起船纜已解俄岸崩如雷
他舟皆破溺矣 事在順治丁酉十月十六日

港中艇子不可宿夜半蛟湖浪崩屋港口頹垣不可居
蛟來斶岈民為魚我肯大艑落何許鼍駭鯨奔作風雨
幾人湖郤横黃金有客移船聾兒語

新安客

巍巍蚕叢路蜚鳥不能度中有新安客老向成都住家
中存阿誰犵獨餘故妻別時兒在腹雌雄未可知冉冉
二十春寄書無六親忽逢遠來客言是新安人徃問叙

鄉曲同姓復同里握手稱弟兄何意乃父子飛蓬偶相值習拜不能起阿母望翁歸淚落東流水水流何潺潺遊子及時還

獨山婦 獨山地名佘氏婦也

枯楊巢野雀將雛若不蕃勿為貧家婦被遣適他門夫壻已決絕乳下癡兒存入門見疣贅阿母中心煩悔不守故夫抱兒歸九泉小兒不解事索哺無朝昏中庭有苦李纍纍垂隤垣開花自結實好惡那得論腹中復有兒婦病卧艸間力難致醫藥貿薪得肉還阿姥知釜肉故嗔背姥飧吾老乏藜藿新婦私饔飧婦慚矢皦日強

起聲暗吞持刀未割炙癡兒啼怒喧汝實眾所憎去去慎莫前啖之卻牽衣揮刀兒不全兒自有阿父事理那可言里正白縣吏縣吏清且賢謂婦非故忍薄贖十二緡富家有牛賣貧家止雞豚語婦爾作祟獨汝充官錢生兒好還我慎勿復相煎婦吞我免身理合奔黃泉我雖若蒲葦一辱無再遷四顧鬱誰訴雉經挂桑園是月兒當產腹悲空煩冤阿夫在南隣媒妁方糾纏東家有樵子稱貸相夤緣作計論錢帛雜用青繩穿夫歸見婦死悲憤填心肝門前舊井在舉身赴重淵四命爭須臾老樹號烏鳶爝火燔鄧林蟻穴成長川里嫗責細故盡室悲摧殘傳誡後世人骨肉應相憐

海魚篇

東海有巨魚掉尾北海灣兩目若明月掣浪如連山朝薄扶桑津夕過碣石還饕餮用水族吞舟喻百川憑陵作風雨遊戲走平原潮回忽失水罡困沮洳間漁子揮霜刀聚族橫相干修鱗賣洲渚鮮膾登金盤委身供啖食口噤不得言生為蛟龍畏死為鰕鮓餐

抱松女 并序

宣城秀才羅愷妻孫氏未笄從姑避兵匿松下兵獲姑將殺孫亟出以身代脇共載不從抱松

大呼曰死耳義不可辱兵怒殺之三日猶抱松不仆人皆稱抱松女

松之青青兮女娉婷松之瑟瑟兮女貞一松可斷兮女不可轉徹松根兮凝血碧永千古兮松化石

敝袴翁

身無完袴家餘紈素彼誰者翁齒身貂蓐誰使爾對吏吏大叫怒倒索筐篋泣下如雨 一解 翁勿嘆翁勿嘆里中嘈嘈環顧咲言平生親故無升斗今日傾筐持為官長壽 二解 谷有牛羊園有棗栗老翁歸來戒兒食勿飽棗熟不敢剝羣雀復來啄 三解 岸崩於東西則有步跡

苦瓜甜誰知厥故有日官人子白身充富戶 四解

述先德詩 有序

序曰商周作詩推美先德見諸雅頌厥後詩人潘岳撰家風之篇靈運重祖德之述義非私濫並著彙編維我先王父簸舩昌道講習之會十有四州肇義田瞻宗黨學者至今稱不衰痛罹喪亂所撰遺書闕亡先大人孝友絕人益振令緒年不展德逾壯而卒行雖信乎友生事不傳諸國史大懼隕沒各述髣髴用告有道云爾

述祖 文學諱弘猷字允升學者稱中明先生崇祀鄉賢及所在書院

王風久隤缺大道日寖微孔轍豈不遹百家爭路馳吾宗肇東魯七十肩相隨在漢顯經學譽也博士師士句揚其波先後同聲施並遠存本根後劭振前綏微言闡天學高步追宣尼講肆羣嚮臻周遊遂忘疲闢先怪孟辯排異搴韓旗磬折勞公卿闞聲斐布衣輟飧餉宴士商歌長樂饑德音昭俎豆奕葉流風徽

述考 贈奉政大夫諱登字曽省一字述明

前徽洵卓犖望古鬱長歎惜不逮師孔翺翔洙泗閒遺言滿笥篋喪亂悲缺殘跪讀我父書俯仰涕潺湲生世逢百罹營道良獨難純孝踵曾閔潔志厲璵璠纏綿九族義欵懇同氣歡努力沛先澤遺構靡不完晞髮清川汜永嘯層峰端脩塗苦促算厥順一何愆珍木多早折上士罕長年儒林闕傳記潛德當誰宣

咏古雜詩

黃河有本源傳自崑崙邛隄防苟不固氾濫將為憂章亥度天地夸父觸不周目營萬里外心遺徑寸謀青陽無留景灰運多傾輈弱水不可航欲濟行無繇喟然睇周道止策還優游

文明盛中古帝陛存土階相馭遞雕斲太璞無重回百家既蠭起六籍歸秦灰世變不可極斯文為之災彝騰

過千載作者橫九垓周行改岐路榮木忘故荄衆艸既已蕃霜雪終皚皚宣尼志刪述筮責有餘哀

赤帝薄儒冠溺廡守文治斯文有本根過魯先孔祀墻壁出遺經諸儒相鼓吹辭賦等優俳諷諫亦無諱孝文寬賈生痛哭肆高議謗書嘆史遷辱身書不隱風騷許怨誹煌煌四始義楊惲行樂人片言乃階厲呑聲拊缶歌千春為流涕

種蘭思苍多種瓜思蔓長姬周本忠厚弱祚逾夏商祖龍一何促黔首棲劍鋩炎劉龍餘烈吏酷如探湯朝爵拜通侯夕尸棄道傍懿彼從赤松蟬蛻惟子房

玉對生傾崖不如桑與麻抱璞貴不毀黨人詎足誇脣
滂如火烈剛直成疵瑕袵席視湯鑊甘死無咨嗟張儉
斗筲人脫身連萬家惜哉荀爽言棄擲如塵沙
下士多所營上士少所偶寸心懷百憂毫末非我有豈
無千夫雄馳騖忽白首達哉柱下言人與骨俱朽長跽
問猶龍賤子長年不青牛不可追行就尼山叟
浮雲如車蓋白日蔽餘暉衝飈起中路化作飄蓬飛行
行無根蒂持此終安歸雍門自鼓歌薛公霑裳衣千春
誰不死朝菌良可悲君看繁華子寧憶桑榆時
獨行良踽踽四顧何滔滔富貴徒汩沒不如為客豪朝

為斗酒會暮為刎頸交翔鵾凌廣漢奮翅求其曹張陳
既相厄蕭朱非久要烈士寸心合萬事輕秋毫兩人成
一身長嗟左伯桃
詩人罕聳道槩里有徵士坦腹就田疇遐尚追皓綺稱
心貌高唱和歌者誰子右丞及左司異代分具體枯槁
何見嘲元液非甘醴悟彼高山操絕絃良有以
驅車適齊魯饑渴求善士觀瀾洙泗濱濯纓滄溟涘羨
哉洵泱泱大道亦孔邇百谷何羣飛天風揚海水賓客
競平津塵埃生闕里行行薊北門滔滔長安市橘柚雖
佳樹渡淮化為枳衆醉思獨醒轉嘆於陵子

昔遊嵩與洛引領箕山岑野曠風蕭條落葉下修林高
墳獨崔嵬流泉清且深未知葬者誰父老傳至今萬乘
且不顧何況揮黃金矯立易為節達生難處心喆人冥
榮瘁貴不攖素襟垂旒如白屋楮冠樂鳴琴一為撫絃
歌太古留遺音
春鳥多好音鳴我池上樓情人盈海內夙昔偕宴遊言
當策我駕顧望還淹留出門阻虎豹安能歷九州芳蘭
易摧霣壯士多煩憂平生絃誦地牧馬成荒丘何以歌
我懷五噫聞四愁肉馬不可御翺翔騄赤蚪欲挽天河
水俯澄濁海流

雀銜松樹子飛落枯桑顛本自非骨肉寄生亦纏綿誰
謂同根株兩心不相憐勢利生白刃咄嗟成棄捐孤竹
樂交讓二趙悲獨全拊膺感至性三嘆不能言
三王御海宇禮樂急斯須如金歸大冶巨細成規模厲
階彼嬴氏任法仇詩書堂陛徒隔絕朝儀一何愚炎孫
采其敝綿蕞徒區區新聲傳樂府雅頌竟何如兩生不
肯行倔強非世儒遺緒振河汾董薛淺先徂長河日東
下蔓艸誰當除嗟爾墻東叟望古久踟躕
青陽數淋景百卉爭葳蕤商風未及發花落餘空枝華
士狗物欲傾身騖文辭雕飾喪其璞少壯朱顏衰自古

多作者名在䰟安歸生為鸞鳳吟死為猿狖悲猶言慕
揚馬誰與曾閱期

茗隖行

我有老祖母白髮被兩耳骨肉日零落慟哭依秋水眼
前看孤孫問是誰家子淚多早喪明艱囊廹暮齒白刃
何倉皇駈我東南徙人與杖俱扶蹉跌入荆杞罷勉進
𩜁食哽咽受一匕男兒值亂世固窮未云鄙空豑負米
心䆜岫無甘旨
晨征發荒野薄暮臨廻谿秋水寒且急梁絶路無蹊妻
孥相怨怒濡足搴裳衣妾身不足惜所念懐中兒前山

猛虎穴日昃徒侶稀屏營不敢語怖我饑兒啼吞聲還
撥棄泣涕誰當知
逺赴南山阿言邁已百里樹杪見人烟觧顏慰妻子捫
足息巖陰一坐不能起長跽乞主人廡下聊棲止親交
何雜遝免絲牽葛藟茅屋二三間風雨昨傾圯去去勿
踟躕落日下荒壘
廻風動蒿藜遠聞戎馬嘶誰家有好女泣涕臨路岐倉
卒行路情垂頭牽我衣浮萍寄清流免為濁水泥妾夫
良家子壯氣貫虹蜺不聽妾區區戰死不復歸頭為雙
飛燕啣土掩遺屍白骨横纍纍夫壻知何誰

過石臼湖

征途遵石臼停橈傍陰𡸣霞集林臯疎潦收浦溆涸掭
蒲胃清淺魚鱉爵蕭索颯颯商飈來嗷嗷羣鶩落臨集
復回翔悲鳴避矰繳中澤暗張羅殺機難可脫勞生害
水族人物兩索莫黃鵠獨高飛矯翼何寥廓

古意

和璧莫投鼠干將莫擊石投鼠璧先碎擊石劍先折結
怨不在深片語傷人心賈禍不在多燃火燔鄧林
莫作長郴枝路傍怨離别莫作合歡花閨中腸斷絶絲
染無復白髮白無重黑努力愛青春一失不再淂

夢先母并序

閏章十歲而孤背母時甫三歲白傷孩穉不識
母梦亦無之已丑舉禮部歸次江北梦吾母破
塚出如卧初起且呼兒就語驚寤遂失聲書以
誌吾痛焉

射策遊金門回鑣返故國故國傷我懐風木情慘惻中
夜梦慈親謁謁好顏色頎然出黄土衣裳徐拂拭自稱
為我母呼我侍其側失恃在襁褓梦寐詎相識惝怳心
然疑流泪滿胸臆遊子良可悲精靈逝不測明蔟拜松
楸當聞母歎息

叔父寄敬亭山茶并序

敬亭山産茶甚少僧不勝徵求卒難以它産吾鄉好事者嘗於穀雨後數日入山手摘而焙之香色並異

馥馥如花乳湛湛如雲液將茶煮江水不改江水白問此來何方言出君故鄉故鄉山嵯峨託根生山阿枝枝經手摘貴真不貴多念我骨肉親欲歸曾無因遊子感故物惆悵江南春

長坪驛

傾崖抵淺谷振策緣崇岡人家阻鳥道驛路成羊腸暑

雨既已漲原隰無低昂涉水沒馬腹何以褰我裳田荒民力殫種穀不成行僕夫亂縱橫蹂踐憂稻粱哀蟬響枯樹佇足心感傷昔時阡陌地今為麋鹿場

琹溪

丹巘臨清溪飛梁冠殘霧古有馭風人策鯉騁高步騰身淂盱歸滅跡不回顧纖鱗蕩春波幽花稚寒樹嬋媛女蘿深迷離仙隱遐逝矣聖者懷樂哉濠叟趣道傍者誰子矯首有餘慕

哭石湖邢孟貞

送別臨寒溪嚴飈暮蕭瑟相訣豈爾時永痛纏愁疚平生卧石湖握瑜長抱鄭杖策稍出門蒙袂返蓬室蘊此憂生嗟彌促引年術英華中路零篇籍恐遺失素車悵有違宿艸涕仍出諒直懷古懽論文舊儔匹篋中有遺艸逝將揭白日忉怛念久要萬事從此畢

悼亡

汎汎鶩征路行行辭故廬稚子集高堂賓御臨長衢回首還入戶顧望立踟躕昔別烹伏雌今也歸黃壚笄珈竟何益荼藿良已劬迅商揚幕帷積雪曜庭隅庭樹有巢烏誰言非爾雛微芳易飄忽傷哉隨化徂

化徂亦何怨同衾不相訣煩疴淹節候愁思中腸結簪

珥遺後人縞綦猶皓潔兒女在重泉母子久離別逝者會有聚生者從此絕連宵入我夢語咲忽哽咽顏色逾平生愴悅益悽切逝將覓無生沉憂一朝輟

發濟南示諸生

曰歸不暇寐中夜趣晨裝清泉帶城郭依依垂綠楊羣公列祖帳臨歧難盡觴繾綣淩多士追送踰川梁下馬與之揖羅拜淚霑裳齊魯古大國東海風泱泱起哀吾未逮知己胡不忘逝矣千里心悠悠九廻腸雖下董生帷誰升孔氏堂黽勉有遺憾努力永相望

平山堂

寒色靜四野平岡走孤獸振策肆重遊蕭條攺結搆荒榭俯宿莽頹垣繚虛囿抗軌思昔賢游讌貫岩岫悠悠六百年遺徽邈難遘殘荷尚餘蓋丹楓錯成繡喪亂悲山川戎馬此馳驟舉目睇京峴嚴飈暗清晝懿此崖際泉清冷聊可漱

董仲舒祠

攘攘五都市南北交驅馳貴賤各有營崩迫無停時我過董子祠中心悵有違相傳此舊宅精靈儼在茲斷碣蝕蒼蘚荒几走蜥蜴蘋蘩誰澆薦清風吹我衣鄙哉末世士磬折爭刀錐威鳳翔九仞腐鼠安足希

湖西行 并序

辛丑歲分守湖西壤瘠歲饑有司坐逋賦失職相望予奉檄按部督促是時西南用兵不逾時符牒三四至吏民後期者法無赦於戲一官貶斥不敢辭當奈民何有痛相告誡而已作湖西行

節使坐徵斂此事舊所無軍將日夜急安敢久踟躕昨日令方下明日期已逾攬轡馳四野蕭條少民居荊榛蔽窮巷原田一何蕪野老長跪言今年水旱俱破壁淺何有永訣惟妻孥歲荒復難鬻涕泣沾漱襦腸斷聽此語掩袂徒驚吁所慚務敲朴以榮不肖軀國恩信寬厚前此已蠲逋士卒待晨炊孰能緩須臾行吟重鳴咽淚盡空山隅

大阬嘆 并序

新淦縣東山有大阬其俗不急賦稅不用兵則吏廢法余檄招之幸有至者庭諭以利害繼之流涕衆皆感泣於是陰捕其豪十餘人幾至者蟻集雖然比歲宿逋累鉅萬矣猝何能補作詩憂之

叢山如劍戟灌木蔽嶔岑其水獨南流谿谷皆阻深山民鳥獸居不馴非自今追呼敢逆命兵革踵相尋未能靜伏莽火烈悲焚林殺人稅無出遲回傷我心蚩蚩亦赤子念爾為沾襟招手語父老鴟梟懷好音宿逋既累歲敲骨力難任民頑實吏拙許身媿南金何時免素餐引疾投吾簪

竹源阬 并序

悲民難也地在新淦之東山其隣曰大阬多盜兵至則走官檄竹源諸坑義衆捕之而逸其豪已而盜殺竹源殆盡君子傷之

殺虜防啞人芟薅莫留根留根終遺患傷心不可論竹

源数百家今餘幾人存竹外有源泉血流泉水渾㦸盜
故比隣姻婭如兄昆反戈相啖食收骨無兒孫煢煢數
寡婦零落依空村凶年嗟半蕪撮土招遊魂人亾税畝
在淚罷還聲吞

宿黃梔鋪

積雨暗千山陰雲催日暮哀此僕夫痛踟蹰宿中路土
室倚頹垣荒村存老嫗救吏慎勿擾芻粟可自具吏言
爨無薪乞糴亦無處時危供億艱含悽未忍怒盜賊兼
虎狼空山懷百慮從騎夜擊柝宵分屢驚寤明旦風雨

中雞鳴駈馬去

買書

吏牘紛填委日與編簡疎罷勉耗薄禄時時搜舊書積
笥不能貯列架茲坐隅妻孥顧我咲餅粟罕留儲况君
目已眚殉此無乃愚卿言亦復佳性癖苦難祛卒業誠
未易汎覽資遊娛行當營艸堂歸就雙溪居枕藉同寢
處窮年常晏如

憫鳩

前庭有叢竹枝葉自相交袒跣眾其下六月如寒濤飛
来兩鳴鳩向我營危巢託身洵云好輾側苦回飈卵成
再顛覆長夜音嘵嘵瞻彼松與柏豈無千尺條忍拙守
故宅不敢辭飄搖昨日更須洞烈風摧竹梢一雛半在
卵毀棄委堂坳其一正黃口墮地無羽毛攀巢納其子
方法驅兒曹父子喜更生潑咲先𨁝咷行當雙翮健飲
啄隨所遭勿從學鷹隼搏擊飽腥臊生成艱萬類嗟我
中心勞

寄王宗伯敬哉先生

中庭未零露向夕秋響裝煩憂攬孤懷驚魂屢飛越誰
使平生懽悠悠七年別離思未敢言怫欝中腸結天路
信綿邈馳情無阻歇仰首嘆流光盈虧感明月

烏象口

峽江城西二港曰烏口象口夏秋江漲亂流若
溺緣山嶮遠多需患余命各置官渡未逾歲烏
口舟壞于兵象口舟夫求去覓不能繼故作是
詩

江干山色黑豈艸與人齊行子時出沒四顧迷東西烏
象兩崖口斷岸臨深溪欲濟無舟梁人命飼蛟螭緣溪
兀山逕脩途何逶迤猛虎作窟穴白骨相撐搘經營置
官渡役以兩舟師徒旅不濡足往来不移時驊使性如
雷喚渡猶嫌遲舟師骨欲折往往遭鞭笞鞭笞且隱忍
毋使行子啼

江上翁

朝逢江上翁鑿船沉水底問君胡為爾雙淚落江水一生事舟楫八口相依倚妻兒死凍餓官家有驅使十月達黄河驚飈西北起舉檝成堅冰嚴寒隨手指甫歸後見促連檣守江涘愚者怒焚舟延燒不可弭本為逋逃計翻莫魚腹裡此業能陷人沉之禍則已棲烏惜其巢毀巢逝安止請翁勿淚陳吾亦掩雙耳

金牛泉 廬陵

仙源出窅冥仙人去何所泠泠無冬春潺潺自風雨白雲生斷岸幽禽下脩渚前山正寒翠木石罣堪数忽然

濠濮間俯仰久延佇

宛雅三編卷六

張嶬 校字

宛雅三編卷七

曾孫 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輯

國朝

施閏章 下

青原謁五賢祠 王文成守仁聶貞襄豹鄒文莊守益歐陽文莊德羅文恭洪先

姚江有遺澤螺水首漸被從者紛如雲青原成講肆遂令空山阿絡繹動車騎絃歌響林谷縫掖滿僧寺四君尤挺出嗣音相鼓吹寂寥四十春講席蔓薜荔荒祠猶巋然俎豆將委地山鳥懷好音林木自深蔚昔人未云

遠顧瞻橫涕泗百年一須臾峻阪策犇驥徘徊岐路間白日忽西墜如何丁我躬吾黨竟顛頹題字破莓苔振衣獨遐思

懷舊篇寄嚴都諫顥亭

古人去我久同時良獨難相別淚千里永夜長慨嘆良會憶故都羣彥皆齊惟嘯嗛眷明德灼灼同肺肝送我涉濟水夜燕還辛酸君子厲苦節中道愁波瀾歲序忽屢易雨雪淒且寒未敢言奮飛卑棲猶未安愁無澤蘭贈中情何繇殫

登我西北樓遥望東南岑重雲蕩迴飈萬木為蕭森不

怨所思遠傷我千春心翩翩二三子零落埋相尋梁園
玉樹盡東海洪濤深猶有絶塞客嚼雪成哀音舊有綠臺八子今張
譙明卽世宋荔裳遠謫丁飛濤謫關外平生滕與漆今作商與參努力非少壯
離憂孰能任思欲涉湖水朗詠遊長林義車不我御歎
息還沾襟

懷李暘若廉使時自滇南報遷粤東右司予在臨江路言可待俄復見留滇中

國門置酒別送子之蠻方留滯滇黔間七載迅流光章
服豈不貴天末斷人腸駕言改貞粤騑驂經豫章具舟
戒津吏遲君奉杯觴嘉會終難合佇立心傍徨別時各
壯年倏忽鬢髮蒼孤居日以老九折路何長安得隨越

鳥從子以南翔

軍家兒

東家瓜蔓移結子過墻去墻傾瓜蔓斷瓜落不知處誰
謂軍家兒親愛無父母但為軍戶難生小寄他乳阿父
既逋亡軍書攝補伍不辭行荷戈差科猛如虎官編作
運船破産難榰拄袁州數百丁磨滅成黃土縣吏覓根
株追呼匿無所中夜促兒逃暗驅出門戶埜火延枯桑
那得相憐取兒啼夜安歸失足沉寒溪朝為懷中兒夕
作溝中泥

沙溝行

沙溝黃沙滿征客腸堪斷雨頹驛館廢風急馬蹄緩哀
此大河濱水陸稱通津艨艟自北至曳舟千餘人村落
盡空巷田埜餘荒榛不怨饑與渴遊子不得歇日暮還
驅車照此寒宵月

秋日詶鄧孝威見寄

長夏薄人事屏跡貧窮寞江門尺書來悵然悟離索白
髮忽已繁壯遊邈如昨豈不思溯洄道阻然疑作
海嶠方戈鋋一步成燕越淮揚舊戰場青燐晝未歇霖
雨一何多春江無好月所思誰與言憂來劇饑渴

行經兗州懷東皋諸生

平原何莽蕩巀嶪見鳧嶧大壑起寒泂泗水已只尺有

美彼諸生聯翩聚講席討論餘清燕絃歌奏金石寒暑
甫三徂詩書就奔迫道旁少居人所見無縫掖良士匿
幽棲珠玉媚山澤浮雲難久留征馬無停策徒餘懷舊
情皎月悵今夕

憶昔

憶昔宿逆旅通晨眠未醒猶憎主人聒張燈喚客行中
年見哀耗朝昏集百情夜闌甫晏息未曉如有營寒月
皎在戶牖謂東方明高聲促僮僕爾不聞鷄鳴馬力既
已竭畏途仍宵征道逢濠上叟笑我勞此生棄榆不可

待輟駕且歸畊

河間城北值楊絅如同年

使君津門求相逢渤海側黃埃滿面不辨真顏色天陰野奔曠羣動漸歸息執手望艸地感舊撫胸臆三年越江海九年別京國浮雲偶然合中情去何極天路阻且長分背愼羽翼

伏生祠堂行并序

祠在鄒平城北十八里漢文帝遣晁錯求尚書時伏生年九十餘令幼女口授事不見漢史今圖之壁

祖龍烈燄燔天地斷簡殘編盡捐棄諸儒白骨成山邱倉頡史籀夜垂淚上蔡李斯甘罪首忍使萬古斯文墜天遺一老在人間火然不到胸中字須臾赤帝重瞳來阿房一炬咸陽灰表章經學漢文出詔求耆舊過徂徠是時先生耄且病以口代手鴻濛開二十九篇尚書脩配享立廟何崔嵬我來再拜心傍徨側身望古涕霑裳避秦博士窮獨叟姚虞三代今未亡龎眉碧眼具冕服丹青滿壁生輝光有女被繡珥明璫受書掌故拱其旁豐碑古篆不可詳諸生俎豆歌樂章靈旗髣髴來翱翔

萬竹園醉歌贈鄧元昭同年

城隅別墅結茆屋千畝陰森盡脩竹同心握手此開尊竹色客衣相與綠五年南北成別離昨歲干戈亂心曲鰣魚蘆筍雜蓴羹百觴勸我苦不足昔時待從官長安對客揮毫人共看意氣風流天下重五侯七貴爭交懽一朝特簡擁千騎未許淹留問叢桂歲星已厭隱金門便擬墻東長避世羨君蹁躚臨東山清歌白紵長懽顏羨君藏書餘萬卷鳥篆龍文時在眼丈夫功成須拂衣扁舟新買繫漁磯飄搖萬事君休問惟有浮雲無是非

程穆倩印藪歌

黃山山人真好奇性癖膏肓不可治雕鏤文字壽琬琰

蟲魚錯落蟠蛟螭苦心夌者有數子摩娑隻字等禹碑亦如昌黎推作者險奧不廢樊宗師九月邦閑木葉下山人避逅同僧舍自言好古非雕蟲篆籀周秦足方駕詰曲迷離多不辨相逢十人九人詫可憐古籍秦火焚存者如鏤金石文岣嶁鍾鼎盡奇字恍惚夭矯凌浮雲今人能手類刻木仰脣俯足徒紛紛豈若山人眼空六書與八分驚魂駴目天下聞噫嘻山人好古不能長渇食何如歸老黃山三十六峰之南北赤文綠字藏其間千年風雨無剝蝕

天逸閣雪後醉歌主人梅幼龍耦長攜酒

一冬無雪春雪好名園飛閣開晴昊主人逸興有籍咸把酒呼朋懽絶倒沙霽初聞白鳥鳴雪殘半露青峰小麻姑綽約墮𢡟閒疊嶂參差浮樹杪細數梅花多昨日坐看新瀑通寒沼鯱籌歷亂興偏豪石罅苔痕不須埽此閣崚嶒高百尺先輩聯翩著靈蹟禹金朗三兩先輩讀書處蝌蚪深藏禹穴書賦詩日集梁園客二十年來王樹摧竹榭茆堂蔓蘿薜抽毫授簡待吾曹肯使中原少詞伯前年鐵騎城頭嘶出門一步迷東西芳春暇日此懽宴何辭斗酒聽黃鸝我思置閣臨雙溪種梅高下溪雲齊花前歲歲同春酌醉醒遞換無端倪

北風行懷方爾止

北風夜發猛如虎飛沙散作空中雨生米潭邊怒老蛟緊艇消魂望南浦浦前容舍有方生傍遊詞賦同馬卿泰岱恒嵩歸杖屨諸侯豪士爭逢迎昔時見君敬亭草我方年少君未老流光一別十餘春縷縷贈我長篇好醉罷秦淮舊酒樓君言逐我廬嶽遊蓬飛去處各無定山人又上潯陽舟潯陽帆向章門落相逢正傍滕王閣一尊未盡又開船浦雲山雨悲離索方生老健多苦心清歌憭慄矜知音出門道傍多華札直寫胸懷無古今此時陳番亦多有左周右宋皆爾友時周伯衡宋其武並官南州洪都轂官俸薦扁舟百石還能否多君好古存典型白眼郤向湖東青荒郊苦問雲卿圃廢渚冥搜孺子亭六月王師移鐵騎窮秋絡緯將軍至滿眼江山牧馬場潦倒儒冠置何地於乎行路天下難莫訝乘車無肺肝烏鵲西飛雁飛北江楓渚荻皆凋殘秣陵艸堂閒潑閒殘尊舊帙開心顏眼前萬事還山好歸去青溪明月灣

百丈行

十八灘頭石齒齒百丈青繩可憐子赤腳短衣半在腰飯顆寒吞掬江水北來鐵騎盡棄船灘峻船從石罅穿雞豬牛酒不論數連檣動索千夫牽縣官懼罪急如火

預點民夫向江坐拘留古廟等羈囚說來不來饑殺我沿江沙石多崩峭引臂如猿爭叫嘯秋冬水淺春漲湍渚穴蛟龍岸虎豹伐鼓鳴鐃畫艦飛陽侯起立江娥笑不辭辛苦為君行梃促鞭驅半死生君看死者仆江側火伴何人敢哭聲自從伏波下南粵蠻江多少人流血百丈不斷腸斷絕流水無情亦嗚咽

南浦逢同年王頎五

人生聚散如沙鷗江天海國各沉浮十載別君一相見菸菸歲月隨東流執手開軒坐檣上旋呼尊酌交勸酬梅花老春白麃脯為君沉醉傾庶羞酒闌屈指同門友

惟我兩人同官遊疇昔聯鑣君特達天祿石渠資討蒐
隔巷招尋余最數素心晨夕相淹留踏花緩帶歌燕市
繫馬銜杯傍御溝此後馹馳踰粵嶺君亦謝病歸林邱
天憐索處易憔悴遂飄萍聚來南州令子成行孫在膝
那淂相看不白頭山郡旬宣余待罪漕艘飛輓爾持籌
西江厥賦稱瘠土亂來荆棘盈田疇力盡犁鉏又水旱
荒村野哭聲啾啾漕折爭言便民力追呼榜緊如俘囚
糶糧三石當一石倒廪傾倉還賣牛玉粒徵收又難運
兵船絡繹無餘舟催科箕斂敢言拙遺黎滿壑何人收
積薪厝火且安望吏惟執法罕良謀君昔善奕名國手

手談清譙今能不大夫慼時心憏濟中宵側足行更猶
回首故園憶松桂可憐山谷橫戈矛墟柳圍桃忽爛熳
黃鸝紫燕催匹儔興來張口不能塞為君高歌南浦樓
何年散髮看新篘長瓢更酌駈百憂

送耦長歸宣城

期君別在重陽後總過中秋郎分手暮雨寒煙閣阜雲
荆風吹斷蕭灘柳少年卓犖羞腐儒覽勝扁舟放五湖
朝吟彭蠡夕滕閣大者琬琰小驪珠春晴望我竹亭下
日見青山滿官舍胡床枕藉盡風騷銀管丹黃窮午夜
分燈有客共聯吟韓孟高擬勢相亞（耦長與阮懷有湖西聯句）人皆歎

爾傾城姿愁絕娉婷猶未嫁相看青鬢易成絲百年少
壯能幾時千鈞強弩會須發射殺虎豹剸蛟螭愛爾芙
蓉豔朝日長歌為我散愁疾嘣嘣寸心兩不忘共采春
華佩秋實

送高阮懷梅幻龍同歸里

楓葉初黃橘尚綠騷人並集芙容屋為舞白紵燒華燭
傷心難聽驪歌曲昨接家書今日[illegible]不恨別長恨別促
吾儕放眼爭千古恥論窮達分虎鼠看君在困能倔強
俯睇青雲不足取結客飛揚年少場賣文為活心中傷
半年官舍詩盈寸與古作者爭毫芒梅子淹留無一月

病中詩思如冰雪剪燭連床興未窮一時二妙皆離別
霜催木落風怒號移觴密望淹今宵美人遲暮思公子
君去誰知我鬱陶人生拂意無貴賤但淂同心齊所願
伯勞西去燕飛東眼前憔悴君所見

寄贈徐山甫廣文

飲百斗談神仙古來惟有李青蓮廣文先生毋乃是囊
中自註叅同篇惜哉杖頭無酒錢妻兒待米氣蕭索生
徒餽餉猶堅卻坐客無氊出無騎芒鞋布襪尋邱壑貧
交苦憂蔡芹溪相過索飲醉如泥黃土可憐埋玉樹雙
柑斗酒共誰攜

人生歎 枕上得句不寐作此自警
人生常懷千歲憂晝短應須秉燭遊古之作者已腸斷
我今歌此仍淚流泰山為輕一羽重巢由尚咲唐堯愁
賢達懷抱類如此萬事浮雲何足謀盜跖恥為太倉鼠
被繡誰憐清廟牛撚鬚苦吟復奚益坐遣霜雪盈我頭
丈人卷舌但安眾息心順性長優游猶能五千亦偶爾
蒼蠅細響君且休
送張大恭庴別 余分守湖西張為分巡時以裁併回籍
皎皎雙白隺孁棲自相匹一朝羽翼分悲鳴聲唧唧唧
唧終當別離腸無斷絕誦子詩如錦重我心如結綦蠡

習若人謂甘君去艱辛向誰說湖西三郡皆蕭殘山連
楚粵多崄巇爾我犄角猶難治君去愁將一水支載書
歸興何蕭爽山川到處伲清賞累月曾照西子湖三峰
舊踏仙人掌愛君意氣輕華簪愛君冰櫱素琴十年
在匣今一鼓殷勤珍重惜知音相思江上樹江雲忽已
暮惆悵春光好却共美人去白鷺洲前青雀舟蕭灘望
斷倚高樓相期斗酒難相值心逐長江千里流
建蘭歌
澧浦舊種人不識建陽厥產稱第一花高葉短自離羣
嬋娟獨媚幽入室愛君惜君奉君歡燥溼寒暄良獨難

參差玉立當風咲密幹叢花滿石闌昔時花少覺苍好
今日花多任苍老主人爛熳坐花前有酒何人共傾倒
九畹繁滋勿復論靈均既去誰招魂願君見采充君佩
與君同心君莫棄
紫芝歌 山舊有唐處士歐陽遵讀書堂常產生瑞竹色爛如銀名瑞筠山
歲之癸卯夏初吉石龍城南芝艸出爛熳參差數十叢
紛如紫雲曜赤日寺後亭陰半山滿盤梡車蓋狀非一
百年父老驚罕見十日窮搜猶未畢是時僧舍薔薇開
藥公駐錫闍翁來 李太虛宗伯別號闍翁 挂杖披榛睹靈物賦詩大
咲同徘徊更錫山名曰紫芝摛辭勒碣冠崔嵬此山舊

為處士宅中林尚想讀書臺昔產瑞筠今神艸寸壤作
異胡為哉九莖連葉非難致甘泉涌澧空矜異嘉禾不
書長楚嗟忍拾山菌侈奇瑞陳顏周梅皆健手後先作
歌真好事我愛紫芝曲人呼紫芝山白石青山無姓氏
江雲松月心常閑老夫齒落鬢已斑胡為洪泯伺曲風
塵間五芝倘許斧子食會當餐英茹實使我光澤成朱
顏
鷺洲讌會歌 幷序
此會不舉者四十年矣余以癸卯十月之望偕
復舊事會者近千人

秋蘭被洲渚霜至皆落英春風一夜吹又見叢蘭生可憐天地留此洲潜蛟宿鷺成荒邱誰闢艸昧置謫席狂瀾獨障砥中流哲匠經營相繼起飛甍畫棟臨江水絃歌終歲白蘋遶冠蓋連鑣碧雲裏百年聚散等飛蓬或爭腐鼠矜雕蟲今日何日湲良會再陳俎豆考鼓鐘龐眉黃髮集耆舊深嵒邃谷来童緌談天耻作稷下士習禮依稀洙泗宮老夫衡影一何有皇皇生拙敢開口先民誘我升此堂駿奔左右余恐後往事銷沉四十年父老重聞皆泫然蜉蝣旦暮誰不朽竦身策足追前賢清光為照遠来客向夕洲前月如雪請看萬古螺江水日夜長流無斷絶

冬雷行

今年八月春氣催贛江桃李花亂開仲冬蛙鳴艸不死殷殷動地聞奔雷朝旬東南暮東北翻盆驟雨荒城摧乾坤戶牖何不閉顛倒八極聲喧豗江南夏旱秋雨淫巴川漢水洪濤深澤國魚龍窟城市人家炯火棲山岑百年怪事真罕見儉歲嗷嗷徧穀賤催科力盡無金錢上下相看淚如霰

浴雀

野雀蔽官舍引吭長夜鳴稻粱豈不飽中心殊未平塵污短翮誰憐汝銀餅汲井濯素羽褰裳振衣大如輪清泉一石難容身屈曲盤旋不得意怒翻盆水滿平地請君放我江海間為君清唳舞雙翅

輿無夫行

鷄鳴驅車客行急行渡黃河北岸立館人驛吏饑且逋朝天使者輿無夫輿無夫日欲暮千錢一夫不肯去闔井流亡已非故君不見艸深野曠狐縱橫荒田夾岸無人耕

臨江太守行 莫高使君也名培蘄州人

臨江江水見江底太守酌之甘如醴臨江野田半荊棘太守見之淚霑臆露冕東郊騎瘦馬牛背牧兒不肯下官齋種藥兼種蔬厨中但有武昌魚

江亭短歌送周釜山同年

釜山作詩愚山眠自憎病滯楚江邊青楓暗日秋雨急臨當送別心茫然丹鳳樓前爽鳩署吾曹痛飲高歌處歲星金馬閑有餘杖策西山自来去浮雲一散江湖濶風波澒洞還東縛羨君拂衣汗漫游武夷雁蕩窮巖壑君不見汝鄉王顧與沈吳轉眼舊遊皆老夫蓴羹千里四腮鱸安能往就傾玉壺又不見蔣大鴻董蒼水其人未見才並美安能同里九峰巔笑看漁父滄波裡行矣

相思我與爾

三天洞

一徑穿雲過三天入洞開仙宮窮斧鑿龍窟走風雷日抱松根下泉通海眼來幽棲何代客禪墅有荒臺

天逸閣尋邢孟貞是亡友梅朗三故居

雲館孤城外春帆送客來獨憐芳草地頻上故人臺夜月雙溪滿晴雲疊嶂開驚花仍不減腸斷為誰哀

慈仁寺松

直欲凌風去翻從拂地看摧殘禁百折偃仰鬱千盤老閱山河變陰蒸日月寒支離爾何意不厭臥長安

真定道中

白日孤城閉黃沙古道迷風鳴關塞北雲斷海天西歸路看烽火生涯信馬蹄故園楊柳綠幾處早鶯啼

晚渡黃河

日落渡黃河相逢半負戈濺泥尋路少孤店拒人多疏鑿思前力隄防總逝波年年沉壁馬無計斫黿鼉

入華陽

華陽高百仞絕頂倦登臨隔類通文脊遙峰接武林雨從山半落日在谷中陰卻愧蘇門嘯空聞鸞鳳音

力疾赴官比部奉別家叔父

抱痾甘伏枕語別即沾巾風雨殘春路關河獨去人無才安官拙寄儉補家貧祿養嗟無及吞聲憶二親

淳湖尋邢景之

四海倦遊淡始覺汎愛非寸心如落木逢爾彼春暉移棡連疏圃烹魚出釣磯清歡成信宿不是醉忘歸

使過陽信抱關無吏諸生數輩出尊盞曰吾輩皆誦習先生文章毋庸驛吏也留詩贈之

吏已絕逢迎人猶識姓名驅車周四牡供帳魯諸生埜館秋雲入荒城畫柝鳴艱難看送旅一飯重含情

自潯陽至長沙雜咏

鼓枻隨漁父乘槎老客星鶯聲花嶼暖龍氣雨潭腥波綠澄湘浦天青合洞庭誰知魚子飯絕勝五侯鯖

九日廬山尋瀑布絕頂處（去開先寺數里登文殊塔俯看泉出趾下）

良辰乘嵓翦振策凌紫烟獨倚層峰塔俯看百丈泉奔雷翻絕壁晴雪下高天客到都無語蒼茫落照前

西磵值葛元士

亂來歡聚少秖訝鬢毛蒼懶性耽林壑生涯倚稻粱身閒牛自飯谿近蟹先嘗倘遂幽棲志扁舟問草堂

旅中七夕（先慈諱日先君子有天上橋成夕人間絃斷時之句）

莫說雙星會徒添兩淚流生來悲陟岵客久恨登樓江

樹烏啼夜山城蟲響秋重憐隔邛隴無路哭松楸

薊門

薊門風當雨飆定是初晴北關雲中迴西山馬上明長楊春出獵細柳暮移營儒術慚踈濶為郎白髮生

寄贈王丹麓

近市幽棲得過從野興長種花叢水榭留客卧山房舊物傳殘塵新書著滿床多才應作達惜別漫神傷

舟中立秋

垂老畏聞秋年光逐水流陰雲沉岍岬急雨亂灘舟時事詩書拙軍儲額海愁滂饑今有歲倚棹望西疇

遣病

已識愁為病愁來柰爾何俸錢供藥盡官閣習醫多老樹雀頻啄微風江自波浮生真忝竊惆悵紫芝歌

董侍御玉虬宅同汪苕文葉子吉諸公限生字

地偏明月好夜靜白雲生京雒留吾輩壺觴不世情侵衣花檻露歸騎曉鐘聲憑記江都宅風流滿帝城

夜別吳少司寇匡從

離筵重卜夜合習促行觴此別幾時會舊遊難可忘升沉憑道合老大闕身強驛路梅花發懷君何處將

雪中望岱嶽

碧海烟歸盡晴峰雪半殘氷泉懸衆壑雲路轉千盤影落燕齊白光連天地寒秦碑凌絕壁杖策好誰看

石亭寺 唐韋丹帥江西與寺僧靈徹善徹報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即此處

徹公飛錫處繫艇數經過歲久石亭廢秋深江水波香臺馴鳥雀清磬靜黿鼉誰使高僧詠歸心此夜多

客新安得鄧孝威廣陵書奉寄

淮海三年水陵陽一夏晴愁深人共老書到眼初明文酒多時別悲歡百折情 時滿及周時偉于慧男楊商賢諸故人 浮名吾意盡高枕卧山城

寄懷汪舟次司訓贛榆

憶昔西山宿高歌豈宦情一鐔連大海五字竟長城夜雨桃花水 時淮徐方苦河決 春風畫角聲夏時休悵望絃誦是平生

送梅耦長讀書水西寺

近家將母易作客好安居朔雪梅花過東風柳葉初溪晴官閣酒山夜佛燈書更共遠公住高談萬慮踈

谿館

幾日東風萬葉齊獨尋孤館就雙溪藤蒼小落過松鼠林雨初收嘯竹雞句曲水通茶竈外敬亭山見石欄西殘編列架生涯足餘興還尋種藥畦

湖田皆刈

楓林寒雨一村孤秋漲田低半在湖敝屣短衣就麋鹿三年八口寄荒蕪秔春野碓穿雲入酒倩鄰翁隔水沽忽見麻姑好山色卜居長擬作潛夫

歙城連雨

春風冉冉客銷魂春雨冥冥白晝昏芳艸經旬三徑滿梅花隔日幾枝存過橋雲氣霑藜杖動地泉聲到石門待礪黃山最高頂手摩羣岫是兒孫

泰安過趙侍御飲花下

海棠桂史堂前樹合抱雙柯滿院陰共喜繁華紓醉眼

不勞白髮損春心酒尊北海時留客絲竹東山自賞音門外岱宗青嶂逼那能高枕廢登臨

寄顧寧人

西泠別後興何如五見花開音信踈避地遠遊寒出塞窮年獨坐夜鈔書洞庭山好家園在陵寢詩傳涕淚餘此日惟君高卧得肯同馮鋏嘆無魚

登白鷺洲閣是前賢講學處

曲檻層欄白晝陰憑高望遠百年心壓江城郭山光碧破浪帆檣雲氣深舊蝕殘碑猶卧蘚新栽佳樹漸成林鷺湖鹿洞尋常事不信風流限古今

愚樓夜送吳孝公同年得寒字

江畔離樽落照殘山樓直作畫船看青楓露溼秋河近菡萏風踈夜氣寒同籍客多成短髮十年書不到長安後期握手知何處酒罷婆娑更倚欄

送張清江升暘之任思恩

卿心七載夢長安粤嶺重禁客路難木落洞庭天際遠猿啼瘴海雨中寒山村野市多猺户負弩稱觴半土官南北風烟各回首勞臣萬里慎加餐

已出都門龔中丞書至

春明曉發立躊躇飛騎還來惜別書賦比文通重有恨

懶如叔夜不嫌踈形容老瘦風烟晚戎馬関山雨雪初南去五湖餘襆被浮生準擬付樵漁

書清河縣客舍得村字

殘烟寒照一荒村小邑無城野色昏久廢驛庭犇馬跡新營官舍想蓬門地連河岸漁家少艸滿田園井稅存誰信江南此風景舟車絡繹不堪論

敬亭山同諸子 張谷受詹過丁徐若蘩庸朕虞寅清

支許同懷足壑心杖藜絕頂一招尋天風忽散江城雨山靄平連浦樹陰古塔夕陽分野寺丹樓春色冠雲岑十年遊宦經過少回首青冥舊竹林

送吳九表炢還里

玉笥峰頭正夕曛石龍城下帳離羣寒催木葉江湖白棹入潮聲吳楚分孤客醉看廬阜月百年清夢敬亭雲故園蕪廢親交老此夜歸心并遂君

臨江龍岡書院示諸子 時連雨適晴

講席春風四座生絃歌一日滿江城蕭灘帆落爭來客閣阜峰開特放晴經學自知慚士匀時賢應渡有康成龍岡鹿洞元相接高會重含異代情

懷曹侍郎秋岳脩兵陽和

雲中千騎戟門開詞客元兼武庫才豹錦春閑青塞曲旌旗晝擁白登臺庾支舊領軍儲重方岳曾從海嶠來開道彤廷思故老征西車馬幾時迴

家峴山侍御按盐河東

蒲坂千山木葉殘遥聞繡斧出長安河流東控潼關嶮嶽色西連太華看官暇應成盐鐵論風清還稱豸文冠對床兄弟思良會惆悵秋天客路難

暮抵西山香城寺懷伯衡 先是相約同遊不果

蒼蒼絶壁迴龍嵸陟磴攀藤一徑通茆屋數家松葉下山程十里水聲中天開殿閣迴峰抱日落雲霞半嶺紅正是登高時節近故人相望隔江東

送徐元一入楚訪李元仗學使

東湖風雨數相尋惜別重看楓樹林路入溢城吳岫遠帆低鄂渚楚雲深汀洲蘭芷含秋思鼓角江山感客心黃隺樓邊逢李白那能相對罷高吟

至南旺

客倦南來路河分向北流明朝望鄉泪寄不到江頭

從制府江行

鼓角動江城軍麾帶雨行可憐芳草綠不避馬蹄生

夜涼

數點疎桐雨不知秋氣生殷勤語紈扇又是一年情

雲山洞

洞門雲不息萬嶺白須臾試向洞中覓孤雲定有無

湯河沙

南風沙作烟北風沙作霰不知腸斷續行人各掩面

山行

野寺分晴樹山亭過晚霞春深無客到一路落松花

桃葉渡

萬事東流去爭傳桃葉名殷勤留片月猶是六朝明

雙溪晚步

少小凭闌處夜涼今獨過谿流不愁思依舊月明多

見粤客馬鞭是人面竹

方物憐摧折携將作杖難忍留人面在日逐馬蹄看

許雪懷還龍谿

家傍釣魚磯潮来浸板扉半江紅葉裏獨送一帆歸

値青州人便走筆寄劉止一 予歸自齊劉置祖帳十里外携善歌者曼殺苦調曲未及終而別又同遊龍洞有詩劉拔佩刀為予鐫壁

幾年高枕卧烟蘿愛客論詩興若何舊日何戡無恙否

離亭半曲淚痕多

宿郯城聞僕夫言次日四十里外即江南界

千峰萬壑倦征驂客路歸心兩不堪忽訝燈花成一咲

郵亭明日是江南

讀漁洋山人集漫題

萊陽大雅益都清各自論詩擅一城玉樹臨風今獨秀

新城不說濟南生 萊陽謂宋荔裳益都謂趙韞退濟南李于鱗也

官庭艸

江聲到枕客心違多病如何未拂衣庭艸不妨秋色滿

好留蛺蝶上堦飛

夢張旭之

歸魂夜夜傍家鄉忽共張顛話艸堂不記分明作何語

爭題粉壁兩三行

過新廊感懷方顧二宅 方謫遼海顧已歿二年

不改秦淮舊艸堂含情駐馬淚沾裳故人生死皆離別

惟有烏啼送夕陽

偶興

西江正月早芳菲開盡桃花滿地飛可怜春光似孤客

一心日夜只思歸

寄劉覺岸同年 并序

覺岸官比部郎孤居不肉食京師謂之劉佛頭

以母老引疾終養来臨江鉄佛寺手繙藏經余

日厭苦吏事劉曰予曾見青蓮巻有離汙泥生

石上者予聞之戰然別後寄二絕句

久辭簪笏愛江亭凍手時繙貝葉經莫是三生石畔客

欲廻烟棹太丁寧

檻猿籠隺枉咨嗟羨爾閒餐五嶽霞領取江楓深夜語

不關石上種蓮花

龍窩 地名在臨江

艸青沙白水如藍今日龍窩三月三一様春光烟雨内

歸心何事憶江南

逢南浦客寄周伯衡宋其武

寒江獨夜強啣杯念舊悲秋日幾回南浦朝朝多驛使

相思不寄一詩來

綠雪 自製敬亭茶名

敬亭雀舌枉爭傳手製從過穀雨天酌向素甆渾不辨乍聞花氣撲香泉

最難消息趁春晴摘葉看僧頃刻成眼底何人玉川子可容廟芥獨佳名

宛雅三編卷七

張燦 校字

宛雅三編卷八

竹𢡟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國朝

蔡蓁春

字大美一字象山别號芹溪文學

施閏章來懿居詩序畧大美平生快直與人交不庇其過又談溥文酒目眇賦猝相遇閭里閒非卽而詬觀之者不揖徑去由是得簡亢聲時被口語然故非亢也性好客喜遊髯客至必質衣具酒伯仲三八相友善少弟季膺溺江死大美徒跣江滸日夜號拜啼血呼籲江神明日乃得屍歸其人有急不能周必告所親有力者共捄之聞人詩有警句手錄口吟若已有邑令余公相暱就亟舉其所知而與所不識其為人如此而卒以無嗣妾吳氏最少用治命不嫁余見其窮餓零丁未嘗不心惻也卒年六十五

余國序畧大美以詩書為糧朋友為性命人有小善稱揚不置故予得以盡知江左諸名士皆大美遺之大美晚與施愚山備善詩與愚山唱和甚多其交愚山也文酒之外不及他語大美生平志行不苟惟予與愚山知之大美殁今三年愚山謂予曰寒食之後夢大美握手談詩文如平日臨别獨悵然無酒愚山覺而篝燈叟以詩次日繈金遣蒼頭焚詩墓側買斗酒遍澆宿艸之上嗚呼誰謂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哉

陳子龍序畧余友蔡大美投余古詩一卷余受而讀之知非今人之所謂詩也再讀其近體深而不蕪和而能壯遒聲秾色駢手呈露若惻隱徽慕比物連類斐然有小雅楚騷之志焉嘗謂今之論詩者先辨其形體之雅俗然後考其性情之貞邪大美能不惑于流俗而以體格矜重可以規矣矧其志芳而情沉寄托思怨引緒深遠風雅不熄能無于大美是望乎

梅朗中序畧大美情深而才斂流連興矚賞不周翫有感必窮遇事輒吐纏綿淪至其于朋好深相合者以此至其負而違不得志悱激憤怨頗有負俗之嘆孰謂詩不能窮人哉

萬時華序畧蔡大美負才尚困諸生竟樸黯與廣卿同且其為人口絕雌黄而志廓然不可一世于步兵將毋同乎讀詠懷之詩天何令大美尚以詩見夫大美非徒以詩見者也即其詩淵然沖遠不在黄初之後矣

錢謙益序畧今世以詞賦爭工妖紅艷紫移心奪目如大美之揆述婚

流討源御華佩實所謂詩杜陵而文遷史者良不與今之君子同轍而射侯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以辭賦家推之大英亦今時之魯靈光矣

短歌行

生貴適意富貴何為彼苕之華其葉猗猗一解 朱實離離傾筐将畢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二解 展如之人實勞我心雨絶于天馬角奚生三解 烈士暮年老驥千里陽文陰綬寧終匣裡四解 歡夕燭短愁人帶長瞻彼晨月照我幽房五解

前有一樽酒

憂難忘挹酒漿濁醪妙理不可量俟河之清杳難期與君為歡當及時嘉肴滿案酒滿巵巵中照鬢如絲

詠懷

西方有美人來素衣薄縞揚眉發皓齒令辭頡噓橋要予以白首思愛亦何有朝摧夕忽替棄予同腐艸愧予黃金薄寧嗟彼懷抱

昨日魏其客今日武安賓交情頃刻易寧俟白頭新苛矣絶交論絶人死後情靦面生荆棘況乃泉下人

泗濱古意

臨邛不好賦相如黯無輝亦有徽絃調無奈知音稀垂老獨為客霜露沾裳衣古人不我見空嗟生事微

白日忽已匿凜凜朔風狂酌酒酒無力負暄暄不長夜闌不成寐啟戶步中堂丈夫當亂世形影徒自傷

五日浔施尚白都門書枉詩見懷又序拙艸

冉冉又仲夏陽鳥何飄忽池高珠正圓園榴火初艷隔歲皆所懽酒淹宛水月迢迢隔京國中懷胡由竭書來河漢遠惆悵不能發

發書展中愫貽我以錦綺五言鄴下遺鴻篇廬陵擬省覽三復餘相望三千里古人愁調饑療之憑片紙別離僅半載遠郵勤雙鯉胡為中勞結耿耿勿能已

書響山卧隱圖贈杓司

響山倚南郭于焉隔塵俗中有幽人廬窅冥莽空谷餘

霭滌滌青夕照落山綠瑤琴橫席靜時揮弄我曲泉通足勤溉園寬娛高矚春醪盞不孤秋桐蔭茆屋獨寐愜中心休道以屏欲

季冬同曾弗人李元仲顏庭生梅朗三麻孟璇魏起虞集徐及申水亭

蝶飯浮雲碧曲檻俯流瀨芳樹下光風坐客盡蕭爽入簾花氣深空翠撲衣上浴凫接藻萍纍歷間來往雖不遠人境古巷息紛攘北樓起木末欲作驚人想吟罷趣狂嘯嘹厲起山響所以昔青蓮臨風動懷賞

送友人之黃獄

濃綠接烟水花事漸稀微游子之遠道湯池藥艸肥丹
竈療饑渴蓮花上客衣世亂懷山澤君行何日歸

初夏偕梅似之過徐善生東田

亂後嗟寡儔好友半九原歔欷獨斟酌含情向誰言賴
有素心交相携郭外園林禽恠我至流泉訴煩冤澤蘭
緣長陂環席各聲吞窺睽幾隔歲今淂款寒温雖有日
月在厭此衰頹存酒引修篁綠麦炊魚子飧甫酣狂歌
發痛此乾坤翻請君啟戶望白骨滿邱樊世事已如此
人生何足論

尚白約余同往山陰不果詩以送之

四月驪歌唱宛城榴花繞座酒頻傾送君一棹雙溪發
去向山陰道上行山水此中甲寰宇況復人文多奇古
此日人文非昔時此去西湖正端午荷苍菱葉繞蘸堤
畫舫清歌出水湄放鶴亭邊懷處士浣紗石畔尋西施
迢遞千巖與萬壑能令遊子忘寂寞使君才思能拔天
啣杯處處新詩作我別東陽十七年故交舊路總茫然
杖屐難尋神禹穴神魂時往卧龍巔同遊久訂山陰棹
臨行人事違同調行止乃知不自由題詩聊當孫登嘯
君行為向山靈道昔日遊人今日老

魚膾歌示梅杓司高阮懷

梅郎邀我食魚膾聳之倒屐已門外却憶當年杜少陵
鮮鯽銀絲獨稱最衰年脾病仇市沽手提家釀赴嘉會
折簡比隣招高子吾徒二三那能汰到門梅郎大咲迎
詭言粗糲慚供給巨盌擎來氣色新白如氷雪鸞刀急
既非元則細魚供夥是士雲五色能入饌轉厭食單侈
下箸已覺金盤空我聞南孝廉魚羹常化蝶又聞越王
残膾渡為魚刀俎餘膏忽鮮鬣老夫從此戒饕餮今朝
快意嗟何及嗚呼人生快意亦何極忍使枯魚過河泣

烏江

日之夕渡烏江垓下恨與天長荒邱滿地美人艸春到

年年花自好

繭婦吟

傾腕凝脂露氷雪艋旋釜上無時歇纏綿上下轉繅車
萬繭一絲抽不絕抽不絕似妾心當牕憶遠淚沾襟記
淂遊行採桑日繭老絲成又到今

吳次尾有敬亭之約作此招之

延陵季子不復見亮節高名今古羨君懷可不愧古人
契闊經年淚如霰敬亭雲鳥久悠悠青楓白露空山秋
徵歌載酒久相待莫負思君謝朓樓

仲春集次仲愚山待歸閣看梅分淂七言古

今夕二月十三日春光忽逾三之一蚤梅已是丈人行
新植之枝獨殿出新枝殿出有深思少年桃杏難為匹
高閣憑虛不碍墻遠揚橫入窺書帙主人好客兼好吟
呼朋登閣與花匯古瓚黃流厭厭歸刻燭分題不停筆
昨者天逸閣盛開盲風疾雨何來嫉人生行樂須及時
高會良辰勿輕失頗我茆齋有一株阿嬌無屋貯陋室
年來無力具盤餐蹲樹仰瞻若蕭瑟請君滿飲索頭巵
明朝晴雨今難必

向黃俞邰借藏書

君不見周家柱史盛牙籤石渠天祿相鈎連左史倚相

通墳典汗牛充棟壁奎纏又不見石鼓禹碑天所妬文
昌借力來呵護張車鄴架古希儔六丁秦燄非無故乃
知至寶莫如書寶非其人難久儲劉歆七畧太常列奇
字元亭楊子居一白長鯨傾社稷負海橫山紛劍戟可
憐竹簡與龍文道旁委棄無人惜舊京國子黃先生汪
洋千頃逈人倫年登大耋擁書讀手自丹鉛夜達晨我
戢弘正樓便便孝先腹有子克紹茂前修切今爍古羣
推轂咲我來窺二酉藏慙非強記中郎目黃熊罷眾向
君詢莫厭老夫再三瀆

春仲送弟玉立同徐禹九北上

離別古人念況當遲暮年同枝惟我爾異地隔吳燕桃
浪旋生雨鯉風初放船漢廷經術重張董最為先
喜爾偕行者人皆瓊樹枝黃金臺上價白雪郢中辭江
路花初發郵亭柳正垂臨岐百感集不獨為離思

丁卯喜晤李灴則長干寺即日酒樓言別各賦

甫聚旋分手重來未有期勞勞無限思只是讀君詩哀
柳難為折秋雲不可持芙容江上滿又記別離時

杓司汎舟秦淮

不共秦淮泛驚心已十年可憐漢時月依舊此宵圓笛
步希簫管朱闌繫釣船酒闌須更酌白露滿江天

入山採茶宿施子應先艸堂喜雨後見過

山居無雜展列岫到門前磵石奔流急谿鮮上釣鮮焙
茶棄月夜刈麦趂晴天君是欺桑侶相期共聽泉

九日陳巽仲招集鳳凰臺

茲臺一撮土白也傳其名秋暝鳳無跡天高雁有聲渚
明孤月上木落遠潭清好客陳鷩座更觴盡夜傾

同李升之于湖

輕舸乘夜放〻棹向晴空風月兼秋美樽罍滑子同砧
聲催露白楓葉受霜紅下瀨猶停潦腰鐮急老翁

歲暮次江口

殘冬鄉夢劇遙發戒初昏潮長沙邊月鷄鳴江上村風塵銷歲序貧賤耻家園賴淂長淮酒能除客思繁

江陰道中

江湖新漲忽飛湍畫閣臨流水氣寒白石溪邊榆萬樹朱欄影裡竹千竿沙頭宿鷺爭萍唼船尾鮮鱸佐酒餐渺渺遠山何處碧層臺高挂夕陽殘

同徐𠃓若陳章侯尹其涵董天鑑集商序思西子山房坐有歌姬

曲曲蘭房一水通東南羣彥會芳叢綠階疎檻先邀月倚岫高臺細引風楊柳低搖歌扇綠荷花深照酒杯紅未知今夕成何夕河漢星稀曲未終

喜談長益方爾止枉集艸堂

輕舠先後自燕江謝李如招客到雙顧我艸堂花滿徑酒君春酒月移窗篷交墓木俱成拱新接鬢眉各已龐只恐相逢還易別更闌小坐對銀缸

崑銅席上送蕭尺木遊越兼訂來宛

兩載相思一水涯相逢共醉隱侯家饑驅道路盧舒小遊遍山川吳越嘉西子湖平花正好禹陵碑斷艸全遮三秋弄輿昭亭約已覺歡娛暮景斜

敬亭社集次韻長

溉園遺咏許知音三十年來何處尋予夢常迷南浦月君來重唱敬亭吟雁飛還洒河山淚霜落猶存松柏心正是碧天木脫候與君直陟最高岑

贈別房古青兼訊宋荔裳

輕帆遙挂暮烟殘迢遞東行海色寬青鬢易從為客老匣琹何事向人彈雲橫極浦蘆花白霜落寒江楓葉丹只恐深秋悲宋玉憑君傳語勸加餐

梅清

國朝詩品字淵公號瞿山宣城人有稼園艸天延閣集行世

邑志文苑傳瞿山英傳敏達讀書竟夜不寐既長以博雅負盛名順治甲午舉于鄉稿出紙貴詩詞雄邁隽逸游燕齊吳楚間名公巨卿無不推轂峴山徐元文新城王士正尤傾服焉遠近名流倒屣相迎郵杯酌興會淋漓主盟騷壇後學賴以振起善畫理畫松尤輪囷離奇蒼雄秀拔為近來未有海內賞鑑家無不寶貴有瞿山詩畧天延閣前後集行世鄧漢儀有宛陵三家詩選施愚山梅東渚及清也

居易錄宣城梅孝廉淵公以詩名江左畫山水入妙品松入神品數年來羅公車輯梅氏詩略十二卷凡百八人寄予請序人寫黃山天都蓮花雲門諸峰光明頂文殊臺師子林煉丹臺蒲團松西海門後海始信峯百丈雲梯湯池桃花源白龍潭松谷凡十二幅備極烟雲變幻之妙自題其首又寄畫梅一卷烟雲歷落枝幹奇古似過王孟端海內文章之交大半凋謝惟瞿山巋然尚存其畫已貴重于世更數十年斷縑零素當不減孫黃也

蠶尾續集題宛陵梅淵公畫松為天下第一數寄予索賦詩予為作七言長句又題絕句寄之忽忽已二十年矣康熙丁丑在京師聞淵公化去妙畫通靈從此永絕戊寅初度友人或以此冊見壽披對之下如與故人捉松枝麈尾坐談于磊砢千尺之間不勝感歎題寄兒子涑令珍藏之

瞿山詩序略淵公名家子生長閥閱姿儀朗秀有瓌寶當年之目其時揮犀萬恭歇呼自適酒徒詞客常滿座已而遭亂家落棄舉子

叢屏跡稼圃隱身岩谷鬱鬱無所處始出應鄉舉用是知名驅車而北再上春官不得志往還周覽燕齊梁宋之間遊接日繁而其詩凡數變其始年壯氣盛叱咤成篇久之日見不足杯罷夜闌輒取稿所為校刪過半其沉至纏綿之意則見之崎嶇設亂岩棲旅食者為多讀其詩可以攷其時徵其地焉詠歌之餘閒作墨畫下筆縱礴多奇氣

吳甫公天廷閣集序略 瞿山先生以詩畫掉鞅于詞場者四十年游覽題詠仗境緣情僾僾然一如其解衣槃礴其于詩道深矣

上陵

上陵何欝欝嘉樹空中盤問客從何來言自三神山山中亦何有島嶼羅羣仙南斗工笙北斗工瑟瑶臺華館曾不頃刻參駕白鹿其樂盤桓黃鵠從南來肅肅將其翰寄言與鵜鶘嗟爾終泥蟠

箜篌引

高堂耀華燭賓客爭雲期珍錯厭山海聞見皆匪夷徵歌非一聲妙舞非一儀嘈嘈忽然歇不知亦何為美人踌傾國蓮步珊珊移雙袖抱箜篌對客難為辭半餉發朱唇終時斂翠眉躊躇撥玉指宛轉傍絃飛絃是愁所結一愁繫一絲指是心所使一聲咽一思有聲漸激促無聲意徘徊衆耳之所接半在無聲時不願聽者賞但惜解者稀可憐腸欲斷終曲無人知滿堂皆極樂惟有一人悲

城南行

步出城南門遙望南山陲舊塚何纍纍新塚何纍纍新塚間舊塚纍纍不相夷舊塚會生楊新塚會生糵舊塚野狐眠新塚哀猿歇不見猿躑躅但聞聲斷絕春秋視舊塚拜埽尚相依新墓纔一年妻兒何處啼借問新塚誰四顧悲風咽惻惻勞我心毋乃義士骨

感懷

誰謂我無憂我心誰得知誰謂我無憂我心曾告誰朝卧東山坡暮卧東山陂少壯不相待日月雙西馳呼我一斗酒獨勸君莫辭君但努力醉勿浪努力悲

壯年不慕道垂老亦何托怖死而求生不知已非昨仙人王子喬吹簫跨白鶴招我雲中遊逍遙徧五嶽搖手

謝王喬緤山已寂寞明年學長生今年且為樂

浮雲不盈把能翳白日光大風不為駐奄忽彌穹蒼賤士守岩壑抱志徒摧傷歲暮而離居相思千里長欝欝處牖下安能覲太陽

長安萬里道千古同一趍豈為貴與賤生死皆其餘前車既已覆後者乃馳驅世人畏刀鋸防患何其疎大儒亦用世勇退斯吾徒青門一席地努力誰能鋤

稼園

春圃灌藥苗雨露苦不足藥苗枯莫憂所憂在百穀屋角羣鳩鳴老農喜相祝夜雨聲徹徹響我窓外竹幽夢

亦霑洒阡陌牀前綠
中園嘉樹荒曉起把我鋤伐棘棘傷手努力興有餘隣
翁贈酒榼埽蕩堂前除顧我手痕血樂此將爲居我樂
爾不知且復傾此壺

山門

獨行知路遥獨棲知夜寒濁醪忽以醒旅思生波瀾不
惜客梦短但愁歸路長如何未百里夢中皆異鄉攬衣
起長望四壁聞寒蛩耿耿宵分月西流澹晨光

題半山公廬山瀑布圖

半公曾到廬山頂萬丈飛泉眼中冷我愛游山遊未能

意中常見飛泉影巨然盤礴霜毫恠亂撥珠簾掛天外
老瞿拂幢再三看眼中意中郤相會青山何處不紅塵
面目佳廬真不真他年黃海峰頭望此障原來是故人

河西務渡河歌

河西渡頭行人多河西渡頭愁風波河西渡船不盈掌
渡河行人多奈何

石公從黃山來宛見貽佳畫答以長歌

我陟岱宗三萬丈倒瞯扶桑起泱漭手摘片雲歸江東
梦中縹渺碧霞上碧霞峰正青忽然接黃海石公貽我
圖恍惚不可辭絕巘陰森四壁寒雲靄杳冥驚湯湯玉
屏五老爭拱立海門九龍紛乘騄騤起仙嶠合轉訝真
宰通卧遊當嶽表乃在天都峯天都之奇奇莫紀我公
收拾奚囊裡擲將幻筆落人間遂使軒轅曾不死我寫
泰山雲雲向石濤飛公寫黃山雲雲染瞿硎衣白雲滿
眼無時盡雲根冉冉歸靈境何時公向岱顛遊看余已
發黃山興

敬亭山送春歌

年年春送人何曾人送春送人人盡老送春春復新昨
日花飛散紅雨今日成蹊變泥土可奈流鶯囀囀啼誰
禁乳燕栖栖語敬亭山下日將晡喚起黃公舊酒壚滿

斟盤落強相問春風肯待片時無春欲去當奈何風前
洒淚還高歌行人路黑各歸去夜闌風雨愁應多君不
聞杜鵑一聲一聲聲寂切別後啼殘口中血

柏梘山口行 同無黨履賢潛如梦徵不次葉千之九存誠仲宣子彥桐崖埽墓賦

柏梘之峰何崔嵬十折九折雲嵐開白虬奔瀑聲如雷
同遊屐齒驚徘徊飛梁天半胡來哉磵道交關九十九
蟠龍踞虎爲樞紐中峰文脊通南斗纏奎絡壁羣巒守
俯凌四壘如蒼狗先人卜築山之陽窀巖空谷為生光
年餘五百方未央松楸邱壠同青蒼衹今瞻拜神飛揚
遠公昔自吳興至歷歷四朝等百世移來村落無遷次

宋代衣冠猶未墜當年屈指尚書詢都官一出稱宛陵
中間名世兼名臣才子風流代主盟明初首唱埧箎集謂陵峰吉山峰陽三公
宛溪振武龍泉及我祖伯仲各鼎立謂春寰斗樞大庾鏡水四公
季豹禹金雙樹幟狂稱子馬奇泰符松湖龍里一
時俱九子蹁躚興不孤論詩作賦林中呼九子謂子馬泰符元振景靈以虛錫余獨子勉材子蔡諸公曾著有林中集
誕生諸季羣著書講學伯典兼太初縈
省蘭臺前後趨褱中物望雄京都謂宛溪春寰大庾嘿海諸公奏事抗章時名一時
勳
華文藻斯吾徒科名百輩皆其餘清也童時苦潦倒傷
心荆樹半枯槁謂伯兄之彥仲兄無欿
及見孤山霜鬢老響山浪子
鬓年好朗三不作風人少況淚野鹿隨秋艸標十别號曰野鹿
而

今落落數晨星髙呼強半愁飄零坐吉東西雁幾羣山嘴名峯吉山
伯子多才美絕倫何年材季偕飛鳴伯子謂之九材季謂東西羣從也
桐崖蚕歲致青雲讀書褏藥如休文連床呼我呼瞿硎
眼光將為蒼生青不次携家客淝水大江南北聲名起
原鴒急難去桑梓欲歸猶未懷千里滿溪雙䌷碧雲隈
大阮小阮兼長才小孤山人遊未回子彥渥水悲龍媒
城中咫尺雪坪子千里之駒此其是蔣山林下歌聲美謂幼龍羣從
把酒披襟樂閒暑嗚呼噫嘻眼前寥寐湯須嗟何
盡巘端曲水涯處處幽香吐異葩他家桃李一枝詩嗣
恠梅家樹樹花君不見谷口崖邊湫百尺盤渦蟠是蛟

龍窟時時奮起為霖澤九子叮嚀各努力

懷屐賢三兄暨諸伯仲

山居無不樂豈獨在登臨古好存門内風期自竹林雪
消春躍馬花放夜鳴琴老去真相憶愁予何日尋

寄施大恭愚山湖西二首

不盡别時緒翻從别後生三江楓樹影八月海潮聲節
駐匡廬迥帆收彭蠡清湖西風味好鄉國定閑情

可記稼園日論心盡古歡我窮甘獨適君遠更誰看雁
渡滄江濶秋歸白屋寒莫須分出處珍重報平安

除夕前三日送子彥歸蒲溪

春近雪如烟人歸與獨偏千山迷杖底孤雁過吟邊帳
别無多日牽愁是兩年稱觴雙白髮憶爾畫堂前

既歸山中復寄維周子傳雲閣蕚公諸子

天涯同一竄旅魄各何存窮路無人跡新詩有淚痕生
歸猶自恠遠别與誰論莫聽秋猿泣空山共閉門

宿遷道上

荒艸真無盡寒雲竟不流平原千里暮斷雁一聲秋漸
覺鄉思亂難將旅梦酬年年賦行役辜負五陵游

盤陀道上

雪阻盤陀路驅車獨遠尋頹圍營寨古石鑿洞門深峻

坂留狼跡寒巖絶鳥音旅魂猶未定長望自森森

石馬村

石馬斜陽外秋山杳靄中樹深村更遠水曲徑難通迸土董芽白經霜柿子紅誅茆容半畝吾欲傲王公

送邢孟貞還淳陰

敬亭城下路作客意成愁登眺憐新句山川非舊遊秋颭欺海燕湖水任沙鷗白日幽居好他鄉不可留

潤州城樓看雨

風雨大江催樓觀亦壯哉鯨鯢鬬不息天地迥難開迸颶經秋迅狂瀾到海迴孤蓬又淹泊鷗侶莫相猜

咎石汀故居

野風吹古道衰艸閉重關淚迸十年在吟成何處删空餘青嶂冷不散白鷗閑遠愧孤雲意深秋尚往還

荒山

辟跡荒山住幾回茆堂直倚白雲隈滿空風急鴻初斷尺地霜嚴桂不開日落深溪聲虎嘯秋歸絶壑一猿哀生涯信欲拋書卷何計真能問釣臺

紫沙洲舟中王搃戎招同湛斯夜話

水宿經三百扁舟泊一雙汛兵收夜警估客集聲哤野濶天無定秋深瀨尚淙醉思呼竹葉招即過篷窗望久忽金漏譚雄倒玉缸故人才莫適老將氣難降望斗看龍劍占風繫羽幢旅懷誰不寐孤雁響空江

絶句和曉原

越溪不斷接吳潮繫纜東阡辨市囂起問酒家幾百步縱橫行過五重橋

楊柳枝

東風吹轉楊柳枝千枝萬枝青絲絲昨朝顏色今朝換惟有高樓少婦知

去年柳枝三尺長今年柳枝高過墻不是東風故飄蕩要人攀折斷人腸

劉芳衡

邑志選舉表字理辛順治戊子舉人任江陰學教諭陞揚州府學教授請致歸

鼇峪

秀色憑虛望居然海上山小橋通曲徑古木透元關夜靜雙龍躍晴空獨鳥還引人頻入勝自喜杖藜閑

施澍

字雨侯號約山湯村人績學工詩孫雲翔康熙丁丑進士歷任山東道御史

陌上桑 并序

古相和曲有羅敷行曰陌上桑秋胡行亦曰陌上桑子感二婦節不同而邵死較烈然不負其夫一也合為一曲歌之

陌上桑奈何許秦家姑邵家女黃金買顏色丹青徒益苦皎皎秋月照儂心儂不負桑下土

八月七日送尚白弟赴湖西兵憲

吾家才子白雲曹巨筆如椽散彩毫東海衡文蜃市湧西江持節使星高章門色動雙龍劍畫舸風生八月濤揮手新林聊極目懷人秋鬢自蕭騷

唐允箎

字怡仲著有搔悶集

玉蕊樓晤彥升姪劇談

閒來磵道訪幽踪青壁丹崕路幾重野鹿侵堦苔砌滑寒鴉集樹暮雲封孤吟樓上無王粲長嘯林間有仲容最喜登高堪極目蒼蒼不改在南峰

宛雅三編卷八　　張犧　校字

宛雅三編卷九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輯

國朝

姜安節

邑志孝友傳安節字勉中本萊陽人父埰崇禎朝官禮科給事抗疏劾首輔廷杖謫戍宣州未及赴而國變卒于吳門遺命歸骨戍所以無忘故君之命安節哀毀骨立扶柩葬敬亭移家廬墓遂為宣城人又函父生前遺齒歸瘞萊陽先

隴渡從萊陽移母櫬來敬亭與父同邱別兆葬焉暮年多病猶歲時依墓側風雨不暫離常囑其子曰死必埋我于二親之傍卒同人私謚曰孝明有永思堂詩鈔

三天洞和韻

靈窟何年現神工磵戶開巉空斜溜雨泉漲怒鳴雷石乳垂天下雲旗捲地來昨宵龍洗洞擢損舊經臺

泊寶應

河伯由來悍秋霖勢更張屋沉餘井竈樹滅辨微茫萬里湖天闊千村稼穡荒農家無住處艸舍架官塘

余慕東渚先生近二十年不獲一晤甲子夏閱吳
晴巖滿聽樓詩八首依韵奉贈淚無可寄覧茲
於戊辰五月命兒子書之便面以當握手云

笙竽喧北里松菊繞東籬避地滄洲遠窮經白髮垂文
章巖穴重姓字市朝知何處停鸞鷟梧桐寄一枝
樓居慕仙侶欄楯飾山陬榻近松風設窗乘竹月開新
鶯巢畫棟古甃繡寒苔三逕蕭蕭處羊求日往回
東渚精廬就題詩一寄君蒹葭懷十載風雨悵離羣贈
客多紅豆怡人有白雲何時蠟屐把酒挹清芬
峯逼雲連屋沙虛雨漲溪村邊黃犢卧樹裡白鳩啼好

友時傾倒名山遍品題衡門多樂事花下杖藜携
空山多艸木夏日鬱森森燕語花飛愕鵶啼月繞林閑
堦觀鬬蟻佳果摘來禽桑翰移情遠都忘世陸沉
町疃清幽裏河山戰伐餘荷鋤從野鹿舉網上溪魚對
色千峰秀蟲聲四壁虛悠然遡無始天地一蘧廬
逃名同谷口抱鄰似隆中田父尊常設漁人路作通埜
苍叢露艸山果落霜楓萬壑千巖裡偏宜著此翁
王霸韶畊去劉晨採藥還桃花迷漢臘芝艸秀商顏有
句吟東閣無文誚北山祇愁徵聘起不放隱君閑

玉山寺和施愚山太史

山川我愛宣州好處處雲泉不厭遊步到上方緫覺勝
罡来長日欲銷愁橋邊把酒追三咲天畔飛花散一樓
極目烟波杳無際悄然身世寄滄洲

孫于王

邑志文苑傳 字羽辰號萍菴前明邑庠生能文
善詩歌書法出入鍾王遠邇重之絕意進取襟
期空曠酷嗜奇山水留連時事托詩見志其風
號雨溢海嘯山崩之致磊落動人吳肅公嘗推
服爲著萍菴集

夜過固城湖

淼淼竟何際水面生涼風亂葦沒川路月來雲之東波
紋細如縠菱花香欲濃遐矚徵烟起鬱然餘深紅此中
漸肅肅隻櫓摇寒空

秋晚

秋氣清如洗涼雲薄欲垂美人遲暮感渺渺故園思萬
里無芳艸孤岑老桂枝長淮留落日南去照江湄

清明

岑螺幾點淨朝暾雨後林烟碧一痕村有冷淘香未散
人傳新火食初溫殘花欲雪鵑啼路芳草空春蝶夢魂
嫩綠作陰堪假息不須秦漢別乾坤

原缺第五葉

送施尚白北上

酒酣桃花香滿蹊行裝此去未應悽晴飛白雪銜貂影氷上黃河送馬蹄草閣有閒容病懶金臺無恙合攀躋湯言北路梅開少折得還須到水西

題渚廬

小園亭榭咽潺潺烟雨空濛几案間偶爾無山將石補此中有客似鷗閑漁榔梵磬縈孤堞蒲葉菱花聚幾灣白石掩幃堪蝶栩畫船時渡送歌鬟

劉弘基

邑志選舉表字潤伯號啟田順治辛卯武舉由安慶衛守備以保障備宼功陞福建都司為人愷樂和厚尤敦友誼

出西關至半澗橋山行作

出郭方逾午西風冷較尖林陰行杳靄峰影瘦纖纖古木寒鴉噪沉潭蟄鯉潛須臾夕鐘動暝色上車幨

登天柱閣

與客上江樓橫江山欲浮雲當天柱出月傍小姑流帆外收吳楚尊前落斗牛瀰湯忽千里倚檻思悠悠

孫竹

邑志文苑傳字稱君制義瑰奇尤長于詩雕刻

汀歸傍鳥深谷暗眠龍更與麻姑約行攀雲外松

汪觀

江南通志汪觀字顒若宣城人順治乙未進士知湘鄉縣下車即申汰廢站蘇驛困興絃誦賑饑民未幾以母艱哀毀卒

邑志宦業傳顒若為諸生教授里中談言短步嫻族黨弟兄無間言舉進士知湘鄉縣其為政廉靜不苛湘人安之為請祀名宦

水西懷陽坡舊業

琹川來往熟作客愛清光山綠半浮水林疎一夜霜憑欄看釣艇帶酒卧僧房忽覺家園好孤吟艸堂

汪如龍

邑志選舉表汪燦字發若觀之弟順治丙戌同舉于鄉改名如龍號健川仕淄川知縣

施閏章資深汪公墓志略元至正末吾鄉禮部尚書譙國郡公文節汪先生諱澤民以家居殉國難子別駕用敬舍人用和痛哭不食相繼死汪氏遂世以忠孝聞凡十傳而為處士公資深諱逢原吾同年友湘鄉縣令觀孝廉燦之父也

施閏章陽坡艸堂詩序略吾鄉故山城其特出而冠者敬亭謝公北樓在焉今為官舍不可入其在東南高可陟而最勝者為陽坡吾友汪子發若居之所謂陽坡艸堂者也其詩披胸寫臆不事剽竊伯氏既成進士為湘鄉發若猶田公車故得豐其暇豫俛仰雲霞搜抉艸木以自見于詩是其人與地殆相得而益彰也　按艸堂詩已佚今取邑志所載者登之

秋日登敬亭

突兀昭亭古秋空霧氣清疎林羣鳥集紅葉数峰明李
謝風期在江城景色横登臨窮勝蹟不問白雲程

孫曰繩

邑志選舉表字直公順治十三年歲貢任豐縣
訓導一字不𡾊工詩善畫至今人弃片紙為珍

吳肅公序略不𡾊先生将秉鐸于豐年七十矣方遡及諸同人把酒言別先生與古愚其大母皆予祖姑也外兄弟兩世皆長孫氏其古文詞壇坫則又長先予與古愚硜守嵁谷而先生以才自树数奇不偶卒窮老一明經不能無憾然也

蕭尺木丹青引

蕭史風流𢾰筆墨聲走三吳類拱璧鵞溪素絹駈山林

雲濤繞指涓涓滴雲濤和墨亦易生樹能作瀑瀑作聲
高壁危崖皴古木杳杳𣿬有元猿鳴此事蒼茫遠難即
摩詰營邱兩結習𢾰于悟後發天機畫師手腕文人筆
君住鳩茲奇山少蟂磯赭山亦草草縱有瀞江蕩奇懷
安能磅礴臻神妙執畫問君摹何峰生来華嶽峙詩胷
若過匡廬并天姥應進竿頭千萬重

喜浔阮懷書寄懷四首

清新真季迪何事亦明經自古沙場暗誰人渴睡醒文
章原鼠璞天地限霜翎我久通身汗猶然負草亭
吾慈即若母許汝弟兄賢不有千秋業空増二十年鮎
竿滝漢里雞肋滞幽燕各各不如意書来覺惘然
吟成當歲暮小極更峥嵘裸國安喿監荒厨醒尖兵箇
中原烔烔此外盡平平除郤高常侍容他浪浔名
長安方米貴遊莫嘆侏儒驥子窮愁切牛衣旅暮孤胡
琹何必碎燕石任人沽易水春雲满刀環顧也無

五姪偶浔先啟兩兄畫笈請予題識以歲口占志
感

雁斷翎飛二十年每搜遺跡輙潸然外君巳閉東軒老
甲子那随北死傳潑墨淋漓成暮雨留嵐黯淡作秋天
庯兒漸有箕裘志隅世重申筆研緣

梅枝鳳

國朝詩品字子翔號東渚江南宣城人有滿聽
樓詩行世

邑志文苑傳梅枝鳳宗都官十八世孫少從沈徵君壽民劉儀部鐮朝夕論文名著江左先是同學施侍讀視學鄒綵相約同行登舟矣忽心動而返不五月而父果歿繼母葛氏患痼疾織難近鳳率婦葛氏左右不離晝夜無倦色里中少長成以孝稱都官祠居在毀羊山年荒代圮鳳率族人建復舊址歲己酉山漲暴發漂流屍棺以数十計鳳疾呼捞救祭以文歲時澆之以酒義聲溢宇續而邑同人作掩流棺詩以紀其事閒歲大祲族不火者八十餘家鳳多方為之所羣賴以安諸凡表祖墓繼祠祀糸家譜指不勝屈生平偶明正學不依浮屠易箸時猶凜凜垂訓其嚴毅自持固如是其不可苟也著有石軒集東遊艸東渚詩文集行于世

沈壽民東渚集序略子翔文章健雅有法度箧不即傳傳者石軒詩選而已內自料悚外取正同志寧約毋侈慎矣哉往予於子翔詩不概見見其江南紀事及貞女怨等篇坐立諷歌不能手去乃今流覽他咏又無不然何言之入人之深而有為而作者数数也

〔苑閒章東渚集序略〕子翔含風咀雅意々醖耤未肯急出其詩人亦罕見之者及病将衰始取散逸諸稿稍次其可存者屬余序之憶昔弱歲與子翔同學為制科之文見其引紙尺雖毫芒浮涵既深持滿而發無不當意金沙周廉溪先生嘗會江上下大士数百人日試五篇於江上之士推子翔及余為冠謂坐客曰此双雖皆國士也吳下人雖強項見其文皆嘆賞吞氣今後起之秀多猎取科名而子翔獨轗軻不遇豈非命哉

〔吳肅公東渚集序略〕東渚梅先生久以詩著近體規模王孟其樂府古詩緣情寄興得道州遺意

㕑倀謡

言有需兮山之阿倀為祟兮啞人多需受縛兮倀奈何

竇婦謡

柳堤青柳堤青東家植柳西家陰儂着新歡脫故歡自有歡囊底錢儂自有儂機上布

驅鷺篇

漠漠水田鷺翻飛集洲渚鱗族泳煦沫臨流競捉取江湖何浩蕩鍛羽失故侶偶落孺子手攫之燖湯釜乍見使我憐延頸如欲語育爾堦砌間尺咫亦樂土彌月瞻盱欲漸看振雙羽有時點几案亦溲汚豆俎縞縞氷雪衣何意貪且怙素餐厭稻粱饕餮在魴鱮園丁網細鱗千尾恣吞吐細鱗亦何辜利喙亦何忒為汝殺衆生厭罪將焉補倉卒呼園丁為我駈林藪

駈貓篇

伏鼠穴于室攘攘不遑處東鄰多畜猫黄白分為伍隣父前致辭有貓猛如需白者毛如玉黄者毛如杵我見殊欣羨善價乞隣父豢之凡数月朝夕給鮮脯庭發埽鼠穴今此有宰宇奈何繁為祟噬盤并嚼組公然舞筆墨舐毫汚藝圃两猫伏牀側安卧目如瞽鼠見乍逡巡積漸狎為侶出没無朝昏三三溲五五神猫古有祭為其食田鼠畜汝欲何為報効乃如許駈猫謝隣父毛質吾無取

登日觀峯望日出

中夜宿雲岑卧遊夢未已高空鷄一聲東方逝将啟重衷陟絶巘嚴寒侵肌髓羣峰影参差碧落淨如洗天風

吹莽蕩褰裳馮石几遥見萬山東倏忽烟霧紫靈旗隱照耀變幻難具擬野燒延八荒層波光纍纍須臾彩陸離陽烏出其裏銜山火一點吞吐赤郎起一躍高尋丈脱山疾於矢宿靄散如烟晨霞爛成綺乃知天光射决眥紛移徙長河照匹練滄海映盃水齊魯各一抔九州雜杯底秦皇昔東封漢武亦崇時金泥渺難獲壇觀幾遷毀物理有詩書羲輪無停晷安得魯陽戈揮之令中止

仙岩浸田紀事

猾亭秀雲端上有仙蹕駐深洞入杳冥複岫羅琪樹絶

頂削芙容幽岩宿雷雨崖腋嵌古刹東西迷去住瑶甸錯崇岡靈湫自灌注豁然天地開峰廻淂一路琰公始飛錫九龑争旦暮傳九龑至全公移殿嵓石肇造自天寶遺踪歷可攟烈祖東野公臨崖長作賦置莂嵓際田中宋景定祁作諸天護豈期時代更滄桒非其故維予伯祖父直齋公慷慨躡芳步嘉靖中渡田距今百餘年更遷應有数漸致緇流徒空山雨豹踞龍象真可哀世尊蒙霜露滄然怵予懷多方為营庋僧徒湲故業庣幾散可聚昔登長清墻蘸碣題名句亦曰先澤存徘徊不忍去希報予豈敢率祖有同慕

雨異

在昔全盛時河嶽奏平成造物有區别庣類各全生妖孽由人作天地失清寧人物互攘攘眼看灾害并已酉洪濤翻陸地成海濵游魚上屋梁浮棺徧荆榛居民半生死蕩析難具陳豈期歲丁巳雨跡交縱横三五為儔侶白日逐人行陰風嘯山鬼四野輟農畊偶啟夜来户閃爍見雙睛倏忽各村巷守犬寂無聲昨咥西隣女行道為酸辛突入東隣室老稚魂魄驚越井并踰垣咆哮如有神海内方格闘膏血徧都城吾郷乍偷息此物豈宜攖毛蟲續鱗蟲直與氣運争安淂劉使君渡河匙吾民

張孝烈紀事詩并序

張公諱清雅字玉楚潛山人崇禎十年猷賊入潛山縣公守父棺偕幼子超藝俱殉孝死其僕雲滿亦絶粒死

玉有種珠有胎從来忠孝同根荄玉可碎珠可沉從来忠孝不謀身君不見潛山張孝烈一時父子同死賊潺潺玉澗泉萬古流鳴咽豈不懐生全父棺方新戢耶忍即棄捐倉卒梁間匿梁間蠖曲睨父棺見賊揮刀摧肺肝展轉墮梁抱貍首賊怒飛刃截兩手厠間躍出一奇男年方十六偉非常長號跽請將身代堪憐父子皆遇

害偉哉老僕更奇忠誓死絶粒殉主翁黄巾擾擾三十秋賊性原與忠孝仇普天悖義盡王臣遑恤負國并遺親潛山孝烈在人口天崩地裂何時朽

江南紀事

江南羽書正旁午農夫輟畊斷行旅鳴鑼伐鼓徧山村千人萬人如雲屯山村古塚多良木山根伐盡山鬼哭鞭木投河赴軍需須臾稍緩罪應誅豈知古木有神靈中流難與蛟龍争役夫抱木死中流官司督責何時休江南連歲江防急百萬旌旗駐海邑将軍久戍異成功上書汲汲徵海艟海艟工費尅期峻官愁吏慼東南癈

江東門外匠作場毀屋平田墳墓傷沿門役夫事工作
嚴驅吏被長繩縛工作晝夜不暫停口糧雖給徒虛名
酷暑曝日死八九官司不省但搖手
江南愁苦萬般作那堪復值年歲惡三月積雨麥盡黃
冰雹頻仍無遺糧六月七月炎土焦池中鑿井林木凋
埜農終歲徒辛勤稽首籲天天不聞昨日縣胥下村塢
手持令箭猛如虎今歲史徵明歲租追呼不言骨髓枯
飽索金錢棄快馬道路目之誰問者
江南男子筋力弱土著何曾事剽掠自從兵亂已無家
逋竄綠林蝟如麻白晝公然弄弓矢十空九室蝦耘耔

禦此不肯官兵來既去官兵轟如雷席捲捆載上肥馬
牽牛索犢空四野卿民遑遽奔中衢白刃礪頸來獻俘
恣殺吞聲莫與訴訴之恐攖將軍怒

甲寅九月廿九日平伯兄稱九十觴余後生三十
年而生日適符畧次生平率成長歌併寄振先

兄年九十弟六十生不同年恰同日六十衰頹一老翁
九十乘馬如御風兄名應自注仙籍蒲柳何當比松柏
郤喜歲時共濁醪劇談善謔開鬱陶憶兄文壇稱祭酒
吾家伯仲為師友鳳年十五亦追隨謬加獎喜不離口
伯子抗志凌雲烟長余二歲寔隨肩昔共掩關在屏額
風雨丹鉛手一編聲聞籍籍噪京洛指日揚眉石渠閣
滄桑變易俄頃間壯志摧頹付邱壑邱壑行吟竹籜冠
潦倒風塵白眼看避地巢湖長相憶鄰躅齊門勸加餐
幾番奔走長安道名公巨卿皆傾倒西遊太原南楚中
書記翩翩人爭寶去年揮手仲宣樓為憶高堂回客舟
高堂老健孫枝好眼前萬事復何求眼前萬事復何求
今日歡樂延千秋

贈別朗先上人兼訊沈岍岩夫子

知君湖海意多為亂離堅客路看秋葉江樓起戍烟歸
家言拜母浪跡豈逃禪此去蘭溪上孤懷好與傳

宿岱頂

千盤凌峭辟日暮此高棲海月穿崖近天門宿霧低榻
前三觀出杖底五松迷尚憶神仙侶雲中聽曉雞

古雪宮 今為官署

七月流火日東遊愁雪宮空林秋落果莎艸夜鳴蟲下
欄慚知已登高想大風如何羈旅客憂樂轉無窮

遊三天洞

嵓壑無今古遊人自後先撥雲深入戶拾級倒窺天昃
日穿丹穴陰風吼湫泉婆娑雙老樹餘我惜殘年

荅施愚山比部

君書還寄白雲端書到翻悲見面難亂後餘生輕似葉
別來人事沸如瀾劍鳴靜夜魚龍吼風動高秋日月寒
却憶雙溪舊烟水十年曾共一漁竿

歷下懷姑山先生

閒閱黃嶽青冥端三十六峯峰可湌記得芒鞵追杖履
共看飛布湧琅玕探書石洞龍蛇字避世仙人竹籜冠
彈鋏鴻生虛歲月南天一望暮雲寒

憶家

他鄉春色渾無端對酒長歌強自寬海氣蒸雲千里白
山城過雨一庭寒牡丹忽忽連朝放楊柳依依立馬看

翹想昭亭何限恨東來誰與報平安

伏生墓 去鄒平城十八里墓前有祠通縣今新之

九十傳書老博士鄒侯故國有遺蹤豐碑不復遭秦火
孤墓依然是漢封麥秀平疇深雊雉山空隅類遠鳴鐘
只今祠廟荒榛裏丹壁輝煌照古松

蔡芝春

邑志選舉表 字玉立順治十五年歲貢仕慶陽
府經歷遷渭源知縣

峽石歸舟

夢裡溪山萬里歸水花撲面浣征衣峽中恠石如人立
雲外輕舠似葉飛帆帶夕陽來鶴渚岸傳燈火足漁磯
清波滿眼羨歌發兒向西山學採薇

梅立宗

邑志藝文志 文學

梓山寺閣

舊識郊山勝重來結伴遊人家臨外岸雉堞望中收鑿
石開僧逕飛雲接縣樓翻回憑眺處長憶敬亭秋

丁繩之

邑志選舉表 字麟振宣之兄順治庚子舉人上
元教諭

集澄江亭同施愚山梅瞿山高遺山唐耻菴家聖
音弟賡限韵

渺渺溪流合江亭秋共登山容楓漸老朝氣水逾澄作
賦凌雲就高歌倚馬能追陪仙侶在把盞敢辭勝

沈琬生

邑志選舉表 字玉炘順治庚子副榜著有東田
詩稿

杖

往年未慣掌中擎此日深知倚老情擲去葛陂能應躍
吹來藜閣夜生明尋芳拾翠君先至棹月眠雲爾不行

較淂近時還善飰扶来無用小鳩横

郢江對月懷友

霜空無樹不知涯片月溶溶伴小槎龍去新豊虗帝里
鴻来東海實吾家清波琊泛江濆荇白雪歌飛子夜花
側影自憐誰屬和池頭春艸梦瑶華

唐 益

邑志文苑傳唐益字朕寶博通古籍食餼後試必冠軍學使李来泰極稱許之中順治丁酉庚子康熙癸夘三科副車以體羸不耐塲屋終老明經平生尤喜有韵言著自怡集行世

從兄允甲題詞畧佳詩博贍四庫鎔鑄三唐光散朝霞巧分天錦擬古為儔于今罕儷矣七言古奇縱傑拔超超欲前七言律嫋嫋多為五言律清韵殊秀足追王儲雨窗展讀心目紛駭昔人論詩別才于學運法於情特進之鍊金與謝監之芙容境界微分銖黍沈宋之整栗與溫李之濃艶意象豈止毫釐

待曉吟

青霜滿地月皎皎城上啼烏作天曉勞人不寐起披衣
蘭釭剔醒生寒煇欲明未明何時旦長夜鷄鳴夜方半
爐頭刻獸紅漸銷紫茸裘毳氷花凋窓櫺玲瓏一星入
手柄低垂漏聲澁遥聽叠鼓開曙光燭龍啣珠上扶桑

題巢父牧牛圖

牛角彎環尾禿速朝放平崗暮深谷不愁牛渴與牛饑
磵水粼粼艸簇簇牧牛者誰古逸民陶唐天子不淂臣
臨淵洗耳有深意悠悠富貴同秋塵軒冕雖輕濟時急
幾見英雄老蓑笠禹終躬稼舜畊田滿眼龍蛇救何及
君不見飰牛人炫奇行歌叩角歌聲悲脫身牛口相齊
國箕潁風高徒爾為

春日閑居

石橋流水澗蕭瑟野人居稍葺新栽竹還刪舊著書蔦
啼芳艸候燕到杏花初嵇叔真成懶經旬髮未梳
春風吹不歇柳岸翠纖纖南浦初維艇東軒日下簾妻
勤蚕有績母老食無鹽白髮如新艸年来一倍添

送沈方鄴游羅浮

游蹤到處破蒼苔又指羅浮天半開雨色乍迎青雀舫
風流真擅碧雞才桄榔葉密移行盖茉莉香清入酒盃
知爾登臨饒感慨鷓鴣啼過越王臺

送五燕之鳩玆

瀠蕩晴波拂句溪孤帆遥問赭山西河豚欲上蘆芽白
海燕初飛柳葉齊絲竹春風圍絳帳圖書乙夜照青藜
清江尺鯉原容易莫惜千行錦字題

閑居偶興

楊柳毿毿盪白花春風無限到人家山中異饌供羌韭

陌上同車羨舜華註史自研烏玉玦解酲頻試獸茸芽頹顏素髮渾閑事不乞淮南鼎內砂

登半山

半山秋老葉紛紛直上層巔攬白雲地勢北来千嶂合灘聲西去兩湖分平原燒滅磨礮跡極浦帆銜雁鶩羣徙倚無端追往事捫蘿披蘚辨荒墳

沈壽國

（邑志選舉表）字治先康熙元年歲貢一字竹崖

能詩工書

送友遊黃山

黃山千百丈上與青冥通仙人曾種玉軒皇此馭空有客晨披衣頤隨浮邱公解衣浴乳水挈杖歷蚕叢澄視層雲變傾耳萬壑風攄幽蒐奇唱偕友憑豐隆伊余無六翮啄粟閑樊籠何年共矯翼神岳遊無窮

唐念祖

（唐允甲亾兒行畧）兒名玉虬更名念祖字髯孫又字武公生而眉目如畫細髮長爪絳唇月面每出入里巷中人咸指目之曰此壁兒也八歲占對如響客有指鏡屬作破者輒云如日月之代明宜照天下也客大奇之十歲通六經大義

十五博覽羣書桐城方宮詹晤余謂君家有汗血駒舉酒屬賀余逡巡謝不敢自是以文贄庶溪周仲馭秋浦劉伯宗吾鄉沈昕嵓三君子大為奬成文譽雀起而昕嵓尤篤愛之謂其騄駿欲度驊騮前諸老宿不及也越歲試應天拔置童子科嗣遭國變遂罷去兒生平負大志通俠尚氣誼與人交意合不難肝腦相示一不合即欲其交一語半面不可得軀體短小戍削若不勝衣然能舉千斤石彎五石弓騎生畨馬控縱如意嘗較射于廢圃懸蕉扇為鵠十發九中觀者如堵歎此書生貌若婦人女子何其技精而勇决也居恒詩學王摩詰劉文房丙丁遊燕遊粵詩小進如贈舊宮人絕句三十首及類外草諸什載在遺稿中書學智永千字文又學寘秘監破邪論歐陽率更心經篆學嶧山碑隸學曹景宗碑雖未能入室時時有合作不時作畫乃通畫理閒為人強作亦蕭蕭有塵外致性愛潔終日焚香宴坐几案日必數四浣滌𡇼蓄硯眚墨爐餅小玩一時時留置摩娑不倦其安排展齒布置鬚鬢総不欲猶人自少時蓋已然事兩老

人寂孝痛母善病更極共養粤遊為督撫王公
強之行居幕中不及一周歲念母遄歸歸數月
而稱母觴觴數月而逝

贈龔芝麓年伯

戊子握手海陵陌氷簾畫搼楊花白畫船簫鼓動城南
醉後渾忘天地窄欲乞黃冠歸去來哽咽興亡酒一杯
天子不放五湖遊驅車直走黃金臺路過金陵憩市隱
芙荷香墜蓮房粉南國諸生半在門作歌祖道長安迎
長安一別幾經秋夢斷芙蓉十二樓有恨只傳鸚武賦
無錢難典驌驦裘聞道仁人職司寇明刑加意勤三宥

不使民命輕於草抗疏廷爭天下壽江南數載多顛連
去年大水今年乾食盡榆麥轉溝壑十家九竈無人烟
仰面呼天呼不得日望司農徧爾德大臣莫上會計書
還當疾上流民圖願得至尊下詔賜民租從此名高嚴
僕射功成皓首黃金帕先生五柳正當門敬亭猶子拜
床下

贈陸莫兩

楊子江頭波萬丈蛟龍夜吼聲相向唐生擊楫來千里
布帆烟雨疾如駛聞對海陵多奇士中有陸郎奇莫比
嶔嵜歷落稱同好蓬頭跣足傾懷抱古寺鐘殘歸鳥喧

露白花明月皓皓人生飄泊若郎當咄咄書空愁斷腸
鳳鳴高岡滄竹實鷄鶩悠悠飽稻粱君家自是天下才
手握珊瑚鞭龍媒讀書卜築遠城市琳琳玉樹倚高臺
子亦高樓臨謝朓暢亭洒酒恣長嘯年來喪亂兵燹多
泛宅浮家隱屠釣噫吁嘻王謝風流今日稀烏衣勝地
是耶非請看龍蟠雷踞帝王都岡陵惟有兔兒肥握君
手飲君酒仰視浮雲過北斗明日驊騮又歸去烏啼花
落知何處

遊青山

携杖尋幽境青山不世情高低松翠裡一半作濤聲亭

園千家在槩尊滿望傾隔溪人語雜光散六朝鶯

遊采石

蘆笋甘時鱖正肥空江烟盡一鶯飛鐘敲月路全歸艇
僧枕梅根不掩扉水落魚龍吹浪急巖深狐鼠咲人稀
長安白日浮雲蔽留得山花點客衣

留別龔芝麓年伯兼訂西泠之遊

驊騮歸去稻花香廿四橋頭帶夕陽風雨清尊頻共醉
天涯知己莫相忘廬江夢斷人千里春穀鶯啼月一床
亂後離思倍蕭瑟停雲漠漠不飛揚
到處江城畫角秋平原簫鼓此淹留木芙蓉老霜侵榻

山鷓鴣飛月滿樓抗疏存孤當日恨浮家載侶五湖遊
吳江楓落悲鴻雁好買鱸魚典敝裘

秋日歸姑谿留别汪五河

西風一路馬蹄翻歸去秋聲滿故園不是思家同倦鳥
更難擇木老窮猿夢回長夜書連屋潮落空江月到門
白首馮唐蕭瑟甚懷君高卧誦箕軒

雜詩

青驄踏破隴頭雲此日忘憂對麹君茆屋村烟留老樹
大江帆影入殘曛霜飛九井人初静月滿三山雁叫羣
歸馬蕭蕭鳴細柳何年緩帶學從軍

秋夜苦雨同龔扶搖汪五河限韵

城上烏啼尚未眠艸堂人唱鷓鴣天凄涼繞樹成三匝
羞澁空囊只一錢長夜燈昏寒雨後疎林夢醒落花前
敬亭書屋雲來往欲倩王維畫輞川

江樹千家白露承維摩丈室道心恒饑來燒竹頻烹鶴
老去揮毫恰似蠅一卷黃庭長寐寐平生鐵骨自稜稜
孝陵狐兎肥秋艸日出扶桑好放鷹

漏盡天南一雁過冰綃百尺寫曹娥苦傷杜老無家别
醉憶佳人細馬馱或泣或歌銷歲月潮來潮去定如何
鍾山木落千峰秃不及邛陵尚翠螺

黃雲衰艸迎霜枯魚龍夜泣元武湖九秋歌泣有日有
二陵風雨無時無山鷄再唱天半曉獨鶴一聲雲中呼
搔首寘寘廢昏曉幾年啼病倩人扶

訪葛士元

一展平橋柳木通海岡西畔訪髯翁詩成冰雪三千卷
家住芙蕖萬頃中隱市隱山猿鶴性人稱人怙馬牛風
變頭春老梅花醉歸路扶人當倚笻

贈舊宮人

禁城鼓角亂靈鴉凉月如霜問酒家縹緲水沉香過處
梨花深院響琵琶

銀箭更殘客到門飄零人在苧蘿村相逢不為憐傾國
異代蛾眉總斷魂

芳艸王孫夢不歸亂離難識舊烏衣勞勞燕子空梁語
曾向靈光殿裡飛

漢代承恩繫臂紗當熊回輦泣年華只今寒食東風夜
偷唱宮中楊白花

秦淮春暖浪花香俠少歸時易驌驦懊惱徐娘風味在
何人十五嫁王昌

乳燕鳴鳩金谷非雙魚隔水淚沾衣木蘭舟上春多載
不放錢塘浪子歸

宛雅三編卷九

張 蠘 校字

宛雅三編卷十

竹憁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國朝

高詠

〔江南通志〕高詠字阮懷號遺山宣城人幼有神童之目其學無所不窺書畫與詩世稱三絕康熙己未以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脩官所撰史藳皆詳慎不苟著有若㠑堂集

〔陳允衡跋略〕歌行持格則近拘使才則易放若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非天授而兼功力不能擅場阮懷諸篇正有得心應手之妙

〔施閏章序略〕阮懷夙有俊名從俯補諸生㑹仰䟽有司試必稱最固宜咄嗟取科第天獨困折之使久不得吐氣其大父瀛洲先生刺興國州廉直無長物阮懷青簡給寄火日夕堅坐手一編苦吟至夜半故其詩優入乎古人殆天畀之獨厚也

金臺高會詩效公讌體并序

癸丑十二月十七日宴容齋李相國宅與會者紀蝶子錢飲光許生洲朱人遠陸左城張祖望張豫章何郇公潘次畊分韻各賦

元冬何晏晏高會帝城隅明公敬愛客晚沐出直廬盱欽日夕至共此清夜娛迴風敞櫺軒素雪消前除上國信多賢西園盛應徐慷慨中懷殫壯思時一舒伸眉固無階微末致嘆嚳篇章互相錯各言容色殊華榱應廣

慕歌聲雅頌俱蘭膏揚其輝珍木照扶疎金罍陳芳醴
欵欵傾百壺人生非柔翰何以結相於既醉亦以出含
情渡踟躕鞍馬何光鮮星月徧九衢良辰能不懷宴終
懽有餘

乳燕篇

旅食倦風塵掩關獨偃蹇白日下閑庭青春忽已晚側
見雙乳燕翩翩常在眼交交翼如織泚泚尾若剪春風
芹吐芽泥香水清淺挈伴来海濱托身寄華館雕梁琢
文梓栖息恣游衍巢林既無虞燕堂幸得免四國尚未
寧羣盜何時殄兵戈被原野殺戮到㲉卵感此一物微

優游樂京輦方思營牖戶且欲搴蕣䔲街花飼其雛晨
歸露猶泫娩我非主人及爾同飄轉社日與花朝含情
亦良腆出入妟相待疎簾晝常捲涼炎屢變遷春秋互
更踐汝今三去來故園余未返倚杖發長吟深衷何由
遣

十二硯齋歌為汪舍人蛟門賦 并序

蛟門嘗冬月卧病寓齋夢入一宮殿得古硯一
十有二覺而作歌吳江計甫艸秀水朱錫鬯各
有記適蛟門見過攜示且索余詩遂為作歌

舍人卜宅宣武坊高吟抱硯何披猖摩娑不肯離左右
照耀文囿與書倉嘗恨此研苦無匹十年有願未能償
夢中忽得一十二不知一一來何方古人夢筆君夢硯
精氣感召非荒唐舍人告余夢硯時高枕偃卧堂東廂
仰眡碧落幾萬仞層城宮闕鬱相望金支翠旄紛曉譪
雲車風馬如飛翔玉扉中開何所見但見古硯森成行
湘妃捧出琉璃匣天孫䟽進雲錦囊沐日浴月發其寶
蟠螭赤豹守其旁珍物由來天所靳帝曰錫爾文字祥
分命龍伯挽四瀆洗滌拂拭生耀光取攜恣意再拜出
神官真宰皆傍徨此硯上下十二辰曾排雲漢杕天章
幸得珍重懷袖閒何不移至中書堂至尊含咲看起舞

落筆縱橫不可當質美工良衆所羨侻形異狀殊難詳
端江鸜眼稱絕妙歙溪龍尾爭檀場銅雀之臺漢嬰廟
片瓦甑令什襲藏一朝恍惚來夢寐豈肯埋沒隨烟霜
不然舍人空齋裡如何夜夜吐精芒

紈扇篇為成容若進士賦

有客示我白紈扇新聲飛闕題將徧開尊且酌且長吟
閑窗一日一回見就中佳句各爭雄平原公子最多風
逸才天與參時彥雪裡陽春擅國工眼前突兀詩身手
能事輸君無不有已看鼓吹擬曹劉還將彈撒欺周柳
老我銷沉事事休十年無夢惱揚州落拓逢人惟縱酒

風流似爾許言愁東南彥會飽經過勝事如今覺更多
華鉛毎携詞客醉新篇常付樂人歌座間一顧推神解
子野情深可柰何人生適意無終極爭如揺筆抒胸臆
手拂紅箋翰墨場青絲玉管蘭堂側團亭花鳥日繽紛
生色不假春風力犀毗繡帶雜衣香走馬晚過碧雞坊
少年高第人爭識東京名閥比袁楊㧞來千首驚人作
傳經歆向元家學才子自具鳳凰毛尚書好畫麒麟閣
九代英聲四海知横天北斗睞台司共訝裴相臨戎日
會見遊庭卧鼓時願君更譜鐃吹曲重紀元和聖德詩

長歌送張一衡還閩中

侯官張子好遠遊昔年訪我敬亭側别来消息兩茫茫
長安為客重相識滇黔倡亂闗塞斷故園雖隔情何極
我也失路摧羽毛子雖無家好顔色最憐蹴蹋共風塵
誤擬儒冠足致身砰槖海邊市兒咤婦門前浮丞相嗔
燕昭臺畔爽春風無復當時屠狗雄出入悲惟到處同
何知為雲與作龍如子千秋常自命高言縱往驚人聽
賣賦曾聞似長卿求官且欲同陶令　王師昨度仙霞
闗兵過席上安如山已見翻城走叛帥更聞舞羽格苗
頑　聖朝自有綏懷策父老重挈妻孥還吾子聞言為
破顔掉頭長嘯理歸鞍海嶠風烟自此彌南北車書同
萬里旗鼓峰高無片雲螺鰲江清波不起北征杜子豈
嫌貧東歸張翰何足比提壺看客走隣翁問事挽鬚憐
稚子此時回首憶皇州青眼高歌感舊遊聲譽已將齊
二陸筆札還堪動五侯君不見魏相漢廷方倚重獻書
遅爾奏螭頭

季春　駕幸潞河觀打魚作歌恭紀

潞河之水繞　皇畿洪濤射日晴琉璃紫鱗躍波能数
尺恍惚出没隨蛟螭　詔下九重脩法駕黄門飛鞚凌
晨池壓埃十里見旌旆駱驛六龍臨川坻季春王鮪正
出岫先薦寢廟有常期　聖皇茂對稱時物召師獻人

不敢遲此地土厚水深無不有譬若淵海之島江湖湄
帳殿参差濠上見綵舟来往鏡中移須臾鼓棹衆網集
忽如校獵重圍施鮎魴鯖大失窟穴懊悵風波頃刻離
須首莘尾森異狀白腰黄頰凝明脂丙穴嘉魚詎浮比
龍門尺鯉何足奇微物亦見愛養力　至德况值豐亨
時從騎侍臣皆動色惟呼跪進萬年卮臣聞虞廷昔紀
雷澤蹟姬后曽賡潨沮詩躍舟舞河信為瑞天休神貺
長在茲我　皇應運光往古舜方在宥洵無私八紘九
蜀方並設吞舟致氐不數台西蚚長鯨昆明水南截巨
鰐瘴海湄威靈既暘澤亦洽噓呫游泳相浮遊鳳麟自

臻比目至魚鱉咸若及鯤鮞然後登封泰岱上遠邁七十二代之良規

獾山偕隱詩寄梅季升

十年不踏獾山路經過憶昔無朝暮把酒金臺一望君䎸雲漠漠遮江樹君今高卧鹿門春白玉為簪烏角巾吳市何須變名姓武陵自是少風塵山花歲歲開臨水竹屋參差出花裡午罣攤書倚北牕糟床初滴新醪美中厨作黍進葵羹左對孺人右稚子門外晴沙列遠岑釣渚溪橋處處通千株楊柳垂陂暗數畝芙蕖隔浦紅種豆衣當沾夕露載薪舟每趁樵風貧賤由来堪肆志一畊一饁真幽事梁鴻自偕廡桑歡王覇何慚兒女意峽石磯邊江倭遲書堂寺外艸離離高人来往應誰識曳杖閒歌商頌詩幾時就爾東家住息機相與話茆茨

寄雲樓瑞梅闘歌 并序

寄雲樓為施愚山先生讀書廢樓俯江而面城有梅一株甚古花時嘗招余觴酌其下未幾余北遊京師十年康熙戊午朝廷詔徵文學之士余與愚山皆列薦牘因淩會于京邸別花者已十年矣己未夏梅忽作二花正對城西是日吾里茆君楚畹孫君予立两及第之信適至越數日淩花仍二焉背城東指而余二人又以召試蒙恩浔館職事先淩聞里中蓋皆在花開之日吝分東西向則適直四人居第時也梅孝廉清見而異之遂為繪圖作長句以寄焉長安同志多有和者余戲題其淩云

寄雲樓前梅大奇春花重發夏初時我家去樓纔數武梅開呼酒每相期未嘗見花有如此此事或恐使人疑自從十載長安住只愁花色今非故豈知物老聚精靈一歲花開能两度人言此梅絕有神四花二朶非無因淩先互發各殊幹東西相望若比隣公然四子同致身策探筮卜何用陳丹葩灼灼信為瑞花師園丁皆嘆異我友瞿硎崛強人對此咨嗟稱詫事旋揮健筆繪為圖更作長歌遠相寄此詩此圖千里来展卷一咲一傾杯遭逢時會亦偶爾頓使梅花四月開

題王漢俟暢心閣

山陰王子暢心閣日對千巖與萬壑往来游屐紛如錯王子幾載滯長安花仍窈窕竹檀欒碧窓朱檻好誰看王子與余比舍住心羡林泉不歸去且約騷人共題句平生踈懶愛幽尋浔名樓閣每登臨聞言虗費短長吟何時罣此愜幽獨寫出輞川圖一幅閣上風光常在目

勝果寺

江寺去江一百步碧瓦紅牆隔烟霧鵁鶄獨夜叫深蘆
水鸛空秋語高樹鐘聲鏧㲉都不聞客舟漁舟爭欲渡
殘僧日午未開門門前秋艸踏成路

官定後感述六首

憶昨窺除目承恩拜玉墀自憐迺世拙敢謂致身遲忝
竊今何幸蹉跎昔可悲京華多舊好為我却伸眉
聖代禮為羅應無戀淵阿偶然逢異數未是恥常科殷璠云高適性落拓不拘小節恥預常科
遲暮浮名在平生壯節過酬知詎詞賦
今日欲如何

每嘆高生懶還如杜吏窮文字遭大佐心肯愧良工違
俗慚朝貴逢時當歲豐古來稱吏隱似我却相同
借宅開三徑狂吟惱四鄰蓬蒿隨意長書卷逐時親市
近愁殘客官閑稱病身何知九陌上車馬日風塵
浮名非不久閱世轉知難紅藥新題句青氈舊耐寒何
人能結襪此日亦彈冠縱乏雲霄望應須惜羽翰
十年江海客生計已全疎不謂倦游後翻成筮仕初閑
親芸閣友病憶故園書舊業餘千卷青山豈負余

淡潭村舍

溪漲村荒後貧交忽枉存畫舫野艇過雞犬竹門喧烏

桕低霜岸黃菊疊水痕賞心偏永日搖落不須論

菊楚畹餽易酒一器戲柬

銀餅送酒乳泉清洗盞開嘗欲二更獨夜頽唐狂客醉
他鄉風味故人情只應對爾呼從事何必求官滑步兵
自古悲歌傳易水將因慷慨話平生易酒即易水所釀

騎字詩并序

孫吏部家藏一詩卷乃明時館閣諸老宴集作
也中有騎字詩為醉中馬上口占最奇逸可誦
時多和者

玉堂高會對涼颸白髮緋袍罡不辭紫禁肩輿親許入

天街欹跂醉能騎人疑閬苑看花日興似香山結社時
閑殺太平諸閣老戲拈險韻共裁詩

冬夜施愚山毛大可汪發若小集寓齋次日愚山
見貽長句依韻奉酬

客中招客共菊堂別久憐余鬢未蒼落拓頻年空過日
合并今夕當還鄉浮名總在無如飲故態猶存但是狂
街鼓聲催談正劇忽驚檐瓦已凝霜

人日前二日過愚山小飲喜耦長至

拂面征塵暫解鞍正逢尊酒故人歡梅偷白雪舒瓊蕊
菜作青絲出玉盤賣賦馬卿思故里將車翁子又長安

憑君座上看容鬓此日方知為客難

憶稽亭舊居

長憶稽亭半畝宮滿林山色一溪風焙茶就夘尋園叟作鱠隨船乞釣翁鴨脚樹連村徑黑雞頭竹覆槿籬紅別來頻訊諸隣舊幽事何時更得同

送汪發若令緇川

平生同學見風期暫試無嫌展驥遲官得親民方不憾史稱循吏本無奇懷賢應過田何里稽古還尋高密祠他日絃歌聞一縣璽書遙下慰相思

愚山侍讀見遺氈褥戲柬

敧枕殘更欲曙天淒涼情事更誰[illegible]蹇行泥上身常屈鷺立沙邊足每拳穿榻昔聞高士臥割氈今得故人憐奇溫昨夜初生被絕勝吳蠶幾葉綿

陸翼王先輩將赴燕郡幕書此為別

燕臺雲裡望偏長握別春風鬓各蒼似我為官真竊祿羨君作客不離鄉溫生老入河陽幕陸賈歸無額外裝從此眼前耆舊少尊前相對意茫茫

送汪悔齋年兄奉使琉球和益都相公原韻

天書親捧下雲霄何惜南征萬里遙身向中山攜雨露帆凌滄海挾風潮旅葵白雉來殊俗玉冊金函出聖朝久識君才過陸賈況今無復尉佗驕

南北東西盡主恩乘風破浪意偏存趨裝唯看雙龍劍杖節先過五虎門颶母潛形波更靜神魚吹雨氣常溫炎州異物殊堪紀奇險關情安足論

玉山秋集

飛蓋先傳到竹關平明遣騎約躋攀陂陀細路通金剎晻靄深松隱玉山千嶂晴開秋水上亂帆齊趁夕陽還尚書農部曾遊地發興吾曹亦未閒

南苑大獵

黃鉞臨戎幕金輿出建章武功同洛水苑典重岐陽地

接王畿勝川迴御宿長波澄環雁渚沙疊見龍岡海近珠宮湧風生幄殿香虎城屯列校熊館奠圍場馬驟九虬影鞭揮七寶裝行營神策將持戟羽林郎帶鎖麒麟重弓霹靂強陣雲圍細柳燧火照長楊殪兕傳姬后射蛟邁漢皇英猷真卓越廟筭見精詳共識三驅意應殊八駿荒星門瞻韎韐玉帳集冠裳鐃吹喧朱鷺天聲到白狼旌麾晴駐隊貔錦細分行灞岸秋初爽回中樂未央橫汾知主聖宴鎬正時康士飽投醪德臣沾既醉觴萬方今一統不用飭邊防

題畫

黃葉溪南艇子孤遠林烟火隔菰蒲釣簑斜掛閒窗下
自寫秋莊放鴨圖

題雪夜讀騷圖

蕭蕭艸閣萬峰前翠竹江梅青可憐閒讀離騷無一事
雪消晨起聽山泉

孫卓

江南通志 孫卓字子立一字如齋宣城人給事
中襄之子淹通經史敦崇氣誼康熙己未進士
對策第二人授翰林編修奉使冊封安南卒於
粵西道中

已志文苑傳 孫卓字立五歲而孤器宇已如成人髫年才藻爛發下筆數千言立就內行醇備奉母恭兄率其至情甫第即告假歸有或阻以妨遷轉及秋闈主考卓弗退顧也尤敦風誼崇氣類若婉轉致沈徵君之貸拯龍溪之昏夜覆舟而溺者完濟陳甲婚折洪甲券而遂其女諸盛德事尤不勝紀制義稱當代名家著驚社齋詩稿行世

張希良序略 太史蓋己未廷對第二人鷄林國相皆知貿其詞翰者也讀所為驚社詩編清新俊逸兼庾鮑之長而有之往者謝宣城振藻于前近則施愚山嗣響于後太史孫公泱然相望焉夫亦其地氣然矣

將發緇川留別葉爇錫同學

梅花何瀟瀟照此東閣筵親朋多歡笑知己獨泫然念
茲歲云暮中道情相牽去住今日分悲歡便隔年莫歎
食無魚窮途有大賢

國士賤苟得千金等敝屣惜此父母身留以酬知己君
行千里道痛哉傷岵屺長歌聲已吞悲來莫能止此意
誰與知雙淚落流水

秋夜對月

秋容何瀟蕩獨與幽人宜夜坐羣籟寂虛簷動微颸起
視庭中樹明月懸高枝素影過西垣餘輝轉紛披徘徊
不能寐促織鳴空帷徙倚東窗下聊以清襟期

和歸孝儀遊西山詩

高人愛林泉目曠神俱適偶然乘興往因之竟日夕感
事撫長林含情念疇昔澗泉夜清泠松月寒寂歷饑隺
鳴崩崖晨光吐絕壁勞勞塵壒間君應哭浦谷

夙聞西山勝浩然思獨往嵐氣辨混濛野色看莽蒼巖

陰杳宛入壁峭蛍緣上良辰頗每違塵跡滯幽賞披對
永嘉詩瞭然若指掌拂拂豪素中雲光倏飄蕩會當躡
丹梯仰矚天門敞

送伯兄之任衡陽

寒蟬噪白露絡緯吟微霜中夜不能寐曉起登崇岡伯
兄今南征遙指衡山陽上有迴雁峯莪莪凌穹蒼奮飛
不可越豈云川無梁骨肉本同生分離各一方百年能
幾時各自去故鄉倚閭情欝紆何以慰高堂

母年七十餘齒衰頭盡白自我先人殂三紀守氷蘗辛
苦授一經籯金無餘積幸沾微祿榮每恨慈顏隔兩子

各天涯迢遞悲行役林間反哺烏啞啞啼晨夕哲兄捧
檄行況乖王事迫菽水吾將歸愛日真可惜
憶昔先黃門衛陽曾作仕棠蔭今猶存氷操夙所砥還
家無負郭芳馨佩蘭芷遙遙四十年誦聲在人耳行矣
嗣前修素節相終始湘水清且漣泠泠漱玉齒頑承清
白風長以貽孫子

放歌行送梅季赤同學歸里

少年讀書意氣雄酣歌拔劍凌長風若遺青衫太拘縛
搠身欲擲東海中江河滔滔日漸下百川誰為障其東
吾儕數子蹶然起搴旗伐鼓聲殷隆手持寸管不肯下

崑刀砥石相磨礲西園閉戶歷寒暑造車合轍將毋同
就中梅子尤挺出皎如秋日生芙蓉有時高吟發清嘯
孤鶴矯矯鳴長空我昔聳之為起舞酒闌月落低梧桐
才高不畏俗眼白霜蹄躑躅嘶秋風青門幣見驚泼喜
口噤足蹩摩雙瞳剪韭炊粱話疇昔交順涕泗摧心胸
黃金臺上朔風急雪花片片如飄蓬桑乾水涸黃河涷
忽泼言別隨征鴻小樓深僻隱幽巷敬亭雲出當前峰
虛窗夜火塔影直及時足用須三冬即今同學多不賤
布衣豈合終阨窮凌雲健筆湧自惜會看待詔長楊宮

萊蕪道中

崎嶇歷古道躑躅背斜曛水到萊蕪合山從岱嶽分崩
巖留積雪斷壁入寒雲塵甑流風絕誰歌范令君

得家書

出門纔踰月再喜得家書遊子開顏處高堂墮淚餘寒
天思攤絮世路戒衣袽讀罷情難盡何時奉板輿

望泰山

岱宗山色鬱崔嵬目小方州一柱開嵐氣忽青天漢合
松陰欲白海雲來空傳玉牒藏千載不見金莖湛一盃
但敘彝倫靜區宇休將鸞崔望蓬萊

送詹子朗同學歸里

津亭垂柳拂征衣勒馬金臺送客歸世路湧悴知己少
天涯獨惜故人稀山塘雨過梨花冷野餽春深竹筍肥
君到琴溪應念我好憑仙鯉慰調饑

秋夜過毘盧菴訪阮于岳同學

淡烟斜月愜幽尋叢菊疎篁轉逕深巷僻風燈懸竹戶
夜寒霜磬落松林閑收菰米同僧飯坐擁琴書靜客心
送旅故人頻契濶舊遊回首一沾襟

冬至祀圜邱禮成恭紀

嘉辰肅穆戒郊壇鳴蹕聲中候玉鑾琮璧薦歆成九獻
旌旗拂道擁千官晴雲遠岫搖空翠旭日輕烟散曉寒

正是一陽初轉律春風先已徧長安
頻年撻伐奏膚功久識　皇靈格昊穹獻馘只今歌泮
水受釐自昔重齋宮聲希味淡風還古吹管飛葭氣自
同從此昇平膺帝眷共占雲物紀時豐

送宗漢臣之任建始

三年晨夕共燕都此去征軺為剖符遠道一官悲喜集
故人两地夢魂俱巴山落日啼猿狖峽樹清秋響鷓鴣
暫向天涯傷契濶還從霄漢望飛凫

瀛臺宴賚紀　恩

金素開芳節昇平協令辰奉三敷有極吹萬悅無垠丹

浦感神肅靈臺景象新堯堦瞻似日文囿樂如春式宴
傳嘉命殊榮及近臣經綸咨乃弼鄉尹念惟寅家禁登
瀛彦分曹列宿倫講帷勞輔翼補衮重批鱗譪譪推時
哲師師盡吉人蔥珩聯上苑錦纜問仙津荇藻看凫唼
蒹苔見鶴馴池塘清爽氣沆瀣薄秋旻喜接　天顏近
恩沾　帝賚均龍綃元内府鳳綺實奇珍織作無停手
裁縫定稱身當思小民力敢負大廷仁近侍頻宣語羣
僚賜飲醇瓊漿光泛玉鮮鯉色勝銀歠炭宵燔鹿鸞刀
曉擗麟傾心三爵飲拜首百畝巡既醉氷筵徹還頒雪
蕅頻藜腸真飽德華果競沾唇咲割東方肉休懸卜子

鶉芬榮沾　御饌忭銲就華茵省歲思陳範歌風欲繪
幽岡陵時獻頌燕鎬愧同申

茆薦馨

江南通志 茆薦馨字楚畹宣城人康熙己未採
花授翰林院編修時集詞臣纂五代史及易經
講義薦馨分輯不懈蜀平獻詩稱　旨未幾卒

邑志文苑傳 茆楚畹少英敏力學寒暑不輟為文不屬艸頃刻數千言立就屢困棘闈從遊齊梁燕趙間改就北雍時少宰部尚書宋公為國子祭酒奇其文以國士目之己未廷對第三人名益重俄而疾作竟以病請易簀平生孝友廉潔待人一以誠信游宦十數載家無餘財所居惟蓽不周突無炊烟晏如也卒賴相國杜公尚書宋公替為總憲两徐公共為經理

國朝詩品 楚畹號一峰有蓋溪艸堂遺稿行世

方渭仁健松歌

長安日出紅塵多樓臺千尺無纖柯但聞孤松有怪形
五日一去三摩娑朝罷摩娑安得久鵝綾持向長康手
寫出一幅虬龍圖半夜風来聲似吼方君為言家園東
松如車蓋泰天雄白嶽仙根不易得先人手澤日欝葱
江南此松號三鬣不與滄桑同浩刼遂安兵火幾回殘
蒼皮玉骨依成堞我不得見凌霜姿猶能讀君秋琹詩
詩篇磊落非一節空濛幻出蒼螭姿筆埽秦時大夫五
漢代赤松不足數荼鐺竹榻一吟哦天地皆青人太古
此松朝貴火炎涼此詩李杜爭低昂聞道富春山水勝

何能箕踞共徜徉

秋日唐畊塢蕭鶴問周雪客三子枉過小飲

清秋晝日對巖扃上客相思騎一停山縣未能供玉膾酒人偏欲註茶經霜催寒罄空江冷雨過高林疊嶂青最喜濂溪家學遠先成詩句好娉婷

病中述梦

半年消渴望蓬萊梦裡君王賜藥來隱隱龍舟競渡去香風天上五更迴

宛雅三編卷十　張𪿔 校字

宛雅三編卷十一

竹𦙶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輯

國朝

袁啟旭

邑志文苑傳字士旦號中江國學生詩及書法皆警邁與同邑施閏章梅庚負盛名都下人得片紙藏弆之有中江紀年稿行世

魏禧江湖一客詩序略宣城袁子士旦工詩而好游自題其草曰江湖一客詩若曰吾亦江湖之一客云爾其詩蒼秀雄麗足與作者抗衡吾甚怪夫袁子年甚少何其老于詩若是也袁子有當世之志以游結友四方其詩之工才藝之美人得而知之其志意非復交遊所能道然而袁子則且以詩游矣

宋實穎中江詩鈔序略讀士旦詩則發揚蹈厲慷慨抑塞以泰風之悲壯而兼以楚騷之哀怨真東南第一才子也前輩惟梅村先生可以方駕近則其年得其豊腴漢槎有其跌宕此欲奇兀落之才歲暮旅人燈炧席冷求一狗監知己而不可得士旦其安之連城之寶其仕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

暮歸艸堂作

野水何清曠林薄橫烟霏悠悠江上山蕩漾烟水湄一碧浮四空落日無雲時晨興采芳去薄暮方旋歸桑柘交遠渚鷄豚返故籬新月照春波春鳥當空飛波光不可挹鷗鷺已忘機叩我東皐廬夕露沾裳衣

涇川舟中襍咏

揚舲溯烟渚展席臨芳洲㦬紆廣遐想睇聽延深幽旵

春風色佳丹木漸和柔前溪夜雨過明沙溢清流谿然
無人境天影行虛舟依依遠嶼雲泛泛逐汀鷗玩物意
轉適觀化道靡修清川恒若斯予行將安求
太守塵凡士秦人豈神仙淵明本寓言世不乏桃源泛
舟越澄潭雲日相鮮妍嵇杪見村墟曖曖桑麻田尨花
千萬株株株蔭門前渴飲桃花水醉卧桃花烟桃花更
代謝居人無歲年自得雞犬樂安知世運遷挹璞聖所
貴守貞理則元疇能保天和脫此區中緣（桃花潭在涇縣南即汪倫送太白處）

泛舟至雷峰步登南屏絕頂下憩靜慈寺

輕烟裊素波花明見微磴巇櫂栁港陰遂躋層巒勝浮

圖積古色石竹隱淩兢山風何飄飄吹袂上蘿徑苔蘚
重逾膩松柏森猶勁峰廻萬象開湖迥孤霞映紺宇嵌
空冥精藍窈溪靚一叩蒼蔔幽便滌塵襟淨邈然人代
感緬想真如境浮生胡擾攘至理誰湲證安排在巖栖
朝昏永游泳

泊舟湖心寺翫放生池循六橋而下

振策鶩選景繫纜凌風烟湖迴心跡曠趣深物象延孤
寺秀寒漪空濛雲樹鮮柔黃被芳址遊鯉泳中川画檝
紛搖搖羅袖來僊僊濃香潑絲管清流寫嬋娟雲髻映
輕霞咲語從風傳好鳥與春花作意憔朱顏倏忽日西
馳佳徵隱芊綿六橋有遺跡錦塘無故妍惟餘濠濮情
瀟洒謝纓牽一詠白公詩允契莊生言

冒雨登孤山放鶴亭弔林處士墓

巑岏出清波秀色亭亭上青松冠層岑紅英繡平壤西
陵風物佳茲山翕幽賞石磴水潆洄文禽弄清響暄風
變寒凄雲廊翠蕭爽微雨洗山容穿林愜孤往霏霏溼
烟凝漠漠春流廣昔賢有遺跡孤亭面遐敞披艸詢荒
墳高風一想像白雲何透迤伊人隔疇曩大嘯凌滄洲
高深在俯仰

三天竺

客遊多好懷春風亦未歇晨禽嚩幽林招我事登陟陂

陀山色佳松翠去無極危徑開上方妙香叅祖席森森
震螺鼓隱隱眩丹碧蓮房氣轉深叢嶺青逾逈出石蒼
鼠馴披艸元羊適始驚衆壑奇旋覺諸天闊遐尚朝巳
躭幽探夕猶惕薄霧漸氤氳晚舟傾紫綺稍見舍利光
微聳滄海汐山川曾幾時蒼苔蔽行跡一悟白雲心浮
塵復何益

循烟霞洞下嶺至石屋洞

晨興陟亂山停午憩脩昤巖高哀狖吟樹密春禽隱交
藤路漸披獨窄徑徐引石竇閟元宾巨靈恡真境闢鑿

自何年潛虬遯虛牝海氣通平遠寒烟錮溪迴雕搜匪
一壑險仄有孤類僊室越陰涼人世殊朝暝渴欲漱乳
泉饑將摘松菌於此託賞心毋勞慕張邴

從芙蓉嶺歷青龍潭觀瀑入黃山經始

大化孕靈奇劈劃自軒后表裡固重關奔湊成錯繡層
巖脫包絡盤折出天竇一縠散千瀑合派會羣溜轟騰
觸巨石曲折還繚岫飛沫噴霧雪早夏亦冬候神物蠖
為淵珠鱗孰能究徒然唎鏡光谽谺鑒黝黟於跡岩眺
聽頗益神智茂明當恣冥搜極與大圜壽

午後投松谷菴山僧導至黑龍潭憩石

牽侶入松門步步接香藥眷彼山中人雲霞在几席朝
朝採松英暮暮飡松液法曰龍象開地以凡真別桃花
亂如烟朵朵飛蝴蝶更有千篔簹琳瑯戛霏雪空潭雜
坐卧石漾波明瑟倒映丹霞峰容成倘可接將毋鶴駕
來天風響鐵笛

由松矼行迴望光明頂下穿鰲魚洞上百步雲梯

抵蓮華峰

仄險不可名高下非一狀太儀相斡旋變現莫能量環
錯沙矼松鬱律光明相洞府闢谽谺匍匐穿奇障陽雷
惕虛危陰井駴澎浪升若蝸涎壁降疑蹋窴盎千折歷
地底一躍出奇壯天梯更艱阻丹級絕依傍竟踏蒼龍
脊四體渾欹蕩的的紫蓮華宛轉赤霄上僊瓣開宾濛
列曜紛相讓芙蕖三十六拱揖誰當抗飡英坐其巔流
睇倏神王逍遥見天倪懷抱領清曠堯舜皆粃糠長嘯
絕塵埃

經龍門龕

春風泛艇來龍門雲濤雪浪相吐吞路盡谿迴出墟落
手扶柳栗衝朝暾雜花緣墻掛蘿蔦蒼藤破壁垂猢猻
石古路細開天塹山橋野店霾雲根巨嶂攢空百靈過
虬松倒地羣龍奔中通一綫懸鳥道高下迴複驚心魂

古葉經冬春未落清霜零夜晝猶存如蟻附蛭蝸涎壁
十步九折胸嘗捫嵐深翠重天不定圖畫時潑臨荒村
竹影參差噪鳥雀曉風暮雨看雞豚野叟自漱春雲碓
山婦時汏洗頭盆細流潺潺漱石齒長林漠漠搖山跟
此中真有太古意惝怳幽奇難具論一嶺界天收萬象
衆峰插地羅諸孫世人任耳不任目好事抵死尋桃源
似此咫尺足不到蹣跚如同蝨處褌眼前邱壑豈易得
一笠已透烟霞痕俳佪不渡倦登陟俯仰頃欲忘饔飧
洞簫吹上梅花月白石欲落青苔昏要窮人世經奇處
瞪底更有黃山尊

太湖漁船歌

太湖漁船天下無高桅六道開帆蒲白浪掀天黑風惡撒網張帆始快樂一網張來直萬錢銀鱗潑剌高于天漁婦单衫七寸袖朱顔雲髩銀釵溜風中梳洗月中眠兒女滿舡不記年今朝賣得魚多少為儂買繒製寒襖

庚卯寒食篇

寒沙吹斷六朝春江左烟花愁殺人北去銅僊空染淚南來鐵馬易生塵只今誰是繁華處三吳風景猶如故不信請看溪上波鶯嬌柳軃山塘路山塘歲歲早春天士女嬉遊曉放船蘼蕪雙進鴛鴦槳簾幙低搖翡翠鈿

千家萬家齊出郭粉靨瓊姿嬌芍藥風和蛺蝶翻金裙月明鈴動鞦韆索風月誰家俠少年高臺歌舞劉留連海湧峰前平作隊生公石上儼遊僊酒旗茶市緣山轉紅欄正與青松亞雲鬟揺來彩扇新羅巾撲處夭桃卸曲曲精藍盡有名山僧偷眼覺逢迎緗襪斜侵遊子徑銖衣共遶法王城白日廣場歡未足綠艢侍兒齊秉燭画檻平分客似雲香車歸擁人如玉盛事流聾幾百年半生湖海總無緣良辰空向愁中度靈境多從画裡傳茲來恰值清明節堤邊百舌穀穀說埜店梨花鮮媚人山橋竹葉堪留客勝會今春更倍常百神車駕賽江鄉呵殿穀來闐紫陌旌旗色暗遶垂楊垂楊紫陌香塵起輪蹄夾道如流水麝蘭偏近女妖嬈紈綺爭誇貴公子翩躚佳麗不須陳市肆繽紛更絕倫吳歈奏罷十番鼓商鼎傳來百代珍別有蛾眉善窈窕玉纖剪出天孫巧碎錦斕斑鮮語花色絲搖動啼枝鳥輕薄兒郎不計錢買出腰肢別樣妍好把明珠方婉轉競將白日比嬋娟嬋娟宛轉真如夢春光容易韶顏送曉露綠霑陌上鵐寒星又射釵頭鳳年年風雨疊相催舊事銷沉半劫灰水落魚腸猶有氣雲荒庚跡已成埃新烟漸滿平江樹芳草王孫自來去一飯誰澆伍相祠三杯枉酹真娘墓

兵發東南又十秋蕭條烟火盡成愁無數紅粧悲斷梗幾多白骨委荒邱此地由來真樂國繁絃急管何處極婦子難忘游冶情畊桑祇覺貧民力閶闔稱霸逞雄圖佳話流傳盡在吳君不見姑蘇臺上荒烟裡可有當年金粉無

臺城路行

江南十月天雨霜青楓葉赤黃花黃六朝金粉盡銷歇登高眺遠何茫茫半生作客長千佳傷心怕過鷄籠去今來雨霽風日佳尋秋誤踏臺城路臺城舊事那堪論三百年來蹟已陳青鬟自憐生較晚蒼梧尚覺淚痕新

殷勤猶記前人語成均地接華林塢帝子儒冠向辟雍
元勲朝服陳鐘鼓六堂絃管何雍容四海車書萬國同
受經朝入花為綺釋菜宵回車似風宛轉橋連元圃上
文禽仁獸紛来往水木清華仙境如翳然濠濮明菰蔣
蕭寺平臨最上頭誌公遺像御書留紅墻金鐸朝相語
繡榻經聲夜未休別有高臺高百尺風竿日晷紛交接
象緯憑將玉尺裁龍蚍畫向銅山列其下窈窕繚崇墉
百神靈異栖當中碧殿歲時陳俎豆朱欄曉暮吟杉松
帝王廟貌標前代英姿颯爽功臣在衮冕能追虞夏先
霓旌欲問徐常隊父老懽娛恣冶遊承平歲歲不知愁

春風桃李人如市秋夜笙歌月滿樓烽火何年桑海變
繁華過眼成奔電淒涼錦繡總塵埃滿城禾黍誰嗟怨
老僧携我向山頭白露荒烟慘不收精舍丁男鋤瓦礫
講堂風雨斷梧楸成賢街作老兵宅馬矢蕭條白日匿
何處吹来廣漠風陰沙亂捲蒼龍闕銅壺滴漏已無存
廢礎平蕪摠斷魂叢祠難覓諸王面塌井頹垣半掩門
蔣山昔日山横黛橋陵處處鳴竽籟杳靄能令百鳥藏
陰森自合羣靈拜淼淼明湖千頃連芳洲錯落艸粘天
魚鱗冊畫中央貯天語亭高四海傳只今看山山骨立
蒼顏赭面誰相識錢馬常從終夜趨銅駝又向高原泣

輕雲冉冉覆宮墻郊壇終日下牛羊秦皇寶氣空埋沒
晉室衣冠自渺茫昆明池水無多勝日光欲入殘霞映
落木平疇隼亂飛寒潮別浦鵶成陣眼看江左幾興亾
天塹由來不可常鳥峙湯言卑蜀漢偏安未許哂齊梁
仲謀自是英雄氣琅琊能化非容易創業原高戰伐勲
後人自失江山利傷情最是胭脂井張孔無顏悲素綆
臨春結綺野烟生楊柳飄殘夕陽冷大本堂前又一空
玉墀芳艸泣秋風龍樓鳳閣今何在輸與鷄鳴午夜鐘

述遊黃山吟寄家中

我昔夢想金銀闕揮手欲上三神山烟濤杳靄不可即

乘風一去歸人寰日坐江頭弄雲月白龍杳窕蟄不發
瞥見仙人凌紫霞招我青天握元髮天都屹峙開重門
碧波萬頃浮雲屯六六芙蓉羅杖底青蒼拱揖如兒孫
一類初入千松鳴萬壑砰訇晝有聲日照瀑泉吹不斷
庶衢仙艸去還明松谷有真人遺蛻歸青旻種松成翠
幄種花成錦茵環珮玲瓏立清曉海棠玉蘭香四繞仰
視止見頗峨嶙律之碧嶂俯瞰亦有琤琮蕭瑟之瓊島
仙家路與尋常別挈伴出門迷所適石子斑斑溪水流
屢渡絶過僊榜壁太乙出氤氳筍矼畫連雲一步一級
高不極直凌萬仞竅蒼雯横拋柳栗藉苔卧空中髣髴

雲車過紫府仙翁去者碁明瑠玉女嬌無那獅子林前樹散花塢下花北斗闌干掛天末青童招我入山家山家高嵌石鼓傍澄潭赤綫飛珠光曙星欲落未落天雞引吭鳴扶桑不惜青鞵遍登陟自排列戟窺洪荒捫心踸石驚不定犂真出沒嵐光靚拔地全開菡萏花磨空盡入軒轅鏡路轉丹臺那有砂雲沉天海全無徑還探幽洞下鰲魚更歷雲梯畔玉屋蓮花高高不可以徑上但攀花柄摩花辦搖蕩下花漓的歷覩花乳荼氣含芬芳花光久延佇人立花巔只似雲衣沾苔露全衆雨行行戒白沙欵欵蓦神鴉攀蘿直上千層石入院全披

五色霞此時峰勢盡沉烟此際松陰絕可憐龍虎騰峪兮卓地劍笏攢簇兮恭天不知軒后去今七十四甲子藥房丹竈將誰傳但見白猿畔跳升絕壁元鶴翩翩遠樹巔瀣漿可吸金芝可餐瑤草不死日月常寒渾茫元氣兮無邊到此方知未浮天開一線還奇絕松身化石石化雲不省初從何處說天意作奇天漸小松對閣人松本老千回萬折過天門滿地松針開不埽翠篠攏花面路傍青鸞紫石乍低昂山中老僧薦開徑揖客同登說法堂恭聞聖母璽書藏金蓮色相何輝煌千年法物霏妙香百神呵護超中央觀者再拜猶肅將況彼丹泉浴古皇涓涓不息流溫湯一沐三浴神揚揚底須蓬島滄元霜九龍猶足騁翱翔只恐山中七日塵世改作歌為報今樂康

秋陰

秋陰易為雨遠近生林烟埜水欲上岍溼雲不到天豆花纏艸屋瓜蔓引沙田近浮莊生旨沉冥理信然

石公山

峭壁臨湖水空壟衆籟鳴烏聲俱不到雲氣自相生山淨妙香出松高宿露清徘徊吾與汝真乏暢幽情

吳興道中

吳艕行烟雨暮來苕霅溪鶯聲啼不住桑葉綠初齊亂水[illegible]成路遠山微有蹊今宵沙際宿不盡浦雲迷

送葉桐初之嶺南兼寄陳元孝梁藥亭洗齋之離幻大師

一片江南月北風寒有霜離憂如落葉相送下潮陽我亦羅浮客別來仙嶠長梅花千萬樹與爾正相望

留題開元寺水閣

百戰河山在千年水閣留人來芳艸暗花發埜塘幽冠蓋遺墟里雲烟鎖舊邱春風憑解楔不盡故鄉愁獨遊尋往蹟亭榭失芳菲菜甲經春長魚苗過雨肥銅

鉼沉碧井石碣斷臺磯只有空梁燕年年他自飛

雉堞層層見高窓枕簟涼片雲行木杪一鳥破山光洗

石苔紋亂投竿水氣香幽栖如傍此不羨午橋莊

買山何必隱隨地即吾廬況有千竿竹堪停上客車泉

聲飛送酒梅子落鸕魚何日容高枕招攜只荷鋤

僊源曉發喜晴 同汪栗亭吳綺園東嚴梅多苍雪坪

天許名山約春城放曉晴水聲低出樹花氣暖聞鶯已

辦青鞵爽真拚白袷輕容成倘相待應共碧霄行

飲汪于昺文治春艸閣

悠悠春艸閣正對松明山一水波一石羨君兄弟閒晴

雲杳然去幽鳥時來還但醉就花卧此間非世間

留別王山長學博

瀟湘好烟水東流盡入吳我家在江浙春色滿蘼蕪別

爾揚鞭去持竿歷畫圖相思不可見千里月明孤

太白樓

白雲吹不盡明月在高樓彷彿見顏色天空江漢流春

禽啼秀木寒笛起芳洲獨酌一尊酒悠悠千古愁

漁亭道中

征鞭初試酒旗風如此谿山疊画同客路烟花寒食後

人家樓閣水聲中雨餘芳艸尋牛跡春到桑桑出女工

更是采茶時節近嬌鶯啼殺杜鵑紅

敬亭山遊眺感事

雙谿湫湫眩明霞城郭人烟望裏賒朱戶春殘迷燕子

青山寒盡落藤花雲移遠岫當杯合風偃新篁壓帽斜

景物不殊人漸老幾家池館作桑麻

李大司空醒齋先生招飲

雨過西山積翠開藤陰猶照夜啣杯人從珠箔穿花入

公自金鑾曳履來袖裡天香飄几榻吟邊秋色遠塵埃

懸鐙欲話數年事漏轉銅籤未擬廻

尋春過三昧禪院訪舊時主僧無一在者愴然有

作

山逕遠迤隔數𠦜十年重聽下方鐘雨荒竹院鈴相語

花落禪床艸自封蒼蘚舊題時見影白雲高閣去無蹤

遠門一帶寒松碧猶記追涼逐短筇

寒夜集儼若秦淮寓樓分韻 同長康文思璞菴銘升越携南文上人

日落鍾陵紫陌重早梅高閣坐從容雁聲到水月初上

人語過橋烟正濃歲暮愁應跡客鬢夜深酒欲散霜鐘

六朝佳麗餘哀栁歌嘯何因此地逢

弔施愚山先生墓

竟于桑梓失交親天壤何當更此人忠孝閑情時下淚

文章落筆揔如神千秋業在歸荒土一代書成泣老臣
最是傷情臨宛句夕陽芳艸卧麒麟

曉發陽村抵濶口道中即事示粟亭

層層黛色欲摩空盡日人行碧篠中雲碓響添前夜雨
春衫寒受落花風山村茶筍家家早津路橋亭處處通
始信仙居在圖画艸堂猶隔阮溪東

送右湘之廣陵

仙山樓閣好相招忽漫乘風去路遥花徑夜收榆莢雨
春江人上木蘭橈玉鉤斜畔迷香梦金谷園前急暮潮
不信廿橋明月地輸君獨往聽吹簫

京口雨中渡江

畫槳輕揺出浦長妙高臺畔雨微茫潮頭芳艸迷瓜渚
帆背寒雲没射堂近海魚龍真浩蕩過江天地易凄凉
中流莫漫吹横笛廿載烟消戰伐場

開元水閣有感

仄徑蓬蒿刺眼長半隄衰艸薦斜陽孤城鐘動寒潮合
百戰人歸老樹荒戍卒衝烟朝汲井山魈避日夜登墻
年時游伴今何在羸得将軍牧馬場

玩鞭亭懷古

郵亭一笠俯平田往事空傳七寶鞭犀甲樓舡沉曉梦

龍媒官道鎖寒烟英雄已落真人後父老能談典午前
江左君臣揔流水杜鵑風雨泣年年

慈光寺二十韻 寺即硃砂菴明神廟時為普門和尚剏建内有慈聖太后所賜藏經七層渗金佛像千佛紫袈裟紫金盂盂錫杖諸法寶

紫氣元都上丹砂斗極中龍鬚超汗漫鷄足闢洪濛偎
境榛蕪剪禪心混沌通一乘開象教萬壑破蠶叢日月
金輪轉乾坤玉殿崇精神傾國母法像表神工桝閣徽
音降旃林聖眷隆牙籤標貝葉錫杖駐花宫瓶盋毫光
白袈裟繡錦紅御香春靄靄脂澤水瀜瀜世許僧徒護
人瞻佛力雄百年留想像十地盡昭融庯拜空堂月猿

鳴上界風珠旛輝晝夜鼉鼓震西東晞髮羣靈集尋真
野客同青松趺老衲朱艸拱童蒙嵐翠泯何極泉源去
不窮雲英霏黮黮海氣絢曨曨采采三芝滸儕儕五蘊
空揭来高頂宿髣髴抱遺弓

雨中觀打魚

春雨蕣潮平沙邦羣網集小艇隔溪烟斜風動蓑笠

咏松

千山只一松各自為變態朝朝渲蒼烟暮暮染螺黛
盤拏山雲根終古絶附麗一松一儼人絳節朝黄帝

舟中即事

楊柳絲絲綠未齊好風吹客上山谿人家半住懸崖外
一路松陰鳥亂啼

祁門溪上遣興

小艇漁郎不可招烟波人影去迢迢柳絲搖動斜陽外
橋上人家桑柘新短簑長笛往来頻東風似識遊春路
又送東風過板橋
故遣飛花飛着人
雲外山村竹徑斜雲邊茶荈漸生芽銀釵婦女踏歌去
插遍滿頭桃杏花

芳村過雨

朱櫻碧桃花滿溪芳樹人家徑欲迷布穀鳥兼鵯鵊鳥
千聲只作一般啼
底事出山晴不徹濛濛烟霧作絲飛多應昨過龍翻石
帶得孤雲化雨歸

次青弋江訪友人不值

青弋江頭一葉舟山光雲影共沉浮門前多是桃花水
未到春深不肯流

梅直

〔邑志文苑傳〕梅直隱居著述以博雅稱　按直
號木山一字古愚篤學耽吟著述甚富存者有

原缺第十七葉

新安似玉鬓生華經邱尋壑思無涯負薪差比粃敎畜
被葛誰知任昉家坐隱澄江覓閒侶埋照黃壚醉語譁
同宗咄咄稱雲雅六十過頭情有託一聲河滿雙淚流
寬衫峭幘雄鬖落有子逸興欲清揚鸚武杯斛氣偏索
年逾四十象玉君避俗常携氷雪文眼如籤箕心如髮
欣然洛社與同羣屈指二千多甲子會老堂前容娩美
紅豆清樽盡等閑驚時燕社豩驅使千古知心只杜康
鄭虔百歲中荿茫甕頭畢卓真顛狂鍤畔劉伶何荒唐
騎帷笑對大道傍狗竇偷窺沉冥鄉少陵墜馬共扶將
紀叟泉臺誰索嘗不如五老各傾囊三百青蚨一飛觴

拈花課鳥憑歡伯倚露和烟浮大白

雲鬟歌 馬子屬余首唱

雲鬟雲鬟飲我金巨羅我今為爾一作歌歌聲繞梁塵
欲飛積光霦霦等流梭憶昔鼻比受經處季長絳帳多
追附蘸墨研丹焠掌勤南樓更指南峯路過從屈指三
十年驚燕崎嶇夢各天蹉跎我已慭哀颯歷落君偏愛
老顛酒罏茶竈生憐惜素交晼晚皆陳迹聞笛休嗟石
季倫啣杯且效陶彭澤轟傳稱字呼雲人俗子雷同恥
涸真青銅白髮忽長吁布置鬚眉軼等倫局蜷朕虞左
右手蓬萊清淺拚回首相顧皤然六十翁向予還道怠

年友閣韵濡毫幾斷髭拈花藉艸頻支頤燕市知音歡擊筑旗亭畫壁妬題詩劇憐榆景非如寄布衾氷鐵愁無寐谿湍冬涸澄江亭。雲聲朕虞同居北郭鐘聲夜冷開元寺。朕虞授徒處君不見、藜火熒熒天祿書。吾鄉四入承明廬。問誰方外稱山史。稷下淹中飽蠹魚。又不見市頭年少鮮衣馬。挾弹呼梟弄杯斝。猶留雙睫濕青衫。贈有孤情栖白社。從他羅隱與方干。不比令朝行路難。晨星舊侶存餘少。老健春陽瞬息寒。對君歌、為君舞、謳吳歈、騰杜舉、四座鈴盤叩擊鼓。攤書。何假。百城。封。沽酒難辭三尺土。歌罷臨風淚如雨

天門山道中同徐爾狂

登頂瘦前路荒村雲靄中隔山交樹影流瀑亂松風薄俗天難問貧交道頗同憑誰尋馬鬣幽梦浮君通

坐内家感懷用去文扇頭韵

離悰經四載明月故人心垂老慵杯酌長愁對卷吟水雲千畝合蘆葦一村深何事添蕭槭碪敲空外尋

漢陽李雲田過宛上相見憶壬午夏把臂已二十三年矣宿感未平賦別以言

金飈吹不斷相見各纏綿殘梦如流水故人非少年風塵雙白眼客舍一青氈咄咄奚囊句攜來欲問天

梦中得蝶魂二句寤而續焉

五月正炎天榴花火欲然蝶魂千里月鳥跡一林烟垂老寒書帶長貧涸硯田蕭蕭容臥隱流水任殘年

一室

雪後渾無賴孤懷祇自憐六句稀樂事四序總冬天路暝投林鳥廚荒啄粒鳶衰安多一臥微倖至今傳

新河道中過大鴻

此番真邂逅喜極轉忘言各自傷離緒因知擾梦魂渡頭波鳥沒沙嘴榜人喧空有離山約嵐烟鎖一村

九曲河道中

空外天無際清溪接翠微日晴催麥熟春老耐花飛挑菜黃敷錦穿林綠染衣急須喉吻潤茶竈午烟稀

同諸子游三天洞

丹葉下紛紛遊同老少羣巒奇雙樹合洞杳一天分層磴如傾溜懸崖欲斷雲龍湫深不測細響半空聞

同荀仲古裴少夏過慧照寺訪楚嶽既白諸上人得休字

風殘菊老正高秋布襪芒鞋數舊遊方外遥情同飽照床頭淨語識湯休青天嘯侶來霜雁白首忘機學海鷗鐘磬夕陽聲不斷沃洲亭畔梦悠悠

感懷

愁絶遥思梁父吟悲臺哀壑二毛侵俗聲難比車中鐸
朽質還輸爨下琴落葉紙窗千里夢寒燈布被四時心
臨風是處頻回首依隠墻東戀盍簪

送雲驤游鳩玆

片帆遥指族雲中芳樹晴絲裊碧空客路僅寛衣帯水
鄉心偏繫石尤風青燈夜集傳張禹絳帳春生識馬融
為問象明江上月窺人一點夢思同

同愚谿子楫升元過伯進竹隱留酌竟日述懷

幾年夢入浣花村邂逅同傾老瓦盆桑椹小紅齊結子

竹枝修緑漸生孫
琅玕戞戞直干霄遠砌緣岡不待裕天語竹風清沁骨
歸途落日半山栤

吳　麒

字子仁庠生好吟不樂仕進生平著作無子俱
佚友人張嘿菴録其辛壬小艸藏之

桂花樹下

何事提壺至澄泉一潄涼清飈来洞岫野徑見羲皇秋
滛皆香遠花癯裊影長韶光容易過不久又重陽

早春山行

芷徑探芳行春山若送迎松根篩旭影竹杪溜泉聲遠
瀑斜垂白孤光暗逗明真空原在色遍地是無生

登徐司冦方壺閣

崇阿高拱俯城闉百尺元龍眼界新呼吸霞光通帝座
摩挲粉墨佳仙真篇牙雨漬釵痕漏棟角蟲穿鋸屑塵
莫嘆興哀如電影繁華終是太平人

祝木山八十用自壽原韻

滄海横流謝羽心登臺時作楚聲吟青山衹許塵中老
白日羲皇夢裡尋獨酌悠然新漉酒移情一曲舊鳴琴
柴門艸色染衣緑殘客輪蹄莫浸侵

擲卻儒巾簪竹冠市朝拋不挂關千家傳禮樂從先進
徑滿蓬蒿待古懽界汁濡籤猶束素霜威凍石尚磨丹
耄年好學真人瑞豈作磻溪釣國肴

宛雅三編卷十一　　張懷　校字

宛雅三編卷十二

竹憩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國朝

吳肅公

邑志儒林傳字雨若號晴岩宗周裔也從姊氏垌徵君沈壽民學垌謝去舉子業肅公亦村居鍵戶力窮聖學以崇實用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說堪輿祿命之術舉不能惑是時姚江傳習錄充斥宇内肅公辭而闢之以明道為格物即集義以為仁著正王論滬滬千言灑溜立判從遊日衆立明誠會遠近知者率稱晴岩先生當事請見謝弗納褎衣博帶望而知為有道之儒也治古文直逼左史詩不屑三唐以下所著書甚夥壽民避跡湖北抱疾肅公侍湯藥兩月易簀時為師櫛縰治髮簪著有街南正續文集明語林讀書論世闡義等書行世

季滄衛南集序畧文必本于道以充于氣始能與日星共炳江河同沛如雨若之文殆本于道以充于氣者其所至正未易量也

王方岐衛南集序畧衛南之文鑽研六經含茹于濂洛之學有年其大者在于斥異端屏俗學真知獨見特立于舉世汶闇之中而未始標榜為名高也至其盱衡千古抒寫性情或累而千百言或促而數十字皆鏤心研神鉤摘蒐討與古人參會于茲忽之間而亦未嘗步趨繩尺求

肖乎古人嗚呼此其為衛南之文歟

吳于潁衛南集序畧晴岩先生吾延陵宗老實江南北之文獻也閉戶著書四十年矣與諸及門講聖賢之學幅巾褎衣攝齊函丈諸子橫經捧手而前秩如也其為詩古文要皆本于學問原于德性非第如章句之儒飾字繪句而已先生志既高學又篤著述甚富余所見者讀書論世明誠辯錄闢義錄易閒正王各若干卷皆其有裨世教者詩尤峭拔雅與然非先生所欲居云

飛山來潮讀書論世序畧宣城吳衛南先生以所著讀書論世見示自五帝迄于有明上下數千年間隨所論斷咸以其時勢為衡既不失之苛亦不失之恕殆所謂植識與學而全之者歟夫所謂識者必以其身入乎成敗利鈍之中而籌其是非得失之當所謂學者必以其身置乎成敗利鈍之外而權其是非得失之公雖起古人于今日亦當俛首無辭而況後世之讀其書者乎衛南讀書以窮經為本經學既明其于論事自有左右逢源之妙苟不惟經之是求而徒深文曲筆以詐多而闘靡誠不知其于古人何似乎吾是以讀衛南此編而悠然其有感也

汾甘餘話寧都魏叔子以古文名世余觀其地獄論上中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宣城吳肅公晴岩衛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

二樓紀畧余初至郡呂元素侍郎方以御史典黔中試歸有書見及因問晴岩起居荅以剩夫遺老不復可作矣郡人又嘗言吉水李宗伯視學時先介新安郡司馬曹實菴將造衛南廬竟為鑿坏之遁商邱宋公犖吳知晴岩方就姜仲子學在同論著述乃家從學在迹之王文恪祠晴岩之高蹈二公之好賢皆不易得也

容槎蠡說家借柳述宣城吳高士晴岩有一聯云窗前艸不除一般生意座上客常滿四海春風

遊支硎山

聽說神飛動鷄鳴待曉天趂晴消旅況縱艇入輕烟嵐氣千層合雲根百道穿不辭苔徑滑雙屐蹴崖巔

崱屴奔崖出參差別塢通藤蘿孤畫暝佛火六朝紅伏櫪歸龍蔵凌霄歎隺籠心期歸物外近擬叩支公

遊柏梘

路入瞿硎室松深古佛家虹飛鷲度壑雀乳罡啼花怒瀑衝雲斷奔崕撼石斜茗芽香共摘浥露啜朝華

湖北謁沈徵君

躡杖水雲寛麻姑接檻看悶奇他客酒脱粟楚人飡雨過隣舂舂潮廻夜語寒艸堂無長物書卷得平安

十二月二日同諸子集飲方竇堂即席分韵

雨濯烟中封堂開谿上扉月隨人共到絲與肉交飛詞繳銷銀燭山花妒舞衣酒深惟解榻蒭螢暗雲歸

癸亥冬日滿聽樓奉訪梅東渚八首

蕭莜尋舊約秋水帶踈籬乍見誰聲徹相持老淚垂文章期我共聚散定誰知把酒消殘夜清霜菊滿枝

十載重來此層樓擣水隈溪聲循檻入山色倚櫺開垣

短遮隣樹階廻甃野苔吟詩方未愜行坐互徘徊

老懶刋才藝含毫勉為君詩容分庶岧字許入鶩羣暗度簷西月濡殘硯北雲濤箋凴襞積四坐擷幽芬

傑閣雲連樹飛甍日漾溪幽花霜後見寒鳥酒邊啼僧寺紆游屐仙巖續舊題琴尊隨意緒選勝故相擕

移尊小阮集庭對玉蕭森好夢生春艸高風動竹林岩居漁入餜市遠弋來禽一醉拚衰病乾坤信陸沉

呼茗濯殘酒香背假寐餘竹高鳴玉馬盆藻潑金魚院靜琴聲出窓寒月影虚雞鳴山欲曙吾意即吾廬

埜色延高矚雲嵐出岫中烟扉深靄合村塢暗流通灼

燦圖霜柿丹黄疊晚楓化工如有意點染付詩翁

解榻共晨夕經旬未擬還松筠貞歳暮泉石駐衰顔銘勒東西壁書藏大小山君看朝市客能得幾人閒

潘自甦

字浣臣號最樂人文學績學耽吟與梅清沈泌同詩社著有最樂人詩十餘卷

醉吟

手持一尊酒目覽千古書梅花入春開幽香滿庭除自吟波自酌不樂將何如小孫索果脯時来牽我裾揮之不肯去踞地伴喧呼大咲起徙望我醉須人扶

鳩玆葛方夏為瞿山先生篆古名媛圖章于扇梅子蔚作歌一首先生命予和之

美人去我已千載雲鬟鴉鬢知何在空懷咲語舊時親只恐芳姿一朝改幾度相思不相見為歴君家五明扇扇頭遍篆美人名皓齒朱唇擬覿面由来何物動人憐粉黛紛紛當我前葛生妙手信尤物一筆一畫真嬋娟峋嶁碑古費雕刻鳥跡魚書多剥蝕方圓位置管城功金石無煩剞劂力噫吁嘻周穆已從瑶池醉漢成甘老温柔鄉浮雲富貴不長在奚如飲酒挾妓以徜徉君不見團團扇底闘紅妝才女宜如才子傍蛾眉相聚莫相

蛞吹動秋風午夜凉

秋興

肯以妻孥累而忘廠豕親尋人姑說兒無事但搜神松竹寒窓客烟嵐野墅隣從来高尚士知不去清貧

游桑亭鎮蘭若

沙渚還波浪居然蒻水中寒消新霽日暖入蘠春風楊柳千村綠桃花兩岸紅扁舟竹林外朝夕任西東

同陳倬振晚登峽石

恠石疊山根巖陰溼翠痕空潭穿地肺峻頳矗天門雨過松聲冷雲連水氣渾龍蟠不可見蛟舞跡猶存

秋晚由張僊圩至唐祥如豹山艸堂留宿

争飛鳥鵲暮林投犬吠山村晚更幽夾岸芙蓉通廠然當門楊柳繫漁舟雲歸月送千峰出溪淺橋餘一水流無事倘容終歲住是中吾欲老菟裘

由龍谿乘小舟至馬氏也宅同韓退庵沈培元賦

十里横塘水氣渾幾家疎柳護柴門波搖樹影長依岸風送菱歌半在村客到艸堂尋絳帳人吟花塢倒清尊幽居倍覺秋光勝叢菊香飄滿一園

再过龍谿不得尋吳克猷悵然有作

三月龍谿一棹歸春烟漠漠雨霏霏桃花漸落黃鸝語柳絮初飄紫燕飛放眼遥看新漲急論心惜與故人違少年同學輕貧賤誰問窮途老布衣

賦得何處難忘酒

世情真莫測酒德最難量到此能相憶無時可暫忘偏宜逢月下每喜在花傍竹葉玻璃色葡萄琥珀光遊擕開士酌歌對美人嘗刻像供儀狄題詩贈杜康惟期田種秫懶覓圃栽桑坐為持螯永行緣荷鍤忙和神臻聖境軟飽鮮饑腸偶爾憐鸚鵡因之典驌驦陶然傾五斗醉矣别千觴舊友懷徐稺新知想渴羌寒消風雪候遠慰别離場我久稱惟伯畸堪作釀王愁城憑汝破壘壘

待君商駒影催過隙驚聲競遶梁高朋同倚棹佳節共登堂畫閣樓頭促華燈檻外張當筵無上若奚以樂高陽紀叟空悲慨黃公易感傷幾回需麴蘖麻藉免淒涼况復芳尊滿還兼午夜長村簫吹歲稔社鼓擊時良欲贊功誰並須求譜自藏天懸星著象地列郡分疆造物既如此沉酣亦不妨捧罌珍翡翠把琖惜鴛鴦但得參軍趣寧嫌司馬狂飲唯獨醒態愁愛老春香叢菊晴初放籬邊興未央

施彥淳

南樓志字幼程號忍淵宣城人明經

邑志儒林傳彥淳侍讀施閏章子以孫念曾貤贈文林郎興寧縣知縣

文昌臺懷古兼有感正學書院

文昌臺矗嚮潭上潭光倒映影搖飈仙觀龍峰近比隣麻姑柏視遙相望八窗面面俯晴空誰歟構者東源公朱公大郡非侈觀遊窮締造爲培地脉護黌宮宮墻萬仞聳雲際厥左以臺爲藩衛不然是處若頹窪形勝縱佳猶未偹科名自此盛蟬聯文物風流已百年即今舊跡惟重葺時郡守王公倡重修會省高步動星躔臺下寒烟籠宿莽霜亞池蓮被遝渚先儒尚有講堂存還誰更爲牽蘿補

馬文開

北樓志字雲人別號雲髯宣城人文學以詩古文名

吳肅公真品錄序略予友馬雲人行端而學樸有志于聖人之學取古人之不漁于色者彙而編之曰真品錄以是為人之則而操修之要也

柏山寺

青山意所投白社此來游初地空穀相孤雲澹去留寒歸梧葉晚香蔓豆花秋坐久成清契山泉不盡流

題半山畫爲鍾子夔

楚澗天空雁一羣霜清門徑葉紛紛鍾期持取高山意自愛憑欄眺白雲

陸之珍

原名之瑜字在璞文學愚山文集吾里有陸舒白先生傾而髯賢而有文其子之瑜有父風尤好為詩予閭里中有陸孝子不能舉其名問之瑜則戚然曰此先大父省我公也

題畫

蜀國絲桐百尺絃冰紋細繭五雲箋淡妝濃埽瀟湘烟罨隱依稀爛柯仙三三五五傍嬋娟雕欄却立清風前流鶯語燕情爲牽朱唇翠葆紛翩翻尋芳鬬草破苔錢綠齊紅嫩相新鮮傾國傾城絕世妍雲飛雨散如流泉吳宮隋苑非當年春風省識畫圖緣何來紈扇珍璣璿

一幅香閨劇可憐袖之壁絡如珠聯渲染自昔推黃荃紀年丁丑款識全女媧煉石能補天從茲移向高堂懸語君此語千秋傳

濮陽錦

邑志文苑傳字無著號餘溪與沈泌梅直同時隱居著述以博雅稱

吳街南集余心識無著且十年無著余鄉人也然而半生之楚游余亦終歲農畝未嘗齒名士之籍頗不知無著何見而心亟余己酉自楚歸訪我街南數四而不厭而余方從事穮蓘之田工而卒無由一見焉乃余時從里中傳誦西征五百字所謂夷陵詩也一日過凌子冲寓坐上來去數十人或識或不識有岸幘倚欄哦敲徹樓瓦余睨視此得毋名士而耳其語則宣也直前曰子無著乎無著咤喜過望更相拜把臂

東渚艸堂詩用謝康樂齋中讀書韵

垂白苦飄萍廿載違卯壑何如東渚翁早歲耽寂寞定
溪結茆宇中林鳴鳥雀秉耒課耕桑擐衣勤力作有時
素心偕茗酒恣譚讌詩筆畀子孫竹梅繞亭閣要耿山
水音動靜有常樂居然仙尉風于茲永栖託

梅　靚

梅氏詩畧 字青老號崑陵又號小孤山人生而
文弱善病性好吟耽遊時出江上放歌行吟曰
又稱江上詩人尤雅慕宇內名山川嘗挾一古
錦囊往來燕齊楚粵閩浙至輒有吟咏數十年
中足跡幾遍天下故又號旅翁著風穀集詩文

凡二部詩有客吟卧吟併餘吟共二十卷

先王父過夏相公故宅詩有杼投三至主恩深之
句靚經其處追和有作 相公宅在青溪敕賜忠禮書院
憑弔先賢曾駐轍院題忠禮轉堪憐主恩三至應無恨
士論千秋始可傳石馬門前嘶暮雨寒鴉宅畔咽荒烟
淒涼今日還同憤何况招魂泣楚年

田橫島 島在東海中
田橫憤未已島畔氣長青怙石嵯峨立猶疑五百人

沈　埏

邑志儒林附傳 徵君壽民子字公厚號稼亭有

稼亭詩集

梅周祚招遊仙人巖三天洞小飲洞中
良辰愜嘉招尋山撰游屩曉樹綠初齊殘花紅自落聯
袂緣清渠支筇度危彴仰睇峰薇蔚迤駭石拏攫搴蘿
入窅窕拾級苦确硌遂歷屭屭危側帽嘯寮廓仙巖冠
羣岫呀然谽谺鮮碧老大藤終古福羈絡獨樹楓千
尋青蒼欝盤礴小憩石屋涼清吟恍響雀縹緲雲軿至
咿嚶響天樂山腰嵌精藍竹裡露粉垩揖客雲中僧飽
飯松間閣邐迤下崇岡捎衣脫裝薄碧澗潺湲來洞口
輕烟幕小步遲幽探巨靈訝劈鑿入門始傴僂越磴旋

空拓重宇邃穹窿空堂大寬綽高牖闢青天一氣通元
漠義輪過欲窺狀響前還却冉冉垂玫枝凝發霞紫蕚
廻飈時一鳴衆籟激笙簫渟泓識龍宮黝墨深詎度自
非海眼通或恐靈湫涸我聞三伏時歲必風霆作轟豗
裂地軸狂濤噴浼瀣珠鮮娟清淵漩濯快棲託主人與
何豪臨流盛杯杓席地紅鑵瑜促坐忻酬酢雜沓方圓
陳淋漓羽觴錯童稚忠韶令恂恂頗端恪得句能高吟
甥垂顧即席成絕句 抵掌羣狂噱良愜勝覽懷差遣塵襟惡晚翕
噪客歸殘霞逾赬灼廻矚盱躋攀秀色猶綽約賤子磨
龐侶髻鬌耽烟壑胡爲困奔走老至耻羣縛翕尚志偏

違萍泛涨慚怍懿此好林泉風俗亦渾噩頎言孫誅茆
山靈應予詬

見盱山房雜咏

茆簷低結水烟濱也說山家小築新自喜老能親畚鍤
湯憐兒共剪荆榛池橫略彴通耕耒花援笭箵把釣綸
便可狀門終日閉更於何處着緇塵
歳月堂堂去可憐剛能容膝手殘編新栽苦竹總含露
舊插垂楊已作烟水面小如浮釣艇人前免乞買山錢
平生坎壈多萍跡轉憶流光一黯然
剩塘花竹隱前除望裡先人有敝廬抗疏身歸鈎黨後

著書年斷義熙餘青編早已光幽躅白髮真慙讀父書
愛我諸兒同谷口風期千載說何如
荆布相隨貧寠慣十年翻憶隔霜烯林間今咲堪提笈
廡下何煩更賃舂隣媼穿苓貪共語諸孫騎竹競相從
秋來不少田家樂老瓦盆香村釀醲
力穡敢忘先訓在老年簑笠有餘慵蠅頭字細鈔偏懶
鴉嘴鋤輕荷不難小榼醉憐今古速幽栖閒覺水雲寬
傳家事業惟農圃底用文章後世看

梅豊中

（梅氏詩畧）字若水號甘泉文學禹金之孫朗三之兄

雨次板橋

倚杖衡門外松楸入望中一溪寒食雨十里板橋風簷
雀還將子林花自作藂百年行有役哀白自成翁

李月

（邑志選舉表）字少白布衣能詩從征廣東授開建知縣著有額表遊艸

日若短行

日若短夜有餘璚筵初啟坐瓔瑜紅妝秉燭光耀膚明
瑠搖曳披繡襦清新嚦嚦轉吳歈秦箏楚瑟㲄調俱趙

女燕姬絕代姝任教博塞為懽娛鯨吞虹吸不敢呼俠
士文人爭步趨只今戈甲滿長途斯民無食居無廬窮
愁抑鬱誰著書咿唔咕嗶胡為乎三墳五典揔成虛邪
浮嗚珂遊帝都君不見錦衣珠帽南面孤頤指氣使今
通儒

至羅浮面山類上

祖龍曾有馹山鐸驅浮奇峪撑海角恠石巉喦儼画圖
黄雲紫霧開寥廓朱明洞口夕陽斜華首臺邊滿徑花
不見只今峯頂月夜深還照野人家

舟夜

江清對影濃突兀見孤峯月擁千山白青連萬壑松更溪聊謝酒夜靜忽聞鐘唱徹漁家傲烟波第幾重

舟行

北斗與城平銀河一瀉清孤舟烟月裡處處是秋聲

遊仙詩

白鶴仙人至古松招余直上青芙蓉也應暫着飛雲屐蹈遍羅浮四百峰

沈鑑

邑志儒林附傳 徵君壽民子字公湛克守先志

奉訓東渚見懷

依棲新竹裡臥聽碧溪泉素券敲冰雪虛堂生霧烟人爭推古處君更訪遺編時佀刻姑山文集此義高誰並還應暾日懸

梅燕祚

梅氏詩略 字子翼號雲如太學生福建興化衛經歷生平孝友服官多廉能聲著有雲如艸

過祖菴訪覺拘上人

行遊向何處剗北老僧家一徑堆霜葉空門遍雨花陵峰迎杖立宛水挂簷斜莫湯葉流去芳林可駐車

湖上二絕句

記得當時燕小家西陵歌裊碧菱花可憐今夜峰頭月清影憑誰過浣紗

松圍九里一湖烟雪斷孤山送晚船謝得重遊多地主明朝別夢寄清川

吳可敏

施愚山墓志略 東里處士吳君居宣城之水東宣之有吳氏城南水東皆祖宋丞相正肅公潛而水東多韜德隱君子風氣尤近古處士少治經生業不利慨然歎憤日取古人嘉言懿行以澤其身以貽其後人晚得目疾拍兒肩以行聞

客至欣然亟出或不待扶掖留讌語至夜分不勌蠲忿滌怨飲人以和晚自號東里處士人無問賢不肖皆亟稱東里翁長者長者故其卒而人哀之公諱徽明字羨生淡叟名可敏

雨霽

雨過空山靜雲收遠對浮斷虹侵澗落涼月抱江流露坐烟光濕風餐海氣秋沉吟聊縱目沙鴈起滄洲

白雲寺

絕壑藏金相踈鐘出翠微馬隨紅葉下僧伴白雲歸埽榻人天近談經梵雨飛不緣歸淨界誰解世情非

葛玫

字子玉孫寄菴文學

潵聽樓詩呈東渚先生

樓頭北斗懸樓脊樓外青山障樓腋北斗文章韓退之東山聲望謝安石嚶嚶好鳥助高吟萬樹梅花溪上臨倚檻垂綸釣雙鯉芳流不盡足餘音

沈逵

字次鴻孫宋岡

寄懷東渚先生

每懷棲隱處東渚艸堂幽巻帙迎青嶂憑軒狎白鷗春

風花下酒明月水邊樓贏我碕湖上烟雲一釣舟

梅超中

梅氏詩略字季升文學禹金孫朗三弟居顴山著有顴山艸

宛津菴

傍水茆庵靜行吟逐短籬城髙啣月小溪暝度雲遲魚動開萍葉鴉爭隨柳枝乍聞鐘磬發幽響澹人思

梅芬

梅氏詩略字淡中放曠不羈耽吟自適

西山尋廣隱居遺跡

何年此棲隱一徑入崔嵬我憶高人跡天留古石臺秋前叢桂發雨後亂泉來好借誅茆便青松手自栽

梅鍾齡

梅氏詩略字鳴汝孫篪三文學瞿山弟三子才華英放長安名公多器重之北遊病卒年甫三十著有青溪詩稿

同子彥讀書青溪

青溪横大道白晝掩深扉日與古人近望令春艸肥濁醪醒復醉塵世是還非對爾心俱逸慚余願或違

久客

長途支病骨久客怯塵顏弔古斜陽下逢人濁酒間有愁唯世路無夢不家山歸計紛難定余將匹馬還

孫洪範

字疇九能文早卒

夜泊陳村

秋風明月起野岸獨維舟雲淡寒飛雁汀邊冷宿鷗人烟迷古樹漁火照村樓只尺江鄉路歸心逐水流

沈蟠

寓西津步月

西津淹作客新月且同看磴轉燕陰窈崖迴澗影寒尋

幽閒竹院遐勝禮禪壇今夕青精飯鄉心聊自寬

梅士元

塵類

躡類破秋色穿雲滑午陰松関迴騎緩竹逕避塵深老衲歸農社微風出梵音家園行不遠只隔寂高岑

梅曰斌

字具美處士

柏梘寺

徑杳白雲留幽深獨自求陰岩時作雨古木早知秋梵語聞林外泉聲響石頭呼來僧共坐茗椀引香浮

吳易

字天示號確菴水東人貢生

入山訪立夫上人賦呈無戒和尚

壯年書劍兩無成剩水殘山寄此生頗與黃花存傲骨羞將紅葉寫羈情尋山直欲袪閒見學道猶能避戰爭留得竹窗懸榻在間來煨芋話淡菸

孟麟

字白生文學

掩流稿詩為梅子翔

淋雨酷連旬溪漲驟淜湃饑蛟怒且立奔濤拍穹蒼近宅鮮完居木石互激盪生者半為鬼死者失所仗流棺挂高樹縱橫藉灌莽造物無全仁仁人慨以慷梅君澤枯骨收瘞卜墟壤哀誄發至誠設食陳瓦盎古人貴陰行寧曰沽標榜救生兼卹死吾道固所尚用之式薄俗仁風庶以長

梅振祚

梅氏詩畧 字伯起以獨建柏梘飛橋橋石舊勒引虹二字故號引虹著有池上艸

蔣氏江樓同楊四楊七趙大醉後題壁

索醉上江樓相看盡白頭窗開孤月冷簾捲片帆秋平

楚橫霜雁寒汀聚水鷗高山遺事遠懷古見風流

梅尚賓

字仲宣號仁村著有吳門仙胄稿

覓仙臺

循溪盤石磴雲際問仙鄉一水千迴響羣苍百和香此身當碧落何計引璚漿太守留題處瞿硎宛在傍

野沽館驛

寂寞澄江路收帆館驛傍風寒吹日白水涸起沙黃鄉語聽何切庭柯盼轉長家郵何日熟傾酸洗離腸

涇縣 施念曾
蕪野 張汝霖 編緝

國朝

梅庚

江南通志 梅庚字耦長宣城人苦志力學以詩文見稱於施閏章高詠康熙辛酉舉於鄉選泰順令邑苦歲修海船庚莅任五年累不及民著聽山詩鈔湯泉集

邑志文苑傳 耦長號雪坪晚號聽山高祖守德曾祖禹祚父朗三並有名前代庚三歲而孤兼寡兄弟家故貧母劉撫以成立資禀穎異好讀

書博綜該洽尤深于詩名籍籍聞海內客遊京師一時名公卿無不折節倒屣至郎傾其座人性狷介絕不妄投一刺人益以此重之領辛酉鄉薦屢困公車新城王阮亭雅重庚及主禮闈復放黜阮亭為詩自責有如何古戰場亦復失李華之句旋知泰順縣以經術佐吏治有循良聲未幾引年歸葺先人書帶園蒔花種竹時與二三老友飲酒賦詩詩益醇古淡泊無聲臭可尋閒攜絹素寫山水石幽情逸韻不食人間烟火為一時名流領袖者數十年

施閏章耦長詩序略 吾邑梅氏世以詩名予嘗序亡友梅君朗三之詩自聖俞以下數人皆工文辭卒未通顯為之嘆息今朗三之子耦長又以詩名于時夫朗三以諸生廢其大父禹金先生家學文詞書畫風流藉甚陳卧子嘗手錄其詩而山[illegible]即世是時其孫耦長甫數歲惸惸依母劉太君家無擔石亦能抗[illegible]發讀其先世藏書自孜于傳俗為[illegible]謂非士之[illegible]絕者與

曹溶耦長詩序略 宣城梅子耦長紹[illegible]學之後寡絕人之姿其智足以起新創物而其為詩獨先型是式[illegible]原才雅頌極之漢魏三唐盡馳騁之致卒一[illegible]敢溢于法外

吳師洛漫興集序略 雪坪夫子之論詩曰詩者聲也天地間聲不一與雷霆風濤皆能迫乎其不得已以至鳥鳴春蟲吟秋也其間無數而有數者各有所以聲聲之顧今詩人所獨多假借何能久不春而鳥不秋而蟲失其質矣必假聲過盡而真聲出何謂真聲審題是已[illegible]翠瓏觚而供朝[illegible]宴享陋矣彼椎鼠野飲而亦張錦帝考鼓鐘不恭傷乎宣悅愉于傷庭感逝矢悲恚于燕喜雕琢[illegible]失時不誠無物又奚取焉故發端起意[illegible]雖不可易然後[illegible]視其氣象至而動色態各現決不若剪花綠葉之旁[illegible]而無有者合是論詩尊唐即畔唐尊宋即畔宋壁人學步儈父學語徒取[illegible]何有乎詩

陳允衡國秀集詩評 讀梅耦長詩[illegible]合古人法度而才情溢出似孫策渡江老宿為之辟易開卓清[illegible]游覽宴集之篇尤為山水清音除[illegible]人矣湖西公[illegible]為同調有以也

車中婦詩示和

傅公子聖可來自西安車載少婦將于鄰境者相屬于道賦

斷蒂道旁瓜折根園外韭汎汎水上萍纍纍車中婦或纖皙而妍或罷黑而醜或悴而神恬或恚而色忸或擔荷瓶罌或襁負奔走兒夫動相隨挽車前後行行適隣縣媒合評所受忍將結髮親籠販如雞狗今夕共衾幬明旦逐誰某夫豈婦不仁決絕求他耦亦非厭夫乘

中道甘相負皇天屬降灾仳離歲云久井社半流亡從誰乞升斗淘河拾螺蜆屑榆刊林藪茹多腹膨脝咽澁時嘁嘔欲語口囁嚅糟糠能常守與其同并命毋寧各分手汝既泥所歸藉以活姑舅言出聲還吞寧不念箕箒當其發車時婦已非我有根蒂無重完飄萍飯合否野曠愁雲昏行人各回首

聽魚生彈琴

魚新安人寓靈州

黃山臨戶牖三十六峰寒何日剏安水遙連十八灘自言別清境抱琴常不彈愛此玉窗靜涼風汎蕙蘭花前一揮手攬衣聞夜殘新聲聞古調知音良獨難余亦辭

家客江邊𨓏所惟有琴亦不御掛向敬亭看相期隨海
月一卧浮邛壇

括蒼漁父篇 為周太守宿來紀事

我聞於蒼水惡溪名最久惡溪之自惡無風作雷吼客
放惡溪船船破惡溪口文犀斂角鮫白璧盤螭紐千金
越客裝忽落漁人手舉網何磊砢倉皇白太守太守大
太息汝棄吾寧取守義汝既堅鈐封待某某越客浔聞
之五步十叩首雙角良區區請為太守壽太守大太息
汝橐吾寧有細人秉高節汝往謝漁叟漁叟浔聞之剌
舡入烟椰至今風雪中披簑露兩肘

煉丹臺

朝陽煕丹崖晨策凌蹴峯既欣海門豁遂臻雲幄重六
龍頓階𨸏萬象含春容闢深延修絙趾壑標靈蹤緬懷
軒后駕飄颻蹕璇宮容成及浮邱羽葆紛相從大藥一
以就神禹光熊熊瑶艸被嶠路玉樹榮春冬撫物感素
髮蕩懷肩元風虛無表圜碁渦恍追遺弓徒然結情實
大化紆紛窮

歷化陽諸洞暮抵極樂峰下書寄王山長碩赤方
鄧孝感孫豹人邵子湘諸遊好

洞壑森赦蔚石扇定誰啓傳聞孫與龐 俗稱孫臏龐涓洞 有無此

中宅陰寒少燭光羣行尚捫壁蹈雲起墜淵拾級愁觸
額交穴岐旁分合沓迷所適引臂仰前導跣趾忽後逆
蛇行盡傴僂攝衣還踧踖僮安争後先拄杖紛戛擊移
步鉏木聲空響應人跡劃可驚潜蚪危或蹈崩石兜斧
幾雕鐫指顧競剥劚突作魚龍形盤拏奮爪脊隱嵌佛
老龕嵌幢相蒙羃剸中列盆盂石乳時一滴驚呼山魈
藏投炬蝙蝠擲側身窺盡頭深黑怖幽關那遽通河源
谽谺但微隙其一名朝陽窓扇稍高闢慦靜存一僧緣
辟安林席自矜巖寶覓轉覺天地窄出隖塗已紆前峰
日將夕崒崔嶸千盤矯首企跡隔野蒼蒁歸鞍暮禽喚

迴策懿此物外蹤顧我城中客攀蹬惜相違援毫報所
歷絶嶂徧題名披雲倘來覿

酌松棚下用王侍讀阮亭晚望翠微寺韻卻寄

丹崖聳圓蓋盡日晴陰裏壺觴碧艸間人語麏麚起望
聞羅㖃鐘俯見渾河水夕賞悵難同幽芳尋未已

積雨初霽王赤抒舍人以詩見懷依韻奉答

夕照開重陰積雨坐冥漠門巷盡泥封始覺江南樂掉
我溪上舩開我林中閣晚風送微涼朋舊趾相錯偶蹈
東華塵輕裝於茲託涇營上衣桁饑鼠嚙空槖猶有墻
東人時來問𤨏寞素琴久不御雅音喜聞作吟賞有餘

妍人閑一花落 赤抒索予四有人閑一花落之句

偶於篋槖中簡得杜于皇慕沈詩一紙吟諷循環既徵沈勵晚節欝為一代完人而杜之沖懷服善亦於是可見慨賦一詩

詩人杜黃岡家風仍楚勁朝士畏詼嘲里儒遭訶屏以此得狂名嘗蹋翻自命環顧或掉頭脩詞罕致敬作為慕沈詩獨碩執鞭鐙徵君起吾鄉少挺介特性領袖彼社英賢科舉方正嬰鱗斥樞輔危言駭人聽三上不見收拂衣名益盛一馬浮渡江二豎竊國柄刊章捕膺滂肥遯脫機穽幽沉土室衣作勞谷口鄭庶幾高節完不

負前朝聘黃岡豈浮慕仰止形篇詠浮沉私自傷素業保未竟因知狂者胸如弦筱如鏡見賢能思齊勁直奚足病

學圃圖查初白編修屬賦

退士慕巖栖逃儒託山長守道苟不堅變遷隨俯仰橫溪有真逸風聲被吾黨本具烟霞姿肯較尋尺枉脫屣謝巾衫全家入菰蔣素琴常在膝蠟屐竟幾緉有時柘近局自起掉吳榜壁有課農書兒奉登山杖菊水足延年木奴不責養一味甘可公太平心有象依稀三樂全圖畫及懷祕我未拜龐公高風緬一往彈指人代遷諸

昆各競爽門庭騶赫奕時渡念疇曩飛潛遇則殊出處道無兩廻憶橫溪隱身後益憶想我行甫作吏逝將適雁蕩羅剎衣帶水盟官亦接壤吏隱當在茲披圖吾不廷

将赴甌東留別都門諸前輩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斯語足三復清濁異所託我本澹蕩人亦行就縻縛壯縣苦徵求邑小但求瘼稍眷羅陽城遺黎經焚掠重灘激雷鞫峻嶺如劍削永嘉好山水而此獨險惡脂膏非所希賦命安瘠薄同心幾宿老淺先集館閣幸不遺冗瑣觴詠猥相索聞予將出宰

啟誨比良藥官守有章程事異處巖壑浮名來衆咻慎勿露鋒鍔再拜謹書紳鄙性實潤畧今夕共離筵猶得展驩謔依然文士會惜別槃有作一出春明門高下區官爵即恐札爾汝未鮮習唯諾牽絲出已遲鑄鐵竟成錯去去勿渡陳松桂有餘怍

錢荒 賠銅以鑄錢銅缺則錢日以貴公私交病謂之錢荒。按宋張方平司馬光蘇軾等曰論錢荒各有疏前此白居易以乏銅有策有詩李翔亦疏論及頃郡邑奉文市銅聚議于景德寺歸遂卧病伏枕賦此丙申三月晦日

國家設錢局本以通民便不惜內帑金市銅資鼓扇比年銅乏古採買法無善榷俟輸不前初任關差採運不敷積商蝕可辦銅商領價解又缺額重壓廟堂憂度支蒙訶譴在昔唐宋朝錢荒

亦時見推論銅乏由賦不用穀絹闤闠無銅坑私家禁
鑄煎變易完錢糧（錢糧之名始于宋今因之其實多納銀也）銅貴穀逾賤公卿紛
條議輕重許折變即今患錢荒蕭條被郊甸白金盈兩
稱青蚨緡一串猶後數短陌居然見流轉民生日以蹙
國用何由繕利百始變法計私號明練令以見年賦分
泒解銅片飛符下所司經由速州縣解額准田畝程課
以部院其值給藩庫支放仰曹掾事例奉新頒一邑敢
專擅執議雖盈庭相視各以面詎敢累長吏所愧尠饒
羨勿謂錙銖微微末出農佃盈絀孰能知聊以佐營辦
陳詩告時艱用備孔方傳

菜荒（歲之不若又罹蟲傷圃蔬一空市無寄擔不僅粒食維艱也作菜荒詩二十二韻八月八日）

豪家饕粱肉千錢箸莫下儒門信淡泊藿食亦聊且有
畦栽一區背城故面野抱瓮佐疏灌採摘劇瀟洒不圖
旱逾熾秋令酷如炙老圃報蟲生蠕動細難打下種始
萌芽一過成渥赭殘蝕到瓜瓠那復留菜把遺送呼吏
巫祈賽紛祝嘏刑牲大合樂幾幸茲土捨（祈晴求雨甫畢頃又禳神送蟲）
一春雨壞隄積水猶沒踝浮家迯漁釣猶得啜菹鮭望
穿秋霖斷稍喜簷溜瀉黃埃累沾溼赤地仍焦閙饑饉
苦相尋欝如湯沸冶仳離逝莫告恐遺官長罵老夫安
家食累甫釋民社敢希園官送竊恠負擔寡盤餐切所
需菜傭寧待賈飣蔬但能飽餘年或可假徒深同患情
一効監門寫起眎大九州孰是樂生者（閜大裂也相如賦谽谺豁閜又佗神光一而閜見杜甫大清宮賦○江楚閩浙諸省時並告荒結因及之）

自潭柘還宿戒壇同諸公限戒字

巖洞雖重游登頓忘勞悴迴崇入花林言達昨所屆出
谷意方舒陂阪塗猶邁聯騎時相違穿雲行後會殿角
已林端昏鐘尚天外徒侶驚古松蒼顏競羅拜行地作
龍騫橫空攫天隘看榼間春萩清陰適情話雖通徵士
懷敢曠遠公戒倚樹共婆娑徵月出山背

覺羅子晉袤從紅蘭主人餞別海棠院新城先生

以春艸碧色春水綠波分韻見送予晉探得綠
字己丑冬來都下始蒙惠示大篇荏苒十有一
年紅蘭久捐館新城亦投劾歸田矣奉次來韻
撫時悼往情見乎辭

投林去已遲何心淩輦轂隨計遂飛蓬委荒知斷木花
宮緬昔游天家富羣玉中有瑤樹姿脩持類尊宿墳籍
羅心胸翻水無斷續重來撫逝景叩策悲華屋亨衢有
傾覆令人多不淑回予抗微尚弱齡好奇服蹉跎齒髮
衰寧復衒蛾綠三復瑤華音久要識存錄

用東坡除夕宴集膳邸屯田韻（宮編脩恕堂宅吟社分題）

殘年私自忖浔失恒相半素無懐祿情寧有積薪歎不
見風中花但充耳目玩飄茵與墜塹百年同一散舊交
多老蒼邀我入吟伴欻呼雜俳諧往逍換昏旦射覆時
巧中奩情沒槃案遂忘歲序還稍覺饑綦亂微雪洒夜
闌西山若朝盥好景逝莫追天寒出手緩五石挽未能
一葉懸難貫誰當走精銳一鼓師中懦吹律動葭灰應
候覘緹炭臥次謁新年依然眠孤館深憎被裡裂敢思
燕玉暖有時枯枿春蒸出銅池粲

脩船謡

出洋資戰艦靖海稟廟謨泰雖屬海疆去海道阻修不
知始何年派修同東甌程工有嚴限不浔久濡留巨樟
大十圍裁可充梁頭比年砍伐盡抉匠窮遠搜瑣屑事
非一灰鐵樓麻油縛笳蓋船廠物料紛相求纖細苟不
具移書被譴尤材良不道好卋口遂致賕土齊事難集
不與壯縣併銖兩責之官時艱民亦偷孤城嵌穹谷嵯
岈環四周鳥道上青冥船成出何由借問萬斛舟能行
山頂不

閩粵薄畊稼生身習樯艣其人難門稽其地易水聚五
月南風興揚帆襲商賈海舶富金繒海客善鎗弩殺掠
時相當終不免掠取非無巡汛師對之肆輕侮頃邀寬

大恩盜魁稍就撫神尭大好生安揷使歸伍㢑幾海波
靜疲瘵獲安堵昨來傳郵符迅疾揷飛羽颶風盯碎船
仍飭文吏補事在上年春予未踐斯土竊聞船由壞非
關載軍旅既往難重陳吞聲敢言苦執役分所當當今
方右武

側聞九卿議船工准部頒歲脩給公帑有司胡告糴九
閽未云遠衙門易為姦投牒再三謁十謁九空還即使
無空還名存實則刋江程千餘里一去難重攀置之需
湲圖悉索釧與環鞮繒及犁船其名雖無端㪅小雙蓬
船小脩亦百錢官新吏惛惰督造初不嫺宛轉屬代理
傾橐誰能慳有抉價愈高求者咸低顏廹促故掉首大
吏方居間功過一體均浔請始無患乃知我幕尊縣官
今實孱

鄱湖

何處認鄱湖大姑連小姑波明開寶鏡雨暗著羅襦送
盡江頭客年年不嫁夫

阮公子樓頭雨集同陳善百沈方鄴席間徵事有
述各成長歌

江郭戎戎暗秋雨出門一步無乾土汝南王孫只獨吟
崇川野老覓誰語十㢑九叩無人開相逢不飲胡為哉

千秋壘塊會須酒二阮風流況愛才鯊胎鰒魚襍丹荔
官物紛陳嶺南至嶺南我有平生親半年不見張衡字
謂雖恩聚散如烟那可謀劉談軥飲一銷愁聽來北里烟
花志白盡南朝子弟頭南朝舊事多奇絕請君先向侯
家說五侯名姓已無存但有人傳啟白門白門落籍歸
金屋材官千騎如雲簇寶馬香車夾道看慶帶蟬衫花
映肉隶燭為歡方恨遲降旛已出鍾山燕雕籠鸚武本
難馴萬金不用旁人贖南歸從此脫侯家仍向長千住
狹邪史鳳由來諍巧慧湘蘭先後鬪繁華繁華彈指浮
雲變綠珠失勢身猶見少擅閨中林下名誰知傾國無

媒銜羅敷寧利秋胡金文君誤認相如面明珠暫委路
旁人展轉寅緣屬要津好語能回公主抱嬌啼那畏丞
相嗔丞相君恩不自保失機落節江南道九畹曾披素
手香孤篠遽送紅顏老紅顏別有河東柳恠事驚傳無
不有趙后樓中赤鳳來梁家宅裏秦宮去三尺羅巾百
媚休元機曾否上清遊白楊未老尚書墓烏桕空啼燕
子樓沉憂損掃如秋葉隋簪遺舄紛相接詞人高會鳳
凰臺懽場艷說鴛央牒酒酣回首各茫茫銷魂豈獨在
平康明眸皓齒歸何處腸斷才人宋蕙湘雨黑城頭吹
觱篥長鬚鞴馬頻催出可憐一草如花人賸作千年下

酒物烟合花宮水拍陂棻騎銜泥歸路遲今宵酒醒晨
鐘動惱亂楊州杜牧之

東湖艸堂尋陳伯璣因感石莊徵君

問君何日歸南州前年宅卜東湖幽問余何時到南浦
昨夜月照西山頭西山月落城烏起東湖却限東城裡
樓俯灌嬰臺畔花門臨徐孺亭前水小艇貪程共使風
為覓茆堂一落蓬石莊去後風流盡投轄依然說孟公

發廬山由女兒港入湖數㕷大風旬日方達小姑
舟中述景遣懷因成長句

夕辭五老峰朝發三疊泉泉泉挂白虹峯峰生紫烟長

嘯謝匡君東逐鄱湖船船行倭遲客行速候船夜向山
家宿大姑廟前豚作風女兒港口檣拗竹豫章皇木堆
如山褰陽估舸高於屋長竿巨纜萬夫呼倉皇盡避文
昌洑（湖口上十里）大舡嘈嘈鼓吹同小舡愁水淺愁風鄉心比
箭猶嫌緩今朝行止付篙工中宵擁被頻推篷水面日
出石鏡東白浪正射朝霞紅須臾百變心目眴大吽只
愁人未見峭帆貪看石鐘山鳴鑼已過彭澤縣初日漸
高如殘月恠石矗空森突兀春來看山見山骨翻疑秋
至孤根沒半壁全污鸛雀巢盤渦欲撼黿鼉窟貝闕岩
蜺不可攀湯湯東注何時還馬當以上號天險岷峨直

下添重闗白狗黄牛遮不住江心倒插小孤山

健松齋歌為方渭仁編修賦

遂安城西好亭子龍鱗百尺階前起梢雨吟風昏曉中流青滴翠空濛裡我嘗飛梦石英山釣竿欲拂桐江水前年格鬪成奔廹白馬黄巾满山澤野火連燒泰伯祠游兵闌入方千宅萬事唯應付刼灰一松何意存蕭槭側聞手植自前賢五粒真移黄海邊青天不改蓮峯色白日猶含丹井烟重經喪亂仍無恙滿院清陰絶可憐謝朓樓東我舊園白松最古来滇門（先大中宮滇摛植）迢遞直同邛竹貴支離那羨大夫尊一日苦遭雷雨攫蜿蜒空庭

失本根君今槖筆明光殿韋相家聲人盡羨傍闕常懸愛日心撫松每繫看雲戀眼前誰是梁材直幹從教飽霜霰

邵子湘别余赴東年酒後作歌

幽州澹白日易水多悲風吹簫屠狗竟安在蓬蒿欲沒燕昭宫黄金湯低壯士色予歌汝和差能雄朝過孝伯家（謂阮亭）暮醉肩吾宅（謂愚山）蒲萄波緑月光白照見狂吟同岸幘聲雄相值頗相惜接手輸心肯壺擲詆訶李緒何足云嘲咲恭軍還作劉一日懽呼定幾回暑雨嚴辰都不隔我梦東呉未得還重愁送遠彫朱顏君今別我

東年去海風吹度之罘山金銀樓閣見仙島雲霞變滅須臾間此去蓬萊幾千里對面天涯自跡始登高明日苦難留臨岐淚落金樽裡君昔愛我歌謌出聲還吞蕤黍交路衢酒肉堆朱門蛾眉曼睩亦徒爾宿瘤時彼當至尊身世浮雲那能料但恨分攜失同調好向官齋咲鱍魚予亦東歸且垂釣

雪不得登始信峯喜聯雲上人送酒

三月正當三十日石笥矼頭遇飛雪天風吹裂蒼龍根流澌涷断丹泉咽敉裘短褐争前駈向来登頓何其熱祥符老僧鬢連蜷青緑玉壺勞遠挈黝然瀉作琥珀光

香甘時有神猿竊（中江頻盜飲故及之）我聞葱嶺高蘢葰四時常有積雪封不信殘春始信峰暄凄一變成凛冬掉頭擲却軒皇松醉眠且就青芙蓉

趙忠毅鐵如意歌（黄非郁祖官尚寶卿名正賓字賓王亦同趙忠毅繼楊左諸公象難）

有明嗣服十五葉羣邪醜正時事岌清流一網三案空黨魁尤數趙高邑手持六計四秉銓姚江（孫太宰鑨）平湖（陸選君光祖）相後先搘擊時嬰政府怒骫骳肯與奄人緣投荒九死老無悔尚書去後國步攺天家球壁盡銷沉百鍊還留鑌鐵在一枝挂壁篆文青上鏤山河星日形豈知元老提攜物持作游僧付囑餅有客摩挲欻心動躊回

肯惜兼金重舞處如聞太息聲撫時重引奸回痛往事蒼凉未易論流離嗟爾託身尊自辭天水沉埋後又屬當年尚寶孫按如意額圖八卦其背上為日月下為五岳山河水之形面有銘曰其鉤無鑯廉而不劌以歌以舞以弗若是利維君子之器也趙南星二十六字中有萬歷戊申春製六字字作篆體皆銀鏤之非郡渇之石球僧文㮣而杭子閒夫予其處亦渇一枝銘字形製皆同豈忠毅公不僅此一如意耶

題宋蘭揮芰荷搘杖圖蘭揮為冢宰湯堂先生季子初選庶常即假歸侍養臨行索題

空濛一氣黏天碧芰葉荷花凈如拭水鄉風物宛新妟凜冬直北何由渇濃臚烟墨相為開謂尚基尚方袍圓笠尚書来飄蕭似欲踏歌去鵁鶄鸂鶒同裘褎負杖相從者誰子風須爭詫小宋美今年通籍直承明掉頭只欲親甘旨尚書致政歸西陂至尊動色聞嗟咨乞汝鑑湖寧

有靳當令四遠瞻鬚眉我来長安去已久公子臨岐一執手搖筆題箋當折𣑽為予問訊平安否

高魯瞻通守豪逸強飲席罷以挾諸孫射獵圖乞

題兲醉書二十八韻與之

一騎前導戢且嘶一騎臂隼控不馳後騎緣山山蔽虧奔騰似欲大合圍中有健者騎指揮不老非少美髭鬚耳後鳴鏑如餓鴟艸間狐兎潛狉狉淮陰登壇一釣師不聾射生能麃麂腰弧插羽儼交綏借問何如幽并兒艸而從禽緊為誰渥洼之駒精權奇獸肥艸淺同遨嬉有張無弛非所宜秋冬射獵春唔咿遂坐肯索栗與梨

文人託興聊爾為少年何必不軍麾彥升三事了無期騎兵往往登台司健兒惡馬供鞭笞雲臺麐閣圖鬚眉人生快意當若斯還君卷軸心嗟咨燕市酒徒今已稀和歌且就高漸離

花朝集忍冬齋月下飲氾光春用坡公定惠院月

夜韻氾光湖名在寶應縣 王棱村修撰宅吟社分題

老顛喜趂六字飲歸踏春泥每深夜分曹作劇徒爾為斟量酒戶居中下斟量李見韓詩天與吾曹風月佳清光委地銀濤瀉簷鵲驚栖背客飛盆花出窖寒枝亞家傍重湖富老春濁醪不過隣墻借色比鵝兒黃較妍香凝荔子苞

初謝遝盡㰦嵜歷落人朱門游只如蓬舍未須引轄遮投井時喚移床看舞蕨酒債詩逋了未期吳綾越絹堆堪怕謝公且住為佳耳遲遭醉尉愁訶罵是夕余以送海先別

龎侍御蘅圃索題田居圖

比年身被微官縛掉頭苦憶田家樂蕭瑟蘭成賦小園想像紫桑醉籬落奈可園廬久就荒即使投林亦閒若有客歸休賦興豪繪圖徧乞田居作臨安夙號山水都清幽酷愛城北角桑村蕩蕩句依稀瓜架茶棚寫約畧来往春農事耦畊簪筆西臺只如昨有書滿簏酒滿樽歌呼誰信君垂槖勇退甘貧詎足憂種藥栽花良不惡

我寓南園望北郭跬步難前病腰脚策杖田居會有時
湯與題戕完夙諾

上巳雨懷吳五砥臣

三月當三日輕寒戀敝裘竹溪𧺆雨過花隖暗泉流攬
鏡悲生事登樓當遠游別君如昨日芳草接汀洲

石溪寺

墻東石溪寺步屧過頹垣郭外皆春水城隅如古村雨
餘羣木淨雲在衆山昏上巳江南路鶯花處處繁

郢中

龍起漢江清江流遶石城當年伴代郢此地重陪京夜

雨金鋪溢秋風石馬鳴郢中詞賦客今古一含情

酒樓遲月次韻

堅坐延山月中天欲二更未高江早白將吐樹俱明水
檻連蟲語空城過雁聲不知騅宴地秋思若為生

就亭重晤顧赤方

白龍潭上雨曾溼送君衣此地一尊酒回之憶釣磯孤
亭收野色萬壑赴斜暉莫使看山興蹉跎令伏枕違

同諸公汎舟青溪回登響山分得歸字

一曲青溪好仙臺上釣磯潭烟聞鯉躍人語觸鷗飛命
酒緣丹壁尋僧入翠微迴船歌吹發風日暮忘歸

深溝道中

山市人烟少秋田鳥雀喧亂流清見石深對暗藏村雨
過通董艇霜紅辨果園靈峰看在望發興可同捫

天仙宮訪徐蝶園止宿

過雨忽斜暉仙宮掩翠微簷壺羣岫出樹動暮禽歸命
酒收碁局張燈說釣磯知君歡素侶戀靜懶朝衣

積雨懷湯與三南岡即送其還鳩跡

丞相祠堂路高居未可攀蛙聲猶喚水雨氣欲沉山棟
實收花信榴英照客顏薄遊移物候遐莫倦飛還

飲立山朱州守凝香書屋談詩竟日回憶靳明府

熊封亦以凝清名其讀書軒並用韋滁州句故
有是作

官齋同宴坐散帙靜相依殘雪下庭樹晴雲圍竹扉少
成楊德祖名理謝弘微二妙風期合誰言吏隱非

送沈姊丈公厚入都赴阮侍御之招因訊四明萬
季野

春前曾夙駕欲發轉逡巡以我經南北知君行苦辛馬
蹄霜滿地人影月隨身各有平生事從沾京洛塵

橋南別墅水木幽靚京城勝地也昔嘉禾玉山諸
鉅公時時觴詠于此吳子寶崖同雙村貞木偶

欵園扉主人馬簡亭欣然命酒即席限六麻二

首

到来幽興愜不負勝流詩斷烴有時漲當門可汎槎憑欄山㬪䁪閉戶石谿谺何意京城外滄浪自一家

迻邨樓陰直行空閣道斜人家環積水鷗鷺占圓沙綠隱天壇樹香分陽羨茶還期絜壺榼来看殿春花

愚山先生攜榼游三天洞分韻

入谷側身寒旋驚戶牖寬山根通日月地底自波瀾鹿戒行空隨龍𨁶𨘢勝蠟梯嵓題姓字留與列仙看

徵雨鉏瓜圖爲宋檢討山言題

商洛存之子韋平巳到孫園當思綠野興偶寄青門引蔓抽高架分泉注弱根吾衰謝蓑笠藝植尚堪論

岳墳

巳畢一生事何妨七尺捐人誰能不死我尚憤當年壯伐無堅壘南枝有墓田榮名自終古長脚轉堪憐

蘭陰山在蘭谿縣溪南

絕頂攀難到樵青導我行減衣驚地暖卻杖鬬身輕遠水風帆小高牕霜葉明茲遊成不意差慰滯留情

納印後喜諸孫至杭示以詩

狗祿非吾意年衰興久闌乞休緣病足拋印勝除官

釋文書累初辭拜謁難滑歸花庵卧藉汝共扶看

歌舫

歌舫四時春金錢費水濱回中閑侯吏天上許遊人泉入離宮暖花移震澤新長隄牽纜者指點說南巡

無題詩次王阮亭祠部

斑竹蕭蕭帝子遊翠華無復指中州人間玉盌空盛淚臂上丹砂祇繫愁苑草漸迷迴輦路御香猶裊曝衣樓誤偷靈藥蟾蜍窟夜夜天寒耐九秋

部牒至戲呈諸同學

季女盈盈賦命微香車晚字亦光輝敢言妝養優民社

且喜空雲謝禮闈擬案預愁章服裹放衙但願諍詞稀一行作吏唯駈使揮手雲山别釣磯

寺閣對雨憶黃山

天放山遊晴太好到城急雨来款斜四百八寺墮蒼霧三十六峰沉紫霞剩憐野客尋几席且隨農父惟桑麻即今不歸歸便得掉頭負卻山嵓花

邗署懷邵子湘時客吳門宋中丞幕府

燕臺迢遞結情親詞翰紛綸妙斵輪廻首舊遊如隔世異時吾道幾傳人深憎似練雲遮眼不共如淮酒入唇幕府山頭一相望瓜疇思與邵家隣

柬家月川學士

一枝且喜託同鄉家具都難事逺將抽革亦知無長物
乞隣倘許借餘光茶鐺折脚酒堪煮土銼添薪卧不妨
只有客堂時領客参差相就惱移床

雪後望西山 社集分題正月十九日

馬首西來失翠微望中積素掩瑶畿一冬無雪春始雪
有客曰歸猶未歸插岫俄驚梅盡放因風還與絮争飛
山遊倘肯朝乘興應少緇塵點素衣

午日吟社諸詩老置酒陶然亭宴别時周桐野殿
讀將視學京畿郭于宫以奉命刻金人詩還廣

陵予宰邑赴羅陽主人為王樓村查初白潤木
劉西谷宫友廒繆湘芷劉大山張匠門蔣静山

彌望蘋菰翠欲流風簾雨幔俯汀洲華歆只合居龍尾
李益何當占坐頭日下蒲觴還應接水邊花嶼逐初游
醉鄉遞莫寬離思為戀羣公去復留

張見陽問山亭晚集和愚山先生

繁花高館帝城西愛客山樽晚更攜歇雨羣峰青不斷
翀檐新柳綠還低林中春色留人住枕上晴光辨鳥啼
望裡靈泉潭柘近儘拚絶磴一扶藜

同年章南湖喜予入都有作依韻奉荅

鎖廳鈴索森嚴地舊是吾曹角勝場已分清華非我事
敢矜撫字有微長冠裳漸欲縫時様桂玉元難住 帝
鄉自咲投鞭曾幾日出門早辦典行裝

阮公子殿嘉惠詩贈别依韻奉酬

安榴蜀葵紅刺眼小佳俄驚物候新遂有文通傳别賦
蚤知逺集是佳人樊南時尚矜纖艷司馬文章信雅馴
知爾趨承家學在詞源奥窔探無垠

座主朱竹垞先生奄化未久耸曝書亭遺集雕鐫
未竟賦柬中丞廒公千山繼文諸同年

徵逭一夕賈寒芒棹鞅詞林八十強小友呼曾援孔李

大賢門喜出歐陽沙隄舊業餘書帶經籍貧鈔富石倉
肯使遺編就零落未應荒盡陸家莊

奉輓阮亭先生

投老休官百慮輕支床未忌著書名新編脱手都人誦
瘞物還鄉 聖主情仍龍金貂光奕葉俄驚櫪馬賈星
精只應洒盡单寒淚多少儒紳屬奬成 前数月奉 命復公尚書舊秩
論詩往事憶長安投分忘年似舊懽豈有驚才傾沈范
獨持文柄擬蘓韓崇班歷徧孤標著伯仲齊名清論完
夙諾未尋今已矣一開短札淚先弾

將引疾歸書報沈甥元佩程婿偕柳

湯詩浮雲變滅新推遷真見海揚塵歸来已似千年鶴
冥去都過五十人骨肉存亾時入梦川途迢遞見何因
猶餘結習難忘處偷校陳編日幾廵
倪君紫琛工文善楷授經隣寺頻枉過從見余詩
幅零亂忻然命筆鈔寫成編賦以報謝
集無完本只畸零誰與編排眼忽青豈有好詩藏白社
却煩妙手寫黃庭郵筒苦躡坡千級（寺號吳山山磴高峻）潤筆慚無
酒一瓶自咲後人字愛此多緣琛賞換鵝經
謁嚴先生祠（先生為梅子真婿）
停帆一為薦江蘺風頴真堪百代師肯屈故人勞物色

果成先世好門楣臨流寧有竿千尺繼響誰當鼓七絲
自是瀧中饒節概西臺高並釣臺垂（謝皋羽諸公木主並祔祠內）
己丑除夕同鄉諸親舊會集宣城舍館因憶己未
歲除愚山先生改官翰讀亦于是即邀同守歲
彈指三十年矣方偃蹇挂名選人感舊書懷戲
成五言長律二十四韻邀郭雙村屬和
萍聚亦成適羇單不自聊兒持椒酒勸僮報雪花飄漸
漸翻階乍盈盈著瓦消梅將舒粉纈柳漸弊絲縧情話
貪鄉曲歌筵謝遠招（宋監齋少司馬招飲未赴）塵沙騾馬市燈火虎坊
橋懸榻思前輩留髡送此宵擘箋遲守歲列炬早趨朝
斗極聲猶震參旗望已遥流光堪暫把生事信難料老
驥懷千里饑鷹盼九霄羞蒙子公力拚折督郵腰髮旋
徵方染裘常藉錐燒荒傖喧晼晚山鬼笑風騷舊邸三
生梦新正百戲饒兒童顛暮隊蜂蝶鬧螢嬌樝索緣竿
上門釘結伴撩鐙棚誇匠巧烟火揭霞標喜禁秧歌斷
驚添爆竹囂果筐沿餽餉春帖倩塗描研北無全錯墻
東有玉簫（雙村邸有明童能謳曲解客）肯隨人寂寂共逐夜迢迢近局逢
真賞郤忘在客寮明當攜郭隗突兀醉燕昭
香山有咏老詩戲效其體時將注選自顧衰蹇還
以自嘲

老不與人期昏忘我漸知引書名屡誤問客姓還疑入
梦多亡友追懽異少時從人誇晚健常自憶兒嬉抖擻
陪時彦優俳溷里耆三竿巾未裹一飯溺頻遺倚樹休
筋力當杯忕涕洟眼珍西域鏡衰貲北邊皮方藥呼孫
焙中厨藉媍持未紆三尺組懶染数莖絲捧檄閒當及
彈冠咲已遲定僧迎鶴詔老女畫蛾眉樸樕還誰賞紛
華豈爾宜釜空難見巧弦直易求疵人比麐蒙惶吾愁
羝觸籬樊英虛有望殷浩竟無奇蒲柳姿堪念桑榆景
暗移螢光寧遠照黠技肯徒施忽枉山公問還疑侯霸
癡龍鍾應不免緼藉且安之

琉璃廠觀放風鳶

瞬息已雲霄低昂憑一線咲看兒童忙行人各仰面

草

綠合城邊柳青連湖上山馬蹄踏不盡一夜滿人間

溧陽谿山卷史宮詹屬題

窈窕平陵郭空明一鏡涵懸鐙開水市欹枕過風帆

風俗銅官近農桑石屋邊帶經把秧馬還葉餧蠶眠

柳埭分漁汊松茨急晚舂仙雲流片片來自大茆峰

長蕩湖邊路溪山我舊經谿流蛾子綠山色佛頭青

束髮領仙班宮僚亦未閑好憑行看子指點說家山

為問投金瀨猶存積水無憐才分置尉可許入橫圖

燕子巢卧室

投夜故依人密室取相保曉出哺雛忙為汝開窗蚤

綺石

綺石潭潭傍瑣闥一枝絲柳古依依殷勤咲向春風雨

肯遣沾泥絮更飛

題草蟲畫冊

滿院荷錢浸綠痕碧紗窗外氣溫暾宵來一陣催花雨

畫喚蝸牛出艸根

雙村座上聽容郎度曲諸君子倚洞簫和之戲成

四首依來韻

衫幘淋漓似潑波斜街小住酒人多心情老去渾無賴

一曲清歌喚奈何

風徵月滿真良夜觴政花籌屬散人貪就吳儂事陶寫

無端遣我作官身

十年高鳥投林盡一第鮎魚上竹難勝喜墊巾逢有道

衰遲持作頷廚看

別裁偽體聽人嗤詩尚樊南陸與皮誰解酸鹹殊嗜好

長安小券畫論詩

題錢蘀山給諫觀山圖

丹崖翠篠石層層官事全稀躡月登一葉雙童搖槳到

不須結束辦行縢

寺閣暄妍泉井甘炎荒風物似江南飛霜不到高涼境

榕樹經冬綠尚酣

輦路風沙眼倦開摩抄清景日千廻此圖便是欝林石

曾壓歸舟度嶺來

南越東甌天一陲舊遊不及荔枝時披圖心識潘州好

便欲抛官逐水嬉

宛雅三編卷十三　張　爔　校字

宛雅三編卷十四

竹櫖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國朝

梅鋗

江南通志 梅鋗字爾熾宣城人康熙丁未進士知太平縣多惠政歷仕御史中丞巡撫福建上親書懷誠信三字賜之鋗入閩從行不過十人嘗疏請積穀未幾歲饑便宜平糶以濟之仕至左都御史

邑志宦業傳 爾熾歸桐崖薦除監察御史疏論漕艘沿途積弊請釐剔以裨漕政又以鄉會定限太速請展期詳閱并政文體俱允行累遷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福建閩西郭外昔時緊溯瀬水以資蓄泄歲久而淤歷元明未幾為平陸鋗按圖經返侵地募民疏濬旧盧不憂浸渴舟楫通行撫閩三載海邦綏靖民淳俗性狷介杜苞苴謝請托雪冤柳除陋弊清名上達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年七十歸里歷官四十餘年不置一縢亦未嘗以家屬自隨閩人祀名宦

居易錄 予為副都御史值諸御史內陞外轉之期時于公振甲莅總憲甫三日 上在暢春苑有 旨下詢于公以問余余曰臺規內陞皆論資俸近多越次躐陞徒長奔競無益勸懲今河南道常贇聖有才京畿道梅鋗有守而資俸俱深內陞當首常次梅則公道明人心服明日 旨下常內陞梅繼之

宁樓紀畧 梅公為副都御史撫閩中後以兵部左侍郎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罷歸居僻地不一入城余特造其廬惟圖書滿架四壁蕭然為嘆息久之公歿其家無以治葬故郡司馬郭見齋有輓詩云黃金未返遺親串華表仍憂累子孫諸子至告余貸官錢僅而襄事迨余脩宣城縣學增置鄉賢祠乃昌言于學官梅大中丞清節朝野皆知首當崇祀士論翕然遂具出處本末申請督學林公與總撫諸公會核俱允入祀

水西古木

老樹自何年空潭鬱烟霧虬幹揷高天低枝橫仄路託根白雲崖照影桃花渡孤隺巢其顛古藤屈相附蒼涼帝子宮怊悵謫仙句

沈泌

邑志文苑傳 字方鄴號昕齋邑諸生博聞強記才捷一時嘗名流讌集闈題分韵泌衣後至輙先成與人共談古事娓娓不倦捡所出不訛一字性落拓跌宕文酒不矜細行康熙中嘗事將以博學宏詞薦不果士論惜之

蓉槎蠡說 沈鄴翁方鄴名家子少負才落拓不事生產又好講內外丹率為方士所誑家益貧然座客常滿無賢不肖多趨之典衣貰酒率無虛日垂老不良于行坐臥一樓手未嘗釋卷五行並下一目不忘七步吟成八义賦就洵當代一異人已丑病歿詩文稿不知誰何竊去

晚經板橋

空林旭景繁逶峬晴雲吐古驛帶荒村寒花媚幽渚歸興一以闌愁心渺無主回眺石頭城已出新林浦

完鏡篇 并序

完鏡篇者為蜀俘娟馬氏女紀事而美友人仲獻陳君贖還其故夫也好事者咸為賦完鏡詩予廣其意為此俾賡之者有以綴于樂府云

誰言柳絮隨風吹誰言落花空委泥浮生飄轉有時有完鏡終完始非偶錦官玁狁黃雲生錦官城中方用兵

猛将横腰大羽箭健兒短後曼胡纓一自黄巾擾赤縣
三十年来疲轉戰豈惟公主陷烏孫多少才人嫁厮弁
紅顔自惜薄命多思家不見将如何蒲萄夜傾銀鑿落
湩酪朝擎金叵羅憶昔丁年正嬌小香閨深閉瓊樓杳
乳燕窺簾掠鏡臺侍兒薦席承芳艸自謂繁華春復春
耶知零落及荪辰騎驚何處尋蕭史化石空教怨美人
從此間關傍戎伍玉筋悲啼默無語甄女谿他拭面看
息嬀難免班宮處蛾眉宛轉斷人腸髮鬢羞為隨馬粧
世人每說新嘉驛近事爭傳宋蕙湘今我所聞全異此
道出千人萬人喜夔門劍閣自天開錦江春色天上来

窮年逋寇負巖谷一朝埽蕩風雲回即剿賊張獻忠餘孽功成獻俘
上幕府中有如花異恒女我友陳君欻心動借詢家世
纏綿苦自言身許向家兒母家馬氏嫻幼儀生小粧臺
羅翡翠娛情研匣是瑠璃鐵馬金戈忽焉震淪入師中
莫非命蒼黄敢弗禮自防謹嚴或可徼天幸陳君聽此
心如焚慷慨長揖大将軍何必天邉求故劍應須機上
織廻文以此佳名振全蜀遠近聞之皆感服採入風謡
激武人擒将樂府蕪頑俗艸檄才名久已馳似茲盛舉
較稱奇放出非同王處仲贖還不比蔡文姬薄命遭逢
顧如此才人安可無知已酒闌述罷涕汍瀾拔劍悲歌

不能已

饒娥謡 并序

柳柳州原序曰饒娥姓饒娥名世漁番水娥為
室女淵懿静専雖小家未嘗出遊治絺葛供女
事修整鄉人敬式娥父醉不能舟遂溺死求屍
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
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数塞川
下流鄰旁小民悲感怨號以為神奇縣人鄉人
會錢治儀葬娥番水西横道上追思不足相與
作石以貽後世孝娥祠在樂平南門外唐建中二年建

番山高番水紆娥父昔曾於此漁漁家乃有此奇女父
屍不得捐其軀軀既殂屍旋浮叶格天之孝孝非愚娥
非縣教訓亦匪嫺詩書胡為奇烈燗合符帝赫斯怒風
霆驅斬刈水族正厥辜猗嗟荪事古所無俎豆百世馨
香俱我来再拜生長吁上虞女子娥之徒庶幾匹者彼
上虞於戲山有時移水有時枯二娥之名永不渝

李梅公先生招同施愚山少叅集讌園亭次公維
饒孝廉出灌将軍廟瓦硯索歌抽筆率賦

灌嬰廟瓦堪作硯昔豔背之今始見官錦縹囊什襲珍
綠玉凝烟光一片緬維開天全盛年名家好古收藏偏

商彝漢卣饕餮篆錞于方響珍珠舡金陵逸叟饒奇癖
柑醉更生寶持舊瓦今勿易一朝持贈隴西公人物相宜不
論直稜稜幻作梅花形黝然以幽瑩㸌青扣之其聲戛
哀玉琡松絶壑風泠泠埏埴一以汰范鑄非故硎黯黮
出土青銅鏡依稀蝕翠雙琯鉼我来諦視摩娑久鄭重
咨嗟不離手可堪撫物劇懷人急須美醖酌大斗伊昔
灌將軍屯軍章貢瀕未料身後有遺廜那知廟瓦為席
珍世間萬事揔難定踵事推陳還出新隴西蒐奇今衛
公王涯鼂𤨏爲能同零毛片羽已儀世家學淵源未易
窮梅山小築平泉儗錦樹名花錯如綺寉紫晴栖栩砌

風鷗天煥逐羙塘水我因此研有所思尤物類聚真瑰
奇鮫人鐵網布海底無端漉出珊瑚枝東淵思公署遺
老寘山老人嘗述之牧齋錢宗伯得元人俞參上一研研陰東淵二字因自號東淵道老雅聞頎
水部亦得元章研更有畢使君放翁親稱善掇弁山記
恊銖兩心太平菴晰真贗嘗聞頎見山獲一研于金陵友人乃米顛故物後歿弁山記其題銘輕重吻合淄川
畢載積藏有陸放翁研云呂師出之水中研比髹鬃心太平菴四字劍南舊識也二君好事極欣賞乞句詞
人殆將徧惜哉諸公未見此庋越宋元尤莫比漢初去
古猶未遠三代法物毋乃是還應偶出銅雀上銷沉汨
沒漳河水孝廉為予言寶此已有年經過喪亂不暫釋
藥鑪經卷長周旋况滋君家羙詞翰班香宋艷天下儁

司馬文章真絶世道韞篇吟毿若偎摩娑既已久欲置
仍留連未敢據舡作狡獪攖取襄陽學米顛於予胥臣
多聞昔著稱茂先博物還軼倫雷劍千斗灌瓦出神物
顯蔵都有因秖今頳陰勛績竟安在頹垣遺址荒荊榛
不如此物留天壤長與文人子墨鄰瑠璃作匣枬榴枕
瑧瑁為床錦繡茵四月驚聲何晛晥数時天氣良鮮新
即看入直明光殿捧出傾城更可人

採茶謠

桐花吹殘楝花飄家家絜筥升山樵三五村畔自作隊
競摘柔條如刈蕭共說今年茶事少估人賞鏹悔不早

且摘且焙須趂晴不歸箬簍盛瓷甖

種薑謠

畏寒閟置鷩蟄資是名火薑不易壞朕田種之爆濕匀
松葉敷陰藉遮蓋趵芽偷母枝何緜芃芃其埒紛邱園
霜降掘發利無算艇簰絡繹津亭畔

割蜜謠

峊扉磵戶羣栖託誰云小屋無知覺義有君臣午必朝
人不如物洵堪怍出分蕩翰處區房釀花成蜜胥芬芳
長至天寒例割蜜留取一半資蜂食

割漆謠

周官漆林禪王政宣州睦州産較勝吾鄉風土頗茂淳
漆栗葦蜜物宜盛戕皮取汁翻蔚然割不宜数全其天
唐魏儉畱見篇什至今利用寧棄捐

劚筍謡

秋掘黄精冬劚筍負鑱深陟蒼筤嶺循根迸土竹無傷
攫取一園青玉影山厨燒啖味絶倫佐以茗椀尤鮮新
此外何物可方駕周顒晚菘張翰蓴

捕貍謡

吾宣貢品詩二絶上者玉面次竹𨻶啗啖果食體膩肥
土人張罝在秋月鮮餐薰啖劘甘美利用殺蒸靡脂毀
糝以粤錫佐以豉不羨江瑶柱為旨

雪梨謡

花開春月霏璚雪實結秋深類萍寔嚀蘘曾同橘柚包
繡衣抗言貢品絶裹以桐箬承以筐開宵襆被千撅防
幸匪炎方荔支比飛遞不擾紅塵忙

木瓜謡

永天作賦風人咏投報相與吾所敬瀹湯溧躬痰痛除
豈惟瓜德見瓜性此物並梨東南鄉吾家塲裡産最良
因類而及辨方物奚必草木稽含詳

滄浪高隱歌為吳舫翁舊史賦

大隱在朝市小隱則深山何如披裘更散髮釣舡放浪
江湖間延陵先生通隱流近始不仕高王侯下筆有神
掃縑素摯巾無恡琭琳球借問滄浪在何許一望菰蔣
羃烟雨文江螺水帶林塘武姚羊山壓檐宇渚光巒靄
杜蘅香横笛中流樂未央緑簑䨼屐鷗鳬隊白舫朝朝
美芙鄉先生此際皆仙侶画紙敲針興何已林下閭中
風韻饒挽車提甕人倫美五柳先生逸躅并四松野老
暢襟情回首蒼梧渾噩梦瞭言白水憾平生噫吁嘻武
山高文水長先生之風誠泱泱我在東吳南山歌白石
何如先生西昌西塞謳詠濯滄浪

題畫

遠峯青欲滴深對緑成幃何處幽人躡来尋静者扉野
橋溪水漲烟寺晚鐘微他日離塵鞅巖栖式此依

繇青陽至石埭道中即景

央路雲峰峻盤空石磴重溪喧爭激碓僧舍巧依松原
隰分高下霜林有淡濃藉茲風日美不覺在深冬

送朱天涵之南昌

行李侵霜重征帆向曉開江明楓樹直岸遠荻花廻廬
岳排雲鳥宫亭湧雪堆鄉山看在望息影興悠哉

題舊京郴公韓借影樓

數時聆玉麈夙昔捧珠槃詩卷陶彭澤人宗管幼安揮
杯聊自適著屐強為寛但淂山棲樂何殊大厦覩
道書閑自把俗物肯為羣杖挂秦淮月衣沾鍾阜雲古
懽親欲見世事懶相聞角麈霏名理依稀覿領軍
志和樵牧具杜老小童清眼為時人白心偏舊事明遊
仙期汗漫入世怯逢迎莫問元黄戰輸他蝸角爭
旨酒門生載征衫少婦縫江山新耳目雲海蕩心胷招
飲思薿桂吟詩撫四松向來飛動意鯨飲吸千鍾
卜築名園舊逃名愈淂名懐人雲樹隔梦我石泉清只
覺海田幻奚知魏晋更窮通都不計遥渡問君平

甬邱

一拳臨綺席千載閱興亾塔湧何朝寺基存舊讀堂淺
深霜樹赤高下渚田黄霸氣銷沉久歸鴉帶夕陽

錫山吳使君招讌秦園

疊石疑薿巘疏巖接二泉雲来浮樹活花發映潭妍倚
檻魚遊鏡流觴伎撥絃幾回陪謝屐吟賞未能還

東溪道中

濊澤春田足繁徭夏稅催軍需符帖下里正見聞猜節
候禁烟近園林穀雨来屏當茶事畢吳會啖楊梅

鷗丁寓公次元韵

循州自昔美山川嶺樹南雲百粤天向晚村墟沉積霧
方秋城郭在疎烟葛洪此日求為令鮑靚當年竟淂仙
手把新詩吟諷久清音不減聽朱絃

祁閶晤陳秉文辱以詩見送走筆荅之

董相祠邊同作客館娃宫畔獨懐君愁脅楊柳鴉千點
梦逐菰蘆雁一羣岐路興悲思曩雅一時下第歎劉蕡
暌離三載驚相見何處飛来片片雲
别業雲巒第幾峯峰頭嵐翠望来重廿年未聽黄山瀑
萬里先看白寉松巖岫参差紛在眼篁璈縹緲許相從
多君珠玉添行色寄語軒轅或可逢

發餘干作

底事羇棲滯遠行市橋山郭樹分明春晴帆指梅鋗嶺
夜雨花殘吳芮城甬窟禽啼僧梦熟髮絲禅榻客愁生
渡頭潮長添新漲南浦凌風一舸輕

予留南州羅子珂雪製序及詩見贈奉報一首輙
用来韵

青天白眼浩歌餘身在花宫看道書興發三江期轉失
遊酣五岳志繞舒川嵐移渚静聞觴山翠撲人凉襲裾
淳意高文真不負貽来氷雪致蕭踈

青藜衛雨曉過寓樓

屐齒何來破曉鐘與君堅坐看湖峯平無鋪水白無際
遶岫冪烟青且重王粲倚樓愁作賦梁鴻賃廡獨聞春
那堪流滯西昌久一雨連朝興更慵

望赤山李文定公墓道

故相佳城尚鬱葱禹湖誰復泣遺弓金鏞元武朝眠雨
石馬昭陵夜吼風風度曲江差可儗勳猷衡岳雅能同
赤山蔣阜遥相望一體君臣涕淚中

紅蘭埠趂舟達下水洋訪朗宣大師却贈

華陽廻棹偶相尋隔岸花龕緑柳陰寂歷渚村飄晚笛
参差烟樹哢春禽幾灣流水滄浪曲一片閒雲自在心

安得從公避塵俗十年枯坐證精深

送施汜卽遊歙因懷蝕菴允氷叟公元子綺園東巖左黃友月諸游好

新涼薦爽理征衫訪舊還應陟翠巘遶郭有江清見底
入林皆嶽白澄嵐賦成名句爭磨石斸得雲苓慰荷鑱
素侶相逢煩寄語秋深吾亦問仙潭

孟夏廿又四日訪舊渡張家湖遥望故殿讀施公殯宮法然志感

謝公零落山邱日劉尹風流頃盡年蕎地經過增腹痛
亂紅飛絮咽啼鵑

梅以日

邑藝文志文學

飲龍潭山家

停杯閒步歷落日見歸樵村暗家家竹溪迴處處橋殘
霞明谷口餘雪照山腰相顧從淳俗桃源未覺遥

葛遷

邑藝文志字非馬元士次子

新河舟中

一水遶山出山從水面橫片帆隨曲岸千嶂隔孤城雲
樹人看小烟波鳥渡輕路旁舊酒舍址馬繫紫荊

劉日陽

施閏章傳畧日陽字若木宣城北鄉人父大生
為諸生知名早喪依母氏體羸貌寢鄉人不能
識生亦不往干人獨族弟祖琨善之嘗借書讀
午夜不輟已習為詩所居臨溪竊蹙無事獨吟
修渚大澤間不知者以為狂而其人寔恪謹貧
甚為童子授句讀間與郡中諸詞人來往業日
進焚其舊稿益肆力學古日有常課毋敢缺順
治辛丑冬娶某氏貌亦寢夕將婚俄中疾若斷
股劇腎者不能交禮移宿名醫醫皆愕然就醫

于郡疾革載歸及門而卒年二十有五貧不能
殮祖琨為經紀其喪其詩清新瀏爽余嘗得數
篇誦之灑然

峽石夜泊

江迥波光白天空嵐氣青寒禽啼細浦饑獺竄長汀杖
屨窮猶在風霜亂自經放懷須一醉雲封正冥冥

劉堯熙

邑志懿行傳堯熙字緝生康熙丙辰歲貢為人
篤孝友重信義丁父艱喪葬皆竭力獨任不
以一錢一帛累其兄守制哀毀踰節終三年未

嘗一入室父往稱貸于親知者迭按數償之至
有債主自忘其事而卻之者舉父命而固與之
檢討孫卓受業十八載嚴憚之如一日順治辛
卯中副榜康熙癸丑預修郡乘所著多古文辭
詩歌

衆淂桃花

一棹橫溪過春風十里賒亂飛丹嶂雨遥接赤城霞眠
鹿先趺艸啼鶯小逕花劉晨來避俗誰與飯胡麻

通靈峯

不來千仞上誰識萬山平春老瞿硎石雲流謝朓城一
僧逢客下雙鳥向人鳴野燒知何處桃花送晚晴

雨後過琴谿

雨後溪淪潤雙桴去渡留奔湍競濺石急瀨不宜舟春
網童魚入茶槍野老收憑欄伺赤鯉可許問丹邱

徐纂益

邑志文苑傳字烈裘邑廩生博學善文時文尤
精小題典博峭刻獨成門戶治詩古文俱有名
按先生一字祖壽號南垞門人仲交搜選編南垞詩一卷

題畫贈仲北村

輞川能作画鮮道是前身盡日看殘雪將詩寄遠人幾

家稱獨絕吾意欲相親詎必千年後生綃直萬緡

仲生山公至屬其尊公北村作畫

老樹霜侵歸思生亭西問字一天晴披帷正值人初起
立雪無忘地數更是歲征徭那可避乃公磅礴故相驚
但言湖上秋光好不盡山雲画水雲

青林堂夜集贈梅武修昆季呈雪坪先生

小憩青林月上時弟兄相對菊紛披寫書直欲成兼兩
借我何曾為一瓻枕簟夜涼蟲響靜江城秋迥雁飛遲
鹿裘石室君家物久矣過庭受學詩

徐肇伊

邑志文苑傳字程叔邑名諸生嘗預修通志所
援据同事服其精確梅徵君文鼎嘗論博雅士
必亟稱二徐爲纂益及先生也
鄂燕生金陵紀事詩序略先生早受教于衡州公經史相授歷世考研至先生益篤食其中將期至于古之立言者蓋卓乎與東京桓氏經明九世之盛時矣先生至性淳篤奉兩尊人色養無違有江巨先之稱同氣分甘則韓包之匹生平肝膽向人視友生如其心膂而廉潭之資弘萬
二樓紀畧登江師程叔按澄江謁阮于岳司空也先生一字勝夫
泊黄池飲梅崑白齋中
信宿歡良夜池邊老友家稠塘花下萬柏視雨前茶剪
燭談生事銜杯惜鬢華來朝揮手去百里水雲賒
貢院纂脩江南通志同諸公即事分賦限秋字
四十年來汗漫遊覊棲棘院又驚秋同人競抱王通業

乘興還過孫楚樓夜月移花銷畫角午風吹葉上簾鉤
自憐彩筆枯垂盡爲問龍門可白頭
過高座寺憶元可大師
短髮遊行秋郭邊雨花臺畔古棲禪雲深片鳥歸高柳
野曠孤鐘浮午烟學道幾年觀自在看山竟日樂纏綿
瞿曇說法都高座那得無公性力堅
清風亭
出郭嵐光十里青柳山橋下石郵亭斷雲蒸雨千峰散
幽鳥一聲何處聽

劉繼文
字孝善號松崖文學
晚步宛津菴
一龕收夜色喧寂隔橋分細雨篝行住澄流寫見聞窓
霊窺麦浪路古接苔紋遥聽踈鐘響心知此白雲
雨中舟過峽石見桃花
片帆斜挂雨聲中疊浪頻催信好風山欲入河隨岸起
雲將絕巘與天通園林嫩葉添新綠屋角高枝漏淺紅
望裏亦知非境外話餘倏已隔烟峰
梅士恂

梅氏詩畧字恂如由邑庠入太學鐫有詩快行
世
山中寄凡民九兄
傳說飛泉好山因規得名我來探勝跡惟見白雲生石
路春風細香臺夜氣清誦君登覽句宛見昔遊情
王溥
字抑山
登報恩寺浮圖
光涵日月湧孤標絕頂蒼茫逼絳霄雁蹋雲中低落照
江翻天外亂歸潮鍾山烟氣寒千堞建業秋花變六朝

莫傍層闌歌玉樹西風黃葉正蕭蕭

登武昌城樓

極目高樓思渺然武昌城外艸芊芊波間夕照揺晴閣天際風帆下漢川海燕自來還自去江雲如練忽如烟傷心遠道登臨客又向荆南上水船

劉覧

字楚白文學

新河夜宿

石磴黃昏路行行蟻徑寬烟深漁子火雲宿庯牙官野店金甕熟精林盎露寒同人連坐處一箸腐儒飡

過渠溪抵桓公嶺

雲根一百尺征騎破寒烟硼響孤松下橋飛斷壁邊戎嚴多絶塞負涉出新田内史荒祠在蒐傍薄暮天

梅士倩

梅氏詩畧字長倩誕生之長子由邑庠入太學嗜學淹博克承厥考增定字彙藏于家

江南曲

江南三月潮如綺曉逐飛花出蓬底越客詩吟短楫清吳姬袖拂蚕楊起此時樽酒若爲酬泛盡長洲并小洲飛去鳴禽都不繫吹来細雨欲生愁風前却憶昔年春始信吳王是解人醉殺高臺不歸去夜擁西施片月新

湯逸

字希白號雀仙工吟善畫耽情風雅聲重一時

庚辰仲夏五十生辰述懷

風塵奚黃代可如也無榮辱到山居休牵秦相城東犬寧效公孫隴上豬朋好但留雞黍饌妻孥堪挽鹿門車桃源縱有長生處心上閑愁豈盡除

新蒲細柳綠江天壯志消残思黯然恨結王裒難轉石怨成高鳳豈争田感時常憶中山醉避世還憐北渚賢自咲散材人共棄可能蔗味数餘年

劉揩文

字丹侯號渭崖文學

冬日過羣犯莽訪僧

策杖臨初地来尋五字城冬山還暝色残對引潮聲幻想歸無夢閑心寄有生清言敎伐木相與咏丁丁

梅士巴

梅氏詩畧字無巳著有百千齋艸尤善寫蘭

同栴美兄勉叔弟夜集月邦師山幢閣分買字

最喜晚山静松關更寂寥竹籬藤葉罥草閣燭光揺林振秋聲亂鐘傳客梦消相期閑妙法亦浔遠塵買

梅士頡

（梅氏詩畧）字茂先與弟孤山皆善詩文能纘父業著有東居艸

清華觀

一徑晚來雨千崗秋氣森潭空魚出藻果熟鳥窺林絶壑蒼松斷孤村落葉深此中堪辟穀人世任消沉

秋夜

自憐清夜獨憑闌百尺松頭一隺還壁上有琹弦不淂碧雲涼月滿秋山

徐嵐

（邑志選舉表）字濤若康熙二十三年歲貢

山居雨後次程乾初韵

山青雲欲盡徑滑艸能支古木凭危石流鶯掛碧絲探奇招舊侶限韵逈新思為問幽棲意還應麋鹿知

廣教寺

古寺化為墟惟存柱下礎荒堦春艸生遊人罕相語

梅以俊

（梅氏詩畧）字子彦文學華平曾孫生平博洽英敏曠達不羈初攻制舉藝已而棄去以酒自放不粒食者數年人號之為酒仙詩文甚富不自點檢稿多散佚

聽季赤州祖夜誦

高城漏靜踈星起書聲徐出東軒裏杖藜半然半不然窓颸乍已彼未已初疑一曲短簫斜落梅折柳思無涯淒清中斷起鳴雁瀟湘滴瀝鷺寒沙頂史燈熒虹霓掣長嘆一聲三擊節鳴笳疊鼓出塞行萬里橫戈探虎穴鄰家思客悵不寢城頭壯士成遥吟一時起舞動相顧雞鳴斗轉聲沉沉念君叩君君忽止步去春雲幾千里長樂鐘聲散曉烟彩毫亂落花成綺

萬士襄

字賛伯號鐵山文學

寄答東渚

轅下空慚千里老况逢戈甲欲吞聲高堂賴有平安字且就雙柑去聽鶯

萬世儒

偶宿彌勒僧舍喜裴禅上人煑茶聽月

蓮鄉逢勝侶開士亦云賢樹晚蔵鴉密苔秋拂石眠譚酣風滿座茶醉月初圓不用陳蕃榻跏趺學夜禅

施英

（邑志選舉表）施英康熙戊午武舉字子粲華陽

人

贈霜月臺林木和尚

共道空江明月身舊來雲梦卧遊頻秖今萬壑千峰裏

好做枯花微咲人

九日登霜月臺

九日尋山到上方翛然籬菊散微香茶瓜坐對松陰晚

一樹禽聲送夕陽

張　燧　校字

宛雅三編卷十五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輯

國朝

梅文鼎

江南通志　梅文鼎字定九宣城人貢生博雅善屬文尤耽精歷算兼通中西之學自製揆日測算諸器皆獨出新意所著歷算八十八種皆發前人所未發李光地以文鼎所著歷學疑問二卷進呈　召見德州舟次者三　御書績學參徵四大字賜之　詔光地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僅見也文鼎生平留心經濟不為無用之學而孜孜好善老而彌篤卒年八十九

毛奇齡傳畧先生姓梅氏別號勿菴先生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于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前代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旗所藏臺官交食法即為訂補註釋成歷學駢枝四卷竹冠嘆服以為智過于師云家故多藏書益以己所購致凡數萬卷中年喪妻更不復娶枕藉簡帙以自愉快而特好歷算凡推步諸書人不能句讀者先生讀之輒解遇所疑處輒廢寢食思之必通貫乃已蓋其性然似有夙慧也凡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即得要領指數其中利病皆如素習而尋尋蒐討至老不倦殘編散帙必手抄之一字異同亦不敢忽尤虛懷善下聞有能此者輒喜雖在遠道不憚褰裳相從若藉甚嘗時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故所得祕本亦多而聞見益博至京師日纂修明史諸公以歷志屬詳定先生乃出歷草及日月五星通軌詳為詮次以發明王恂郭守敬不傳之秘校旹大統始為完書史局服其精核于是輦下諸公皆欲見先生或遣子弟從學而書說亦稍稍流傳禁中先生嘗病中西兩家之歷聚訟紛

紘與其弟文鼏盡發廿一史所載歷法七十餘家及西學諸書參訂攷究各求其立法根本與改憲源流務得其久而不得不改之端與夫不久亦不能改之故及中西名異實同即因為創有雖屢改而終難盡改之理一一為之撰定為古今歷法通攷以補馬氏文獻通考之缺及邢氏律歷攷之所未備叢存篋笥歲時增改而論撰益富安溪李大中丞見其書嘆曰梅先生歷學趙緣督陳壤周述學魏文魁諸人皆不逮也他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屢事惟敬亦不具論論其學之大者如此

梅庚書傳後略按是傳作于康熙己卯冬時先生久矣名騰都下親王隆禮延接所著歷算諸書流傳禁中不可謂闇然一無所遇者也顧窪舫毛氏猶以為未獲親承 顧問發抒畢生之所獨得深致悵惜越乙酉閏夏 名見于德水舟次從容奏對 賜坐移時 至尊親灑翰錫發駢蒼臨辭又 賜績學參微四大字顏其堂嗚呼開國以來以韋布受 特達之知未有如先生者也

邑志儒林傳梅文鼎以孫㲉成貴累贈中議大夫順天府府丞揉履絶潔不欺屋漏其學一以躬行實踐為宗而推本于誠敬絶不為理學空談人望之如岱松嶽石凜凜不可犯及與之言委婉真摯無不曲中情理聞者輒人人感悅見人善欣然如己出見不善憮然如在其身其營祠廟設家塾敬宗收族賑貧濟乏人以為難在文鼎非其至也生平博覽羣書于天文地理莫不究切而歷算之學用功尤深康熙乙酉 車駕南巡以薦徵詣行在所賜坐賜食者彌日授之官以老辭歸時勅有司存問卒年八十有九 上聞命官經紀其喪所著有勿菴文集若干卷詩集若干卷歷算叢書八十八種

李光地歷學疑問恭記略壬午十月扈 駕南巡駐蹕德州有 旨取所刻書集回奏匆遽未曾携帶且多係經書制𥎊時文應發校之需不足塵 覽有宣城處士梅文鼎歷學疑問三卷臣所訂刻謹呈求 聖誨奉 旨朕留心歷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再發二日後承 名面見 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帶回宮中細看閱臣因求 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庶州野之士有所取裁臣亦得以預聞一二不勝幸甚 上肯之越明年春 駕南巡遂于 行在發回原書 面諭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圈點塗抹及簽貼批語皆 上手筆也臣復請此書疵繆所在 上云無疵繆但算法未備蓋梅書原未完成 聖諭遂及之竊惟自古懷抱道業之士承詔有所述作者無論已若乃私家藏錄得能上煩乙夜之觀句譚字議相酬酢如師弟子梅子之遇可謂千載一時方今 宸翰流行天下獨求有裁自 聖手之書諸子人間者豈特若洛下之是非堅定而子雲遺編所謂遭遇呼君度越諸子者亦無待乎桓譚之屢嘆矣

施閏章叙略吾宛陵梅氏自聖俞先生以來世以詩名往叙之衆矣最後得梅子定九有志于君子之道目之為詩人則瞿然謝不敢余益心異之定九砥礪學行探本知類于象緯歷算之學殆由性成數討心通能自制器以準象間取西洋之學發揮討論南中言歷學者數家質疑送難皆嘆遜以為莫及平生所罕徵逐中年早鰥遂不復娶日夜枕籍詩書以自娛暢其溢而為詩清真靜遠稱心為言無時人餖飣裒焉之習

魏荔彤歷算全書序略明歷算續絶學自有勿菴先生此書其在道不外于歷聖所傳理自存于四海之內法亦備于此三千種中也凡好新厭故重遐輕邇者亦可以由中而該西尚目不尚耳弗立異而誌怪將求奇于恒焉庶不負先生九十餘年立言垂訓之意也夫

寄青州薛儀甫先生

元聖日以遠六藝同榛蕪今唯九數存斯民日用需流俗溺呫畢寔學翻為迂豈知參與兩恒為萬事樞仰俯欽法象禮樂生苞符所以古人言三才通謂儒自非精探索何以樂虛無君子任名教而無章句拘若撰極高深事理兼陳敷當世有同方千里良非孤引領青齊間渺渺瞻長途

大地一黍米色㮣正圓中積侯成精測寔殊西與東三角御弧度八線量虛空竊覩歐羅言度數為專功思之廢眠食與義心神通簡平及渾蓋臆製自云工唯恨棲深山奇書寔尠逢我欲往從之所學殊難同詎忍棄儒先翻然西說攻或欲暫學歷論交患不忠立身天地內誰能異初終晚始得君書昭昭如發蒙曾不事耶穌而能彼術窮乃知問郯者不媿古人風安得相追隨面命開其曾

西歷譯先代旁通稱十事爰及稷青時未見彰斯義將

毋靳廣傳私之以為秘乃若兵家謀亦復資巧思我讀
守圉書重下徐公復神威及曠遠良哉巧守器當時卒
用公封疆豈輕棄執繼果何人歷險失騏驥國論歸黨
同嘉謨阻深忌會通及師學要眇益人智法制殊不忠
知君有深意欸究自重淵杪理參天地運轉如督任徵
奇手焉至何為不盡言悠然窮擬議頗發枕中蔵慷慨
憐同志臨風寔玆予莫惜微言寄
通考述占驗未及歷家言亦有續文獻闕畧不足存邢
公攷律歷将泱授時藩古法語不詳安能探本根豈知
法沿革踵事有淵源西術肇九執扎馬顯前元回歷自

洪武凌犯寔常門分科兼肄習年年陳至尊利氏術加
密轉為起者喧以亦重發憤苑羅不憚煩中西數十家
一一為討論一葉泛長河乃欲窮崑崙問途豈不遙賴
君為張騫合并果何時悠悠勞夢䰟

臬憲金長真先生偶詢歷學為作測算之圖古詩
四章以當圖說

古道竊深慕升降難具論虞典肇尚書敬授有遺言永
短稽日景圭昴辨初昏至今求歲差援為推步根羲和
命妹仲南朔異寒温宥餞宅東西里差亦可原猗嗟帝
垂衣裳務簡不繁幸亦欽若意千秋聊復存寧徒象數
該伊惟道義門其敢稱縫掖仰俛昧乾坤
至圜生萬有先天觀太無杳冥恍惚中變化成須臾乾
健日西運列曜紛東徂錯行旋左右遲速各有途在昔
先知者積候遺書圖六歷樵真贋可稽惟太初自亦代
改憲七十家有餘天道故遼遠千歲迴盈虛微差近難
睹世久乃見渝所以今巧歷恒覺古人疎能忘創始勞
萬事有權輿
九重孰菑度屈子昔言之歐羅析渾圜五緯異崇庳層
層與剥葱晶瑩如玻瓈西士寶斯術守之不汲起徐公
加密測渝出稱尤奇遠鏡登長庚弦望亦有時如輪圜

太陽五星俱可知列曜居其天行度各有差五入復相
容天能非所思數得理亦諧真為來者師徐公元扈先生也
星輪有大小遲順歸自然舊率頗荒略占經傅會傳九
土分星埜粤自始封年封建既無存南北多所遷國名
代有更疆域寧久沿而据甘與石珍彼得魚筌今以七
曜理展轉推大圜大塊成黍珠中處寔無偏精氣互灌
輸光景交廻旋藐躬泊微塵戴履亦相連願守大易訓
終日以乾乾

柏梘山頂望仙人臺同觀湖先生

峩峩方石臺千尺凌晨烟昔聞山中叟曾此逢飛仙甚

局觀未終倏忽更戕年樵斤寘𣀮絛木皮合且堅崕封
既摧朽無人能攀緣我來陟嶺半俛視趺臺顛再尋蛟
路登所見惟青天瓊宮在何許便欲乘風旋下界溺埃
塵安能久遷延何當封馬鬣非敢與牛眠庶同五嶽遊
免此情內牽雲車策風馬願言長執鞭

題贈宛津菴濬生上人

小刹對山城溪橋一水橫披帷來埜色傍郭有經聲高
對虛窗入遥峰隔岸明此中逢息遠真覺道心生
市近閑常掩庭閒客自來畫圖多勝常詩卷簇香臺寒
雨畦蔬美宵鐘茗椀開棲禪依實相對爾失塵埃

喜半公歸自新都東寄索畫

病起看山山更奇溪橋酒醒一題詩相思白嶽人歸處
正是蒼崕雪霽時路轉層雲峰出沒水漸古磵石透迤
心閒好景供圖畫肯寄荒寮慰别離

用原韵寄懷澗口俞去文先生

林烟深處啟柴門遥憶丁山山下邨青眼千秋憑蠹簡
素心幾輩破苔痕論文明月當軒靜把酒飛花入屋喧
有約咨郊同曳屐著書傾篋慰相存

施閏毓

〔持風詩編〕字汜郎又字毋餘號北櫓宣城諸生

有北櫓詩集

〔仁和丁灝序略〕吾友施子毋餘生敬亭宛溪之上所尚友者惟元暉聖俞諸賢而尊人次仲先生哲兄愚山先生皆以文章詩詞名于當代主壇坫者五十餘年毋餘見所異見聞所異聞其為學也至寬而心虛毋吟美風月不特不屑輕拾他人牙慧即家法如次仲愚山兩先生亦不欲蹈襲一字此宣城今日之詩至毋餘而始一變乎〔梅清北櫓詩序略〕毋餘為愚山先生難弟習見華膴而獨以儒素自甘潛心一室不妄交遊是以既工于制義而詩歌之大雅詞調之新清又往往縱橫錯見于探幽攬勝懷人送遠之間〔吳肅公序略〕祗園季子汜郎好學工書數以張鍾羲獻遺法質問予進以學問之要汜郎更暱就之予知非他少年比也

詹雪巢為其尊人乞還金樓詩

饑駈真可憐面目遭塵垢新都東道嘉以之居最久數
輩土著言秉義有詹叟禺沸方東南維年曰乙酉刀矢
争雨飛鼙鼓作雷吼須臾雙城人顛踣匿林藪道旁誰

者金乃入此翁手題識何分明封裹亦堅厚叟念亂離
時若已棄井臼籯金瘐不存奈何支八口棄擲非吾難
視之等唾洟楚弓歸楚人此責吾已受罣待三日強一
夫正狂走瞻顧無寧晴嘆息或俛首叟乃前致詞遺金
豈汝有一語應不得淚作鮫珠瀏竆餒固已甘所憂小
人毋叟言汝勿悲吾意差無負還金掉頭去羞向時人
剖叟時豈不貧非義叟寧取幽居滸南城一帶欝岡阜
小樓吟眺佳海峰列窗牖慨此能語金競鬬十人九父
積苟不盈或為子孫咎哲嗣天下才清貧詎所醜一樓
翁所遺百年幸能守咲彼籯中金主人究誰某

感懷示元叔枚公

逝水莽今昔咄哉無窮期一海滙衆流此意将奚為天地有闔闢早夜殊慉悲修鱗縱巨壑弱羽愁危枝人生苟滑已漭漭緊何之海濶水故赴不則當西馳嘉會非偶然摶絮落鴻爪同舍滑徐劉抒詞埒江鮑几榻何依依詼談亦稍稍互為水鏡佳閒涉麻姑狡一咲赱羣傖罡令惟場攬誰甘参與商相失酉與夘哷悲妻子饑獨侈官厨飽區區一寸心堪此百憂擾

為吳子綺園題梅莊圖

梅谿遇君無事無劇顛羣向青楼趁飲餘展卷索題句

老瞿新作梅莊圖是時賔從宬豪㞼髙吟欲與歌喉競儉腹難将綺語拈歸心況值春愁併前年襆被練江濵風雨廉纖愁殺人去年虬巆偶經過梅莊咫尺徒逡巡今年又傍西干住等閒花事三春暮絮撲流鴬愁自啼薹深落雁哀還去僧寮誰念客無聊君赱長鬚折簡招下床便欲控馬去柳陰低拂桃花驕君家園子豈溪上到門曲折愁迷向檐敞能容壁月来樓髙不與羣峰讓繞屋老梅千株強就中琪樹尤森張素英略比繭蛾嫩紅實真疑賔衆香怒龍抉雨蔽朝旭萬山瀑瀉一溪緑聽曲還思放棹回分題肯受當筵促一觴便醉慚酒徒

跲顛咲認朱欄扶灘流亂處数漁艓雨絲微際窺天都君今年少耽幽勝琴樽盡與圖書稱葵扇風来放澗花板與晴便開芳徑愛客時還合榻眠沙堤或弄珊瑚鞭竹間咸籍齊抽管燈下摛陵對擘牋我時狂叫那能已恠来一縷向心起小謝城東碧水灣我家樓在雙橋裡底事殘鵑喚不歸梅溪謳管亦應稀臨流贈芍人俱散聯袂看山事已非翻盆不見雨師惰坐了詩逋計非左好友名區勝故園謀歸不能居亦可

送沈公百再之公安

有酌不成醉沈郎行柰何去仍為逆旅身已習風波同

含宵燈滅新愁春水多榜人知客意江艇莫蹉跎

将之桐川别毋

承歡成底事歲晚尚孤征似此出門状可知居者情晨餐休任減宵淚莫時傾慰藉捌增感垂頭念此生

黃鶴樓會課拈滑山當二字 在會為千湖樓修禊位三鳥程沈方伯蒞為錢彭年毘陵袁鳳覽鄞陵周昆來仁和沈巽曦秀水沈[illegible]松陵[illegible]子佩

大荒成俯睇身置亂雲間不信三年客剛謀此日閒壯懷銷飲啄好句稱江山寉去尋常事閑心到白鷗支頰微吟際低窺落照黄才名諸子在江勢一樓當近覺貧能耐曩猶心不狂如何一片石未肯讓崔郎

研池亭題壁

六丈方池又湯亭[六丈謂范司理]尋幽不用出郊坰一泓低映虗檐白四面晴收衆壑青觴咏閒拚新月上管絃春禊亂鶯聽山公啟事承明去野客還誰共醉醒[判史朱立山先生時已內召]

渴倚赤質存家書即和其書尾原韻

不信餘生握手難比鴻盼到轉興嘆同堂猶寄纏綿字舉室都垂涕淚看出塞文姬歸尚易入秦范叔恨將闌羡伊兄弟聯吟處拾葉栽紈墨未乾

西湖獨泛

亂揷雲根古寺隅短衣瘦竹恣盤紆好風不減遊人興

一夕飛來為此湖

小泊湖心罷採荷翠風衫袖亞欄多薑笙象板都停淂自有吳姬按扇歌

題畫

一幅烟巒好乞身小橋西去絕風塵誰家置閣當山僻没入梨花不見人

葛又超

字非班文學元士長子

峽石

岸柳拂平沙晴烟客路賒江帆停槳子山逕出桃花士女臨流返鄉村賽社譁稍聳埜老喜豐歲卜鳴蛙

徐懋懿

字　文學

龍峰

秋光何處迥赤壁敞千峰徑僻城陰靜霜酣野色濃松風穿古院潭響亂疎鐘譚咲海歸屐斜陽已下舂

詹洪澳

姑山阻雨

客程原不遠石磴翳欹斜華負看山屐遙憐泣路花白雲千嶂雨紅葉幾人家尋夢曾遊處仙壇去路賒

王楨

字寧士溥之子

己卯下第後送二舍弟建臣歸里

想到麻姑山路隈蓉洲漸入望中來[蓉洲余家之別墅也距麻姑山五里三面皆水芙蓉甚繁先祖號蓉洲先生以此]數間茆屋依松立兩扇蓬門傍水開竹葉舍風喧甕牖梅枝帶雪發花臺嗟予猶是他鄉客早已神飛逐爾回

拋擲經年舊勺園[勺園在蓉洲之西有板橋通焉]汝歸修葺可嫌煩多移松繞磨青閣略買花栽浣影軒竹未侵墻先莫砍書如藏蠹早宜翻明春好待南窗下共几持文細與論

劉 熈

邑志懿行傳 字熈伯號易菴邑庠生少孤事母以孝聞敦尚行誼族弟某托妻子于熈薄遊京師熈分宅居之贍其衣食二十年無倦色有貧人十餘喪不能葬熈為擇地窆之侍讀施閏章安聾人稱里中善士輒問曰孰與劉熈伯賢其見推重如此

三天洞

洞壑穿雲入仙靈若可尋玲瓏穿地肺位置想天心長嘯空山答閑眠古樹陰此中堪永日幽賞豁塵襟

丁 宣

邑志選舉表 字聖音康熈庚戌進士

飲澄江亭

水際孤亭迥秋來好共登霜清山骨見天與水心澄蠏擘杯争覆鷗閒檻屢凭醉吟如練好新月挂雙稜

丁 森

邑志選舉表 康熈丁卯舉人清浦教諭

秋日書懷

長物都無賸一氊秋城高處占寒烟池荒靜夜聞喧獺樹老空庭見墮蟬家謌不嫌迂尅日山棲如願乞餘年

次宗擬向空門老塵事無緣決被牵

表 標

邑志選舉表 字子建康熈甲寅歲貢 一字玉條號綽菴

聽雪

碎玉聲淒切多來梅塢中微風敲竹幌清韵點絲桐隱几聽宜晚圍爐興自空千人非所願洗耳賴天公

詹日懷

邑志選舉表 字子朗康熈丙寅拔貢任四川新津縣知縣績學工文名重輦下賚志未舒時論惜之

峽石

舟繫臨江石人尋舊飲亭潮歸沙嶼白霜薄柳條青老嫗妝烏桕山僧賣茯苓風烟何所似但醉莫言醒

高師道

字履公文學檢討詠子善詩及畫

遊大王峰

大王峯高摩蒼天九曲之水相盤旋我來扁舟遊其下峭壁巉岩凌潺湲聞説子騫置酒脯控隺仙人能致雨雲封蜕骨不可窺何處磷磵列有五幔亭飄渺立烟霞

仙船仙版留千古我欲雲棲此卜居丹梯百折迴淩虛
除是卧遊圖画裏健筆揮来能老夫

湯陟

（邑志文苑傳）字卯書號研山邑廩生能文工詩
善書法尤精隸體識者謂其突過鄭谷口邑宿
如姜安節梅庚沈泌表啟旭皆推服無異辭賫
志以歿人為惋惜

賦得澄江靜如練

輕烟嫋素波秀色掠秋水三山遞遠青亂流凝暮紫𮎳
槃擊空明天光接涯涘老樹辨雲中雜英發幽沚天籟

不聞聲沙鷗眠未起千頃何盈盈一望徒瀰瀰氷綃細
有文霧縠清無滓山月悄然来更照漣漪美江霭不見
人江風吹不已嘯傲此林亭矯首思謝李

種竹齋

吾愛王子猷借宅一種竹一日不可無蕭洒常在目雪
霜徒自白柯葉不改綠殊勝石季倫珊瑚滿金谷

讀書堂

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邪
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㢨邱萊陽姜仲子墓并序

原缺第十五葉

訥愛其文稱筆如秋水芙蓉詩尤工梅庚謂有
關名教不徒摛風雲月露之詞著桐引樓集行
世

郡庭古柏用皮靉美遊毛公壇韵

官廨陵陽巔有柏生其廡僵立垂千年樵蘇不敢斧緬
思太古前莫是洪厓樹我聞摸龍松近在散花塢亦有
冥靈枝誰能問湘浦嗟吁仄劫身閱人同石鼓強田山
阿性託體向公府根雖斷泉源氣猶壯坤柱挐雲玉虬
廻印月碧幢監朝寒憐木蘭夕攬悲宿莽誰云病橋多
稍覺古枏愈當年清閟閣十里吹桐乳涼影潛鬢眉秋

聲推肺腑徒供人愛憎不為天撦拄竭来撫寒柯髐然
思起舞安得巨靈手移置當葸畝霜前啜茗清雪下抱
琴古往往黃鵠遊時時丹鳳聚汝誠廊堂器頤持奉聖
主還愁遺世久未肯嬰圭組眼中千鄧林突兀誰徙覩
節勁自留香心堅寧畏腐庶幾遠鵷鶵亦足辟猰㺄私
意徒區區沉吟日肶午深慚子山賦流傳遍朔宇拙匠
苦雕鏤真宰嘆覶縷

梅驥

（邑志懿行傳）字巨源康熙庚子歲貢篤孝聞於
鄉里母卒貧不克葬殯內寢驥朝夕上食如生

時暇則讀禮殯側泣血漬券皆赤居父喪哀毀亦如之年四十而後娶先是其父為聘馬氏女未娶女得廢疾其家請別婚驥不可曰奈何棄父母之命歲寄脯脡以資醫踰十餘年病益劇驥終不更娶女感泣曰以吾故而不娶吾不可不絕其望遂匍匐投水死驥閔其意更三年而後娶其至行過人類如此學術該綜於書無所不讀制舉文尤工士林傳誦之性狷介不妄交遊然好獎掖後進稱人長津津不去口其所成就甚衆卒年五十七著有唇言集寂寥艸周易

指徵藏于家

九日南樓讌集分得陽字

地是羅公舊講堂落成天氣恰重陽使君作牧稱雙璧穉子成章媲七襄秋淨遥山寒抱郭簾開落葉細鳴霜謝家一片高齋月照徹闌干十二行

徐　煌

邑志隱逸傳 字子盛天資英敏年十二郡縣牒其名學使者比試冠一軍長棄舉子業好為詩長吟短咏日無虛晷家無擔石儲授徒自給一語稍失意輒拂衣去閉門忍飢有所餽堅不受

咏史

匠石何人斯能行三代道受役不敢違從容前致告免鐫安民名以此留公好南董筆嘉言千秋仰碩號名與司馬光光輝相射照切齒京與攸投北且投昊

柘皋道中

古驛柘皋東梅花官路紅詩思驢背上春意鳥聲中初日容殘雪寒雲戰曉風講堂知漸邇匆渡嘆途窮

梅　歷

字周祚號可亭枝鳳之子文學著有可亭詩艸

至日紀夢篇

嗚呼吾父歿節序驚屢遷秋風曾幾時忽焉冰已堅昨夜入我夢揑罹來翩翩覺猶怳在目不知隔重泉去冬日長至我學賦短篇詎敢出示人匿之懷袖間乍見呼我語此事汝能焉汝貴本先民行將為汝傳庭幃成唱和私心期百年如何不一載骨肉成棄捐憶昨易簀日野老涕漣漣爭言吾父德信足光窮蓮惜災與掩骼生死賴安全（先子有賑飢掩流棺等事詳見邑志）義舉難更僕孝友尤性然庭幃罹異慘哀詞見者憐（崇丁丑不戒于火先王母趙憐二小婢殺眼登樓拯之遂并罹異慘先子為作求言哀紀及述哀詩見者憐之）繼事新母葛吮毒格蒼天母乃豁然曰子病仗汝痊（葛王母患疽數月服餞難近先子同家慈萬太君洗滌晝夜無倦色母為感泣）兄弟叶塤篪池塘句每聯

亦有都官集散佚無完編獨力任剞劂先滓庡相延（先都官集板藏府治正心樓樓圮板壞閻學李醒齋檄府發板重修俾子孫世守先子即率兒輩校讐古本重付剞劂）細流疇無本惟父溯其源耿耿懷祖德一一豈碑鐫（凡祖塋無碑版者勤石志之）見說當弱齡出語驚時賢嗣從周沈遊（儀部庶溪徵君研岩兩先生）譽更滿江邊泰岱與黃海蠟屐遍遊覩築樓艸堂北多種竹與蘭垂老耽著書不為物外牵（著有東遊艸石軒詩選慎墨堂詩品東渚全集）無何理家乘辛苦無安眠書成未及梓伏枕猶拳拳一朝謝塵坱驂虬遂列仙空留易簣語正學得真詮（易簣語七則皆崇正學斥浮屠之事）萬感填胃臆濡毫不能宣頎言夢寐中長晤如生前

宿茗塢山人家

疲驢穿霧入路斷小橋通卧犬驚人到野花紅雨中谷聲飛瀑隋天小亂山叢夜静無家甚猿啼茆舍東

山中訪友不遇

過處寒雲合疎籬隱澗東犬聲飛瀑裡鴉噪夕陽中荒徑堆紅葉空庭受晚風人從何處去招手問隣翁

丁卯秋夜長干寓樓感懷

挂帆幾作石城遊此日憑欄起暮愁旅雁叫霜欺客枕埯燈和月照僧樓秦淮滚滚吳宮淚天地茫茫晉代秋無限感懷難極目不堪摇落重淹留

題畫呈吳聰若先生

偶作菜根圖以況吾師德還期作霖雨蒼生無此色

宛雅三編卷十五

張燧　校字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國朝

阮爾詢

〔江南通志〕阮爾詢字于岳康熙壬戌進士由翰林為御史屢有建白仕終工部右侍郎先是守郡輸賦者率為吏胥中飽民苦無所據以自直爾詢請行三連串法至今便之

〔邑志宦業傳〕于岳號澄江由庶吉士改御史有直聲所建議多見採納時湖廣以制府兵殘裁省總督爾詢疏言楚地方数千里南極湘潭北控關洛幅員至為遼廓且上通滇黔旁襟雍豫今兩巡撫各率其屬分疆劃界地廣而勢懸于形制非便請仍設總督一官以一事權資彈壓下廷議允行卒賜祭葬如例所著有南紀堂詩集開旋樓集行世

〔三樓紀略〕[illegible]司空澄江阮公為臺臣時見　恩詔屢行蠲免而州縣以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蠲雖逮民而輸已在官有司奉行未善乃特疏請行三連串法戶部議覆得　俞旨定為例州縣雖有虧空始不得混指民欠至有重輸之累矣公在臺言事甚多如請完亳州未婚貞女王氏千里尋夫卒得與原字之[illegible]合葬[illegible]成三十年後夫妻又劾武臣縱兵辱華高教諭憤死剔圖[illegible]屬數而此疏尤為愚民甦無窮之困

王阮亭招飲賦得明月照積雪

涼月下霜空晴雪滿林樾交互揚明輝掩映作圭璧先生氷雪心當軒展瑤席深杯破沍寒幽興永今夕浩然觀太虛清光不可摘跬步多險艱塵翳鍛羽翮勁風自東來長歌漱壺白

寄題澄江登嶂圖

旅夢時飛小謝城蠻光練影映空明桑麻過雨涵春澤樓閣含烟挹曉晴早識鴻文推哲匠遙聞雅化洽輿情緊予薄宦羈京洛佇聽台垣徹屐聲

張延世

〔邑志文苑傳〕字子尉號鈍夫七歲能賦詩篤嗜詩古文詞長益肆力羣籍所學宦而行誼甚高幼失怙孝事其父父歿哀毀幾不勝衣與異母弟同居數十年無間言姊少寡孤甫四歲值兵延世挈以遠避獲保無恙試于鄉連不得志于有司徜徉泉石嘯歌自適所撰著不下數十種以明經授宿松司訓時年已老猶日講論不輟載酒問奇所在趾相錯于戶未幾投劾歸歸一年卒年八十有四

八月八日偕呂青厓僧問松高生叶五登玉孚山最高處城郭溪疇散處其下悠然有俯滄海意探韻得三覺

四氣迭成化蕭瑟秋運剝旅人易為感出遊思綿邈眷言玉孚岡蜿蜒勢逴卓自有天地來亦已判清濁挈我方外人登臨瘦節捉腰脚未全頑猶堪耐磽确披榛隙

其巔身健闘跉踔不知高許仭城垣等裬幄遥峰影若
滅帝鄣標名嶽仰瞻空際雲去天洶一握慨焉發長嘯
塵襟散如濯餘音入空谷鏗爾應鉦鐲遶址半溪澗泉
聲走潺潺老松翠欲滴閲歴千霜雹夜停木客吟朝恣
禽鳥喔吾生胡為爾蠻觸争蝸角山靈向之笑子毋寶
鼠璞留連竟忘歸暝色殊未覺僧徒招重遊鄙意久堅
確屈指落帽辰蠟屐肯辭數

倪寅丈書齋望江

葵榴遶曲徑蔵此陸處屋城闉俯可數江流徃而返應
知天際人飽看沙上鶩樸被如可攜因君卜信宿

徃返皖城擬一遊龍山不果五月十三日行役此
山麓

江行望龍山龍山渺天際影落江水中蛟魚驚徙逝衆
鳥不敢棲惟聞雀孤唳渴想遊何時心如懸旌係今日
定何日山靈欣見恵翠濤三十里烟鬟擁髙髻危峰與
叠岫一一競迢遞白雲帶其腰飛泉鳴其砌石作虎豹
姿變恠不可計顧盼左右移老眼失瞖翳艸木盡皆香
應蔵武陵壻前者已許留後者来無繼我欲結蓬居徜
徉以避世避逅陰長生庶遺丹半劑

元夕無月次夕陪羣公飲酣市燈至餙兒童環舞
月宮為楽酒闌送客雲破微露月影

春王歳建子元夕飛霢霂迷失金波庭顧兎不在腋巻
彼竊藥妃歛眉意慭恧望舒悏勿御桂輪困折軸吴質
歎空倚夜光死何育豈曰避抽税畏入城西隩太和修
戶人潜逃蒿髙藤蕭然無所為鼾睡但枕樸陽烏喪厥
配子焉怨鰥獨窈寞七寶池影娥安可掬人間修典故
楚歌閒絲竹燭龍照天地燈火隊相逐纖纖白皙兒粉
黛逞膏沐霓裳舞我庭連翩数盈六莞爾成一笑懽聲
滿堂屋良久客言歸送客臨西塾薄雲破東隅清光露
倏忽天人果相應繖阿虞来淩吾生取適意奚必九州

牧吟成付阿買已散愁百斛

登五祖道場山最峻處足力弱不能及頂眺遊人
如猿穿石窟忽露忽隱

跡山曠無際極目千里見烟雲自卷舒楓林遍遥甸湖
光遶東南絢爛曳修練匡廬近可数蒼翠儼如面生平
登覧興勇往忘飢倦無如腰脚頑徒抱濟勝羡山徑石
嶄碞苔滑不容踐同人掖我升欲從情淩變時無華陰
令投書誰救援康楽将笑人邑邑增忿悁孤罡山僧樓
松竹影葱蒨岡巒一望深遊侶紛成片蟻行若緣引仰
瞓銀海眩招我樓中人狂呼且揮扇江山信有緣老翁

負𡿨彥靈想白蓮池清泉風潄漩憶昔伊何徒題名峻
極院

過問松上人別院清談移晷㯺括其號以贈

徂徠百尺胡九九攫拏雲際虯龍蟠偓佺饕寔毛髮綠
以遺帝堯堯不餐青羊青牛等閒棄元都閬苑非所懽
羅浮七里刃倏忽葆光劍術驚相看拈向空門發長喟
為仙為俠揔彫殘一無三𢝵消未易直如變換迂多端
中嵩孤峰兕倒植天台古院禮貞覩西行摩頂應人意
千年龍骨飛靈壇上人鮮脫了一切秖此数者起紛攢
擬起古德叩真諦不覺悲涕雙汍瀾孔雀三鬛亦何有

狂花欲謝神光寒爐中艾納已灰燼逞記塵間木長官

望西山燒和昌黎韵 昌黎和皇甫持正陸渾山火逐句韵凡五十九韵乙亥至後九日仙田城西山火適望良久急燒燭為持正補亡蓋皇甫非已失僞本也隔句韵與韓異

火城燒空黑雲屯天風簸蕩江濤喧女媧煉石鍛不息
丹竈何日傾軒轅初起積油災武庫煌煌劍厫空中翻
横嶺高兀怒先及青柯燒斷登天門飈回迸落深谷底
瞋目一吒逃樓煩諸葛憑凳窺未畢神光猛沸西南坤
須臾炎上危峰頂從横始擬焚崑崙其餘岩岫次第逮
火道未表勢已吞乍隱忽耀無定在豈数遺燎喪平原
彷彿炎官張火蓋朱衣導從奉至尊云是當年宋無忌
丹旗絳纛来繽繙焦頭爛額百妖避誰敢兀傲鳴煩冤
狡兎脫跳迷霧所修蛇失窟東西奔棲鳥宿鵲困烟羃
獐麕無逡完肩臀麻幾霄卧幾頑石火過灰燼依然蹲
避莫白起司火令邯鄲一夕坑幽魂憶昔阿奴笑出下
火牛燧象驅鉤援赤壁萬炬走阿瞞連雞奮擊摧軍藩
不則布索駭奔馬或以飛炬張吾燉時清非湲信聆隧
彗攸奚事勤便蕃從臣寧有介邱邀然海燭跋鮮札昏
冲融赤氣不可遏畢方䟫舞麻且繁欲借波臣向東溟
撲滅留待扶桑暾古賢先我昌黎伯作歌贈和尉陸渾
其辭艱澁不易讀黑螭血面煩討論女丁婦壬更何語

絕學驚倒三家邨今夕何夕予邂逅飛電烱爍雲㢑垣
曳杖行吟大庭庫取適逞恍語言芘憑風奇訊皇甫氏
千年失倡今還存昌黎笑頷吾友孫 先人水部文昌府君

讀詩文每有起輙憶昔年友朋交訂之樂悵然成
此篇

我生之鄉吾何有嗜讀異書令皓首軒題拜石净無塵
汲冢酉穴陳左右當其會意恣冥搜吾也忘吾㭬生肘
古賢獺祭尚隱僻疾徐難准斲輪手沉思每至寢食廢
茫然摘埴渾未剖敢云甚解浪成痴泉明則可餘則否
賞奇析起藉勝巳往往弋獲来三耦廣堂連榻權射𥟍

聽熒十或釋八九不則郵筒飛尺素蟻書側註語出其
自從諸豪相繼逝此道榛蕪廿年久鎖鏞一壆棄勿懸
知音既死誰擊扣獨學寡朋陋已甚旁人且恠田奴醜
惠州無書韵攺押孰謂辯蘓執其咎管窺蠡測湯誰何
不信雅流喪家狗鞀殆兩閦語固然豎儒守之自桎杻
恨不生逢黃蔡列函丈親質考亭叟（考亭稱朱沿誤已久）指畫訓詁
了盱閒庶幾積迷盡拉朽安能飾短狗俗徒丸泥妄大
老戶牖

積雨溪水生欣作

萬峯深處溪流淺未放歸舫恣游衍蒼翁雅稔客途窮

故遺飛霖救重繭篷花迸落昏渡朝春波想見江灘沔
天桃央岈柳暗隄容我吟鬚数莖撚久憶艸堂怨寐寐
饑雀空庭啄苔蘚岫雲暗起光滿樓跡簾畫日無人捲
十幅蒲帆送客旋荒蕪三徑忻新翦差幸詩流曳杖尋
臨風一咲話清輭

閣上即事

臨高游遠目隱約見殘葩雪影千村暗烟光一道斜埜
田逵近郭茆屋擁平沙合沓峯危立交流溪亂譁谷深
藏蕙葉水暖遍芹芽白鷺饑栖木黃蜂懶息衙眼中紛
物理心緒渺天涯冷落春情暮凄清客路奢吾生憐曠
蕩世道足紛拏涉境即芒刺澄懷自靜嘉幾能探月窟
時擬挂星槎釁耻糟牀罄帘堪稚子賒任教霜染鬢拚
送醉為家留滯終何事鄉關不我遐歸心逐飛鳥千岫
爾寧遮

梅士昌

〈梅氏詩畧〉字期生號大千處士著有燼餘艸

柏梘寺

悠然一卷對青山山寺無人白晝閒峰日斜穿松閣下
溪風驚打竹籬開藤花歷亂清秋色金像蒼涼太古顏
獨叩長吟遺憲俗時聳梘水落潺潺

楊綠

〈邑志宦業傳〉字巽居父沛前明諸生有長者行
綠篤厚淳質舉康熙壬子鄉試除宜興縣教諭
善課士名彥多出其門考滿遷知江西寧都事
寧都俗頑獷前任皆以累去三載之內凡七易
令綠撫以恩信民有犯者反覆開導且垂涕以
教其不逮不加鞭朴民感其德生祠之通判某
以事行屬邑恃兄勢虐使民民相率詬噪揭屋
瓦爭擲綠聞馳往慰諭衆遙望撫手曰我公來
擁馬首羅拜而散以老致仕囊橐蕭然惟圖書

數卷而已老稚數千人拈香泣送梗塞于道歸

三年疾終著有茶谷山房偶存艸

錫山惠泉次韵

山自何年鑿泉源此際開石流天乳出人帶月團來到

處亭軒遠無煩松竹栽烟雲浮玉斛香散紫霞杯

秋聲步韻

盡日焚香罣門無俗士車雁横天上字蟲讀壁中書瑟

瑟芸窓冷蕭蕭竹戶虛西風何處至搖落嘆鶉居

虞美人

戰罷君無色聞歌妾暗嗟寧為垓下艸不作漢宮花

朱淋真

莫作市人妻空把年華誤鸞匣偶然開中有斷腸句

施彥恪

〔邑志儒林傳〕侍讀施閏章次子彥恪字孝虔一

字少恭號遯菴恩貢生家居孝友性慷慨能仗

義時藝書法俱工詩尤善承家學著粤遊艸見

聞錄家風述畧續編

〔王士正題詞畧〕愚山先生稱詩江左餘三十年為海內大宗其詩追風

匹雅陋騷儷選殆如元微之所謂盡得古今之體勢而自成一家之言

雲龍之喻予自愧久矣今讀次君少恭北遊詩卷又如昔人所謂天下

詩名淡在杜家者先生家世理學而又代擅風雅如此將來斯道墠壇

淡在宛陵噫盛矣哉

〔三樓紀畧〕余交施侍讀公子孝虔因悉公生平自公歿京師甚四十年

而孝虔益貧且老餓惟煮字熬不因人名賢之後風致落落乃爾蓋亦

世胄中之絶可念者矣

抵長干僧舍聽雪巖師操琴

征塵猶未息牕外有鳴琴欵欵遞逸韻喁喁來悲音一

絃縕如物七絃哀一心乍縱如遠舉細響來追尋微吟

忽長嘆杳渺何幽深浮雲出谷口萬木森巖陰聆此百

憂集淚落難自禁請君輟此曲此曲柔堅金

寄雲樓月下作

日落羣動息暑氣無留餘片月淡雲漢微風散庭除戛

木入烟霭城郭浮太虛徘徊一清嘯悠然颺輕裾四方

志不遂蠖屈守敝廬勿言有斗酒觴至成索歎天地自

終古俯仰當何如

赴緱城

青青山上松欝欝參天寒如何行子道乃在萬松端高

嶺摩蒼旻險谷紆千盤回風飢獸嘯哀響孤猿嘆人馬

同偃仆山澗馳急湍相彼巢中鳥歸飛倦羽翰

登山望喬木纏綿施女蘿未能絶依附託根永山阿眷

予苦行役流轉成蹉跎孤蓬隨天風隻鳥吟長河富貴

須何時日月驚流梭驅車莫渡道沉憂發商歌

一粟齋偶成時予將越遊

澄江俯高樓結撰殊凡擣因而置曲房容膝不避陋名

之以一粟踈觀齊宇宙虛白生明窗景物成輻輳方春
溪漲時舟船出襟袖謝樓望遺址古木繁陰覆城郭乍
烟雲山法痴公皴清宵獨寉鳴秋空月影瘦坐忘人語
喧天機時一逗把卷浔朝爽清靈相浣漱永宜散夙好
胡為戀奔走何當此深居啜茗擁蘭臭

新安江行抵界口

朝發漁梁下水石何精瑩山靈偶踈落瀑布與之爭峪
砑吞不浔艸木皆齊鳴中通一線水舴艋成蛇行俄頃
渡廣澤木葉浮太清灘淵累相續動靜悟盂盈觀瀾若
觀火魚鱉遊空明我無開鑿勞邱壑亦已精高吟唫謝

守濟勝徒為情

王漁洋先生罡上咏石花菜

髙閣集朋好雜遝多懽娛以此揺落候彌忻樽酒俱珍
饌列方物一一常情殊荔子至南海蟶女生東吳榆耳
産塞外石花来閩嶇春雨漸微潤老石懸龍鬚柔條散
垂穗疊帶緐貫珠掇之煎玉馬紫蕨粽鮮膏變化清泠
質融結琉璃酥女蝸有遺述峭骨流芳腴含咏陶鑄心
頤待河汾儒

烏溪道中

陽和欲十九七尺殊匆匆作客靡好懐流轉愁飄蓬筍
輿指山谷欵欵迎微風拂袖愛巖竹延木忻嶺松露晞
苔徑碧花濕山泉紅啼鳥帶深翠飛落前溪空豁達具
紗理天地安眄窮

舟婦謠

涼風小艇下苕溪溪光澹遠何淒迷平河日夜紛來往
中流咲語鬧隣舫儂家新婦初上舟掛帆曳櫓含嬌羞
君家持檝有老姥健臂舡舟如搏乕夜行博取誰淩先
菱湖渡口買魚煮

村無雞行

客眠不寐中宵驚問君何以無雞鳴老叟荅言淚沾臆

連年此地苦甲兵奪我畊牛那敢問妻孥被掠童雞烹
伏雌將雛人亦瘁覩此狼籍傷心情傷心情無雞鳴徙
教安臥東方明我輩太息掩雙耳策馬岐路重屏營顧
言溪水爾何幸不改當年出谷聲

新嶺行

天都自古蠶叢路新嶺排空入雲霧三疊巉岏未肯窮
騫騰應共飛仙聚隔斷飛仙一徑通陵陽回首青濛濛
白雲亂點千山髻一棹橫飛島嶼中寇盜當年聞艸竊
抱險當關成蟻穴卧石曾依戰馬䰟野花猶帶將軍血
我来策杖心然疑蠋升猱上何委蛇縱使巨靈蹈此地

還愁深谷陰風吹客行日日征途換山川險阻何須歎
拖舄軒頭興不窮弾琴滿地桐陰散

交劍津

三溪派滙鐔州城雌雄劍合雙龍成干莫何年入寶藏
光芒夜夜浮太清良金自昔能孕水胡然似續為木精
瘞之沃土深有意長為造物敫奇情張雷淬礪出人世
佩服至此終合并地不可埋天可上究歸何處成精英
吁嗟乎豐江閩水距千里白龍紫氣紛縱横神物去來
非偶爾長使兩地留其名

初門道中乘筏

客途縈寒心然擬百里赤日炎風吹枯骨老肉苦作楚
手足疲愴爭須臾揮汗似沐不浮沐槐陰忽過誰能移
我欲拾舟憩尺八析看竹筏横溪湄投鞭安望想利濟
火坑頃變清涼池下灘一瞬絶奔馬又無控送煩人為
誰家截流象巨石雷訇濤吼成峨危到此一濯破寒練
入險出谷同水嬉松谷紫薇花一樹緑波秀挺珊瑚枝
我行况瘁小安樂賞心給目紛在茲萬事達觀皆若此
誰使六月愁駈馳

天門山

山勢壓溪溪不流溪澄寒練山光收硌砑怪石懸欲墮
千尋古木風颼留吞吐日車不得下森然萬象成深幽
孤帆自顧渺一粟過從六月如高秋何當趺坐此山頂
放眼人事皆浮漚

許又來属題漢宮春曉圖

秦宮壯麗非咸陽千樓萬閣稱阿房秦人浪得惡名耳
後世踵之徒濫觴鹿臺作俑遂列國驕奢苑囿成頡頏
六王一而四海畢貨財物産來梯航木石致絶塞珠貝
探殊方碧玉琢作桂薫金鑄為梁始皇得之不能守沐
猴對此心傍徨隆準提劍躡其後坐享全盛寢熾昌三
三城陌連桂殿六六離宮迭建章勾陳壁沿横映帶甘

泉五柞迴長楊窗開翡翠珊瑚樹戶列珠璣明月光蛾
眉皓齒畫越女奧區曲室眠齊姜脂水棄殘千乘賦羅
衣璀璨百寶裝瓊枝異地花仍發嘉果背夏冬逾芳豈
亨豫大蘊其氣山川艸木皆堂皇銅荷仙人瀉鉛淚帝
京殊勝白雲鄉所以至今圖畫者漢宮春曉傳縹緗我
謂土堦茆茨信簡畧石渠天禄皆堂堂豈無遲遲好風
日春光何獨稱未央得毋繁華鬧心眼千秋事往猶相
望君不見祖龍赤帝創大業子嬰漢恵同頹唐斯高絶
非絳灌伍遂使政季分存亡嗚呼政季分存亡將相得
賢福無量錯繍河山能久長

經慈谿（孝子董黯母喜飲此溪水因築室于此以便汲河西着衣樓明趙尚書建）

築室俯清流名曰孝子留孤城千嶂合亂水一橋汊渚
畔開田畝烟中数釣舟此方風俗厚不改趙公樓

湖心亭

斷浦遥天合憑闌興不孤誰將一片土湧破鏡中湖掬
水魚迎指飛觴月遠壺長歌莫長嘯俯仰任吾徒

孤山

裏外湖光水鏡平一拳雄峙大堤横月明風細枯梅影
天淡雲開埜雀鳴海氣蒼茫連極浦人烟飄渺動孤城
可憐薄暮歸舟急十載重過無限情

沙城邸舍題壁

青山踪跡託梅溪小閣平臨望不迷烟雨乍來山欲動
春風忽過鳥爭啼簾開綠樹憑欄入梦繞芳蘭得句題
片月多情留照久舉杯相送到篷西

阻風登李陽驛有感

傍水懸高閣羣山倚曲屏江潮穿檻白遠樹入檐青蟄
蜃吞斜日新蘆映碧泠時方稀馬隊地或隱仙靈（樓下為水仙祠）
殘戍晨炊斷荒隄短棹停石尤爭去路歸鳥沒前汀獨
眺淒其甚當年滯客星（先大人嘗三阻風于此）

與友人論宋事

一代流風自主持何勞僞學禁書痴君王作法純忠孝
止在陳橋夜半時

百道祥光繞闕飛天書忽降是耶非瓶珠賜出君恩重
買得儆臣剃度歸

鵰舉寒江泣斷魂蘄王嘯傲自乾坤琵琶莫諱英雄恨
尚有湖山片土存

久困襄陽萬戶驚半閑絲竹調新成誰知滿地蒼生哭
不及莎雞振羽聲

梅檦

梅氏詩畧　字野鹿文學性頗畧而興奔放故以
野鹿自居生平不驚名不事交遊任性為詩亦
不問漢魏唐宋傚其人倣其體詩成亦不以示
人謂人不知其能詩自怡而已死後始得其藁

卉廬前稿

擬短歌

對酒當歌酒盡奈何人無百歲去日苦多（一解）為惟不
卒繼之以憂言念古人抑又何求（二解）姬旦為臣孔邱
為師具有聖德終日孳孳（三解）孟勤仰止自命曰賢修
短由命窮達聽天（四解）日自西移水自東注吾於斯人
何思何慮（五解）

二憶歌

憶彼山兮首山高首山高兮薇蕨如茆義士既萎兮伊夕伊朝

憶彼水兮汨水深汨水深兮魚鱉何親漁父安往兮亦哺亦唫

垓下歌

擁雄兵兮驅駿馬攜佳人困垓下癈千人空喑啞

清溪小姑曲

清溪洋洋小姑澣裳欲嫁無媒誰與為郎

梅潜

梅氏詩畧字又陶號竹嵒處士著有城東小隱艸

坐夜

天暝鳥爭樹堦寒雨叩扉燈花莫浪喜心緒已多違世路時時改生涯事事非芳菲雖可採吾愛北山薇

湯孫旭

字季愈

北征秋興

泰岱峰高曉霧侵西風梁甫動長吟遺經幾厄秦宮火駿骨都銷燕市金泗水微波秋斷續東山大路晚蕭森明朝又渡桑乾月牧笛蘆笳凄滿林

送別

相送到江干凄其風又雨淚下沾君衣看君不能語

吳簡

愚山文集簡字在心東里處士子攻古今文辭通秦越人術善小兒醫侍父母疾甚謹處士之不憚也簡適就試旌陽學使者拔之廩食歸而處士已卒擗踊仆地嘔血數升曰吾不得奉侍含殮也其追從于九原未幾卒後處士僅百餘日人皆謂以孝死也

華山驢歌并序

余登九華山半見驢向人作乞狀詢之為從姑蘇人來至此伏地悲鳴策之弗起其主遂棄置之命山僧結茆居焉今十年于茲矣首無羈絡不食田稼輙耷梵音首肯之余異而為之歌以誌焉

朝發長江干暮入華山道捫蘿陟岑雲曲徑凌天表悵望空山塵慮跡欲證無生恨不蚤道旁忽見鄭綮驢不是踏雪灞橋初掉頭欲向行人乞飽去更啣芝艸娛伏地巡逡不逐隊應悔從前誇黔技昔人悟道但聞鳴馱

經猶記西竺事吁嗟乎當年書畫雖奇才九良八駿安
在哉不如歸畔劉安禺雲間雞犬勝能媒

施愚山少恭招同楚中劉千里浙中丁令儀石城
梁爾礪遊敬亭分得八齊

故人招我問雲齊手酒雙柑手自攜塔影近從烟際伏
山光遥向檻前低呼來李謝訓新句踏破莓苔數舊題
歌醉欲歸騎馬滑梅華一路送霜蹄

劉錫麟

〔邑志文苑傳〕字天石歲貢生博洽工詩文多識
古文奇字嘗構鐵丹亭書屋貯圖史其中討論

不倦善飲茶汲泉煮茗望花對月以自樂生產
計勿問也大小楷遒勁溫潤藝林貴重

新河莊石壁 有序

新河莊口沿山有石數十年前跳踈落落大止
車輪耳今袤廻二三里塊然成壁矣予舟行經
過憩息其下嘆賞稱奇知石固隨時而長者與
夫物之奇者委棄窮岩邃谷之中其生其長人
不得而見也抑或生在耳目之前可以曳而動
可以力而取者不能久供人玩也斯石如雲也
霞布周遭羅列又為宛北水陸孔道人皆得而
見之人不得而取之也但知其妙者少耳作石
壁詩紀之

憶我齠年初入郭舟向新河莊口泊河上迤邐十里山
山間有石初落落四百八十甲子過忽看石壁長嵯峨
高者仰望如雲布低者面壁以手摩居人習貫渾不識
行路悠悠那記憶只道山石原如斯誰知年年自生息
今我停舟一問之跡山突兀自何時登山更問山上石
何因歲歲長嵬奇噫嘻石老人亦老山中黃石曾得道
噫嘻人老石不老青山一片年年好

袁景

字行止號頤菴文學

賦畫

噫嘻王摩詰半幅輞川圖離離白石下小敧輞川居猨
以千霄竹當戶飛羣瀑蘭畹產芝苓虎洞穿麋鹿松杉
若箇大雲霞旋蟻磨中有鵝冠翁拖節橋上望長生藥
可尋恒春花不死觀山至於斯我曰觀止矣君不見雍
門一曲傾高臺彖殿靈光安在哉千里萬里一尺縑江
山能不入秦灰靈運若教供座右無須着屐他山去巴
人難禁題滿軸焚香把對杜康酒

唐伯

文學

元妙觀

霜露踏還濕經過日暮時冷泉深沒井孤塔半臨池埜雀飛秋樹人烟上古祠黃冠共清話興劇忘歸期

李邦翰　字于蕃文學著有偶吟集

秋水

長天秋氣澹一色共清波葭露思難即扁舟意若何沙明分鳥跡烟幕暗魚蓑倒影中流見懸崕映薜蘿

宛雅三編卷十六　張　爔　校字

竹䆫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國朝

蔡瑶

邑志方伎傳　字玉及息意進取以畫鳴山光林影森秀可愛刻有曉原詩留即景生情詩中有畫

反哺烏　舊有莊舍在宣之高塬磯甲申乙酉時先兵移家避亂于此已亥之歲余復來此莊居焉大攸後家業蕩然廬僅存水田數十畝其地多巢烏過而傷之因賦反哺

反哺烏啞啞搆巢水之隅水隅有舊廬昔年住此見烏反哺彈指一過時徂事殊野烏猶上綠楊樹高堂白髮今何處負米歸日已暮田棄不畊廬不住心傍徨兮目空注水堤漢漢孤兒去難回顧烏哺路

淮之旅

淮之旅霜凌凌舡下浦大兒刈穀湖之田次兒病已初能出戶老妻見我行轉向深房立無語小女牽衣送望爺歲節與兒淮鼓

述懷

陽春必有秋白日必有夜飛蓬無定方流水日東下收

淚向田風哀吟繞田舍濁水委明珠欝懷安淂瀉
幃幕充糞壤中椕謂不芳蕭艾升軒除幽蘭棄路傍投
辟擲空堦碎矣尚有光抱珠入重淵沒矣輝難葳吁嗟
飛蓬心遷轉成損傷荃蕙化為茅芷杜今不香

姑孰西菴懷半山

殘院閑古佛艸上荒堦綠一僧鳴晚鐘江城似空谷白
雲無人知來就窗中宿四壁竹梢風泠泠伴幽獨慨然
思故人匡牀猶在屋

黄山文殊院

拄杖向層雲磴𥓘引徐步攀躋到雲窩岩容忽失路仰

見峭壁間鑿級可受屐躡之穿石門層層異佳趣迎送
有兩松揖我如親故轉入一線天中有蟠壁對是名曰
卧龍拏攫鱗鬣具靈物恐或飛摩娑暗驚懼遂上清涼
臺臺高玉屏護蓮花右臂生天都左肩顧青蒼凌太虗
其下千峰聚神鵶引白猿矯捷紛無數治鐵援佛龕風
高自牢固渴吸堦下泉沁骨親寒注天半人跡稀時有
羣仙寓前登趺坐石嵌空了無附躡之蒼翠搖興酣魂
則怖嘗昔此山雲初生如尺素須臾幻海濤浩瀚湧空
布我來十月霜晴潔斷烟霧翠律競插天真面畢呈露
劃闢理所無峭異口莫喻造物何太勞毋乃費陶鑄游

覽生平懷不到此終誤更望滄海中芙容萬枝吐賈勇
欲盡攀泠泠斜陽暮回首向老僧頒借石床住明朝日
到峰飯罷吾前赴

聽王生彈琴

王生年少甘岩壑手抱青桐冠竹籜登樓為我拂金徽
絕移十指飛泉落飛泉落澗澗水深山風颼颼雲沉沉
中有一聲不解聽湘潭巫峽龍孤吟龍吟忽住風忽止
紙屏坐客清如水斜月不隨霜夜長茫茫碧落人千里

最嫵行

滿堂華燭羅衣舞鳴絃激越清歌吐進者阿誰眉最嫵

紅袖吳姬年十五翠翹珠纓金步搖曼聲歌出離情苦
痴魂斷絕不淂語欲前不前立廊廡橫波的的將心取

寒夜吟

凍月挂對霜艸勁愁心如燭風不定兩眼寒醒無梦来
天荒地坼吟魂哀七尺藤床卧氷窟隣雞叫曙嗚嗚歇

聽彈琵琶歌

晚涼人坐青桐花小奚低喚取琵琶隔簾影動見纖指
欲弾不弾堦除裏鏦鏦錚錚乍有聲斷斷連連無限情
明珠滿把忽拋散乳燕雛鶯筱細鳴鶯燕嬌多画闌冷
長條愁殺垂楊影一霎風沙繞院墻寒雲落葉關山永

問渠幽恨亦何繁絃上凄凄欲斷魂低鬟但撚龍頭撥
肩搭香綃口不言年來我意多蕭索一聽伊州淚常落
聲到情多可奈何況是天涯倚空閣君似霜鷹出塞行
我趂溢口秋宵泊

厓卭海宴亭歌

黃鸝風暖繁紅雨快搖艇子穿芳樹厓邱山接半塘西
泊船起蹈雲岩路雲岩嵓前海宴亭幾曲珠闌圍翠屏
一時名士同修禊滿座新篇似摘星新篇賦就香塵起
亭前簇簇飄羅綺袖曳新弹杏子紅裙拖百疊芙容水
水繞千人石上臺雨後花枝昨日開楼中烟月愁年少

堤下蘭橈夜不迴直闕客泼貪帷賞玉罌酒溢東風幌
短薄祠邊日易斜鹿娃鄉裡春將晚春晚看花人漸稀
心逐楊花着處飛流蘇帳底催歌管翡翠簾前戀舞衣
舞衣歌管奈情何迢遞湖山悵轉多林屋更思携杖入
横塘仍欲採蓮過採蓮人去空江綠蘼臺杜宇聲殷促
樂事憑君問古人何如眼底杯中醁

秋村

散髮倚孤亭遥山展翠屏過檐雙鳥白破浪一帆青蟲
語藤根聚風聲竹杪聽但能無俗事可醉不須醒

沈晰岩先生移居南湖吳街南先訪有詩次寄

避跡日以遠過湖別買山昨聞孤棹去想見白雲閒剩
水時臨席跡扣自閉閑昏鴉飛盡處一寉碧空還

杯空

杯空意不適獨出郡東城曉雨過溪住秋陰接嶺生鷄
多連舊結雪漸點新荃翹首碧林上迢迢雁一聲

稽亭道中

秋風吹短袖細路入高原紅飽經霜樹青圍種竹村谿
雲低挹雨野店曲開門小𨺗嶺頭上山僧有一園

送高法部入都

相送意不盡秦淮江更深濤聲無日夜竟是此時心大

陸雲連浦遥山風滿林那能隨鳳翼天際一飛尋

讀荆軻傳

羽聲歌罷指秦游落日蕭蕭易水秋既以一身投餒虎
焉能片紙約諸侯可憐豎子携為副枉使將軍自刎頭
只有陛前回笑處至今開卷想風流

雨夜聞鐘

夜雨濾春城昏鐘叩明燭幽人方未眠空園𨺗書屋

題畫

遠岫泱烟光斜陽在釣舫衆漁歸已盡獨自過寒塘

秦淮雜詩

月上長干戍鼓鳴江風吹滿秣陵城更從烽火談南渡
羞殺荆陽四鎮兵

踈簾小閣夾淮流此水前曾接御溝邀笛步来明月上
斷腸何處問瓊樓

吳門懐古

繁華舊事數蘇臺無波恩仇自越来五湖水碧千山緑
一片海棠春自開

霸國憑弔夕陽遲負固争雄各一時三百年来兵下路
剰將青州説王基

袁又安

邑志文苑傳 字漢公啟旭従弟詩及書法亦有名與允啟旭皆呉爾公高弟子刻有朗川咏古詩行世

清陵舘

高舘清風漉石林漢時遺愛一何深子長刑辱蘇卿辺
直使沉人泣至今

崔婁井

平山脚下酒如淮南都道士踏歌来白雲千載卧不起
井欄頑石生蒼苔

滄浪水

滄浪日夜水流東屈子歌聲欸乃中幾欲停橈芳芷畔
江湖何處問漁翁

胡浴

邑志懿行傳 字秋渠康熙丁巳舉人醇謹修飭父夢龍令來強浴往省時年十九從役偵其少進美伎二人浴嚴叱之計偕北上冢宰某奇其才有女新寡欲妻之介同里編修節鶴齡為言浴笑而謝焉時士子競聲氣望門投刺浴特挺不染有難而致之者堅勿答居父喪哀毀骨立郡守王國柱弔之深加嗟嘆平生尤多長者行年六十四無疾而卒

麻姑山

麻姑已鍊金丹去仙竈還留此地看絶頂雲松生石緑
滿湖烟雨帶春寒野禽啼傍山門寺霽色飛來天外巒
一自乘槎歸碧落孤蹤渺渺白雲端

梅文禹

邑志文苑傳 字爾素號慎菴邑諸生徵君文鼎弟也好學博聞才思贍逸為文不加點竄少攻舉子業嘗爇香為度不寸許可得數藝時皆服其工敏詩學韋孟沖夷古澹不為時下人語尤

遂於天文歷数之學與兄文鼎並為安溪李文貞所推重著有星圖中西同異攷慎蓄筆算等書行世

金牌坑地中得古窰器

崒嵂金牌山欝欝生雲氣巨木盤幽崖村落聊位置將欲就山麓稍闢為平地開基深尋丈忽得古蔵器盆盂及瓶缶尊罍式各異玉質陶熱土樸拙非近製沉埋歷歲背完好色逾粹不知千年前此物誰所瘞古云桑田更其說亦良是高下理相傾数極且自至何為浚區區蝸角爭名利辛苦銜西山填海學精衛

詹宇

（邑志懿行傳）宇在周號谷軒康熙乙丑進士祖應鶴以太學生為閩醝叅軍以不媚上官投劾歸宇弱不好弄書過目即成誦應鶴許為偉器飲食起居必呼與俱宇益自刻厲手不釋卷父希震性豪爽不拘細節宇事之甚謹母梅氏抱病宇卧床下聞痾欬即起不稍懈家貧好施與嘗竭蹷以赴人急里有負罪而鬻妻以償贖鏹者為捐貲完其夫婦且戒子弟勿言時論稱其長者

過友人書齋

幽人十載架林居帶有遺經手把鉏乗月慣能梯屋讀臨池多就井欄書山蜂喧處知花暖海燕巢時正雨餘君本莊周吾似蝶醉来相與夢蘧蘧

梅以燕

（邑志儒林附傳）以燕文鼎子字正謀康熙癸酉舉人刻苦自厲能世其家學母喪哀毀得羸疾傳導引術而愈居恒篤氣誼慎取予衆敬信之年五十二先文鼎卒以子瑴成貴贈中議大夫順天府府丞

閒適

絶無塵處敞雲扉因病翻能久息機求仲儻来堪破悶少文孤往輙忘歸幽禽過午啄花片老樹經春換蘚衣長物那關身死後古来名士謝弘微

王田年

歸自雲山道中

振策青巒下紆徐路幾重雲深不見寺山靜忽聞鐘野菜平田碧秋花小樹濃那能捐世事卜宅向高峰

梅喆

（邑志文苑傳）字通先號霜崖隱居教授長于詩

咏物尤工醉後染翰品格在雲林大癡間

（劉南英範圍卅序略）霜崖先生才兼衆美思有獨至每每于題外生情空中設景埋在方寸而求之域表議在目前而思隔河山興會所至忽然而來渾然而就如明珠之盤天駿摩空高堅前後之莫可端倪也

秋柳

黃落霜堤影漸稀長條無復舊依依只餘斜日烏啼切不見當時燕子飛流水斷橋人獨立曉風殘月夢空歸經年多少離亭恨想到如今淚已晞

蓬蓬人

淵袖寬裳與世浮一生憔悴為悲秋碧池波上曾開立紅粉香中是舊遊垂老自憐難起拜苦心都付向東流

只今巔拙甘蕭索不效時人強出頭

不倒翁

諾諾乾坤一腐儒半身踪跡總糢糊折腰且自隨兒輩強項終難屈老夫顛似南宮聊寄傲醉如山簡不須扶蹉跎莫笑便便腹任爾推敲與未孤

走馬燈

鐵騎銜炬事遠征重關已入氣崢嶸呦枚疾逞行空跡接踵旋圍不夜城金鼓無聲羞暗度兵戈欲息待平明漏殘蠟盡空爭擾兒戲真如灞上營

梅因中

（梅氏詩略）字宗之文學

宮詞

妾貌何曾改君心異昔時回頭無限恨不合妒蛾眉可惜宮中事休傳野外村良家聞更選莫遣怕承恩

梅文泖

（梅氏詩畧）字仲昭考選州同

新春過華陽

百里華陽道乘春偶一過樹暄山意活風細鳥聲和迤照明餘雪人家鎖霧蘿平生棲靜願信宿此雲阿

張宿

（邑志文苑傳）字緯一邑庠生有孝行嗜古嫺于著述有句溪詩集藏于家

（後天祐傳略）嘿菴幼穎悟既長沉酣經史百家之書為文屏除一切獨造古奧受知學政趙公語諸生曰宜以張生文為式一時傳誦然貴雖易尤工詩古文辭書法顏魯公其學以經綸為宗終日危坐教事閑壯繇俠書所思所為者夜必焚香告之康熙丙子鄉試主司深賞其文限於額不售公遂北遊燕趙留數年歸卒于中年旅合士論惜之

行路難

西望瞿塘闞白浪高于山道險複無舟行人四月愁白鳥將翔川江路長高峰夕陽猿吟斷腸萬里天涯出門無家天遠聽高悲歌當嘲

長安貴豪門車馬如雲屯朔風吹雪寒無人問袁安丈

夫竊途龍不如魚東門大屠西蜀當壚梁甫長吟白日
浮雲王泣珠懷千古嗟哀
四海多交遊長歌伐木求斯文屬吳越俠義來燕幽惟
金斯堅惟珠斯聯心在腹中孰知其然種荃滸猶我心
深憂山高水深天風鼓琹
海波何淼茫中有白雲鄉放眼天地寬日月如飛丸方
輪不車直鉤無魚升崎歷嶇將安所如有地別天其日
如年招之不來鶴誚猿哀

冬夜懷晉西杜景陵一兄

投筆思千里伏策登太行上黨趋天關置身飄渺鄉邂

追逢年少意氣不可量啟口道名姓下馬剖肝腸酒酣
拔劍舞悲歌勢若狂指心矢天日揮手各翱翔別來感
往事終夜起傍徨相思梅花發山川阻且長隴頭無驛
使懷君何處將

贈承恩寺恪上人

開士真瀟洒尊前意氣多望雲思白髮飛錫滯烏坡永
夜跏趺坐他鄉汗漫歌棲遲梁苑客豪達較如何

朱仙鎮弔古

戰捷朱仙鎮九重詔已宣班師非治命矯制敢誣天神
武風雷震精忠日月懸渡仇惟大義泣血愧當年

左氏傳經義春秋大渡仇先生鍾夙好為國荷斯憂大
勇無餒士成仁第一流銘心深涅背皎日暴人頭
銘心未仕日忠孝是先資報國遵慈命捐軀咨主知綱
常留萬古名節植當時斯義莫能廢風流百世師
三字壞長城天王猶聖明相臣欲罷戰廟算諱言兵迎
復何年事行成此日情兩宮終不返和議喪神京
恢渡思長策蒙塵父與兄王朝無討伐宰相有行成縲
絏元戎死和親洛社傾徘徊汴水曲遺恨尚吞聲

春雨舟中即事

雨侵寒水千峰隱雲帶扁舟一葉閒白眼每憐青鳥至

綠楊時傍翠烟還頹從海國行春興肯使風塵老客顏
莫惜典衣沽濁酒棹歌聲裡雜綿蠻

舟次句溪

一抹寒雲古句溪撐空塔影嶂壺隄孤烟青處人家午
時有鴉鷇下蒸畦

玉山

白頭波上碧螺山對裡村家雪閉關峰影忽開松翠落
漁人獨背一罾還

沈廷璐

邑志孝友傳字元佩號惠舫徽君壽民孫也負

至性謹飭不苟家貧嘗從桔槔桁上朗誦微吟
吳肅公過而憐之挈之去讀書城南艸堂廷璐
父公厚往來粵東西公厚覓歸不得流離奔竄
音問闊絕者十年或曰死矣或曰尚存廷璐白
其母曰不迎父歸兒不歸矣時甫弱冠孑身徒
步日㸐溪新夜棲古廟出入兵燹行乞哀號者
萬餘里踰年乃從貴州得見父與俱歸肅公作
萬里尋親序諸同學詩以贈之歸後入庠詩文
俱有名當事聘為經師潔己自愛毫無請謁年
八十一歿先是肅公將卒舉著書四十卷授廷

璐廷璐藏之不敢褻以遠館霉蝕殘缺撫其書
泣而自訟者再比已負病足浮腫不能行力疾
撿草藁補訂每臨筆即祝兒録展兩月庶可見
吾師地下功成裝潢完好付吳後人遂瞑

吳肅公送沈生萬里尋親序略[illegible]子公厚避亂兩粵[illegible]喪亂失所在者十年矣其子廷璐少稟至性[illegible]志攻苦日拊心而泣矢志徒步徧訪以家貧[illegible]阻不知所出[illegible]以行夫誠所以盡性也壹志屢懷外原內恪[illegible]可悱惟[illegible]之兆冡吾知逆旅行道之人行陣不逞之徒未有不咨嗟惻怛為[illegible]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亦安有所求不得而覩之[illegible]耶

三樓紀畧遊蹟録者沈耕巖徵君流寓婺州軼事其孫廷璐摟討于既歿四十年後而浦江傅晋初彙集梓行者也余考徵君起賢良方正劾楊嗣昌歸明亡隱居著述其變姓名居金華蓋既而免阮大鋮鈎黨之禍滄桑既變雪晛隨消而山高水深之處隱隱有故徵君在焉宜廷璐哀慕如新而婺人亦為之欷歔欲絕也

水星寨

亂水流瀉溪峭壁忽千丈倒影浸澄潭潭光自揺蕩誰
彼搏精廬更踞危巔上煙隨雲氣飄磬雜松濤響愧我
逐征途勞勞困塵坱風便失躋攀行矣心怏怏

自瀘溪縣抵浦溪臨江峻崖萬仞土人多置屋避
兵舟中望之若鳥巢然詩以紀之

一棹溯瀘溪山峯何紆複後峰去未遥前峰儼在矚嶙
峋畫不如綉鉄間寒玉其下俯大江江影蕩崖綠凌空
多居人緣壁結茅屋經營訝鬼功玉斧刳石腹危檻懸
飄揺側身忘局促烟火石罅生雞犬雲中宿人捷猿狖

行逕絕蒼藤續我來一矯首驚駭亂心目何地可安居
穩眠慰幽獨

中秋錢塘舟中看月

飢驅困道途僕僕不得罷買棹渡錢塘正值中秋夜江
光海鏡涵玉宇金波瀉栖鳥鑒羽毛遠爵辨桑柘水閣
捲珠簾居人倚臺榭風前聞玉簫空際度蘭麝有客坐
蓬窗顧影憐清暇澄徹肝肺餘凜慄毫髮罅是午觀大
潮雪浪排空下喧豗坤軸催震撼乾樞卸柁折樓船驚
石裂魚龍怕不有婆留弩誰向潮頭射移時萬籟清過
眼飛烏乍喜愕判須臾險夸非假借山川幾戰爭吳越

逓雄覇南渡此偷安故宮久僧舍江月無古今人事有代謝蒼茫野客情瑣屑魚即話一吟招隱篇喟然起悲詫何當棲故山團圝事耕稼

菜羹篇

白菜煮清水真味有餘香但須火候久稍加油盐薑絶勝五侯鯖世人未肯嘗吾老愁哽噎藉此潤枯腸朝送粥一盂暮飲酒数觴陶然忘百憂高枕梦羲皇守分與安命庶或免餘殃嗟彼饕餮子往往不自量充庖半山海列几盈芬芳猶苦無下箸叱咤鬚戟張豈知造物怒徒令識者傷作詩示兒孫菜羹愼毋忘

榆皮詩

維歲在亥子東南屡告饑老羸轉溝壑少壯紛流離或鬻室中婦或棄懐中兒井屋少炊烟盱吠惟糠糜糠糜莫可得口腹仰榆皮遠邇荷筐筥霜刃白差差揮刃奮剨取腹枵愁力疲十百動為羣萬樹無完枝曝日細研杵煮水成粥糜亦或作粔籹彷彿同蕨萁厥味不親嘗甘苦誰當知凶荒謀茍存詎敢長嗟咨我本空倉雀叩門何盱知環顧同苦辛藉爾續朝炊散步偶林藪攀條淚暗垂是物誠何辜刀痕創若斯於人茍有濟剥膚亦奚辭以𦬆艸木惠益念皇天慈不然此黎民寧使有孑遺榆皮有盡日風雨無休時瘡痍森滿目終恐命如絲誰繪監門圖頓陳榆皮詩

後榆皮詩

萎蕤之心拔不死榆對之皮亦爾爾去年割盡今又生今年重割去年痕榆兮榆兮皮幾許歲歲年年競割取競割取籲蒼穹雨暘時若頓歲豊不獨道殣重活懽鼓腹亦使長養敷榮到艸木

上灘歌

武陵西上一千里長河曲納五溪水苗洞蠻鄉未解愁灘高船駛險無比座中有客莫驚呵停杯聽我上灘歌灘名寧止数百多舟人云有一賈客自武陵抵鎮遠每遇一灘擲豆一顆于瓶中總計[illegible]得豆二百六十有零誰其最者大小螺更有紅石汲青浪九磯百潮不相讓碗盞滚洞星滿天大王公子勢尤壯以上俱灘名上有硿砑突兀之峻峰下有盤渦澎湃之急水崖如軍伍列戈矛石如龍象奮爪牙勢如適野萬馬奔殺如拔地轟雷起左右向背争一綫浪撲舡頭濕人面舵師灘子各相呼土人以縴夫為灘子拍掌頓足聽不見一日能上一重灘急向灘神酬酒餅吁嗟輕舟欹側幾邅廻幸無羽檄飛相催君不見紛紛糧艘人夫哭冰結鬚眉血滿足

油榨關

黔中路自險據險更爲關兵氣霾深壑人烟斷遠山穿
雲憑一綫捫石劇千盤何處梅華發香風散客顔

黔省浔侍家嚴旅次恭紀

見面腸猶斷含情意未舒可憐邊徼外還是亂離餘苦
語十年淚鄉音萬里蹤夜闌渾不寐相對夢何如

富春舟中遣興

信美湖山興不違今來又換客中衣幾年蘭水嗟行役
萬古桐江羡釣磯磵戶松筠閑永晝蓬窗書卷送斜暉
遥峯四面青如許一帶風帆雪片飛

江行雜興

樹杪挂殘月渡頭横曉烟中流簫鼓蔟知是何人船
引水激雲碓疊石作漁磯布帆林隙出片片白雲飛

書懷二首

履困逾堅寢亦安敢傾末路被人彈喚回六十年前夢
野菜挑來當飦飡
百年會見行須盡萬事何時浔暫閑合付兒孫身當客
且扶藜杖看秋山

夏日即事

老對殘編起霧隔閑愁夏晝抵年長北窗小憩頻推枕
萬樹蟬聲送夕陽

懷孫二吉用人字

白髮蕭蕭又一春孤懷老去向誰陳平生知己孫明淩
魂夢時愁負此人

仲謙吉

字六皆號北村文學

九日偕諸同好讌集梅瞿山先生茶峽艸堂觀蕋
珍校書串劇浔二斷句

茶峽西風北雁來重陽白社好啣盃青娥皓齒紅裙㡢
姤殺黃花不肯開
銀燈妙舞豔飄香醉裡聽歌夜未央誰道司空能見慣
也教魂逐杜韋孃

梅琢成

邑志孝友傳字武修號默齋康熙丙子舉人父
康遊學四方琢成善事大母以慰父心躬搽春
汲不憚勤劬庚辰随父公車舟泊山東夾馬營
盗刼隣艘蕉入康舟持刀相向琢成以身翼父
幾受刃致落水死盗驚其孝乃散去琢成兼工
詩盡著有默軒集秋蛩吟

覆堷寺

雙堷留何代峥嶸刼火餘松深藏寺暗岫遠入窓虗靈

蹟窺仙井閑情對佛書傳燈憶裴相憑眺意何如

劉期懋

邑志選舉表字時維康熈巳丑歲貢

郡伯二樓佟公北還仍僑姑孰小詩奉懷

牛渚垂楊綰畫舟一琴一鶴自悠悠青山舊有元暉宅千載芳蹤又二樓

鍾銘文

邑志宦業傳字有錫號端亭少孤孝奉孀母性醇慤從吳肅公講明誠之學康熈庚辰進士謁選授湖廣綏寧知縣縣僻越南苗猺雜處銘文

至勸畊種寬徭役作新士類勉以經學先是苗與縣民屢訟不決將成大獄銘文平理恕情反覆開道兩造悉平後以辛卯外簾註誤移疾歸侍親襍多盱撫惜于肅公後人尤厚

登北樓奉懷佟青士次姜萬選韻時庚子正月

懷人見月幾回圓樓際遙情萬里懸類度孤雲閒渡遠江分春水漸還連元暉舊是詩中伯黃霸曾傳海上賢最是高齋看手植枇杷猶帶昔時烟郡齋公種枇杷一株結實甚夥有唱和詩

梅磵

梅氏詩畧字石卽號鐵崖孤山人季子豪爽多俠氣談吐風生著有就將集四卷

韓侯釣臺

釣時亦韓侯拜時亦韓侯烹時亦韓侯劉項爭雄日功名誰為儔噫吁嘻悲乎哉于今贏得一釣臺西風瑟瑟淮水哀徒令千載憑弔者欷歔泣下空徘徊

湯偉

邑志文苑傳字駿公一字鵬乎幼奇敏喜讀古書不沾沾帖括家貧授徒日錄墳典盈尺許每坐溪中石上隨口哦吟曰文何必法詩何必律吾達吾意焉耳康熈庚午獲雋及試禮部不第

遂往來燕齊出居庸歷雲中至口外雜部落騎射為樂又從廣武進雁門由太原平陽訪藐姑射登雷首瞰龍門覽解池産鹽處凡十八載始歸當是時年巳七十授江寧教諭咲曰老教書是吾本事進諸生多所開發暇則鋤艸灌園蔬自給任滿陞國子監典籍以老告歸偉性誠慤其奇傑跌宕之氣上下古今胸無凡近天趣盎然至老猶如孩稚見者無不敬慕作性觧仁說注易準離騷經貫行世卒年九十三

木棉詩

圃事原農事棉畬即稻畬誰當謀食後不念授衣初布
穀鳴時種桔槔響處鋤敷榮今就實環顧樂何如
禾稼登場畢平疇屬望賒綴枝都是果辭蒂尚名花囊
括珠千顆符分玉一家羨渠眞富貴衣被摠無涯
手摘寧辭瘁肩擔肯憚勞鵶聲投遠樹人影散平皋村
舍烟初歛柴門月漸高團圞一室好新酒醉酕醄
婦女誰能暇朝昏寢食捐看來家轉𣪍聽去户鳴絃片
片雲生牖霏霏雪裹纏淄塵毫未染粉地若為先
吉貝來何似於今遍九州因之勞織女那復問牽牛善
賈輸冰繭奇温敵綺裘不須愁卒歲鼓腹任優游

管松齡

〈邑志選舉表〉字大徵康熙己卯拔貢適情山水
嫺於詩賦手訂左傳彙編

和梅淶伊詩集中韵

同作江城客江城北一灣涼風挾遒景細雨戀秋山吟
罷還裁翰愁來亦破顏開門終數武日日好追攀

咏鬼菱角和韵

只合金刀碎難登赤玉盤參差尋水部規矩失天官棘
手愁人切冰心耐爾寒誰言鬼可憎不惜齒牙寛

湯廷鐘

〈邑志文苑傳〉字大宗康熙己卯拔貢安試冠軍
文名藉甚弟偉數稱之所作多取正焉

花落燕泥香

烏衣啄泥泥水濁馬糞巷中香漠漠花片飛飛撲路塵
併作圑泥近堦落横塘風斷淚紅淋呦春歸去香夢遲
杜丹枝老花難在唯有張家燕子知

施琮

字倚赤號意園文學侍讀閏章之孫

寫懷用杜陵韵

讀書罕聞道那能獲免俗壯志鬱不舒歛翮受覊束人

生誰百年勞勞竟何足崎嶇走東西嘯歌雜啼哭深感
古人言歡娛須秉燭狗利復誰榮守拙聊辭辱稅駕舉
室孺年荒八口粟時事湯深悲高峼自為谷絪彼松柏
姿矯矯歲寒緑知心有數人晨夕慰幽獨風仰北樓高
宅傍宛溪曲此中滄無為行歌愛樵牧

誰謂泰山高登之自我膝誰謂滄海遥航之亦有日范
范有所思渺渺罕儔匹舉世尚虛聲吾獨敦吾實一事
苟因循流光飛鳥疾勤力思運甓論世笑捫蝨誦讀頗
有年願豈温飽畢孤館燈熒熒古硯墨如漆抽紙抒微
詞慨深頻閣筆杜陵去已遠情事何綿密寒柝擊凄清

征鴻唳蕭瑟欲彌百愁無抗懷在經術

徐南沙周少逸自京江寄見懷詩二首即用寓懷前韵仍依韵奉荅

少年氣虛憍侈然期越俗學道苦未堅塵氛忽縛束流離走四方所餘但雙足抱愁誰與言吞聲不成哭有時碎唾壺有時游把燭幾欲忘是非寧波論榮辱無賴飢驅人脫巾計全粟誤作嚶嚶鳴翩翩出幽谷夾岸花飛紅沿流樹交綠短棹汎中央踽踽行愧獨不有河上歌奚由達心曲三徑涕縱横衰靨動樵牧

舉世無揚眉山中無屈膝時哀隱卧難浮雲翳白日誰

為我心知孫客憐影匹何意避逅間君子獨崇實傾蓋方恨晚吏驅聲勢疾分飛每縈懷忉忉若蟣蝨忽枉瑤華篇傾倒讀未畢唐音晉帖間紙潔墨凝淼浪游良可嗤頽放似秃筆鐘響禪悅深月皎旅情寄竽瑟好隨人吾自工吾瑟矯首懿我思咄哉縮地術

春日宛溪汎舟

山靄漏清溪溪光相與綠黃鳥徬間關羣舟颺晴旭伊人浩且歌一葉飛波曲把盃問謫仙爾我旦暮續釣龍惜長竿蘋風滿汀渌

楊組

邑志隱逸傳楊組字又綦初為諸生有名已而謝去隱於鄉塾以泉石為娛嘗自負鋤詣深山取老樹根雕琢作鳥獸狀摩挲拂拭終日不去手詩詞並工書法亦蒼勁有古致著有蛩吟錄

紀年詩

送秋歌

君不見寒風陣陣送秋歸秋艸秋花事事非四壁秋聲聞恍惚一庭秋色認依稀人言秋在梧桐樹梧桐老去秋何處眼前秋景似離人我欲留秋秋不住喜無秋霜上髮絲莫怨秋窗蕭瑟時客中不作悲秋賦秋往秋來

只詠詩吁嗟兮唯有秋閨少婦獨生愁含笑含顰總是秋手標半為經秋減還恐秋深淚亂流

秋咏

借問秋何如秋在梧桐對一葉飛東來一葉飄西去
借問秋何如秋在蛩聲裏低聲入人心高聲入人耳

孫咸章

字漢倬號樸齋邑庠生工時藝著有壯悔堂稿

曉登金山

高臺月未落海底日生紅突兀自天外蒼茫一水中潮來山氣濕對斷地形空竟欲凌風去蓬壺何處東

宛雅三編卷十七

張爔 校字

宛雅三編卷十八

竹隠　施念曽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國朝

耿世際

國朝詩品字時岢宣城人

邑志臣業𠊓字虞府晩號佚齋康熙丁巳領鄉薦初仕廣文推知廣東東莞縣東莞濱海多盜世際撫緝有方盜盡歸農民獲安堵歳徴額賦故有羨餘約六百金令循例歸橐世際曰此皆民膏吾何忍自肥乃盡以抵民間積逋每擬重刑飢流涕以不能化導深自刻責民間相戒毋犯法累慈父母泣任四載致政歸杜門却軌不與人事惟枕藉詩書以自娱悦生子十林下優游二十餘年年八十四卒日睹曽元五代凡百十餘人

遊金山寺

閒亭深鎖夕陽殘曲折琳宫鳥道盤絶壁倒懸千尺險滄波低湧一峰寒地分吳楚帆檣接目盡東南宇宙寛山水即今邀賓翰舉頭日下憶長安

程元愈

江南通志字偕柳少自歙徙居宣城性孝友為文尚本六經秀水朱彝尊新城王士禛亟稱之所著有儷體文鈔昭明詩選輯注

邑志流寓傳偕柳從馬文閒遊博涉羣籍能詩賦尤工駢體孝廉梅庚重其才以女妻之子隆家丁巳成進士

首春將赴廣陵之約別家四首

春盤羅生菜春酒陳屠蘇福襽嬰比堂兄弟將妻孥雖
無鐘鼎榮菽水成歡娛團圞方及時黯然謀載塗恐觸
老母心不敢言飢驅亦云志四方含笑終支吾中腸夜
怦怦明發還踟躕回思十年間差幸晨昏俱從來一日
養三公非所須詎不聞古人顧重錙與銖有懷弗自申
忝此七尺軀依依庭對前不如反哺烏
常棣咏在原小宛叶載鳴每誦宵雅什懷哉予弟兄愈
也性迂濶愚也性翩輕志廣才則疎蹉跎兩無成遺書
手澤餘空鑿晏子楹截髮曾幾時白雪顛已盈勿更嗟
嗌膞蒙彼不肖聲縱失年少揚筋力猶可營日月不再

來我邁爾則征豈曰安且寧而竟仗友生展也聖賢言
為之歌載賡汝當書諸紳吾將有遠行
結髮弱冠年被服薄紈綺頗知徐淵賢不忍王郎鄙爾
時重離別百里勝千里老大殊不然此情良有以婚嫁
速二毛饔飧踰百指有母未能養安能守妻子羈旅勿
念予井臼還須爾豈獨持門户要代給甘旨黽勉何有
無汝姑今老矣耿耿愛日心一懼兼一喜丁寧肯憚煩
外此烏足歯毋令游子身瞻望歎陟屺
隱德荷先人於道則宜昌祚薄門尚衰子姓晚成行阿
田差蚤生居然如我長天嘆其讀書亦非渠不賦阿珏

垂六齡彼恐徒昂昂猶子曰阿虬肩齊較清揚蒙養其
始基教先數與方故學在得師竊恃我友良（謂沈公原）子獨
憐阿競慧珍比球琳瑯衣祿驕若兄含飴樂高堂伊誰
非人情乃使遠膝傍何日歸計得舊業傳青箱

徐烈女詩（烈女歸於江未合巹其夫先是出賈邗江三年以病歿烈女聞訃不食死）

亭亭女貞封其節本夙成頎抱後凋節不豔秾李榮皦
皦徐氏姝其烈自所生誓全金石心寧關嬿婉情三年
夫壻家但聞夫壻名既聞夫壻名終身安可更百拜告
尊長有人奉湯羹顧貽堂上憂視息稱煢煢死也樂如
歸餓也甘如飴聲怪黃鵠哀恨覺精衛平黃山峻以高

練水激以清用是厲頹風永宜百世旌

同東嵓大兄刪補昭明詩選輯注紀事一首即用
原韻

吾鄉紫陽公學詩著大旨章句以為綱訓詁以為紀因
之及楚辭傳注揔一揆嘗欲摘韻語上下徧經史八代
三唐餘兼收用表裏此書惜未就缺陷待後起還誰巽
風雅一編纂劉履選本仍蕭梁裒益半由已箋補唐六
臣義竊取朱子別裁固云佳亦多句下死不以辭害志
吾聞子與氏穿鑿成紛拏烏在精選理予來文選巷男
古尋樓址無復曾秘書教授於斯矣差幸德不孤延州

来伊邇觀風本上才趍庭況濟美清言妙王謝如屑霏
麈尾王對殊亭亭及許蕪葭倚柴㮽疑與析琴張笑相
視斷簡出坦之商榷為經始起例重發凡新幟煥舊壘
昭明如可作何論吕與李敢矜季緒辨利病好撫掎實
纂韓昌黎師古惟其是要之以蠡測滄溟一勺耳庶竭
謀亦獲潤色仗東里須懸呂覽金倘貴雒陽紙綺麗雖
餘波癸川則先委竚揚雅頌聲直繼風騷軌練江浙星
源流風尚枌梓君當補詩亾予更執筆竢鼓吹休明朝
以亦為嚆矢（上虞劉履字坦之元時人有選詩補注又名風雅翼大意本之朱子傳詩注騷云隋秘書監曹憲以文選教授生徒所居名文選巷樓以曹名不因昭明也）

奉和聽山先生錢荒詩并用原韵

九賦領周官圜法固所先義取如流泉遐邇互輸轉製
沿漢五銖開通并稱善下及唐宋季咸說錢荒患凡百
恒短陌當千罕足貫蘇四與朝三名實久相眩弊竇洵
日滋其端緣折變責之以所無幣貴穀帛賤開採漸紛
紜奸猾遞因緣模自倣官局鑪邪免私煽亦云像周郭
肉好兼背面究嘆榆莢類再覺綖環見塞彌用不足通
彼民不便上下遂交困胥談爭睊睊孰則握利權貽毒
到海甸今幸際熙朝豐亨千載擅地既不愛寶藏每有
餘羨乃猶苦銷鎔司農合遣譴蠹雖除賈豎稅忽增農

佃八省同急公豈徒一郡縣吾宛本彈丸磽瘠非沃衍
歲供正額外大小徵求洊雜舉其約畧錫蠟暨鐵片銅
觔良區區杼柚敢辭侈衹惜青蚨稀入手不盈串何神
力可通有兒勢難遣空闘赤仄名浪把朱提衒我翁慨
賦詩諷諭借謠諺遠寄揚州来百讀舒且卷自笑古錦
囊好句乏黃絹縱滿趙壹腹十萬愧腰纏安得分市門
飢色甚歆忭世鮮劉衛陽此諾仗誰踐但願天雨錢直
破天荒徧

遊問政山寶相寺同家蝕菴限孫字

初地偏依鄣纖塵到捻無雨餘沙徑軟林靜鳥聲孫燒

筍難勝箸烹泉不計壺攢眉笑元亮風味此中殊

太平寺

白社人初踐青城睡亦難轉憎花雨汙漸聽木魚殘坐
久失長晝峰高留薄寒茶烟風颺處禪榻倘容安

静涵弟携具石池寺同沐李士豊王兄洛友夜集

白社携尊好歌呼夜欲深殘鐘殷殿角微月重花陰盟
尚留泉石（拂袖来尋泉石盟先太師公句也）風還競竹林不須愁去住聊慰故
園心

寄懷吳晴巖先生

別恨驚心處蟬聲漸噪秋蚤年邀末契晚節看長留當

世推元晏人間識伯休賣文兼賣藥此外復何求

寄懷濮陽無著先生

好作加餐字溪頭倩鯉魚雨連春入後水稱雪消初風

志空投筆新愁托著書轉憐豪氣在老去未應除

讀沈耕巖先生集

頗惜予生晚姑山未執經何年還寉化當日本鴻冥清

白留孫子文章見典型曾聞求疏草汗簡永垂青

南湖

北碕周遭處茫茫萬頃多勢疑分震澤清欲俟黄河雲

氣浮蛟蜃濤聲雜鸛鶖擬將忠信意聊此試風波

外舅聽山翁招同魯亮儕汪爾承登南樓小集有

作即次原韵

欲盡江城勝樓高冠上層高齋凌謝朓百尺俯陳登酒

態風前減秋容霜後增振衣還有約搔首佇晨興

與亮儕泛華漢林秦淮泛舟二首即用二字爲韵

莫笑涼蓬矮遥堪受數人秋空高可鏡風細偶生鱗鎖

鐵終爲晉埋金枉作秦水嬉聊共適懷古浪含辛

形勝三分並繁華六代皆空留山似黛合付酒如淮垂

柳禁烟重踈桐藉雨揩曲闌幽絶處吾欲架荆柴

贈杭簡夫即題其小照

武陵四壁揔蕭然數卷縱横一榻穿世上事堪留白眼

圖中人漸入華顛行逢李涉題詩處坐把蒙莊胠篋篇

冠恨偷兒無賴甚不教舊物賸青氊

荷花詞

行樂須及時艷此荷花嫵秋風結子多中心亦已苦

深溝道中

三月晴暄雨乍懸雨餘沙路輭於綿薄寒猶向春衫戀

淡日輕風養麥天

後天祜

（邑志宦業傳）字于蕃號介亭康熙乙酉舉人舉

動矜慎耻干謁鄉里重之任温江令甫下車即

裁汰舊弊凡供帳器皿取諸民間者悉擯不用

初温江自張獻忠之亂民散田蕪及昇平日久

所占墾盡成沃土售者涎其腴執舊業爭贖交

訐於庭天祜曰曩賤鬻以逃賊今欲坐享成利

不可訓爭者帖然獄訟衰息上官奬其能將請

擢用旋以病卒士民悼之

一峰道中

一片割蒼烟千盤上碧天潮聲當石起松勢就峰圓遠

水帆疑定孤城畫欲全逌然發長嘯分與萬山傳

湯士蛟

〈邑志宦業傳〉字騰九號學圃康熙丙子舉人任婺川知縣苗蠻雜處地瘠民貧值歲饑士蛟至即發倉穀減耗羨民困得蘇復創書院振新文教卒于任士民請入名宦以志其政

劉佩珩遺安錄後序畧湯婺川學圃先生家故貧捧檄書三十年始博一令乙巳受遷一介拘余余惟風好不忍以遠故辭比余抵婺則先生已捐館踰月矣余初入婺境見其人皆家素布余曰此黔俗耳既至其邑無少長皆然訊其故為湯邑侯服也邑之士夫為詩為誄哭帀無虛口婺有三八墵期至期遠近咸集泣拜於先生之靈必盡哀以去相與謀曰我邑侯清官也無以為歸櫬計請備夫馬以送之又相與謀曰我邑侯尚德緩刑重農勸學惠商恤旅未易更僕數請祀名宦祠以報之余聞而未敢信也既余下榻思唐婺之士民籲於太守者果相率以其事請太守婁公曰湯婺川居官兩年耳而能致於民若是是亦何數召杜哉

蘊冬種竹為雨雪摧折今夏甫甦兼出一筍喜而有作

南園手植兩三竿雪壓風欺歷歲寒掃地枯枝添个字
衝泥新筍着皮冠何當簫管因風奏好向濃陰帶月看
瀟灑豈為醫俗計對君日日報平安

沈建貞

字立中

過都閬劉潤伯先生故居

小閣滄洲近十年經過門巷尚依然涖官不治家人產
在日能揮結客錢壞道陰房凄蟋蟀駝腥馬渤集鷹鸇
平生未受任安遇彷彿西州意可憐

劉志學

〈邑志選舉表〉字士希康熙丙子舉人四川籍榜姓金著有勉齋詩集

登凌歊臺

凌歊臺高千尺俯視丹陽如片席宋祖眈遊此締成錯
刀剖盡荆崑璧三千歌舞隨君宿萬擻朱旗雲簇簇望
中江色映樓臺不數離宮三十六我出城闉訪古遊西
風蕭瑟黃山秋行殿之基不可見僧家佛院何其稠上
有松雲披髮之孤塔下有波濤汩沒之平疇彌望蒼凉

大江色遠自荒山落日之中流大江東流八千里直藉
凌歊一柱砥雲浄湘潭吐暮岑雪消巴峽來春水前水
後水相續來茫茫禹績何年開幾度風生腥白浪魚龍
出沒互喧豗君不見繁華自古終銷歇昨日桑田今溟
渤金椎夜築起姑蘇只有烏棲臺上月

中歲

豈是桃源路花開兩岍迷修篁叢接塢老樹暗封溪水
去通江遠雲來赴壑低靈巖應可扣木鑰更誰攜

晚坐

漸有隣砧動清襟向晚飆廊空多古月封老易驚秋吟

蕃如絲絡飛螢似火流、一聲離塞雁、歸與滿江樓、

白帝城

孤城峽口數嗟我、下俯瞿塘萬頃波、廢壘昔憑山作塞、故宮今見艸連坡、笳淒戍閣歸雲暗、月冷江関宿雨多、建國那須矜設險、公孫躍馬竟如何、

新秋赴都中途感懷

水紅花發雨晴初、又上長安策蹇驢、沒踝泥深三尺外、平橋漲起半篙餘、高林向晚蟬聲急、古渡多迷客路疎、世味年來都歷盡、鄉心不止憶鱸魚、

遊玉華洞天

松明照影步巖空、漸入幽源景不同、盡把奇峰藏洞裏、忽將明月納龕中、玉沙碧水千盤曲、雲幄天梯百轉通、可是赤松尋藥地、芙蓉為闕玉為宮、

梅璆成

邑志文苑傳字文常號瓊川邑庠生泰順令康次子篤孝友詩文有名嘗纂脩雲南通志人服其精核子予摶以賢良令易門予援壬戌進士、

話舊述懷次答沈惠舫

千峰雨過飛白瀑泠泠終日響巖谷花枝鳥語四時新置我於中頗不俗興來時或寫溪山短箑長箋亦未閑

落筆那能追顧陸吮毫妄欲學荊関作畫吟詩感今昔我歌汝和樂非一為陳祖德詔來茲翻悔從前未努力今來肯使硯田荒一榻松窗月照牆太息吾曹多落拓輸他年少早騰驤風光如駛催人老山雲坐對舒幽抱與君且覆掌中杯搔首何須問蒼昊

三谿

徑仄愁泥滑谿迴路漸通碓喧連夜雨松響一山風古寺斜陽外危橋斷壑中青帘遥掛處買醉任西東

春雪簡施遜巖

比隣來往歎春雪閉門深以我不得意憐君共此心探囊無長物挂壁有瑶琴物候兼人事蕭條匪自今

北樓即事

一樓收眾妙萬象入森羅春色歸桃李嵐光上薜蘿江明芳尌繞庭敞夕陽多倚檻情何極臨風發浩歌

花谿同施隨郵過訪留飲三疊前韵

羣鵲簷前噪知因客到門春盤一夕話風味百年存尌漸縈烟綠山多過雨昏悠然情共適肯惜酒盈尊

雨中同沈惠舫溪樓夜坐

半榻松窗怯晚風一聲幽磬響花宮鄉心時逐青山外詩思偏宜細雨中葉動墜禽棲未穩溪喧驚犬吠多同

清宵不用愁相對曙色旋看小閣東

移寓大德寺無静三昧佛堂

兀坐名藍鮮俗情蒼松翠柏鬱峥嵘一林寒鳥晚穿屋
幾曲江流遠抱城四首鄉關人萬里驚心時序月三更
年来悟得無生訣三昧門中自在行

少保鄂公東園内夏五月開紅優曇花一枝業已
賡和殆遍秋初又放兩花真瑞事也為再賦二
絶

異香秀色昔盈叢開向雕欄暈淺紅花信又傳天上至

昆明池上占秋風
前生應是風流對四季能開百種花滿徑緑雲雙鶴頂
籠霞不用染丹砂

葛鶴

字雲衢處士

步趙人踏秋詩韵

臺盤虚敞翠為屏醉裡登臺眼欲瞑遠水上浮千對碧
亂雲中插一峰青僧歸暝色橋通寺鹿卧秋𢿱葉滿亭
幽鳥喚人過山去隔沙漁火帶疎星

孫子程萬携酒脩桐山房晚話

他鄉斗酒話飄蓬庭鎖蒼烟四壁空薄暝蟲聲依架月
新秋天氣藕塘風帆懸本末孤亭外寺閉長千古道中
扶醉板橋聽流水柴門燈火隔清楓

白門中秋慕蘇同聖泉趙田程萬過飲即席限秋
字

潮落灘聲湧急流百壺清酒大江頭無端玉笛吹南浦
何處雲山是北樓鴻雁青天今夜月梧桐白露異鄉秋
風塵去住嗟萍梗浪把新詩答舊遊

施瑮

邑志文苑傳字質存號隨村雍正丁未歲貢侍
讀閏章孫謹慤擅文譽詩能承家學著有剩圃

集行世以子念曾贈文林郎廣東興寧縣知縣

吳樵川芮剩圃集序先生族趙江寅自高曾以來以詩學世其家而乃祖愚山先生才名岏峯為一代文章之冠盖源遠故流長也

佟青士二樓紀畧本朝施愚山温柔敦厚古風儼然公集曽棟亭從公孫質存請校訂刻行世

途次感懷

子真本宦途曠懷反高寄吳門作尉情不敵求仙志餘
韵感東床桐江亦清翠當身且不禁何有於人事
勞馬疲不馳征鴻倦亦息噭噭復中林慈烏待哺食人
生事依人猶如飢方稽况乃動經年疏水缺子職

江郎山

仙人既得道此身且不有何復幻成形登峰若携手固

知九轉成舉世非我偶相與立空青風雨千年壽

冒雨同翼屏過棗園與兩水話再疊前韵

言念三徑幽衝泥走積雨奈何蘭蕙區庶艸滋繁廡林枝濕無力低依漠難數浮生嘆陸沉冥冥真何睹之子鬱深懷歌聲出吟哦倚與望日心四海咸在宇

澄江泛棹用蘊韵同劉濬園梅璵川張仿芝姜棗村梅問則黄攻玉賦

萬事輸有力要鶩負山走寧為枯桐焦恥競春堤柳賦性合江潭躭游亦天牖吾宣山水佳自昔矜寡耦探奇有吾徒肯辜目與手前者開元觴巳恣鯨吞口餘興買

蓬蓬旂晨樂彌久風日捲秋妍林霜猶未厚澄江更如拭鬚鬢眉鑑不苟蘭橈爰共求肴榼謀諸婦出浦岸痕曲溯源地勢右逶城儀送迎近汀若護守蓼花爛晴霞漁庄顯杵臼倒影敬亭娟橫巒缺石醜一一波光收孤帆良勿負緊此清且漣閒人知幾否豈乏濟川才姓字旋覆瓿未窮萬里源焉能立不朽鏡湖酒扈狂赤壁麋鹿友曠懷隘乾坤曾猶溺升斗罶師可結隣艸船堪載粮泛泛夕陽多適適湖山偶扣舷數良游劃水紀功首棗村首建泛舟之約時清淂利涉云何不終齡高歌擬蘆中合中聖賢酒

和聚星堂詩託筱閒集中得江上値雪作歎其工妙幷為步韵

寒夜無梦吞金龜牛衣獨擁人不知霏霏盡看凌晨雪颯颯雜趂翔風吹颺空着物氣凜慄欲為彷彿枯吟髭蒼巖一朝失積翠碧洺幾曲沠冰澌延袤平原混阡陌冥濛星漢隠虐危橫斜直驚飄片片聚散莫定紛絲絲餞禽飢獸任猛鷙悄戢爪齒凄無為我思皇天溥和照嚴威豈遂爾主持要以塵寰滌濁穢瀰漫那惜裂膚肌蒼黄頗恠吠粵犬蹴踖還笑塑獅兒豪情忽憶陰山獵鐵鎧衝突應斯時晶瑩光映佐雒誦勝事雅愛傳書幃

剡溪夜棹久寂寞土窖朝吟孰好姿玉局仙翁真奇絕千載逸氣橫淋漓祗今遺詩誦往復使我魂魄飛天墀纖塵不染聰明淨清冽合對冰雪披忠速賦心巧雕鏤方此竊恐落後馳嘆息自忘肌起粟酒闌尚爾銜空卮公已乘雲遊八極謂予何處能追隨瘦語學歌不自量聊呵凍筆一書之

荀五雲嶼為兩水隷書古詩十九首兩水謝以七言長歌諸同學皆和予亦漫題

秦斯既往中郎死紛紛蛇蚓徒為耳閒有臨池號擅長終屬無鹽貌西子興朝良才數家有曽見曹思恆齋與

朱叟竹垞猶憶秋風廣陵城爲我揮毫大如斗十載棲
遲敬亭北苔箋誰更濡新墨咄哉碧泉山人筆古吟從
此增顔色

陽明堡旅舍和壁間女子韵

出塞原饒恨紅顔爾又過眞憐生命薄翻悔賦才多憔
悴桃花句凄其明鏡歌夜闌一相和蕭寀念嫦娥

同飲延賞堂仍用前韵

比隣頻就話髙會更難還花氣一簾靜吟情鎭日閒雨
添春澗瀉酒盞午窓顔莫漫興離思長懷咫尺閒

新竹限韵

釋籜此纔是飾風已灑如青排春老候梢放燕巢初砭
俗春添具鶴吟嫩受書祖孫忻共見會卜六千餘

望張二懇圯不至

小別驚年過情深攪夢思每當花發候便數爾行期澗
水流香細林鳩喚雨遲柴荆誰午扣吟苦不成詩

寄懷内兄劉賡起東流

之子之官後相看月幾更一氊江上縣永夜故人情征
雁横天過秋蛩坐艸鳴何當重剪燭促坐話生平

重九後一日鴻起内兄招陪諸同志泛舟濟川橋

碧波畫舫映玲瓏醉續茱萸興許同霜淺對林留老葉
晴多秋晚有和風潮廻別浦灘聲壯路轉幽潭竹影重
更傍漁磯閒理釣歸途愛趁夕陽紅

破書

書城容易説摧堅展案閒披復惘然三篋補亡寧儉腹
千堆飄碧自神錢零星略似談天寶散亂還如拾翠鈿
脱必殘編徵譎異好從脉望叩仙緣

美人燈

最是冰蟾尚未東單綃扶出謝朦朧情羞玉女玻璃幄
人在春潮醉醒叢清電難名黑劍少晚風無力願天公
一生不作雙蓮祟點點狂且睞視中

不共梅花紙帳飛腰身端要問晴暉簾前星墮春歸否
林下月明人是非耿耿湘如心事微飄飄紅女步塵微
夕陽送盡多顔色夜夜清光在錦幃

送别張懇圯青溪渡

蕭瑟西風淡落暉相持憶舊淚沾衣深悲白髮人俱老
細數青年事大非華屋秋歸傾甕釀村厨春到煮山薇
只今渺渺都流水相送前溪忍獨歸
欲歸不歸天雨霜行人相惜大道傍脉脉一山寒水綠
蕭蕭兩岸柳枝黃山寺日斜晚鐘發荒城月黑棲烏涼
銷魂舊句今休憶臨風空自望沅湘

芳草

瀟滟風柔野露泠綿芊春意短長亭昵人情處難消受一幅斜陽匝地青

劉崧年

國朝詩品字申及號瀟園宣城人

邑志崧年倜儻申及康熙辛卯舉人早失父母及從姪學賀者至輒以遺存為咽流涕撫幼弟及長受室祖遺屋宇悉與之自估半無勿計也試內閣中書不就著宛居詩草閩遊草燕遊草藏于家

登敬亭山

連山青不斷十里入雲封古木圍香剎危樓徹曉鐘雨餘苔磴滑春後綠陰濃極目江城北人烟隔幾重

梅允開

邑志文苑傳字中伯號石坪邑諸生家貧幷日而食甫壯悼亡不更娶兀坐小樓于經史百家之書靡不淹貫制舉業駘蕩自喜尤工詩賦清曠越俗衣冠古樸飲興甚豪知者延至其家進酒索詩允開左執杯右拈筆頃刻數千言人袖之去允開亦了不記憶也晚年負米元章之癖嗜怪石數百摩挲拂拭把玩不置其寄意高遠類如此著作甚夥存者僅若干卷藏于家

醉唫

不把長鑱劚茯苓也無清興試茶經世間公道頭須白醉裏生涯眼忽青對客稱詩訛沈約因妻求飲剌劉伶他年穿墓知何在為近陶家乞酒餅

梅玠

邑志選舉表字允達號懷園康熙辛卯舉人

栢梘山莊同子筠姪

素業寄農圃秋山隔艸莊路間松葉響門對稻花香薜荔收殘雨蜻蜓戰夕陽茆堂倍瀟灑與爾共支牀

王佐

邑志文苑傳字儆亭郡庠生幼穎異涉目成誦為文不拘尺幅落紙如飛甫弱冠學使海寧許公試古學首沈泌佐次之名藉甚潑苦學為韓城張公首拔張每按部輒稱佐為江左無雙著

石汀集十卷

北樓懷古

賸有飛樓拄斗紅高齋深處敞簾櫳山憑屋脊通城見艸長帬腰六代空野鶴忽來窗印月瑤琴初罷對含風會須携出驚人句置我吟身入畫中

吳參公

北樓志字位三宣城人國學生

題澄江疊嶂圖

懷人渺無極把卷思悠然風月如今日溪山剩宿緣江明千尺練峰染一城烟去鳥分投對歸帆遠貼天放衙多逸興為政得名賢俗返耕桑舊風敦禮讓先愛猶徵父老夢彧繞山川應似吳興柳聲名後世傳

孫錫彤

（北樓志）字歆載宣城人明經　翰林檢討卓子

春日同友人登敬亭

望裏昭亭路沓風著屐忙梯窮爭鳥力雲瘦老山光竹葉侵衣綠松花糝地黃興來知不淺呼酒酌斜陽

梅文矩

字正則文學

臨流

遶溪紅紫叢開落無人見魚藻濠梁情啣花戲水面

詹天挺

（邑志懿行傳）天挺乙丑進士宇子字左超文學

江樓眺望

江樓容膝不容塵秋色初濃眼界新遠對欲無烟襯好夕陽如夢雁聲頻潮回沙有垂釵篆石露山為劈斧皴此景自來誰拾得謝公吟後更無人

倪志淵

（邑志方技傳）字淳可畫山水有雲林筆意泊老右手折乃更以左手尤工

題畫

陶景棲松下王猷住竹間川長帆壓水路轉對藏山郝笥秋堪曬劉鉏夜不還那容看煆客塵跡點苔斑

詹自俊

（南樓志）字齡脩宣城人文學

晚春有懷

寂寞春風獨掩門滿庭吹盡柳緜溫流鶯將子下衣桁

行蟻銜花上水盆午榻印塵眠把卷夜窗敲雨憶開尊從教苔染階前綠不埽盈盈屐齒痕

施琛

（北樓志）字獻可宣城人文學　侍讀閏章孫著有寄樸學吟

雪中飲左白齋中用禁體得八韻

冬溫疑釀雪入曉亂層空脩失窗前竹肥驚彫後楓細泉行石底高鳥眩雲中原隰平車軌江湖隱釣翁篷歆天乍小門擁路斜通古調郢中曲閒情洛水風著衣飛欲住入酒醉能融户啟千山靜縱橫望不窮

高望

國朝詩品字南宮一字代山宣城人文學

雪歸侯潭東梅二十六

世態日紛紛人情已非昨念彼貧時交此道今人薄惟我都官裔式好比棣蕚過從無定期有酒便斟酌開口談古今倡酬時有作好客兼好奇寓居到城郭值我城中來浔句頻相索更約細討論中情各有託旅宿未經旬朔風吼虛閣雪片大于掌來敝不可著范然難久留山程愁更惡取道宛江東行行迷邱壑飛鳥絕長空四顧增驚愕薄暮抵衡門顏躬如屈蠖上堂問母衣呼兒謀一杓飲罷漸忘疲自笑憑雙脚田憶故人言行迫虛然諾負暄入城頭衡寒返村落常堅松柏心奚必憂盤錯書之寄我友濡毫代溫噱

寄懷梅淞伊

溪上梅花路迎門水一灣臨流呼小艇倚檻看晴山酒熟頻邀醉詩成共解顏過從常不厭幾日復追攀

劉佩珩

邑志孝友傳字有瑲邑庠生父文友常客遊佩珩侍母家居怡怡色養父歿家貧托業軒岐以供甘旨有女兄弟五母愛之甚既嫁不忍離佩

珩時先後迎至家羅諸甥于前以為笑樂歲無虛日蓋惟恐其母之不懽也雍正初以賢良方正薦知浙江寧海縣不善事上官未數月報罷客京師卒

君馬黃

君馬黃遠駕鹽車上太行我馬驪腰纓繡韉黃金羈渥洼之水昔同産今日相懸虎與犬天生以後天無功貴賤全憑世人眼伏棧長鳴淚雙下淚痕不向凡人灑九方莫遇壯心歇知音尚有千金骨

沈善貞

北樓志字力行宣城人文學

青弋道中

野渡接平沙籃輿一徑斜村墟縈竹塢渚寺冒藤花半蘚嗟農事虛舟翫物華故人今把臂清夢穩蒼葭

潘顥言招同毘陵莫義人悍禹甸集飲茆亭兼屬題荷鉏圖小照

小橋流水映疎櫺又見乾坤一艸亭紀勝自矜西蜀咏移文誰勒北山銘入閒浪說金為穴天上從知酒有星多少乘除堪洗耳荷鉏遮莫授遺經

李寶封

字夢錫號謝庭文學爲人恭謹能文善教一時
俊彥多出其門

剩圃雨過偶作

燕子隄高柳數行柳深堂靜雨餘涼添絲蟏蛸行檐瓦
作隊魚兜上石梁兩鏡溪邊猶宿霧雙虹橋上忽斜陽
他年欲僦三弓地跨水書樓似野航

王際時

太學生

晚步

漸老秋光天久晴出門無伴獨閒行禾霜豆莢沿塍出

似雪蕎花隔水横曲岸頹垣風乍冷荒村人少月空明
故鄉景物看殊絕不定昏鴉栖淺鷩

杜詩

字李齋文學本明尚書陳靖獻廸之後靖難時
改今姓

暮秋出郭尋僧不值

西風躡步出江城路逐清溪水竹明封裏詩樓指齋巳
簾前卜肆㩳君平（僧善卜易）衡霜鷹健盤秋影抱葉蟬枯兀
病聳流水一灣峰一曲白雲相向話無生

宛雅三編卷十九

竹憁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輯

國朝

蔣典

邑志選舉表字于學一字季庶康熙辛丑歲貢
工書名擅一時

讌集南樓看紅葉兼送魯亮儕程偕栁即席分賦
得四紙

小春故明媚層樓恣徙倚使君敞高讌羣才遝倫儗江

對插珊瑚官廚盛尊簋搜句各無聲灑墨忽盈紙晴霞
散筆端山山失紅紫中有青城客歸心逐流水淩有廣
陵遊孤舟亦巳艤對酒不狂歌聚散空淚爾驛路葉如
花逸天暮成綺酒罷重憑闌悠然殘照裏

沈廷玠

北樓志字介錫宣城人文學著有梦艸亭詩行
世

慎儂曲

儂心歡不知歡語儂不信不怨歡薄情但怨儂薄命

過稽亭頒弔麻祖洲先生

寒風逝水波落日空山道從来壯士骨容易埋荒艸不
知頹頭花年年為誰好

春日同伯兄元琡從兄兆符夢艸亭分韵二首

坐惜流光迅邀歡及此晨江梅斜照席落馬下窺人一
室可相友百年何所親明朝各有事得醉莫辭頻
碧艸湖山濶凭高自一亭林烟横處白雪嶂暖邊青作
賦憐潘鬢論詩想謝庭池塘存舊業珍重對殘經

剰塘詩賦示弘松姪

灑盡滄桑淚湖山剰此塘波涵忠孝澤風帶蕨薇香古
篆猶存額叢篁自擬墻汝今棲是好珍重繼前芳

雨後同鍾端亭林西晚步

乍喜収殘雨相將踏晚陽閒情寄雲木幽賞得林塘水
滿魚苗細花飛燕子忙臨泉聊共適隨意咏滄浪

得家書

戢晚歸航幾日開竹窓烏几罷銜杯山空雪逼寒鴉起
夜静風催旅雁迴毋病喜聞前日減客愁初見一書来
短衣寄我何時着挑盡殘燈想自裁

春暮述懐

剰水殘山舊有廬蓬門竹對也蕭踈梦回芳艸春歸後
酒醒空庭月到初壓架書殘蝌蚪字背人歌放薜蘿居
昨来偶為林陰薄插得垂楊覆碧渠

次友石金華雨窓見懐元韵時余抱病

一枕空山獨卧時愁人不斷雨絲絲病軀秋到寒先覺
良友書来梦早知美影賓鴻常帶月牵情流水細添池
臨風懶作蘇門嘯且浚高唫寄我詩

吴士鑾

字素文號松谷文學績學工文尤深於詩數奇
不偶垂老諸子相繼卒哀感悲託於詩所著松
谷紀年詩身後惜燬于火今存者煨燼之餘耳

長夏偶成

移几就北窗清風動簾箔晝静白雲歸片片窓前落時
鳥流好音新篁解踈籜景象自幽清吾意屬[illegible][illegible]

可亭先生招集溪園看洋繡毬

在昔念朋簪不辭千里駕相距况匪遥山市隣谿舍谿
風摺輕漪谿烟交短柘溪蚜俯高樓檐際松雲亞嘯侶
梅子真閒逐時相迓千章陰道周谷鳥聲高下相見賦
停雲知交半榮謝所欣宴會諧溦感歸人暇朱絃拂清
颸一尊臨水榭彌令塵俗删頓覺襟懷灑清供得奇葩
亭亭照杯斝秀色洵可餐滿座競膾炙枝葉掩晶簾蹁
躚細姑射珍此西國姿應減南金價嗅来淡若無隱隱

吹蘭爵一本五色嬌錘鑪隨造化唫賞戀斜暉歸来當
白夜作歌紀勝遊詎惜隣春罷

孟秋田家觀穫

雨餘暑氣微商飈起高原薄言向田野刈穫紛南村大
田既多黍小田秫穗繁歲功聊可慰意適擬屡掀行行
澗壑幽偃仰白雲潘枕流藉芳艸松風清梦䰟四山寐
無語一鳥歸来喧荷蕢有稚子雞黍供晨餐鮮頽勸農
人勿憚胼胝煩努力服先疇舊德頗思存屡歎今始登
有道慶曽孫而我越艸莽井稅足田園里門相追呼遠
慰重陽樽農人觧余意相視两無言即此亦高寄何必
問桃源

丁酉首春谿上訪梅两水留飲滿聽樓尋别却寄

微雨曉来歇林風散輕陰偶為溪上遊谷鳥懷好音春
流繞芳甸瑟瑟鳴玉琴循岍好樓居簷亞梅花林俄聞
香氣幽静睇遥秀森好我有梅蟠東髮事招尋衡宇了
不辨晨夕惟素心頻年各天涯結想在遥岑客歸當歲
除風雪雙羊深跡爲理輕策興𤼵登臨執手坐溪閣
春酒歡相斟行行在中園三徑拾来禽讀我瑶華篇珍
比雙南金松風入齒牙山水遞清吟醉别斜陽亂憂思
廾飛沉閒居四十載伏櫪悲滞淫努力三春暉莫待華
髮侵去去不復道流淚染芳襟

癸未春日施獻可讀書谿上余以風雨兼旬不獲
相訪賦此代柬

君不見孟春仲春雨如麻山頭四望雲紛拏又不見闘
草亭邊花信疾閒煞春城油辟車輕寒料峭蔽簾幙使
我踡跼不出愁盤蝸杜翁雨罷快新霽有客剥啄来山
家君来我適姑山去交臂之間相見賒（謝靈運感時賦惆交臂之匪賒）人生
會面安可必紛紛世事風摶沙聞君敬業来東渚風泉
滿耳青谿涯况復機雲共唫眺溯洄我欲咏蒹葭携詩
白社尋幽討胡為著屐重浴嗟生憎鳩婦高枝喚還愁
村逕緑烟遮竟日懷人飛鳥盡傍晚覺立聽鳴蛙萋萋
芳艸春將暮悵望溪頭一封花

夏夜偶成

炎景倏已歛庭柯覺露滋潄流耒薄醉摇箑趁微飈垣
淺桐陰容亭低月上遲就来蕉葉坐隨意好題詩
林際暮烟収雲峰靄靄浮閒居踈世務雅志屈清幽星
影摇書幌溪聲到竹樓據梧一長嘯衣袂爽如秋
何處好風至悠然開我襟荷衣初泫露螢火近依林散
髮臨湘簟搴帷理素琴坐遲看月上猶自足微唫

正月三日同人集文杏庵

開歲倏三日春風扇午暄遠烟交野色餘雪界山痕崕
俯寒潭靜樓含古木尊廿年留辟字披蘚半猶存

雪夜懷鮮人溪上

莽莽年光暮時時嘆索居閉門閒鶴氅僵卧碍魚書最
可知心久難忘把臂初梅花溪上路風雪近何如
寒霰晚參差思君夜半時廿年林下誼五字雪中詩獨
卧芳齋寂誰憐清漏移頻將鬱陶意報與素心知

已丑冬杪留别汪公含昆仲暨張魯宗二首

暮雪驅寒盡年華逐水流客懷餘落葉離夢滯高樓夜
迥歸鴉噪風淒旅雁愁誰憐分手處雲樹共悠悠
剪燭霜天共酒壚翛然客興未全孤半樓殘雪供詩思
一帶寒松上畫圖笑我無能歌郢曲逢君有意探驪珠
離筵更卜新知樂回首風烟渺欲枯

蟬琴次韻

南薰池館綠陰天嘒嘒蟬聲咽晚泉驚意鷗情聊渡爾
瀟雲湘水共悠然迎風沉響清如嘯抱葉微唫細似絃
除是離人聽不得夕陽嘶斷渭城邊

中秋夜雨病中感懷

頻年佳節愁虛擲此度偏教百感興竟夕雨霾端正月
透窗風旋未殘燈病中詩思清于水老去閒情冷似冰

糊恠廿年成底事枉勞樊雀逐高鵬

春夜同劉乃承有瑲沈德如集劉明序齋中分賦

列坐溪堂夜色淹紅燈綠酒映湘簾鬬雞共許看長劍
得句還欣捋短髯暗水流聲喧客枕空山飛影掠虛檐
却嫌啼鴂催將曉喜看薔薇花露霑

臨高臺

侵曉臨高臺輕烟冪平楚遮斷故園春低頭淚如雨
薄暮臨高臺春風送餘冷波閒栖鳥驚山月弄孤影

病中雜韻四首

愁卧不成適屋頭禽語清風泉空外落都作曉寒聲
烟林雨脚簾毿幔蝸涎滿何言鳩婦譁驚人春夢短
留香簾未捲樓角亂雲生忽聽村童語心知報晚晴
雀乳岔鷇音竹萌抱新粉風味盡蕭然安得伊人近

張士鉉

北樓志字禺若宣城人文學

初秋夜雨後讌三鑒堂渡移尊北樓紀興

過雨暑全收張燈客尚留金尊開北海香寢冪蘇州山
近秋歸對衣涼月浸樓不知千載後誰問庾公遊

梅瑒成

北樓志字孔度宣城人文學泰順知縣庚子

吴别駕招遊敬亭

才侍公餘宴招邀渡此間雲深能護閣翠遠不分山白日壺觴永青天劍履閒晚烟横谷口相趂暮鴉還

五平五仄體

寥對隨碎月幽苔生微香獨酌渡獨卧時聞溪聲長

王風翔

字聲甫文學

秋日同友人登春歸臺

郭帶西山峻臺荒結地尻秋聲蕪對起遠勢借城高久坐肴調馬徵酣對劈螯何須問絲竹杜默本歌豪

朱宗聖

字曾如號省園少孤貧力學有聲藝苑著有㱽堂詩卅藏於家

賦得澄江静如練

十里澄江路空明一派餘潮平欺皓月波浄失蘆花晚色兼天遠晴光逐岸斜只疑河漢是直欲泛仙槎

過太白酒坊

桃花流水夕陽西留得芳踪萬古題醉態愈形狂態出才名直與酒名齊村中緑蟻春催釀簾外青帘風壓低誰是謫仙身後者携柑同飲聽鶯啼

李若蘇

字繼眉號莪崖文學

竹塘晚步

暮色已蒼黄林塘送遠凉曲渠通舴艋夕店掩符篁竹暗禽聲聚園空對影長誰能招北苑摹寫到斜陽

高廷瑞

字翰符文學檢討詠孫著有就正編樓月軒詩四分類書藏于家

春初同梅汝伯登嶧山

春山堪理屐仙迹一招尋問路紆樵徑捫蘿極翠岑月

觀池影半枰裂蘚痕深小立寒侵骨虚危怯久臨

宿能仁寺

勞勞將息影来叩此禅関磬語摧風下烟蘿觸馬還僧厨供晚飰笋蕨足春山因與生公話心隨鶴梦閒

徐珏

字玉行文學

題宛在亭

當門蘭蕙不須鋤静理山園興有餘過客喜貽艋谷序幽人好著易林書閒来竹户牽雲幔獨坐桐簾漏月梳莫為丹黄羞筆札平分秋色即匡廬

隔簾秋露滴簷楹人靜茶香百一屏幽徑竹多刊字綠
名山燈為讀書青毋逢扁額新濡墨欲易軒窗倒列星
菴榻夜寒沉醉後可容徐稚記蘭亭
亭繞蒹葭水繞門經營不異小桃源閑捜恠石穿魚沼
遍種名花待雀軒自有樵青供素饌無勞曳白會文園
主人舊是憐才者午夜啣杯笑語温
買斷雲泉幾往還碧梧深柳映書閑香焚寶篆凝秋水
簾捲飛霞到遠山可愛文壇多隽士全憑詩卷駐衰顏
輞川咫尺風流在只少蘭舟繫釣灣
秋山雲物更參差疊石雕梁寄所思金谷水還花閉路

杜陵天與艸堂時柳衰去燕懐宣武菊老依人想義熙
最是高陽詩酒地一編長對習家池

胡覲邕

字中郎處士

登滿聽樓賦此志懷

秋色人烟裏林巒出沒形霜含千尉老雲盡一峰青邃
學窮章亥陰行感赤丁茫茫吾道在天護少微星

仲甲南

字壐子貢生

雲堆樓晚眺

愛此樓居好支頤向夕天一繩歸宿鳥萬葉亂鳴蟬山
斷孤村遠烟寒獨對圓深慚劉子政入夜感黎然

沈逢

字公原號魯軒處士

丙戌春暮梅甥洪伊招同滿聽樓小飲

春殘夏氣交麦浪千層漲聯臂入溪干花枝亞相向櫻
笋堆素盤琥珀傾家釀風来爽滿襟人擬羲皇上

湯銓尹

邑志選舉表 字公卓雍正丁未歲貢選東流訓
導

城南觀荷

南樓張幟倚雲開花外傳呼五馬来自是香風催好句
拂牋爭試謝公才

馮祉

字武若福建按察司檢校著有前後就正艸

喜晤同里張緯一步家炑若木原韵時春分日也

劇飲寧知曙色寒新詩妙墨各爭看荒齋清嘯同張緒
别墅圍碁擬謝安放眼萬千寬世界迴腸九十半春闌
他鄉聚首渾忘倦倚醉狂呼短鋏彈

袁保魯

字錫公號西疇文學

早春遊望

竟憐清曉嫩寒天細膩風光媚眼前山翠未匀猶帶雪柳絲纔長便宜烟尋芳郭外停歌館買醉壚邊繫畫船從此陌頭車馬動誰能閒坐負華年

湯 倬

邑志選舉表字漢章康熙癸酉舉人饒陽知縣

廣陵

帆落春溝水滿時垂楊垂柳雨如絲千家簾幙銜泥燕十里樓臺颭酒旗歌舞易銷忘國恨歲時空付落花知

重城向夕紅燈暗腸斷東風小杜詩

丁 焯

南樓志字堯仙宣城人文學

書閣幽興

山閣招涼布袷輕日紅猶勝半窗明秋霄雲薄擕順久晚對烟籠似掌平字擬蝇頭攤墨帖湯煎蟹眼候茶鐺蕭然仲蔚蓬蒿宅時有羊求曳履聲

吳寶國

邑志選舉表字巨珩號陟模雍正甲辰恩貢任安東訓導

高氏別業

山水園林愛仲長深居銳減讀書牀藤花落沼見魚上檞葉滿山聞雁翔搓手香橙郵寄遠冰牙紅柿馬啣將留髡欲醉仍三雅容我清狂是此鄉

荀士佺

字台平一字咻衡文學篤行能文尤工隸法與湯陟齊名

次尤雪浦步月過蘩園韻送梅花谿旋里

園亭初月上對影拂堦眠窓白度螢火橋平斷水烟幽情叨共愜好句劇堪憐明夜屋梁滿悠然何處邊

尤 書

邑志方技傳字二酉號雪浦工寫山水花鳥筆墨蕭散有雋致孝廉梅清畫竟有名書從之遊深得師法

題畫

梅花幾對餘殘雪冷韵偏宜高士親抱浮瑤琴孤坐久香浮虛幌月華新

沈廷瑞

北樓志字兆符宣城人 一字樗崖徵君壽民孫工唫善畫遊公卿間所至聲稱籍甚以布衣

終老桐川刺史周在建贈詩有云溪山名勝歸圖畫師友情懷見寓書可想見其風致

白帝城

峡東江戍字秋高客泛槎荒屯經百戰殘郡未千家臺古巫雲暮宫荒漢對斜空餘遺恨石踏磧到平沙

小孤山

遠勢截江湖蒼然片石孤陡崖疑境絶懸刹有僧呼地軸遥連楚江聲半入吴長空帆影亂爭向海門趋

題畫

丹崖翠嶂俯空流葭菼蒼蒼帶遠洲疑有漁郎横鐵笛

一聲吹破楚天秋

李希稷

國朝詩品字貽年號岑淼嗜古工詩賦乾隆丙辰以博學宏詞徵卒于京邸士論惜之

春日宛溪泛舟

宛水出嶧陽漣漪清百尺紅雨落桃花幾點漾深碧好風從東來一棹任所適溪舘已成烟溪流還抱石千載照心明長歌懷太白

響山春遊

古道入烟際行為淑景催聽松凴石磴袖火試春雷野渡横孤艇寒山獸落梅話餘清籟發響入亂雲堆

登皖江吏上樓

危梯凌木末曠望極天根山勢層樓控江光一鑑吞秋深紅葉暗雲老白衣昏觸目鄉思切殘陽帶雨痕

霽山寺

杉坪松塢開初地六尺平裁白板扉略彴七星支竹過陂塘孤月来姜歸（寺前有月塘并七星橋）横峰側頻崖廬有立馬眠熊鈷鉧稀悵望風流三刺史（謂齊映杜牧李方元）懶殘巖上幾抠衣

蒼茫烟靄抱烏榫指顧鈎簾話子西藤絡垝垣蹲栗鼠

艸封眢井泣莎雞聽章不分空覶縷黙吏都能肆勃谿

華殿師故里

青史姓名霄漢日千秋風雨式荒隄

劉氏日新園

四注雲根養碧流闌干萬字玉雕鎪方塘一鑑秋摩淨為數朱魚屈指頭

羊腸分布澗之隈分到橋邊東起來箇樣石峰人樣立題詩兩面拭蒼苔

井梧巌桂兩清幽老幹分披屋上頭亞字墻邊之字水北来三折向西流

孟學孔

字律宣雾士

新秋懷謝昆陵先生

悵望輕雲欲釀愁琴歌酒賦憶同遊近來世事惟看劍別後行藏獨倚樓孤夢有時踰宛水雙魚前月到浮邱黯然記得銷魂日高樹蟬聲晝帶秋

湯廷鈞

字奏平文學

秋夜

一夜蟲聲合空堦雁影過踈燈人不寐涼露夜如何逸思秋來减歸心病裏多故山今夕月應照舊烟蘿

梅曰文

字子蔚

嶧峰道上

野色有如此經秋更自嘉稻黄千畝合山翠一林斜遠澗響蓮葉穿籬豆花從來輞川景多半屬田家

劉方春

字書初文學耽唫善病著有桂花百詠行世其

蓉坪艸稿甚富惜身後未知存否耳

（杜濱桂花百詠序畧）劉子書初工於詩者也携其桂花百詠來質于余余初謂葩經離騷引物比意再見三見四見而意遂止今劉子詠桂百篇且一夕而成毋乃意之後而訓之率恐亦未必其盡工也乃其援摭典核如數家珍兀傲宕逸較之窮年累月鍊都研京者其敏鈍何若矣

贈湖南漁者

湖口朝南如丙穴鱗遊出口波紋纈小艇揺揺撒網來錦鯉腮穿楊柳血鬻青錢沽美酒婦唱吳歈兒拍手一杯一杯還一杯醉枕簑衣卧船首笑煞窮經窓下叟賣文未足供升斗此樂於我復何有胡不抛書學釣翁

偶成

微醺生卧想懶步下堦遲卧客窓先暝山深月暗移宵臨孤客逈秋到一蟲悲不覺歸心切明朝看鬢絲

憶濟美

平居同里巷竟日屢相過自爾爲官去知予閒戶多一年秋又盡萬里意如何只恐郵函裏歸期字轉譌

河橋感舊

記醉江樓酒色猩畫橋西去柳旗青更無堂在留春燕縱有人居亦曉星苦雨淒風花斷送殘山剩水客飄零經過此地無窮恨况有啼鵑慘寂聽

五月六日阻風來石登太白樓和韵

暑鳴磯口浪平肩小艤西風半日船有粽尚堪酹楚客無詩何以對唐仙三山二水咖樓後衆鳥孤雲落眼前俯仰翠螺天地别浮家吾欲近青蓮

贈澹園主人

屋角安橋綠水隈茆茨穩稱四窗開汀花吸露垂垂放
陂鴨呼風陣陣来客過不知人在竹影来常與月同杯
驚回一覺羲皇夢又報園林早熟梅

宮詞

隋煬帝

繁華西苑事如何感慨迷樓思轉多寵嘉有情司合帶
却愁無力畫長蛾殘題水果腸應斷花落堤楊鬢已皤
可惜風流偏嫉妒燕泥庭艸不堪歌

唐高宗

才人娬媚壓諸鬟兩目能空一世間鷄舌未含之問口

蓮花應愧六郎顏寵妃入覲天何忍聖后垂簾帝寵閒
名立廬陵加顯號傷心仍似雉奴孱

唐元宗

琵琶歌板換龍香此曲新調自汝陽鸞去幾時懷月府
鹿来何處出宮墻逢逢花鼓雙聲巧纍纍金錢一串長
忘却大唐天子貴夢中驚起喚三郎

送別

一鞭相送夕陽愁楓冷吳江欲暮秋明月自来人自去
斷腸今夜在西樓

袁珍

字子晉文學

井灣館舍

門垂數株茆宛似泉明舍微雨過濃陰苔痕綠相亞陶
然傲羲皇何如獨醒者

桃花潭懷古

李白乘舟去汪倫不再来桃花臨斷岸含笑向誰開潭
影松千尺山光酒一杯只今雲霧裡空有雀徘徊

孫朝甲

邑志選舉表字廷猷雍正甲辰舉人

二吉弟宅旁搆一艸亭余久未過一日啟南窗而

眺之山光逼人几席皆清樂而得句

窄巷斜通水半渠老梅脩竹共蕭疎為栽花圃開新埒
候縛茆亭傍故廬風掃壁間絃奏響雪穿簾際絮攤書
一規甕牖舒青眼天影垂空山補虛

劉㲄

邑志選舉表字蓄田號水村乾隆丙辰舉人績
學工詩著有窺園集惜陰艸行世

經下邳懷赤松子

高祖善用人實為良所馭始為報韓来終以報韓去事
成則已矣富貴我何與良非為漢用漢為良借箸知其

為赤松黃石乃與語

白艸凹

十里灣灣白艸凹丁家樓畔尚蕭蕭自從沙漠飛來後
不肯隨風過小橋

茆鏡古

字予型文學

江月舟行

空明萬頃漾金波擊汰還應拍斗歌山色乍来渾似水
霧槎此去欲浮河忽驚尌出知村近漸聽鷄鳴覺曙多
不見五湖歸范蠡扁舟空自照漁簑

梅兆頴

字嘉禾枝鳳孫年少能文著有實堂詩稿

中秋前三日趙子樂山招同人飲北園桂下和韵

林端秋霽色澄鮮夕照斜分畫檻前座近玉峰青不斷
香凝金粟蕊初圓風如欲度人爭嗅月喜能邀席屢遷
宂眠酒波方瀲灔夜闌猶自聳吟肩

梅予摶

邑志選舉表字健飛雍正五年舉賢良方正授
雲南易門知縣 一字雲谷泰順令庾孫予摶
負至性工文辭甫綰一綬未展其才遽卒士論
惜之

柏梘飛橋

橋亭架壑儼雄關一線丹梯未易攀千尺清泉萬仞壁
飛雲岩似此溪山

柏梘寺

日未沉西鳥語稀深林遙見一僧歸擔頭芝朮無多子
欲乞靈根度翠微

沈正曜

南樓志字文樞宣城人文學

賦得宣州紫毫筆

獨有宣州筆千回鄭重看名從白傅著製揀紫毫難管
直心堪正鋒藏體自端貢曾珍御案價早重詞壇往事
閒能述高吟興未闌何如諸葛好留結右軍驩

王一梘

邑志選舉表字尌淤乾隆丙辰進士

蟬

爾亦懷清者朝朝飲露清林深棲易穩院靜聽偏明聲
自憐同調鳴非為不平何謀喙可息螳鵲任喧爭

廟埠舟中

雙溪淼淼漾春流檢點歸裝趂小舟芳艸遠侵天際路

垂楊低映水邊樓村姑結隊爭挑薺野老忘機自狎鷗只尺敬亭山色好盡圖雲鳥望中收

劉方菁

字中陵禮科給事方藹同祖弟也少失怙恃倜儻有志能文工詩書法亦秀挺卒年二十四

官壕道中

空林冒雲白曲港護田青湫湫獨行意春風吹酒醒橋痕低界水艸色近封亭静愛秧歌起沿堤駐馬聽

楊廷楷

邑志選舉表字書平雍正壬子舉人 編脩廷棣弟篤學能文賫志早卒

望北樓

卧閣重簷裏層樓咫步間雪消形更逼簾捲目空閒高壓雲中對平臨郭外山從來懷古處吾此欲追攀

梅自魁

南樓志字梧岈宣城人枝鳳曾孫少穎敏能詩早卒

寓柏山寺

繞郡雙羊路禪堂客再過山遥秋色晚林瘦月華多清梵聽如此孫尊興若何豊碑瞻祖德千載獨嗟峩

春行

貪閒日日作春行北陌南阡暖趂晴農課漸興人滿野麥苗初秀雉爭鳴微風蹙水鱗紋細薄日烘雲卵色輕嘹哯谿童吹樺管驚心節物近清明

汪昌國

字瑞徵乾隆壬戌進士選授新鄭令以毋憂歸年甫强而卒

送友人歸山

丈夫耶谿意豈在不逢時豹采三年隱羊裘六月披君今大笑掉頭去閉户無庸把書著種得蹲鴟煨糞爐淵中已老石菖蒲君應自謂野人也吾知不是愚公愚

陳錫文

字爾清文學

擬樂府

雨淋鈴雨淋鈴馬嵬山畔泣太真湘江頭湘江尾郎心不念湘妃竹妾心不逐湘江水

梅予擢

字選青泰順令庚之孫年少攻苦文有大家風格賫志早卒

送同學牛雙石北上

河橋珍重遠離初首路衝寒跨短驢雪霽空山聞放雁
霜清蕭浦見叉魚淮渠繞郭鼓冰渡燕市登臺拂辟書
名士自無阿世策弾冠籍可慰窮居

王世瑛

字渭符文學

江村

江村斜日影侵扉踈柳依依拂釣磯遠浦白鷗翻浪出
隔溪紅葉照僧歸橫吹風裏尋牛笛乍捲花間賣酒旗
徙倚孤唫誰是侶滿林寒翠欲沾衣

吳朝冠

字元章號房亭

次家岷山暮秋感懷元韵

西風瞥眼逼秋殘如此流光異地看菊是後開偏出色
人因初晤托心難出樊馬始知天大入險舟應覺海寬
同是楚鄉千里客愁城撤却築騷壇

仲駱

字毓白庠生號豸麓醇謹工文

玉粒塘薫弔進六公墓和韵

臣浸汉諸谿分流仰下田嘉名由帝錫奏壑自先賢附
社功能報徵碑事未湮百年歌詠在喬木藹風烟

吳朝宗

字夏尊號會川處士

荻港乘風

鳴金釃酒酹封姨風力初强挂席宜貪數遠峰舟不待
已銜沙雁屽頻移年来擬著潛夫論此去將歌漁父詞
見說馬當今有助就中誰冨子安辭

陳鈾文

字爾安處士

送友人歸五山

開歲風日佳溪巒出新沐忽此故山情梅花繞巖屋石
林瞿硎對泉田鄭公谷到家春雨肥深菘驅黃犢

宛雅三編卷十九

張 熾 校字

宛雅三編卷二十

竹𥦗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閨閣

明

沈七襄

（明詩綜傳）七襄宣城人修撰懋學女嫁屠隆子

（甬上耆舊詩傳）沈天孫字七襄宛陵人沈君典太史第三女也太史與長卿先生交甚驩遂通婚姻以七襄爲西昇婦七襄既歸屠氏日與長卿女湘靈論詩每徵事紬書分題授簡紙墨橫陳朱藍狼藉長卿夫人亦知文值有諷詠輒就商訂焉長卿詩曰封胡與遏末婦總愛篇章但有圖書篋都無針線箱又曰姑婦歡相得西園結伴行分題花共笑奪錦句先成信一時之盛事也不數年相繼夭沒長卿爲合刻其詩行世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張月鑒虛牖思君如飛花隨風不回首

子夜歌

亂雲飛朔雪凍雨催春暝不念郎身寒邪畏郎心冷

宮人入道

曾住花前七寶臺守宮玉臂映蒼苔香消粉榼晨匳廢涼入鐙幢夜雨哀鵲鏡化爲春月白鳳裙留作野花開辟寒金在啼痕盡却伴東華採藥來

游仙曲

青溪白石出胡麻香暖瑤池九影花見說元都無甲子春光常住阿環家

國朝

徐珠淵

（施氏家風述畧續編）庶母徐氏名珠淵字善懷廣陵人十三歸先君前一月有北宦過邗車服甚都欲納徐其母將許之遂泣曰彼富貴累葉殆紈綺習也兒何歸乎兒願得侍文人爲東坡之朝雲足矣先君聞而憐之遂聘焉四年舉一女弟殤沒即不孕歲已未先君改官殿講庶母寄詩有老天若解妾心苦北地風霜盡入南之

句繼母李宜人命淳兄奉之入都曰燕薊苦寒得以暖老又三年先君疾不知人兄遂咯血歸予亦南還就試庶母則焚香籲天刲股和藥以進且誓于神曰主翁生平積德於躬名滿天下縱必不起亦延待其子一訣乎否則以儒林偉人死妾婦之手非惟主目不瞑賤妾亦永爲泉下厲鬼矣因長跪達旦如是者三晝夜丙夕白光如匹練自屋上落俄奇香起榻前先君忽甦相持大哭自是始能粥食癸亥三月二十七日事也予聞報奔侍五月初始至又七十日先君

、沒庶母朝夕哭奠如生五年猶一日卒悒鬱以
死遂與先君合葬於螺螄沖庶母祖能詩每自
焚其稿死後檢得數首附見學餘集

施璞學餘詩集附記庶祖母徐孺人生而端莊淑慎事先大父始終一循乎禮其侍疾割股一事尤堪感泣先大父筱依明史積勞四載遂致成疾于癸亥三月疾大作孺人時從侍邸舍飲食藥餌親為調奉每夜必潛自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如是者匝月疾愈孺人自念曰豈天故不鑒予抑予誠未至也廳中故有關帝神像孺人於夜分時戒小婢持燭至神前默祝哀禱若父之出利刃割左股寸許小婢在旁驚呼惟見神廚內諸像森森欲動棟楹及墻角四週亦若有人林立俯視家人小舍巡宿者遥睇悉如是孺人昏仆于地恍聞神語曰汝之誠虔已至但數不可易吾當為汝假百日期可耳毋過自苦孺人乃嗚咽驚寤退舍以所割和羹進而人固弗知也是為四月初三夜自是先大父病漸瘳且強飯如平日人皆為之稱慶孺人偷隱憂不釋思神語或驗也閏六月之十三日先大父忽以微疾棄世道計其期適百日耳嗚呼痛哉異哉始家人弗覺嗣小婢亦稍稍語人或詢之孺人孺人惟漫以應之嫌自張也璞幼孤蒙孺人恩育凡朝夕起居悉隨孺人一日從外塾聞客頌其事歸遂詳叩所以且固請之孺人悲不語久乃摩璞頂泫然流涕曰汝孺子奈何必欲知此顧吾不忍汝詢也爰屏左右詳詔如前且出示左股創痕宛然璞持璞大慟迄今追憶之其情事猶歷歷在目真為淒絕一時也孺人故精文選吟咏甚多原稿璞皆謹藏篋衍編次成帙行乞當代鉅筆序以授梓今集中附載者不過吉光片羽耳

寄北

風緊牽離別燈殘人未眠此身無羽翼安得到君邊

北寄小鏡

六月扁舟別故山勞勞旅況幾時閒傷心不似匣中鏡
千里依依伴客顏

懷北卻寄

雨滴梧桐秋不堪憶君誰共接清談老天如識妾心苦

北地風霜盡入南

春日望北信

九十春歸感嘆生黃梅時節乍陰晴香閨有淚無人見
且倚闌干聽鳥聲

劉運福

運福光祿寺卿楷女文學琢成之妻雲南易門
知縣子摶壬戌進士子援之母也端淑秀慧克
嫺婦道雅好墳典以能詩稱早卒遺橐餘稿藏
于家

沈廷瓏峽猿吟序略峽猿吟者余表弟梅子文常哭其內子劉孺人作也孺人諳大義遇事隨力自盡初歸文常數日即親中饋執婦道惟謹出奩中資佐不足無吝容每戒從婢曰慎毋以縱恣吾亦敝不循禮法中耶聞者嘖嘖稱善歲辛未父光祿公致政而還故愛孺人孺人歸寧未踰月欲言旋公止之曰吾欲而婿讀書於此可與俱勿急歸也因遣人告舅姑舅姑許之嗣後孺人時從文常歸省往來于舅姑父母之間體羸善病姑太孺人恐其不起常語人曰吾仲婦孝敬儉勤勉有無以持門戶脫不宿將奈何病劇急欲返故廬文常難之正色曰及今不返將浸何待苟不聽而令吾奄逝于此其瞑諸頻行喜形于色曰其或者得假餘年俾長孫井臼乎平日愛買翎毛放生人以急告每脫簪珥周之而猶加意於親黨失意之人喜讀小學內則諸書見古賢媛輒效慕恐後閒工塗詠有林下風致歲癸未文常同余及澎起讀書靈山孺人貽札文常謂日月易邁肄習宜勤其居恆儆戒相成之意類如此

天逸閣望敬亭

名山層望靄齊色正當樓野對連天碧孤雲繞塔浮泉
聲雙鏡落巒氣一窗收素抱丹邱志無緣作勝遊

牡丹盛放喜大姑娘歸寧

魏紫姚黃舊有名高臺綽約爛盈盈東風微動香俱透
曉日初臨色更新幾載離情神易合一朝談笑樂無倫
花前良會緣非淺綠酒清尊酌一巡（又作著意傾）

繡球花

玲瓏白玉綴枝頭香滿春風處處悠起是蕊珠仙子戲
故將積雪作圓球

林文貞

（蘧齋詩話）龔宗伯讀韞林集有悼顧夫人四絕
句感而遙和林氏為吾宣王友姬人能詩能作
蘭竹有林下風致著有韞林集　按王名期齡

字安又順治十五年副榜貢生延安府知府義
問子也韞林集已不傳今于零縑斷素中拾掇
數詩以存其槩

自題秋蘭便面寄映然子（即山陰王玉映）

川陸夢以紆山陰有名媛門閥穐金張流風存筆硯鐵
網下珊瑚蘭心落釵鈿詩畫咄驚人衣香惹紈扇（時見扇頭詩畫）
揮毫金石堅染素烟嵐絢彼哉冠蓋雄三舍避時彥閨
閣能幾人四海不相見蹇儂生下里湲鯉乘風便遙夢
憂琅玕澄江一淨練

題畫

寐寂人家曲曲汀芙蓉小峙置苓簹忽飛一片孤帆影
極目長江萬里形遠雁正從淮浦度亂山斜入楚天青
誰於類斷雲生處一把香茆結笠亭

羽士

元

汪天驥

（宣城右集）聯樂全元妙觀羽士萬歷府志元妙
觀道士能詩有偶成諸篇胡晉有和汪樂全詩
矯矯餐霞子凝神志不分丹書研曉露仙服剪
春雲山水鳴琴悟松風煮茗聞時能吐佳句豔

雪舞繽紛

次友人題麻姑冲妙觀詩韵

簾外烟光接紫霞此身無補惜年華春深自種雲間玉
雨後来看洞裏花期我登山同食笋笑人開口說宣麻
浮生在夢元非夢白首甘貧莫怨嗟

暮春

為愛雲根緣錦苔柴門花落晝慵開竹床讀罷南華卷
蝶梦遂遂枕上来

釋子

唐

靈徹

續文獻通考 徹生於會稽居東林寺本湯氏字源澄與吳興詩僧皎然遊皎然薦之包佶李紓以是名顯貞元終遊京師為媢者造飛語以罪徙汀州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建塔天柱峰有詩二十卷

聽鶯歌

新鶯傍簷曉更悲孤音清冷囀素枝口邊血出語未盡豈是怨恨人不知不食枯桑葚不銜苦李花偶然弄樞機婉轉凌烟霞眾雛飛鳴何局促自覘游蜂啄枯木元

鷙何事朝夜啼白鷺長在汀洲宿黑鵰黃鶴豈不高金籠玉鉤傷羽毛三江七澤去不得風烟日暮生波濤飛去來莫上高城頭莫下空園裏城頭鴟鳥拾羶腥空園燕雀爭泥滓願當結舌含白雲五月六月一聲不可聞

東林寺酬韋丹刺史

年老心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元孚

全唐詩傳 元孚宣城開元寺僧與許渾同時詩二首

許渾贈宣州開元寺僧元孚詩 一鉢事南宗僧儀稱病容曲溪巷裡別蕭寺竹間逢梵影沼寒殿經聲徹曉鐘欲齋蒼集鴿初定辭吟蛩詩繼休遺韻書傳永道蹤勢多人譽洽機絕道情濃洗澗瓶沉漆脈培錫掛松雲鳴新放雀池卧舊降龍露茗山厨焙霜秔野碓舂梵文交篆畫井倒芙蓉聲戶垂旗網朱窗列劍鋒寒風金磬遠晴雪玉樓重妙理三乘達清材萬象供山高橫翠眺灘淺聚艨艟微霧分平楚殘暉瀉遠峰林疎霜槭槭波靜月溶溶劍出因雷煥琴全遇蔡邕西方知有社支許合相從

月夜懷劉秀才

獨夜相思但自勞阮生唫罷夢雲濤此時小定未禪寐古塔月中松磬高

送李四校書

朱絲寫别寉冷冷詩滿紅箋月滿庭莫學楚狂隳姓字知音還有子期聽

正元

傳燈錄 福州長溪龜山正元禪師宣州人蔡氏幼猒俗出家於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十二年丁酉建州乾元寺受具尋造五洩山默師之室決擇元微

宣城事略 元姓蔡氏本宣人卓錫于福州之龜山

述偈二首

滄溟幾度變桑田惟有空虛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渡者要須船

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元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

祇因如此便忘緣

希運

傳燈録唐洪州黄蘗希運禪師南嶽下三世百丈海禪師法嗣初於本州黄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居洪州大安寺海衆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院請歸説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黄蘗名之裴公又請至郡以所解一篇示師師接置于座畧不披閲良久云會麽公云未測師云若便恁麽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篇

師亦無喜色自爾黄蘗門風盛於江表矣

黄蘗心要師初住高安黄蘗山曹溪六祖嫡孫太中三年裴休知宣州迎居開元寺受法為創廣教寺于敬亭南麓裴休贈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花香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宣城事函裴公復於城北五里許敬亭南施創德廣教寺其材皆安南松難云師希運所築也大中年終于山勑諡斷際禪師塔曰廣業存有宛陵語録一卷

梅鼎祚黄蘗心要序畧黄蘗持第一義直証本體不落解聞于時裴河東執弟子之儀容傳心印逮夫觀察宛陵拓其精廬朝夕參覲録其所得積有是書嘉靖季年盱江羅公來守是郡服膺斯訓欲以公解郡去以是書貽家大夫會稽李陸同卿以沈氏原教論來亂並梓之

答裴休

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雖有一雙無事手不曾祇益等閑人

可勲

續文獻通考青原下九世清涼益禪師法嗣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建州朱氏子

傳燈録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建州建陽人也姓朱氏自淨慧心印遂開法住持

五燈會元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開法住持僧問如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梨不識曰莫祇這便是麽師曰縱未欲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

示衆

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宋

繼真

宣城事函宋宣州廣教文鑑繼真禪師字希道錢塘人初叅達觀遂問曰某甲自講説外究尋諸佛所説廣大如何得見邊際去觀云尋常憑何講説師曰依教解義觀云依教解義三世佛冤師曰離教一字如同魔説觀云不問子教義解説者何人師曰但見動静語言不可覩其形相觀云祇此無形相便是廣大若悟此心便見邊際師自此有省

廣教上堂

夫欲為宗師須了明暗句半夜裏貼眼渾成空路布多

事釋迦文生時强四顧點胷獨稱尊又周行七步明復
阿誰知暗使何人悟自後百千年屈指河沙數一盲引
衆盲盲盲相扶挙他日見閻老努目空相覰是時休叫
道鑊湯無冷處休空腹高心但髙盤轉筋寄語後世人
莫被徐六誤

宗杲

【續文獻通考】南嶽下十五世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
張商英一見喜之字以妙喜張九成嘗從之遊
紹興辛酉屏居衡陽裒先德機語凡三帙目為

正法眼藏吴好問奏賜號曰佛日孝宗潛邸時
嘗請師祝聖壽親書妙喜菴三字并製賛寵寄
之隆興改元一夕星隕寺西師親書遺奏又遺
書辭紫巖居士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
伏於龍王殿欄乃部一示現也齋閣嘆息製真
師賛塔全身明月堂側壽七十五詔以明月堂
為妙喜菴謚曰普覺塔名寳光淳熙初賜其全
録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宣城事函】宣州有明教紹理禪師者興教坦之嗣琅琊覺之孫也師聞其飽叅倒心事之後往住徑山名重一時凡名士大夫問道隨機開悟無盰四五師十七歲具足戒于郡之景德寺遊方尋知識者三歲至寳峰掛塔受宣州化主後住寳峰歴主徑山者共二十七年紹興二十六年自梅陽寃歸十月至宣城館于教亭

獻上
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
徧界明明不覆藏

廣教長老

【宣城事函】宣城廣教長老堂上堂云
浮雲散盡天凝碧春色消融山更青我愛禪翁淡如水
時来相伴度殘齡

明

徐鴻起

【邑志宦業傳】號岐陽撫州同知楠之子也原名
雲鳳舉萬歴庚子鄉薦就霍山教諭課士有方
陞國子學正改授恵王府審理導王循禮謹制
度王師禮之特疏薦擢刑部主事部有閹弁被
妻謀殺一案疑滯累年鴻起讞决如神學士黄
景昉作鏡寃録傳其事歴陞郎中郵刑山西凡
重辟矜疑湔釋者以百計陞臨鞏道僉事左遷
衡州知府適冦氛猖獗湖南震撼鴻起多方保
障藉以無虞先是父楠令耒陽祀名宦不六十
年鴻起復来守衡百姓重蒙其澤乃於祠前建

坊曰父子濟美未幾休致歸年八十有四卒著
有西曺奏議（宣城事函）清隱菴在城東六十
里元至正中建明正統景泰間重修萬曆時姚
叙齋開義學其中湯賓尹有記崇禎末里人知
府徐鴻趍落髮於此

示莽衆

講遊叅罷首重稽老似秋蕪不可犂末路秖應祈死速
前因都向刼灰迷華顛禿盡欣無髮廡下相從悔有妻
計向佛天賒再世逢人休把舊名題

入清隱菴

偷生八十老閑翁静坐蒲團古刹中牕外蕭蕭知夜雨
數聲清磬佛燈紅

大 脉

（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傳）宣城節在大師釋名
大脉字用無沈景山先生猶子也本名麟生字
丹紱景山死節大師棄諸生結龍聽巷于姚江
黄竹浦鷓鴣山人黄晦本最與相契所著有蟄
茶經大師嘗匿江右鄒職方之遺孤撫之菴中
時以為王成魏澤之流其後住鄞之南明入九
老社中又住慈之寶峰而卒返龍聽（邑志選）

舉表字公紱崇禎間貢生

玉山寺

癯有東林約遲來負勝遊亂流當寺午疎竹閉泉秋蕉
葉書常滿松苓飯可畱相看憑慰藉詩伴有湯休

江東二首

滄海横流事已灰百年家國首空回局殘江左爭監國
部列甘陵録黨魁取義竟為狼肆死偷生徒抱偉元哀
東来為有招䰟處擊石重登謝羽臺

承恩内院外軍牙世有絲綸典鏌鋣精衛何知偏恨海
杜鵑欲去已無家嗆聯汐社悲宫黍笛裂山陽感鬓華

潛向江東依宋寢萬年枝上挂袈裟

哀姑山

一片姑山土荒燐夜無主蕭蕭松對林猶作霧旗舞
君子有貞心化為山中對小人以義從化為山中土
有顱我如斗有膽爾如升金戈風雨夕往往説山僧
淚灑邱中栢枝枯淚亦枯淚痕應淂所先我入黄壚

題桃花源圖

洞口桃花別有春桑麻都付等閑人英雄止在人間住
去問仙妃不問津

徐 惇

邑志隱逸傳字秩五尚書元太姪孫也才敏達曾以建議授四川幕職尋棄去隱于浮屠更名在柯號半山浪跡山水間善畫浮雲林石田筆意氣韵天成歿後名益重桐城方以智贈以詩曰一著袈裟絕萬緣只餘破硯習難捐江山本是無情物寫到一作出荒殘亦可憐

漁洋集題徐半山山居圖二首先生乾學道自製水田衣獨卧寒林靜故人相見稀晚涼松鼠落晚日竹雞飛亂葉千峰裡行歌何處歸濃淡寫山木依稀間亂流雲中孜亭月烟除宛溪舟身預名僧曾裝成五岳遊邀然巖壑裡長嘯憶丹邱又半山雙子寒江落潮之句為作圖愚山題詩其上和答一首我昨訪奇登燕磯潑墨溟更偏巖壁捫蘿附葛不知險夜蹈空江欲崩石揪髯作畫原衆翁長嘯題詩宛陵客何當結屋圖中居卧看江天落潮白

張安隱莊居

製居成小隱竹對水之涯幽意託茆屋元心向艸池檢書黄石授說劍白猿知誰識張公子淋漓砍地時

瞿硎石室

石室巖中好披裘誰復來烟嵐迴列嶂石磴鬱高臺晚嘯猿長入幽棲鳥不猜白雲從閉户應為老僧開

和杜于皇過宿愚山寺韵

明燈寒夜雨尊酒叙遊蹤地静親江月天空送曉鐘秋尋過小雪歸計逼殘冬水岍梅將發扁舟任所從

此身

剩水殘山有此身不堪榮達不沉淪過江徙滌新亭淚對曲曾憐蘊内人汗漫紀詩仍甲子悲凉作賦自庚寅而今都已刋除盡了却前緣與後因

林中僧臘記年華刼火餘生信有涯預覓福田營窣堵好留初服製袈裟地爐入定冬偎芋山寺逢人夜戲叉投老未應甘倿佛止除空處更無家

覆塔寺

此黄檗道場也茶毘殆盡覆塔巍然

嗟我雙塔敧亭西卓錫從来並虒溪雲護天花猶作雨泉通地脉不聞雞迴峰暮擁千蓮出荒殿晴含赤日低莫問前朝灰幾刼居然靈異到今棲

春日寺遊

二月香風薦暖諸林好鳥争喧白雲不掃卧石翠栢欲墮當尊支遁半籤講席謝公雙屐遊墩是華非華佛地

在卅出卅王孫

咏史

瓊枝璧月亂離中狎客江陳曲盡工太息無心陳叔寶浮江泥馬不成龍

氣節清談禍揔深紛紛鈎黨亦何心諸君不是王夷甫坐使神州自陸沉

呂子壺中客徐生醉裏禪兩人樂樂顛非顛相期傾倒情依然別有天地非人間新詩唫罷絶追攀而狂而韵情難割但聽山僧一聲喝

題雙溪道古松

不惜探奇興支筇入萬峰數竿君子竹相伴大夫松勢古蒼虬死枝攤捉雨風幾回看不厭留待白雲封

登白雲樓

昔年黃澥卧丹邱此日西津勝舊遊峰繞白雲横島對水函碧岫劃滄洲長虹倒影藏蛟窟短竹欺空學鳳浮共道風流蕭太守山僧索句為誰留

買歸舟

西津橋下水茫茫游子思歸問楚航兩岸人家峰影亂一村樓閣對生香聽魚上瀨穿罾底看鳥投林過院墻正是探奇情未盡波翻石子滑魚郎

丙辰春仲喜聖瑞兄雨中見訪索寫蕉葉正擬

筆值家兄涇溪遠歸戲寫芭蕉漫題請正

空山一月杜鵑雨繞屋寒花𡖋竹閑最喜杖藜佳客至又傳驢背弟兄還相逢各吐離情話列坐同看得意顏獨我壯心消不盡一齊都向綠蕉删

題畫

題畫

一尺冰綃一寸山自然乾淨異塵寰與君移向圖中住不放桃花出世間

國朝

釋　濟

邑志仙釋傳粵西僧濟號石濤住敬亭廣教寺能詩尤工畫雲烟變滅夭矯離奇見者驚猶神兒嘗自題曰孫峰與處補奇松又曰峰來無理始能奇吳肅公梅清梅庚與之遊每稱之

畫徵續録石濤和尚以前朝宗室遁跡桒門道行超峻妙繪絶倫大倉王麓臺謂海内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為第一余與石谷皆所未逮

寄呈愚山太史

班史起漢代馬遷續周人千載曠繼迹我公今炳麟天祿條以開秘書紛自陳豈不盛聚訟名山類沉淪丹書倚公啟方見史筆真請謝囂塵言白日開絲綸

客中贈友人

長年作客辦行裝榴苍開遍火雲翔憶得昨冬擁爐坐北風吹雪何揚揚徐生向雲不停手大醉千篇傾一斗口中亂罵高陽徒自歡自得稱顏柳此時相對竹千竿又聞君子抱琴彈恍如飛瀑落沉潭冰生十指不知寒

畫蘭寫竹隨風致自有清香入座来若是定然歸雁譜
當前生而不須開

釋 亮

字喝濤一號鹿翁粤西人駐錫姑山能詩善畫
與弟濟俱有時名

友人游黃山歸詩以訊之

遥登黄嶽頂詩艸自盈囊寓目烟霞外行唫水石長何
峰真險絕幾岫好潛蔵更說天都上身同飛鳥翔

酬元素彦懐两叔姪雨中見過

庭陰連日雨岑寂廢吟哦山犬烟中吠輿夫竹裏歌蒼

苔迎白壁清籟接懸河深謝籍咸輩濕衣到薜蘿

城中晚歸雙塔途中偶作

孤城烟際出江濱返照行看藜杖春歸鳥數聲音上下
高樓一曲動星辰平翻麥浪雲千頃短插秧針綠倍新
更望敬亭山上月風流今日付何人

庚辰春留別廣陵諸同門并石濤弟

山花艷艷壯行踪眼底春光處處同回首雷塘宵市路
枝頭莫叫杜鵑風
檢點奚囊無剩錢理裝斷簡與殘編沓江夜雨添新漲
不若長風送我舡

普 智

宛津菴僧與徵君梅文鼎遊好

敬亭作

李謝曾題辟苔深幾字留庭空依古木山半倚層樓花
落聽鶯囀鐘鳴散客愁虎溪閑步月偕我遠公遊

宛津橋觀月

明月漾新流金波滿釣舟鐘聲两岸接塔影一溪流滌
石雲根動連橋墅色收誰同跨鯨客掬取玉京遊

釋 旨

字葦先卓錫姑山天如禪院著有雜咏行世

沈泌僧葦先詩序泉徑大歇芳禪師棄官祝髮于順治戊戌從廣陵來宣遂卓錫于姑山之天如禪院逌師西歸後門人葦先旨禪師紹嗣法席弘闡宗風葦師叅證之餘復研究詩律籍以流連光景陶寫性情深入淺出曠然天真華而不縟淡而彌旨寫心則神與境合狀景則趣挾機流至其清詞警句試于唐僧弘秀集中舉以絜量曾何多讓蘇是精進雖已即以儷于晉宋以来彌天釋又奚難焉

春潭偶成

風捲黃埃盡寒光到處明松青留澗影秋老淡人情閑
步峰頭月遥聞谷口鶯歸雲携滿袖落葉雜蛩聲

訪獨山且拙禪師

一林山色迥高峰碧嶂無隣細逕通幾片白雲横嶺上
两灣綠水繞溪東竹深影動猿攀筍路狭聲聞鳥啄松
幸是吾人来卓錫滿堂珠玉灑幽叢

和鐵翁踏残雪原韵

峰高日霽雪融消一望山村竹對遥磵竇有聲泉眼活洞門無跡石頭潮飢烏不見香臺啄舞雀虚疑月榭教何處野梅清引興會尋水店與溪橋

山居

烏啄嚴花啼緑嶂猿偷對果上青林住山道者渾無事閑數松針記古今灌木叢中磵水環茆齋琴矣鎮相閑風吹對葉頻来掃莫使閒雲古半間

通成

字覺先宛津菴普智弟子恪守戒律精通梵典兼擅書畫蕭蕭拔俗以縑箋求者絡繹皆應之

菴居即事

十笏剛容膝經幢浮穩棲鴿馴知飯半花落逐風西明静雲生座唫酣客到溪松濤方隱隱月上子規啼

伎女

唐

史鳳

〔全唐詩傳〕鳳宣城妓也詩七首

〔知新錄〕史鳳宣城妓也侍客以等若異者以迷香洞神雞枕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則不相見以閉戸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来馮垂客于鳳罄錢三十萬至迷香洞題九迷詩于青屏而歸

迷香洞

洞口飛瓊佩羽霓香風飄拂使人迷自從邂逅芙蓉帳不數桃花流水溪

神雞枕

枕繪鴛鴦久與棲新裁霧縠鬪神雞與郎酣梦渾忘曉雞亦流連不肯啼

鎖蓮燈

燈鎖蓮花花照罍翠鈿同醉楚臺巍殘灰剔罷携纖手也勝金蓮送轍回

鮫紅被

肱被當年僅禦寒青樓慣染血猩紈牙床舒卷鴛鴦共正值窓櫺月一團

傳香枕

韓壽香從何處傳枕邊芳馥戀嬋娟休疑粉黛加鉛爪玉女旃檀侍佛前

八分羊

黨家風味足肥羊綺閣留人漫較量萬羊亦是男兒事莫學狂夫取次嘗

閉戸羹

一豆聊供遊冶郎去時忙喚鎖倉琅入門獨慕相如侶
欲撥瑤琴彈鳳凰

宛雅三編卷二十　　張嶬　校字

宛雅三編卷廿一

竹𦶈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聯句

齊

何從事

往敬亭路中

山市芳杜綠江南蓮葉紫芳年不共遊淹留空若是謝朓
淥水豊漣漪青山多繡綺新條日向抽落花紛已委何從事
弱蔆既青翠輕荇方靃靡鷺鷗沒而遊麏麚騰

倚鄭舉郎
春岏望沉沉清流見瀰瀰幸藉人外遊盤桓未
能從何從事
鶯世把瓊芳隨山訪靈詭榮楯每嶙峋林堂
多碕礒謝朓

祀敬亭山春雨

水府衆靈出石室寶圖開白雲帝鄉下行雨巫山來謝朓
歌風讚靈德舞蹈起輕埃高軒乍留吹元羽或徘徊何從事
福降羣仙下識逸百神詼青鳥飛層隙赤鯉泳淵
隈鄭舉郎

紀功曹中園

蘭亭仰遠風芳林接雲崿傾葉順清飈修莖佇高筐何從

事連綿夕雲歸晻曖日将落寸陰不可留蘭埢豈停酌
吴郎 丹櫻猶照對綠筠方鮮籜永志能兩忘即賞謝邱
巠 謝朓

宋

梅堯臣

聯句

古木含清吹池上增曉涼余懷本達曠 謝少卿 聯此傲羲
皇孫鷗可與狎 絳 幽岍足以觴幸有彭澤酒 堯臣 便同
永嘉堂潘生廻為壽 維 王子齊陳章林端見新月 衍 艸
際聞寒螿照水螢影亂 良臣 拂筵參花香徘徊戀嘉培

坐使歸興忘 少卿

希深洛中冬夕道話有懷善慧大士因探得江字
韵聯句

彼有上人者妙談心昕降 希深 達空知不二觀行本無
雙 聖俞 久阻飄花席因思響雪窓 希深 社中雖得遠方
外自非龐 聖俞 梦幻暫他刧風塵厭此邦 希深 終期親
道封何必憶重江 聖俞

希深本約遊西溪信馬不覺行過據鞍聯句

有意訪西溪順途喻愆迷及跡詢野老已恨過芳谿 希
深 醉客但多興幽禽空自啼無由駐金勒林表日光低

堯臣

同希深馬上口占送九舅入京成親聯句

之子洛中來芳罇喜暫開人誇阿連少吾愧士衡才 希
深 丹闕鳳凰去清川鴻鴈迴都門春色美相送思悠哉
堯臣

玉麈尾寄傅尉越石聯句

齋中獨何物持之想見君惟茲玉麈尾信美而有文夫
子善談道亹亹詞如雲在握昔同色傾座今離羣 絳 況
託懷袖好曾親蕙蘭薰常許助閑放於焉揆典墳既乃
阻清燠漫屈驅蚉蚊自殊白團扇未畏秋葉紛 堯臣

風瑟聯句

竅竹寫天風張絃擬嶧桐佳名從此得妙響未曾窮 希
深 夜静危臺上人閑皎月中依依聽不足秋露滿蘭藂
聖俞

冬夕會飲聯句

與君數夜飲唯恐酒盞空今我苦欲淺 堯臣 語意雖此
同陳編侑歡適 謝景初 閑謔何魁雄婢子寒且侈 堯臣 主
人哦不窮燈青屢結花 景初 煎響時鳴蟲穴鼠暗出没
堯臣 風鴈高雍容冰霜濺瓦屋 景初 貂狐輸貴翁孤床
乏暖質 堯臣 苦語有淡工咀嚼悉牣小 景初 煨炮驚鷇

紅落蟾斜入竅堯臣遠漏微遞風醉心欺睡晲景初細
書刺昏瞳吽呀閙争犬哮吼厭啼騄撥火亂頳豆附灸
雙灣弓乾果硬迸齒堯臣寒虀酸滿胸枯蛤擘無內淡
脯焼可饔語必造聖賢樂已過鼓鐘紙窓幸未曙景初
絮被令旋縫涷瘃兩股鐵跑抓雙鬢蓬脬屎既懶溺褆
虱唯欲烘罌皿足缺齾捧執無夭穠兜女寒不侵堯臣
僮僕困欲眘豈無富貴徒笑此飢寒蹤丈夫固有負道
義久已充墨子不黔突齒革且得封勉哉梅夫子寒者
終自通景初

元

張師愚

大德八年六月既望余與汪沝志梅沝威及沝與
弟柏山寺納涼聯句

雲林近南郭瀟灑共追涼青稻花凝雪仲愚新篁節傳
霜幽尋過紺宇沝志高坐得虛堂僧供來山茗沝威賓
筵列翠觴桃如尼父雪沝與瓜為邵平嘗覓句題蕉葉
仲愚圍碁到仲房割鷄勝異味沝志貳截列殭蔛風入
纖絺爽沝威陰移白砌長塵龕金像暗沝與栢龍石麟
亡鈴語朱樓過仲愚輪摧白塔荒題名漫素壁沝志殘
碣卧修廊綠愛垂垣草沝威黃炊欲梦梁嘯歌游物外
沝與山水樂吾鄉學道期顏閔仲愚論文有范張總無
簪芾累沝志未覺歲時忙盤谷思同隐沝威濠梁意兩
忘荷衣元鮮製沝與星劒但深藏入室芝蘭秀仲愚聯
輝棣蕚芳短才慙附驥沝志高詠笑嗁螿俛仰懷吾祖
沝威空山自夕陽沝與

國朝

施閏章

聖安寺聯句仝高念東王阮亭謝方山錢介維宋士旦宋牧仲

暮雲如斷山返照林下寺阮亭蕭散乃良覿斷續幽人
至入門盼寒柯揖讓爭行次念東墻剝古時紅栢剩經

冬翠士旦肅肅僧寮清穆穆禪宮閟方山草創緬金元
烝嘗借初地寺內舊有金世宗章宗像元初奉太祖以下神主于寺之瑞像殿牧仲金源會三族絳
節來羣帝爰遡大定年下洎至元世刹那人代變弾指
河山異阮亭茆社閉天陽仍歸瞿曇氏念東法像窮雕
鎪鄭重先皇界寺有佛像出大內牧仲鷲頹蘊飛錫部馭屢迴轡旃檀
佛嘗飛至寺中元學士程鉅夫有記百靈走蒼茫三軍赫鼓吹愚山妙相初無
言宛若拈花示維摩不二門灼然第一義念東晝壁商
喜留吳裝何詭丽牧仲絕筆追顧陸纓絡雜珮璲方山
天女靜窈窕雲旗儼容裔牧仲勢伏龍虎馴氣攝魑魅
悸方山旃檀邈古跡金粟爛名繪介維竹房穿碧烟苔

碣捫緑字昨聞捷奏宣黙陽走呉漠從此罷鼓鼙花龕
得高會 牧仲 殿閣明佛鐙齋厨出香豉 方山 生菜薦春
盤巨匕削羊款 介維 難窮祖帳情 時念東將還山 畧遣文字戲 愚
山 擁鼻發長唫談天奮高視酒氣黴鬚眉墨痕涴指臂
士旦 雅調紛鳳鸞險語掣鷹鷲笑驅山可移怒嘶星欲
墜韓杜競倔强皮陸間流易錯雜成宮商一滴大海味
愚山 既足張楚軍亦已拔趙幟 念東 舒嘯和哀猿振藻
慭上駟 牧仲 共擬寒山詩聊述淨名意 阮亭 鼠鬚爭歲
豩鴿眼交睥睨揮毫詫脱兎敵人不及避 介維 河嶽曠
遥情海岱羅奇思欣慼共顛倒主客謝拘忌 愚山 綦緺

錯羣賢旗鼓當大師 士旦 闘揚號禪窟東安妙談議未
能離塵垢稍欲藉鉗錘 阮亭 精藍梅吐芭老尌烏垂翅
蒲牢時一鳴年尼静如睡 士旦 飛甍落罘罳空垣凋薜
荔 牧仲 篆烟縈狻猊香臺蹲贔屭 方山 野馬静諸天蒼
隼側雙散 士旦 醉鄉戰已疲重闉或可潰天寒僕御愁
促别喧車騎 念東 廻聽金琅璫星河宿樓際 阮亭

讀高念東瓊苍觀詩因懷廣陵舊遊即席聯句 仝高
念東王阮亭宋牧仲謝方山

瓊花何意也愁人 念東 且喜當杯酒入唇萬事揚州成
舊夢 愚山 三生杜牧失前身 念東 雷塘螢火猶侵夜 牧
仲 官閣寒梅又放春 愚山 唫罷新詩轉惆悵 阮亭 二分
明月竹西塵 方山

即席奉送念東先生還山聯句二首 仝前人

莫教嚴漏促行觴 阮亭 好月遲来縱我狂 念東 九老幾
人歸洛社 牧仲 五言今日賦河梁 阮亭 還山白首身猶
健愛客清尊夜未央 愚山 他日登臨重相憶 方山 平泉
風物輞川莊 阮亭

瀟灑由来屬渠天曠懐今復見菑川 方山 香山舊隠人
歸去長慶新詩世久傳 阮亭 纔罷朝叅翻獨笑 愚山 頻
耽野飲縱高眠 牧仲 勞君三疊殷勤唱我已風塵四十

年 念東

袁啟旭

宋牧仲先生筵上咏鐵脚聯句 仝周紫海王阮亭謝方山錢介維程山尊宋牧仲

經年疲塵鞅埋首困束縛休沐乘春閒客過欣同酌 方
山 春盤風味佳薦此野田雀 牧仲 羽族誠瑣細高舉慙
肉攫 阮亭 逐隊從鳩燕潛身避鵰鶚 方山 曾向大官厨
鼓翅恣饞啄 紫海 有聲但勞利無心慕寥廓 阮亭 稻粱
性能諳林園意彌樂 士旦 穿屋軀體微啅簷毛羽惡 牧
仲 祥知近集庭孝感遥投幕引羣賀厦来應瑞銜珠躍
六翮奮何時一枝且深託胡為鎩羽翰横取媚胛膆 山

尊啁啾鴛瓦翻歷亂雲羅著 介維 弾射空城尋縷切初
迸數 牧仲 量同十步飲智愧三嗅作長竿類黏蟬明珠
異弾鵲 阮亭 率埸田父愁繞砌兒童捉 介維 佛首野夫
獃蚚脛庖丁斫 阮亭 稍聞嘂俎香太息窦羅星 士旦 品
雖遜熊魚味終壓藜藿 方山 匕箸任縱橫口吻鑒精鑿
充腸失肥甘臟手信技剥微如出醢雞飛似槍榆鴬 士
旦 鮮肥有本來香脆妙煎熯腸胃少腥羶骨絡耐咀嚼
夥聚無一巒連啗豈滿噁 介維 瞪目冀豊餘朶頤恣酬
酢 山尊 染指類黿羹鬪箸並雞臛 牧仲 狂寧乞蕎笑渴
欲思羊酪妙手葅薑橙真意謝糟粕噬聞宮徵詞老畏

牙齒落 阮亭 鬋掀競橫肱纓絕肆浪謔 紫海 披綿映短
燭截肪侑康爵報恩懷玉環錫名徵鐵腳 牧仲 詎能咸
其腓詛解鑄此錯 阮亭 人生耽口腹是物勞薰灼 牧仲
遣口念生成感心增索莫 山尊 小鳥生有營老饕意無
怍 士旦 羣飛失翮翮巒取爭霍霍 牧仲 殺機滿天地繒
繳到山澤 阮亭 慨彼弱羽加何異遊魚涸 山尊 靜觀大
化理坐嘆生機薄 士旦 侶燕危處堂伴鼠憎無角 介維
探㲉飢惆趙衒穀貴占鄗 牧仲 蚌蛤化巳遲螳螂伺貓
昨勿笑掩目捕寧思撫髀躍 阮亭 我欲返其淳解網出
湯鑊塵清威鳳游政澤仁麟格皇然象帝先鳥獸稱咸

若 紫海

梅 清

八月十二夜天延閣聯句

高秋聚良朋氣與烟雲發閣敞延清虛 陳世祥 天空亘嶸
屼女墻絳螮蝀 王露 官樓紫崔崒鉤斜交遠畦 梅清 嶶
虧帶蒙樾曠觀聳五尋 鍾允諧 新搆盈十笏文辟衔金釭
沈泌 雕梁縷玉鷹孤空納沆瀣 梅庚 百里見毫髮柏梘
香正浮 梅素 聳峰光未没身輕接縹緲 露 目縱領超忽
乍暝羣動收 諧 驟寒衆芳歇著徂火屆流 素 露淨風初
揭遠刹撞昏鐘 清 嚴城閉高閣分明烏鵲橋 泌 窈窕蟾

蜍窟輪非三五盈 祥 弦疑二八闕絜幞會須修 庚 操斧
未堪伐月魄正當樓 清 樓心恰邀月於時四宇澄 露 頻
覺羣興滂雷轟劃喧豗 素 羅列詑倉卒蚶蠣漬柈杅 庚
狸麂紛殽核旋劊玉頭鱸 泌 更剪紫拳蕨筍脯薦㕘羹
諧 蒟醬開冬醇清齋酒有醴 祥 餺饠麪無麩蓯從華燭
燒 素 觴遵金谷罰博齒課梟盧 清 拇陣嚴剸削輸攻訇
神鉦 庚 墨守值文戚猛者力摶象 祥 孱焉形仆蜃玉斗
舉宵辭 泌 銅鐺呷難竭其勁颾鏗鏗 庚 崩厓對無杌其
莽海澎湃 諧 攪川流溢溷有時吞長鯨 清 有時吸短蠍
憍氣震鄰圍 露 餘勇埽羸卒清鑑展軸函 素 旁搜列碑

碣細研荆閱鈸 譜 勁辨顔柳骨纖囊官錦殷 泌 素盎哥
窑滑古烟蘇合溲 庚 珍玉昆吾劂駁圖嘶騏騮 祥 獵障
走猃猲戲犬晋清泰番馬唐田紇宮壺笵盂甑 泌 姜細
錯軛軓越冶相甌劍鍬 泌 圭剥漢鉞對此壷摩挲 素 闢音
宂趆越擲傭付練染適發委梢柮珏班各斕然 祥 一一
見貽歐撫景惜堂當夏生怯咄咄木陂荷長鑱 庚 帊畦
踪暗堨移藥洗卷沭蒔蘭護銀筬可憐遂梗瓢 祥 同此
霜蹄蹶橄信陳琳工口遝鄧艾訥沈郎移草帶 清 梅尉
寐鳴鐵華胄遡鍾繇 露 健筆數王勃癖自謂山臞 譜 肥
寧等𩿙腯阿士盡𤕤嵘 清 誰傖敢齮齕險韻擘字闡 祥

𠡠敵吹疵𧏙彧如葉咀蚕 素 彧如艸起鷁彧如雲蜿蜒
庚 或如風勃窣怯語吒軒轅 泌 逸氣制溟渤折肱孰能
之 祥 聲牙我當曰十重圍火攻 庚 五字訟而訐才頡發
新研 清 塗窮恶枯槃且與樂沉冥焉能事干謁黄河鄰
子歌 祥 白晝蚩尤李支祁蕩汴淮黔隧燎鬧粤叩閽閭
閭遥 庚 垂戎象緯悖餔糟彼汶汶濡首咸汩汩觴政夜
闌弛 譜 醉餘談鋒突脂轄索井投戴鍾就陶掘槃間鷦
鷯舞 泌 礔傍巷奴羯叫蹈鬈脱幘爬搔脚不襪山桂香
歲藝 庚 海棠睡恍惚貍嗥動客嗔鼠墮遺童倅涼響飢
蛩號嚙語雛雞諄沉月漸微茫曙星倏突兀極樂初忘

疲 素 就眠深覺砭良會在中秋重期泛寶筏 清

施彦恪

南樓步月聯句 奉同佟青士太守暨羅介山顧愚亭二師尊周龍客周連城劉中及劉定深諸同學

斜月徐徐下 佟二樓 寒威漸漸生 周龍客 壺觴隨緩步 周連城
燈火散嚴城 劉中及 薄醉神逾王 施孝虔 聯唫韻轉清 羅介山
誰家擊柝子 顧愚亭 驚起夜烏鳴 劉定深

程元愈

三鑒堂觴梅 奉同佟青士太守曾亮儕沈元珮張吾未張秋谷諸同學

春陰衔小苑 佟二樓 索笑古梅邊 冷艷侵華燭 程偕柳 寒香
撲綺筵 一枝清泛蟻 曾亮儕 數朵淡籠烟 官閣溶溶月 沈元

珮 珠宫冉冉偃影分孤寉瘦 張吾未 態倚薄雲妍雅稱唫
簪對 張秋谷 羞隨舞袖偏興狂催擊鉢 二樓 漏永競題箋
齒頰冰霜冽 偕柳 心腸鐵石堅倚闌教笑笛 亮儕 點額
任粧鈿閑隴詩堪寄 元珮 羅浮夢早傳渾疑人似玉 吾
未 應判酒如泉驢背殊勞覓 秋谷 翻嘲孟浩然 二樓

沈廷璐

北樓春眺聯句 奉同佟青士太守暨曾亮儕程偕柳張秋谷張吾未諸同學

新柳緑如許高樓乃一登海天煙欲接 二樓 郊甸日初
昇畫裏人家簇 偕柳 雲邊塔影層彩虹環雉堞 亮儕 淨
練徹魚罾實子丹邛近 元珮 麻姑翠黛凝遠眸隨鳥沒

秋谷 幽思觸花增紅綻歌墻杏 吾未 青垂絡對藤鬚松
長蛇蜒 二樓 鬢檜短鬚髻挹檻青嵐逗 倚柳 涵空野水
澄溪迴帆片片 亮儕 嶂疊石稜稜謝李名猶在 元珮 江
山感不勝容心蕉草蔓 秋谷 春色逼霞蒸砌競銜香蝶
吾未 屏俄點墨蜓畫鋪千尺錦 二樓 光麗五雲堋鈴閣
開羊祜 倚柳 龍門託李膺放銜聊共遣 亮儕 公讌故相
仍契結金蘭好 元珮 才推揚馬朋揉龐龍雨注 秋谷 說
劍虎風騰橘奕仙流興 吾未 桐徽吏隱能苦唫頻拄頰
二樓 狂嘯屢橫肱曠挾冲霄寉 倚柳 豪淩脫臂鷹口懸
河漭決 亮儕 胸峙嶽崚嶒作賦畢王粲 元珮 驚人學杜

陵咄嗟肴蔌辦 秋谷 斟酌斗升卬俯視空諸有 吾未 微
言浮未曾冰壺心互寫 二樓 石舄句休矜韻險詩强押
倚柳 懷奇信代興及時留令節 亮儕 卜夜剪華燈漏矢
催金鑰 元珮 簷牙轉玉繩定知他日夢 秋谷 還向曲闌
憑 吾未

三鑒堂月夜 奉同佟青士太守雷養黙張吾未胡上壓沈元珮汪師退胡忠衛

明月正當頭 佟二樓 輕寒夜苦秋 雷養黙 星光疎可數 張吾未
河影淡無流 胡上壓 高咏驚棲鳥 沈元珮 殘更下戍樓 汪師退
何當倚傑閣 胡忠衛 長嘯俯滄洲 二樓

逸句

宋

李宏 一派銀河懸落水數峰石壁鎖非煙 題天休觀
李蟠 夜深燈火明沙路秋冷笙歌擁畫輪 辰光門

元

王圭 字敬仲 福蕙鴻範五瑞集鳳雛三 挽貢南將 興寄宜鴻
外詩成立馬間 戴師初過訪
王瑋 字敬琳 舉毋非新法中朝放直臣 題劉御史熙寧諫疏 寬覺
腰圍減明嬿鬢影秋 謝惠帶鏡 行當塞雁初來日歸約河
魚欲上時 送梅州章

汪鑫 杜鵑花裏千年寺朱雀橋邊六代宮 過四明
汪銖 坐久然松火眠遲話舊藤 雪夜 乘驄秋入青
山暮執簡朝凝白苧霜 上御史
王鼇叟 常闞羅雀户爲用割雞刀 送程縣事
荀原道 僧歸黃葉寺鳥盡敬亭山 城晚即事 但供五柳先
生醉不爲孤山處士開 題梅菊
劉浔之 登樓須待月稅地亦栽花 杭州 風宿桑落酒
春網藥槎魚 琴高峯
李震午 月隨雲影沒風挾雁聲來 閒述
胡寬 海風吹月上嶽翠入杯浮 登濟州太白樓 春歸天北

飛鴻雁地近湖南吽鷓鴣送貴廣文

吳復興　雁帶秋雲落人分社酒來與族人飲

高德壽　山深雲守屋林缺月當樓憶山中友

胡　晉　茶竈雲晴露書牀趁午陰嘉秀亭

汪罵亨　連娟初上疎桐月蕭瑟時聞落葉風舟過大通

高文彪　十里烟横楊柳岸千家門對荻花洲何家侄

朱得先　戴星問俗千山曙畊雨關心百里春上楊明府

熊不易　太瘦尚能憐杜甫不言幾已失熒明與友人別

施震仲　青山招隱思佳士白髮催人惜壯圖寄朱理甫

趙由皦　葛藤已許忝獅窟竹簡何妨扶兔園錢常軒木塔寺

侯天祐　宮裏思傳燭天涯尚轉蓬客中寒食聽雨隔窓消

夜雪分泉入硯帶春冰雪後訪陳華仲

何致中字霍林號華陽山人　苦唫生白髮歸夢遠青山雨久琴絲

潤風清扇影閒秋日

施　坦字季平盧山季子　香結幽蘭珮詩裁明月珠和梅林章亂聲

秋對葉寒色晚花枝劉氏園

汪士深字超潛　雨香林下展花影席間尊題嘉秀亭

胡元舉字子仁蘭亭山長　江雨催行棹秋風吹客衣送歐陽生

施　琪字永升初菴山長　芝泥恩重春風暖栢府雲開曉日晴次丁憲使迎詔

何儒行字仲景　梅花夜冷山中榻芸艸春香几上編齋居

肅霜原隰懸蒼隼麗日旌旗擁使驄送金監憲

吳　鍈字子夫潛曾孫　塞翁休問馬海客自盟鷗和鄭仁卿泉聲晴

亦雨山氣夏先秋象山書院

劉德生字景初　徂夏將束裝渉雞振涼羽物生各隨時變

化緣氣母

梅德明　石澗窓中月巖通洞底泉和汪升志晩望山門彩鷁隨

風飛宛水黑貂犯雪上燕臺送升章姪

張師愚字仲愚　蛾眉上碧落牛渚送春濤送陳公輔之采石桑落

山中酒芙蓉江上秋和師炳仲

張師彔字升興　雨林黄耳菌春澗白頭魚懷師氏山林地偏須

郊酒心潛食辰砂送吳子夫宰辰溪

施聲遠　旋磨同行蟻埋書似蠹魚和弟聲遠

師　敫　飲河期偃鼠黏壁咲蝸牛自述

師晦文　吹雪從驚犬耕雲欲買牛言懷

陳巨源　離邊心事三秋暮鏡裏年華兩鬢霜晩節

李至善　玉兔杵搖金粟碎素娥環濕露枝稠月中桂

潘復之　寒宵濁酒南陵別白髮青衫博士官送高教授

張浚明　玉鑑冰壺懸夜月碧幢畫戟動秋風上張侯

潘登雲　魚水交情千載遇風烟老對幾回秋讀蜀志

董天吉　陶潛舊莿荒三徑范蠡孤篷尚五湖（次胡則大）

王經國　夾道嶽鶯迎玉節成行雁鶩凜金科（上馬按察）

孫煥文　于越自緣頻入夢敬亭豈是厭相看（送人玉）

笋聯班　新學士金蓮賜炬舊詞臣（送那學士）

王時中（字伯庸）　紅對城西晚黃柑海上秋（送吳學正）

胡祺（字壽卿）　碧對渚宮秋色老甘棠南紀晝陰連（送李憲使）

潘鉉（字仲金）　黃壤蒙新棘青緗冷舊芸（挽劉竹所）

劉錫（字禹疇）　賜衣新被乾坤寵衛駕親承日月光（上劉左丞）

趙次鈺（字仲相）　故宮春艸千年恨近海潮聲八月秋（送人歸錢塘）

陳觀（字可大）　龍飛急雨天機巧鯨吼滄溟地軸摧（水碓）

汪用敬（字彥恭）　黃堂雅望推三語烏府先聲重四知（送楊掾）

明

僧法通（字石凡）　斷霞迷遠郎殘月冷空山　對影千年月江聲九派潮

宛雅三編卷廿一

張　巘　校字

宛雅三編卷廿二

竹䆫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詩話上

（雅言系述）高元矩宣城人贈宣城宰云硯貯寒泉碧庭堆敗葉紅贈徐學士云鶯掠琴絃穿靜院吏收詩艸下閒庭

（詩史）汪遵詠史云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肰萬里連雲際不及堯階三尺高何光遠稱此詩卓絕千古集中無以加

（全唐詩話）汪遵幼為吏許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善為絕句詩而深晦縝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間遇于途訊曰何事至京遵曰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後遵成名五年棠始登第得名于時遵宣城人登咸通七年進士第許棠其鄉人也平泉花木好高對嵩少縱橫滿目前惆悵人間不平事今朝身在海南邊遵題李太尉平泉莊詩也

（全唐詩錄）推官公詩如見後却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對一邊春如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為落時愁讀之使人發

融洽之徵于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于笑談方懌之後國風遺音孰謂其果絃絶（推官謂李公成用也）

【柳亭詩話】李成用謝友人遺端溪硯无詩連漸光比鏡囚墨膩于磬因墨勝于發墨或作因字則人人能道者硯无二字剏見于此或云唐以前皆用无受墨處繳凹然昌谷有踏天磨刀割紫雲之句是咏端石也

【江南野録】邵拙字拙之宣城人好學博通經史水部郎趙慶有詩贈之曰邁種文章金鷥鶩出羣行止玉麒麟仕官不達而卒有詩傳于時間有云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山此其應與（宣城事函全唐詩同）

【候鯖録】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岳神夢三牛鬬於庭有稱相公通謁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夢者于是委遇至厚不數年許公大拜梅為發運使按部至濠上作詩寄許公云十五年前忝一麾公餘嘗得預言詩玉階武步為霖早雲路風波得志遲浴鳳池深春蕩蕩觀魚臺上草離離重來故老休相問請揭紗籠有舊碑

【詩話總龜】梅詢詠陰陵警句云千重漢圍合一夜楚歌聲

【宣城事函】惠照教寺在城東十里土山隋膠禪師道場宋治平甲辰建名會勝院有沃洲亭胡文恭宿判郡時有詩梅尚書詢嘗讀書其中兄子堯臣會勝院沃洲亭詩云前溪夾洲後溪潤風吹細浪龍鱗活孤亭一入野氣深松上藤蘿蘿上蔦花蔦蔓無斷時女蘿莫剪連古枝當年吾叔讀書處夜夜濕螢來復去元邑人張浚明詩春風跨馬銀鞍穩夜月騎牛鐵笛閒自注云梅詢侍讀遊此跨銀鞍馬李含章隱此騎牛吹鐵笛按志含章家土山少讀書僧舍每風月良夕輒吹鐵笛唫嘯自若識者異之舉太平興國庚辰進士終江陰軍有聲績寺歷洪武宣德景泰嘉靖閒遞修

【東坡題跋】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粗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祇欠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東坡題跋】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鳳棲在桂林烏啼不得共無忌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

俞詩先君與聖俞遊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
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
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
魚與子同倘徉泉中苟無魚子持玩滄浪歲月不知
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為仲尼
歎出為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没今
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為
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鬢皆皓然困
窮亦畧相似于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倒
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于聖

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書

中山詩話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聞見後録 嘉祐中侍從官列薦國子博士梅堯臣宜在館閣仁皇帝曰能賦一見天顏萬人喜郤回宮路樂聲長者也蓋帝幸景靈宮堯臣有詩或傳入禁中帝愛此二語名試賜等竟不登館閣以死

聞見後録 古今詩人多以記境熟語或相類唐人云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潯陽梅聖俞云寒潮如特送不肯過湓城元之云燒殘灰燼方分玉撥盡寒沙始見金聖俞云力挑頑石方逢玉盡撥寒沙始見金杜子美云座飲賢人酒門聽長者車荆公云室有賢人酒門多長者車唐人云萬井閭閻皆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烟聖俞云千門皆禁火九野自生烟名下之士豈相剽竊者耶

彥周詩話 梅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苕溪漁隱叢話 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詩

云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詩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春陰詩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詩云月對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西清詩話 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水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貼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耳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寄公月出斷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亦可愛

隐居詩話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于鋉鎖絶江遵于餞筵倚醉令官妓剥櫪實而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絶鎖解舟以水沃艕牙使之不鳴追曉舟去遠矣聖俞遂以詩寄之可謂善于叙事者也三更醉下陵陽峰仙舟江上去無踪杖牙鐵鎖漫横絶樗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吴姬掐如笋欲剥王榧将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瘪埒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鐘

隐居詩話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官妓皆欲逃

去而未得也曾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愛之留之使不去一日羣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憫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蓋謂此也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

竹坡詩話自古詩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梅聖俞詩云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陽文忠公誦之不去口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唤雨鳩來之句恐其用此格律而語意高妙如此可謂善學前人者矣

歸田録梅聖俞詩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初授勅修唐書語妻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妻曰君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

隐居詩話梅聖俞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傑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

東軒筆録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于仁宗冊為修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四使是時御史唐

介上疏引天寳楊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吴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五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彦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彦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趣名兩府以疏示之介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

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
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
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翊日
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爲英州別駕始上怒未
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彦博不安彦博去則吾
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竄詩
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
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嫉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
率宰相文彦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
暱銀鐺插左貂窮臘使馳驛邦媛將夸侈中金齋十

鎰爲我寄使君奇紋纖纖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
扶紅經緯金縷排科闘八七比比雙蓮華籌燈戴心
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
質璨然驚上目邃爾有薦詰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
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遂由天子顏百事容丐
乞臣令得粗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
乙是惟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
弼弼亦昧平生況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
衂君傍有側目喑啞橫詆叱指言爲罔上廢汝還逢
華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令禦魑魅甘且同飴

密既知弗可懼復以强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
畢介也容甚閑猛士胆爲慄立貶類外春速欲爲異
物内外官恂恂陛下何未恚即敢救者誰褎執左右
筆謂此倘不容盛美有所咈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
述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若倉
卒亟許還英山衢路猶嗟咄翊日宣白麻稱快口盈
溢阿附連諫官去若懷絮虱其間因獲刑獺咲等蛇
鷂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駃駃毒蛇噴曉霧晝與嵐氣
沒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雨館愁傷
骨飢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粤林多薮天黄柑雜丹

橘萬室通釀酤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吳鳴
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
汨西漢梅子真出爲吳市卒市卒且不慙況茲別椉
秩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修爲編其集時
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故今全録焉
隱居詩話 楚州有官奴王英英善筆札學顔魯公體蔡
襄頃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之詩曰
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
孫妙畫蚕頭魯公體英英貌甚陋故有不事梳洗之
句中郎即孫君謨也

苕溪漁隱叢話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稱聖俞聲喧釜且裂點疾盜壟立之句謂追古作者陳無已喜聖俞詩獨誦其兩句云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烟火起湟中余閲臨川集荆公次韵元厚之平戎慶捷詩即此兩句王直方稱陳無巳喜聖俞詩獨誦此兩句徧閲宛陵集無此兩句乃直方之誤

苕溪漁隱叢話王直方詩話云聖俞在禮部考校時和歐公春雪詩云有梦皆蝴蝶逢花只紵麻諸人不復措手盖韵惡而能用事如此可貴也余閲宛陵集聖俞此詩非和歐公韵乃是唱首其自注云聞永叔謂

子華曰明日聖俞若無詩修輸一盃酒歐公集中亦有和聖俞春雪詩皆在禮部時唱和以此可見矣王直方不切審細遂妄有韵惡而能用事之語盖其詩話中似此者甚衆余故辨證之

六一詩話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鮆魚繁露添蕣菜紫余嘗于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于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巳難浔而知人亦難也

韵語陽秋梅聖俞五字律詩于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如碧瀾亭詩云危樓喧晚鼓驚鷺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來汴口望喜見淮上山送俞駕部云何時鷁舟上遠見爐峰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和王尉云度鳥不曾下新詩誰寄評晝寢詩云及爾寐無慮始知幾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時有此格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對雨云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江月云天邊常作客老去一霑巾

韵語陽秋梅聖俞早有詩名故士能詩者往往寫巻投擲以質其是非梅各有報章未嘗輕許之也讀黄莘詩巻則云鳳凰養雛飛未高鷄鶩成羣翅終短讀蕭淵詩巻則云野雉五色且非鳳知時善鳴鷄若何讀孫且言詩巻則云汲井欲到深磨鏡欲盡塵讀張令詩巻則云讀之不敢倦十未能一曉讀邵不疑詩巻則云既觀坐長嘆復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東坡喜奬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于世而後已故受其奬者亦踴躍自勉樂于修

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人哉

韵語陽秋歐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聖俞詩者十幾四五稱之甚者如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又云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又云少低筆力容我和無使難追韵高絶又云嗟哉我豈能知子論詩賴子能指迷聖俞詩佳處固多然非歐公標榜之重詩名亦安得如此之重哉歐公後有詩云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而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亦云吾詩固少愛獨爾太守知皆言識之者鮮也張芸叟評其詩

云如深山道人艸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屈膝

韵語陽秋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眉不想西家樣餧腹還如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隣而東坡代人留别詩乃云絳蠟燒殘玉斝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施似與寰宇記所言不同豈為韵所牽耶

韵語陽秋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許國不為身謀争立清河遂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鈇上章乞收固尸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留楊羗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覩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云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況不禁樵采茅莎無孑遺嗚呼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藏身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後漢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為糞土而馬融真犬豕哉

韵語陽秋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醜生男走四隣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

女大逐雞狗又云何時某氏郎堂上拜媼叟蓋戲師厚也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長城之役則曰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傷關西之戍則曰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室金印盤綬寵遍于銛釗象服魚軒榮均于秦虢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師厚之女航質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為之配爾縱不至負薪如翟婦餉舂如孟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光宗榮族如

蒲津之婦人乎宜其聖俞以為戲也

韻語陽秋 梅聖俞送方干下第詩云竭澤古所戒但係腹中書風雷變有時且波歸孟瀦送蔡驛下第詩云汝持金錯刀不入鶖眼貫懷之歸河朔慎勿輒鎔鍛盖人士切于得失一不得意則必變其所學以求媚于有司此學者之大病也故聖俞以是戒之

韻語陽秋 建安七子唯劉公幹獨為諸王子所親曹採威艷盖世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論作而不悔亦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美人曾不起自跡不得為故人論作左校

頻于死公幹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肯少屈于操哉末篇又託興鳳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則不以聖明待操矣

韻語陽秋 汝人多苦癭故歐陽公汝癭詩云傴婦垂瓮盎嬌嬰包卵𣪍無由辨有頸有類黽縮殼梅聖俞詩云或如雞睛滿或若蝯蠊並女慙高掩襟男衣濶裁領東坡量移汝州詩云濶領先裁盖癭衣又云汝陽瓮盎吾何恥魯直汝州葉縣詩亦云癭民見我亦悠悠余嘗侍先人知汝州見州治諸井皆以夹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癭夹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甘甲于二浙者以有錫也則老兵之言不妄矣

韻語陽秋 梅聖俞寄題歐公醉翁亭詩云日暮使君歸野老紛紛至但留山鳥啼與伴松間吹借問結廬何使君遊息地借問醉者何使君閑適意借問鐫者何使君自為記全體歐公醉翁亭記而作余謂滁之山水得歐文而益光歐公之文得梅詩而愈重

韻語陽秋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有醫卜則從

事于醫卜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而自託於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荊公有詩傷之云壯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髣髴古人風梅聖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聾古賢哲必與醫卜鄰宋景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誇已神以誣人真名言哉

候鯖錄 東坡先生嘗愛梅聖俞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詩云陸生聲譽在雲間来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與契文章全盛馬蕭班耽耽玉宇龍纏棟靄靄金鋪

獸嚙環却出當朝殿前過戰衣風動自相摯
〔侯鯖録〕梅聖俞詩世稱五字之妙其歌詞語勝理清大
似元微之作花娘歌曰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聲名
居樂府荏苒其間十四年朝爲行雲莫爲雨格高氣
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遂從江國來時因
讌席相微語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慇懃度寒暑去
春從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心已傾自從稍稍有期約
五月蓮舡並釣行曲隄別浦無人處始笑鴛鴦浪得
名爾後頻逢珠嬡娩各恨從來相見晚月下星前不
暫離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幾回鷄鳴歸去

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愛極情專易得猜前年南
圃尋芳卉小忿不勝投袂起官司棄爨作威稜脅促
倉皇出閭里瀟瀟風雨滿長溪一舸飄然逐流水忽
逢小吏向城東泣淚寄言心欲死願郎早日致青雲
妾已長甘在泥滓更悲恩意不得終世事難憑何若
此郎聞此語痛莫禁天地無窮恨不已我今爲汝偶
成章便欲緘之托雙鯉又作翡翠詞云秦女棄鸞遺
翠羽落在人間與風舞風休不歸誰作主此郎拾取
粧金縷郎家夫婦愛且憐繫向裙間同出處朝來鄰
里偶經過方朔鄰枝爭欲覩上人重客苦流連急走

鈿車令去取酒巡未匝掩閤扉忽已開歸報鸚鵡重
勻朱粉臨鏡臺促息不停催出戶正抱琵琶穩繫膝
輥作輕雷攏作雨自解彈成啄木聲豈惟能寫胡人
語醉眼流波入鬓時絃慢邀郎繫絲柱身乘狂滑郎
力微欲倩旁人頻顧主主何磊落闕三字就請上賓
無不許相躁情遠誰稱渠畫撥當胸客當去
〔苕溪漁隱叢話〕余閱宛陵集見一日曲味其辭意乃爲
南陽一娼語雖而作然則謹厚者亦復爲之耶其曲
云妾家鄧侯國昔愧邯鄲妹世本富繒綺嬌愛比明
珠十五學組紃未嘗開戶樞十六失所適姓名傾里

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娛自㫺著樂府不得同羅
敷涼溫忽荏苒屢接朝大夫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
衢昨日一見郎目色曾不渝結愛從此篤暫隔猶恐
踈如何遂從宦去涉千里途郎跨青驄馬妾乘白雪
駒送郎郎未遠別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鱗雙雙依緑
蒲不如雲間鵠兩兩下平湖魚鳥尚有託妾今誰與
俱去去約春華終朝怨日賒一心思杏子便擬見梅
花梅花幾時吐頻掐闌干數東風若見郎重爲歌金
縷
〔高似孫硯箋〕梅聖俞答王幾道遺硎泥古硯詩澄泥鼓

臺泥斷瓦鄴宮瓦初從故人来来自邯鄲下

〔後村詩話〕歐陽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桒濮之哇滛始息風雅之氣脉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詩者率以為淡集中如葑上春田澗蘆中走吏叅海貨通閭市漁歌入縣樓白水照茆屋清風生稻花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毋令夫結友不為子求郎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山風来虎嘯江雨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蓋逐句逐字銖銖而較者決不足為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意于句律也

〔江鄰幾雜誌〕梅聖俞至寧陵寄余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冬有竭淚泉常在眸彦猷持國譏其作詩太早余應之以蓼莪及傳威贈王何二侍郎詩

〔碧溪詩話〕張籍移書責退之與人商論不能下氣愈亦云我昔實愚蠢不能降色辭余謂此乃書生常態昔嘗見太中爐亭議題紛喧鬨然其後有二生坐是鳴鼓豈直議禮家為聚訟哉聖俞謝永叔惠酒云貽詩語且横既醉論益堅曽不究世務閑氣争古先誠有之也

〔詩話總龜〕郭功父少時喜誦文忠公詩一日遇聖俞聖俞曰近得永叔書云作廬山高詩送劉同年自以為得意恨未見此詩功父誦之聖俞擊節歎賞曰使吾更學作詩三十年不能道其中一句功父再誦不覺心醉遂置酒又再誦數行凡誦十數通不交一言而罷明日聖俞贈功父詩曰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可藏設如古畫詩極意未能忘

〔詩史〕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守長安梅聖俞送詩云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鄭公獨刻此詩于石按此二句乃聖俞叔昌言學士句也屬之聖俞疑誤

〔詩史〕蘇子美監進奏院因賽神召館中同舍是時江南人李中舍因梅聖俞謁子美且願預此會聖俞以為言子美曰食中不設蒸饅餅夾座上安有國舍御臺李衙之遂暴其事于言語為劉元瑜所弹子美坐謫故聖俞有客至詩云有客十人至共食一鳥珍一客不得食覆鳥傷衆賓盖指李也

〔剡溪詩話〕皮日休詩云松膏背日凝雲磴丹粉經年染石牀梅聖俞詩云神岳蓄粹和寒松化膏液皆用膏字也

明一統志嚴公臺在府城西南四里相傳嚴子陵垂釣于此梅聖俞詩云上過桓㬎宅下經嚴子臺

吳孟舉宋詩鈔聖俞在河南時王晦叔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賢士大夫如溫公東坡介甫諸人咸敬重之尤與歐陽文忠公善世比之韓孟兩公亦頗以自况故貢奎詩云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已若論歐永叔退之猶自愧郊寒盖言詩力也又龔嘯云去浮靡之習于崑體極斃之際存古淡之道于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為梅都官詩也果信

三樓紀畧蘇州有梅都官園在府治之西祝穎野録云

聖俞晚年謝事卜築滄浪之旁與子美相鄰（蘇舜欽居滄浪亭）二公一時名勝日夕往還賦詩相得甚懽今猶稱其地為梅家園按都官作滄浪亭詩羨子初去國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事淳史稱天聖中學者為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為古文歌詩一時豪傑多從之遊今考其時為古文歌詩者如尹師魯梅聖俞亦與子美皆歐陽文忠所為針芥水乳宜其死生相厚善也都官之詩以深遠古澹為宗故王文康公曙見之嘆曰二百年無此作殆橫制頹波于西崑詩敝之日故也

東齋録梅聖俞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于此時貴不數魚蝦河豚出春暮遊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為羹而食之故知者謂破題二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閒為意故其詩思極艱此詩于尊俎笑談間頃刻而成遂為絶唱

六一題跋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之作也出于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邪自二子死余殆絶筆于斯矣翰林東閣

書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郎馬蹄凌兢雨又急此鳥為君應斷腸此聖俞詩也

水心題跋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梅聖俞勤勤憂人以豢河豚至死乃謂龍蛇蝦蟇為無苦其為人計固厚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中止寄此刻謾題以當一咲久別安隐

捫虱新話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厭誰知死如麻歐公食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便覺牽强不似梅詩為切題

賓退録琴溪琴魚舊亦入朝貢軋道間始罷前輩多形

之賦咏聖俞王禹玉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琴
高魚詩聖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
觴吾物吾鄉不須念大官當膳有肥羊禹玉詩云三
月江南花亂開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無踪跡
枉是漁人尚見猜文忠詩云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
雖有亦何為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聖
俞又有宣州雜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
上碧天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漉遠人
無棄捐憑書不通藩賣取青銅錢聖俞宣人也汪彦
章嘗賦長篇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詩有云藉

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蜀
人任淵註此不知宣城土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
云琴高鯉魚也誤矣

〔古今詩話〕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云云劉原甫戲
曰鄭都官有鷓鴣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
呼梅河豚也

〔古今詩話〕范文正公勁節知無不言仁廟朝数出外補
梅聖俞作啄木詩以見意曰啄盡林中蠹未肯出林
飛不識黄金弾雙翎墮落暉

〔王直方詩話〕歐陽公知貢舉日有詩云無譁戰士銜枚
勇下筆春蠶食葉聲絶為奇妙故聖俞作詩云食葉
蚕聲句偏美當時曽記賦詩成

〔古今詩話〕僧居寧毘陵人妙工畫艸蟲嘗見水墨艸蟲
長四五寸者題云居寧醉筆須大失真然筆力遒勁
可愛梅聖俞詩云艸蟲有纖意醉筆得正𦖋

〔黄常明詩話〕退之咏蚊蝇云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踪跡
梦得聚蚊云清商一来秋日曉羞爾微禽飼丹鳥聖
俞云薨薨勿久恃會有東方白小人稔惡豈漏恢綱
但可僥倖目前耳左氏曰天之假助不善非右之也
将厚其惡而降之罰也其是之謂乎

〔居易録〕梅聖俞宣州雜詩有云一過響山畔常思路中
丞中丞之中亦作竹仲切僅見于此

〔蓉槎蠡說〕杜從韋明府覓錦竹梅都官詩雖作湘竹紋
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曽無實本與凡草俱
偶親君子室艸而冒竹名黄鶴註誤

〔宣城事函〕宋諸葛高世工製筆最稱重薦紳間每獲一
束輒什襲蔵之聖俞有次韵永叔試諸葛高筆詩云
筆工諸葛高海内稱第一蘇子瞻謂諸葛氏筆譬如
内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佳者尚難得其彷彿林和
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筆如麾百勝之師横行紙墨

所向如意久且敝因作詩録其功云神工雖缺力終
存架琢珊瑚欠策勲日暮閑窓何所似潭陵憔悴故
将軍

韵語陽秋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韵絶俗而名不編于花
譜何哉老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
樹馨香倚釣磯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
宫樹聳向白玉墀高艶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韵
也是二子但知楸花色香韵勝而不知其療病之功
也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于後
圃後人思其政建鄭公堂于楸林之下宣和間先人

知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来訪因
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為膏傅瘡瘍立愈謂
之楸葉膏抵晩客使王偉来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
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差者一醫者教用楸葉膏
傅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
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着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
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故因言楸花之美而併及之

韵語陽秋 竹固多種所謂桃枝者蔽生而節疎亦謂之
慈竹言生不離本也王勃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
萬枝争盤千株競糺者梁簡文答獻簟書云五離九
折出桃枝之翠筍皆言桃枝竹也若桃竹則異是矣
老杜桃竹杖引云江心磻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
玉則其色正紫今桃枝竹不然東坡援柳子厚詩云
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初不知桃笙為
何物偶閲方言宋魏之間謂簟為笙方悟桃笙以桃
竹為簟也坡又云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
犀理瘦骨豈非以此竹為簟耶梅聖俞云誰知廣文
直桃簟冷如冰恐亦是用此竹

韵語陽秋 左傳云周成王蒐于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
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于岐陽騁雄俊

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
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記云石鼓文謂
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詩亦云憶昔周王歌鴻鴈
方郡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用周文安據乎歐陽永
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虚誕而難信況
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説也梅聖俞
亦有詩云傳至我宋一鼓亾九鼓缺剥文失行矣人
偶見安碓床云鼓作臼剗中央心喜遺篆猶在旁以
臼易臼庸何傷神物會合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
異哉

韻語陽秋 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故白樂天亦有下飯腥鹹白小魚之句余謂魚始二寸已就烹魚之窮也寒士又從而食之其窮抑甚梅聖俞有槩高魚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鉊淂小鱗来按觴又有針口魚賦云有魚針喙形甚小常乘春波来不少取之一掬不重銖杪則白小之魚尚爲丈人行也

二樓紀略 宛句合謂之雙溪謝公有尋句溪詩云方尋桂水原謁帝蒼山麓辰哉且未會乘景美清猗瑟汨瀉長淀潺湲赴兩岐輕蘋上靡靡雜石下離離李太白宛溪館詩云吾憐宛句好百尺照心明可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響山則李詩連山似驚波合沓出溟海梅聖俞遊此云寒篙進溪曲古木暗城頭鳥過空潭響船隨白瀨流元葉道卿詩泛舟南碕潮先從北湖去水外淨浮天雲中鷁無對劉道夫詩篙到重湖少涼從薄暮多又云坐久香浮席露華初泫荷宛見水國風味矣

二樓紀略 沈存中有山門詩并序詩狀山門甚奇又梅都官和張簿遊山門詩形容宛然青山中穴爲大門

下通軌轍高莫論飛雲出納不計限雙峙平削無刀痕入門復見田園美田外峰巒迴抱尊栖靈畜怪不可詰夔魈往往来守閽

二樓紀略 梅都官有風雪雙羊路梅花溪上村之句故城南有梅溪在雙羊山下都官墓即城南今梅氏會慶堂在焉其側有柏山寺明郡守范公吉爲作景梅亭余考文信國之来爲郡也越月召還然振新修廢務汲汲焉表式先賢嘗修都官墓爲詩弔之有云大雅獨不墜修名照乾坤再拜墳上土蹤履揖諸孫握手慨以慷而有典型存渥洼生騏驎荊山産璵璠悠悠清渭流眷言條其源

宣城事函 永慶禅寺在城東里許東直街之左郡邑迎春于此故里人呼春牛寺本名保壽寺唐天復間宣州刺史臺濛舍宅建宋太平興國賜金額有松風亭都官詩庭下已無柏澗邊惟有松然今絕無松而庭有古柏大可數圍稱爲濛植者未必濛刺史亦未必宅在郡外也

宣城事函 松林院在東溪上梅都官題又寄松林長老詩云大松五丈百歲餘小松五尺前時種俱有堅完不朽心莫以今輕古爲重東溪一片寒玉光夜掛高

枝何所用

〔宣城事函〕神僧渡不知其姓名嘗絜一木杯渡水因號焉國初名釋大訢笑隱為宣城行廊山法雲寺記云晉宋間有異行僧杯渡居此初建寺曰興雲而南陵隱靜寺則其所剏建云梅都官遊隱靜山詩昔聞有釋子渡江用杯浮棲心内跡地埋骨在林陬則又有冢矣

宛雅三編卷廿二　張熾　校字

宛雅三編卷廿三

竹牕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輯

詩話中

〔宛陵羣英集〕宋李宏字彥恢宣和初以左丞直郎署旌德縣事時州郡調發傍午宏剸撥煩劇不遺餘力召集鄉兵署立部伍訓練有方建炎中盜張遇進逼宣境州守呂好問檄令防禦遇知有備不敢犯好問薦其才可大用紹興初李光復檄署旌凡四載興滯補弊誅鋤豪猾規制皆可為則邑人思之宏博學好修文詞贍瀌題天休觀云一派銀河懸落水數峰石壁鎖非煙後有李蟠亦能詩辰光門云夜深燈火明沙路秋冷笙歌擁畫輪宏至轉運使

〔宣城山川志〕金牛洞在湖北即雲山洞有巨人跡仰印石上四壁石乳下懸擊之有鐘鼓聲幻石肖形天造之巧極遊觀之勝魏良臣有洞記盧維屏于洞口題雲窩二字洞中石刻云翠谷陰中神變化碧天深處吼風雷

〔蝯齋詩話〕周紫芝字少隱讀書陵陽山姿骨殊異父覺目之曰是子骨相當貴然肩聳而好吟其終窮乎後

官果不顯有竹坡詩話行世秦檜嘗愛其詩云秋聲歸草木寒色上衣裳令郡志作到衣裳止更一字風韵迥別

明萬歷府志 初秦檜愛周紫芝詩留京每一篇出輒擊賞不已頗厚遇焉後和御製詩已通灌玉親祠事更有何人敢告猷檜怒其諷已出之紫芝惟言士遇合有時吾豈以彼易此

竹坡詩話 余嘗戲作小詩用少陵事云百尺寒松老幹枯常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使少陵尚無恙當為我一捧腹也

二樓紀略 城西一峯山之巔有怪石如枯蕨李太白題雲根二字郡志云今猶可識余數為一峯之遊求之不可得也志又載敬亭廣教寺雙塔中有蘇文忠書鐫石後寺燬塔級皆廢余遣吏累梯而上拭古甎僅有蘇刻二石可摹然則非歐公之集古錄決當剝蝕殆盡是紙墨流傳愈于金石也涇之水西東峰亭有唐中丞袁傪招討江淮與劉太真等賦詩勒石後裴丹至水西于荊棘中得斷碑色黧狀方中有袁傪二字耳周紫芝詩如何一百八十載只有袁傪字宛然況于歷年又多不可復識者耶

宣城事函 法雲禪寺在城西六十里行廊山晉宋間杯渡禪師建寺名興雲相傳梁武帝偕寶誌公幸此宋治平中改今額紹興中邑人員外郎周紫芝遊此山見山中有梁武帝杯渡禪師像詩云瀛海從来是一漚何妨飛錫到中州鮮將瓶鉢橫雲海懶向秦淮障逆流元至元庚寅燬蜀僧震壽繼恢復至泰定中僧元啟工成大訢咲隱為之記併為鐘銘正德戊辰嘉靖癸亥重修山有杯渡碞

宣城事函 明寂寺唐大中時黃蘗運禪師遊此卓錫石上有泉湧出冬夏不竭世稱為黃蘗井宋紹興中邑

人周紫芝酌寂泉詩云修涂繚重岡病足倦游歷㩗詩語修涂重岡亦不似近城耳建寺無考

宣城事函 華塔臺宋丞相潛公實佑年間所築幾易主矣起而復之作臺其上以扁鵲名歌末云華塔幾為他家有千年仍以屬其後呼園以名澆以酒瞪眼且看風前柳哀告也亦志幸也

萬歷府志 吳潛預卜死日撰遺表有云百骸將散傾葵之念愈堅一性長存結草之衷敢二作詩頌云夫子曳杖逍遥曾子易簀兢戰聖賢樂天畏天吳子中通一線端坐而逝循人哀之

牧津錄 吳履齋在寧波有𣪍笠半黑半白狀一片憂晴
憂雨心之句自古牧民未有此者
宣城事函 大聖寺在城東十里邑人元學士貢奎同朱
克齋蔣教授遊大聖寺詩云毀畝林塘逈危城下百
層容遊偏得地寺靜不逢僧隔岸連商船重門鎖佛
燈愁來詩興短回首暮雲凝
元百家詩傳 汪澤民字叔志平江路摠管府推官垂代
自題春帖云及瓜當此日行李似來時其清操可想
也尋以禮部尚書致仕居宣城自號堪老真逸與門
生故人相從遨嬉遊若忘世者十五年長槍賊起攻

寧國城陷被執大罵不屈為詩云江城欲破竟何為
獨有孤臣謹自持罵賊肯教雙膝屈忠臣不顧一身
危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
譙國郡公謚文節所著有春秋纂疏行世文節詩有
巢深燕山宛陵三稿今已散亡存者僅見于宛陵羣
英集宛雅二書佳句如送谷仲彝云天開墨障孤雲
白海湧春潮夜雪明次顧仁甫云花雨糊晴催社燕
柳煙籠曉待春鶯挽師炳仲云初說街觴蛇作祟忽
聞占讖鵩為妖王敬叔云摩詰平生詩可畫無功晚
節醉為鄉造語俱極工穩惜全篇不傳

宣城事函 汪澤民致仕歸與門生故舊遊超然若忘世
者十五年蘄黃賊犯宣州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為
畫策守禦得無虞明年長槍軍鎖南班等大至或勸
之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受國厚恩臨危不能愛死
城陷被執不屈死所著詩多散逸其存者如答汪南
山末云何時同此來真遊塵緣誓將脫羈囚世間萬
事一杯酒鼠肝蟲臂徒包羞送陳公輔采石山長磯
伏金牛異峯攢翠黛斝春灩宜供酒霆犀莫照江湯
泉道中半壁暗泉吹冷雨懸崖飛瀑吼晴雷和楊侍
御輦下曉色宮槐連御柳春聲疊鼓帶𥧌笳挽楊桂

嵒秋賓鴻雁傳書後歲在龍蛇入夢初一時見賞寔
為倫魁子用敬字彥恭送楊掾黃堂雅望推三語烏
府先聲重四知
宣城事函 張師愚送陳公輔之采石云蛾眉上碧落牛
渚送春濤和師炳仲云桑落山中酒芙蓉江上秋送
趙伯淵云春淮倚棹秋聽雨易水驅車曉度霜師愚
挽劉待制云視草催春直藏舟惜夜移懷師氏山林
云雨林黃耳菌春澗白頭魚送吳子彥宰辰溪云地
偏須卯酒心濇食辰砂頗稱工廉子知言字公允上
御史春風已驟看花馬翰彩遙瞻借對烏和吳閒云

六龍朝罷香盈袖獨宿歸来月滿天

〔楊維楨序略〕宛陵貢公以余為通家弟兄毎令評其所著如東南有佳人嶰谷有美竹深得比興日入柳風息芙容生綠水遠詣選體厚倫理如風對春暉對風操如葛烈女段節婦李貞母陳堯妻感古如蒼梧滕閣紀變如河決蘇臺論人物如畊莘贈海游方之外如子虛道人楊白花吳中曲有古樂府遺音國字黃河可補本朝缺製其他所作固未可一一毀此豈效世之畸人窮士專攻精治而後得哉

〔柳亭詩話〕貢師泰發通州作日日思歸未有期及歸翻恨數年遲開船聽得吳歌起絕似閶門送別時文徵仲出都詩立馬雙橋日欲斜沙塵吹霧暗征車從今絕跡江南去只見青山不見沙一則思其既往一則誠其後来兩首參看曲折盡情余七上長安毎于軟紅塵中回憶故鄉風景未嘗不嘆二公之勇決也

〔宣城事函〕梅德明積學工詩見推于世和汪琳志晩望山門云石漏窗中月品通洞底泉送傳經歷云柳枝歌斷山栝盡梅雨晴来江路長送琳章姪云彩鷁隨風飛宛水黑貂犯雪上撒臺柳枝詞云江上春陰半画橋扁舟西下夕陽潮離峴何似垂楊柳飛雪漫空

暖不消全稿佚

〔隱逸志〕貢性之字友初師泰從子由胄子除簿尉以剛直稱後補閩省理官高皇帝徵録師泰後大臣有以性之薦者性之改名悅避居會稽畊漁自給雖羈困晏如也邑人苟麟嘗遇之邀與俱歸性之辭以詩云游絲落絮都成恨社燕秋鴻各自飛杜宇叫殘孤館夢西風吹落故山薇毎感則泫然泣下慷慨悲歌勸之仕即默不應卒無嗣門人私謚曰貞晦著有理官詩集行于世性之詩惟送戴伯貞務校還廣西云桂江烟水接瀟湘遂客南歸道路長卷裏漫多新制作篋中猶是舊衣裳逢人就說官如水我老相看鬢已霜此去莫教音問斷雁飛今日過衡陽敘事委曲而感慨係之出諸作上

〔元百家詩傳〕田參議汝成謂友初詩才清麗但纖濃之骨其湖上春歸吳山游女送戴伯貞返廣西諸詩敘事委曲而感慨係之出諸作之上今其集中如游魚出沒不多个白鳥往来時一雙洞簫吹徹聲如縷釣艇歸来小似梭叱撥穩馱秀女醉猩紅新染毳袍深雲將雨意驚秋早雁帶邊聲入座遙蒼梧山暝雲連對青艸湖春水拍天烏藤拄杖扶来瘦絳色輕袍製

淂方晴雲接地深遮屋吞水穿船直到門亦多傑出
之句也
静志居詩話貢貞晦詩若越王臺作風作鳴潮吹雨散
山如走馬渡江来則警策也
湖亭集會稽王元章善画梅淂其画者謂無貢南湖詩
則不貴重故集中多詠梅詩南湖嘗題絕句云王郎
胸次亦精奇寫盡孤山雪後枝老我江南無俗事為
渠日日賦新詩又云王郎日日寫梅花寫盡杭州百
萬家向我題詩如索債詩成贏淂世人誇其風流可
想見也

萬歷府志書堂寺邑人何儒行有從峡石帰訪書堂寺
詩云為尋丞相跡因到野僧家宣城事函元何儒行
三月二日往峡石帰訪書堂寺詩云匹馬昭亭路東
風日未斜要尋丞相跡来訪野僧家古逕多芳艸幽
岊半落花甘泉一甌罷和醉潋灧霞内云尋丞相跡
者峡石為敬亭東額相距十里丞相裴公休也儒行
領至元乙亥江浙鄉薦寺在廟埠龍頭山之北
宣城事函淨相教寺在城東六十里舊名寶山院唐末
建洪武初重建正德隆慶修國初邑人吳儀夏日登
南湖淨相寺毘盧閣詩云毘盧高閣倚晴霄此際登

臨望眼遥
萬歷府志忠烈傳靖難師入應天尚書陳迪不屈死人
于衣帶中淂遺詩又有五噫詞曰仰瞻天皇兮噫天
語如聞兮噫北軍突然其来兮奈之何噫吾甘白刃
如飴兮噫吾淂上告天皇于泉臺兮噫
宣城事函國朝邑有寨額趙御史者正統初衣太守請
出修寔録獻詩云眼昏不識蠅頭字才淺虚叨豸角
名高人也舊誌并不載其姓字何也又有孫子方者
有詩名由楷書任嶽山衛經歷遊春詩云數聲布谷
催畊鳥一對棠梨半著花薦辟内有孫茂事跡與孫

子方同或孫茂之字也
宣城事函宋王蘭淳熙二年官道州判生城東四望鄉
奇偉尚義博物有時譽八年建撫仙亭于本鄉之仙
人巖題曰武陵深處参知政事吳淵有誌銘狀本朝
王遵詩所云閒雲擁對晴山村碧鮮殘春鎖墓門也
墓在金仙橋管家墩
鸌齋詩話吾鄉前輩詩人稱楊老癡以布衣不甚顯詩
亦散亾余嘗為作傳遺一事未載今補録之莊定山
嘗訪老癡荷鋤在野莊問老癡何在癡口唫曰門
外數竿竹庭前一對花亂茅堆屋脊便是老癡家莊

謂曰先生即老癡耶遂大笑下車徑造其家

【學餘文集】御史賀某按部作憶母詩限呵字不成名問老癡輒續之云田思拜別寒窓下凍手縫衣帶線呵賀叫絕厚為之禮其為詩任真捷給多類此

【宣城事函】國朝劉珊字鳴之性嚴毅由貢任霸州著廉聲致仕歸卒賦詩有此心端可格皇天之句祀鄉賢其弟璞字琢之由貢生任州倅當析產讓其兄以良者不許又讓又不許令入謀於婦曰彼何人乎足以謀斯也兄笑而成其志病亟室人救之就寢曰丈夫當不死女子手歿時但諸子在側云

【分省人物攷】殷公登瀛為金華守乞歸杜門掃軌為人坦衷夷度自處甚約嘗有有崔尚嬿添口累無魚翻羨浣腸清之句直指蔡公說將薦于朝力謝之曰豈可復令北山移文耶因題于水亭之壁曰相追皓月常携杖不負青山早掛冠自是詩酒自愉寤歌不輟怡情風壑雲泉間者十有五年卒之日其橐如洗棺殮之具相顧莫措營貸翌日而始成服

【宣城縣志】法輪禪寺在城北六十里沙石灣明正統中寺僧重修徐元太宿法輪寺詩巢眠鳥似參禪定廟掩龍疑聽講歸

【宣城事函】梅守箕字季豹豪宕善飲喜結客為文千百言援筆立就旁若無人司成湯賓尹雅傲峭獨推服之曰與季豹遊使人神王又贈詩云座上若無梅季豹也容時輩浔猖狂其見重如此名著公卿間然負氣任俠耻干謁家貧能緩急人以故人爭異之殆古之狂士也時從子蕃祚字子馬嘉祚字錫余台祚字泰符咸祚字以雲皆通脫雋俠善詩文昕夕酬唱盱著稿俱裒然成集暨國祚禹祚華有林中七子之稱王元美贈子馬云從誇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對對花蓋謂諸梅競秀也

【柳亭詩話】沈太史懋學與方侍御書曰鬧兄跳上署中夜坐不能成寐至四鼓梦有持白布一幅求題隱居詩者即書曰烟霞萬壑護茅廬絕頂新開一徑餘誰為薰蕕分白露祇因秋水到漁磯醒來報兄有婦旨矣僕何預聲佳兆如此亦大奇哉詳見藝苑彙雋但磯字疑訛

【柳亭詩話】趙定宇諫奪情事予杖歸沈君典以詩送之有曰愧殺虛名成画虎愁来吾道繼書麟江陵于神廟功過自不相掩于穀山上邛月林書故是平情之論

列朝詩傳禹金詩雖游獵漢魏三唐終不出近代風調秋滅棄聲中五字擅長雖千篇萬句亦何以加

宣城縣志天柱閣在鼇峰東麓郡學左側明萬歷間推官張嘉言建里人銓部胡國鑑詩遥鶩天際跨東南文脊霏微送遠嵐桃李溪溪春色滿無從去後憶張堪今廢

湯宣城集序欲殺衆何意千秋某在斯此非霍林前時過江之句乎去予數千里不見其人而壯其心時有所不怡亦復吟此自壯

睡庵文集吾歸南過南旺胡伯玉顧我舟中握手道故

戀戀不能別吾為詩云相逢頃刻難為思却話三年不覺頻既去不能已已取伯玉蘊語讀之鏡刻縱橫極淵博之致無不足動人者信伯玉之才情兼至而獨詣也

睡菴文集江山風月閒者便是主人此蘇子瞻趣極語也養生久視之術無過安閒頃予作絕句曰閒山閒水待人閒雖然天下安得有閒人哉

睡菴文集世路之交功名祿利之途相傾以軋相擠以排所不能忘者忌心耳而莫今為甚予嘗有古詩一章云自古以至今容賢抑何難智非自愚割貴非由賤捐彼我各頭足服食本不奸何為今古人嫉娟遞傾煎共争在天地天地亦云寬而況于女子所争牀第間寵辱眼光中相憎固其然

睡菴文集郡丞永嘉王玉洞先生乞帰予遇之杭贈詩云羸臣宽不開良臣徒何疾官徙陞似謫萬古不能詰公亦和余云蹇余稟微尚簡亢徒自啞彼懽不能投棄置亦何辭夫君天下士孫標秉貞一胡為来爍金名高蒙忌嫉蓋欷歔相憐也

睡菴文集甲午賔尹擧于鄉時漢陽先生學憲中州謁之衙齋為三日歡盈盈不能別吾渡河而北題旅壁

云頃刻離人血千秋國士恩黄河流不盡此去到夷門明年第南宫先生遺書云服官之始正養德養望之時恨不與同處長安一一商確

蠖齋詩話楊世忠字蓋臺吾邑之雙溪人萬歷中為諸生家貧苦唫人罕知者家叔父嘗記一首云君下榆林閨妾上望夫山化鳥不化石飛去復飛還又絕句来人盡道風波險去客如何又放船又但使洞庭渾是酒與君吸盡楚天秋二語有太白龍標之遺惜不見全首今子孫零落求其稿亾矣一作楊思忠

宣城縣志春歸臺在西門城内高阜為郡人春遊之所

里人明經劉仲光詩秋畫行春逸興同參歸荃上醉秋風怪來滿座桃花色霜葉千林入酒紅荃下有方丈名曰小指庵寧鎮參將張鵬程同僧崇樂建

柳亭詩話　明季宣城方鼎鄰名以兵部司務視篆江山揭牌二曰不愛錢不惜死署有井亭額以冷香二字聞兵至七里橋書一詩于便面有獨守孤城誰是伴只留烈骨可招魂之句遂赴井死今其墓在景星山或曰骨冷泉香四字乃先生夢授于過客者

明詩綜詩話　麻三衡孟璿注名復社遭賊無衣陳安未克生返狼曤已得死晰詩如落日照荒野匕猶懷故

林魂銷分劍日心折覆巢時州閣新寒入江村落雁多一身去鄉土雙淚滿滄洲吳兒望歲唯呼雨楚客憂生晝憶家夢回塞上雙流淚家在淮南獨倚樓萬山茆屋白雲滿十里句溪紅葉飛殊自超超朗朗

漁洋詩話　宣城唐祖命名甲故明中書舍人也亂定後有詩云殘花野蕨園荒嵗破帽罷驢避長官頗似徐文長瘦驢狹路愁官長破帽殘衫拜孝陵

宛雅三編卷廿三　張 瀸 校字

宛雅三編卷廿四

竹勰　施念曾
芸墅　張汝霖　編緝

詩話下

螘齋詩話　唐人用桃花燕子作對往往入妙近見吾友邢昉孟貞平蕪燕子風初下野寺桃花日共尋葛還非馬桃花欲放湖邊寺燕子初歸江上村梅磊杓司楊柳風低樓海嶽桃花水漲上河豚

愚山文集　張岳權字中生一字巽仲以恩成貢士棄舉子業弗事從汪有源崑一問學反復于克復歸仁之

旨間與浮屠往來質問欣然有得乃斷葷酒者復初論集古婦人得道者二卷授妻沈氏異室而處人皆為自儒而禪不恤也辛卯疾革卻醫藥端坐曰死生旦莫耳深衣幅巾作詩而逝有悟後修持二十年儒功梵行兩能堅之語學者私謚為懿靖先生其學以陸子知性為宗

三樓紀略　施侍讀愚山先生己丑進士歷任分守江西參議後以博學鴻詞中制科宋人亦曰大科將改官家園老梅四月忽花又遶四枝人皆賦瑞梅詩亦不解當是何祥也時己未科五月殿試賜進士一甲及第者第二

人孫編修如齋第三人茆編修一峰是秋名試辟薦五十人侍讀與高遺山檢討同入史館高公盖起明經也於是咸以梅放爲四翰林之兆焉施侍讀集有瑞梅詩余從公子孝虔得其墨蹟云已未夏家園老梅作四花余適同孫予立茆楚畹高阮懷同官翰林里中梅澗公諸故人作瑞梅圖歌索和漫題其後金門客子苦栖遲故園梅花發幾枝花開不是梅花時青梅結子久垂垂園林此事亦罕見俄傳盛事爭稱羨花枝人數適相符四子同時登翰苑主人愛閑不愛官可憐親舊滿堂歡繪圖作詩侈花瑞封題卷軸来長安老梅憔悴非奇對餘花再發人何與偶然作異轉傷心當年吾牀髙嶮處時艱才盡徒咨嗟不待秋風便憶家三人年少余獨老剩有星星兩鬢華

〔二樓紀畧〕宣城何子華邀客于剖金堂酒半出嘉陽嚴峻画陸鴻漸像子華因言前世惑神駿者爲馬癖泥貫索者爲錢癖耽于子弟者爲譽兒癖耽于褒貶者爲左傳癖若此叟者溺于茗事將何以名其癖楊粹仲曰茶至珍盖未離乎艸也艸中之甘無出茶上者宜追目陸氏曰甘艸癖坐客曰允矣哉此清異錄中語也余謂陸善品泉故能達茶之性如武夷茶得通仙井水乃滾有異味且真茶無色故有謂面目清冷了無和美之態安得以爲艸之甘者耶汪蛟門懋麟遊敬亭有試茶詩云秋入禅房静烹茶得翠雲烟從雲外繞泉向石邊分施愚山咏翠雲茶詩酌向素甆渾不辨乍疑花氣撲山泉得綠雪茶汲此中泉煮之起陸氏于茲又不知作何品目也

〔分甘餘話〕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魚浦風水急龍山烟火微微聳沙上雁一一皆南飛宋初潘閬詩也高妙不减岑嘉州又夜凉疑有雨院静若無僧亦佳句故友施侍讀愚山宿越州天衣寺云月照竹林早露從衣袖生亦不减閬語

〔漁洋詩話〕施愚山遊嵩山詩云翠屏横少室明月正中峰十字令人擘結不盡

〔池北偶談〕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施愚山五言云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閑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

〔池北偶談〕余讀施愚山侍讀五言詩愛其温柔敦厚一唱三嘆有風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無縫如園客獨繭約畧舉之若別緒不可理酒盡暮江頭人日

日初晴朔風一夜至月明無遠近倚枕不能寐數篇是也至于清詞麗句疊見層出予嘗欲彷主客圖之例摘其尤者列為一圖與康樂池塘生春草元暉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塘艸月映清淮流并資藝苑談助或詰予曰論詩固可摘裂如此耶予曰謝公與子弟論毛詩何句㝡佳或舉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公謂不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為有雅人深致夫三百篇尚然況騷選以下乎

【蓉槎蠡說】家非二先生風流瀟灑標格頗似晉人詩亦自闢一家不落科臼宛陵愚山施公遊歙有短歌贈之曰張拳欲搤南山虎袖手低眉卧桐鳩海水怒翻桐摧殘鳳喙猿嘯聲辛酸桐鳩先生所居地名也

【國雅集詩評】老杜天河詩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刻有痴處愚山詩無不秀逸停妥不肯越尺度尋歷下亭瘞址詩獨多別趣山中風景說得極透遂覺其人甚高愚山姑山行通體俱靈高岑王李不是過矣杜別嚴公起句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愚山送沈治先詩首句云此去定四首應知余斷腸正無意中相合入妙

【宣城縣志】閒雲菴在城南雙羊山麓明萬歷間僧思修遊京師興修佛事賜紫歸建湯賓尹請藏經全部貯焉施閏章過庵贈孤山澄心二上人詩有地近雙羊好身隨獨鳥閒之句梅清同里中諸子署香燈會于此俱有詩

【蘐齋詩話】余遊盱江以麻姑酒遺伯衡戲柬絕句云水漲桃花江路紆遊山雖好興愁孤人間何處尋仙洞分取麻姑酒一壺伯衡得詩謂衝口直出正爾唐人三昧遂答云愚山東去訪麻姑分寄麻姑酒一壺一葉扁舟盪兩槳真堪画作剡溪圖亦自瀟灑

【蘐齋詩話】丁酉三月十九日余初至東萊校士唱名畢雷雨大作平地水尺餘雷聲洶洶如崩屋諸生雲集堂上不復得試是時苦旱久矣書口號以壯多士滿目明珠絳帳開久晴一日走風雷敢言化雨隨車至應有蛟龍出海來只尺蓬萊山可移雨師風伯颷靈旂從教滄海添春漲會取珊瑚百丈枝諸生和者十餘人高密王颷昌㝡見賞異後官至大宗伯

【蘐齋詩話】學政故事諸生非先期告老臨場槩不得請及試其文常八九黜余校士青州既鎖院復有三叟乞衣頂憐而破格許之日中未得出與以酒食偶作詩云一領青衫兩鬢斑春風特放此身閒掉頭歸去

休惆悵無憑相看是舊山

〔學餘文集〕癸巳冬余遊郡城南得一庵曰閒雲結構精好竹木森茂距雙羊古道數百步而窈然若岩穴僧永湛紹得具茗語終日知為故思修長老開山處余題其壁曰尚想高僧去孤雲不可攀蓋低佪久之

〔學餘文集〕香山者明世宗所謂西山諸峰獨有翠色者也其泉曰甘露石曰蟠蜍曰香爐寵勝者為東軒神宗駐驆手書來青軒三字墨跡歸然尚存閏章諦視良久留詩而去可三里為碧雲寺泉出寺中流繞僧舍汩汩瀉泉穴作亭甃以古木舉酒盤礴水氣襲衣

余詩曰老對斁園陰古寺流泉百折抱空亭盖寔録也

〔愚山文集〕翠岩寺西則洪崖煉丹井赤峡峭束泉爭道怒流砉然雷驚石圻或散溢被石面如巾拂其崖下渟泓以深者井也坐久作歌曰水琵琶兮石齒齒中有人兮洪崖子石髮緑兮岩扉開雲車揭兮来不来

〔天延閣詩略〕余友王子翥霍妙墨直掃一切間以潑墨作花卉生趣縱横創從前所未有毘陵莊瀞菴先生一見輒異之謂青藤道士今日再見余重為故友心感遂分一卷贈馮王子名露字湛斯王郎落筆掃塵跡俗眼紛紛那能識青藤道士前後身画就青藤鬼神泣兩卷懷抱二十年開時常見烟光濕春花秋花縱復横四時之氣一時集案頭偶爾過輕風生香浮動人人襲一從毀野翥霍堂名閑空堂世上何人覓古狂淶園先生獨訪舊相思悲絶同山陽古人生死要知已翥霍翥霍何能忘余感此義重濂淚分將一卷歸珍蔵君不見兩卷雙函如合璧又如延津之劍雌雄匹神物離合亦有時托贈叮嚀各努力高呼翥霍隨卷側

〔街南文集〕甲寅秋訪梅子溪上乃得盤桓所謂東渚艸

堂者堂三楹深廣可尋丈圃倍之繚以短垣垣内蒔菊數十本外古樹杈牙鳥喧晴曙益想見春夏景物梅子時擁書苦唫咏其自題曰道存邱壑老将至身寄園林夢不驚蓋自適其適如不及者

〔二樓紀略〕宣城梅霜崖喆善詩所刻咏物一百首皆盛傳于時以篇目多不載古人體物精切尤在自然袁海叟白燕詩出一時名作俱廢正以此也客有舉高遺山太史少時同里人賦水中雁字云自可羽毛依日月誰知文字動江湖咸推逸品非雕繪家所及

〔街南文集〕先府君扁所居曰二畊梦或詒之句曰世更

漢唐舊人習鄒魯遺謂肅公等孔孟之道不以陵谷變遷嗚呼肅公等追維庭訓有餘愧矣

街南文集考槃之詩曰獨寐寤歌永矢勿過又曰獨寐寤宿永矢勿告蓋古之山居者遯世肆志以自樂云爾不求衆着尤非衆人所得而喻也余亦山居人嘗有詩云得句蟲吟和臨書鳥跡窺

荅槎蠡説宛陵馬雲駸文開先生好古篤學君子也博極羣書所著詩文集凡若干卷其小品寬工嘗記其書福齋銘一則尤足以發矇警聵特録于左銘曰無福之人書不肯讀兩目昏矇寸心迷忽是謂陳人沒

齒碌碌馬牛襟裾可笑可哭維彼喆良挾冊丹黃囊螢映雪刺股懸梁坐雨漂麥鑿壁偷光其尤工者進德修業周讀百篇孔編三絶有若掌焦子洞髮白思昔先民實獲我心開卷有益揖讓古人如彼聰睿尚爾研尋矧余庸衆敢不時勤余無他福讀書為福飢可無餐寒可無服耽耽一卷性命攸屬少壯吚唔老而益篤六十餘年有榮無辱朝斯夕斯惟日不足死而後已來生再讀

漁洋詩話宣城諸梅踵多才瞿山清輯梅氏詩略余序之今惟耦長庚在耦長工詩画琴溪云田家柴落酒風物藥渣魚落梅云背城花隝得春遲凍雀銜殘尚未知聞説緑珠堪絶世我來偏見墜樓時

荅槎蠡説余嘗記耦長廣陵詠古數絶句螢苑云幾點零星螢火光夜深仍照舊宮墻輕羅小扇休相撲當日官家用斛量雷塘云隋宮燈燼蕭娘在猶把繁華説與人玉匣珠襦穿漢土木如渴葬玉鉤塵芍藥廳云玉蕊唐昌事已非新城紅藥世間稀自憐不是沙堤客懶問韓家金帶圍梅花嶺云揞提一旅障江淮馬革甘心不用埋士女猶尋丞相墓梅花嶺下踏青鞋

街南文集楊聖占生而食貧謀家帖畢捧腹而嬉采遂而飽有高隱之風向余詩曰白雲高枕共黃精荷鋤艱是也一飽常并日對人啞啞大笑若狂余詩曰腸枯肥自勝泣盡哭成魔人咸謂寫生手云昔鄭所南當厓山而後寓吳門佛剎焚然獨處梁伯鸞寄伯通廡下賃舂自給聖与旅食于吳有所南之獨無伯鸞之妻余詩曰世亂身猶贅年荒室可刪是也僧頻道服翩翩軒翥望之者有彼都人士之想余則有禿頂芰蒲柳衰衣製芰荷之句兄之不改其容猶然故我則余所云兩間吾輩在珍重老愚阿尤的然矣

學餘文集劉生日陽詩如踈鐘江岸寺細雨板橋村業
黃山下路霜白渡頭舡荒村羣烏亂破屋一燈昏市
近魚蝦春入饌時危鼓角暮閑心古杉抱閣日光碧
芳藥垂階露氣凉雞聲一徑竹風内烟火數家梅雨
時皆警句為人所傳然所積詩頗多嘗成帙或數
易稿死而零散不見其全為可惜也日陽奉母謹既
死毋日夜哭已夢来告曰兒宿世戒僧也以心動墮
此法不當婚若不婚猶可數年活云
蓉槎蠡說憐君辛苦愛君才落筆無休萬卷開内諳源
流名士傳甘陵弟子黨人魁多年卧閣危難下一夕

重泉喚不回如此凶荒行亦淂驚聞詩卷散堪哀少
同諧笑老還踈時憶城南共學初斥産籤空收卷軸
掃門人雜撇衣裾養砂煉汞廷難療挽海移山願總
虐今日憑誰談往事黃壚一過一欷歔此梅泰順雪
坪明府哭其妻兄沈髯方鄴詩也沈名家子少負才
落拓偕柳毋為余言輒撫膺太息不能已今讀雪坪
二作足抵一篇小傳鬚眉謦咳猶將髣髴遇之
雙齋詩話顧宗伯讀韞林集有悼顧夫人善持君四絕
句感而遥和亦自風流可人九年騎省斷腸人一曲
清商倍損神珍重紅閨兩行淚西風吹上舊羅巾塵

生錦瑟倚空床玉笛當風別恨長憑仗敬亭雲一片
返魂香欲駐斜陽青溪曾擬結芳鄰春水臨妝弄洛
神四憶幽蘭風絮散慧難薰福是前因感舊憐才似
此無玉琴紈扇女相如何緣更倩簪花筆重點零香
斷粉書愚欲改第二首煞句憑仗敬亭同調在銷魂
詩作返魂香林氏為吾宣王友姬人也能詩能作蘭
竹有林下風致所著有韞林集
學餘文集姬人徐氏珠淵小字善懷江都人也初略識
字不欲令作詩間竊誦余作亦能為五七言句余善
病嘗累月宿別館相值如客都無怨色生一女殤不

洩乳余憐而遣之輒以死誓藥餌飲饌必手治以進
事余廿餘年矣余應名改官南人咸不習炕哀體不
溫既而老妻遣送来侍固止之不淂曰聊以暖老于
是暑則異榻寒則同衾床笫之間邈若千里而柔謹
有加曰君好自愛妾淂為侍書女史足矣性厭葷血
强半清齋家居或薄飲數杯既来京邸食貧閒三五
夕不沽酒若飲慵然余不為太常之齋禁難遣白傅
之楊枝未盡忘情咲示二詩敢言天女伴維摩忍背
春風奈若何倘似朝雲隨玉局頻年活計藥爐多偷
鈔詩句上羅巾廿擲紅顏遂老身猶勝經年一相見

隔河牛女可憐人

宣城事函姚友文字子純宣城人麻姑冲妙觀羽士能詩雅受知貢學士奎嘗建天游亭觀左奎為記施琪有和姚子純詩野岓相逢處臨風共聽泉長江無盡日喬木不知年秘術閱丹籙閒情寄素絃烟霞發天趣酬唱毎留連何儒行有送姚道士往金陵訪王林鍊師詩麻姑尋嵓嶤青松蔭泉石道人懷遠遊清嘯閒終夕身被紫霞衣山川訪仙跡金陵古形勝樓觀絢丹碧皎皎王林子觴詠日閒適湯葯脩然侶清風生几席華月滿中天虛空月生白

宣城事函汪天驥郡元妙觀羽士能詩其偶成云青山柳容隱黃葉送秋歸冲妙觀云春深自種雲閒玉雨後來看洞裏花

全唐詩話僧靈徹生于會稽本湯氏字澄源與吳興詩僧皎然遊然薦之包佶李紓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騰正元中遊京師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後歸會稽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蝇為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稚于詩僧間邪

傳燈錄宣州安國寺天挺禪師有或問南北宗何以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傳燈錄宣州椑封慧省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猶兜上露桂云學人不會師云問取露柱去

宣城事函可勳開寶中作菴曰臥雲舊嘉福院也興國巳夘名對問之曰臥雲深處不朝天因何至此勳曰天曉不干鐘鼓事月明豈為夜行人因賜還山

宣城事函廣教寺僧可真能詩梅都官聖俞和真上人萬松亭鹿窺泉詩云南江新路平來額新亭成額上松萬株林下泉一泓松未龍鱗老泉曾鹿跡行鹿去豈不渴松今豈不生泉無百尺繩安見廿與清松無百歲人安見千丈榮道人能喻道莫使世人驚我來開醉眼不似阮步兵

宣城事函潤州金山雲頼達觀禪師住南陵之隱靜寺其時達觀及僧可真者俱好吟咏聖俞有別達觀文鑒二大士云雲衲山中來西橈江上發何日到山中山花應未歇又有松山法聡上人者聖俞訪而贈以詩我從溪口來正直山前雨濕水逢梵宮有僧善吳語天寒寮已空軒前竹可數帰楫久難留河隺自飛舞

宣城事函　北寺僧志来以詩交梅都官梅送来上人歸
宣城兼簡太守孫學士錫云李白不厭敬亭山看盡
飛鳥雲獨閒我今相送一懷想想在謝公窓戸間
宣城事函　宗杲寶峰掛塔受宣州化主洞山廣和尚送
師頌曰杲公化主化宣陽彼處檀那盡吉祥回渡祖
師堂上獻生生世世永馨香因持鉢宣州四月八日
遇奉聖初和尚上堂閒話畢初顧視咲曰寶峰化主
何不出来師即出問承和尚言金蓮從地湧寶盖自
天垂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答曰金蓮
從地湧寶盖自天垂進云驚鳳不棲荊棘對鷟雛猶

戀舊時窠答曰三年不相見便有許多般
宣城事函　繖山通公號從石往宛陵講經廣教寺再振
黄蘗遺風余偕談老説莊固知能證本體不落聲聞
而塵尾欲奮兎顛閒捺所為詩曰談品余箴者如斷
霞迷遠郚殘月冷空山對影千年月江聲九派潮若
偈若頌直是久播緇林共稱法寶惜無拓立精廬執
河東弟子之儀心忝承旨
宣城縣志　東溪菴在城東五里東溪橋側明萬歴初郡
守王嘉賓建東溪橋郡人立祠祀之金陵僧性恒建
菴于祠内故名栖霞請師法通避暑恒公東溪菴詩

有竹嶼薰長夏離軒避午陰之句即杯渡菴
宣城事函　西樂菴在城西里許官道之左萬歴乙丑僧
性果建果跣足丐化歴十餘年齋僧萬衆因延栖霞
通公敷講楞嚴大啟法會然菴草創不備也辛丑夏
郡太守樂清張公斥俸落成之宣城令尹公三聘建
井菴前以濟行者渡巽以亭通公西樂講席懷禹金
詩云朝来無都講疑義誰能析空庭栢子樹無言相
對立
才鬼記　先大夫以户曹督儲徐州遇泰中藺方士扶箕
稱貞元道人者画麻姑仙為劉太恭人壽題詩上方

曰石壇清晝煮靈茶王蔡高談啜紫霞話到人間年
已永霍書南極下仙槎渡画韓湘子贈先大夫亦題
詩曰火裡金蓮两句詩雌黄議論正繁時梅花額上
深深雪為了元關入紫微又别書曰公即當為言官
然終當以言左或似昌黎之潮州乎問太恭人壽數
書曰九九乾坤是時年六十矣未幾先大夫改吏科
歴右給事中分宜相之乾兜有謀擢少司空者疏劾
之因忤分宜出為紹興守劉太恭人之捐眷果八十
一歳画筆飛動殊有塵外之致咼祚今記于此
才鬼記　沈太史君典以壬午夏即世越八年己丑里中

有布灰請箕者降而書一詩曰飄泊風塵憶舊遊寒蟬莫雨不勝愁生前姓字標金榜死後文章紀玉樓鳳去荒臺經八載隺歸華表已千秋白雲去住誰為主惟有陵溪空自流且綴云生前一聯乃余易簣之句今成七言近體兼懷禹金可索則兜明月樓圖書書之白玉樓主人沈懋學其日中秋也書一詩貽請者曰烏鵲驚飛霧乍收玉蟾光影碧空浮月明雲漢三千界人醉蓬壺十二洲云曇陽子在可名之及曇陽真人臨壇曰玉樓仙集歡讌未已名我何為亦書一詩曇陽仙子泛仙槎手持玉麈舞泥蛇忽聽洞簫聲隱隱疑是瓊樓樂未除是日偶聞簫聲故云主人問五陵共仙之地曇陽答云當索之沈子隨落筆曰晉代真老君抚宅盡飛昇仍晉八百子散居在五陵八百非凡品五陵真地靈非隋亦非唐非宋亦非金風雲須有時遺偈在盛明明朝煉士爭承詔許脊丹成拜至尊渡注云五陵乃金陵毘陵宛陵武陵溫陵也君典二詩頗似其風調君典子有則以授余然名標金榜安得此大俗語初不聞君典易簣有此也豈黠鬼托為之終露本相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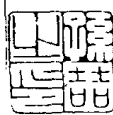
宛雅三編卷廿四

張𪸩 校字

後跋

宛雅之刻始前明萬歷間禹金梅先生所手定也迄
本朝施愚山蔡大美兩先生有續刋焉茲越七八十年
愚山先生曾孫浔仍及張君雲澍廣為捜輯重加考訂
盖授梓者于是而三矣所以然者詎惟詩多闘靡為一
邑風雅盛事哉人性感物而動感有邪正言有是非採
風以貢天子陳而觀之用行黜陟尼山討論其籍善者
師而惡者改故曰思無邪可蔽三百由是觀之詩之所
関于性情浔失賢否理亂之故正非淺小三百篇以後
大約侈風雲月露之情轉相放効至于莊和寛密忠厚

悱惻之思去而萬里先儒所由云自從刪後更無詩也
漢書地理志謂吳粤之君好勇民樂用劍輕身又云屈
原被讒作離騷諸賦宋玉唐勒之徒慕而述之吳楚之
詩以是作始楚滅粤吳入于楚故以楚而統吳漢世傳
楚之為詞失之巧而少信按班氏所論亦其大概其寔
郡縣既分各有風氣土俗如吾宣州未嘗好劍而為詩
自宋以後寖盛去楚甚遠非縁屈宋之風而興起也季
札觀樂于諸國皆有品評惟雅頌則述其德之有度無
淡起詞吾宣一邑與諸國何如其篇什之當于雅頌與
否亦未敢決班氏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當壹之乎中
和以成其教然則不囿于風土而出乎風土之上以力
追雅頌與夫失之巧而少信焉者舉楚為戒其不在乎
卿先生之善持風會乎浔仍雲澍兩君所謂恭稽進退
務要乎莊和寛密忠厚而悱惻以正人之性情者也兩
君名選拔入對
大廷出宰粤東諄諄以闡揚前輩鼓舞後賢為事家學
之流風歟義理浸灌而不營心于華膴者歟宣自嘉隆
以後體究六經躬行不倦如貢受軒沈古林晰岩吳石
岡衛南梅勿菴諸先生及浔仍之高曾祖濂洛宗風一
燈未墜講學之處遺跡猶存余小子欲彙其精義微言

都為一集與宛雅並行兩君其有以成余之志也夫選
意見凡例不著著其所闕繫者于後同里龍溪孫喆拜
撰

宛雅十卷續宛雅八卷宛雅三編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宛雅十卷明梅鼎祚編所載皆自唐至明宣城之詩凡九十二家續宛雅八卷

國朝蔡蓁春施閏章同編採明嘉靖以後至崇禎末年諸作以續鼎祚所集凡六十五家後施念曾張汝霖又蒐採唐宋諸詩爲二集所遺者益以

國朝之作爲宛雅三編二十四卷所補凡唐三人五代一人宋三人元五人明三十人

國朝二百十五人閨閣明一人

國朝三人方外唐五人宋三人元一人明三人

國朝五人妓女唐一人附聯句逸句一卷詩話三卷視前二集爲完備惟近詩所錄稍繁蕪選錄一地之詩者大勢類然不但斯集也蓁春始末未詳閏章有矩齋雜記汝霖有澳門志畧皆已著錄念曾號竹𧩂閏章孫也

刪補古今文致十卷

〔明〕劉士鏻輯　王宇增刪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致無卷數》提要

古今文致序

予猶憶見時誦坡公海外遊戲諸篇意趣津津不倦及萬正心誠意之言痛哭流涕之論則目眩神煩昏昏欲睡夫所貴讀古人書者俾彼筆舌活象心靈亦安取已腐之陳言字權之

句衡々故泛求文詞哀代
示之人惟無意於文者進
進極其致如昔淳于優孟
掌彼其瀾翻舌底何嘗有

六十

意為文乃仰天咲而冠纓
絕也掉頭影而臨檻疾呼
也能使暴者頓解怒者發
粲文章之妙莫過於是而

村学究泥於業之從拾
一二綺語如落霞孤鶩等
句遂謂于古致文亦可姍
笑余與保公因就几案間

稿

檢其最適意者得二百餘
首題曰文致一再讀之之可
以滌俗腸可以醒勸眼至
時賢多集多目所未睹無

能窮覽也雖然予以上令
古不易宇宙大觀而乃嗜
戔戔是集殘則殘矣不棄
其名花而耽畫冊予因
叙四
有感焉艷桃濃李乃目者
賞而凋以叉菊君後妻
爲世之以為騷人且
細焉憑吊焉歡一彷彿

其辛韻而不得則人乃無
殘者則人乃無殘乎
壬子冬杪劉士鏻書於鮫
翁閣
序五

古今文致叙

越石嗜古尤嗜古文辭小品蒐架上秘獲一篇輒矜喜自炫不減著辟小璣余

戲之曰嘻一丘一壑之奇焉用是越石曰不也余嗜小品辟米顛嗜石寄吾致也如其文安得不愛如其

其文安得不愛而予為是說余始起就讀之覺夫清潤宛轉嵌空玲瓏與夫疊巒層嶂神鏤天劃之巧視

米袖中石都無異因攫去置案頭者累月而向所云一丘一壑者金生亦且為盆壑中人矣黃宗玉過案

頭曰丘壑之好二子不得私余請共之雖然丘壑之好余三人不得私請與毋共之付諸梓余曰嘻一丘

一壑乃與世共之乎南華謂玄水之上有隱弅之丘列禦寇謂渤海之東有無虛谷之壑居平懷想奇蹤

颯颯神往恨不躡其巔矚其浸而茲一丘一壑具有神丘巨壑之奇不大快乎雖然一丘一壑意興偶之

欲窮其致猶必竹杖芒鞋為登臨藉而是編既成則高枕臥遊山川到腹笥矣衆顛米顛東中怪石竟為

次公所攖此恨怏怏千古
豈能攖我此集而去乎所
得或以償所失

金維城伯宗題

金維城印　金伯宗氏

古今文致叙

今物之致者莫如山水山
水之致者莫如西泠靈鷲
余昔寄跡市隱歷龝而夏

每睇望湖光儵魚飛躍縠
波自文覺目境為醒而覽
勝搜奇無品不遍則信以
靈峰為第一表中郎所謂

渴㕑奔覘不足為其怒也
神呼咒立不足為其恠也
秋水暮烔不足為其色也
顛書吳畫不足為其變幻

詰曲也盡之矣然西泠一
帶近為蕪草壅砂掩色恨
無有繼子瞻開滌者而飛
來片石又遭楊伽之鏤斲

覺無完膚則甚矣致之難
也武林劉越石傾蓋予即
識為韵士然向第見其神
之冲澹文之清遠固謂何

物劉郎咄咄乃爾令復淂
兩彙文致者而讀之恍若
豔冶慘淡之山光漣漪浩
衍之水色瞇照几席而胃

礙斧鑿絛然一空予展玩不忍去手回嘆山谷有云士生于世可百不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今有是編俗子又得一良砭矣

天啓癸亥仲夏日

閩中王宇題

新鐫王永啓先生評選古今文致目錄

卷一

賦

卷五

書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答微之書　崔鶯鶯
○○○答李端叔書　蘇軾
○○○與介石書　倪瓚
○○報劉一丈書　宗臣
○○答殷無美書　王世貞
○○與莫秋水書　屠隆
○○與焦弱侯書　李贄

卷六

傳

○○毛穎傳　韓愈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李長吉小傳　李商隱
○○○方山子傳　蘇軾
○○○臞傳　陶九成
○○竹溪隱民傳　宋濂
○○醫母傳　王鏊
余庚傳　楊慎

○○○查八十傳　汪道昆
○○徐文長傳　袁宏道

疏

○○獻西嶽大王疏　李靖

檄

○○移江神檄　吳筠

歌

○○○長恨歌　白居易
○○長安秋月夜歌　袁宏道

○○○剔牙松歌　稽康

行

○○○琵琶行　白居易
○○琵琶行　白玉蟾

卷七

文

○○釋愁文　曹植
○○○乞巧文　沈亞之
○修竹彈甘焦文　沈約

新鐫王永啓先生評選古今文致目錄畢

刪補古今文致卷之一

虎林　劉士鏻　越石　原選
閩中　王　宇　永啓　評

○○美人賦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于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于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于防水火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居獨處，室宇寥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于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雲虛，門閤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艷光，睹臣遷延，微笑

有形爲依依之致

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閒房寂謐。不聞人聲。于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鑪薰香。黼帳低垂。裀褥重陳。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氣服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逝。與彼長辭。

劉越石曰。令人魂絕。令人色飛。

袁中郎曰。百谷王山人叙金蹟蛾眉云。筵前半面。亂蘇州刺史之心。江上片雲。入楚國君王之夢。色之移人亦難制矣。况大子長卿。素以琴心挑卓氏。私通殷勤。與鶉奔至臨邛。當壚酤酒。極其迷戀。至于東鄰上宮二女。何守正而不亂也。意者如微之會眞記。以崔氏爲尤物。絕不復知。以爲善補過。飾言亦甚矣。

擣素賦　班婕妤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麃色。聽霜隺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睇松柏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致。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魁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玉其顏。凝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頹肌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疏亮而清深。含笙總筑。比玉兼金。不塤不篪。匪瑟匪琴。或旅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飄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颸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羣。哀離隺之歸晚。苟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馳琴。

自以姿容不矜不炫

此等情致乃六朝翻詞之巧自出也明知選取而選此未藝其致

柔間絶響㶁上傳音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閑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咏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闊紋綵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異形於今日想驕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熏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為媿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顡淚侈長袖於析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諷沿路之遐夐恐芳菲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𣗳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沉千秋日幽閑情況不意長信宮人知此。

王鳳洲曰班婕妤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司空掾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詔為婕妤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寵冠後宮因譖婕妤祝詛考問之對曰妾聞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上善其對然自是失寵稀復進見因作此賦以寄悲思云爾

松栢賦　左芬

秀勁如看松古柏　句出後凋光景　引宣尼為言之旨

何奇樹之英蔚記峻嶽之崕峨被玄淵之逶迤臨綠水之素波擢修木之桓桓萃綠葉之芳蘢敷綠芽之蘢蓯布秀葉之葱菁列疎實之離離馥幽藹而永馨紛蓊集以離披氣肅肅以清泠應長風以鳴條似絲竹之遺聲稟天然之貞勁經嚴冬而不零雖凝霜而挺幹近青春而秀榮擬君子之順時又似乎貴人之抗貞赤松遊其下而得道文賓餐其實而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

楊升菴曰左芬少好學善綴文晉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後為貴嬪然其文清勁爽朗卓乎詞家

王鳳洲曰漢上官遜賦中佳句云持本性而常茂抱幽貞而獨美太華之上森森映仙掌之峰台嶺之傍落落陰靈溪之水若乃背徂年當芳歲林煙乍卷秋雨時霽仙侶或遊隱倫常憩莫不對偃蓋以瀟灑仰仙雲而搖曳若乃幽澗之側高岫之端葉離離而冒冬條枝

柳賦有壹 陶氏集

梢梢而風至夏寒不以無人而不秀又同美
乎芳蘭又庾裴度賦中有句云明器不能累
其質天損不能損其貞亦被猶氣亦含風聲
挺為枝而易識在灌木而難并故森然以殊
致豈叢爾以叢生與其鬱鬱秀色亭亭高餘
產二儀之內我獨後凋處衆木之中孰云共
貫

史記云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不然曹交九尺四寸何故

一段借禽鳥求形

一段借蟲蟻求形

一段借器物求形三段直敍曲盡

短人賦　蔡邕

侏儒短人焦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為文
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
惟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公
劣厥僂窶嘖嘖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
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共侶是以陳賦
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詞曰雄荊雞兮鶩鷿
鶺鴒鴬雛兮鶉鷃雌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
若斯蟄地蝗兮蘆卽且繭中蛹兮蠶蠕須視短人兮
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斧鞞鞨鼓
兮補履樸脫衲椎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若斯

陶逸則曰嬉笑怒罵之言

袁中郎曰嘗見矮子賦有絕倒句與右大郎齊肩
長鐵檐人半段草窠裏躺眠貼然無礙沙盆
中洗浴綽然有餘拉友尋芳草叢中無覓可
覓邀朋步月人聚處無影可追擺擺搖搖無
線索之木偶傀傀儡儡有知覺之泥孩又見
小人賦有絕倒句短檄檄兮開門之爆杖縮

圓圓兮落地之銃礎。的流流兮蟬盤碼之走乎地板。一點點兮筍尖芽之竄於竹林。把戲之傀儡。打拳之蒼蠅。過藥欄而亦見。入草徑以難尋。覩門檻兮如墻之難上。見箬葉兮如舟之可乘。此兩賦趣而近俚。蔡賦趣而大雅。後三段比擬次序引喻該博。而更得咏歎之致。

閑情賦　　陶潛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夫何懷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于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于俗內。負雅志于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于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諐。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玄鬢于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

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于華妝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願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于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為扇含淒飇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

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于南林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于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悁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于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盈軒北風淒淒炯炯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袪累寄弱志于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于八遐

李性學曰陶元亮之歸去來辭有野鶴任風閒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灑讀閒情賦堪令人起舞

董中峰曰篇起伏變化嚴緊中自舒轉警策中帶

游戲所謂洞庭鈞天而不澹霓裳羽衣而不綺超乎先秦而上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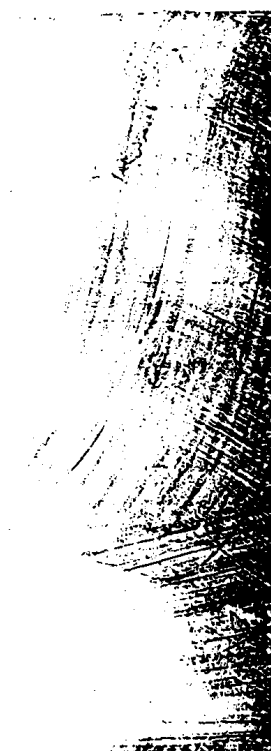
沈千秋曰淵明寂寞東籬何意有此艷製

劉越石曰曲盡幽思備極冶態

華尚修曰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唯在閒情一賦東坡曰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遊後園賦　謝朓

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兮陰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畹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閨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泬寥爾乃日棲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風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涼

沈千秋曰惟其詞短偏覺趣長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棹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掩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有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歌趙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乃其劍客慚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

使而別

愛而別

翠被生寒有夢知

爀襲青氣之煙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
裾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覩喬木兮故里訣比梁
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贈恨惟
樽酒兮敘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
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
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
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
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
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

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
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
天暫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
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
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
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
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
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
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

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李西崖曰駱賓王秋日送別詩云寂寥心事聽搖
落歲時秋共此傷年髮相看惜去留當歌應
破涕哀命返窮愁別後能相憶東陵有故侯
詩中言短情長此賦中言長而意無盡

唐伯虎曰別恨千端離愁萬種

郭明龍曰文通數百言不爲多陽關二十八字不
爲少茲是淒涼

恨賦　江淹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駕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為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雁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抱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汩起血下沾襟亦復含

酸歔欷銷落湮沈若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帀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顧恨而吞聲

楊用脩曰驚心動魄之言

王陽明曰摹寫不平處失意處無可奈何處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其陳鴻長恨傳耶白樂天長恨歌耶

王鳳洲曰樂天歌末云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二語極得賦中光景

○○蕪城賦　　鮑　照

淒涼之調千古含悲

瀰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研。故能侈泰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頳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

當昔全盛至萬祀而一君是述城中之盛

一句放下

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嘷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餐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頹。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結語含悲無限

陸貞山曰：此篇文體絕類阿房宮賦體。一起平叙，至當昔全盛一段，言其盛；出入三代一段，言其衰；若夫藻扃黼帳一段，言盛之不可保，如楚人一炬，可憐焦土一意。篇中極言盛衰之變，末一妝感慨中含監戒，有餘味焉。

王鳳洲曰：長歌之哀，甚于慟哭。讀之似有悲風從窗隙而入。

劉越石曰：黍離雍門，字字傷神。

遊思賦　鮑照

雲徑兮海衡上潮兮送風秋水兮駕浦涼煙兮冒江暮氣起兮遠岍黑陽精滅兮天際紅波沄沄兮無底山森森兮萬里平隰兮亘岍通川兮爲壑仰盡兮天經俯窮兮地絡望波際兮壘壘眺雲閒兮灼灼乃江南之斷山信海上之飛霍指煙霞而問鄉窺林嶼而訪泊撫身事而識苦念親愛而知樂苦與樂其何言悼人生之長役捨堂宇之密親坐江潭而爲客對蒹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以嚮湍泉夜下而鳴石結中洲之雲蘿託綿思於遙力瞻荆吳之遠山望邯鄲之長陌塞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翮雖燕越之異心在禽鳥而同戚悵收情而抆淚遣繁悲而自抑此日中其幾時彼月滿而將蝕生無患於不老奚引憂以自逼物因節以卷舒道與運而升息賤貴卜以當壚隱我耕而子織誠愛泰王之奇勇不願絕筋而稱力已矣哉使豫章生而可知夫何異乎叢棘

方[illegible]骨坎曰旅行情景狀之曲盡

小園賦　庾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煗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況乃黃雀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鍾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拔蒙密兮見窗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覆地有堂坳藏狸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饑可以棲遲敧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雎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著。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爲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沉。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薶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舃之吟。幾行魏顆之命。薄晚閑閨。老幼相攜。

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燋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草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遂乃山崩水竭。冰碎瓦裂。火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荊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寉訝今年之雪。百靈兮倏忽。精華兮已晚。不雪雁門之踦。先念鴻陸之遠。

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懸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方胥城曰。形出衡門。光景與味自深。而筆底時存揮灑之趣。

王陽明曰。陶淵明歸田居閣古風云。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犬吠深

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此詩直與前賦寓意同。非裁亦不異。

袁中郎曰。此賦當與郭之藏春塢。裴之綠野堂。邵之安樂窩。陶之歸來詞。司馬之獨樂園。同一天與逸趣。並置之案頭。以滌胸次可也。

枯樹賦　　庾信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代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抵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豎山連文橫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煙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欹臥頓山腰而半折文衺者合體俱碎理正者

評有含蓄

此引花木類比擬

此引古人事實比擬

中心直裂戴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睗睒山精妖孽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采葛還成食薇沉淪窮巷蕪沒荊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為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閔康侯曰文有深意

語有小學

採蓮光景如畫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對面兩分開

採蓮賦　　梁元帝

紫莖兮文波。紅蓮兮芰荷。綠房兮翠蓋。素實兮黃螺。於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棹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故以水濺蘭橈。蘆侵羅䙓。菊澤未反。梧臺迥見。荇溼沾衫。菱長繞釧。泛柏舟而容與。歌採蓮於江渚。歌曰。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

沈千秋曰姿色明媚

王鳳洲曰元帝以風逸之才。抒清倩之筆。行文則可。為君則未盡也。

袁中郎曰余讀唐王勃賦幾二千言。末歌曰芳草懼脩名奇秀兮異植。紅光兮碧色稟天地之淑麗承雨露之沾飾蓮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時何當婀娜花實移為君含香藻鳳池此歌文情藻麗李白曲云若耶溪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袖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蹰空斷腸此曲仙骨稜稜不讓前賦

○蕩婦秋思賦　梁元帝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于時露萎庭蕙，霜對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似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歎。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錢鶴灘曰：情詞惆悵婉惻，如蘇蕙璇璣圖。

沈千秋曰：以蕩婦思蕩子，情事恍然。

劉葱石曰：庾信蕩子賦云：紗窗獨掩，羅帳長垂。新箏不弄，長笛羞吹。又駱賓王蕩子從軍賦云：池前怯對鴛鴦伴，庭際羞看桃李蹊。花有情而獨笑，鳥無恨而恒啼。數語如畫。

○○梅花賦　梁簡文帝

層城之宮，靈苑之中。奇木萬品，庶草千叢。光分影雜，條繁幹通。寒圭變節，冬灰徙籥。並皆枯悴，色落摧風。而年歸氣新，搖芸動塵。梅花特發，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乍雜雪而被銀。吐四照之林，舒五衢之路。既玉綴而珠離，且冰懸而雹布。葉嫩出而未成，枝抽新而擁故。標半路而空飛，香隨風而遠度。掛靡靡之遊絲，雜霏霏之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乍開華而傍巘，或含影而臨池。向玉階而結采，拂網戶而低枝。於是重閨佳麗，貌婉心嫻。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遣寒。袂衣始薄，羅袖初單。折此芳華，舉茲輕袖。或插鬢而問人，或殘枝而相授。恨鬢前之太空，嫌金鈿之轉舊。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爲此斂蛾眉。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時。

沈千秋曰：倩女臨池，疏花弄影，可放此文之致。

徐文長曰：管夫人應詔入中宮，命寫梅，云：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宮看。

○○採蓮賦　梁簡文帝

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荷華兮丹復紅。臥蓮葉而覆水。亂高房而出叢。楚王暇日之歡。麗人妖豔之質。且棄垂釣之魚。未論芳沜之實。唯欲迴渡輕船。共採新蓮。傍斜山而屢轉。乘橫流而不前。於是素腕舉。紅袖長。迴巧笑。墮明璫。荷稠刺密。亟牽衣而綰裳。人喧水濺。惜虧朱而壞妝。物色雖晩。徘徊未反。畏風多而榜危。驚舟移而花遠。歌曰。常聞蕖可愛。採擷欲爲裙。葉滑不留綖。心忙無假薰。千春誰與樂。唯有妾隨君。

王勃云夫俱共兮水乎兮嬌復採兮何花紛同一豔數

沈千秋曰。態度輕盈。一言百媚。

王辰玉曰。梁元帝賦滴露新荷。梁簡文賦出水芙蓉。宋之問秋蓮賦云。曉而望之。若霓裳宛轉朝玉京。梁簡文賦也。夕而察之。若霞標的皪散赤城。梁元帝賦也。烏翡翠兮丹青翰。梁簡文也。樹珊瑚兮林碧鮮。梁元帝也。袁中郎採蓮歌前云。採蓮花。花開何鮮新。映月爲處子。隨風作舞人。梁簡文賦也。採蓮子。蓮房劈破香且美。纖手分來顆顆勻。梁元帝賦也。梁元帝明媚可人。梁簡文輕盈可押。李袁亦與俱垂不朽云。

古今文致　卷一　賦

○○秋霖賦　　　　　盧照鄰

覽萬物兮切獨悲此秋霖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沉沉居人對之憂不解行客見之思已深若乃千井埋煙百廛涵潦青苔被壁綠萍生道于時巷無人跡林無鳥聲野陰霾而因晦山幽曖而不明長塗未半茫茫漫漫莫不埋輪據鞍銜悽茹歎借如尼父去魯圍陳畏匡將飢不爨欲濟無梁問長沮與桀溺逢漢陰與楚狂長櫛風而沐雨永悽悽以遑遑及夫屈平既放登高一望湛湛江水悠悠千里泣故國之長楸見玄雲之四起嗟乎子卿北海伏波南川金河別鴈銅柱羈鳶關山天骨霜木凋年跳窮陰兮斷地看積水兮連天別有東國儒生西都才客屋漏鉛槧家虛儋石茅棟淋淋蓬門寂寂蕪碧草于園徑聚綠塵于虛甍玉爲粒兮桂爲薪堂有琴兮室無人抗高情以出俗馳精義以入神論有能鳴之鴈書成已泣之麟覩皇天之淫溢孰不隅坐而含顰已矣哉若夫繡轂銀鞍金盃玉盤坐臥珠壁左右羅紈流酒爲海積肉爲巒廁襄陵而與昏墊曾不輟乎此歡豈知乎堯禹之[illegible]而孔墨之[illegible]

[illegible]石日淒其欲絕
況乎秋日無一語不韵。

宗子相曰此篇前叙霖雨一段已盡秋霖之景隨顚借如一段及夫一段嗟乎一段別有一段俱以古人事實點綴光景末一段結出處順境者遇霖雨而尚耽樂正以祁寒暑雨小民怨咨諷當時也。

不忘君之志亦惓惓矣

言外之情只在可想

雖言不寵幸

怨而不怒可方屈人之遺

樓東賦　　江采蘋

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髮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飄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昔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敘綢繆誓山海而長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妬氣沖沖奪我之愛幸斥我於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若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婉恨深情在語言之外）已響動乎疎鐘空長歎而掩袂躊躅步於樓東

閔以平日語語嬌怨寫出躊躇寂寞之態

采中郎日江采蘋元宗之妃也九歲能誦二南父奇之故名采蘋開元中高力士選侍明皇大見寵幸後太真楊氏入侍寵幸日奪竟爲楊氏遷于上陽東宮妃益怨慕帝每念之時在花萼樓有夷使貢珍珠者至命封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云桂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溼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對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此賦蓋妃另奏者而衷情亦吐露殆盡矣

○○梅花賦

宋璟

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舍時病適月顧瞻圯牆有梅一本敷葩于榛莽中喟然嘆曰斯梅托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高齋寥闃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以亂吟坐窮簷以無朋命一觴而孤酙步前除以躑躅倚藜杖于牆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于宿莽擢秀敷榮氷玉一色胡雜遝于衆草又蕪沒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諧襲疎蘂暗嗅又如殷香是謂韓壽凍風晚浥夙露朝滋又如英皇泣于九疑愛日烘晴明蟾凍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烟晦晨昏陰雲晝閟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飈捲沙飄素擁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含半開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或隻萃若靈均或欹傲若曼倩或嫵媚如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難偏彼其

花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芙蓉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物皆出于地產之奇名著于風人之托然而豔于春者望秋先零盛于夏者未冬已萎或朝榮而速謝或夕秀而遄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氷凝霜沍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猶蟄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栖迹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廛甘遯巖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寂不怨凄迷陶淵明之三徑投閒曾無悁結諒不移于本性方可儼乎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懷用垂示于來哲

劉越石曰盡態極妍○以鐵心石腸者爲此清新婉麗之言誰謂有傲骨者無媚舌

陶石簣曰皮日休梅花賦序云宋廣平爲相疑其鐵心石腸不解吐軟媚詞觀其梅花賦清新麗妍便巧富豔得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東坡詩云爲君援筆賦梅花不害廣平心似鐵

○○牡丹賦　舒元輿

或謂曰予以丈夫功業自許而肆情一花猶有兒女之心乎舒曰予不見張荊州之為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果耳吾賦牡丹何傷

圓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發爲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邁倫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曉驅動盪支節如解凝結百脈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淑日披開照耀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訣坼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裊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疏者如缺鮮者如濯慘者如別初朧朧而上下次鮮鮮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連接晴籠晝薰宿霧宵裛或的的騰秀或亭亭露奇或颭然如招或儼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泫露如悲或重然如縋或爛然如披或迎日擁階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可立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謂何搖搖纖柯玉欄滿風流霞成波歷階重臺萬朵千窠西子南威洛浦湘娥或倚或扶朱顏已酡角衒紅釭爭嚬翠蛾

灼灼夭夭逶逶迤迤漢宮三千豔列星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壓景駢肩席奪銀爐爐昇絳煙洞府真人會於羣仙晶熒往來金釭列錢凝睇相看曾不晤言未及行雨先驚旱蓮公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此繁華遑恤終日以言相誇列幄庭中步障開霞曲簾重梁松篁相加如貯深閨似隔窗紗彷彿息嬀依稀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槎脈脈不語遲遲日斜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澠萬坐笙歌一醉是競孰知其他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脫落羣類獨當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欗比蕊如金屑粧飾淑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夭桃斂跡穠李慚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花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喧然而大來曷草木之命亦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曷爲而生茲汝且不言徒留翫以徘徊

陳眉公曰香豔襲人

王辰玉曰舒元輿作此賦有序云古人言花者牡

丹未嘗與焉蓋遁於深山自幽而芳不爲貴者所知花則不可過爲天后之鄉西河也有衆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寖盛今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如狂焉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文士爲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予獨賦之以極其美云○近徐文長亦有賦篇中更出奇思而大雅之致還遜舒作

○○寒梧棲鳳賦　　王勃

（切題面）（鳳仗鵲烏的對）（用文成五彩又尚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朝廷下詔必本鳳銜）（鳳居四靈之一）

鳳兮鳳兮來何所圖出應明主言棲高梧梧則嶧陽之珍木鳳則丹穴之靈雛埋符有契話言則孤游必有方駭南飛之驚鵲音能中呂喋入夜之啼烏況其光靈蕭散節物淒清疎葉半殞高歌和鳴鳥也將託其宿止人也焉知乎此情月照孤影風傳暮聲將振耀其五色俟簫韶之九成九成則那率舞而下懷彼衆會罔知淳化雖璧沼可飲更能適於醴泉雖瓊林可棲復憶巡於竹樹念是欲往敢忘晝夜苟安安而能遷我則思其不暇故當披拂寒梧翻然一發自此西序言投北闕若用之御詔莫宣命於軒階若使之游池應承恩於歲月可謂擇木而俟處卜居而後歇豈徒比跡於四靈常棲棲而汲汲

王季木曰天啓二年鳳凰集於河南之大塊山從鳥數萬人近之飛鳴作勢三日始去考此山古有鳳凰臺卽漢穎川也漢黃霸爲穎川太守鳳凰來儀迄今千年矣而今始一見因志喜而選此賦云

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　張何

芳性姑洗應律勾芒御辰鴈橋風暖犀浦花新豐障縈郭長楊映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風土堪樂山川可珍歲時不殊于荊楚形勝有類夫咸秦晚景彌秀晴江轉春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廻文之重錦豔傾城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花巧密寫庭葵而不欠擬山鳥而能悉績縷嫌遲顰蛾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盈匹言濯春流鳴環乃出于是近深沉傍清泚朱顏始映珍質方啓其始

入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將安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寄五雲長風未散泫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挂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暖送稍變廻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遶嬌鶯欲弄乘春景而方收俟王正而入貢懿其[illegible]色足重鮮明可加青爲禁柳紅作宮花能使御尉[illegible]陪夫人飾卓郎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紈之與楚練豈非細縠之與輕紗

劉越石曰驚人豔

李赤水曰綺麗若錦豔雅如花

江上愁心賦　張說

江上之峻山兮𡾋崎巇而不極雲爲峰兮煙爲色欲變態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杳冥蒙而不已鳥爲花兮猿爲子紛蕩蕩兮言莫擬夏雲陰兮若山秋水平兮若天冬沙飛兮淅淅春草靡兮芊芊感四節之默運知萬化之潛遷件衆鳥兮寒渚望孤帆兮日邊雖欲買愁腸於巧筆彷離夢於哀絃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將有言兮是然將無言兮是然

沈千秋曰輕輕怯怯如不勝致

屠赤水曰黃魯直云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又袁中郎詩云白露迷荒楚青流帶遠空沙平晴獻雪樹老夜屯風曠野眠饑兕孤舟落晚鴻布帆如屋裏何處有城中二詩絕似賦中光景

○○餘霞散成綺賦　　韋充

試一望兮雲晚而山晴，白日欲沒兮紅霞始生。含江天之霽潤，籠煙景之旋明。發光華而不定，若組織之相成。陽文陰漫，乍合乍散，離披晃朗，錯雜凌亂。麗雲日之幾重，鋪綺繡之千段。翻光倒景，擢菡萏於洲中；舒艷騰輝，攢螮蝀於天畔。照萬象於晴初，散寥天於日餘。吐丹氣於青嶂，爲金光於碧虛。越女浣紗，恥鮮明之莫及；巴姬濯錦，慚光彩之不侔。攢紅散紫，參差遷延。狀羣飛之鸞鳳，類叢生之花藥。始一變而舒霞

終一變而成綺。當是時也，則有才子去國，遊人別家，泛濫秋景，徘徊霽華。惜賞心之日暮，悵遊目於天涯。積九秋之懷抱，對茲夕之煙霞。仰丹霄之愁斷，想赤水之路賒。能不沈吟徙倚，臥坐興嗟。況復雲景迴午，蒼涼愁暮，思傷懷以振藻，返疑憂而失趣。空吟謝客之詩，還想孫公之賦。

唐伯虎曰：落筆不假鋪叙，而機調格局若天孫錦裳，是賦凌雲手。

○○傷往賦　　劉禹錫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遣情爲智，豈至言邪？予受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夭閼，弗遂也，作賦以傷之。蓋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悒悒兮，情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逾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於衰。循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我兮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輝，飄零日及之華，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

而不還，露近暘而易晞。恩已甚兮歡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覯於途，稗販之夫，同荷均挈，荊叙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濯叢，雙泳漣漪。薨薨者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飴，襦袴在身兮昔圖，差跌槃槃附臂兮餘馥葳蕤。誠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疑，曉然有難繼

之慕漠然滅好弄之姿指遺袿兮能認想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偃兮絃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駟晨轉鵬蟾夜通步搖昏兮網粘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蛩蛩閱刀尺之遺澤見巾箱之故封𨈆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翻於是非求偲窣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日龍門風霜苦別雀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一去無遺音悲之來兮憤予心洶如行波溶浸淫悵緣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在冉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紛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陶逸則曰玉簫聲斷寶柱絃絕茍非無情誰不腸斷

原評　白樂天長恨歌云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更鼓初長夜耿耿銀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八句字字得前賦情景又袁中郎憶李夫人云四十年間火宅身思量何事不飛塵而今欲學阜橋隱少卻堂前舉目人詩中思慕之情感慨之念交至故詞短而意長視前賦深思逸致各極其妙矣

荷珠賦　白居易

迸水所集輕荷正敷引脩莖而出渠凝玉液以成珠淨綠而田神龜之巢處斯在虛明皎皎畫鵠之銜來

摹寫其常
豈殊既羅列其青蓋又照章於白榆亂點的皪分規青莖仰虛無以上出掩晶熒而外映灑之不著泓分

摹寫其性
適淨不符寫於傾欹每因依於平止可止則止必荷之中央在圓而圓得水之本性颭颭倪息而常凝魚鳥頻衝而不定爾乃一氣暗後初陽照前宿雨霽而

摹寫其景
猶在曉露裛而正鮮熠熠有光映空水而煥若纍纍

摹寫其變動
無數遍池塘而炯然宛轉而須臾退視沖融而蚌胎未堅因霑濡而小大隨散合以虧全輕彩蕩漾芳濃厭浥明璣而夜月爭光丹粟而晨霞散入其息也與

荷本風波中物右珠又隨無波瀾轉
波俱停其動也與風皆急若轉於長乃是江妃之珠知凝於盤遂成泉落之泣水壺林之而殊倫水鏡沉揚而莫及則知氣有相假物有相資唯雨露之審處高英萃之茂時雖賦象而無準必成形而在茲喻於

收史得不色精碎
八則荷之生也試於道則沖而用之自契玄珠之妙而求亦水之道

袁中郎曰予讀是賦因賦詩云井闌藏波向花彈膏潤辰沾殘葉寒風動青分香玉碎煙間翠捧綠珠圓碧筒自爲天中酒仙掌何勞空裏盤縱有朝晞消不盡濺來魚浪辨應難是詩聊以效顰耳

王鳳洲曰樂天荷珠賦輕圓如荷盤走珠徐文長荷花賦嬌麗如新荷出水白爲天籟徐爲人籟

袁小修曰嘗讀內典蓮贊云寶花開敷寶性天染寶香芬馥寶莖堅幢寶葉扶疏寶蕊光耗寶臺堅住蓮之佳處可謂盡矣獨空藴予謂猶未盡也蓮通體俱空中無有窒自藕而葉而花而房試細折之無弗空也者藏重空于偷以是乎予敢引此二贊以贊此賦云

晚晴賦　　杜牧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於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雨晴秋客新沐兮欣遠園而細履而平池之清空兮紫閣清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跂松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摐摐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墮蘂黦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差於岍側兮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杳兮師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落珮兮與世闊疎敖敖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閔越石曰晚風蕭瑟林景參差

眉公以平日一幅晚景圖筆墨更有生氣

明珠賦　　王本珪

歷衆珍以採美惟明珠之獨妍自然虛靜不假雕鐫光熠熠以照物勢規規而抱圓西山之下隨珠星而隱見東海之上逐明月而虧全胡能色奪琉璃光射金玉鮫人泣吳江之際遊女弄漢皐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家而自綠無脛而至有感必通去映魏車之裏來還合浦之中垂輕簾而璀璨綴蛛網之瓏璁然明鑒不渝奇如何賞觀之則符彩溢木捧之則分明盈掌使野客取於驪龍仙帝歸之象罔豈直水懷川媚夜光晨朗而已哉倬夫宛轉周流通明洞幽物有求於我我於物無求是則文魚謝恩將我酹於漢室靈蛇報德將我答於隋侯則知珠之為用久矣為用深矣一九則鶴膺於噲參九曲乃蟻穿於夫子所貴藏於寶匣不可避於金市有被褐之士懷而不厭敢向君以暗投請不驚於按劍者也

楊升菴曰其色之瑩如夜光其機之圓如走盤當以洞光滴翠上清照乘比之

王緱山曰晉張隨有海客探驪珠賦中云我心苟

專而至寶可取我力尚定而洪波可勇涉覽
川媚之容遂探夜光之魄俯身於碧沙采瓜
揮手於驪龍頷下俄得寸以忽握候光輝而
在掌初解碩礫訝潭下星懸俄出漣漪謂川
旁月上又呂穎有西域獻徑寸珠賦中云以
爲邦爲虐者此獻則違以三德爲保者此寶
則非僭越千金我當俯念其十乘光含徑寸
吾將靜照於九閽賦中全以此立意一時尹
樞陸復禮令狐楚王季友等珠還合浦賦李
廻假破驪龍珠賦梁德裕投人夜光賦俱得
呂賦意弟諸賦中獨王叔珪賦有不即不離
之趣

刪補古今文致卷之二

虎林 劉士鏻越石
閩中 王宇永啓

謝惠連

○○雪賦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衞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爲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北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揜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爲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弈弈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冐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

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
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
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
紈袖慚冶玉顏掩姱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
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
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騖之貌皓汗皦潔
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
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
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

貉之兼衣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雁之孤飛踐霜雪之
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
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
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
芳縟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爲
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
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
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
王乃尋繹吟玩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爲亂亂曰

出喻辭新

說出心事

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
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
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
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李于鱗曰叙起借梁王之遊相如之賦古人作文
每每托人起興故先叙將雪光景一段遂形
容雪致一段取喻一段遂摹寫對雪之情一
段後發二歌末借枚生亂詞以終之與起處
召枚生使有回顧其文情瑩潔有陽春白雪
之致

鏡花賦　何據

金花精寶兮珠秀華臺挿珊瑚之樹鈎垂菡萏之花暎若無質術則有儲洞碧空其何際湛清潭其絕底鸞舞翩於睡朧龍怒鱗於滴泚淮南王懸而玩之東方朔見而稱曰此瑾瑜之榮硬砆之英負陰而內景氷澈而陽而外景花明忽兮恍其中有象杳兮冥其中有精爾乃遇妖閉之佚女淘清爽之芳時爭捧鸞匣臨乎鳳墀既翻騎而隱耀又飛花以生姿如玉之明如雪之皎席翠壁以星落薄秉鹿而霜晶拂高凌深緣隟入奧乍滅沒而在空遂迷失其所造徒美夫不根不帶扈扈煌煌若漢臯靈媛解仙珮洛川神女獻明瑞似珠水之皎皎日月之相望芒角璀錯罔兩搖揚至用在無兮搏之不得極虛爲有兮應而不藏淮南王曰旨哉大夫之體物也

天女散花之致

王穉山曰賦中滿虛玄映恰如其題昨崔膺有金鏡賦佳句云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映晴空天地洞通萬象在中虛涵不窮湛爲寒潭搖爲飛電任在公以無心有姸媸而自見思無遁靈怪無隱形中又云乍見紅顏之外透忽驚粉壁之中漏待物以虛無大不受煙蘿遥列於階前青翠倒列於堂後末云若乃窮陰歲暮風沙號怒雲掩七曜而光絕波揚百川而影滅宇宙晦蒙我獨皎潔羣物蕩搖不撓澄澈時清則動日月而揚輝天昏則與氛霧而迥別人皆持此以飾容余將鑒之以明節又張彙千秋鏡賦佳句云初臨玉扆透鶯景而將飛末樹金墀拂菱花而不着若清潭之無比類瑤池之有月映空而天地且彩照遠而山河更重末二句方有朗於見瞻竊自比於臨池更有趙自勵明鏡賦喬琳古鏡賦王起寶鏡賦種種靈思變幻出奇無窮獨此鏡花賦眞所謂鏡花水月者也故獨選此篇

韋弦賦　劉知幾

趙魏君子跡著明文有韋弦之淑慎在躁靜以區分於以詠德在我於以表正事君稟剛以宣其志守柔以播其勳動靜有恒得樞機於要道佩服無斁合規矩於典墳昔董安於事趙簡子虛心固節收目反視由一國之具瞻在同德之爲美誠孜孜於不怠諒勤勤於所履覩其弦之勁姿可以勵其攸止式標其道於焉克己所謂惕礪以垂休故以善終而令始且其天道何常順之無悔察是非之倚伏節行藏於進退守而取則在剛柔以爲箴動必可觀比玉劍之爲佩鄴令乃曰躁用乖於正性故安申以從時靜既恭於五德故不暴以爲師命韋帶之開緩體君子之舒遲惟器可象惟賢則之珮蘭則殊於楚客象環有慕於宣尼信建物之表意實善人之所資故知欲不可縱儉以足用德或可移中以成規誠君子之容止見淑人之表儀周旋之中寧假於宮徵內外相制亦合乎明德大哉景行剛柔異性緩之於帶用和急之於弦柔正能守道而恒綳因矯端而不競懿夫式彰茂德分章表情禮節既備敬慎孔明參衣冠而擬側列替紱以齊榮猗二子之垂誡與千古之揚名

王陽明曰唐劉知幾以英資獨秉淵覽三爲史臣兩入東觀博極技術馳騁古今提要鉤玄囊括殆盡操筆有南狐之志擒藻有班馬之文充其蘊藉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後世猶以二罪三失譏之至其慎思韋弦二賦情詞嚴緊凡修身事君求志達道俱於韋弦二字闡發殆盡劉君嘗云刻心胃而不忘傳諷誦而無斁旨哉言也堪與此賦爲後人韋弦矣

袁中郎曰是一篇座右銘

中酒賦　陸龜蒙

書綿百氏病載千名將有濱於九死諒無敵於餘酲牕間落月枕上殘更意欲問而無問夢將成而不成心悄悄月膛膛愛靜中而人且語愁曙後而雞已鳴才遣觸糅適別恩情屈大夫之獨醒應難共語阮校尉之連醉不可同行氣纔支綿神離色沮前歡已誓於拋擲往事空經乎思慮有藏卓擒靈之伍我願先登有孫秋放杜之君臣能執御聿當拔酒樹平麴封搖仲植碎堯鍾先刊美祿火劃真龍編虎鬚者寧敎

酲去持蟹螯者不要相逢欲倚還眠將詞又默深窮寂寞之境別有凄涼之域黃昏細雨迷途而不到長亭白晝繁華失意而初歸故國背枕求穩牽幃就黑愁應平子分與渴是相如傳得感物逾嗟懷仁不測謝月鏡共王清去去不乏風流杜蘭香別張碩來來更無消息冠纓不御杯案空陳徒織燕燕之靜漫贊猩猩之唇牛心表異熊掌稱珍剪雲夢豆採泮宮芹周子之菘向晚庾郎之薤初春加以歐川桂蠹穎谷揄人雖馳心於萬品且忘味於茲辰莫話三年誰云五斗從齊奴車騎如水任阿寗風姿似柳仙莫得而媒豔何能而有麟毫簾近遮雲母不足驚心琥珀鍘將還玉兒未能迴首或乃強迎賓友力答書牋落鬼不啻厭伊有餘襜褕猶懶整解散固慵梳卞士尉專諷蝦蟇詠堪稱笑莊周子化為蝴蝶寔是憑虛客日雖鯖鮓能珍微風可折豈比夫橘花竹葉之味酃水之清中山之碧必能醺骨酡顏潛消暗釋況前覆乃後車之警獨行為衆人之僻不然吾將受敎於聖賢敢忘歡伯

陶逭則日風神韻致的是古今第一流讀罷每令人把卷徘徊

王辰玉曰昔李太白詩云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謂醒者傳誦詩而知太白之聖於酒者近馮元城酒顛序起云酒下事顛則勝韻不極然非有勝韻則不能顛有勝韻之顛率其真而天全者也無勝韻之顛率其妄而天蕩者也是顛非所愛也貴其韻也至末云夫韻勝不在形骸而真賞常在物表

故酒星在天不必糟丘照也酒泉在地不必醉龍浴也酒顛於世不必脫帽露頂叫嘯拍浮也古之君子浴沂而輕千乘辟穀而薄萬户其人胸中浩浩如太空天織雲萬里無寸草眞能顛者也讀此序而知元城亦賢於酒者象山賦獨寫風韻自出天機其神於酒者歟

茆茨賦

薛稷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遁之流乃以閑居爲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誚况復尋山玩水散池娛神穩臥茆茨之間屬想青雲之外逸世間之煩襟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其辭曰若乃覩予菴室脩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迥出峭壁則崩剝而通風懸崖則摧頹而瀉月時或居閒晚思景媚青春陶斯磵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爲巾不以聲名爲貴不以珠玉爲珍日然風前引嘯月下高眠庭唯三徑琴則一絃散誕池塘之上逍遙巖壑之間逍遙兮無所托志意兮還自樂向明月以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以優游志琴書之寂寞谷中偏饒鳥聲多聲多音韻自相和見許毛衣眞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絃聲緩急向我茆茨集時逢雙燕來歲值遊蜂入水開綠水更應流草長堦前還復溼吾意不欲世人交吾意不羡功名立將知時事盡徒勞爭似幽棲長自戢

評

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食惟一餐築土爲室卷葉爲冠斷輪之妙齊偏同歡問道則曰考槃之樂

王承啓曰瀟跡落拓是達人之胸次猶夷自適是惜人之襟懷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

（眉批）形容景物　挽夜遊之端有預備　寫景如畫　[illegible]　借鶴與道士以發胸中曠達之思

耶道士頗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劉越石曰空靈奇幻筆筆欲仙子雲所謂不從人間來者

袁中郎曰平直叙去有無限光景

茅鹿門曰蕭瑟予嘗謂東坡文中仙也讀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

虞伯生曰賦體物而潛亮公前赤壁賦已曲盡其妙後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鶴之事尤出人意表

嬾翁齋賦

白玉蟾

眉山蘇森老于懶以懶翁名其齋翁其眞懶耶雖曰懶不入鴛鴻也其如蒼生觖望何吾聞翁兒時不甚懶也以黃卷鞭心以青衿結髮以勳業覽鏡以文章磨鋒折旋俯仰于周孔之間軒昂軼蕩于韓柳之外彼時黔黎見翁者以手爭指以目爭覩皆有望吾懶翁以禹皐爲心也今何爲其懶乎一班未露而仕意已飽儒林煙薄學海波寒豈不孤明睿拭目之望自嘉泰開牧筠陽時翁旣乞祠建作衡陽侯復有武夷

歸隱之請蓋懶翁欲心于仕而宦情如秋故于縉紳間無苞苴從臾之欲所以蘢蟠而不雨也翁今已過于從心之一年宜乎猶懶于前而投閒終老于雲水堆中矣翁有金華之浮家卽其先侍郎之故廬也堂前有丈餘空隙遂以八九椽而宇之三而開牖粗可容膝砌板代甓濡灰飾壁蓄一枝花立綠桐之琴事三尺汝陽碧荇之劍翁欲睡時化爲蝴蝶飛上登華胥國翁欲飲時伸頸如玉虹一吸酒海乾翁欲吟時玉樹忽生風珠璣吐落紙翁欲棋時縱橫星斗亂剝

琢玉聲寒。翁欲舞時。谷神移玉山飛。劒指空碧。翁欲行樂時。橫拖七尺筇。松間一長嘯。翁欲狂歌時。一聲轟鐵笛。喚起玉淵龍。謂如溪山得名。草木無咎者。翁亦從而詩之。花魂無主。月魄不歸者。翁亦從而酒之。翁但懶于世事。而此皆不懶之懶也。事各付事。無心于事。此則翁之嬾也。睎顏之坐忘。傚綦之喪偶。漸入希夷。與物俱化。至于忘寢忘食之地。則謂之眞懶也。翁也心君殷清閒。白眼覷朱紫。政所謂杜鵑罵鴻鵠。丹棘笑榎楠也。翁居齋中。惟嬾所適。雨送添硯之水。竹供掃榻之風。雲展遮山之簾。草鋪坐石之褥。晝則傳山飛碧蛇。夜則銀釭泛紅。栗飲酒吞風月。吟詩皎水雲。斫竹斬春風。移花劬曉月。此則翁之嬾中不能嬾也。客從武夷來。見翁如此懶。遂造嬾翁齋。醉筆自泄滿應問懶翁。日東風開柳眼。黃鳥罵桃花。齋中自有春。不喜出郊飲。公于此時。懶于踏青乎。幽軒風雨過。明月一池蓮。筆下生薰風。此心不受暑。翁于此時。懶于入林乎。落葉隨孤鴈。呼霜要辨寒。秋光滿乾坤。萬象自瀟灑。翁于此時。懶于登高乎。水浸梅花影。縷

呼一樹霜芋火煨地爐。爐烹自煮雪。翁于此時。嬾于探梅乎。翁曰。然塵埃刺眼。名利焚心。豈能一旦頓然似翁如此懶也。壁上之琴幾日蒙塵。牕間之硯幾日無水。翁懶之故也。清風而關門。留月而待榻。翁懶之甚也。嬾翁有廬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供饘粥。有子可以嗣衣鉢。不與俗交。不與人語。翁之身。前乃一老禪也。

劉越石曰。春風筍紅。老眼為醉。

沈千秋曰。此文與湧翠亭記同一格調。

袁中郎曰。前以不懶接入懶。又形容以幾多不懶事。又以懶態懶境中探其懶否。以實見其懶到末以禪結之。得起伏承接變換之妙。所謂翻空出奇者。

夜聲賦

陸文圭

（初昏光景）微醺解中夜，獨寤當逆旅。心清聽斯聰，聲動應可舉。櫺窻疑林颸，斜侵覺隱雨。琤琮僧樹鈴，齒軋鄰家杵。

（更深光景）柝聲喧遏兒，剪鄰鎧縫女。陰隆莫行市，橐橐宿舂杵。斜睡人已酣，嬌啼兒欲乳。悲酸或孤嫠，咳咯將病嫗。

佰裂倚概今，釜沽奴稱煮。粱泥落棲燕，樹果墮饑鼠。

（夜半光景）拂樹鳥驚移，含芻馬齕叫。火煎蘭膏槽，滴玉欽磬。腹楞雷殷春，耳眩蟬吟暑。宮壺沈此時，巫鼓來何許。

（五更光景）趨朝唱鳴騶，跡行接偶語。百蟲背然飛，靈雞振其羽。

衆音等天籟，須韻諧律呂。

上百谷門微酣初醒，側耳靜聽，自風雨鈴杵，老幼兒童，以及蟲鳥飲拆溺器皿，一一摹出。文止百餘字而衆音具矣。斷落中有翁純皦繹之妙。

白兎賦

姚淶

（備往古瑞應以引起白兎，又述國朝瑞應之盛以現今上）臣竊惟德協於治，治協於瑞。遂古以來，蓋莫不然。赤文之錄，堯也；昭華之琯，舜也；白狼之銜，湯也；丹烏之穀，武也。疇德之符，有足徵焉。後世德薄化漓，其不能繼無惑也。惟我　皇上道貫三才，智周萬物，孜孜為治，化浹邦家。是以一紀之間，河清甘露，靈鵲之類，史不絕書，疊貺駢祥，獨駕古昔。

（又引一時瑞應以說起白兎何等次序）屬者西蜀憲臣獲白兎以貢於闕下，較諸他瑞，尤為異常。自非天無藏寶，地無隱祥，何以有此？夫有至德者必有至治，有至治者必有至瑞。諒哉斯兎之為符也。

（敘作賦之由）臣瞻依日月，鼓舞鳶魚，待罪文署，忻忭萬倍，是用作為歌賦，以光讚聖德。蓋不獨使淵雲諸臣得專藝於漢世也。謹獻瑞兎賦一篇，上塵睿覽。

（先以頌聖起）赫皇明之昌曆，啓聖人而馭宇。紹皇王之丕圖，振陰陽之宏紀。象三光以垂照，順五行以立軌。熙鴻醉於昊軒，匹休光於姚姒。

（點出兩代聖德）放勳襲其欽明，早麓宗其豈弟。仁恩衍而橫流，義聲馳而遐靡。煥采物以弘文，遵彝常而崇禮。洽玄德於幽明，敷茂化於遠邇。覽隆古以

點出瑞應

字此方賦出白兎

形容白兎細画

形白兎之靜

獨鶩揚徽烈以齊美三靈協而胥慶百順祕而來禔或吐秘以表貺或孕奇而薦祉紛嘉禎之攢集兆至和之所委邈西蜀之上游蟠龍鬱而爲岡育異兎以馴伏匪川澤之能藏恒中山與東郭何凡品之足方羨冠倫之仁獸傳郡國以騰章疑皓輝於西陸披素彩於少商瞻蓝淵兮融覩感玉衡兮流光昭明晰兮廟祀應單閼兮歲陽毳如絲兮皎皎胖若珠兮煌煌壁月滿兮露滑箕風入兮桂芳物與時兮競奭望帝都兮開祥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爲漿耀珍環於

形白兎之典于常兎

發出從聖治之徵應

形容盛之頌述

王母配純雉於越裳躍昇平之華囿儀清穆之朝堂映翠華於上苑棲朱草於中唐嗟彼𪊲之爲族亦既繁而孔庶駭降質之特殊乃呈姿以托寓驗以瑞應之圖稽以古今之注采之里俗之謠訊之筮龜之喻往紀之所尠聞先朝之所未遇察金案之有徵章皇風之廣馭庶事敏而惟康高年邈而有譽旣丕振乎文英復遠戢乎兵戎占以類而相從嘉協氣之充裕臣工見而翔泳靄四域以同豫觀合昪而應符信能德之當天恒遜美而弗居廣皇情之乾乾存寅畏於

索馭切兢惕於臨淵紛華斁而不御嗜好至而莫遷道既隆而愈恭精巳勵而尤堅辨敬怠於儒籍審勞逸於農阡敦德業於久大泯聲臭之幽玄游高明兮浩浩履中正兮平平願升歌以頌禱從八風以相宣茂本支以百世孚景命以萬年

以聖壽望君享國長久爲祝

陳眉公曰伊彼㝈兎趯趯爰爰此何足深異者而當時得之以獻且爲之賦以紀之豈非有見夫我世廟之時齋居靜攝而假此以壽其君乎夫盛世之主其視祥麟威鳳山林之畜耳

其視芝房奇卉畦圃之蔬耳特因事進規固臣職之常而祝君萬壽尤臣子之願篇中深得忠愛之旨而莊重整勅有風人之致

沈晴峰曰世廟勤恤民隱茂對庶類先是玉芝産于　獻廟之楹田畯又進一莖數穗之嘉禾九十七本至是復以玉兎進抱朴子曰兎壽一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長生久眎之符也玆獲諸崇壽之岡皦然皓質素狐儷粹允希皇上久視之遐齋瑞斯呈姚公之忠愛見矣

龍馬賦　羅汝敬

永樂十八年，青之諸城產龍馬，其鱗甲龍也，其鬃鬛亦龍也，其文臆頳尾，形色光彩，步趨意態，又皆龍也。奇哉瑞乎！邑之耄耋異而告於其長，以獻闕庭。臣謹按史冊云：龍隨方而至，所以彰明君德、表應太平。今龍馬產東方，其色蒼而青，聖德所致，固可見矣。矧夫大禹成治功而神馬呈，羲皇宣人文而馬圖出。今

皇上為兆民開萬世太平之基，以建北京，而龍馬適見，感召之機，豈偶然哉。臣汝敬職司紀述，不勝忻忭之至，謹拜首稽首而獻賦曰：

有神物兮叶坤之貞，符乾之靈，含秀月窟，播品東濱。緊騋牝兮毓質，蒼龍兮降精。方其震電倏爍，風雨晦冥，房星馭兮移次，川后翕兮效禎，匪渥洼之異產，信滎河兮同徵。有耋者聚，載刑載偵，爰告於邑，爰陳於庭。於時天開黃道，雲駐霓旌，聖皇穆兮當宁，百辟儼兮盈廷。諸福畢至，奇祥沓呈。乃瞻乃顧，乃陟乃登，並騶虞兮同列，翊瑞象兮偕行。旅玉獅兮為友，耦祥麟兮作朋。恍矜巳之遭遇，仰金鋪兮長鳴。肉騣碨礧兮玉甲精熒，首昂渴烏兮尾掉長鯨，蘭筋權奇兮[illegible]驍騰，臥則蚪伏兮動則雲興，絜河洛之文背，絢[illegible]兮縷膺。耳批竹兮錐車，蹄踏鐵兮風輕。五彩煇兮霞綺，隅目睒兮長庚澄。匹練兮雪花凝，溟驪珠兮流霞頳。元氣氤氳兮瑞靄蒸，雄姿傲儻兮馴不驚。飢飽玉山兮珍粒，夕飲太液兮清泠。神姝赤墀，光涵繡楹。方皐曾不能以得其彷彿，韓幹安能以貌其形容。爾時聖皇為天之祐，宅是兆京，禮玉帛兮交錯，將圜丘兮告成。爾乃栽駱法駕，七就繁纓，寶靷銜玉，錦韉棲璃，躡浮雲兮御天，巡六位兮時乘，彰聖德兮合清寧，兆萬世兮昭文明。臣乃載拜手稽首而復為之歌曰：能馬兮翩翩，神變化兮合自然，雲為蓋兮風為軿，熊羆變皋兮相後先，奉時巡兮周八埏，永樂昇平萬萬年。

陳君公曰：天生有道之主，則必毓有禎祥以表靈異。嘗　文皇帝時，聖駕北征，擒胡定虜，功亦烈焉，而神馬獻瑞。將為偃武出耶？將為文治出耶？青城之產，蓋宅京之兆也。夫君非好異

王公有題馬三百一云雲馭花驄汗血姿昔留[illegible]傍[illegible]

物斯臣下不敢賜其意而共慶萬年之初如漢代封泰山禪梁父神龍因以紀年五鳳因以紀年者視此何如也

原評　昔杜子美天育驃騎歌中數句云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騷朔風起毛爲綠縹兩耳黄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子美可謂相之于牝牡驪黄之外者矣又太保王抑菴龍馬歌前段云龍馬之生自西夏矯矯神龍合變化精靈欻

雷雨垂產此雄姿妙無價龍馬越自西夏來玉關浩蕩寒煙開驕嘶驤首望北極萬里捷軼非凡材天門九重麗晴旭匹練騰光絢人目鱗涇疑沾榮水波蹄高似削藍田玉虎脊麟腹鸞鳳膺重頬銳耳皆天成目精炯炯飛電紫口吻燁燁流霞赬崢嶸骨相世莫比凡馬千羣亦徒爾蜿蜒虬尾時一搖颯颯長風爲之起金輿駐蹕常　大廷翠華羽蓋隨鸞旌　冊墀迥立儼不動伏下誰敢爭先鳴

重瞳臨軒一垂顧瑞氣祥光連禁署騰驤竦躍如有情自喜今時沐　恩遇百官承　詔欣見之玉堦拜跽前致詞　聖皇在位能有此巍巍道德同庖犧云云篇中形容贊美如對韓幹畫圖而觀前賦則又如天馬行空矣當竝爲作家獨步

○○雙鶴賦

朱靜菴

惟仙禽之高潔。稟玉雪之貞姿。翔昆崙之琪樹。啄玄圃之靈芝。共遨遊於碧落。同沐浴於天池。與鸞鳳而爲侶。矧燕雀之敢窺。何虞人之見獲。遂籠送於軒墀。蒙主人之過愛。聊隱迹而棲遲。故其呼之則應。撫之即馴。山雞雜處。野鷺爲倫。志昂藏而獨立。情偃蹇而弗申。若夫春雨初晴。花陰滿庭。臨風振羽。向日梳翎。或踟躕而時舞。或夭矯而同行。望故巢之脩阻。徒奮迅而長鳴。旣而白露初降。金風始鳴。丹頂皎潔。玄裳飄颻。發清唳於永夜。徹遺響於九皐。感遊子之躑躅。使遷客之無聊。爾乃安於棲息。飲啄適宜。受乘軒之寵渥。釋籠檻之羈縻。愧微軀之菲薄。承眷顧之恩私。感厚德猶未報。徒馳情而在玆。永充君之玩好。誓畢世而不違。

楊升菴曰。朱靜菴。尚寶卿朱祚之女。教諭周濟之妻也。幼穎悟。以詩名於時。爲名流所賞。嘗讀李易安詞有云。一代才華眞可惜。錯將閒恨寄新詞。然朱亦以所匹非偶。每形諸吟詠。故其離落見梅有感云。可憐不遇知音賞。零落殘香對野人。三復斯言。情見乎詞矣。

王文端公直詩云。縞袂玄裳久在陰。送君亭館伴閒吟。風霜自是千年骨。霄漢常懸萬里心。池上夜鳴清露重。階前春舞落花深。他年綠野歸休日。還向瑤琴託至音。詩中佳思妙致。與此賦不相上下。但出閨閣之手。爲尤難耳

瑞鹿賦應制　蔡昂

響徹雲霄詞分玉質西京風物也

偉中林之奇獸。感明時以效祉。歷三川之迢遞匪憩
節以遥征。乍委轡乎星驛。即揚彩於天庭。望璧門兮
歡騰。瞻玉守兮屏營。爾其秀發桃林。異標赤縣。立聳
瑤山。行拖縞練。直齊靈豸。指平政以爲歸。仁比祥麟。

以上言鹿來[illegible]之故

遇生物而不驁。誠間氣之所鍾。豈人代之恒見。嗟嗟
爾鹿何來𣢾。維我　皇之御極。方逸駕於唐虞。一紀
典道。宵肝訏謨。以仁義爲爐冶。以禮樂爲範模。鼓鑄
萬類。陶鎔九區。至和充溢。功化涵濡。是以天不隱祥。
乃昭靈貺。地無藏寶。乃出貞符。若此鹿者。固爲陶[illegible]

以上言聖化博被品彙昭格而玄鹿有瑞鹿之徵

中之一物。而徵之圖籙。亦契合而不殊。不然際天所
覆。極地所載。大至無倫。細入毛介。罔非祥風之所被
拂。　聖澤之所沾溉。矧茲瑞物。產於中界。不煩重譯。
不限溟海。政教聲名。朝馳夕届。殆所謂鄰斗極之輝
光。邇天漢之波派者也。又烏能出乎我　皇化育之

[illegible]

外。遨大禁林。茂有芳皂。珍藏醴泉。給飲靈芝。爲糧備
龍驂之上乘。與天駟而翱翔。慶遭際之特殊。念出處
之非偶。或遠望以長鳴。或騰歡而驤首。止玉樹以爲
朋。過瓊田而作耦。依棲得地。既異深山之遊。登降有
儀。亦非在壙之走。是宜易名兮百祿。以祝我　皇兮

末結祝聖壽之辭

萬壽。重日乘乾道兮正國經。獲休應兮昭德馨。開登
歌於周廟。觀舞獸於虞庭。伊振古兮如斯。　皇受福
兮孔明。

陳眉公曰。鹿之爲獸。名號伊尼。而質駕扶南之車。
品作仙庖之脯。豈不可貴。且其爲周䄇而入
貢。明荒服之大義。至忠也。借陶淡而嘉遁。成
逸士之幽趣。至貞也。隨伍襲而悲號。助孤子
之哀思。至孝也。又其挾穀於鄭弘。解囚於石
勒。報郡守而爲相。識匹夫而作王。至明也。故
世南有賦。浪仙有詩。誠珍之也。是篇不盤鑿
援引。而丰標瑰麗。態度悠揚。深得賦體。至末
段尚覗數語。更覺奇峰聳秀。尺水興波。而一
念悃款。葵忠直照丹扆。持此逐鹿中原。當無
勁敵矣。

王守溪曰。世廟四十四禩。　聖誕甫臨。九月大享
禮成。有白鹿見於藐姑射山仙洞之側。交成

王得之以進夫藐姑射之山神人之居在焉乘雲氣御飛龍能使人物壽昌而年穀豐熟列仙傳曰鹿一千年爲蒼又一千年化爲白殷仲堪曰白正色鹿者景福　上帝此瑞鹿之見將　聖德萬壽故錫之瑞鹿以彰厥徵歟賦中深得此意必傳必傳

吳匏菴曰昔學士陳懿德有頌曰天鑒在下民德惟馨爰有瑞鹿來獻其禎自彼宗藩貢於帝庭粤産何所藐姑射山夐然仙洞秘矣玄闕十洲馴適五嶽盤桓瓊枝夕燕玉液晨餐曠如神授皎若帝頒迺辭真島迺進瑤京率舞清都來儀禁城狉狉其形呦呦厥聲音諧百祿美誇四靈長生聿兆久視允徵老氏昔乘發祥寶李黃帝瑤池致壽萬紀先聖備聞於皇是比云云堪與此賦并傳

五色雲賦

屠隆

（湖光水色如在目前）（從天字出雲）（寫五色次第）（連用十六箇句轉迭翻韻）（正寫五色雲）（四句寫雲之幻）

五月既望遊湖而西驅車高原飲馬空陂娟娟者湖秀絕而孤綿亘千里映帶城闉沙長水明洗鷗浴鳧青蒲照人綠波平鋪少税駕於湖濱弔昔賢之遺迹余欽斯人兮高曠俯大湖而歎息歎息自天俛仰今古何彼卿雲爛焉以巨迴合朗映皦日微吐蔽天者半厥色維五厥狀瑰麗玄黃雜糅或如玄圭或如白珂或如靈芝或如玉禾或如綺縟或如紫紵或如文杏之葉或如含桃之顆或如秋原之草或如春湘之波濟濟脩脩之連聯呈冶態而婀娜又如萬花競開百鳥齊飛奇姿窈窕秀色離披威鳳之彩庶幾錦雞之翼差池屑屑霏霏纚纚褷褷粉乎若纈轟乎若璧又如偃人製錦借色雲君濯彼天河五彩成文丹霞失麗明星載昏長天紺碧遙光深靚羣山茲朗回溯獨眺芙蕖相鮮下爍紫荇大物矜炫變幻靡窮乍散乍合若淡若濃靡兮若啓窅兮若濛嗟此璀粲疇役太素神乎巧我天孫所始何文章之綺靡恐大帝之是怒嗟驅負翠泄秘抽玄東壁獻圖丹甲命篇挾河漢

以布彩走五星於毫端振藻耀日鴻思寫天篆妖虹而直上捫列缺而倒懸洵天章之巨麗何人工之能為相如幺麼子雲無奇錦心莫吐彩筆藏輝雕龍刻鳳之技黼黻藻火之形莫不銷其文彩遁其精靈金闕洞開高敞玉樓丹青錯落棟宇雕鏤閣道瓊瓏列僊出游引以翔輿夾以華輈霞裾成削環珮相糾紛朱幰與紫蓋嵌七寶而雜琳球朗焉翕艴六合晶熒繪山川絢日星掩闗門之紫氣奪霞標於赤城有爛其光燁燁其英王母之所不能詠羣臣之所不能賡是誠乾坤之上瑞兆國家之文明著焉神爽悅矣骨驚余安得躡層雲而上馳下視大地之與蓬瀛聊申意於斯文悵獨立而屏營

徐文長曰卿雲五色乾坤上瑞也而變現於湖濱耿帶於城闕百物莫媲其靈異上帝悉洩其眞宰此大塊之文章豈人間之藻繪非文明之朝焉睹此乎是不可不為之賦

濵海波恬賦　屠隆

西嶽山人遊於東海遘東海生於海濵西嶽山人揖東海生而進曰僕山人也世居西嶽華山下今者汗漫遊於東海敢問東海之勝奚若東海生曰夫東海天下巨麗之觀也今者子從華山西來大海之勝吾且與子共覽焉又焉事僕空侈談其盛哉乃相與登海門縱目觀之偉哉大浸恢詭特異氣蒸宇宙流瀣雲翳皸弄寥廓萬形失麗含渾沌并元氣蕩八荒吞四裔漭瀁浩森超忽不知其窮際爾乃踟躇旁皇於其上海風蓬蓬而蕭颼高天下焉大地欲浮長波捲雪跳沫崩亓肆遐矚於空曠顛倒恍惚窅然喪其赤縣神州雄怪駭兩心目神光散而不收西嶽山人曰有是哉東海之勝一至此壯也東海生曰今者子徒得其大觀尚未領其奧區也僕攷之載籍東有大壑名曰歸虛受八紘九野之水納天漢之流而廓乎有容滈乎無餘南通滇池東至瑯琊北亘玄朔西涉流沙捲三湘吞七澤杯盂九河潢潦四瀆大海之外又復有海禹迹之所不能到圖經之所不能載日月跳

臨邛道士訪太真事求陶虛上下極天涯時茫茫忽見海上有高仙山在虛無縹緲間讀此段光景宛然

亢於其中浮大地之幾何曾不盈其一堁又有扶桑千仞上凌大空查枒谽呀靈根莫窮巨鼇載乎五山峙萬古之神功橫波乘漲不與世通唯飛仙而能至寔乃天帝之所居蓬萊崒嵂而軒露方壺天矯而騫驟大鳥集於壙埌之野羣仙會於虛無之場遊鴻濛遨雲將樂范風嬉東皇盧敖偕若子而叟猶安期邀羨門而翱翔淳圉拉陵揚而容與浮丘接王喬而徜徉仰貫列缺之倒影上干北斗之孫光吾將劃然長嘯矯焉輕舉駕赤螭躡綵虹脫塵跡訪仙蹤以凌乎

設難一端是篇中生有處

海上之諸峯子其能我從乎西嶽山人曰唯唯是或難哉子將陵虛徑度僕恐身不能生毛羽若乘舟以往印望見仙山輒有天風吹之而去奈何子無誕矣僕聞之聖人出世海不揚波有諸東海生曰然即越裳氏所稱今時之謂也今天子神聖首詔改元恢唐虞之至德流大海之波潤化及昆蟲恩被八埏而西蜀劉公又適膺天子簡命以節鉞來鎮東偏於鎮劉公一代偉人坐鎮方而雄視海門千艘霧列萬竈雲屯威令霜肅德煦春溫大海以東兀然重關巨鎮不

海門未有劉公民心不安動皆字之發

啻一虎踞而龍蹲也方今上之未御宸宇而劉公之未秉節鉞於東土也當其時島夷䟦梁肆兵海上鯨鯢吹腥蛟鼉鼓浪洪波鼎沸飄忽震蕩掠我編戶虔劉元元壯者俘馘老弱見殘積骸如丘流血成川羽書交馳偵騎絡繹將士枕戈天子旰食固嘗徵發荊楚之劍士召募三河之巨猾廣收秦隴之勇悍結納燕趙之豪傑莫不臨陳怖栗不戰自摧虜人屠之如芟草萊賊用猖獗疾於風雷浙河以東江淮以南賊衆橫行蹂爲戎馬之墟城邑蕭條人民逃逋天子震

劉公一至海門河伯海若咸歸德政矣

怒大吏伏誅秉鉞相繼董而剪勦今者劉公之來軍聲大揚不怒而威不戰而強窮寇褫魄遠竄遐荒公忘弗懈愈嚴邊防雨乃伐鼓撞鐘建羽揚舲吒吒則噴薄山岳指顧則旋轉滄溟截水怪驅蜃精介鱗走長鯨伏罔象之神姦褫支祁之獰猊陽侯頓戢而罷風靈肯不鼓其狂波琴高伏日月之光景海童跛陰陽之靈和奇相助順於沙內岷精呈曜於虞阿駢馬遁迹於重泉水兕潛形於盤渦龍䲙一角而馴擾天吳九首而婆娑浣遊神蜧屏息黿鼉文鱙精麗其

錯綺玄蟵光生乎織羅樓臺結乎蜃氣光芒發於若
華百靈栖息萬怪不譁瑞鵲蔥蒨珍奇孕出玓璨璀
璨絢霞映日水晶獻於馮夷之宮氷綃貢於鮫人之
室明珠來於驪龍之淵大貝出於黿鼉之府琅玕見
於折木之津玫瑰效於金樞之穴鳴石叩而有聲浮
磬塵而不沮又有月鵲窈窕奇鶬連娟白鷺踉蹌玄
鶴翩躚爰居之栖島嶼屬玉之下藍田大鵬之翮垂
雲鵷鶵之光竟天是皆珍怪瓌瑰權奇鬼化詭希世
之瑞而壯靈海之觀又如颶風不作海若大喜平波

展鏡深不見底天開氣清廓落萬里曜靈出於暘谷
朝暾射於扶桑乘蹻蹻而縹緲沆瀣浮而蒼茫六合
清塵王風四張百奧底定物無災傷配美周京海波
不揚若乃島夷卉服窮髮荒陬新羅高麗朝鮮琉球
烏衣黑齒穿心飛頭海外之國類千百許雕題文身
獸形鳥語天界夷夏隔絕中土莫不梯山航海闢開
長征重譯款塞來朝聖明獻琛質子頓首闕庭妖氛
滌蕩寰宇澄清海無警波東方以寧於是王帳韹闕
高牙夜寂鳴笳不動刁斗不擊元戎坐笑圍棋對客

椎牛饗士超距投石戲卒解甲徙兒桑弓水犀三千
艨艟萬艘舲艖巨艦舳艫艨艟錦帆綵幔青雀黃龍
莫不維纜海濱樯櫓相連高歌鼓吹擊榜叩舷三軍
驩譁諠阗徹天或觀濤於浦口或弄潮於急湍或試
射錢塘之强弩或戲擲駐石之長鞭漁者垂詹何之
綸投任公之釣摎潆洄之流窮幽瞑之島總江豚羅
海狶取鰛鰽潆王鱣帆檣相戛和歌擊鮮而或引吞
舟之巨鱗連横海之頳尾鬐鬣插雲顱骨積疊流膏
吐涎腥聞千里獵者張機設網列滿坑谷弋射海獸

奔駭馳逐獲狡兎縛巨鹿轟玄猿毚綠䝙納骨專車
割鮮殷轂至若海上編珉居鄰斥鹵煑海為鹽沃饒
萬户經營太公料理仲父筴藉勾稽大國以富或採
鰈鯖金蓋玉繪人兢富膏又若海舶大賈易貨島外
海錯往來隨潮水母目鰕屋丸江珧石華海月螺蚌
桂席海水憑陵澥浰出沒魚龍經涉神怪關吏不詰
津卒自在齊民之環海而居者樂化日之普照沐聖
澤之無涯魚鹽雜遝煙火萬家秋熟粳稻春繁桑麻
黃椎鼓腹而嬉遊俠少蹴蹋而紛拏吳歈越唱激楚

渝巴揚鼓吹笙管絃嘔啞歌士遊女聯袂滿車遺簪墮珥履舄交加衿珠玉之滿盛闘羅綺之繁華斯皆聖天子之宣鉅化敷偉功運貞符參玄穹仁覆京邑旁流四封而寔劉公之有大造於東也是以朝廷釋東顧之憂大臣不復建靖康之策天子舉萬壽之觴於上詞臣撰太平之頌於側高居穆清海天寧謐又奚必如漢武泛蓬萊之樓船秦皇侈會稽之勒石皇圖永固其樂無極僕將與子偃臥海濱覽其巨麗收其閎放以大子之胸臆於是西嶽山人瞿然而驚爽然而喜起謝曰僕居華下月常登巉巖崔巍以為天之大觀自華止矣今者觀於海復聽子談海之勝迺令勝自失耶莊生河伯海若之喻詎不信哉

王鳳洲曰濱海奇勝序次如海市蜃樓恍身親遇之者中云劉公未東　當宁屢勤宵旰劉公甫蒞海門立貽寧謐公之功與德當與此賦俱傳不朽矣

嬌女賦

唐寅

臣居左里有女未歸長莊妖潔聊賴吾頻態體多姸窈窕不妒既閑巧笑流蓮雅步二十尚小十四尚大兄行出賈長嫂持戶日織五丈縫不及莫三丈縫衣餘剪作袴抱布貿絲厭浥行露負者下擔行者佇路歸來空中嘖嘖怨怒策券折閱較索美貨着被入被不食而饇雙耳嘈雜精宕神怖形之夢寐彷彿會晤咀桂嚼杜比象陳賦螗蜩夏蛻額廣乎而春蛾出甬修眉揚而白雲康山黛浮明而朝星流離目端詳而華豨列犀齒微呈而含桃龜膚口欲言而菡萏承露古合藏而蝦蟇蝕月顛髮圓而毒蠆搖尾髻舍風而鴉羽齊奮飾梳粧而游魚吹日口輔良而蝶翅輕暈耳鬟偏中而恆月沐波大宅黃而琵琶曲項肩削成而蝤蠐嚙李領文章而霧素一束腰無憑而鼎姑欹合體修大而酥凝脂結袒微傾而鷲翎半擎爪有光而玉鉤聯屈指節纖而蓮木雪素臂仍擬而角弭脫鞲屐高墻而輕颭捲霧行褰裳而梨花轉夜睡未明而溫泉浸玉澡蘭湯而陽和駘宕醉敖翔而咏曰灑火

天帝云家殷良施樓倫鈎逞語姓爲閾年己蒔微笑閨香房詩中金爵北起

箏兮瑱不難箏鳴鳳兮釵琅玕絡瑟瑟兮銀指環披珠綴兮能係臂琊璜而瀞兮稍翡翠金襪鈎兮繡鳧地豬黃潤兮裡方空縧倒頓兮玉膏箭綦丹縠兮素五綵麗炎炎兮倫無雙。

王辰玉曰豪傑簿上寫相思神仙眼裏滴紅血。

秦情知許借恨傷悼之切耳

顏司封傷寵賦　　祝允明

滿不久秦臺月聚不住楚觀雲雲彫月墮兮紅粉黃塵於是緬邈宵情芊綿晝臆憐生信誓之留怨觸循奩之歷則有鈿釵孔翠繡領鴛鴦隱窺鸞照琊解風笪髮燕草之碧綠臉越蕖之紅房𢘽惑予輳兮隻朧魂迷鸞帳兮半張昔喻麗於羣芳茲萃芳而何益悲瑤草之不聲痛瓊華而無息苦莫苦兮斷知心悼莫悼兮難國色撫幽棲兮誒孤巾傷四海兮無佳人便爲巫女終成夢便作姮娥有底親銀蠋九枝光綠沉百和香香不歇光不滅瑤琴鼓殘兮湘水咽紫簫吹斷兮黃泉裂雖令魂返少君丹假使貌成虎兒筆爭如歌出李延年會道佳人難再得

閔以平日返魄無期招魂有盡情非飛絮能逐春風零落邪。

王百谷曰形容之倩情思之幽令人可歌可舞可喜可悲。

隋書五彩五章作經　雞棲于塒　雞棲于桀　極典確

此段善寫形色

此段敘述德目

晉宋以來爰贊一長鳴[illegible]作人[illegible]後形希言說

我朝定為三品服章實貴重之[illegible]是言自遠已匠

錦雞賦　王世貞

有鳥于此，鼻祖鸑鷟，厥彩五章，實繁其族，玉衡之散，其造不淑，棲于塒桀，人所卵育，爰有令支，機精所屬，首若鬱金，項如結綠，翡翠叢腋，湛丹凝腹，忽橫絕而迅往，杳驚電之掣目，稍安翔而反顧，爍殘霞之散陸，爛爛兮芍藥之春敷，灼灼兮菡萏之朝榮，又似乎火齊之為鐙兮，蜀機軋軋而未停，蹦其耿介自標，馴和且平，棲止必諧，飲啄不爭，能使鶡慚相猛，雉遜文明，雖彬彬乎君子，寔粥粥其無能，乏曾城之善舞，謝九真之長鳴，然而幺曆微質，托產遐裔，豈帝舜之華蟲，而旁采乎余類，彼譽命兮不逮乎先朝，乃服采兮章施于聖世，陋古先之徒珍，笑鷫鷞之非麗，躡孔翠而直上，托胎禽以差次，聊頡頏兮筍班，亮先登兮楓陛，噫嘻，譬之雲臺丹青而赤松托寄者耶，上應天象而垂釣水涘者耶，名之曰錦雞，而古無是者耶，其鷸冠為冗，以鶵為弟者耶，辭曰，咬喋禾黍，聊容裔兮，不自知賤，安知貴乎，食子之食，匪以惠兮，所苦籠贅，願從此逝兮。

陳居一曰：按羽族中有名令支者，其鸑鷟之流亞耶。彼其耿介皎明，非凡鳥可匹，而聖世施之品服以彰譽命，此一物也，豈古無而今有耶，則是上貴之賤之也。嗚呼，彼不蘄害于樊中，又烏知乎貴賤。

王鳳洲自記曰：鄖山中多錦雞，五色可愛，古不經見，至明而定為二品服章，人始稱之。按爾雅，鷩雉有數種，曰鷩者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赤，項綠色鮮明，疑即此物也。又尚書山龍華蟲，註華蟲雉也，一云鷩雉也。當時服章所取意或用此。初夏晝永，感其在目，聊為賦之。

金魚賦　王世貞

何水族之微淼承金儀之熠熊形表端乎帝符色微緑乎紛日冠蹙浪之瓊丙抱含書之丹乙鱗奕奕而瑩錯沫霏霏而布琴容與如泰彷徨如隘駢集如嫦儵散如避乍遠乍近疑謝疑畏縱横兮微飈之蕩朝霞浮湛兮鉤月之澹烟蘿衡穿兮綽約曳隻而渡鏃河順流兮芙蓉折苞而委素波欲躍兮四觸荒而皆喁將潛兮小星尾而就游喽喋兮指萍苴充旦餔委翳兮藉荇藻托宵居月霖霈霂兮似有鍋白日霹靂兮竟焉舒從龍適兮乖風好中獺忌兮幾不保江湖遡兮故鄉風雨淹兮中道念比目之傷折若剖腸而就犒幸脱身于鼎鼐敢辭羈乎盆沼歛鰭迫兮自言親蚌蠃狎兮忘匪倫交煦沫兮匹儔寄食息兮他人君不見兮南溟之巨鱗𥟖天津兮戞崑崙粻餘皇兮鞭洪淪揚鬐甲兮恣膏肉龍伯逝兮縉不屬嗟生命兮在天汝何爲兮惆悵涸轍兮見憐清泠兮蒙放決兮渤澥兮朗携貞洸瀁縱心調暢何莊惠之足論竟相忘于波浪辭曰款女麗罶芳其餌兮委身受紲中疇兮咫尺翕違隔千里兮凶吉㸚伏易終始兮皆彼吞舟制螻蟻兮優哉游哉聊卒歳兮

陳居一曰魚之族多矣而此尤水族中最微也然其負金灼日或潛或躍或餔或托不離盆沼之間雖難與南溟巨鱗全其縱壑傷折刳腸之患庶幾免矣噫彼號吞舟者尚且制于螻蟻何如此魚之爲優游也因有感而賦之

雷思曰丁未閏試以瀛洲亭新水觀遊魚爲題施羽皇中云爲問恩波何處來翻空太液滿金臺雨後新添水紋穀荷香作隊魚徘徊參差在藻朱欄動下上浮波玉吸空不餌不驚意自舒對此神閒觀欲縱濠上莊生與有餘會心不羨陽鱎魚韓若海中云一泓如鏡揚文漪鯈鱗相逐何參差穿荇大小時跳泳戲藻後先如追隨來句云子非我兮我非魚魚我相忘樂自如那知尋丈煙波外尚有江湖萬里餘兩太史詠語深得賦中意趣録以參看云

玉壺氷賦　　袁宗道

歳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贈玉壺氷焉閟於憑虚丈人曰斯何物歟若斯之清瑩也方今客主無所攄情于其物愁思嫌姸辭俳色揣稱爲我賦之憑虚丈人三逡巡起揚袂而稱曰僕聞玉比德於君子氷並潔於高人山海備載夫龍首幽風發詠於凌陰璞或獻於荆山井或鑿於凌雲賜重宣室値倍連城或不礲而自朗或屢琢而彌珍玉號貞栗氷亦堅瑩離之則並美合之則雙清爾乃采玉於石剝器成壺以虚而

受用當其無倖巧周增埒奇夏瑚於是嚴律閉陰雲升朔氣至河海凝大荒雪滿沙塞鴻驚天景初夕玉壺始氷質規規而外圓色煇煇而內瑩迫而望之若去陰團圝升銀海迫而察之若沆瀣洗朗浮金莖若夫朝開霽色旭日曈矇光射氷壺如紫金之在鎔毀發燥燥照映房櫳或望舒纚明羲馭已沒光凝氷壺若明鏡之出匣晶晶熒熒可鑑毛髮若乃置於毀室相臨明堂彩襲龍袞色耀黼裳琬琰陳兮韜糧弘璧設兮梐光其或清廟肅穆圭組靜閑用昭潔核式供

清燕閒觴之璀璨添柜鬯之泔淡又若依玉堂近紫庭軸扶生色几席增明飄兮清翰墨之思脩焉遠翦閑之塵至若賓筵乍啓酬獻初行助綺筵兮靜嘉殽錦席兮炎蒸夫何借龍皮之病不用令蛇之縈擇肺腑之塵啾愜賓友之歡情信使夜光奪魄明月懷慚隋珠失照趙璧讓研刻畫非人工可及現奇以神工所完故能令對之者慮暢覩之者神清何京草之可擬豈寒孤之能勝雖形質不盈夫尺寸照燭止及夫戶庭然已寛然具體乎閬苑而彷彿乎蓬瀛見者

似已濯魄於瑤瓊亦何必躡足於崚嶒也稱引既已一作而爲亂曰玉匪氷兮空復守貞氷匪玉兮未離滓塵氷假玉以爲用兮玉含氷而轉清立方任器規圓協情緣時呈象含光肖形溫如皎如衆君子之清貞始射主人欣然促膝相屬曰善哉子曙於氷壺之德矣乎微子鴻辭則氷自貞孰章厥美矣於是命觴飾醋敬爲上客庸佩玉音服之無斁

李九我曰玉幡與余同拈此題玉幡賦出同館俱爲笑服及甲辰館課又出此題楊昆阜首四

句玉壺氷似冽况復寒氷結入鏡玻璃浮照月銀河徹孫愷陽次四句霜華寒自抱月魄淨相憐皎潔疑塵外虛明識象先吴清門次四句晃燭星毬亂臨妝月鏡明霜空淨皓彩梅帳伴孤清徐玄扈後四句在陰輝自媚向日影逾明不蔽欺秦鏡無瑕奪楚珩周念潜一篇玉壺一夕氷澌結玉色氷姿兩奇絶月中仙杵影團圞潭底靈珠光洞徹又似蛾眉積雪寒對之爽氣侵人骨吾今欲效費長房

應教五内俱瑩潔君不見五侯宴處氷如山轉盼消鎔六日間不如且作歲寒友清白相依差耐久張侗初首四句重陰凝皓思采碧泞清霜圓影虛涵淨晶輝潤比芳彭掺桂首四句氷結繁霜後壺漿琢玉餘玉涵氷影潤氷映玉壺虛鄧太史首四句玉斲南荆貫下凝非陸寒壺中含秘景象外得奇觀劉太史首八句氷貯玉壺中清光四座同霜姿偏皎潔虹影更玲瓏不獨塵埃絶還疑色相空嚴

凝存正氣洞徹見虛衷魏道冲云注水白玉壺壺中水凝氷氷壺兩相映皦潔成雙清披風氷益堅奉日壺轉瑩凌寒幸自持融化待陽生黄偉星中四句含虛暫合璧表素許懸璟色界空中見壺天分外明諸學士妙想凌空奇情刱獲玉幡而後代明作者文運之隆此足占其槩矣

卷終

删補古今文致卷之三

虎林　劉士鏻越石　選
閩中　王宇永啓　增刪

○○蘭亭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歳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王守溪曰蘭亭脩禊羣英咸集詩不成者一十六人各罰酒三觥古人愼重不輕下筆若此今人即席賦詩矢口和韻使令七步高才不得專美嗟夫

歸震川曰此篇當與春夜宴桃李園序參看其遜思高致若出一手李空峒每喜誦之以爲奇絕

王鳳洲曰流觴曲水始於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伯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讀是序者容泛然寓目不考所自乎

玉臺新詠序

徐陵

淩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穎川新市，河澗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于楊家，得吹簫于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于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于甲帳。陪遊馺娑，騁纖腰于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于度曲。粧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眞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

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餘，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怡神于暇景，惟屬意于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于雅頌，亦靡濫于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于青牛帳裏，餘

山陰絲朱烏窗前新粧已竟方當開盒縱帙散此緗縹永對玩于書帷長循環于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于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于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楊升菴曰玉臺新詠者上之名妃賢媛秋霜匪石凛然生氣者也次之聲妓孌妾綢繆繾綣調脂弄粉者也俱非有冠冕態度茅拔彤管之光纂香奩之最朱紫兹列雅鄭兼收是上之

則褒尭貞靜炳炳史冊次之則憐惜艶情不删鄭衛之意也序中可賦可歌即商國嘔吟西園唱和何多讓云

王永啓曰繡口錦心筆香墨艶

遊山廟寺序　王勃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于煩城仙骨摧于俗境嗚呼阮籍意疎嵇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烟霞版蕩此僕所以懐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學以勝友良暇相與遊于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三靈峰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藂倚玄崖糾

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杳冥之絶境屬芬華之蔡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羣狎山鶯互轉崇松埒巨柏争陰積瀨與幽湍合響彤眇焉邈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微之事耶方欽乎鐘鼎息肩巖石絶視聽于寰中置形骸于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弘胤安陽邵令遠耳盍詩以言志不以韻數裁焉

陳眉公曰媚中帶老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懽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李九我曰此序為春園夜宴而作不惟描寫當時光景奇艷精絕即用字用句如逆旅過客召我假我坐花醉月等字具見錦心繡腸非後世序宴遊者所能彷彿萬一

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　李白

嗚呼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已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微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行邁烟景晚艷慘為愁客繫飛帆于半天泛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忍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半平生酣暢未若此筵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將鱠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王鳳洲曰豪情逸趣一時來我几席間

劉辰翁曰藻思綺合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甞居也故姓是溪曰染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沈千秋曰機神軒舉其筆落不堪之況更勃勃欲露

羅一峰曰顏氏子甯武子陋巷不改其樂患難不于其身無往而不愚矣若子厚之阿附匪人戮辱其身而不悔乃以愚自文人皆知笑之矣夫學不聞道持知以自私而卒歸於愚者皆是也使其豁然自省如寐之得醒將自悔之不暇暇子厚之笑哉

叙得蕭散不俗

三者皆名教中事

序閒情四語韻甚

得意處俱從公牧將濂水鑒之

池上篇序

白居易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徑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筦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

趣味令人玩索不盡

通首

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我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李于鱗曰風神散朗天趣悠然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辨道深道建神照雲皐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別造

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名姓詩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陳君一曰此記結語有千鈞之力而意味閒然使後遊者能賈餘勇

○○內制集序　歐陽脩

昔錢思公嘗以為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以自負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

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余中年衰病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子直草以日次之得四十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或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資爐炭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生平仕宦出處

仰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與之遊冀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袁中郎曰歐文極占地步此篇兼有樂天風味而後更肖之。

○○五百羅漢圖　秦少游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麈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涌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兩猊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三牛謁者五人。受胡輪聽者七人。受胡從兩橐駝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蹤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爲屏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山巔上者一人。背樹矚山鵲者六人。注猱升者。仰鳳集者。鬥麋鹿者各四人。俛伏獮者。翫舞鶴者各五人。顧蒼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五人。持蕉葉[illegible]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濯錫者

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殺衣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岍而覘者各一人洗履者後洗而納履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爲削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湧於石遠近而觀者十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二人贊者三人芒屩擔簦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跏趺欹欠杖拄笠負數珠白拂山曲水限塗覯而孥遝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

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背棲觀憑欄循據危迫險俯瞰仰睇直視轉盼側覗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華座猊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賛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挺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王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室主茶奩荷策持其器湯徵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迸爲書鱗身鳥啄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犀象挈筐篚而進被甲服弓矢偔而聽欸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鵲烏龍虎犀象獅子馬牛橐駝蟠蜥戲猊猿猱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爲主故號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綢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積數年而就予意法能亦嘗研思若此然後可成非卒然而爲之者也

秦自敘云自家世宗佛氏又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詳而有律讀其文恍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而記之顧予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致敘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句法奇絕

師伯渾文集序

陸游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山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予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

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于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旼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從比景輸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足可恨或曰伯渾之才氣蓋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卓

寵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而爲山巔水涯娛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慨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

陳眉公曰感慨悲壯

○○金石錄後序

李易安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致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建炎丁未春太夫人喪南來計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度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車載之又化爲煨燼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以自抱與身俱存亡忽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經小卷軸鼎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李將軍家巋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簏去盡爲吳說運使鉅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簽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何足道所謂區

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
紹興四年也

蕭漢冲曰叙次詳曲光景可覩存亡之感更悽然
言外

一祝枝山曰有此文才有此智識亦閨閤之傑也

一唐子畏曰李易安名清照濟南人宋李格非之女
適東武趙挺之子明誠爲妻明誠字德甫法
甫登第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與綦處
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傳
者無不笑有漱玉集三卷行於世佳句甚多
茲金石錄序乃其一班耳

○○贈蓋邦式序　馬存

予友蓋邦式嘗爲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有志之斯文也子其爲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可怪之處將與子周游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子長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今于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涵混太虛呼吸萬竅而不見介量故其文渟滀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緜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

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巍功西使巴蜀跨劒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彿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夫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乎予謂欲學子長之爲文先學其游可也不知學游以采奇而欲操筆弄墨紉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蹤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爲我游者乎予欲觀子矣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劒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簡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眉批：自故其文有放而浩至此凡段有漸入佳境之致）

（眉批：大娘劍庖丁刀作文切喻）

（眉批：且推及子[illegible]之作）

劉越石曰子長之文盡山水之奇此文足盡子長之奇

李崆峒曰子長之才發於史記而大意具見於自序之中至子長之文章此序發揮殆盡即子長自爲序亦不能另出一議令子長讀是序當亦爲之首肯矣

碧梧丹鳳圖序

羅倫

鳳聖德也揭義而挾禮負仁而入信履文而繫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善人國之鳳也在亂若鳳在治若鳳鳳爲聖人出也是故舜時來儀文王時鳴岐山舜文之聖朝陽之梧桐也皐夔稷契高岡之鳳凰也鳳以致鳳凰之至也宜哉自周之東朝陽之梧桐秋矣孔子鳳而聖顔子孟子鳳而賢或老于曲肱或困于陋巷或卒于游說故曰鳳鳥不至吾巳矣夫漢氏而下時君之慕鳳于其名不于其實或以鶡雀爲鳳或以野鳥爲鸞鳳卒不可見也天下豈無鳳乎致之不以其道鳳之不至也宜哉其在下者雄欲鳳漢而棲于新室通欲鳳隋而儀于隋文君子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雖非鳳比猶知曉晦之假鳳德固若是乎大江之西羣鳳之郊藪也濂溪之周氏草廬之吳氏象山之陸氏道德而鳳者也廬陵之歐陽氏南豐之曾氏文章而鳳者也若忠豐洪氏信國文武之流則忠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則人心不死鳳同聖德然不擇[illegible]爲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同聲相應一鳳鳴而衆鳳皆鳴梧桐在朝陽矣惟其以德爲首以仁爲心以信爲負以禮爲履以武爲繫引吭振羽而一鳴焉則羣鳳隨之舜文之瑞至矣吾將洗耳而聽於卷阿也

王陽明曰一峰先生人品心事如青天白日

憲廟敕曰志慕孤忠心潛正學正色浩然猶充塞乎天地英聲偉甚實增重夫朝廷羅念菴序一峰集云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欺所謂造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薛方山曰羅一峰氣魄大感動得人邵國賢曰公天資剛毅守道不回而充之以博養之以正張弼送一峰謫官詩前四句云烈烈轟轟好丈夫曾從金殿肯傳臚十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先生氣節正大其抗疏直言可謂當今鳳鳴朝陽矣茲序其先生自寫歟

序松山小隱

李夢陽

銅陵徐君墅松山之麓自稱曰松山小隱吾山汪子者徐之婣也言於李子李子曰嗟徐君隱乎小乎然子聞之矣人也固斯人之徒也立弗遺世行罔離羣居匪殊域乃稱曰隱又自小之斯殆寂乎囂者也夫囂者棼綸塵溷之名而隱之反也是故高人之於天下也惡囂之賊已也於是思超然以自脫恬而不棼靜而不綸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保寂破囂焉爾而乃舉服無可意之事開戶鮮契心之友

和通有輣轕之擾孤亢多危疑之憂於是乎即山居焉以泉石猿鳥足以寂吾而絕囂也又撫松盤桓焉以厥毛可衣實可茹厥風瑟琴可聽厥色冬青厥根苓食之壽是之謂隱然君子弗之取何也以行之非中也夫人有仁義中正之彝以成身也有耳目口鼻四肢之嗜以全生也有父母妻子君臣朋友之倫以振綱也若一切山居游惟隱乎躭是絕物之行也夫寂囂不於其迹於其心者也故處棼而恬者與恬者也在綸而靜者實靜者也於溷而潔者能潔者也居塵而清者大清者也夫徐君者罔有人道之倫仁義中正之彝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嗜皮而不適孤而無危亢而無疑和而無擾通而靡隨是迹囂而心寂者稱之曰隱又自小之殆是之謂矣汪子曰嗟達人知言上士明心李之謂哉吾徐之爲人也處輣轕塵棼之區而有泉石猿鳥松風釜苓之高烟朋霞侶登吟坐嘯雖日有餘情而仁施義懷厚化敦俗見斯爲之矣故不山而山不松而松不隱而隱李子曰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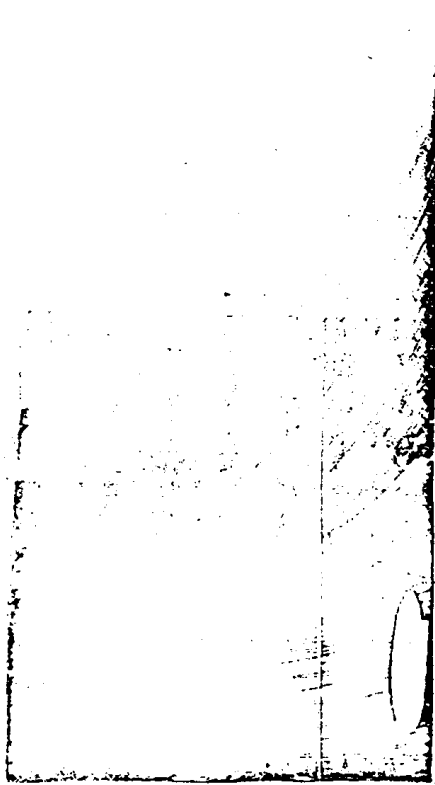
讀貨殖志矣以今徐君觀之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饑者爲沽名解衣救寒者爲飾譽以今徐君觀之然歟否歟予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汪子曰惟誠動天徐君五十無子後閱十年不字今乃字足以占其非利而爲之矣

屠赤水日獻吉此序筆下有十洲三島之奇洞天福地之勝高情逸致可稱無兩余嘗爲清語云王孫竹閣前峯落落間野客之良辰一編

牕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口中不設嚼黃眉㸃不排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栽花種竹適性以養禽魚便是山林經濟數語以補註疏

袁中郎曰徐君處人情倫理之中而有避喧求靜之想故寄迹松溪小隱其得趣遠其會意深豈必山林然後適與耶序中本此意辨論昔醉翁亭記云醉翁之意不在酒政與此篇大旨相類

○一二　虞頊筦虎音題辭　湯顯祖

大奇

長孺僧孺兄弟似無着天親不綺語人也一夕作花溪諸詩百餘首刻燭而就余經時閉門致思不能如其綺也長孺故美容儀少年幾爲道傍人看煞妙於才情携卷日數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倒瀾番者其無足異獨僧孺如愚未嘗讀書忽忽狂走已而若有所得洛涌成河子墨成霧横口横筆無所留難此猶未宜異也僧孺故拙於姿然非根力不具者以學佛故蚤斷婚觸殆若不知天壤間有婦人矣而諸詩長短中所爲形寫幽微更極其致如溪上落花詩芳心都欲盡微波更不通有艶都成錯無情乍可依不妨作道人語至於春日獨當壚卓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僧孺不近壚頭何知羞態七寶避風臺翠纓裙帶愁牽斷鎖得斜風燕子來僧孺未親裙帶何知可以鎖燕燕姬墮馬一道香煙出馬頭金蓮銀凳緊相鈎僧孺未曾抹馬何識香火春閨怨乳燕春歸玳瑁梁無心顛倒繡鴛鴦僧孺未經催繡安識倒鍼當是從聲聞中聞緣覺中覺耶無亦定中

慧耳然予覽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學佛人作綺語業當入無間獄如此喜二虞入地當在我先又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則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後矣

虞長孺曰若士爲文得佛不作字之法

孫月峯曰野桃含笑溪柳自搖

〇〇還魂記序　湯顯祖

天下女子有情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漠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挂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爲更而演之至於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拷談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非慧心人不能道此

王百谷曰張洪陽見義仍還魂邯鄲紫簫還魂四記謂義仍曰君有此妙才何不講學義仍啓曰此正是講學公所講者是性吾所講者是情

國香集序　　王世貞

閩多蘭趙時庚王貴學氏皆閩人故後先能譜蘭諸所以為蘭之事盡矣而吾老友張應文氏顧又能為續蘭譜其所以為蘭之事又大出於二譜之外而又能為歌詩古近體幾百篇以侈之若杲禪師悟後偈語自出而自不窮張君吾吳人也酈道元高陽而注江南水經歐陽永叔廬陵而譜洛中牡丹不是過也余不能從稽含脫南中花木意亦不大好之顧獨好蘭而不甚曉其事與所以滋培之理友人有見貽者至冬輒萎敗亦任之而已今從張君譜稍得其事與理而閩若力不能致今者似別得策第手靖節栗里譜與其詩各一編陸羽張又新水譜各一篇蔡君謨茶錄一篇以佐張君之二譜而日與之徜徉於嵋僑菁蔥之下閒歌陶詩渴則拈茶水譜隨意讀之覺此身如入陽羨吸中泠（陽羨茶中泠水）巳徐翻張君所纂譜咏其得意句鼻觀習習芬馥兩腋風舉作天際真人想又何必左摭陳良紫纈蘭右倚魚魫白韵當哉或曰蘭之傳自屈子騷始也子何以不騷而靖節之是援且不虞彼鞠忌哉（陶靖節愛菊）靖節曰不然蘭君子也貴而大國賤而幽谷所為香不改也屈子才大於蘭而志趣不一吾故取陶氏焉今之鞠麗矣非陶氏鞠也以故不能與蘭偕蘭亦不受妬不爾寧無東籬數枝以伴我九畹哉吾取蘭而陶之取鞠而蘭之即屈子所不能妬而況鞠也張君善吾言識而弁於簡端

（借淵明愛菊以形蘭之可愛）

徐文長曰筆底覺蘭芬馥馥畧無夭桃濃李之態

元美序蘭亦自序也

解脫題詞

虞淳熙

大地一梨園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淨古今六詞客也堞父而下不施粉墨舉如末陳王作淨丑面然與六朝初唐人俱似貼旦浣花叟要似外李青蓮其生乎任華盧仝諸家半淨半丑而樂天東坡教化廣大色色皆演王維張籍韓子蒼所謂按樂多諢氣率歌工也袁中郎自詭插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每出新聲輒倨主客圖首席人人唱渭城聽之那得不駭至抵掌學寒山佈長吉鬼無劝醉士竝謂為真乃中郎且哂好音不好曲矣頭脫烏紗足脫舄口脫迴波詞身脫倀子之籧魔女魔民惟其所扮直不喜扮法聽若活法聽則唱落花人是顧閣老無如予何中郎畏閣老哉波波吒吒聲幾許解脫中郎定不畏人

劉越石曰吾安得集衆梨園而演之

沈千秋曰傲倨不恭有里老罵坐之勢

錦帆集序

江盈科

錦帆涇者吳王當日所載樓船簫鼓與其美人西施行樂歌舞之地也閱今千百年霸業煙銷美人黃土而錦帆之水宛然如舊姑蘇吳治實踞其上此水抱邑治如環乙未之歲余友中郎袁君來宰吳殫力圖民昕夕拮据憔悴之衆賴以頓蘇踰明年君以過勞成疾上書乞歸凡七請乃得解政去君性超悟深於名理才敏妙嫻於詞賦第一行作吏都成廢閣閒或觸景起興感事攄詞有所題咏撰著越二年亦遂成帙其行也友人方子公彙稍裒次付諸梓問題於君君自標曰錦帆集蓋不佞嘗詣吳署謁君君指此水驕余曰是錦帆涇也吳王霸業之餘我乃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君鞅掌簿書餐沐發勞與余等余因歎曰同一錦帆涇耳當吳王之時滿船簫鼓及吳令之身兩部鞭箠吳王用之紅妹綠娥左歌右舞吳令御之疲民瘵黎朝刑暮煦昔何以樂今何以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苦樂頓異乃爾雖然人生有涯苦樂有窮惟山水為無盡操有窮之具遊無盡

之間而能與之俱不朽者其惟文章乎若詩詞曲雜著載在茲編者大端機自己出思從底抽摭景眼前運精象外取而讀之言言字字無不欲飛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嗟後霸業而盡者此水乎與此水而俱無盡者茲集乎夫君爵最少與日名山之業不可涯涘乃錦帆獨託茲集以傳偷邪吳王有知乞靈中郎之筆不斬西施為君捧硯而令搜藻見可有如是耶余所涖治百花洲在其前而余月沾沾刑名間不能有所題咏撰著俾此地託以傳也則百花洲之遺不遠茲逕遠甚假使西施有靈問江郎夢中之筆安在不佞無辭置對矣

袁中郎曰錦帆若無西施當不名若無中郎當不重若無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與西施千載為配并垂不朽哉

米襄陽志林序

陳繼儒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多實未備嘗發意拼緝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苑討米事尤醒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攤沾沾籍米顛氏為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為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礨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爾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游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嶽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王蹤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爽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畧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敕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酬叫淋漓天子為捲簾動色撤賜酒

高邁奇甚

策文具甚則俛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屑拙背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許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右令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敖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游戲殿庭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放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日盡焚其平生背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覩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閔以平日仲醇塵外高蹤也故筆底蕭灑自有山林風味

袁中郎曰予性顛喜米顛事即其知無爲軍袍笏以拜州廨立石顛一周仁熟賞其硯唾點磨墨以爲汚不復用顛二得儕敎周端石屹起成山受水可磨抱之眠三日顛三徽宗召書大屏指御案端硯用之書成捧硯跪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進御上笑叱之即舞蹈以謝抱之出餘墨霑漬袍袖顛四守漣州時蓄璁瓏石有天劃神鏤之巧品題命名終日玩之不理郡事爲憲使楊次公攫去惘然自失者累月顛五是公之愛石公愛公也爲之頌曰公是璁瓏石石是璁瓏公石與公無辨公與石何有石不任愛石愛亦無其愛是謂色即空

補孤山種梅序　　張鼐

夫人標物異物借人靈古往而今自來風光無盡景遷而人不改興會長新是知有補斯完無虧不滿誰非造化轉水光山色於眼前繫此人功留雪月風花於本地維昔孤山逸老曾於贏嶼栽梅偃伏千枝澹蕩寒嵐之月崚嶒數樹留連野水之煙自鶴去而人不還乃山空而種亦少庾嶺之春久寂浮羅之夢不來雖走馬征輿鬧前堤之景色奈暗香疎影辜此夜之清光是以同社諸君子點綴冰花補苴玉樹種不移於海外勝已集乎山中灌巖隙而長玉龍紛披偃仰碧澗湄而棲白鳳布置橫斜幽心扶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遠西泠橋畔重開玄圃印清波六一泉邊載啓瓊樓邀皓月非爲借風霜之伴與折花汀柳閙春光亦將留山澤之臞令溪飲巖居生氣色篤高人扶笻掃石玫與讀易說詩若韻士載酒飛觴亦足吟風弄月使千古勝場不淪寂寞將六堤佳境盡入包羅豈獨處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勝友余薄遊湖上緬想孤蹤策月下之驢爲問山中誰是主指雲閒之鶴來看亭畔幾株花爰快述其良圖用同貽於好事云爾時丙辰秋七月華亭張鼐題

寫山水之勝

寫花月之勝

逸與趣飛

幾令寒香沁我肌骨

袁中郎曰梅花爲天下神奇張功甫謂如三閭首陽不受世俗煎沸袁豐謂煙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笑耳二公先得倜初心事

贊曰梅有其功食肉者廢梅有其香逐臭者廢孤韻標格山液滂瀼以爾疎直謝彼刓方

見拙巧是君子小人分門處

君子安分循理而計巧拙待巧見之以爲拙耳

此君子所爲大巧若拙也

○○拙齋引　　羅倫

夫聖賢之道大公而至正無巧亦無拙也自王化陵夷民俗滋僞乃以君子之循理安分者爲拙小人之機變倖得者爲巧是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安之以爲正小人笑之以爲拙也君子視圭笏爲圭柴柵而巧於進者以爲拙視名譽爲韁鎖而巧於取名者以爲拙視金玉爲砂礫而巧於冒利者以爲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於偷生者以爲拙是果眞拙者哉吾聞之拙於人者巧於天

拙於知者巧於道拙於今者巧於古曾參之魯顏氏之愚孟子之不遇似若拙矣而巧於爲聖人之徒儀秦之辨鞅斯之知似若巧矣而拙於謀其身傳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拙者作德者也巧者作僞者也作德者始雖若拙而終則有福而無禍有安而無危作僞者始雖若巧而人禍天刑未有能善其終者也其拙甚焉由是觀之拙者未必不爲巧巧者未必不爲拙也

王鳳洲曰明白正大之章

陶石簣曰一峰以大公至正之道衰而有取於拙者即宣聖狂簡之思禮失而求野之深意也以巧形拙又奢則寧儉不孫則寧固之微旨也一峰生平正直不阿剛毅不屈寧以拙見黜毋以巧營進一腔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引中如寫心事云

卷終

刪補古今文致卷之四

虎林 劉士鏻 越石 選

閩中 王 宇永啓 增刪

桃花源記

陶 潛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袁中郎曰此記非秦漢文也今人說他好者亦有眞知其有者誰眞知其無愧於古人者誰有說桃花源是仙人忽現有說桃花源是未避秦人即此用意爭執兩端便隔萬里是仙人有之是避秦人有之要之作記者必不至見其事便述一番或當于心合于意借此發揮胸襟或胸襟忽不覺于此逗漏也大抵漁人俱不近俗故托言漁人緣溪一段行止不拘不礙懶懶散散須看他是何等人品開朗一段是說蕭野氣象即在人間故曰悉如外人獨言避秦者秦之先三代也明明自負與三代以上人品相接是即所謂羲皇上人之意不然漢之後未必盡如暴秦何云不是爲外人道也劉子驥高士也乃可到得此地位世人便不能故曰後無問津者若枯寂二有此津則漁郎歸棹安能必其無再往之漁人明

是漁人感激世情日下而悲憫之也讀其文想見其人超超世外不可一世故謂此文一一盡獻其生平事謂專專輕薄秦漢人亦可謂自附於匹夫而為百世師亦可若止述其事事雖奇終無其意味矣

蘇氏織錦迴文記

武后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妒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偪藉滔才畧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

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十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及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

發蒼頭齋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絶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亂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鑑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

金輪皇帝御製

沈千秋曰輕輕點次自有煙波澹蕩之趣

王守溪曰玄崖子讀璇璣圖文得絶句二百六十首及程篁墩家出衍聖孔公所藏舊本至百四十餘首自謂天下之善讀者無過矣後見王山谷詩云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已憮然自失又豈意起宗道人細玩是圖得三四五六七言者三千餘首韻意悉如已出如庖丁解牛肯綮無滯方知讀曹娥碑者其智相去三十里未足爲多也迴文錦賦唐張仲

素皇甫威俱行於世未若此記如淡粧西子臨波洛妃又月白風清雲輕霧薄唐文之仙品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寺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才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予不負丞而丞負予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巨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茅鹿門曰瀟洒奇詭

唐荊川曰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處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調也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石門焉窺之上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王陽明曰造化為五嶺諸山故遣子厚謫去從文字上搜剔出來乃知文人一管禿毫子真與五丁力士同功

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墄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

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

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豊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淸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沈于秋曰情與如是當是白雲帝鄉人

陶石簣曰無意點染直叙情事正使極力點染者形穢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最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周、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楊升菴曰讀過覺耳中有潺潺水聲、

冷泉之勝數語道盡

宗子相曰尺幅之中儵而流水高山儵而空中樓閣讀之令人塵心盡滌歐陽永叔醉翁豐樂二亭記一般清意味

墨君堂記

蘇軾

夫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于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若雪霜風雨之切于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于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于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揚升菴曰文與可名同潼川人與子瞻為表兄弟畫墨竹精妙絕世又善草書嘗云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之法後因見道上鬬蛇乃得其妙是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于此耳

湯霍林曰君稱竹也墨乃與可墨畫也此篇若不露一竹字便與毛頴傳相似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跡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

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深淺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呑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王聖俞曰山水經好事者一過自然討出幽勝來

羅念菴曰丙午春予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鐘形而上鐘尤奇是時水未落山麓盡出緣石以登始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浪莫可辨擇捫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筍茁缺者藕折環者玦連自吾棲巖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奇

者矣夫音固由竅以出苟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鐘之制甬則震弇則鬱是石鐘者中虛外竅爲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甕盎罌缶釣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罌缶之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蟣涯未目其麓故猶有遺論云

陶石簣曰平鋪直叙却自波折可喜此是性靈上帶來文字古今所稀見○千古文人惟南華老仙太史公蘇長公字字挾飛鳴之勢

睡鄉記

蘇軾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泯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臥而自足不車不舟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目見者皆妄也昔黄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

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介爲牲以救夫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黄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膝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乘其學而遊焉不得其途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于長夜之飲外累于攻戰之

其于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避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勿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劉越石曰牛鬼蛇神不可方物。文摹醉鄉記而字字挾飛鳴之勢正非坡公不能

湯義仍曰昔唐之邯鄲盧生遇呂翁于邸舍主人方蒸黃粱爲饌翁授以枕生即寐夢坦腹清河崔氏依其孔方登甲第破虜勳功因遭飛語兩竄嶺表再登六鉉五子俱列顯要孫十餘人良田甲第聲色之盛無比年老乞歸不許及病中人候望御醫接踵一夕而卒盧生乃欠伸而寤呂翁在旁蒸黃粱尚未熟而生已歷五十餘年矣又淳于棼同二人客邸投宿偕濯足棼夢入大槐國國王配以公主部拜南柯郡守賴公主力克敵封侯及公主卒龜山營葬詔留宮中棼漸以淫及宮妃事發

被斥而夢醒二人尚濯足未了而棼已歷三十餘年矣是兩人深得睡鄉之趣坡公記亦此旨歟總之以睡喚醒世之夢夢者

○○西園雅集圖記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絶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非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機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傍道貌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

敘法長短錯綜不板

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絶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華聞脩曰西園一集儼然未散

楊升菴曰西園雅集固勝會也而以李龍眠圖之以米元章記之此非特德星之聚當與蘭亭等記爭傳矣

王百谷曰李伯時名公麟登進士以文學名于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鍾鼎古器珪璧寶玩森然滿室雅好書心通意微眞造玄妙蓋其天才軼舉過人士大夫謂伯時鞍馬愈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

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今觀此記如
見此圖見此圖如見當時雅集云

以下十二如字又以五然字錯綜點綴琢研可觀

寫景奇肆

讀至此毛骨森森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虯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于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陳眉公曰清激雋快讀之心魂若刷

○○游漱玉巖記　　　　俞汝礪

余飽閱閩中奇山川而賢士大夫最多亦復把酒自慰一日登錦屏挐舟嘉陵江步至占星巖徘徊縱觀倚老松臥怪石往往摩腹一笑然是三境之遊須騷吾一日攜惟毋丘氏漱玉巖近在墻壁外乘興步屧從小奚奴直謁賢主人脫衣散髮坐巖復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酣發狂卽呼天大叫曰天乎眞不負俞汝礪矣吾常謂富貴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煙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閒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貸賢人而紓其憂愁之思者也吾零落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屏嘉陵之雄偉占星漱玉之勝所謂閬之四奇者吾皆得而有之他日辭官覩吾破橐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羸獨負四物以歸朋遊故舊從吾見閬中土物則與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是四境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

豪放語

說盡今人山林之念頗深

陳眉公曰瀟灑

○○湧翠亭記　　　　白玉蟾

騷翁逸人品藻山水平章風月皆曰江南山水窟江西風月窩嘉定戊寅瓊山白玉蟾攜劍過玉隆訪富川道經武城雙鳧凌烟一龍披月憩武城之西望大江之東撫劍而長呼顧天而長嘯環武城皆山也蒼巖翠寥青松白石寒猿叫樹古澗生風峭壁斷巖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鶴蜿然如卓栩之龍者柳山也白蘋紅蓼紫竹蒼沙魚浮碧波鷗臥素月琉璃萬頃舳艫千艘窈然如霞姬之帔湛然如湘娥之穀者修江也山之下而江江之上而亭亭曰湧翠蓋取東坡山爲翠浪湧之句覩其風物披其景象如章貢之鬱孤臺如潯陽之琵琶亭者湧翠亭也飛暈際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鏡烟柳雲絲高低如幕綠牕濕蟾朱簷咬雨華椽躍鳳鱗瓦鋪鴛四楣無塵一閒如畫玉欄截勝銀海凝清鷗鷺不驚龜魚自樂適其酒量任其詩懷者亭中人也若夫風開柳眼露浥桃腮黃鸝呼春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嫣紅宜其春也碧荷鑄錢綠柳繅絲龍孫脫殼鳩婦喚晴雨釀

上四段從竹樓記去承

有聲有畫有時詩有得亭中之況

黃梅日蒸綠李宜其夏也槐陰未斷信鴈初來秋英無言曉露欲結蘼收避席青女辦裝宜其秋也桂子風高蘆花月老溪毛碧瘦山骨蒼寒千巖見梅一雪欲臘宜其冬也復何所宜哉朝陽東杲萬山靑紅夕鳥南飛羣木紫翠桐花落盡栢子燒殘閒中日長靜裏天大漁舟唱晚樵笛驚霞有時而琴胸中發咽指下泉悲有時而棊剝琢玉聲縱橫星點有時而書春蛇入草暮鴈歸蘆有時而畫溪山改觀草木生春以此清與以此清幽收拾酒生涯擁歸詩世界蓋有得

一片清空境界

於斯亭而不知有身世矣山光浩蕩江勢澎湃松聲如濤月華如水螢火萬點俯仰浮光禽簧一聲前後應和飛青舞碧凝紫流蒼於是而日湧翠盧灣不盡息澹無窮挽回亭前酌以元酒招入酒裏詠入新詩名公鉅儒鱗踢疊副騷板如櫛峻韻如霜前者唱後者和長篇今短篇古亦莫罄其趣也最是春雪浮空高下玉樹夜月浸水表裏氷壺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落時綠蕪漲岸菰蒲蕭瑟舟楫往來樂自無窮也作亭者誰李亞夫也一日桐城譚元振上清黃日新與余抱琴而憩其上風吹鶴袂人訝水仙槃薄數篇酣醻百盞月影在池馬僕候門援筆不思聊述山水風月之滋味耳知此味者然後可以觴詠乎斯亭主人曰然予亦酩酊明日追思世事如電沫人生如雲萍蓬萊在何處黃鶴杳不來抱琴攜劒復起舞于亭之上神霄散吏書

劉越石曰錦腸綺舌如繡如繪

楊升菴曰記中長短錯綜頓挫鋪敘有法有情當時景象歷歷讀之若畫昔王摩詰輞川圖曾

子固峴臺記歐陽公豐樂亭王元之竹樓記

蘇東坡赤壁二賦此記兼擅其長矣

遊天平山記

高啓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既霽灝氣澄肅予與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乃治饌載醪相與指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經平林淺塢間道傍竹石叢翳有泉伏不見作泠泠琴筑聲予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公祠憩遠公菴然後由其麓循徂杖以上山多怪石若臥若立若搏若噬蟠拏撑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脉縈絡下墜於沼舉瓢酌

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過此則峰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崕竝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之如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復離朋散伍競逐幽勝登者止者哦者嘯者憊而喘者恐而咷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之力亦益以憊矣顧後者不

予繼迺獨褰裳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為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浮天之風颼颼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在蔽愈索愈迷遂困於荒茅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唅呀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奇之過而予亦笑其恇怯頹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於是衆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

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地撫佳節之來臨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於石明年將復來使得有所考焉衆曰善遂書以為記

閔康侯曰運筆在境外故颺灑風雅不為境所縛

與想俱超

天平山景而在片幅中盡而有致

可作一幅登山圖

有泠然御風之致

一時躊躇光景宛然可見

悠然有感非止流連光景

閱江樓記

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接跡而來廷。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將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感興。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不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宵旰圖治之功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王鳳洲曰。宋承旨爲　國朝文臣領袖。此記乃奉旨所作。借題發意。因事納忠。氣象雄偉。辭意軒昂。發出　聖祖保治宏謨。詎騷人墨客流連光景者可同日道哉。眞渾噩之遺風。韶濩之宏裁也。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主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丘明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栢予坐是軒履舄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戮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挐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挐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沈下秋曰道學中語卻有恬淡之趣

君子亭記

王守仁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架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堅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其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家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

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羅念菴曰龍場乃陽明先謫官處也當時所居皆予自築樹其棲遲詠歌之跡至今宛然詳何陋軒君子亭以自記者先生以豪傑之才遭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於故常一變而為文章再變而為氣節方其昌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擯斥於萬里絕域之遙侶豺虎而自如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一軒一亭之營心也哉止聊以寓筆云爾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祀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壞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

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是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末句斷定象之化于舜好結穴

王陽明日記云非所祀而祀之名曰淫祀諸夷之祀象得此辨論愈見大舜慎徽五典而象亦見烝烝又不格姦處然靈博之山諸苗夷雜居其下豈有庳在茲土歟名之以放何也或云在苗夷則似乎放不知湯武興師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豈有虞天下而有華夷之界也且有吏代治虐不及民祀象實所以祀舜偕去象而祀舜又非大舜親愛之心深得此旨也記

雨中泛湖記

許穀

嘉靖丙午予以罪放逐於武林將與箕泉王子訂湖山之約每苦風雨猛烈未果俄而南濵楊子放舟自海上至問訊謫居敦厚友誼於是慨然命駕斯游遂勇將二月廿一日也是日零雨初歇旭日微映和風徐拂淡煙未收乃命舟聯輿憩於靜慈之上入慧洞啓四天豁然湖山青蒼俱在目睫寺即倚南屏山山有怪石長松崚嶒震聳人語不聞松濤遥響眞若萬馬騰空而下也人謂湖上縱觀以此山爲曠豈不信哉頃之陰雲半合微雨漸零薄飲初醺榜人適至相與攀蘿㳂堤坐於青舫之上於時煙霏迷護水波蒼茫翠山疊岫恍忽如失循六橋而下則紅桃碧柳隱隱有芳菲之色鷗鷺出没於滄波之間若與人狎而不去蘇卅孤山猶見和靖之墓回視保叔浮圖微有髣髴而已幽興勃然舉觴無算僕有善歌梁州悲切可聽乃復秉燭流連踟躕不能去噫嘻此可謂之人間而非蓬萊弱水乎予丙良友罕覯佳景難遘放浪而合乃成獄悰乎與楊子別已六年與王子別蓋

十有五年矣書劄析傳假不能會今會乃在湖山間復値此景豈非數之前定者哉且人之遊覽必選晴霽今觀烟雨之上泛舟者幾人乃知寂寞之濱人所不愛貴在自得之耳況乎紅英半落綠陰漸成春且闌珊去矣必嫉惠風和煦豈不曉哉然則我二三人者不暢叙劇飲負於斯景多矣然二君行且登朝堂用世矣予將抱拙丘園詠歌烟月他日倘訪予於白鷺洲南握手道故豈能無感於斯會也哉

閔康侯曰岳陽樓記以滴字生出議論此文亦然

但一關規諷一自寫無聊旨各有歸耳

建康觀雲記

祝允明

昔之稱觀者以山雲水月禽樹之徒最爲雕繪色澤張皇情蘊至工矣非居建康之雞鳴每日濱于二春萬雲流曲閣睥而夕姿態橫生一晡百變因得劇觀焉將稱之而頻吃蓋無超乎昔詞者矣又不能禁姑語其約略焉若夫巒者巖者岫者峽者注者潮者瀾者湍者揖者坐者拱者騈者舞者戲者鬬者翔者馳者泳者輪者偃者燒者轂者綺者亡者絢者以青以丹以黃以碧以緋以赤以蒼以紫以綠以素以組雜以斑錯而嫵焉而妒焉而恚焉而懼焉而偶妃焉而麗附焉而乖睽焉而擁排焉而雜支雜儈囊焉而無恒焉察之而益繁況之而不窮蓋其孕自鍾山夫江華陽向曲八公三君崇隆浩漾之犇溱阻洩故其觀雄以宏其發自山君川后靈天洞地仙神魍魎之呿呀揮霍故其觀赫以怪在朱明長嬴盛陽麗舒之假故其觀昭以文有皇闕帝座日月鈞陳蒼龍朱鳥龜虎之依衛翁張故瑞以華有蔣尉卞將軍之剛憤故轢奇有王謝諸人之風流故玄逸有六代徐唐烟花

又復妍秀

奇秘一

脂黛綺樓玉樹之妖淫怪艷故粲而治其情也褻以滋其變也疾以支而其薄于人也戚欣以歧而獨時人逸客函章抱潤與時浮沉流而未沛汻而未晦者觸而忪焉不可以笑不可以泣于是乎傷吟寫騷叙物賦事繡腸綺舌搜幽別秘以爲雲貌一眞于是乎雲不得逃其情而余也殆欲從之而未能矣夫噫雲乎雲乎無骸而貌呈無性而情生無服而飾形奇乎哉奇乎哉夫由有是也而憎憐發焉寵辱別焉忭嗟勃焉又因之以儆予又欽之爲禎妖戴之爲恩澤禮之爲師神其有知乎哉其無知乎哉於戲皆冥冥而已乎

楊南峰曰似山水奇觀

王鳳洲曰雲物之奇超忽變幻山川之奇幽異畢呈花木之奇色香俱艷想其落筆時有五色雲從指中流出

譙樓鼓聲記　祝允明

若臥龍銜之黃土曲北鼓出郡譙聲自西南來騰騰洸洸如莫知其所在嗚呼鳴霜叫月浮空摩遠敲寒擊熱奈公儆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寃者若木然寡情者徒能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弔寒人俺孤嫠感焉天涯之薄宦嶺海之放臣巖竇之枯禪沙塞之窮戍江湖之游女以至惸孽背燈之泣畸幽龍劍之憤壯俠撫肉之歎迨於悲雅若夫愁蛩困蚓且鳴號不能已嗚呼鼓聲之悽感極矣歲庚戌五月十八日丙夜聞之以爲記

哀厭驚人一字一淚

許子遜曰角聲嗚咽

袁石公曰如嘯如歌如關山夜笛讀者大難爲情

靈巖記　　袁宏道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于硯石山作館娃宮。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膩無駁蝕。有泉常清瑩可愛。所謂銀牀素綆。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即翫花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屧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飈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釵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繶緗鉤。宛然石髮中。雖復鈌石作肝。能不魂消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山仄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不免唐突。或云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予言。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香逕在山前。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不可爲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歙溪米氏硯

譏諷有趣

史云。㠥村石理粗。發墨不滲。即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承彩。竟虛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趺斷腸虛無之畫屧。矧夫看花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牀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伯。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陳居一曰。不特爲夫差解嘲。直可令一切色鬼解頤。

曾退如曰。立意甚趣。而才藻雲湧。更足作其游戲風流跌宕絕代雋才。

陶石簣曰。自夫差之靈巖特聞。而雲樹繡柱。遂開千百年一趣。種袁中郎記潘景升志。俱以趣運之。以感慨結之。山靈有知。當爲首肯。

○○虎丘記　　袁宏道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錦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謳者百千分曹部署競以新艷相角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手頓足

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二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坐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

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作余既乞歸恐之與亦闌進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歌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閔伯弢曰胸襟瀟落筆底更帶煙霞之色

滿井遊記

袁宏道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有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已亥之二月也

沈千秋曰滿井小小勝趣耳一經中郎描出水色山光便似領畧不盡

晚遊六橋待月記

袁宏道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桃杏相次開發尤為奇觀周望數為予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予時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公堤一帶綠烟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艷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為清絕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

沈千秋曰文情逸宕

王永啓曰山光花月景致極濃而中郎摹寫極其幽雅可與白樂天桃李園記並傳

寫姿之新　寫香之幽　寫態之媚　寫色之潤　寫韻之嬌　寫花之殘　寫出天致

六橋桃花記

袁宏道

六橋桃花人爭艷賞其幽趣有六未易領會其一在曉煙初破霞粉影紅微露輕勻風姿瀟灑若美人初起嬌怯新妝其二明月浮花影籠香霧色態嫣然夜容芳潤若美人步月手致幽閑其三夕陽在山紅影花艷酣春力倦嫵媚不勝若美人微醉風度羞澀其四細雨濕花粉容紅膩鮮潔華滋色更煙潤若美人浴罷暖艷融和其五高燒庭燎把酒看花斜影紅綃爭妍弄色若美人曉妝容冶波俏其六花事將闌殘紅零落辭條未脫半落半留兼之封家姨無情高下閒作使萬點殘紅紛紛飄泊撲面撩人浮樽沾席意况蕭騷若美人病怯鉛華銷減六者惟真賞者得之又若中芳留情翠裀堆錦我當醉眠席地放歌詠懷使花片歷亂滿衣殘香隱隱撲鼻夢與花神攜手巫陽思逐彩雲飛動幽觀流暢此樂何極

不啻同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涕

孝元優柔不斷誤傳甯備至何奴呼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婿乃以昭君賜之此前后以宗室女爲公主　嬙何如婿嫚所黏語也　元帝信任劉奉石顯前爲温公論其易欺而難悟信矣　深心淨言短情長

續補古今文致卷之五

虎林　劉士鏻越石　選
閩中　王　宇永啓　增訂

報漢元帝

王嬙

臣妾幸得備身禁臠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竄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自憐獨惜國家黜陟移於賤工南望漢關徒增愴結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幸少憐之

楊升菴曰王昭君名嬙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獻之元帝以備後宮積五六年帝以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帝案圖以昭君行及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不及昭君至匈奴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云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於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沉

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及單于死。子世違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世違曰。欲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胡地草色皆黃。惟昭君墓草獨青。

王守溪曰。書僅六十餘言。情事俱到。漢元見之。當爲汗顏。

白頭吟五解一云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長卿既得文君又奪心茂陵女好色極矣

與相如書　卓文君

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瞀於淫而不悟。朱弦斷。明鏡缺。朝露晞。芳時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相如報書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

劉越石曰。宜嗔宜喜春風面。

袁中郎曰。按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及長卿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五解以自絕。長卿乃止。作此書以答之。

沈千秋曰。以韻作書。宛似一篇古風。

宜爲之詞

自是漢人風味若在六朝後更當累隊之習矣

解目前之憂新發情是激

應之珍孫

答夫秦嘉書　徐淑

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于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劉越石曰婉孌多姿

沈千秋曰意近而致遠不作繁聲

王百谷曰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掾其妻徐淑作書以遺之書中眷念之意懸望之情兼盡之矣

嘉爲郡掾美妻淑疾還家不獲面別嘉作書遺之並以明鏡寶釵香素琴贈淑淑以此書答之

再答夫秦嘉書　徐淑

旣惠今音兼賜諸物厚顧殷勤出于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撫琴詠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婕好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常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君升菴曰徐淑史通稱其動合儀禮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淑答夫書附詩云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叙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書意詩懷讀之令人泣數行下

與太子書　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卽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傚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旣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人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歡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唐伯虎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文才機辯長於書記又善詩賦曹丕爲太子欽爲丞相主簿欽不以此時輔丕以宮毓德而以淫聲導引欽逢君之惡不待言而書中風蕩褻人是漢魏風物

此善車子之歌聲

向所謂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者

披書欲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上蔡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於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得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横集然後循容飾救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臈豈能上亂靈祗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横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囀長吟所能逮也吾練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閒房

謂孫世之女勝車子不過以聲色自矜耳

劉越石曰埜斯素豔媚奪妖魂。臣進淫聲君答以麗色唱和之間可發一粲

沈千秋曰欽以車子姦聲相亂太子亦以豔女答之舊云魏祚所以不長君臣淫佚之過也今但取其詞之菁英者耳

王鳳洲曰繁欽一書其魏祚不永之券也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狥於貨色恒於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茲欽之所上丕之所答雖清歌妙舞取快一時何與秦二世與李斯之問答耶風愆均蹈之矣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眞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王鳳洲曰：幽艷襲人。

陳眉公曰：鮮妍。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窮穴，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升官而仕，無青組紫紱、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冊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影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桷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爲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反惕，亂憂非一。以濫至之命，如星殞天倪，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駑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寞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淸淨，鍊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

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峨嵋度流沙餐金石讀仙經嘗閱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

王陽明曰風華調達自是彩筆

袁中郎曰以文通之才正宜長詞林修制作乃汲汲於隱耶然不隱不見江郎之才

言親為客又值寒雨況履險境情何以堪

山中四望遠近山川烟波出沒具大觀也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日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

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脉通連苧蒿攸積孤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強捕小號躁驚聒紛乎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烟歸八表終為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

又出汪洋浩蕩之致

奇詭相生可駭可愕

哀音悽惋子夜吳歌

裊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栖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漵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歷擊湧濩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孫洲南薄燕爪北極雷澱削長補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蹴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鼎振涾弱沐朱霽洪漣隴蹙散渙長鶩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陰沐冠山奔濤空谷碓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虀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慓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汀鵝海鴨

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颷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陳居一曰鮑以高才沈漂當代志無所申深其華藻情悲詞進觀其還都道中作詩狀其凄辛與此相類若韻之便當成賦耳

陳居一曰山川風土一一從筆端寫出○後文正公岳陽樓記堪與並傳

原評　凡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于神鬼護呵故高人韻士往往於此留情李青蓮一生好入名山嚴君平慕九州遊其八以爲恨司馬子長足跡遍天下向子平欲以婚嫁畢遊五岳白樂天每入名山輒寫景數律謝東山圍棋賭墅王子猷山陰雪夜之舟蘇子瞻乘

月懷民之訪宗少文平生所履皆圖于室柳子厚登山意有所及夢亦同趣羊太傅于峴山欲百歲後魂魄猶應登此諸數公者五湖烟月盡落吾手十洲奇勝入我吟囊者歟茲鮑明遠非夙具靈根與山靈有緣安能登此奇勝哉乃始末叙出悲鬱之懷不過欲點綴情景耳讀之令人悲喜交集

為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昔人遨游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輕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為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

陳眉公曰：燗熳數行，遙裔千里。

王鳳洲曰：尺幅中數十餘言耳，而婉戀之忱，悽惻之思，不減洛神、高唐二賦。

議得破見得穿　知止之言　洲寥對隺何天不可泝　胸中具有丘壑　咀味自然佁然　杜君之致天倫之樂

言志書　蕭大圜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倘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閉閣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言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甽。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極，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

憑足入紨巾服鼠鞿遊帝王之門趨宰衛之勢不知飄摩之步遊寧督弁麾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脉脉亥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仞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苹跽而奉四時如流俛仰踹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仲尼恥之

陸貞山日寫盡樂趣使我丘壑之志頓深

屠赤水日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無憂讒畏譏之若花明雲腑泉甘酒香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樂顧不大歟此書中恍得這光景

丰態翩躚議論瀟灑讀之自得其神妙

答趙象書　步非煙

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閒為媒妁所欺遂匹合於非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而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

臧晉叔日道出真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楊升菴曰步非煙咸通功曹參軍武公業之妾容止端麗若不勝衣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比鄰趙象端秀有文纔弱冠忽於牆垣隙中窺見非煙乃賂公業閽人媼以意達之以詩酬對一月值武生公務繁移非煙以前書令媼達之因傳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里悉俟晤

語。既聽黙象乃躋梯而至。及晚鐘初動而歸。不忍。句。常得一則。非煙一日撻女奴。女奴啓告公業。公業伺之。一夕見煙倚户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搏之。象躍去。得其半襦。乃入室縛煙於大柱。鞭楚至死。象亦易名遁竄焉。

○○與詹事江總書　　後主叔寶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靡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于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艷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漾。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叙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劉越石曰悲切可涕

此亦六朝所難

陸管記出集表

管記博聞數記之

傷平之語亦復壓痛最為長雅

心哀欲

孫月峯曰後主叔寶陳宣帝長子也每于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艶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君臣酣歌自夕及旦為常時多妖異叔寶乃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及聞隋兵至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彼何為者耶遂不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未幾為隋將韓擒虎所獲而陳亡是叔寶之縱酒淫樂何異隋煬帝之營顯仁築西苑窮極華麗縱宮女馬上奏清夜遊曲乎叔寶之賣身為奴何異梁武帝之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億萬奉贖還宮三請乃許乎乃惓惓于管記陸瑜遲其文藻何益耶第其筆端閒雅丰華大有六朝之致

考實○陸瑜字幹玉梁時為管記與兄記室參軍琰並以才學侍左右太建二年太子叔寶釋奠於太學宮臣並賦詩命瑜為序文甚贍麗時太子好學博覽子史命瑜纂要成書未就卒年四十四追贈光祿卿

為王寬與婦義主書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為歡非夢人慚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幰冀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但聞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箋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窗獨坐嫦娥笑人

劉越石曰異香滿楮艷光盈室

沈千秋曰艷香浮動一字一珠

與孔子秀書　　陳暄

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于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于顏原名未動于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不以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illegible]墓

放一醉了一生

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王鳳洲曰屈原云衆人皆醉我獨醒陳君欲衆人皆醒我獨醉詞氣不異劉伶告神之語此亦渡貧老一法也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北窗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遶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况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廬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廐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穮蓘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牧雞豚黃精白术枸杞菖蒲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

何等自適

竹籬茅舍
作大家風
風致蕭然

路經此長
便不指家

琴器相得
稱少知音

仲長先生
足當于之
帝子序

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
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
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閒人相唱和也孤
住河渚傍無四鄰閒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
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
法用之有効省功倍不能暇修混沌並常行之裴
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
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
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翮實與常

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
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
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
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
用耿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
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蕭
蕭可觀俗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處獨游
頌及河渚先生傳闡物寄道懸解之作也將取龍讀
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

文中子見
賢于仲長
先生處

有風致

序欲作禪
武皇上人
詩序

義嗚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
高人姚義常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
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
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
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
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
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
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
于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

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
生已歿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吾比
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
瑟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
於北山松栢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殊踏散步與
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
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夏漸熱
足下何如也頻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側因
南風略示所懷數願珍學不一一王君白

王陽明曰悠然自得可想其人

陳眉公曰人間名文中子尸之故能嵯峨蕭瑟如此乃知人不可無兄

袁中郎曰篇中閒適之處每引古今爲證據文之變幻神通極矣

答刺史杜松之書　王績

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幷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彼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情盡帷天席地友月朋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屨修束精神揖讓邪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匆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飄然自適之致如在天際

衡門空靜之景

[illegible]之氣慨

沈千秋曰筆致淸灑

景物閒寄亦須知厚詩會心人領略

山中與裴秀才廸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淸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反仄逕臨淸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靑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游乎非子天機淸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陳眉公曰寫景如畫是一幅輞川圖

老夫人熟[illegible]此書何以到鶯之手

幾回掩耳一聲長歎

讀至此堪引人淚落心傷

爲悲爲恨語語不堪

[illegible]

答微之書　崔鶯鶯

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為笑語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叙感咽幽離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憶昨拜辭倏踰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日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情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旣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

要當循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

劉越石曰。樓惋欲絕。自非鐵石心。誰不動者。吾憐崔。吾恨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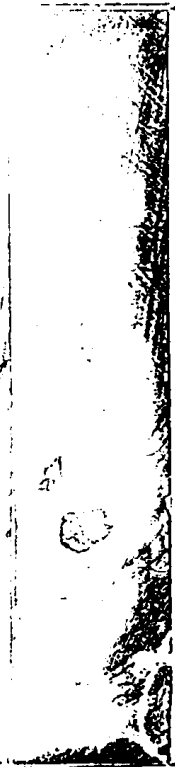
袁中郎曰。王實甫關漢卿演西廂記。為古今絕調。

王鳳洲先生贊為古今四大奇書之一。堪作此書註疏。

答李端叔書　　蘇軾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眾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紛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

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謂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以取於此也

王聖俞曰情深筆老反覆有餘味此坡公之最有詣者矣以在得罪後故耶

與介石書　倪瓚

瓚奉別後從蘭陵東郭門外人家少憩三日待荊溪發行李來即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迫促騷然因歎那能復以憒憒從彼之榛榛乎便命扁舟入吳寓村落中調氣靜坐得以少抒其中磊磊者一日從一二枎下人登靈巖山覽觀天池石壁之勝尋姑胥臺古跡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有不勝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跡覩以自解惜不肖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指點數螺若介舟泛泛杯水中者當是銅官離墨因並吾寄止公政着白雲滅沒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於當世眞爲之泣下沾襟也

陳眉公曰倪元鎭人外高踪而騷屑不樂如此古云高人多感慨信夫

所謂悵古人不見我

○○報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餽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

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長不

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將無厭其爲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于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王鳳洲曰字字堪入笑林

皇甫百泉曰如此俗態不忍聞亦不忍見倘令梨園過此輩不羞殺否

李九我曰權勢之門正守者招之不來蠅營者書

再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闔人辭富貴利達看得破者幾人彼未得則乞哀昏夜已得則白日驕人醞釀成風誰爲砥柱子相書中圖形寫影處令此輩何處生活昔人評西廂云有此世界必不可無此傳奇有此傳奇乃可維此世界于是書亦云

答殷無美書　王世貞

昨承足下見示君典學士書知不以不肖而棄之且許春時垂訪海上甚感足下道君典新築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令人灑然如夢醒記僕副山東憲時故吳中丞峻伯爲學憲嘗與諸賢酒閒戲言志峻伯謂官轍不必中土即滇蜀閩廣須盡歷之飽其山川風物歸後亦須坐尚書省抑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願不及此願得二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搆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文右室盡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鐺藥釜兼畜少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醉輒假息島傍維兩蜻蜓艇客有問奇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飲倦則相對隱几興盡便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蹴叫呼竟日了不酬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閒謂可當俗客代謂生尚書省抑尺一者公即是也衆大噱笑而攏峻伯謝貴州節歸病死竟不得如願而僕幸有園林山池之屬然在城市中自貴游以至田父野豨

皆得抑之不能抑也不意君與一詣便爾第留其垂囊恐不能究僕語中境且朝望而殷寧容于東山坐嘯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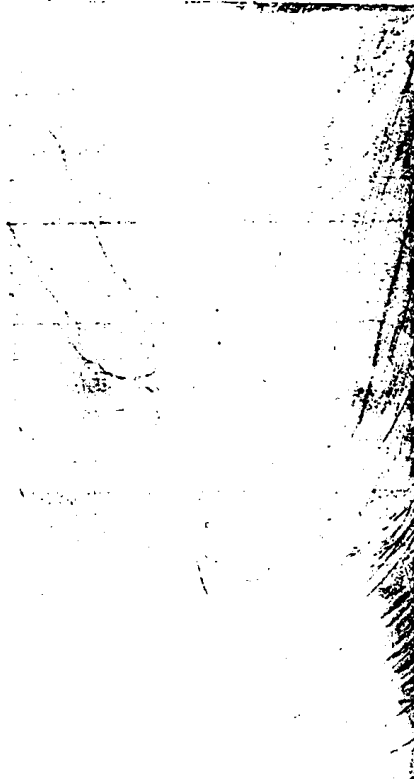
閔以平日先生興趣何等瀟洒然墓木未拱而弁山園亭變爲芻牧之藪矣可慨哉

與莫秋水書　　屠隆

足下江左騷雅領袖煙月總管一踏吳土過都若狂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騮過從必衆一花一石屐綦何處不到題詠何處不偏竊恐山靈大妒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綵筆奪公繡腸令足下化爲一稚男子腹不過龍奇字口不復吐佳言戇然臃腫向人飲啖而已豈不令屠生拊掌稱大快哉足下謂世間必無此事然宇宙亦寥廓矣風雷六丁而下取人間書一夕而徙其山川變其人物故能照才盡少陵文而不貲造化播弄事皆有之足下不可不懼吳中烟霞丘壑甲於天下人文圖史器物之盛亦如之足下坐而雄據嘯咤其間不可謂非大幅利人願言稍事挹損返於清疎大要藻麗雅俊之士風華晰人而忽忠多事清真抱朴之夫簡素足尚而常乏文采亦名缺陷從古難兼僕以規足下足下必還以規僕然則吾兩人務各去其所長而取其所短可耳

（猜造化忌才之説亦詼亦趣）（才人可畏）（莫君不能辭酒處）（真論確論）

沈千秋曰氣槩雄放

湯義仍曰大凡聰明人極是誤事何以故惟聰明生意見一生便不忍捨割往往溺于愛河慾海者皆是極聰明人屠長卿視莫君猶事把損返于親疎者長卿因自已觴次淪落放達而莫君牽于塵網故莫其查滓日去清虛日來此長卿善與人同之量也豈弄烟霞嘲風月而已耶

欲求豪杰必須異人二句一篇主意

見風濤波濤之中可以存豪杰

道言豈之大不受人間牽制

卓吾泉州人

與焦弱侯　李贄

人猶水也豪杰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豪杰必須異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切于人若不可缺以一日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魚也欲求三寸之魚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甘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入非長生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蓋能活人亦能殺人能富人亦能貧人其不可恃之以為安倚之以為

常也明矣然而鵾鵬化焉蛟龍藏焉萬寶之都而吞舟之魚所樂而遊遨也彼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並流以入曾無所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為物豈豫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況人未之見乎予家泉海海邊人謂予言有大魚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斫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復乘之而去矣然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則茲

首以巨魚喻豪杰故又引所聞巨魚而轉入豪杰上去回顧本法

議論卓越

借豪杰識豪杰而轉言求真志者

魚亦苦不大也予友有莫姓者任雷海之濱同官滇中親為我言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為雲若霧也中午霧盡收果見一山在海中連亙若太行自東徙西自午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甚哉乎豪杰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士於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于井也胡可得也則其人可謂賢者與何也豪杰之士決非鄉人之所好而鄉人之中亦決不生豪古今賢聖皆豪傑為之非豪杰而能為聖賢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汲欲與天下之

豪杰共為賢聖而乃索豪杰于鄉人則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賢聖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又安可得也吾見其人決非豪杰亦決非有為聖賢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杰決無有不識豪杰之人若是真志要為聖賢決無有不知賢聖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釣魚之理也

王聖俞曰惟豪杰識豪杰亦豪杰能談豪杰

卷終

鐫補古今文致卷之六

虎林　劉士鏻越石　選

閩中　王　宇永啟　增刪

毛穎傳

韓　愈

撰毛出于兔而兔之有從口出故曰吐而生

領語入画

以下過去點綴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㝹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

譏誚之口

似譏似笑令人絕倒

寓言高古直追史遷

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

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

斷語爲穎[illegible]

有感之言

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郭明龍曰不直戲文蓋戲史矣

原評　昔鄭清之劉克莊有進封管城侯制鄭末云賞不酬勞位宜稱德爰剖丹書之券大開孤竹之封期爲廣惠施之五車毋但衆渭川之千畝劉末云方與文治妙簡譽髦寧顯

以史遷之官綿歷乎汾陽之考雖勳名異乎定遠之燕頷然摹畫妙于右軍之鼠鬚供內庭肆筆之娛開寰宇同文之兆又林希逸劉克莊有毛穎謝表林後句云忠箴竭于毫芒恩久居於掌握俾乃墨守聊代筆耕上林借一枝已愧卓錐之貧士渭川封千畝重懷孤竹之清風劉後句云嘉臣氷霜勵操素無三窟之謀棄臣巖穴奮身非有五猨之援胡謙厚毛穎疏後句云加以一勾者未必快天下

之公非褒之隻字者未必適天下之公是人望無異于程异心正有忝于公權林洪毛中書詰云識度機圓丰神勁正久掌圖于麟府常和墨于螭頭爪必正心肅若明師之在左動而有法凜如太史之持衡無辽翰墨之司盡正管樞之任是毛穎一物自古及今自天子至庶人無一時不利用厥功偉矣此傳一出則制疏誥表可附以不朽矣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游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暨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接

一篇大旨

去抱琴飲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致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

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甚幸甚幸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營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闕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唐六如曰達言趣論可使聽者頓醒愁者頓粲

王永啓曰神情放達

○李長吉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遺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然下榻叩頭言阿㜷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

爭大奇

此句一本作記

大奇大奇

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而高也上果有帝邪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邪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邪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邪天上亦不多邪長吉生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邪又豈人見會勝帝邪

方胥城曰借長吉作文言下時有激昂意直壯心不堪牢落耳

有激之言

感慨尤深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騖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王聖俞曰：季常卜有俠氣，耳因子瞻用筆隱見出沒，形容逆似大俠然。予見今世所習傳奇，亦據是爲案，則季常又緣此作千古矣。柄矣其然，豈其然乎。

陳居一曰：書出方山子行徑如見。

○○鵰傳　　劉九成

昔黃帝少皞氏之世，鳳鳥適至，故以為鳥師而鳥名。命鳳凰為百禽長。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鵰。鵰之性鷙而健，貪而狡，稻粱之甘，木實之美，鵰不屑焉，資眾禽之肉以為食。鵰之徒實繁，其與鵰同氣而異質者，鷹鸇鳶隼鶻鶚鴟鵂，皆助鵰為虐者也。其異類而同性者，鴟鴞鵂鶹梟鵄訓狐鬼車，其惡與鵰同，特其材異耳。然鵰有大小，小者從鷂鸇鷂雀，力可制則制之；大者從鴻鵠，不畏也。故鵰之所在，眾禽皆逃散遠去，

標枝無安巢，灌叢無息羽。鵰無所得食，則遣操詭詞招眾禽之過而翅諸鳳曰：鴻雁背北而來南，是役者也；鸚鵡舍禽言習人語，是姦者也；鶬鶊出幽谷遷喬，不是冒越者也；鷫鷞秋冬遠遁，是避役者也；烏知吉凶，言妖辭以惑眾聽；鵲填河以阻水利；鳴鳩攘鵲之居；鶖鶩荒淫無度；鶡好鬬；雞好鬬毆相傷；鳧鷖鸂鶒；習水巖鷗鴣，白鷺得魚不稅；孔雀有異飾；樸鷃偕歸；令戊卆逃亡；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益其。鳳凰惑焉，命爽鳩氏治之。鵰與爽鳩相為表裏，

窮山谷，搜林麓，禽之出，搏之，逐之，攫之，拏之，啄齒拉吭，裂肪絕筋，磔毛揚風，灑血殷地。凡遇之者，無噍類。其餘周章振掉，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殼，竄所積以奉爽鳩，且以賂鵰，使勿執。於是鵰之勢益張，而眾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鵰所為，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竄，餓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之顛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介而潔白，和平而好生。於是徵爽鳩，使鶴乘軒而治之。鶴乃與鳳凰謀曰：夫鵰，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

使之蔓延。今之為鵰者何其多耶？昔之鵰，名鵰字鵰，形鵰性鵰，本為鵰者也。今有非鵰而鵰者，何也？鵰則得食，不鵰則不得食；鵰則有利而無害，不鵰則利未見而害嘗隨之，故不容其不鵰也。今禽之產子者，為鵰雛之習飛者，學為鵰形狀，與鵰異者又冒為鵰。不誅其渠魁，殲其凶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鷟鵷鶵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為鵰爾。鳳凰曰：善。奏請於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鵰而磔之。鵰之徒盡斃，救天下無鵰。故其餘黨皆屏跡匿影，不敢出，眾禽始得

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亦少昊氏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

太史公曰鵰姦食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惟今之人于務養鵰意有所欲舉鵰而放之求衆食之血肉以肥其軀殊不知少昊氏之被也歷大害物而日益者形跡未及天必譴之其鵰豈足惜哉

劉越石曰有慮之言可感可惕

王鳳洲曰杜工部賦中云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

棟梁之間寒風凜烈烏攫之黨罷獅盜而滑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遽墜語氣摹寫工致終不及陶傳奇幻可為為惡者炯鑑

袁中郎曰分明論歷代奸雄敘逐善類非止言鵰也

見羨之言

竹溪逸民傳

宋濂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名燁燁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於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耳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翛翛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激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為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

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歎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閑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月人不候人讓其當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耳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濕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鞠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晚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閒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

志不滯于樵漁又豈滯于山水

又欲追踪竹溪逸

末歸正論發舒諷刺

可想盛世之風

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欸其誕逸民曰樵
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
利樂矣子以予爲滯於梅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道
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
知之矣逸民陳姓泂其名烏傷人史官曰昔者李白
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
近因號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
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與縱曰其地或殊
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

與士之沈酣聲利而弗返者蓋亦知所自警與夫自
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
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與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
矣

劉越石曰逸態橫生〇君復之梅淵明之菊逸民
兼此二知已快哉可以隱矣

洞庭山人

憸母傳　蠶也　王鏊

憸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
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憸憸然也號
曰憸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
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
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
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於帝曰願
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
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帚顧願捐吾軀刳吾腸以報

方今黑地起非方爲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
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用變隆冬爲陽和如妾之
愚且欲爲陛下定黼黻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
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視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
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
思而拙於自防後寵日甚而後宮皆妒之曰是所謂
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
也封爲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
後嘗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植后視之如己出視

父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與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艴然改視爲副褘禮之而有譖之者曰毋小人也避凉附炎且其性殘虐豚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毋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刲吾腸以報雖湯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毋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

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常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不可乃止泰用之卒滅六國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爲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毋者也可謂偉矣然毋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爲累功高不賞諒哉

王百谷曰蠶有經綸天下之才有衣被萬世之功而且捐軀刳腸以致肅殺爲陽和使華夏覩文明之治封爲長桑君又封其子以五畝之宅使之食邑功配后稷報功亦不淺矣第生蒙後宮之妬后妃之怒帝加炮烙之刑受諸慘傷此從古功臣義士之常所賴有專祠配享以受生後之榮施與儼毋何一轍也篇中結出蓋有爲耳

陳居一曰昌黎毛穎傳稱奇絕學者宗之然求其設虛景極天巧翩躚跌宕摹寫精工者則昌黎而後唯濟之一人也已

○○倉庚傳　楊慎

梁武帝代齊篠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郗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郗后心妒焉帝朋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妒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給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敕中庖以為宮膳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即輟箸不食帝曰荒經爲余欺乎其諸食力尚淺邪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鼓翄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

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麓百羽命予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繇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於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於岐下維時鳳漸者露翥者雨鄄者霜嗥者朝喇者夜咻者以萬計後有巴人之比負蜀山之文翰方人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宮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屬著彤管爲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爲其有助於德象也二雅著戚引之飛止而逐之后曰飛所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射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貰不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盍赦微軀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庚乃喜而躍曰鷙知之鷙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妻綱象日明使婦從夫放月紀日載魄於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魄於東由嫡以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爲我說之庚引脰曰鷙何知鷙何知月之朔也君以覗朔不近內焉后亦辟焉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

月成魄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的告辟也鳴佩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

采仍闕嗣續以冒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宮而[illegible]
洋蔥方也又公此制于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媵
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倣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陂
王制鰥之妒亦何能爲周制人蕪久矣而欲委罪於
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
述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況呢之專非周文之制也
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
君江東乎帝聞庚言憮然惻度郗后聞之厭然無色
乃命寫其言於斧扆行其制於永巷郗后幡然更爲

遜下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庚
言乃放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
者即其後也

閭蘇門曰才古而宕思婉而微○又曰太史將爲
孱丈夫樹骨鰥哉作之以剛許之以制若曰
世豈有不妒之婦哉特吾又不可壞之法耳
雖然婦不以倉庚袪妒男子將憑何作戒

○○查八十傳　汪道昆

野史氏曰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技
之能必入其室君子蓋有術也查八十名鼐休寧北
門人也字廷和鼐父珂母劉氏母夢靈龜入臥內遂
有娠既而生男會大父年八十大父喜命曰八十
云大父以賈起家鼐從父兄受賈少負意氣務上人
嘗過毗陵倡家鼐爲絃歌佐客酒娼引琵琶佐鼐目
攝之鼐怒祭酒謂倡他日不以此擅場有如酒時壽
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樂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彥

明一時俠少若工師郎善彈盡出山下鼐奉千金爲
山壽師事山無何盡得山法鼐臥起服習日夜不絕
音居頃之過山遠矣山歎曰郎君吾師也山何敢爲
郎君師於時乃過故倡倡不知也一彈而四坐辟易
以爲神倡蒲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視鼐愈益自負事
事務上人當是時滑人李貴善技擊襄陽吳奇善騎
射豫章孫景善蹴踘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大本善
弈皆獨步鼐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客曰變猶不免
於雜吾懼吾子之力詘矣鼐乃謝一切仍專事琵琶

既棄賈而游所至人人親應之吳習祝希哲楊用修
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爲布衣交之大梁周王使
人召應至語使者王能容應應來不能應褰足逝矣
於是長揖而據客坐盡至歡賞得意以倡幸鄢陵王
因壽太原公子得意深自閉絕外交既聞應名私事
[illegible][illegible]方結客得意歲出百緡佐客資居七年事應雅
謀得意請得備箕帚妾幸託終身應謝曰應即窮身
傾自有婦卒不可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幣逆之新應
遂召斬辭使者及愍王弒斬人多之入廣陵大賈李

從堯執贄請業應笑曰即得富家翁爲弟子應將詹
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廢聲技應且老復過
金陵嘗入平康里爲清彈諸美人無知者安氏媼年
七十猶矣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國工張六
七能之客何爲者既而知其應也起爲按節相視以
爲知音應還休寧未有子繼室請置妾數以爲言應
嘆曰天地樂我以能事假我以長年廣我以交游延
我以譽緊於我過矣安能復昌阜我後耶月從諸少
年游闔黃雀樹花木鄉人王仲房陳達甫亦時時過

之野史氏曰世俗言琵琶夷部樂耳應獨以此稱絕
技其專一之效與先民或以蹇枰爲美博奕爲賢有
以也昔高漸離易衣而驚坐客觀應謝故倡何異焉
彼以匹夫而耻王公藉令事貴主以干進彼且羞爲
之矣吾鄉故多節俠則應其人乎

王百谷曰寫俠態頽肩畢具當是史記中得意筆

文長爲胡梅林幕客若楨湖邊梅林曰君文士君無禁我不頌文長曰公英雄無我不傳又曰公愚我一時我答公萬世

筆與淋漓下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于斯文亦云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畧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羇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

淚定評

痛絕

痴極不知有死生痛殺矣

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永陵知有文長胡公之才也此稍爲公一往不具爲之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掘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

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王覲濤曰感慨悲咽讀之如聞箏筑者○文長固奇人然非石公識之殘編蠹簡中幾埋沒千古矣悲不立言誰謂百世無知己也

大丈夫落魄不偶之態

大丈夫當如此

一腔經濟抑於泯底從策見端與人案也

上西嶽大王疏　李　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疏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神人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illegible]德肅奕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illegible]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禮祀與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

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嶽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望據欲仗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不聞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不晚也惟神裁之

楊升菴曰李衛公布衣日獻西嶽疏今衛公廟在

滁州崇寧二年刻在藤縣至紹興丙寅重刻

而禁祀獨無之非闕典歟

王陽明曰軒昂豪舉唐文之雄

移江神檄　吳筠

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曰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薦歷千春念茲文璧故閉水濱江漢最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貪穢心迷懷衆情感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吁子羽濟川而怒目砍飛舞劍而東臨菑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蛉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鈍鉤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燋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拔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搊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緊枯澗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顧子三思反此明玉

李于麟曰詞嚴義正可使江神奪魄

長恨歌　白居易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十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懽侍寢芙蓉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峨嵋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舊枕故衾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徧。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上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留釵分鈿將結再世之緣投盒玄宗宜其網斷心痛欲絕矣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歇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黄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原評　玄宗倦於宵旰以聲色自娛詔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纖穠中度舉止閑冶上悅冊爲貴妃行同輦止同室六宮無復進幸者叔父昆弟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京師長吏爲之側目天寶末兄楊國忠爲丞相弄國柄安祿山以討楊氏爲詞而反翠華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不進從官請誅國忠與貴妃以塞天下之怒於是貴妃就絕於尺組之下及亂平肅宗受禪玄宗爲太上皇時移事去每春之日冬之夜聞霓裳羽衣則天顏不怡三載一意蜀道士楊通幽有李少

君之術乃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四墟上下絕天涯跨蓬壺僊山上有玉妃太真院遂得見貴妃貴妃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以還事言訖憫然取出金釵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曰謹獻是物尋舊好也又曰天寶十年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嗚咽曰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使者還奏之時陳鴻詳其事而爲傳樂天又衍傳而爲之歌俱爲一時絕調

○○長安秋月夜歌　　袁宏道

長安城中秋月明六街九陌無纖塵先日樓臺喧戚里次經池館趂遊人遊人宛轉無窮已千門萬戶秋如水處處笙歌玉樹傍家家簫管澄湖裏漢家天子幸平陽金蛾寶炬列成行吹簫蹋鼓雷天女斫玉燒金煮鳳凰才子後庭競度曲念奴別館件諸郎銅龍軋軋烏啼早金屋沉沉秋漏長秋漏漸深歌漸闌感此如何不倚欄願得長侍君王寵願得長隨玉輦看又願君心如月皎那知妾貌比花老玉盌難收覆地流東風不着斷根草可憐今夜長信殿含酸飲泣悲團扇未買相如學阿嬌難將赤鳳比飛燕香銷金鴨妾自燒淚破紅綃君不見十迴看月九迴輦手把輕繞繞月行盤花蜀錦傷心色子夜吳歌腸斷聲紅閨紫塞三秋恨碣石瀟湘萬里情年年先向離人滿歲歲還依愁處生年年歲歲秋自好獨憐嬌黛無人掃亦有容顏闕月華自分棄擲同秋草桂兔有恨不長圓嫦娥無藥應先老願得秋光守翠幃願隨流景逐君衣與君爺帶原爺吐與君雙鳳不雙飛江南蕩子無消息龍城征戍幾時歸胡風刁斗愁胡雁閨月簾櫳孀上機亦有當壚斂青娥授色留賓態轉多雙燕有雛辭社去孤鴛無偶奈秋何已見迴文傳錦字更開尺素託流波不道人間恨洛浦定知天上隔銀河愁來白恰連巾溼泣罷青衫挾瑟歌歌已闋月西傾一年看一度新漢武秦皇消不得却尋方士學仙人

王觀濤曰句句長恨歌字字回心詞

○○剔牙松歌　嵇康

堂前有株剔牙松。口號傳呼十八公。不生般若黄金地。不長虛皇兜率宫。却喜儒家風味。好喬然壁立虛庭中。此間更無荊與棘。扶蘇直上香陰濃。我愛松根直直比忠臣烈士之英踪。我愛松枝徤徤比翻江攪海之游龍。我愛松貌古古比明堂清廟之鼎鐘。我愛松姿潔潔比餐霜吸露之心胸。我愛松形怪怪比層巒疊嶂之崢嶸。雨收日出松枝落。風作泉聲松氣雄。霏霏霜雪凝其蓋。恍疑翠裹玉玲瓏。皎皎清蟾貫其頂。恍疑明鏡懸青桐。有時玄鶴摩其際。離奇夭矯來空峒。有時飛僊駕其上。雲鐃雨鼓揺叮咚。呵我松呵我松。君不見百般紅紫芳菲日。此時覷松無嫣容。又不見百般紅紫凋零後。此時覷松還菁葱。菁葱不改松顔色。千秋萬古無終窮。人心但得常如此。聖人君子何難逢。

王陽明曰菁葱虬古卓有仙姿

○○琵琶行　白居易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懽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撥復挑。初爲霓裳後六幺。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水泉冷澀凝絃絕。絃絕不通聲暫歇。別有憂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抽出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沉吟收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蟇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

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汚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姊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離別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喞喞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溼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豈無

山歌與村笛嘔啞啁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坐聞之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蘇東坡曰白樂天左遷九江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于曾穆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叙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于江湖間樂天曰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

孫月峯曰九江有琵琶亭卽白司馬泪溼青衫處也亭亦荒蕪予謂名人把跡之地江山千載猶香何乃寂寞至此近日學詩者纔把筆卽絕口不談長慶如琵琶行使李杜爲之未必能過也或曰樂天學道者也然讀其詞予得

失之際何介介也予曰夫未免有情榮謝辱來其始何得無動蓋至徘徊東西林躡飛雲履仰看山俯聽泉築草堂鑿蓮花池則遷謫之感頓爲消氷點雪矣予覩樂天從此地漸陟華膴年纔五十餘耳卽退求散地爲尹輒去拜刺史不出方太和開成會昌間士大夫對壘交爭磨戞不休罹其事者多爲嶺海萬里之行而樂天優游履道里宅中卧天竺石玩華亭鶴樹折腰菱聽霓裳曲者數十年此

其先幾之哲亦何可及姻虞卿而不累其事雁元牛而不附其党重于裴公而不受其恩妬于李文饒而不重其怨入羣不亂涉水不濡幾于有道者而猶以得失介介議之過矣

陶石蕢曰鄭潛讀此行作詩云當時送客出潯陽聽徹琵琶夜未央兩岸荻花聲瑟瑟一天凉月水茫茫青衫司馬頻揮淚紅粉嬌姿欲斷腸心事悠悠彈不盡餘情應想到浮梁讀詩與此行樂天心事見矣

○○琵琶行　　白玉蟾

長江浩浩送千古江流不斷魚龍舞蘆花荻花愁暮雲天風吹我客溢浦移舟回首思故人凄然一登琵琶亭琵琶亭下秦天遠琵琶亭下楚江横嗚呼我祖唐少傅兜率天中已歸去客來倚棹問漁翁香山居士今何處氷魂雪魄挽不回濤山浪屋空崔嵬檣烏驚起水鷗睡遠船明月夜徘徊蕭官江左秋風慘江上黃昏月黯黯那看送客聞琵琶况對怨女不傷感洛陽城下蝦蟆陵下有甲妓何娉婷花落色衰婚船客獨首孤舟伴月明手撫琵琶意嗚咽挑攏撚抹緩復急大絃哀哀小絃悲孤舟嫠婦豈不泣霓裳纔歇六公鳴四絃盡作裂帛聲碧落黃泉雨凄苦幽愁暗恨不堪聽凜如猶咽梧桐晚欵若鶯啼春晝煖鵾絃轉處如胡笳宮調彈時若羌管江州司馬一斷腸燈前老淚如雨滂老娼低眉嬌滴滴琵琶掩面羅衣香初彈如珠後如縷一聲兩聲落花雨訴盡平生雲雨心盡是春花秋月語羅衣搵淚向人啼妾是秦樓浪子妻流落煙塵歸未得青樓昔在洛陽西今嫁商人

豈妾意一曲蕭騷夜無寐秋風吹破居士心琵琶聲
聲墮珠淚居士左遷鬱小邦鼎𩔗志願猶未降聞其
曲聲見其語萬斛愁腸如秋江江花江草廬山下春
江花朝秋月夜江風颼颼江水寒不見長安十年話
當時風月亦有情爲伊翻作琵琶行居士悲樂似此
婦此婦激發居士情居士還朝此婦死琵琶古聲今
已矣邦人江上建此亭古往今來亭下水柿葉翻紅
楓葉黃荒煙壓蓬月墮檣星霜磨老香山句香山骨
冷今如霜亭空江闊情何極一思古人一歎息兩岍
黃廬今畫樓山水窟中安樂國江國凄涼人自愁香
山一去三百秋長江不管愁人恨淚與江波還共流
九江風月嗟無主孤月依然幾今古江頭愁絕到三
更琵琶不作亦凄苦我來適是九世孫思賢懷古獨
銷魂悲風如舞琵琶調哀鳥如歌琵琶絃古人去去
不復返孤亭寂寂寒江遠琵琶無聲萬艇橫留得廬
山遮醉眼

楊升菴曰我不知爲吳歈爲楚些但覺一彈再彈
令人愀慘不能自禁耳

卷終

刪補古今文致卷之七

虎林　劉士鏻越石　原選
閩中　王　宇永啓　增刪

○釋愁文　曹　植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
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
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爲物
惟怳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
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爽
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頓寬毒於
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金
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
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
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
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
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貴坐不安席
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鶩者名所拘者利
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

反此淫愁 愈難愈雅

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鍼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避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䰟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楊升菴曰王元美愁賦云七情之表五蘊之外別搆愁國金湯衣帶海輸不竭酒攻不解讀此當亦解頤否

王陽明曰唐赤水歎賦起云余處冗嘆百憂煎人側身天地長苦踽踽思欲揮悶散心寄興楮墨我思古人動多憂愁昔士衡歎逝文通賦恨驚心動䰟一字一歎每一披覽秋風颯颯風雨欲來使人惻愴幾不知有生人之樂矣陸機逝賦嗟流光之易邁江淹恨賦悵人生之不常覽之令人淒淒楚楚憂煎愈增讀子建此文所謂沈約病多般宋玉愁無二也據末段釋詞四人者何術以致之秖使閒愁聊緒愈

三段各極其致

飄若驚霞順付極以閒情賦翻古翻光景

乞巧文　沈亞之

邯鄲人侯婦李容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鍼戲聚香筵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爲沈下賢工文又能刱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爲情語以導所欲歌曰惟雲渚之震秋兮天曠碧以凝慕懸韶桂於姹月泫明淚之新露即河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多方脩馨香以奉貝䌌獨潔於自私希靈娥之所付瑕碧凝其異質兮頏虹降於霞霽假文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藏雲蟬之重縷兮塗纖

金於綺箄細綃縷於藕腹兮差蓮班以樣齒命纖爪以蟲絲兮裊簷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功尋飾願賜妾於鍼紉也葩蔓鬱於濃妍包多宜以善喜引纖吹於輕颸若將翱而復倚醉春光之流景播淸香於萬里霓煙出乎無間縹窈緲以斐亹若披若曳兮消平林兮橫曉水襲霽旦之繁芳兮因隱映而增綺靡冉其豔容世無容以偕此是物之巧容善態願妾妾於態媚也短蒲挾渼兮曲澗溢鴉鵲宛鴻兮引乳娣戲（深心具耘）音清諧兮蕩演曳牽游裾之低凝兮蔓春心於淇裔

枯寒勁幹兮憶棄葉擺風叫夜兮留深雪流韻淒澀兮映嘈嘈吟夢語之漣漣感霜鐘之流越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妾於管絃也

沈千秋曰才情深刻敵子厚文更饒異趣

祝枝山曰奇中帶巧似歌似賦

古今文致　卷七

○脩竹彈甘蕉文　沈約

渭川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臣聞芟夷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剪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陰含丈階綠寵渥銓衡百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已力風聞藉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慚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蘊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凋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憑藉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卽偁平之聲叙莫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類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徒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

衆屬

劉越石曰足令甘蕉無言○近有代甘蕉自解衣

亦佳

閩過則曰別有寓意

唐六如曰昔朱晦翁詩云芭蕉掩秋徑勿云憔悴姿與君障夏日羽扇寧復持是詩獨取其障蔽之功而賦中澤蘭萱草獨訴其障蔽之罪昔張横渠詩云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展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是詩取其新機有助於新德而賦中斥其妨賢敗類以致徙根而剪葉何一植物也蒙好蒙惡不一如此士人涉世毀譽何常哉

原嘲恨不得見畢竟作宇宙一闕典矣

調笑帽落生發今人絕倒

四句點綴風吹落帽

口氣真倫自在

○補龍山文　蘇軾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子乃戲為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楩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騄文騖駑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四首枯顱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纓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嘉）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以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嘉）解

劉越石曰滑稽於文者

袁中郎曰讀東坡一嘲一解詼諧謔浪如對面然即孫盛孟嘉二作出世恐不能駕其上也

○○農夫禱　劉軻

丙戌歲大饑楚之南江黃爲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伍君祠其意誠而詞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百執事者云農夫其謹達精誠於明神吁嗟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邪曩者仍歲薦饑人爲餓莩田無耕夫桑無蠶姬厲疫瘯瘵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毆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群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錮其租今之收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於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爲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爲螟蝗又慮夫鹿馬之奪其食贓吏之厚其斂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妾無厭羅紈者吾斂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者邪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厲農人以肥鹿馬無寒蠶婦以煖妓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夫不饑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駐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爲是苟不爲此民其啼啼神其恰恰尚饗

樸野直之聲口

田桑係民大食

讀至此神人共泣

民間疾苦可爲惻心

受福上人之佐歸也

陳眉公曰詩之諷體

唐荆川曰前半是流民圖後半是聶夷中詩所爲但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是也

倚清樓上梁文　　釋洪化

伏以空中樓閣品題敢擬前修物外煙霞蹤跡已成癖好恨買山之無日苦面牆以多年爰收入藁之材聊作天游之室念某質拘孱弱心慕高明幼讀父書好賦十二樓五城之句長聞師訓思承七百歲過數之傳被緇袍以升堂共箪瓢而在巷自甘蠖屈不羨鸞棲駕上牙籤盡千年之墳典座中清佩來四國之英豪五陵車馬雖不至門百首風花尚能援筆顧茲偏仄莫遂徜徉素無慕夜之金難擁朝雲之棟掃除

露地移置風簷尺椽片瓦舊貫不加剩水殘山含情有待雲霄漸近可安絕粒之軀風雨不驚聊擬為巢之俗時倚闌騁望或欹枕浩歌焚爐篆以清齋洗瓮塵而招隱觀二儀之清濁余茲貌焉覩萬類之枯榮誰為受者月明千里尚思瓊樓玉宇之高寒春色滿園無復野艸閑花之愁怨路傍塵起去馬來牛天外霞飛斷鴻孤鶩歲寒獨守賴三友為相知日晏閑眠似一僧之未起座可移而覽秀帆不落於登高惟從吾之所求豈知老之將至暫延梓匠不煩畚堵之工且逐兒童共和繞梁之韻

東　不說相如四壁空夜半冷風開戶牖恍疑身在碧霄中

南　鹿角晴光影碧潭已識無心為道體年年只與水雲參

西　茅屋雞聲月正低借問此時塵夢裏幾人奔走逐輪蹄

北　千峰萬峰望不及紫微夜夜自中天乘槎不用探消息

上　八萬四千豈尋丈中間寒暑任推遷不遺絲毫牽度量

下　世界誰為具眼者却笑觀場喜與悲主人一一能捹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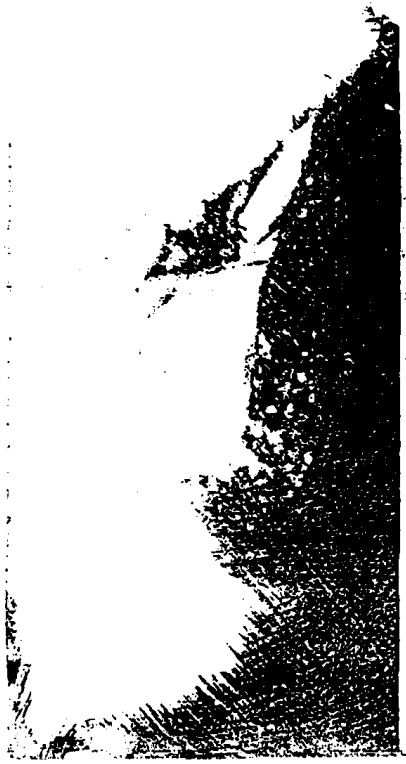
伏願上梁之後安居不曠大道常聞弟子忘言常對永庭暮雪小兒解語莫將談笑傷是非蹤跡漸消定來長者琴絃未絕必遇知音矢考槃以弗諼終虛戾之永謝大清可俯無極為期

宗子相曰念菴居簡林日蒲頂定東宮朝儀忤旨

罷為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
一裁以義不拘時局人不敢干以私公宅舍
因贛江水漲漂沒假宿旧家撫按馬公以公
家故窶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府縣檄
縣取為搆室助竟辭之里中得石洞故為虎
穴闢去荊棘命曰不遠自是多洞居時□來
友於雪浪閣四方講學者日衆於是建倚□
樓云

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已上敘連昌宮之盛

已下敘連昌宮之衰

連昌宮辭

元稹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
桃風動落花紅蔌蔌宮邊老人為余泣少年選進因
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干立樓上樓前
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
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
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
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勑街中許然燭
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粧束飛上九天歌一
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涼州徹色色龜茲轟
錄續李謩擪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
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
姨車鬭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
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宮定後六七年卻
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
爾後相尋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
安玄武樓前花萼廢去年勑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
相逐荊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舞榭攲傾

西宮荒凉之狀令人墮淚

二句乃敘之自述分言以下又設爲老人答詞明言所以太平所以亂也

甚尚存文窓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
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
燕巢盤鬬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
眞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鉤
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
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
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崇宋璟
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illegible]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
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和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

已上言開元之治由姚宋已下言天寶之亂由妃子正應上太平誰致亂者誰

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
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
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今皇仁聖丞相
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
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
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劉越石曰長歌之哀甚于痛哭

洪容齋曰元微之長恨歌上陽人歌連昌宮辭皆
道開元天寶間宮禁事最爲深切然微之行
宮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
女在閒坐說玄宗此絕頗與連昌宮辭起結
數語相類語少而意足有無窮之味焉

淩稚隆曰此辭謂天寶之初貴妃寵幸于玄宗宴
幸連昌宮曾不知漁陽之變已胎于此及兵
戈時宮門已閉撫景興懷不能不重黍離之
悲末歸于太平誰致亂者誰之句有謂相姚
宋則爲開元之變相楊李則爲天寶之亂眞
知本之論與哀江頭同意

沈千秋曰太白清平調寓刺于盛微之連昌辭致
感于衰並足規世

問吳宮辭 并序　　陸龜蒙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所幸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地。其名存，其跡滅，悵怏與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辭云：

彼吳之宮兮江之郡，涯複道盤兮當高且斜，波搖疏兮霧濛箔。菡萏國兮鴛鴦家，鸞之簫兮蛟之瑟，駢筠參差兮界絲密，譙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畢。越山叢叢兮越溪疾，美人雄劍兮相見後出，火姑蘇兮沼長洲，此宮之麗人兮留乎不留。霜氛重兮孤榜曉，樹扶蘇兮愁烟悄眇，欲摭愁烟兮問故基，又恐愁烟兮推白鳥。

沈千秋曰：風流閒美，正不在多。

原評　子胥因賜屬鏤自盡，曰：臣死後，恐吳宮盡生荊棘耳。子胥當時已先見之矣。昔袁中郎令吳，謂長洲令江進之曰：予久慕百花洲，想此時百花盛開，曷往觀之。及至，惟有糞艘千餘，綑縲撲鼻而已。辭中故宮黍離之悲，令人讀之三歎。

許子遜曰：化吳越春秋一字無有，然字字吳越春秋，而點綴絕如阿房宮賦。○余往年道經吳中，次虎丘，登臨其上，聞遊者云是吳王墓。余私念一墓如此，而姑蘇臺、百花洲、館娃、溼諸處，不知何等繁華也。問遊云，俱為荒草汚池，止西施避雨洞在靈巖山，其足跡印猶在。余躍然，明日即往彼地，看其足印，擴之如箕矣。付之一笑，乃歷殿宇，繞琴臺，諳勝而返。

淒涼之喉千古同悲

回心院詞　遼后蕭氏

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掃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轉展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鉤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敎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眠。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

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權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爇熏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爇熏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窻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

劉越石曰：情思悽惋，不讓唐人宮怨。

徐文長曰：宮怨儘多名作，此獨格意一新。如唐宮人劉瑗長門怨二絕云：雨滴梧桐秋夜長，愁心和雨到昭陽。淚痕不學君恩斷，拭却千行更萬行。其二云：學畫蛾眉獨出羣，當時人道便承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二絕有無聊不平之氣，堪與此詞並傳。

升菴因[illegible]大禮[illegible]戍[illegible]南永[illegible]

如此情況不容不悶

寂寞中得此亦可少解悶快

時居高峣才社名十三家與文選倡和

無悶篇　　楊慎

易積而難撥者惟悶而已矣況孤臣之謫九年兹覩之隔千里始心折而骨驚漸形茹而神縈商商幺壺遲遲華胥夢紛魄而升魂寤撫膺而鳴指梁高孫原境窮滇鉛地則斜龍分浦水則同系交川酒旗之星有衣參簇之天無條樹交織兮嵐霧峰合黔兮鄣煙二豎不逢九嬰相纏消渴非長卿之病寂寞異子雲之玄折楊笑兮逝其遠散花念兮久矣指晉賢兮悲蒲柳質飽兮徒傷松柏篇悶有結兮誰斷悶有塵兮

難澣坐囚山兮鎖愁城違樂郊兮去懽館智者不我顧室邇而跡遐佳人不在兹庭虛兮情滿若有人兮號冰壺駟斑麟兮乘青凫手携玄峰之綠帙來自芙蓉之錦都摘十洲之瓊藻聯三池之璿跗昔問岑兮叩宋同折芰兮焚枯金為膏兮玉為醴霞為漿兮雪為腴是日日也衆滌九陽霧褰四幛出蕭森臨昭曠冀竹颸披柳浪沉痾既失幽悁亦暢冰壺子起而為留仙之吟曰有矯者龍兮鸞鶴翡翠子有成言兮今我無遑升彼坦之倚聊與子忘機無庸歸兮余乃應之曰於兹三無慍潛龍兩無悶哉聊良箴余心有惻子文子淵伊何人哉

楊升菴自記曰余也疢疾悶困之日久矣予影獨坐有冰壺承予來自成都惠然過我縣嬉亭上清談相對積日彌旬又見鶴池方沼三余之名蒸欣然誦之不知沉痾之去體遂作無悶篇以贈之

王守溪曰升菴年二十四狀元及第三十七戍雲南巡撫劉公聘修蜀志著述操觚老而不倦每與滇之鄉大夫游醉則胡粉傅面雙丫髻插花諸妓捧觴遊城市不以為怍人謂此君故自汚王元美曰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磨耗之耳公有遺病感懷詩云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作叟重到翻為滇海囚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癡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公年七十二卒有訣李張唐三公詩首二句云魑魅禦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是升

菴戌經四十年欲無悶得乎

古今文彙　卷七

問月篇　羅洪先

浮雲四掃天宇清蒼茫海底銀蟾生是誰與月去其足翻解萬里中天行日光㸌㸌忽墮地夜深窺户來詳協憐我孤子伴以影行止起坐俱同情欲憑此影向天問汝蟾何物能縱横頭尾藏縮止脩腹中孕大地山河精金銀宮闕安附麗桂非土植誰爲榮嫦娥云是后羿配有窮未國還已更常聞靈藥頃刻就豈待于秋兎杵乃能成不然將與世人起沉痼胡不分我瑣琭英汝身亦有圓與缺晦昧那得常光明缺處曾非石可補圓時真比珠之瑩歲移月改已非舊腹中諸有誰胎萌侯命不得寬夢驚天風環珮如傳聲饞僮雨雨來相迎敕至天上白玉京訶斥汝輩誠不慧下土妄意横記評此意莫逍聞上帝邦恐詩書從此令人輕生從盤古自盼忽壽十二萬五千八百無危傾連隨大化寧有斯人間物色皆虛名畀丹莫敢復仰視歸來零落沾冠纓始知聞見盡無實獨抱靈光還太清

語奇

更奇

致

月羅念菴先生有中秋次夕月夜歌云廣

寒宮闕夜不扃秋庭桂酹傾奇磬君仙宴罷雲錦散嫦娥冉冉來飛楯水晶簾開闕不喪寶奩冰鑑懸金掌絕色堪誇玉雪姿長生但看琪花長六銖輕袂飄瑣霄萬斛玄珠隨碧綃素鸞乍別蓬萊殿瑤圃亭知王母遙靈兎當年曾有約分得杵邊一丸藥至今毛骨不知寒幾欲乘風訪寥廓何緣下謫留人間恨無雙翰凌千山路臺獨拊羽衣去易翩神宇通天闕天闕曠朗四無際孤高只欲離塵世綠塵澹淡光欲流銀河隱約波容遙餘酣未解狂且歌叢高不畏天孫河珊瑚鼓碎鐵如意未報金雞奈樂何歌中馮虛而行如西仙記玉宇無塵銀河瀉影之妓絃篇中意佳間來如李太白把酒問青天幾時有月有之低若楊升菴月詞艷語此集衆中節長安夜月歌則悵然有懷可謂各極文人之長矣

明月篇

何景明

長安月離離出海嶠遙見層城隱半輪漸看阿閣銜初照瀲灩黃金波團圓白玉盤青天流景披紅藍白露含輝泛紫蘭紫蘭紅蕊西風起九衢夾道秋如水錦帳高褰香霧開瑣闈斜映輕霞舉霧沉霞落天宇開萬戶千門明月裏月明皎皎陌東西何處迢迢望不迷侯家臺榭光先滿戚里笙歌影乍低濯濯芙蓉生玉沼娟娟楊柳覆金堤鳳凰樓上吹簫女蟋蟀堂中織錦妻別有深宮閉深院年年歲歲愁相見金屋螢流長信階綺櫳燕入昭陽殿趙女通宵侍御牀班姬此夕悲團扇秋來明月照金微榆黃沙白路逶迤征夫塞上行憐影少婦窗前想畫眉上林鴻雁書中恨北地關山笛裏悲書中笛裏空相憶幾見盈虧淚沾臆紅閨貌減落春華玉門腸斷逢秋色春華秋色遞如流東家怨女上妝樓流蘇帳捲初安鏡翡翠簾開自上鈎河邊織女期七夕天上嫦娥奈九秋七夕風濤還可渡九秋霜露迥生愁九秋七夕須臾易盛年一去真堪惜可憐揚彩入羅幃可憐流素凝瑤席

逼出一段嚴景

已上只賦明月已下又題

寫出一段悲情

有情月而有遞感而作之致

逗出別離傷處

未作當壚賣酒人難邀隔座援琴客客心對此歎賤
跎烏鵲南飛可奈何江頭商婦移船待湖上佳人挾
琵歌此時憑闌垂玉筯此時滅燭斂青蛾玉筯青蛾
苦緘怨緘怨含情不能吐麗色春妍桃李蹊遲暉晼
婿首蒲浦與君相思在二八與君相期在三五空持
夜被貼鴛鴦空持㜷玉擊鸚鵡青衫泣掩琵琶絃銀
屏忍對箜篌語箜篌再彈月已微穿廊入閨靄斜暉
歸心日遠大刀折極目天涯破鏡飛

沈千秋曰詞意悽惋有情人不忍多讀

袁中郎曰唐李季蘭女中詩豪也有明月夜留別
詩云離人無語月無聲明月有光人有情別
後相思人似月雲間水上到層城又朱媛朱
淑眞夜月詩云燈花鵲喜兩無憑那更清宵
夢不成月上樓頭天似洗愁人別是一般情
又長宵詩云月轉西隱斗帳深燈昏香燼擁
寒衾霓飛何處臨風笛腸斷誰家擣夜砧三
絕當此篇參看

○○紀錦裙 集作裾　　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
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奇
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
闊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
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莩蔦輩右有鸚鵡
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
均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
其中微雲鎖結牙以相帶有若駮霞殘紅流煙墮霧
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
粉果塗染縈緬環珮雲隱涯岸濃澹霏拂靄抑冥密
然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
處非繡非繪縝致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繪絲下制
殺尚如舊兩旁皆解散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
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吏
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於錦譜之後俾善
詩者賦焉

沈千秋曰是賦手亦是繪手

承天夜遊　　蘇軾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李于鱗曰偶然景偶然事不可多得

徐文長曰摹寫如身處其地而小小丘壑有幽奇之致具見靈腕

紀住戶居林　　釋如曉

予幻寄山寮喜牕有竹門有松砌有閒花庭有怪石墻角有梅雖落有菊中有蒲團旁有瓦鐺行則隨行臥則隨臥幽哉斯室也昔皎然愛山水問卜樓於剡溪之上僭之曰閒閒堂予憶庚子秋赴海門居士之招曾明居之較乎此室樣雖窄而多雅當易其額曰閑閑處更歇之日祇有白雲閑不得時時出沒萬峰頭

閒以平日有閒散之趣

楚襄王遊高唐夢神問之對曰妾巫山神女也朝爲雲暮爲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行雨山銘　　庾信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看來。翠幔朝開，新妝旦起。樹入牀頭，花來鏡裏。草綠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游春。俱除錦帔，併脫紅綸。天絲劇藕，蝶粉生塵。橫藤礙路，弱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箇河神。

劉越石曰：妍媚不可言。

閔以平曰：文帶花月風光。

後堂望美人山銘　　徐陵

高堂凝雨，洛浦無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峰因五婦，石是三侯。險逾地肺，危鄰天柱。禁苑斜通，春人恒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窻併開。遙看已識，試喚便回。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劉越石曰：字字欲飛。

擇勝亭銘

蘇軾

維古穎城，因潁為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簷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薺我茶，亦酩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

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以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逸致翩翩

陳眉公曰：即古之幔亭也，文亦空闊。

徐州蓮華漏銘

蘇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傳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

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礴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盈。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陳居一曰：變化縱橫，讀之能益文人筆勝。

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曰真硯不損　蘇軾硯銘

王永啓曰腐而致

慵菴銘　　白玉蟾

丹經慵讀道不在書藏教慵覽道之皮膚至道之要貴乎清虛何謂清虛終日如愚有詩慵吟句外腸枯有琴慵彈弦外韻孤有酒慵飲醉外江湖有棊慵奕意外干戈慵觀溪山內有畫圖慵對風月內有蓬壺慵陪世事內有田廬慵問寒暑內有神都松枯石爛我常如如謂之慵菴不亦可乎

劉越石曰實獲我心

溪喻

方孝孺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横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息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伴矣而猶問乎老聃問於師襄問於郯子問於太廟之有司見婦人矣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人之智有過於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擬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三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回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歉然而若虛凝焉而若愚戚戚焉如恐不及而失其望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權術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爍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載之而不重蛟龍黿魚鯤鵬鰕蟹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爲地卑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王鳳洲曰深於理學之言

讓婚表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婿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頒賚輸薇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閑闇有對本偶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荊釵裙布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誅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代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

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資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瞍殷沖已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勑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求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游離異乃亦凡弟疎闊弟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媼競前相

形容曲盡

諂以急弟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故詆愚竪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贊妒忌尼媼自唱多智務檢口舌其閑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繫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出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

歷數牽制之苦

來左右整刷則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則以少容致斥禮有別媵象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消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詞輒云輕易我臣又竊聞諸聚集惟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恆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恆同科律王藻雖復強佷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

諸氣心曲可謂委婉悽切矣

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禁
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貴前
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
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
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
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宦顯位或由才升一切婚成咸
承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惟止陳一已規
全身願賞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
賜綢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已彌篤
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

沈千秋日似調笑又似痛哭足爲悍婦一規戒
不獨諷切諸主也

卷終

刪補古今文致卷之八

虎林 劉士鏻越石 選
閩中 王宇永啓 增刪

五悲

悲才難 盧照鄰

從古文上母少完格深可爲之扼腕

一悲曰恭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違父
母之中國從禽獸於末班將矯詞兮不往將背俗兮
不還寧曲成而薄喪不直敗以厚顔彼聖人兮猶若
此況不肖與中閒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嵇生玉折顔

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人兮共哀至如左丘失
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臏足史記修而下室高明者
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爲鏡於前代終抱痛
於今日別有漢陽計掾邠國臺卿抗希代之奇節負
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爲患故
賢哲之所嬰乃若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
欲制書史之高行鉗揚墨之辨口爲書爲禮驅季世
於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正頹綱於百王之後天子聞
之而欲用羣公畏之而莫取徒窘蠢於泥沙竟龍鍾

於塵垢异乎稽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此近
有魏郡王君曰方華陰楊氏曰亨咸能博達奇偉覃
思研精徵孔門之禮樂吞鬼谷之縱横嶽秀泉澄婉
川如陵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煙飛霧凝王則官

王勃楊炯位不副其才如此

終於郡吏楊則官終於邑丞何異夫操太阿以烹小
鮮飛夜光而彈伏翼灼金龜兮訪兆邀王鼎兮騁力
躡勞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余之昆兮曰杲之余

解嘲妙

之季兮曰昂之杲也杲杲兮若三足之烏昂也昂昂
焉如千里之駒杲之爲人也風流儒雅爲一代之和

玉昂之爲人也文章卓犖爲四海之隋珠並蘭馨兮

此辛不能語胡生以問天爲之恨恨

桂郁俱龍駒兮鳳雛生於戰國則管樂之器長於闕
里則游夏之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
下咸默默以遲遲青青子衿兮時向晚黃黃我綬兮
髮如絲昆兮何責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横武陵

千古遺恨

而棄之舉天下兮稱屈何暗室之足欺爲小人之所
笑爲遁賢之所悲童子尚知其不可矧衡鑑與蓍龜
故曰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契符
破璽而人朴鄙剖斗折衡而人不爭掞工倕之指而

天下始巧膠離婁之目而天下始明然後除其矯詰
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之代萬物肫肫凡聖胥合
賢愚渾昏公卿不接友長吏不迎尊當戍康勿用何
暇談其兵甲典謨既作焉得耀其書論雖有晏嬰子
產將頓伏於閭巷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於田園得

大才小用可悲

尋常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鸞鳳兮逐雀驅龍驥
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狸隼而齊舉金
爲舟兮玳瑁檝不可以涉丘陵些珠爲衣兮翡翠裳
不可以混樵蒸些何器用之乖剌悼斯人之勤參倚

長巖以爲枕兮吸流光以高臥見城市以盈虛若蚊
虻之相過當其時也巢由滿野不知稷卨之尊周召
盈朝莫救夷齊之餓若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
婿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一仁一義柴也來
兮由也醢一忠一孝微子去之箕子奴聖人百慮而
一致君子同歸而殊塗推既焚兮胥既溺桀亦放兮
文亦拘笙簧六籍則秦俗有坑儒之痛黼藻百行則
漢家有黨錮之誅鄴都傾覆飛禍纏於高鼻洛陽板
蕩攢死坐其無鬚喔咿嚅唲口含天憲睚眦蠆分屍

匡路陰變化與屈伸交逐窮達與興亡並驅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有竅而生寧唯混沌無用而飽何獨侏儒是以蓬偕玉卷兮長卷窮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荊原有鳥兮鳥有鴒鴒其鳴矣思諸兄矣用其頓矣思諸季矣巖有芳桂隰有棠棣枝蘢蓯兮相樛葉翩翻兮相翳天之生我胡寧不惠何如吉兮初征悲終凶於未濟

悲窮道

二悲曰淚流公子傷心久之歷萬古以抽恨橫八荒而選悲有幽巖之臥客兀中林而坐思形枯槁以崎嶬足聯蹇以繿鞻悄悄兮忽愴耿耿兮惆悵超遙兮獨蹇海嵎兮空谷天片片而雲愁山幽幽而鬼哭露垂泣於幽草風含悲於拱木徒觀其頂集飛塵尻埋積雪骸骨半死血氣中絕四支萎隨五官欹缺皮皺積而千皺衣聯褰而百結毛落鬢禿無叔子之明眉唇亡齒寒有張儀之羞舌仰而視睛翳其若夢俯而動身羸而欲折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滅其所

居也不獎其所狎也非人右樹爲什佣穀作鄰下陰森以多晦傍恍忽兮無垠松門草合石露苔新公子方苔其背兮曳其裾曰予非有唐之文士與燕地之高門與昔也子之少則玉樹金枝及其長則龍章鳳姿立身則淹中不足其禮揮翰則江左莫敢論其詩每兢兢於暗室恒詡詡於明時常謝五府交辟三臺共推朝紆會稽之綬夕獻長楊之詞痛私門之禍速惜公車之詔遲豈期晦明乖序寒燠愆度翳傷羽折筋攣肉蠹離披於丹澗之隅蔽蝕於數山之路已焉

功名遲速亦道之窮否也

哉已焉哉崑山玉石忽摧頹事去矣事去矣古今聖賢悲何已天道如何自古相嗟項羽帳中之飲荊卿易水之歌何壯夫之慷抑伊兒女之情多借如蘇武生還溫序死節王陵之母伏劍杞梁之妻泣血專諸蓋聶於功名情有兼於貞烈若關羽漢陰田橫海島孤臣已道疲兵向老離離碣石之鴻纍纍江潭之亭迴昔乘誅吞聲何道及夫獻帝偷生懷王受死亥酉都之城屢憶南荊之朝市鳳凰樓上隴山雲飄鵝浦前吳江水一離一別兮漢家宮掖似神仙獨坐獨愁兮

楚國容華競桃李別有士安多病顏奇不起馬援困
於樓頭刑耕悲於牖裏平生書劍宿昔琴樽研精殫
於玉冊博思浹於銅渾思欲爲龜爲鏡立德立言成
天下之亞臺定古今之詛詛一朝遽臥萬事寧論君
從見丘中之饒朽骨豈知所上之有游魂假使百年
兮上壽又何足以存存

悲昔

三悲曰奇峯合沓半隱天綠蘿蒙籠水潺湲因嵌巖
以爲室就芬芳以列筵川谷縈迴兮迷徑路山嶂重

復兮無人煙當舒岈之洞壑臨決咽之奔泉中有幽
憂之子長寂寞以思禪暮色蹐蹐朝思綿綿形半生
而半死氣一絕而一連自言少亦遊宦來從北燕淮
南芳杜之嶺峴北明珠之川東魯則過仲尼之故宅
西蜀則耕武侯之薄田舊鄉舊國白雲邊飛雪飛蓬
驛遠天暫辭薊北千萬里少別昭丘三十年昔時人
帝都應謝閒道城隍復可憐忽憶揚州揚子津遙思
黃道蜀橋人爲鴛鴦渚兮羅綺月茱萸灣兮楊柳春烟
波淼淼帶平沙闌棧連延俠復斜山頭交讓之木浦

口同心之花嚴君平之卜肆戴安道之貧家月犯少
微吊吳中之隱士星干織女乘海上之仙槎長安縞
城十二重金作鳳凰銅作龍蕩蕩千門如錦繡叢巖
雙闕似芙蓉題字於扶風之柱繫馬於驪山之松灞
池則金人列峙太華則玉女臨峯平明共戲東陵陌
薄暮遙聞北闕鐘洛陽大道何紛紛榮光休氣曉氛
氳交衢近接東西署複道交通南北軍漢帝能拜嵩
丘石陣王巧賦洛川雲河水河橋木蘭櫂金閨金谷
石榴裙曾入西城看歌舞也出東郊送使君一朝憔

悴無氣力驟骸委骨龍門側當時相重若鴻鐘今日
相輕比蟬翼代情兮共此何余衰之能得使我孤猿
哀怨獨鶴驚鳴藉月寡色風泉罷聲嗟昊天之不弔
悲后土之無情松架森沉兮戶內掩石樓摧折兮杜
將傾竊不敢當雨露之恩惠長痛恨於此生

悲今日

四悲曰傾蓋若舊白頭如新嘗爲談過其實辨而悲
眞月高枕箕潁長揖交親以蕙蘭爲九族以風煙爲
四隣朝朝獨坐唯見羣峯合沓年年孤臥常對古樹

將因相吊相哭則有饑鷹啼夜相慶相賀則有好鳥
歌春林廣廣兮多鹿山蒼蒼兮少人時向南溪汲水
或就東巖負薪百年之中皆爲白骨千里之外時見
黃塵平生連袂宿昔銜杯談風雲於城闕弄花鳥於
池臺皆是西園上客東觀高才照班匹賈含鄒吐枚
一琴一書校奇蹤於既往一歌一詠爭妙製於將來
絃將調而雪舞筆屢走而雲迴自謂蘭交永合松契
長弁通宵扼腕終日盱衡罵蕭朱爲買豎目張陳爲
老兵悲蒼黃兮驟變恨消長之相傾貴而不驕人皆

共推晏平仲死且不朽吾每獨稱楊巨卿及其奮產
摧聯支離拮据七孺首兮將死尚搖尾兮求活莊西
負而魚窮周東徂而狼跋今皆慶吊都斷存亡永闊
憑駟馬而不追寄雙魚而莫達向時之清談尚在今
日之相知已沒則有河濱漂母隴上樵夫盤食帶粟
街而兼蔻藜羹一簋濁酒一壺夫負妻戴男歡女娛
拔重營之岸孚虎飛澗之崎嶇哀王孫而進食問公
子之所須因謂余曰可憐可憐聖人之過久矣君子
之罪多焉詩書禮樂適足哀人之神用宗族朋友不
足駐人之頹年削跡代樹孔席出來不煖摩頂至足
墨突何時有烟一朝至此萬事徒然自昔相逢把臂
談玄構雕龍於翠兕飛縞鳳於瑣廷各自雲騰羽化
谷變鶯遷鳴香車於闕下曳珠履於君前豈憶荒山
之幽絕寧知枯骨之可憐傳於千秋萬古寄言白日
黃泉雖有羣書萬卷不及囊中一錢

悲人生

五悲曰禮樂既作仁義不惜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
變一化一斛一全去其外物歸於內篇儒與道兮方

計於前其書萬卷其學千年鍾鼓玉帛甓甓蹉蹉金
木水火混合推遷六合之內慕其風兮如市百代之
後隨其流兮若川三界九地往返周旋四生六道出
沒牽聯磈磈磊磊蠢蠢羁羁受苦受樂可悲可憐有
超然之大聖歷曠劫以爲期戒定慧解非因人慈悲
喜捨非見思聞儒道之高論乃撞鐘而應之曰止止
善男子觀向時之花說乃天子之辨士講弄宜僚之
凡以合兩家之美若夫正君臣定名色威儀俎豆郊
廟社稷適足誇耀時俗奔競功名使六義相亂四海

相爭我者遺其無我生者哀其無生孰與乎身肉手足濟生人之塗炭國城府庫恤貧者之經營捨其有愛以至於無愛捨其有行以至於無行若夫呼吸吐吶全身養精反於太素飛騰上清與乾坤合其壽與日月齊其明適足增長諸見未能永證無生孰與夫離長離斷不始不終恒在三昧常遊六通不生不住無所處不去不滅無所窮放毫光而普照盡法界與虛空苦者代其勞苦蒙者代其恐蒙施語行事未嘗稱倦根力覺道不以爲功所言未畢儒道二客離席

再拜稽首而稱曰大聖哉丘晚聞道聃今已老徒知其一未究其術何異夫戴盆望天倚杖逐日蒼蒼之象未辨昭昭之光已久嗚呼優優擧品遑遑衆人雖罄其敎未知其身來從何道去止何津誰爲其業誰作其因一翻一覆兮如掌一死一生兮若輪不有大聖誰起大悲請非面而趨伏願終身而敎之

沈千秋日詞意悲切有無聊之況從來文士之多憂如此

○○反騷　李贄

朱子曰雄少好辭賦慕司馬相如之作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焉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以弔屈原云李生曰離騷離憂也反騷反其辭以甚憂也正謂屈子翻愁結耳彼以世不足憤其憤世也益甚以俗爲不足嫉其嫉俗也愈深以神龍之淵潛爲懿則其卑鄙世人驢騾下上視屈子

爲何物而視世爲何等乎蓋深以爲可惜又深以爲可憐痛原轉加而哭世轉劇也夫有伯夷之行則以餓死爲快有士師之冲則以不見羞汙爲德各從所好而已若執夷之淸而欲兼柳之和又欲弁夷之淸則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倫楊雄者惠之類雖相反而實相如也實未嘗不相痛念也者彼假人者豈但不知雄而亦豈知屈乎唐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顚覆兮又豈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其不渝兮夫唯

服道而守義。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彷彿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其盈眶。哀今之人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退默默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不行。其傷今念古亦可感也。獨太史公屈原傳最得之。

王觀濤曰：子雲憤世之懷，托之屈子；卓老憤世之懷，寄之子雲。起引朱子，後引柳州，末引司遷，中借夷惠比屈子。子雲通篇借人言翻案，可為雄辯高談。

思舊銘　庾信

歲次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歧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暇窮秋，於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豫有棄甲之徵；烏伏狄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鄅子無歸。原隰載馳，轘轅長往。甲裳失矣，艅皇棄焉。河流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沈；海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斂宛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並悴；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幕府昔開，俊賢翹首；為羈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永別郊門；潁川賓客，遙悲松路。嵇叔夜之山廬，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惟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為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款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關河羈旅，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念華亭之鶴。重為

悽惻悲涼如弔屈原詞

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罍恥芝焚
蕙歎所冀鍾沉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志存牛斗
潸然思舊乃作銘曰
風雲上慘丹壑潛移駸駸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
懷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卿故縣慶封餘邑
萬里歸魂修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
反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疇昔隆貴提攜語嘿
託情嵇阮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且克朝陽落鳳
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於泰山陽相送惟餘故人

孀棲發緯獨鶴孤鸞閨深夜靜風月俱寒生平已矣
懷故何期匣中絃斷鄰人笛悲昔為幕府今成繐帷

劉越石日風咽秋蟬其聲淒斷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庾信

對仗絕款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
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圖牒帝系即有內
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為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
形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
有少女之位姆傳習言公宮教業箴管綿纊佩帨莅
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既得宗婦
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摽梅三實無闕其時

形容富貴家氣無一俗韻

夭桃九華能脩其政某年某月冊拜迴洛縣君母金
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
夫人出入主家邀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既而
膏腴美疾華茂傷年沉痼牀帳蒸離寒暑二世之術
無之於醫門百草之木徒窮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
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植九節之菖蒲東海
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即於其年
十一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

寫出回顧京京之狀

啓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為

銘詞明媚可人

銘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觀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克舉。奠雁迎門。濡蘋實俎。奉盥如事。移茵郎序。春氷浴蠶。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金波迥月。玉樹歸春。弄玉鳳凰。昌榮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耀。飄零何遽。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繞通谷口。卽望寒門。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何言

況千秋日帝館王宮歛而爲一坏之土也能無埋珠之恨何。

一語含無限情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陳子昂

姬人姓薛氏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王有愛子別食於薛因爲姓焉世不與金氏爲姻其高曾皆金王貴臣大人也父承沖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疇厥庸拜左武衛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於穠華若彩雲朝升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號仙子聞瀛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瑤情悅之年十五大將軍薨遂剪髮出家將學金仙之道而見寶手菩薩靚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謠曰化雲心兮思淑貞洞寂滅兮不

見人瑤草芳兮思氛氳將奈何兮青春遂返初服而歸我郭公郭公豪蕩而好奇者也雜佩以迎之寶琴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孌矣華繁絕歇樂極哀來以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遇疾卒於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悅然猶若未亡也寶珠以含之錦衾以舉之故園途遠言歸未迨竄殯于縣之惠普寺之南園不亡貞也銘曰

高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滅紺園之春時願作青鳥長比翼魂魄來兮遊故園

王鳳洲曰子昂射洪人少以貲自雄剛槩有奇氣初入都即聲華溢于都下爲文激昂善條列陳利害濟時之略讜正之氣時見乎詞史稱其浸液以華藪沉蓄以雄思約裁以精蔚鍇範以情致鬱抗以夷淡驅馭以傑朗畧采豔而務氣格薄形貌而專典寄丁蔽開元天寶之盛而唐之文遂雄百代而長千古矣故此銘風彩韶麗逸而多姿無有出其右者

殿中少監馬君墓銘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歲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瑶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如也

感激傷悼之情見於言外

敍事淒淒動人

閒逸有致

言有盡而意無窮

胡龍溟曰一時榮瘁得失恍然如夢滿眼淒凉

茅鹿門曰以生平故舊志墓悲涼可涕與祭十二郎文又曰局度森觀之自見昌黎之親親友誼矣。

只出天生見文乃天助百工之技以人助是順自然

此敍文之用

是鈔敘

狀出五色光景

作文如意必由天助在我不以天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工之技天不了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爲懷也近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植明庶皆効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魚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旗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磨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蛻也生

知効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嘗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噫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蜃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躁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運海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勸之而必蹈散之莽洋以爲道演之浸潤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

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戶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珠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嗚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不復復來其天下昭融乎它日更召龜而令之將聽龔吉卜於火如泰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閟閟土叶吉累累爲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阿山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絜祭禮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爐壤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甄陶以作器乎將瑰爲五色而分封茅社乎流爲樂爲土鼓爲古搢以泄其和聲乎夾爲都邑以興宮廟坎爲洿池以澤生植乎祀爲壇竈乎窾爲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嘗既不得爲吾用惟速化爲百工之用慎毋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慎毋堅爲金鐵以作貨起

爭慎毋潏爲醴泉以咊乎諂口慎毋禱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慎毋聳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慎毋萌爲繭蓝以佩服亮發嗚呼介而爲石使之服言舒而爲螾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視不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県文其無県乎唫非珠玉斂無褚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壙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大唐大中之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緋貞將利其子孫乎

陳居一曰漢陵唐寢掬爲荒草今烟此冢却留手古每讀之遙以大白澆蜆墓前呼日劉生勸汝一杯酒

一宗子相曰筆端有舌悲壯萬端

蕭蕭數語亦自生悲

仍是歸去來辭之致

自憐自歎自解自寬

悉至此際而能清洒不然如斯想見其超脫少緣否不

○○自祭文　　陶潛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

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

王元美云：每歎嵇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之滿紙涕淚，無限傷神，情真語真。

陳眉公曰：悽涼之調，千古含愁。

劉越石曰：真率之言，亦自纏綿。

袁中郎曰：白樂天自作生墓誌云：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釋教治其身，旁以圖史山水琴酒詠歌樂其志等語，中段極得此致。先賢曠達之風大都如此，寧廿為五斗折腰耶？

○○爲伎祭元十郎文

張說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故伎人伏十善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元十郎之靈綠水茂樹藻蘿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恭惟主君高才達節賞心樂事風流不絕歌豔露華舞迴春雪幸持此技承君餘悅綺羅脂粉嬌上春自言終代保情親能知一日君魂斷繁絃清管爲何人懷主君之一顧願徇命於九原迫夫人之嚴旨遂投足於他門生有十年之愛死無數日之恩雖強飾容於新奉心摧絕而不敢言君子廣德仁心必遍疇昔與君瑟樽歡宴永懷蕙歎俯憐荼苦錫以時畛巾哀故宇廞車既展靦貧斯開悲歌助挽長袖承盃平居好此魂來不來心思往而莫遂足欲返而遲迴終天地於此訣毒煩寃而焉哉嗚呼哀哉

陳眉公曰風流如許是亦閑情一賦

○○奠小姪女寄寄文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魂歸大塋之旁哀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既復數月奄然歸無於鞠育而未申結悲傷而何極來也何故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孰測死生之位時吾赴調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瘞爾骨五年於茲白草枯荄荒塗古陌朝飢誰抱夜渴誰憐爾之栖栖吾有罪矣今吾仲姊反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

自爾歿後姪輩數人竹馬玉環繡襜文褓堂前階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所之況吾別娶已來嗣緒未立猶子之義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空熱鳴呼滎水之上壇山之側汝乃曾乃祖松檟森行伯姑仲姑冢墳相接汝來往於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陳眉公曰秀媚不可言

千古英雄九原可作

遙想其人語而若聞描上去

說出淒涼之狀歎歎欲絕

言盡不盡

又翻曼卿

祭石曼卿文

歐陽脩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陳霜公曰淒清逸調

茅鹿門曰是爲英雄墮淚

王守溪曰按歐陽公詩話云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于書筆

畫遒健體兼顏柳爲世所好梅翁云曼卿書極有好處真顏筋柳骨也歐公以悲辭弔之又以慰語安之又以超外意使之與金玉同久與日星同照公于曼卿情豈淺哉

○○弔朱童子鴻墓文　　俞恩燁

之時也三月三日童子鴻故人平湖俞恩燁泊何仙郎舟抵京口仙郎云此去童子墓僅隔一山耳余與仙郎越山而登其墓余以客游雞豁不將酒醪不設僅以桃花一枝李花一枝蘭花一佩陳於墓前而呼童子鴻曰童子尚能識故人邪余始晤子於仙郎之別館意致恬雅步驟閒都余以子爲我輩中人子亦落落視我雖下榻聯房不一交語及余稍成詩句讀之有喜色繼及法書小畫見之若巨寶子時索之余

時應之意相得也及冬雨過灌莽山居則意色憔悴非復昔時余叩之曰華亭鶴唳不堪聽也長門天遠買賦無金將向潤州作金焦樵子耳余亦淒然淚下而仙郎獄中令余即還余亦不暇此聆語耳豈意子覓長夜於此山也野煙咽路春風不來蝴蝶爲夢黃粱斷炊去去父母離離友朋聽大江濤餐陰羅水悲今悲兮與子別矣

閒以平日蕭散數語似小傳又似小記韻人韻人

○○祭桃影　　俞琬綸

自我得爾夙暮對向爾亦親我案几依傍分裂酷炎遞引清颸宛弄旖旎拂掃塵障動無風聲因風以颺可瘦可長時偃時仰月高爾低月下爾上愛不可摘畫不能狀收去迴波送來翻浪伴我孤寂形影相望示我至理空色一相蝶舞朦朧鳥飛想像蟬吟掩隱蜂簧鬪撞爭研助幽旨爾之眈窗設常關暈濕書幌有時而開清移幃帳誦讀寢處賴無俗眈瘦猶可醫醫俗難量方與爾盟升恒莫忘無何天災佳樹爲障

雙梧已死爾寧無恙樹隕葉凋枝亡影喪月冷風凄鷺悲蝶悵猛雨破低烈日肆炕爾已歸虛我已惻悵顧彼齋窗愈增憤愴遂廢此齋并歸消蕩

原評　君宣天才夙具爲西安仙吏不六年而與桃俱泯讀此文不勝造化忌才之歎

○○司馬相如誄　　卓文君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劒技兮英敏有譽。尙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爲妃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鳫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嚌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劉越石曰淚有餘音

王永啓曰言言事實語語含悲。

文詞哀惋

○○山栖誌　　劉峻

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弄綸。貧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駮。無異火炎木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予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尙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臯澤坱鬱。若其羣峰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有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櫪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帶。抽紫莖。構矗茶葺。梢風鳴籟。垂柯詹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擯列。至于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郁氣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臯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鬱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

狀山川之勝　狀卉木之勝　狀花卉之勝　狀田家之樂

蕩然無欲何時與對也之意

屢舞讙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于世不迕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原評　昔張充與王儉書云生平少偶樸質自淡半嶺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于川澤之間諷詠于澠池之上泛濫于漁父之游偃息于卜居之下桂蘭綺靡叢椎于山幽松栢森陰相繚于澗曲于是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覽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篇中意頗合前誌而誌中尤覺文情曠遠

山林幽致處士流思

何等自適且適

游所詠歸之致悠然

言下

山居

羅大經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予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映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王辰玉曰陳眉公嘗云予不能十居名山即于崗阜迴複及林木幽翳處闢地數畝築室數楹

插槿作籬，緝茅爲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菓，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牀著亭下，挾書研以伴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娱老矣。眉公此論，其步景綸之芳躅者乎。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濆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皙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蔦蘿翳於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耋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于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

今神廟總甚無不樹碑極無謂

[illegible]

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敺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恫撓脆怯顚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眞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爲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周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李晴原曰方今邀貴告警軍卒乏餉而僧尼持疏修菴塑像者紛紛士民毎急于此而緩于彼亦愚矣哉至於貪酷者乗征餉以過取是其流禍不如土木之神多矣又至身膺國命臨難偷身者神其有靈當亦鑒之謂廟碑無益乎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考實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而志氣放曠性好酒嘗乘鹿車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其妻諫其酒太過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妻從之伶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生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仍飲如故讀此頌知伯倫不惟狂于酒且聖于酒神于酒者矣

楊升菴曰古之酒人不一而皆爲甚晉之酒人不一而伶爲甚彼其一飲一斛陶然自適非有所托而逃也如伯倫者眞可謂得全于酒矣陶阮諸人皆不及也

徐文長曰此頌如李太白獨酌古風如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一般意趣

開口即以堯許[illegible]　相[illegible]成　仍歸重許由身上[illegible]　論[illegible]大

說得許由[illegible]　丹朱甚[illegible]

此[illegible]　[illegible]

許由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至理由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皆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川而川之生人已來遜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道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粃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淸規首出萬古僣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于亂則吾用于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先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鑿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

化成先生道也休先列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
自絜雖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禀天之德合
地之武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
宗見寥廓但箕頳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
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爲吾輩我來獨尋
請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王陽明曰前段哩伏蘊藉深矣後半極力贊揚愈
覺神彩若四獸八山色色獻奇而不失純正
體裁終南太華眞勝覽哉唐文之又一變也

菜蔬畧　劉基

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
工商久其功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
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愼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
也揆得其道故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葱者聰也
聰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蒜者算也算不失家必
豐故植之以豐豐者豐也豐大則强矣故植之以姜
姜者强也物太强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
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
以荼荼毒罹於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芹者勤也
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者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
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
薇骬瘍也骬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蔞蔞者僂也愈
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
之以鞠鞠者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者
蘇也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愼以保其後故植
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存而福生焉故
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

□前宜高

芎藭則宜計

以一久字□結通章

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蓁蓁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永懷怡然自喜哉

王百泉曰山谷題菜有云可使士大知此味不可使吾民有此色而晦菴亦曰人若咬得菜根

飴則百事可做美哉草木之滋與禁臠競腴也在位君子能知其味則閭閻之下菜色其鮮矣知者其誠意伯歟

楊升菴曰古之達者拾蕨採薇思蓴被莼逍遙鼎俎之外厭飫蒿菜之場上者瑤島翠微下者江蘺芎藭取其適意妙在賞心孰戚孰欣奚得奚失哉劉青田於日用動靜食息起居種種看破方有此論

王辰玉曰夫菜之為物也名理談玄非此無以澄其清素畸人旅寓非此無以慰其饕餮病骨癯骸非此無以養其冲和擊鮮啗肥非此無以解其腥羶由此清虛日來滓穢因之日去矣周遐之云草生大塊中不煩灌溉而滋蔓長活萋萋芊芊於澹泊之鄉棲遲而不能為辱把玩而不能為榮吾甚賞其言也伯溫客中會得此旨下筆千言如一言百句如一句奇思妙語配合天然

屠赤水曰吾山無薇蕨然梅花可以點湯薝蔔玉

蘭可以蒸麪牡丹可以煎酥玫瑰薔薇可以釀醬枸杞鹿葱紫荊蓮花可以佐饌其餘豆莢瓜菹菜苗松粉又可以補筍蕨之闕此山癯食品也先得予心者宋王磐野菜譜及誠意菜蔬略耳

卷終

删補古今文致卷之九

虎林　劉士鏻越石　原選

閩中　王宇永啓　增删

〇〇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云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予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叢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得陰大櫟隱岩篠坐于積水之傍吟到日西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

正坐是哉

湯霍林曰退之答郊詩云規模背時利文字覷天巧人皆餘酒肉予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朝餐動及午夜謳常至卯讀此詩想見其苦吟投金瀨時也

陶石簣曰苦吟林水傍得趣已多正是天設此佳境以供東野耳

〇〇書東皐子傳後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于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日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有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于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于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志予蓋友其人于千載或庶幾焉

王方谷曰是真得趣于酒者謂爲坡仙可謂爲酒仙亦可東皐日戀五斗刻期知死非有仙風道骨乎瞻故友之奇于千載云

鍾伯敬曰一段不悲惘意以救吾心行之自寫出大菩薩心行

古今文彙　卷九　書

書司馬相如傳後　李贄

論者以相如詞賦為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聽者希則為者雖工而其志不樂況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為大奇也嗚呼降而賦莫盛于楊雄文莫尚于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時取人以詩賦天子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真不世出之君者非過也翩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邛也臨邛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客自鼓也誰知琴心其陪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一何偉也客自見金而不見人而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之請于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抉擇忍小恥

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寡諧奈之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于世予是以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王永啓曰此情何獨卓老

沈千秋曰快論

書姚平仲小傳後

陳繼儒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得矣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為可憐李大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為白髮虎頭從兒化為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歟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

人生百歲光陰幾何如此衍所為真腐化窮[illegible]寄也

徐文長曰雁言定論不可知不可不知

記與歐公語

蘇軾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為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古竹扇為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楯可以治怯臭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川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于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小傳論中點出無限神通

辨才亦妙秘

王聖俞曰無中生有幻絕趣絕

俗子當言分

○○題燕郭尚父圖　　黃庭堅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予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歎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人神會耳

又黃山谷贈俞清老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薾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昏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劑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處君終日者正謂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悠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王永啓曰非解人不能作解語

另是一番景

神之語

○○題史痴江山圖後　　李夢陽

雪之天黯靄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雪之山巔不骨溪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蓬白而人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簷直或明其留柱然不見茅與瓦雪之驗下視麥競芳蹄窩蹤穴雪之人目眯而神歛眩眩然先奪之也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縮其心雪無風則勻勻斯書矣即妙筆勿畫勿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書之勢貴粗濇近詳遠略情貴雅而包意貴狀而宛

氣貴豪而洵色貴凛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痴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圖今落于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痴吾誰與言雪

王永啓曰讀此可得畫法可得論畫法

閑以平日筆意點染

比八人以兩兩對評

此三人奇倩稱諸人之冠

太祖志寢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歐聲繞梁琴人捨徽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如世爲冠蓋不易施乎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足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强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溥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

王永啓日評次古今書法神骨俱肖讀一過如披停雲館東書堂墨池戲鴻四帖而篇中上而秦漢下而晉唐品題其手澤不爽毫髮且引喻參差錯落奇幻不測諸公當亦首肯矣

曹操曹植

謝靈運陶潛

王維韋應物孟浩然杜牧

白居易元稹

劉禹錫李白

韓愈李賀

孟郊柳宗元

李商隱

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

○○詩評　　敖陶孫

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愾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端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宋朝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

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後山如九皐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娛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獨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王百谷曰詩家自魏晉以迄於唐宋照耀今古者二十七人爲翹楚是二十七者當與三百篇風雅頌並傳可也篇中叙次整整評品確當於二十七人中獨表杜工部爲詩宗令後來者知有法門救君此評當與二十七人詩爭烈矣

○○元詞評　涵虛子

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笙鶴瑤天白仁甫如鵬摶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得如神鼇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鵰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峰已上十二人爲首等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寒林秋月楊澹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鸞鳴玉劉廷信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九皐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蓋西村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峰散綺楊立齋如風煙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盤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菴如晴霞結綺蒲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均澤

十二人爲元詞之冠如實甫漢卿非西廂記可証也

七十人之亞于十二人者[illegible]

上敍之妙
坐入鼓吹

如雪中喬木用德清如玉笛橫秋不忽庵如開雲出
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
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
月顧仲清如雕鶚沖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
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
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
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
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庭秀
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

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
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
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孤仲章
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
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
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雁陣驚
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蕖尚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
如江鷗戲波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盧疎齋
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
德卿姚牧菴高拭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十五
人不著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
不得評

王辰玉曰元詞首十二人如關如王之鶯鶯傳而
外不槩見也而鶯鶯傳李卓師劇口贊之其
次之七十人無論即十五人中如伯機海粟
子昂之才而置之不評虞張楊三人不足評
此以首十二人徇之則當而以當世求之則
又在天際雲表矣其顧仲英柯敬仲倪元鎮
至不掛齒頰者則文人奇筆之橫哉

○○國朝文評　王世貞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王子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厨内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絕劉伯溫如叢臺少年人說社便辟流利小見口才高季迪如拍張擔幢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古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瀠洄洑瀁之狀頗少解大紳如遞夾快馬急速而少步驟楊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露寒儉又如新廷尉牘有法而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

陳相因不甚可食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敷衍可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喪綏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至情吳厚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閒整堪戰而傷於寡羅景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桑民懌如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楊君謙如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漢大羅彝正如姜斌道士升講壇語不離道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東塗西抹

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迫期期艾艾又如拙工製錦絲理多恨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飛瀑布巖一瀉千尺無淵渟沈奥之致崔子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幅湛源明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沿門唱誦李獻吉如搏彝錦綺天下瓌瑋而不無追餖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翚五彩飛不百步而能鑠人目睛徐昌穀如風流少年顧景自愛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如絲箏旄牛珍貴能負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斷

齊人唱霓裳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狐禪庭仙亦自縱橫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何夏文愍如登小丘展足見平野然是疏議耳王稚欽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吹鼠為璞呼驢作衛江景昭如入鴻臚館鳥語侏儷一字不曉廖鳴吾如屠沽小四作富人紛紜殊增厭賤郭价夫如鄉老叙事粗見尊壺豐道生如骨董肆真贋雜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僕許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翫江湖空闊便自漸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豔黃

德兆如山雀滙作漢語不免馱古黃勉之如新安大賈錢帛米穀金銀俱足餉法書名畫不負陸浚明如探麈九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于順如試風雛鷹矯翅自疑袁永之如王武子擇有才兵家兒命相不厚呂仲木如夢中囈語不休偶然而止馬伯循如河朔餐牟酪漢體肥逆鼻顏惟喬如暴顯措大不堪造作楊用脩如縿綵作花無種種生氣唐文升如小家子充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器非不奇貴痕跡宛然又如王子師學畫相國在形迹間所以愈遠羅達夫如講師參禪兩處着脚俱不堪商坐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巷徑宛轉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通津郵貨用本少供億不虛薛君采如嚼白蠟杖青蘆不勝談務朱子玠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聲似欲隸太常喬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務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來面月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測一瀉而已盧少楩如春水橫流滔蕩縱適而少歸宿梁公實如貧士好古品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苦難繼耳宗子相如駿馬多蹶又如妙音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

袁中郎曰文至我　明可謂煥然可觀矣此評卽盛名之下不爲少寬至泯泯之輩必爲表著其以斯文自任者乎讀弇州集知公爲文苑起積衰者功不淺也

〇〇國朝詩評　王世貞

高季迪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靚妝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力既稱服藝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潛如師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復嫣然不作寒梅老樹風骨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掃地汪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孫伯融如新就御馬步驟未熟時見

輕快孫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塲輕脫自好浦長源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遙解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張與之周旋酒食傖父楊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楊公讓劉源濟如淮陰少年斗健作敢人狀劉欽謨如村女簪花穠豔羞澀正得各半夏正夫如鄉裔夫衣繡見達官雖復整飭時露本態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淡沲而易見底裏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嗄吳匏菴如學

究出身人雖復閒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無非實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語謂爲游戲三昧莊孔暘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降神里老駡坐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閒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懌如洛陽博徒家無儋石一擲百萬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致無乃礙重何喬新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

威儀祝希哲如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堪蔡九逵如灌莽中薔薇汀際小島時復娟然一覽而已王敬夫如漢武求仙欲根正深時復遇之終非實境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瑤文徵仲如士女淡妝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疏窻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處貴恇擾粗率無大處分蔣子雲如白蠟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如小兒帶花學作軟麗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王子衡如外國人投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不

兔露抗浪本色能士選如寒蟬乍鳴疎林蚤秋非不
清楚恨乏他致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
淤泥中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落其少時亦復玉樓
金埒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草不必盡稱姚魏
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玉如春原畫花荳蘼
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强作齊語多不辨朱升之如桓
宣武鎮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縱横江淮
間終不成霸王新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人
陸子玄如入貲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

面目鄭繼之如冰凌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
談喪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置酒
寒酸澹泊然不至腥羶黃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整
大費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
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薛
君采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獨
笑胡孝思如驕兒郎愛吳音與到郎謳不必合板馬
仲房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堠精嚴甲仗雄整而士乏
樂用之氣豐道生如沙苑馬駑駿相半恣情馳騁中

多敗蹶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自
少孫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蚓聲
振月露體滯泥壞施子羽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惜
其景物蕭條追脫意盡王履吉如鄉少年久游都會
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楊州大宴雖鮭
珍水陸而時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
未諳步驟張文隱如藥搏鼎彝燦爛驚人終乏古雅
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陳約
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閒適終成悽楚又如

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楊用脩如暴富兒郎
銅山金埒不曉喫飯着衣李子中如刁家奴輝赫車
馬施散金帛原非己物廖鳴吾如新決渠浮楚濁泥
一瞬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絕人惜[illegible][illegible]
短幅不堪裁翦袁永之如王謝門中貴介子弟動止
可觀黃才伯如紫瑛石大似靺羯晚年不無可恨周
以言如中智[illegible][illegible]雖乏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
如小邑民築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目州石斗色澤
似玉肅瑟粗澀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

如虔孳刺未堪華子潛如盤石疎林淸溪短棹難在秋冬之際不廢楓楠張孟獨如罵陣兵嗔目㯶袖果勢壯往往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束銅鋼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威儀舉舉終少華治態傳汝用如言法華作風話凡多聖少喬景叔如淸泉旅酒新月挂樹然此景殊少不耐縱觀蔡子如騎女織流黃不知絲理強自斐然王道思如鷙弋宿鳥撲刺道迅殊愧幽閒之狀許伯誠如賈胡子作獨游隨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靑

樓價微傳粉澤強工顰笑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喑啞未了忽發喑嗚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泠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仙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木芙蕖試風又如西施毛嬙無論才藝却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鷄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閬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

千里未免嚙決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雅勻適又如漢詞隸衣冠令人驚美但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聲聞則入大乘馮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雖見伉俍殊乏都雅馮汝言如晉人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張茂參如荒傖度江揖讓閒昣故是中原門第盧少楩如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叔衣躡屐忽發胡語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彭孔嘉如光祿宴使臣

餖飣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初調鷹見擊鷙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糺才色既自可觀時出俊語爲客所賞謝茂秦如大官舊庖爲小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餖飣不苟魏順甫爲黃梅坐人談在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

袁中郎曰語云刪後無詩矣而人又津津唐律不知宋不讓唐元不讓宋而明又不讓元並明以一統之盛凡明堂之響山水之音無非鼓吹休明則元美是評亦尼父刪詩之微旨

也篇中表彰不紊裁抑有倫堪與三百篇並行

花品

失名

性愛芬芳無花不植每一開吐輒飛觴賦詩其下〔品梅〕梅花雪縹冰魂瓊姿玉骨自是花魁雖廣平之鐵心石腸亦且賦爲清新宛轉〔品牡丹〕牡丹眞爲花之富貴姚黃魏紫總無當楊家一捻紅沉香亭北亦爲帶笑之看〔品海棠〕海棠日煖風輕春睡未足林深露冷曉妝猶遲誠不愧花中神仙矣〔品桃〕桃花武陵迷渡先世避秦天台之上劉阮佳偶〔品杏〕杏花探花使榮碎錦名芳表晉公之愛結朱陳之覩〔品梨〕梨花冰魂雪態瀟灑離塵與梅共色與月爲

鄰採英釀酒爲花洗妝〔品榴〕榴花蠙珠作帶細綵成叢其安石國之靈根乎〔品荷〕荷花其淨如拭其嬌如語輕步凌波其水宮之仙子乎〔品桂〕桂花香飄雲外既名嫦娥種落人間豈壞吳斧玉屏金粟廣寒鶯嶺稱仙友焉〔品菊〕菊花德備黃中傑稱霜下朱儒服之成仙元亮摘之盈把屈平餐英鄰女竊眞不禁我瘦似黃花耳〔品芍藥〕芍藥奇之爲難見號之爲金帶圍不虛也乃若紅蓼白蘋玉簪金錢素馨茉莉種種不具賞心樂事如隋園剪綵呼來大王唐苑催花不如河陽滿縣洛陽滿城也幽閒

之意正不及此

王麟洲曰昔人云以境論花神氣絕肖桂花天宮蓮花佛國梅花仙界隔絕人世凡境已脫至若水仙梨花一切清韻則素士之明牕也夭桃紅杏一切濃艷則公子之華堂也海棠爲靚女之妝樓玉蘭爲高人之傑閣盤鬱宮殿而以牡丹芍藥比觀隱逸茅茨而以紅蓼白蘋較寂或以維摩之室或以庾公之樓或以金谷之園或以瑯環之洞若山茶山礬秋葵秋菊石榴如火丁香如星由此而推一一配合擬境得神自是花中快論

屠赤水曰有以士論花牡丹貴士也芍藥冶士也蘭芳士也桂名士也梅高士也菊傲士也荼蘼逸士也薝蔔開士也梨爽士也竹曠士也海棠儁士也蓮潔士也茉莉貞士也含笑粲士也臘梅異士也水仙奇士丁香佳士瑞香勝士也曾端伯爲十友荼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淨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艷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叔爲十二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荼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三段堪作花品註疏

屠幽夢曰一草一花遇人賞鑒者其色澤便覺倍常人能憐花花自快人并有兩意但惜無真愛花者耳

蓮花似六郎　唐寅

嘗讀史唐武氏幸張昌宗或譽之曰六郎面似蓮花內史楊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嗚呼蓮花之與六郎似耶不似耶縱令似之武氏可得而幸耶縱令幸之再思可得而諛耶以人臣侍女主䙝也昌宗之罪也以女主寵人臣嬖也武氏之罪也以朝紳譽嬖倖諂也再思之罪也古之后妃吾聞有葛覃之儉矣有樛木之仁矣有桃夭之化矣未聞有美男子侍椒房也漢呂氏始寵辟陽侯其後趙飛燕多通侍郎

官奴沿魏晉而淫風日以昌矣然未有如武氏之甚也自白馬寺主而下其為武氏之所幸者非一人矣然未有如昌宗之甚也彼其手握王爵口銜天憲吹之則春葩頓委噓之則冬葉旋榮以故憸夫小人爭為諂媚后嘗衣以羽衣吹以玉笙騎以木鶴號曰王子晉則人皆子晉之矣俄而稱子晉為六郎則人皆六郎之矣俄而諛六郎為蓮花則人皆蓮花之矣然未有如再思之甚也故獨曰蓮花似六郎夫蓮之脫青泥標綠水可謂亭亭物外矣豈六郎之姪穢可比耶彼似之者取其色耳若曰蓮之紅艷后可玩之而忘憂矣蓮之清芳后可挹之而蠲忿矣蓮之綽約后可與之而合歡矣金莖之露可共吸焉玉樹之花可共歌焉薔薇之水可共浴焉上林春暖蓮未開也對若人而蓮已開可以醒海棠之睡矣太液秋淺蓮已謝也對若人而蓮未謝可以增夜合之香矣一切奉宸遊娛聖意非蓮花其誰與歸此其尊之寵之之意極矣而再思猶謂不然將以蓮出乎青泥垢也若六郎自有仙種不啻天上之碧桃乎蓮依乎綠水卑也

若六郎自有仙根不啻日邊之紅杏乎遶有時而零落非久也若六郎顏色常鮮不啻月中之丹桂乎以蓮之近似者人猶寶焉惜焉擁焉植焉而況真六郎乎是故芙蓉之帳僅足留六郎之寢菡萏之杯僅足邀六郎之懽步步生蓮僅足隨六郎之武柳眉淺黛舒六郎以舒之蕙帶同心偕六郎以結之鏡吐菱花想六郎而延佇戶標竹葉望六郎而徘徊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𦶟蓮者護其風霜防其雨露剪其荊棘培其本根今六郎恩幸無比而羣臣若元忠者非

其荆棘乎則窳之如易之者非其枝葉乎則寵之賜以翠裘恐露隕而蓮房冷也傅以朱粉恐霜落而蓮衣褪也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枝有連理花有並頭以六郎之美蓮且不及宜后之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是故九月梨花后以爲瑞也再思則以九月之梨不若六郎之蓮百花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后以爲梨也再思則以百花之奇不若一蓮之艷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后以爲悲也再思則以蓮花常在件而石榴可無淚極而言之桃李子之丕基可奪也六郎之恩寵必不可一日而奪黃臺瓜之天性可傷也六郎之情好必不可一言而傷使后與昌宗如蔦蘿相附如葭莩相倚如藕與絲之不斷夫然后愜再思之意乎甚矣其諂也嗟乎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刺士女之淫奔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刺公族之淫奔也墻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刺國母之淫奔也況武氏以天下之母下寵昌宗汚穢媟嫚無復人禮此尤詩人所痛心志士所扼腕也是故對御而褫之有如植桃李之懷英矣置獄而訊之有如賦蓮花之廣平矣始許而終拒之有如蓬生麻中之張說矣此皆所謂正人如松栢也若再思者所謂小人如藤蘿也已而似高麗則高麗之人面如蓮花則蓮花不知五王之兵一入二豎之首隨懸懸一時凶黨如敗荷殘芰零落無餘而池沼中之蓮花自若也尚安得六郎之面與之相映而紅哉嗟乎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唐之先高祖私其君之妃太宗嬖其弟之婦高宗納其父之妾閨門無禮內外化之是故人臣亦得以蒸母后而當時諂諛之子如再思者若以爲禮固宜也一傳而韋氏三思其蓮花矣再傳而楊氏祿山其蓮花矣蓬萊別殿化爲麀聚之場花萼深宮竟作鶉奔之所而題紅葉者且以爲美談矣此皆創業垂統之所致也於武氏何尤於昌宗何尤於再思何尤

楊南峰曰筆趣如天女散花筆機如流水落花筆綺如洛陽園萬花畢集筆轉如九曲徑奇葩間出非子畏錦心繡腸何以有此

王陽明曰武氏與昌宗寢則夢花也處則坐花也

綢繆則弄花也眷愛則戀花也諂媚取容如
再思以花言迎合上意宜其與武氏昌宗輩
遺臭千古歟第武氏愛蓮之禍根培植於李
勣拔除於張柬之而禍根之深固實培植於
高祖太宗所以一謚於武氏復萌於韋氏楊
氏也子畏以藻思綺筆描其穠情娛意燦爛
嬌夭恍入萬花谷中而指斥處大為花神吐
氣○篇中布置絡繹有鬬笋連枝之趣而每
用三疊法更見新機

大抵佛門包容之大

窮民無告見教之善

○○論佛　陳繼儒

佛氏者朝庭之大養濟院也我　明設養濟院以養
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三百跛癃殘疾止矣其外少壯
而貧終身不能温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
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貧忍於離父母去妻
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
之負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
配能乎賴彼教設為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廛能乎
賴彼教設為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
彼教設為披緇托鉢以澹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
賴彼教設為諷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遊能
乎賴彼教設為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嚣
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煉之血氣易爭
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混則髠髮剃鬚以別之
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蓋佛教得
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
旨簸弄神通化愚庶信轉慳為捨無非善巧方便至
於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

此正佛教之清淨處

人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負衣食老死於其中蠢且弱者無𣦸餓溝壑之憂强且黠者無嘯聚潰池之羈縻僧於僧乃所謂藏天下於天下也三代以後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彼而爲

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

會退如曰余讀淸史云說者謂佛源于漢流于晉瀰漫于宋魏齊梁隋唐宋間三王周孔之世無所謂佛者且創言地獄果報何淺何私不知此政佛所爲繼三王周孔以有功于衰世者也周孔以後世界鼎沸生人煎熬不有佛氏慈悲開敎何從收納彼窮漢況周孔之道守者無罪犯者有誅亦淺且私乎故雖謂三王周孔爲盛世之佛也可謂佛爲朝廷之大養濟院也可

王毓洲曰佛以清淨爲主不知清淨者儒之髓佛之源道之宗也以塵垢心處此世界所見世界皆爲塵垢以清淨心處此世界即見世界無非清淨故非儒家無以任衣冠文物非佛家無以收鰥寡孤獨非道家無以分佛家之勞三教立而斯世享清淨之福于不窮苐患儒而猾佛佛而犯戒反生事端如清淨之化何

相解　　皮日休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于天地分性于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眞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眞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眞人心則喜夫以鳳爲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爲獸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于是哉是以行又不若于禽獸也宜矣哉或曰相者有乎

哉曰上善出于性大惡亦出于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于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翳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于性若商臣之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于堯而天下平禹相于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爲相見者也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于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于四凶投之于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苟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國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

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思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生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没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于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徐文長曰前駁處用幾轉隨以相上勘出往往上看出善惡來中以舜禹之相勘出治亂與有位無位又轉出不能相不暇相來後嗚呼至

不能自相其心是以聖人之相與子卿唐舉之術相形見今之人不能自相其心未取金反掌正應起手類龍類鳳類牛馬一段篇中人禽之介善惡之分讀之使人凜凜

愛梅述　祝允明

梅自含妝簷畔一點壽陽額後遂見愛於人間麗人唐江嬪特甚李家三郎遂賜梅妃是人可花至如羅浮之下乃復借貌所愛與趙才子歌弄調笑於橫星落月間是花又可人蓋萬花在人間世無不可愛者然都在梅下夙菊最幽失寒薄桃最豔失脂膩蓮最香失閒露梅幽不減菊而態腴豔不減桃而格清香不減蓮而體斂瓊柯瑤萼映照臙臈與青姬素娥爭妍闘姝於緋衰碧朽之外殆將絕凡卉而上與清虛

府仙樹者京是宜嬋娟佳麗合肺契腑忘形而神交也然自唐妃宋主之後塵語士目不知梅久矣今某仙標國色為花林錦陣冠自以愛梅稱倩其所從來白予君與梅嘗擷芳假馨知其臭味願文之嗚呼噫嘻予因其號而玩其人豈壽陽之後身乎江嬪之復出乎羅浮氏之再降乎人之為花乎花之為人乎一乎二乎予皆不得知也雖然以人視梅其態其捨其姿色其香味蓋莫知甲乙至於多情解語委附結交則其妙又在六花南北枝之上予終謂人之為焉耳

人與花相形容

菊與桃蓮相比而梅獨得其正

梅從出處序

矣嗚呼噫嘻匪梅則愛梅將乞愛

王鳳洲曰昔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於公主額上自後有梅花妝唐江妓名采蘋元宗妃也侍明皇大見寵幸江性喜梅明皇以梅妃稱之後以太真入侍寵愛日奪爲太真遷之上陽東宮怨慕作樓東賦有信飄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句隋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師雄與語極麗芳香襲人因與叩酒家共飲少頃一綠衣童子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起視乃在大梅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悵悵而已篇中引之以此擬不如愛梅幽艷淸香若何弟得此韻語佳篇自當增香生色矣

卷終

刪補古今文致卷之十

虎林 劉士鏻 越石 原選
閩中 王宇 永啓 增刪

○○酒功讚 白居易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讚以繼之其詞曰麥麯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爲溫產靈者何淸醑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樂訥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醍醐沆瀣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徐文長曰公有何處難忘酒三十首載集正與此同眞醉吟先生也

（眉批：變寒爲溫轉憂爲樂文與詞俱妙對）
（眉批：名理淳泄）

○○怪松圖讃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根盤於巖穴之內輪囷逼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傴僂然蹙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奇怪之如是耶子能辨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能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況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𦜕脆者則磊然之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爲是松也雖邪氣初年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鬬乘陽之威怒已之軋抜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坌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下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摧擠勢奪卒不勝其抱號呼呦挐發越訢然後大奇出文彩天下指之爲怪民嗚呼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圖其真人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爲我讃之讃曰始生於巖與獄穴械病乎不怪卒以爲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咨嗟筆傳其奇或怪乎形或奇於辭吾爲怪鬼是以讃之

袁元峰曰深于歷世之言

康對山曰因松以及人因怪以及正因小以見大

因人以見巳怪松贊亦是怪松記

字字實錄

然終是一個子瞻

一結大有遠趣

○○蘇子瞻像贊。 黃庭堅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楊。金馬石渠。閱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遊。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閔伯敔曰寥寥數語。遂令子瞻千載如生。

陳孟常曰恍惚似子瞻

肖極語

達磨爲五百羅漢之一

玄之又玄

○○達磨贊 唐寅

這箇和尚。喚做達磨。一語說不來。九年面壁坐。人道是觀世音化身。我道他無事討事做。

○○又贊

萬法本無法。法向無中取。如花現鏡中。鏡中有花否。所以折蘆人。片語不掛口。我是無可說。教我問誰謀。一有所說法。即蒙謗佛咎。曹谿不知法。叢林稱上首。尚有知法衆。四百九十九。回光照者泮。閑日但搖手。會得本來意。非無亦非有。試聽聲聞外。更作獅子吼。

劉越石曰是枯禪頂門一鍼

此段見天地萬物皆取其曲

此段贊曲之致

處心行事涉藝修道不得不曲如此

見直爲[illegible]曲爲用

○○曲城說　　失名

客有問於予曰子號曲城何也曰以其地名之客曰君子惡曲而尚直請更爲直曰以曲爲直吾無能也不知直之爲直未知曲之不爲邪乎嘗博求天地之理疏觀萬物之情乾取其旋坤取其轉四時取其循環七宿取其周天山取其迴水取其繞龍取其蟠虎取其踞鳥取其迴翔松柏取其盤結是故武夷九曲擅名勝也欄干六曲呈巧妙也方塘四曲開水鑑也新月一曲昭天文也春在曲江則愈佳花開曲徑則

愈奇觴流曲水則愈芳是故物有物曲心有心曲事有委曲言有衷曲藝精於審曲道純於致曲以應萬幾則爲曲當以裁萬化則爲曲成以之布於三千三百則爲曲禮曲之時義大矣哉曰若然則惡直而尚曲乎曰何其然也弓矢相爲用矢爲直弓爲曲蓬檣相爲用檣以直蓬以曲綸鈎相爲用綸以直鈎以曲規矩準繩相爲用準繩以直規矩以曲有戇諫有諷諫戇以直諷以曲有忠告有善道忠告以直善道以曲有大義滅親有父子相隱大義以直相隱以曲邪

無直原相爲用

行立坐臥俱不得不曲

每事宜曲如此

以曲而適於用[illegible]不得不曲

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處治以直處亂以曲曲得其宜直在其中矣此之謂善曲而有禮曲在其中矣是故曲直交相爲用也曰若是予何獨取於曲也曰吾將以直事君君不過以直規友友不從以直律家家不若以直處鄉黨宗族鄉黨宗族以爲方而棄當斯時也羣斯人也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是故立必鞠躬立常曲也坐必揣隅坐常曲也濟渡無舟行常曲也短衾獨寢臥常曲也負戴曲吾體提挈曲吾臂跏趺草坐曲吾足天日

奪目曲吾首然而憂戚百至可以曲解館穀不豐可以曲就世情難周可以曲盡人事拂亂可以曲處疾病擾我可以曲守橫逆加我可以曲忍狂惡來我可以曲避人呼我爲牛吾曲認之以爲牛人呼我爲馬吾曲認之以爲馬曲之獨適於用也如是是故揉木爲耒耒以曲而適於用吾其爲耒乎冶金爲削削以曲而適於用吾其爲削乎屈竹爲籃篋以曲而適於用吾其爲籃篋乎客曰善哉子之曲乎首有時而曲亦不失爲董宣之項足有時而曲亦不失爲衛青之

至末方入聖賢之用

膝體有時而曲亦不失爲陶潛之腰臂有時而曲亦不失爲孔子之肱子之曲其與人之曲與

徐文長曰篇中曲折變化有武夷之致而其援引事理人物該括無遺是以曲思運曲筆也至其以直証曲之法後難一峰以巧証拙柳宗元以智証愚始而分別終而糾合皆文思委曲處耳

慧和尚說　文天祥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爲通人得畫法于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于異人自此覧觀山川之勝遊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迥長數格既數年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覩不如剃髮遂爲僧蓋收江湖豪氣一入山林者也然技養卒不能自禁歲爲星源神像軸若干大家豪人見輒勁心嘗麾不愛金繒以致之四方遊山上者無畫而歸謂爲徒行藝之動人一至于此予今年偕弟過山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不踰刻而予兄弟一人嶽嶽之狀已宛宛如活一几用縉一幅置予于前予弟于後冠三角中着道衣前者垂臂以執袂後者斂手以啣袪又作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兄左爲海潮洶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鼇隱見出沒于流湃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者與慧共評之爲之嗾廼指潮而言曰予寧駕絕海之飈以灾魚龍之變惟乎將極日于南簷北顧望洋而

不濟乎寧揚清激濁以邪鴟夷子之遺乎將波流溷趨以嬉戲于杭人之旗鼓乎寧依乘于鰲遊鯢化之會乎將有鹹有腥有滑有脂始苟牖𦎫以自活乎寧涸不已以取衝擊乎將知止知足與汝水俱爲縮乎寧與波上下屑屑于朝夕之往來乎將觀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翱遊乎六極之表乎質之予弟予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予于是服慧之得予貌而知慧之猶未得予心也因爲紀其能事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予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

方正學曰文丞相抱子之忠憤姑託以洩之以故文詞亦與之相爲頡頏

舵師說

林誌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凡傭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恒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不之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蓋甚重也哉歲戊戌予奉使非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某甲予見其駛而便酒曰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子以傭役人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爲也予固疑之比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狼狽失勢者幾覆舟皆笑之曰是特其小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奚爲予問同載者曰嚮吾言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其甚者奚暇渠之笑哉予曰然則是吾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任於人何耶應者曰子以彼爲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費博其資私逞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傭必擇人況於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譬毀不顧夷險在已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倖焉是誠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

其於舟也朝儆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利乘人之載而弋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汩然於中也彼欲祓者樂其易且利其廉徼倖以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況於淮與湖哉予曰安危同勢也喜怠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歟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逆情庸師勢逆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審如此天下惡有債事者哉予曰嘻此名言也顧令童子濡毫以記之

許子遜曰至哉說也使今天下而有兼智力者東事豈有摧挫如斯此說言言龜鑑

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詐為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懇朕竊怪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背自立又鴆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恥乎一部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狥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為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邪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武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

丞相斯道始皇遊觀

應起二句有關鎖

責斯出將入相照一篇著可樣始皇沒後天下騷動不寧將相事業安在

李斯刑戮胡而後

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弼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勳爲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關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於玆矣始皇帝昔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列幟而鬬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涕泣良久仰天喟然歎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黄五嶽曰崆峒戲作此書示我讀之憮然曰此賊相公案也唐李鄴云欺闇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至言也欺乎李心事只是一欺外以欺天下內以自欺二李兩作卩誅筆罰俱當罪矣

李九我曰焚書坑儒沙丘賜死罪固不容誅矣而阿比順旨惟恐失上意將順其君至不能轉圜陷君不仁不義孟氏曰逢君之惡其罪大斯雖具五刑夷三族腰斬咸陽市能盡其罪乎至如趙高其後死之李斯歟二世欲極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年壽高曰此賢王之所行也勸行督責之術指鹿爲馬亦當擬李斯覆趙高書以相以暴白作兩公案使董卓曹操李林甫秦檜之徒聞而縮頸嚴分宜張江陵之黨聞而奪魄是書誠有爲之言哉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屠隆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非北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殞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

相國寔陰持之飛竊意相國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罍之恥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猖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讎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頗聽帝京徘徊宮闕咏朱箕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淫淫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〻百年耳頷相國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煙沙之地不慘於中原乎寢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厚孰與大國之相乎奈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阽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中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能下嚥邪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棄之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攀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

虜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彊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飛為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也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臣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為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一旦不戒行且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為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無忽

丘月林曰十二金牌之詔非出帝意檜實為之檜

一主和議一忌少保功高而不知二帝青衣行酒高宗容置之罔聞耶且為相者澳恐立朝陰懷忌嫉何計天下萬世耶噫可以詔班師即可以詔賜死武穆豈不料及如叩馬書生云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第少保懋孝出于天性有奉君命惟謹而已所恨者以少保內平劇盗外抗强胡至虜人畏服不敢稱名而檜謀下之大理獄少保日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檜竟以莫須有三字强加之罪千載而下每覩此不白之寃直欲籲天而無從也此書雖工其如檜之不見何

湯霍林曰胡澹菴上封事可與日月爭光為中興奏疏第一此書堪與頡頏並傳

雀鴞對　張治道

太微子西園兀坐見鴞逐雀欲捕而食之雀惟縮如螺投叢林中鴞往回博擊雀身朴中投下鴞亦側身下擊之得雀擒而未食令左右捕鴞並得之擲雀地上雀愯懼喘息於是縛其鴞責之曰汝毒惡鳥也雀何罪焉而汝擊殺之令左右撲殺鴞鴞張喙瞪目自不能言而對之以意曰天地以生物為心造化以陰陽為構氣有陰陽則質有剛柔質有剛柔則性有善惡善者弗論惡有可言鳥則鷹鸇鴞隼獸則虎豹豺狼皆以搏擊為性啖噬為心我形雖微厥類同性性以役形形以成性自忘其毒不知其惡而子責我欲死而子惑矣蓋上帝不仁賦我以性生我以形喙短而利爪鉅而鉤目擘而疾翮翛而徤有此數者舍雀何加焉捕雀而食是蓋天性也使我喙如鵝鴨爪如鵝鶴目如帝江翼如翟雉則將潛形隱性之不暇矣又安能擊雀哉今聽子言將我奪其爪閉其喙鎩其翼瞑其目見雀而避則我將餓而死矣子仁雀無罪而遭噬而不知我無罪而遭死則我與雀何擇焉

月我食雀性也月食三四雀而飽飽則擇木而棲以待饑雀食蟲性也日不知食幾萬蟲而猶吮墻啄壁以請誰萬蟲不能飽一饑亦貪矣而子憐之則蟲與雀又何擇焉子徒知我食雀之爲毒而不知雀食蟲之爲害我類尚少雀類惟多天下不知幾萬雀日食不知幾萬蟲也子徒知一雀之可憐而不知衆蟲之可惜也子徒知一鷂之可殺而不知衆雀之尤可殺也子能訴之上帝變陰陽之權奪剛柔之性生蟲而不生雀生雀而不生鷂推而至於萬物悪者存惡者

除擊者滑身而受擊者安體俾天下之物居居于于各遂其生各安其性而不相賊害其爲仁也豈不大哉子不能禁上帝之不生而乃尤物類之相養余故曰子之心惑矣太微子俯而思仰而歎驟焉而笑令解鷂之縛而縱之去鷂裹首而謝昂然舉飄然逝矣

王鳳洲曰唐呂放籠鷹賦中云乍遂翻空出君門而不返遂憐厲吻過宮樹而猶驚脫身聖代矯跡天衢方縱心於萬里詎斂翼於四隅末云惠澤爰臨紫羽儀於戶牖微誠既展遂烏

雀於籓籬句中有莊子逍遙遊此讀鷂對以厲嘴而翻爲巧語秖以笑放生之愚耳不然一禽鳥之意反使人塞口哉

陸貞山曰惡鷂而憐雀理宜然耳令此時并鷂雀而擒之是鷸蚌相持漁翁得利也中間以鷂答悉生殺相因剛柔相制之常非泛然調弄筆墨也

○○月塢癡人對

李夢陽

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從北郡李子游李子居梁也有稱月塢癡人者見焉見之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張生曰含蓋塢於郡之大保山業焉月東出則對塢而升光觸形態割爲顏破遮耿層入虧蔽流徙放之檻輝堂白恍覃波溢含也於是出塢而立仰而覩俯而睨恍乎若失巳充乎若有獲也久之塌焉而忘李子曰竪冥哉且子忘者月乎塢乎張生曰含始見其巖吁萬木燗焉瞑析寞浮虛繁谷冷風淅巳而耳更目易迷不知所措發靈飛飄若鴻翥矯若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塢山中人有呼含者含兀兀無以應也於是山中人走告南園大夫曰而郎癡於是大夫乃亟召含問故含兀兀無以應也大夫乃大驚撫含背曰兒真癡耶於是遣含復北游於京師夫安一枝者難語天地之運據腐之鳶仰而嚇鵷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昧悟於幽則熠乎眩故觀郎廟鐘鼎之盛則事功之心興覽聲文冠冕之會則進爲之志增與四方豪賢友閎識廣學登於是冥寂可移而癡可遺也李子曰大哉大夫之教子也含歸館也張生曰方枘員鑿難合輪不能強之使入故材有異宜性有難移彼巧我拙彼佞我訥彼通我塞是以屠弗入也京師識含者不謂含弗入也頗咎含曰子奚不仕含兀兀無以應也乃又咸大驚曰南國大夫兒癡含自笑曰後癡人癡前癡我癡吾人癡乎寧我癡乎於是月塢癡人稱焉李子曰異哉若是則子之癡瘳且有時矣吾不子病而子之幸

李于鱗曰張子含䟫於寂寞忘月耶塢耶南園大夫欲以廟廊移其巖穴而含方笑夫巧佞逢時適方媚世者則含不癡而人癡也圖寫含如見是添頰上三毫乎

○○馬對　　李夢陽

泰子北遊京師墮馬傷足時郁郅子亦有霜露之疾二子共巷而處郁郅子素善泰子居填之謂其門人曰丙不有泰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者耶於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爲使往遺泰子泰子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與其事各反於主而後交焉久之泰子愈先造郁郅子遂及墮馬事郁郅子强起問故泰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人馬即不解良惡是以墮耳郁郅子曰與哉言也且

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不能矣終身棄馬乎曰又不能曰子墮馬傷何曰傷足曰幸若是鄉使傷脈絡捩胆磕腦抉背毀齒子尚能即起邪殆哉殆哉泰子聞之讋惝無人色呫呫語曰奈何先生幸以教之郁郅子曰昔者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聲而會其精髓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是時[illegible]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曰僕僕較良惡[illegible]甚泰子於是𪊨然笑曰闊哉談也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破其非良也郁郅子不答憮然有閒曰夫物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物是謂棄天芻粟豈足息厥力是謂戕地材物矣弗息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

之儔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蹀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昔有獻馬於楚王者王愛之衣之文繡處之華屋席之露牀之安啖之棗脯終其功弗駕也馬慚憤悲鳴蹄齧思効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廐下故知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無用故寧甘心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不願衣文繡之衣席華屋露牀之安故即有棗脯之餐弗餐也此之謂盡性以俟天者

也且予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人者乎泰子出郁郅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郅子疾亦愈泰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職往教於楚下邑郁郅子往餞之日予記疇昔墮馬之說乎予之不爲天下知亦久矣雖然行有物色予者第行矣

余予相日丰神逸趣則天馬行空也步驟準繩則王良執御也起墮馬由於不習中引伯樂相馬在解其良惡後翻出命字而證以楚王之愛馬以天字結之末又以物色二字應相馬二字篇中情節委婉關目花色此唐文而兼之骨力者不可以今文中求之

漁樵問答

楊晌

漁翁繫船清溪濱樵夫息擔臨水湄欣然抵掌坐磐石若樂何妨同討論漁翁問樵良所苦暮去朝來冒風雨層巒絕壁難攀躋幽徑荒林足豹虎何如一葉隨中流風清月白涼颼颼充飢遂底動春酌去去來來良自由樵夫答云予所願雨笠煙蓑足貧賤悅來腰斧入寒林晚出舒遲忘近遠行行且謌復高歌暮去朝來樂更多擔柴入市換春酒醉來和月眠煙莎樵夫復問漁翁苦窄窄孤蓬安所處風濤旦夕相喧豗短棹長篙何以禦何如林下長嬉遊或薪或樵忘春秋時來即作會稽守命薄從教空白頭漁翁答云予所樂蓼岓蘋洲隨意泊女兒浦口日初長新婦磯頭潮未落齁齁一枕蓬底眠醒來猶在蘆花邊人間若訪玄眞子何異隨流見水仙兩言問答皆云爾苦樂半兮忘彼此相攜一笑暮雲橫扶寓流行隨所止

孫月峯曰漁樵苦於形而反有笑傲烟霞逍遙世外之樂冠進賢者息路以役形王事以勞神漁樵得毋交口而竊笑之乎

○○漁樵問答　唐寅

漁翁舟泊東海邊樵夫家住西山裏兩人活計山水中東西路隔萬千里忽然一日來相逢滿頭短髮皆蓬鬆盤桓坐到日卓午互相話說情何濃一云深山有大木中有猛獸喫人肉不如平原采短薪無慮無憂更無辱一云江水有巨鱗滔天波浪驚殺人不如蘆花水清淺波濤不作無怨心吾今與女要知止凡事中間至謹始生意宜從穩處求莫入高山與深水

祝枝山曰此子畏愛讒畏譏之言也

○○麴生辨　曾鶴齡

太和山人與麴生有肺腑親生姓米氏名醇卿字欲和別號醴泉其先本姓穀氏子孫世有淳德及麴生父贄於酒泉郡米氏遂以爲姓生性溫醇人有親之者輒心醉神怡一日與山人邂逅於流觴曲水間相見甚歡因納交焉山人喜得良友以親腹待之凡有不和於心者必就生斟酌生亦樂與山人交隨山人所喜而寒煖焉生恃山人愛時侮之山人不與較而待之益厚因屢受其中傷焉山人怒欲絕之生已覺乃從容問山人曰子欲謝我乎山人曰然生曰胡爲見絕山人曰我平生寡言慎語而子輒誘我多言取憎失一我志在服軌循楷而子輒誘我妄動致侮失二我以窮經著述爲業而子故令我妨廢時日失三我肅衣冠以端此容止而子時使我露跣濡首失四我稟質孱弱不堪逞欲縱樂而子每引我連宵達曙沉酣痛飲浸以致疾鑠神消元增其癯瘠失五吾即以五失之以絕子生乃笑曰何山人之不自咎顧歸此嫁禍於人耶凡此五者公實自取我與君無涓滴罪

屈敘上段不能少緣且以割証至久之咎

也請以我之事君者言之我嘗見山人幽居寂寥煢
煢自處當此之際舉目無親能少我乎山人曰不能
又曰我嘗見山人紛催拂鬱悶結寸中當此之際欲
破愁襟能少我乎山人曰不能又曰我嘗見山人勞
精疲形觸傷筋骨當此之際欲和調血脉能少我乎
山人曰不能又曰我嘗見山人抱痾患疾關服閉塞
當此之際欲導滌沉滯能少我乎山人曰不能又曰
不寧惟是至於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名花弄媚皓魄
呈輝賓朋滿坐絲竹盈耳或赴雲雨之期或際風雲

只一句便令山人語塞

之會豪氣凌霄壯懷蓋世當此之際欲怡情寄興能
少我乎山人曰不能生曰山人不能少我明矣而頗
欲謝絕之何量之不宏也子能溫爾言醇爾行和而
容陶於業而怡其神失自免矣何徒咎予哉予欲謝
我是昭獨醒之遺辭也我當謝君去君何絕我為山
人聞其言慼然曰非子言幾負吾肝膈友也乃延之
上坐相與勸酬飲其和而醺焉意味深長油然而忘
莫逆如故

陸貞山曰世人皆于醒時作濁事安得醉時有清
身若欲醉時得清身須於醒時有清意如此
解山人麴生山人麴生當亦肯肯矣此辨互
相攻擊情真罪當後有作者如林金麴糵生
傳張治道責酒文鄭坤遣麴生文俱祖此辨
故此辨稱立極云

無虧慈而能孝一句喝破

足春秋直筆

以不忠辭不孝

郭巨辨

林俊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虧慈而能孝者參養皆每食必問所與與孫尤人情母愛之矣咈所愛非順也即恐之遠之已過矣况埋之耶母繼有孫之問歟可乎告之可乎難爲巨之辭矣使母痛其孫以吾故恨死悲巨貧不食死難爲巨之書矣春秋以趙盾正卿不討賊書弑（左傳趙穿弑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巨弑母矣母固無恙巨不得厚孝以絕父子之倫矧無後亦禮所

謂不孝胥失之矣殺子事君殺子事母歸一也巨與鄧攸事相類議者不以右攸則不得右巨矣曰然則何以絕曰巨孝有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曰然則丹書足信乎曰尤無謂好事者將神巨於孝不知說之邪陷巨於惡敎天下蔑倫巨始也作郭巨辨

李于鱗曰予往按部內丘至民間所謂漢孝子郭巨里中里中卽以掘金事名嗚呼曩令巨時能自托於上何至殺其子以食母爲孝也或者曰郭巨以殺子食母爲孝孝則孝矣而薄于慈也藉令巨之母知之有不酸心廢箸者乎由此朝暮思孫而殞厥命則是巨以一子故成不孝不慈之名也黃金之事偶而得之殺子終未爲正道也辨中字字定律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皐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王永啓曰危言中自饒丰神似王元之待漏院記

○○應詰　駱賓王

予以三伏時行至七里灘此地即新安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群魚戲歷如行空中人有釣者試取餌投之或有浮而不顧者或有貪而不吞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乃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勉其少退也則鼓鰓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于人道窮于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輙而呼莊周哉予乃視曰猛獸搏也拘于陷穽鷙鳥擭也繫于樊籠素龜靈也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罟網何不泥潛而穴處故乃貪餌而吞鉤乎于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道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沉緡于川登魚于陸烹之可以習政術差之可以助庖厨曩求之將何圖今捨之將何欲予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于物智士不推移于時知機之謂神含生之謂道殷王聖也因于夏孔丘賢也畏于匡且夫明哲之賢尚懼幽憂之患況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

引爲下文語雜張本　語從此起　歷從此起

故襲吾有心也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故既得而捨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饑者半救可以充腹為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勛大命而後冀一飧之飽捨而不殺可謂不仁乎獲而不享可謂不廉乎且夫垂竿而為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于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而為釣懸西伯而為餌筵之于清廟投之于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沉轄者飽肆之徒也踞滄海而負鰲者漁父之事也斯並耶小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為哉

茅鹿門曰兩漢有解嘲客賓諸作此賓王應詰亦欲繩其武而獨出機軸立意超然高出於兩漢諸人之上

李九我曰此等文字悉從並列點化來而無一字蹈襲仙姿神手自超塵外

海游語

王世貞

登故枕海山東門不一里大蒐之圃在焉其陽依海壖而壇余與參政姜君良翰行部登既視事五日乃以牘之閒出游觴於壇輕雲蒙籠風師不驚文漪若穀容裔混漾與天下上俄而東南雄虹起亘空若銀橋蜿蜒而下飲於海驚流噴礔璣貝萬斛飛躍注射若五金之在溶芒穎胸爛背觸晴眩已徐徐縮入海既久之顧見黿磯大小竹諸島雲氣驟變峯巒畢改或斷或續或方或圓或峻或衍或英或坯或陟或落或墮或隳或漫漶波浪或斗揷入漢或為鴟或為伏虬為虎豹者不一童子趨而前曰是其將雨乎忽大風發吹雲散不果雨余慨然謂姜君曰於乎此奇衣之士所得而影響其君為始若武者哉彼其實幻變之熹微數光景之怳忽以為其下真若有神仙者焉思竭天下之力以從之而竟不可得不知其泡沫之軀倏焉而滅為茲海之雲氣久矣夫身挾名而俱盡者何限乃南望田橫之島則隱隱負生色焉然至於讀詹伊建被髮蹈海之書蟬蛻物表視斯人未嘗不

倘恍俱失也。於乎古所謂仙不死者是歟非耶姜君不答弟趣觴觴余醉而歸。

陳居一日雲氣雄虹起伏鼉磯大小竹諸島遞形遞獻真大觀哉然而倏忽消滅爲泡沫此始皇漢武求仙海上不若仲連之蹈海蟬蛻物表也其悵然有懷與赤壁二賦並傳

○○討蠹魚露布　失名

銅焦不擎、辟邪奏薰、攻討蠹魚、堅壘東壁、代[illegible][illegible]芸氣、帶微腥於墨華、露布傳聞、掃清蠹力、竊惟大[illegible]相制、九天動夜戰之鼓鼙、孤鼠作奸、千燉舉秋明之烽火、非氣起鬼方之猶國、則兵銷武庫之陰風、乃有非羽非蟲、蜿蜒若長蛇、列陣出經入史、奔馳隱戰、馬挑鋒貪神仙之畫、而五色爲腸蝕賢聖之精、而千秋晦蹟殺字如草、假道猶龍、令鳥跡蝌蚪之奇痕、恣如蠶食、取石鼓鼎彝之遺、諸怒愈斂吞蹐伏潛埋不畏十萬鐵甲、陰行詭道、時穿百二書城、因覓寶劍之難加、致斷簡殘編之莫救、鎖琅函而侵錦字、鄴架甚危、嗟秘帙而闕寶符、天渠受毒、古人之糟粕幾盡、文章之神骨半埋、恨血盈篇、冤聲震冊、即蜂鉦螳臂、莫喻橫行、鬪倒穴覆巢、終無嚴律、某等談兵驅祛蠹藥辟除、以筆花充劍花、開卷拂拭、假書草爲[illegible]草、[illegible]靖銷藜光、豈下策之火、攻犀照圖奇計之木、[illegible][illegible]鏈髓彼何力之能支、薰骨腐腸悔惜書之已晚、倘學士冥心攷古、覩風雲月露之全、令嫏嬛有意蘇青無

此蠹之行藏

此蠹之流毒

流毒可恨

如此斬除後

由此書蠹亦由此除蠹

蠹蝕荒殘之恨捷書時發馳報宵征

王聖俞曰天下可憎之蟲類在牀几户庭者惟蛛之網鼠之耗蠅之營蚤之嚙蚊之刺諸般蟲耳然蛛之網拂可除也猶在庭軒鼠之耗猶可捕也止於竊食蠅之營扇可撲也止於飛集蚤之嚙潔可滅也猶在衣服蚊之刺帳可禦也猶在幽闇而蠹魚雖無此諸罪茀潛伏於文瀾溫飽於學海令金簡瑤篇變爲蠹簡殘篇讀者爲之　歎嗟手螢火有光可供車

四十

胤之讀賴屬賠戲好文用刻碑篆之旁主盟斯文者華衮斧鉞之辨宜嚴之矣

陳君公日堪與歐陽公憎蒼蠅賦並傳

文致無卷數內府藏本

明劉士鏻編士鏻杭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是集輯漢魏六朝以至明人所著通爲一書不分卷數但別爲十有七門詮次頗傷於蕪雜

史漢文統十五卷（一）

〔明〕童養正編

四川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字之未過也金根亥豕之未讐也條脫之名鄖人之稱荆天之舞之未攷也片鬱之桀指而食生不化也均兩書之皐人也余少知嗜此老而彌篤偶一披帙五色爛然秘不敢發大凡著書者用其才評書者用其膽才大則膽決每欲署高才閣祀子長孟堅於中卒未有所評選以行世則

膽未決也近日惟陳明卿意
致孤往獨抒所見以公天下
聖功苦心績學取神取影鎔
鑛爲金採腋爲裘驅從今之
士而學古其卽爲功臣也哉

雖然腹饜傒鯖窺斵半豹有
識之士又將起而皐子奈何
聖功啞然笑曰知我罪我其
惟春秋得毋謂今之狂也肆
乎

諶菴王思任題

序

曹子桓有言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非若文章之無窮

旨哉言也余嘗執此以衡古人六經四傳尚矣葢其原本道德宣導性情以其中之蘄得躬之所行抒而爲文故可以軌物範衆翼聖尊王深厚

爾雅而無偏禨之病戰國以來聘好之詞遊說之談辨其情形揣其利害遑遑出於權術而心性隨之以變所以遁德之風微而中正之衡易聖

言乖析儒學寖衰漢興一掃秦敝罷黜百氏表章六經設爲賢良孝廉力田明經等科讀其諸詔皇哉唐哉猶有三代謨誥之體至於獎進儒雅

培養節義使夫行醇德備情見事著共相杼軸乎天人之際通達乎身性之原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輿斯誠治躬之大矩立言之麗

則有非後世天子所及已故廣川一代大儒應時而發裒然首舉至今反覆其三策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非識其本原之端疆勉學問之功

較然不欺其心不能若是斷斷如也洛陽少年慷慨披陳而作痛哭流涕之談治安一疏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其於紀綱風俗良有裨

益非若雕龍炙轂月露風雲徒騁辭章傚詭馳驟者所可擬倫也若夫文辭則長卿枚叔子雲叔皮吏治則張敞望之左雄朱穆籌邊事則智囊

營平伏波定遠譚災異則劉
向谷永郎顗蔡邕皆彬彬一
時之選不可指屈者也而腐
史之奇而不詭班椽之贍而
不穢蓋眞有吞吐山川日月
之勝包羅蘭臺石室之藏兩
相頡頏可稱二難昔人所云
行兵則李廣程不識之分論
詩則李白杜甫之別也不可
易矣季漢頗爲六朝濫觴而

曹氏父子與建安諸彥相爲
晨夕故其爲文可稱一時之
儁子建亦曰文之佳惡吾自
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
耶若其自陳一疏語涉于諂
吾無取焉乃若武侯之忠誠
爲國鞠躬盡瘁讀其正議出
師二表沛然如肝膈中流出
雖伊訓說命未可輕爲軒輊
文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蓋

深得武侯之文矣有江都以起之於先而有武侯振之於後然後後知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子桓直為此二賢言之矣史漢文章莫大

於是門人童聖劝名之為文統其統於是乎今天子鋭意中興弘廣經術徵賢良聘方正網羅山林積德之士以克文學侍從之臣而士之自勵者亦莫不絜誠好學務於古人之途自明貴重其尚兩京之法發經傳之理明體而適用揚藻而敷華則舍是編又何求焉余故從諸

君子之後樂得而述之
丙子端月望日海昌葛徵奇無奇父撰

史漢文統選例

一子長爲一代良史採經摭傳網羅遺文二十史家莫可比擬茲選大約彷茅歸安孫姚江纂而評點較備焉若文載左傳國策者概不入選

一兩漢文莫盛於受先先生所輯然浩瀚繁委讀者殊難其竟茲集有裨文章政治未之或遺而文重思煩尚有盈辭刊落殆盡矣

一騷賦崛起屈宋擅美馬楊但採取虛僞多誇誕之辭耑精務本非博士所急有俟別成不入選

次

一史尊正統文貴昌明昭烈咼崎三分紹體漢緒魏吳擅雄兩國僭霸辭壇若巨君之篡月子雲之美新削以示戒義不阿私

一諸刻批評音釋率多簡略遺辭章句難亟乖疑益沉溺所習而玩守舊聞識者憫之茲獨評者必明其據解者務立其理發伏闡幽通達大旨概可見矣

一是役也始於乙亥仲夏竣於季冬適守制結廬

苫塊之中未遑肄八股業乃知寒暑哉旗獲而化我亦云倖耳若夫臨選不苟謀篇貴當心力交瘁月光幾脊一片苦心益期以羽翼六經表章文治庶讀者與選者無負云

東夏童養正聖功父漫記

史漢文統選定姓氏

山陰王思任季重父鑒定
會稽童養正聖功父選訂
會稽邵元禎君徵父
山陰祁豸佳止祥父
山陰沈　綵素先父
山陰金　鍏聲始父
會稽朱　綬方來父
會稽王紹美子輿父

會稽王　賡予安父
山陰王含鑑仲朗父
句餘邵之詹思遠父
會稽童欽堯若昊父
會稽商念祖在茲父
滇南周祚新又新父
會稽孟稱舜子塞父
會稽董期生伯應父
會稽陶履卓岸生父參閱

史記統目錄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山陰王思任季重定　會稽　邵元禎君徵叅
童養正聖功選

此贊中間發句連用四箇其字而詞不見長文不落贊眞所謂巧工傳神者

五帝本紀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山名黃帝問道廣成子處）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尚書缺失其間多矣）其軼迺時時見於他說（遺事散軼乃時時傍見於他記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張鼐曰此爲贊語之首古質典雅文簡意多而斷制不苟尤爲超卓

陳繼儒曰此論本紀所以自首黃帝之意蓋尚書獨載堯以來而史記始黃帝史記之所據者五帝德帝繫姓也乃儒者或不傳之書也然遷以所涉歷驗之風教而近是參之春秋國語而所表見爲不虛是以尚書雖缺而其軼之見于他說如五帝德帝繫姓者不可不首而傳之也要

在學者博聞深思精擇而慎取之耳故以黃帝著爲本紀首則顓頊高辛在其中矣

鍾惺曰此贊不作一丁語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擇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

戎王使繇余於秦。繇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繇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繇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繇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

篡弒，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繇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繇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繇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繇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

盡其志蹤其間失其則尚足文法

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繇余。繇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繇余，繇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繇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鍾惺曰：此種議論全是一部莊子學問，其意自妙，然簡易流弊一變為商君申韓，原于道德至言哉。

陳懿典曰：戎使繇余觀秦，因戎受間而降秦，卒竭智慮滅其故國，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之士哉。穆公之用繇余而間戎，士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

秦始皇本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

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索隱曰綰姓王、御史大夫劫劫姓馮、廷尉斯斯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典議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繇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封禪書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三皇已前稱泰皇、一云太皇、太昊也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

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

分土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世及以相承蓋非一世之至秦始易國以爲郡縣易公侯伯子男以爲守尉留待爲後世不可易之制自是以後侯無世卿民無恒産易世道人吏之端也

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置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

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一出。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

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其後侯生盧生等譏議始皇、始皇怒曰、侯生盧生等、朕待之甚厚、今乃譏議我、諸生在咸陽者、朕使人廉問、于是案察諸生、相連數百人盡坑之、

焦竑曰、秦至無道也、乃能定天下于一、孟子不嗜殺人之言、無乃不驗乎、是不然、秦人吞噬六國蓋恃其勢力以兼并之也、豈所謂定乎、所謂并天下者、特爲漢王驅除焉耳、曾幾何時、勝廣兵起、復立六國、盡王諸將、天下紛紛、民不聊生、卒之定天下于一者、乃寬仁大度之沛公也、孰謂孟子之言不驗哉

張溥曰、秦之失天下心、在于坑儒焚書、而坑儒焚

書之議起自李斯故太史公詳著斯此議于本紀中正以見亡秦張本在此若曰罪之在李斯也

童養正曰太史公總斷用賈誼過秦論全文但字眼畧爲批換耳其文刻于漢書內故不復載

羽紀中將人梁事錯綜而序

高祖曰大丈夫當如此矣王伯之辨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于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

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

此伏八千人案爲後以八千人渡江及與亭長言江東子弟八千人張本

會稽守一一出府人不敢爲帝王不肯爲眞英雄局面

劒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
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
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
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
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
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于是梁爲會
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

賢母知廢數語説得有权術是也上第一

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
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
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
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
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疆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
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
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
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

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
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
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
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
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
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
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

太史公敘羽立義帝以後氣魄一日盛一日役義帝以後氣燄一日衰一日此是紀中大綱領主意其間合驪騷處真有喑啞叱咤之風

太史公復揚項梁起處兩數句正見項氏

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
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
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
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
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
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
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
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

輕秦驕色之故且爲下文敗軍張本

之定陶項梁敗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

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

有一唱三嘆之形

學士大夫之論亦不過此

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

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州羽取得意之戰太史公故得意之文

與秦將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
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
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
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
無不字喚起精神
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
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
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
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
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

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
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
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
之陳餘亦遺章邯書章邯狐疑項羽悉引兵擊秦軍
洹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
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
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
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
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

假阬秦卒何等掉力三多字可玩多者不盡然也

天使之報阬秦卒也

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
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
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
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
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
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
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
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
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

先提出二軍所在下文叙事了然

既知為天子氣又云急擊勿失亦愚矣

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
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項羽
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
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
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
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
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
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
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

默然二語又答其文寫頑劣如見

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
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
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
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
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
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
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
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
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

具見狎遊之情

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
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
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
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
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
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
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
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
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

會意畫出

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
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
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
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

紀坐次詳悉如畫

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
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
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
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

于腊前刃不敢沛令有人意之度淘然

沛公于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
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
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
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
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
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
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
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
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

羽疾之質四字是畳上事只此描羽羽意羽有心頒矣立言之妙如此

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

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于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

又一提醒說

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上坐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

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

無限負心
處理在乃
曰二字傳
神

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

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鼓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亾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

敘漢王一
敗流離之
狀宛如目
擊

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

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

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于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

智力二字漢楚興亡在此

瞋目三不敢字模寫威猛如畫

其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

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而不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

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

洪　約

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于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爲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

[illegible]請之約　則如蘇秦　侯公一局

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

今自爲戰　言張良玩

哀刺人手　段筆上矣

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

叙事何等節奏

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右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

與樓煩挑戰事相類

千載而下

可想見羽之威猛

千古英雄令人悽惻

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

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

大照應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

抑

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亾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亾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慎曰項羽紀尤見太史公筆力

王世貞曰力拔山氣蓋世喑啞發厲馬驚目重瞳氣如虹挺一奮修守通八千人飛渡江無中原灰秦宮刻九宇羣雄于平新安之坑僅可半自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酌六王之魄王既負約而弒義高又負約而攻王其絕命于大江之滸此固天巧之黑命而區區腐儒猶曰楚傲群策而自矜其力噫嘻

歸有光曰拔山蓋世之氣喪颯嗚咽之象史家叙得如画反覆讀之猶覺紙上淋漓未乾也

朱起祚曰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爲嫌悲壯嗚咽與大風歌各自描画帝王興衰氣象後惟曹孟德山不厭高老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詩差可嗣響

高帝贊

末句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見其不用夏時商輅也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王世貞曰此贊只言高帝能變秦苛法得天之統故有天下此本論也

景帝

末二句徐遠妙在不拈說透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吳太冲曰以諸侯太盛而爲之不以漸也則其初封建之過制後之當抑損而爲之不善皆見于一言非後世史筆可及

此言王道墜而伯者興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也

王伯二字此篇綱領

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

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至此總贊所譜之不何不作

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我

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趙恒曰諸侯本十三而云十二者不數吳也吳最後出其事略也越以後出而事略則表不及越矣索隱云賤夷狄則秦楚非夷狄乎求其說而不得之言也

鍾惺曰中間各安其意四字說破千古訓詁之陋

朱兆栢曰太史公首揭孔子作春秋為素政其淺見度越處

六國表 序

太史公讀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

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

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茅坤曰予覽太史公撰次五帝三王紀甚無經緯處而秦紀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乃知古史藏周室爲秦所滅而秦紀獨存不發故太史公本之非獨表六國而于秦之本末犁然可誦爲

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一篇關鍵）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接法）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總○斷）

楊慎曰此篇文字英發俊偉于景升晉紀論祖此

茅坤曰月表之文跌宕遒古可誦

凌約言曰此表序不滿五百態度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而迴此于景升晉紀論之祖也

鍾惺曰雖是作本朝文字不無推尊然有體有法不似後人一味局蹐

陳繼儒曰前言虞夏商周以德秦以力皆歷十餘世積數君而後一統可謂甚難漢獨五年而成帝業乃復甚易蓋由秦無尺土之封敗壞既極而漢受命而興而難易頓殊耳然不明言其故使讀者自得之所以深妙

吳太沖曰語之奇麗巧奪公孫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夫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

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于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僣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

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張溥曰畫次海內形勢如指掌而五代史歐陽公所撰職方論可與之並雄眞千古絕調也

童養正曰不論形勢而歸本仁義此太史公有本領議論

高祖功臣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與下無兢兢句相對）漢興

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于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句法）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焦竑曰此表數百言無一字不爾雅可法非史遷何處得來

鍾惺曰史記諸表一圖譜也而文章間架一經一緯一縱一橫亦自可得之是無言之文也序最有慷慨往往在微言之外

王思任曰今古二字該貫全篇血脉

史記統卷之二

山陰王思任季重定　會稽祁彪佳止祥參
童養正聖功選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指閩越匈奴）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諸書稱三代戎翟是膺荊荼是徵（索隱曰荼音舒徵音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張采曰此表實含譏刺之意特渾然不露耳

劉儀曰太史公次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而天下一切推鋒陷敵之士並得封拜旗內戶口耗矣太史公並不之及豈避忌重禍之故與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繫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繇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

嘉秦王服叔孫少孝文惜鼂錯而譏當世之儒者玩語自見

曰必也正名于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于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于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

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叛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言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繇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于後云

以下皆荀卿之文故不載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成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

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

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心內常守禮義若宮庭然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房音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倪元璐曰飽質工治百態俱妍太史公此篇妙不容言

鍾惺曰禮樂律曆大抵有其目而無其文太史公所未及着手也褚少孫以意假托附會牽率禮取荀論樂取樂記尤屬無謂律書稍成說而未暢

方逢年曰叙禮制興廢有典有則中間數根褒貶之義讀之慨然

章養正曰禮書刪畧一依受先先生原本未敢意為節文也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

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于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于喪身滅宗并國于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

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于樂府習常隷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

多爾雅之文

汪士英曰論樂却以感慨起構意甚深妙

黃鳴俊曰漢時古樂亡而言惠文景文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遠樂記之言而成文而樂記者或曰公孫尼子所爲也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

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于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罰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

二語一篇主意暗刺孝武

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于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藩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

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董份曰、太史律書、其始不言律、言兵、不言兵之用、言兵之偃、及言偃兵、於孝文尤加詳焉、可謂述制律之意矣

平準書

將言武帝之耗財必先言其富溢以爲起端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

此二句爲後興利而犯法者張本

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緣上生下總關鍵）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

文注錯落可喜

力進用法嚴令具典利之臣自此始也

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

張湯等治獄之慘亦從爵賞太濫來故入平準書此太史公見得透徹處

看透千古用人功効

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

暗伏卜式

卜式輸財助邊欲父子往死一段買爵市官之心愧而不爲卒大從其利其子[illegible]巧[illegible]人

[illegible]

中天子之

欲

古今第一善使錢華買官人作用顛倒名流不露

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

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

公孫弘布被卜式布衣矯兩人真頭敵矣宜乎弘之見忌也

唐突得妙

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皐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二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

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

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絶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二等黄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

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楊愼曰平準書先叙漢事而贊語乃述自古以來而徵寓詞於武帝叙事之變體也

顧錫疇曰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觀其上述三代中列管李下及嬴秦次及漢事文理相續可槩見已不然則此書首云漢興接秦之弊似無原由其贊不叙漢事似欠結束至於烹弘羊天乃雨益未了之詞後人遂截首一段移爲書末之贊謬矣此柯希齊之論足破千古疑也

蔣三資曰詳而核疏而多諷

吳世家贊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陳子壯曰延陵季子無愧太伯故斷以一語曰慕義無窮益高之也

徐開禧曰微宛深至

齊世家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劉世科曰贊語亦闊達可愛

魯世家贊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張溥曰疎斜不整正其妙處

燕世家贊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閒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遺烈耶

曹勲曰姬姓後亡惟燕其醫家所謂延歲壽考執固不必强也

李濤曰詞簡練而意委婉

宋世家贊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襃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張采曰太史公作宋世家而首叙三仁所以宗孔子故贊首亦明言之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黃景昉曰孔子長以天下君公形容孔子布衣可謂極尊崇矣此是太史公學識高處

文安之曰以六家並論史遷似亦溺於流俗而能尊孔子於世家其見不亦卓乎

范蠡事越王勾踐旣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

輕寳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寳閒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按廢居謂有所廢有所居言乘時以射利）候

此事甚奇文又奇可與文君夜奔高祖還沛二節並觀

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獲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

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勿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

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

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出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

（乘竟陶朱公少此計的父子之間豈可坐視觀生死）

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引進通道之意也）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徙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李贄曰春秋戰國能以功名始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爲趙襄滅智伯而去之耕于負新之丘可與范蠡五湖同風

陳繼儒曰大禹勞心焦思勾踐苦心焦思范蠡苦身戮力皆見本紀世家中故贊語如此

王思任曰叙事犂然千百年來惟班固歐陽修能如此摹寫他則不逮遠矣

趙世家

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
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爲國多難
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
泣（穆嬴）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
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
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
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
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

繇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
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
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
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
公時（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
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
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
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

令趙祀自是韓厥始終之稱疾不出其際甚微深心妙用難以告人

立志如此

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
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
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
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
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
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
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
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
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

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
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
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
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
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
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
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
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
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

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

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

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

事本奇語更奇壯

愈出愈奇生色滿楮

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怒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

急得妙

奇香鬱空而下

到此太后盛怒冰釋矣

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子義趙之賢人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

鍾惺曰左師悟太后全在舉止進退有關目字字閒話步步關情

陳仁錫曰文不止九曲幾於千萬曲矣

鄧元禎曰此是諷諫之外又別出一機軸使強項婦人圓融通脫諫亦多術矣哉

寫勝首亂處總有斗色說吾閒說

令或聞勝像草澤人口氣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亾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

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亾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亾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故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

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

處上

奇此一段文字波瀾

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
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
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
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
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
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
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
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
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

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
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
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
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作陳涉世家主意數語分解極透

陳仁錫曰陳涉首難突起草澤共一種不安貧賤
情緒及一段張皇詭譎光景最難相揣形容此
則議論筆力波瀾層次迭出彌絕筆矣
鍾惺曰稱涉者賢之也世家者貴之也曰涉雖已
死所遣置侯王將相竟亡秦

外戚世家

六經之所本始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
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
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
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
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
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
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
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

命字一篇主意

于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
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
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劉大年曰敘述歷代有勸有戒正論也而終歸之
命焉不敢斥言之遜之意微矣

蕭相國世家

英雄戰爭中一段措識若臣之緣已定矣

此定天下第一著何功第一在此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文無害有文理無所枉害也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亾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亾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亾曹參等百數何缺于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

半語若戲宛然仰傲英雄氣象

春秋尊迎亦從然何之功原不可抑

史記統　卷二　三十三

史記統　卷二　三十四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矦邑封爲安平矦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上巳聞淮陰矦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矦秦破爲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

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矦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二十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何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遮道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槀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亾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

我不過爲桀紂主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言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陳繼儒曰通篇叙蕭何所以佐高祖定天下大畧處特簡叙帝所以論功行賞與何所以委曲處特詳描寫逼真處宛是相國一小影豈後世史筆可擬

王思任曰相國所以免禍者以三得智謀士耳功名難處如此淮陰之敗以無士也存亾在所畫悲哉

曹相國世家

此詳相齊及代何爲相國本末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此參一生經濟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旣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

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

主人大皆酒矣

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

請聞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
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
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
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
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
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
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
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
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
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
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
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
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
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
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顜古項反一音較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
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
侯

歸重淮陰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
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
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
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王錫爵曰太史公結贊語極有意味蓋黃老雖非治之正道然休息瘡痍尤得政体太史公豈專進黃老者哉

茅坤曰此篇專看參所以守法故于飲酒自頹放處皆有本指而贊寫其相業清靜寧一四字一篇之命題也

鍾惺曰似頑鈍復似猾稽一段深心妙用古今善用黃老之術以裁身者留侯而外惟參一人

黃養正曰篇中極力描寫飲酒處幾於聖矣蓋張旭聖於書而馬遷聖於文故頓挫淋漓皆入玄妙

說五世相韓見留侯功業從忠孝中出與諸將相智勇者不同

張良事成則爲□□事敗則爲荊軻

張恐下取履正是萬妙處漢書削之可以觀班馬優劣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

三人中取三子教用之奇絕

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

留侯定太子所謂奇策妙可用愁。前有黃石後有四皓皆天下奇人爲子房用少一著不得錯一著不得 招四皓一段序事明整議論之歷歷如目睹

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

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

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也、四皓 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

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

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

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應封爲王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入火自燒見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黄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

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眞德秀曰子房之功實爲三傑之冠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自漢而下唯諸葛孔明略相伯仲

沈延嘉曰老子之學最忍他閒時是虛無卑弱的人到緊要處發出來令人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觀其一生作用着着鬆掛着

朱兆栢曰據太史公贊蓋眞以黄石爲鬼神也與韓昌黎以桃源爲神仙何異哉眉山蘇氏曰豈

石公古之隱君子也可以袪千古之惑矣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

（寫人情家人語委曲無不悉可玩）（見其無益嫂事）

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異人相覿光景）

（張負大有品人不在以女孫妻平在誡女孫數語與則廣大與平兄伯皆對而隱者?）

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畧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亾去久之項羽畧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

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劒亾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亾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臝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讙譁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亾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

此語亦今人所不敢道

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亾歸楚歸楚不中又亾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孝巳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

無知不辨平爭之行無而直論乃人收將之理真特達高識人

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有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

說得冠冕

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

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

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

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絕妙斷盡陳平一生

葛鼒曰曲逆善處功名之際正不必從赤松子遊而亦有以自全也

童養正曰陳平裕平雖細事小節釣奇用智色色出人如助喪分肉祼体刺船等類況其推轂之中受腹心之寄當危機變急之時哉太史公贊語用智謀二字概盡曲逆一生矣

絳侯世家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十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

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建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

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

太史公受獄吏侮辱故借勃語以形容之

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

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

許負數言子當條侯也生

一曰將軍令再曰將軍約千古而下猶令人心悚翔想軍容

傅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
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
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
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
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
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
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
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
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

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
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
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
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
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
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
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
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
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

以梁委之絕其糧道自是兩事妙在斜說然雖爲邪甚宜然

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
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
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
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
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
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
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
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
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

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繇此梁
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
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繇
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
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
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　章武侯太后弟廣國
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
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
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
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

細柳營將亦軍不俠外戚須等相

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索隱曰此不是君所句嫌恨之詞讀下快快語

想當然　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　甲楯五百被、音披具也　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縣官謂天子也　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

太史公撰獄吏底多悲酸積絶古今由坐同李陵陶因之故耳

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絶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爲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周鳳翔曰亞夫不得其死此景帝之失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觀細柳營及爭太子爭侯

外戚事儘得大体儘有學術不比絳侯之椎魯也

史記統卷之三

山陰王思任季重定　會稽沈　緑素先參

童漢正聖功選

伯夷列傳

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存君臣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

借許由務光以發調

波瀾

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貴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

以暴易暴千古不敢開口神農虞夏放下殷不說妙

妙

騷之祖

上下千古無限悲歌感慨之情

縱橫變化莫測其端尤待埋詭

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結出所許一語總束首尾一貫

楊慎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共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宏蕩極文之變而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矣

唐順之曰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超玄入妙

茅坤曰文如神龍變化可以意求難以言盡

鍾惺曰伯夷傳之妙妙在誕古人精神使人於絕不可尋處得之讀者强令辭義相屬便失之矣然亦何嘗不相屬特筆妙不覺耳

李清曰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足見太史公研精史學處

童養正曰借他人之題目發自己之憤懣如泣如訴如怨如慕余讀太史公伯夷傳益重悲其志云昔人謂東坡赤壁賦步驟此篇洵然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

兩述管仲自言而叙事即在其中矣

五用知字而以知我者鮑子結之

善因禍敗何得仲子計謀

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
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
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
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
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
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
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
有晏子焉

平仲一生好處總在此四字

虛語敘起欸公志文多用此法

晏子之眞多矣而大史公特載此則深意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
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
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
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
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
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
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
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我在縲紲中彼不知

御妻奇甚故御卒以顯

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
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
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
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
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
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
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
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
爲大夫

先總說後分說抑揚反覆曲盡其妙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
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
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
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
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及
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耶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云

鄭之玄曰執鞭之婦猶羞爲御而太史公願爲之執鞭蓋自傷不遇晏子無能爲贖腐刑而過激仰美之詞耳

陳仁錫曰此傳雜引錯出縱橫自得非耽敵可擬所謂神化者耶

鍾惺曰管晏傳于朋友三致意焉

林銘凡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國諸人之傳凡事迹之顯揚羣書之備載者則頓畧之而好論遺軼之事以闡其幽凡傳皆然不獨管晏也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

語太工妙

孔老同時對面錯過其如此後人莫不心各亦惜也

來不與孔子同時一釋羣疑耳

太史公于莊子之學未必知而其文自澇宕可愛

此數語亦自成一妙傳傳莊周只宜如此

篠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此段文法似屈原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

所養二語是千古治國入骨之病　說難游入間架　秦皇亦好書耶

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

春申君信公子皆能文章不郎宗國其祀皆有天道焉

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可見老子不是虛無不適用學問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焦竑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豈苟然哉于老子曰無爲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于申不害曰本黃老而主刑名于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夫無爲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於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爲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爲後世戒之也

鍾惺曰太史極推尊老子乃與申韓同傳曰申韓原于道德見老子之大也讀書得力看出古人學問通融處

陳士梅曰班固藝文志申韓與焉申韓繇黃老而流入刑名所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矣

孫吳列傳贊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亾其軀悲夫

湯顯祖曰一抑一揚文法有萬千變化

伍子胥列傳贊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王維楨曰太史公蓋以自見

孫鑛曰哀感悲壯氣逸不可當

商君列傳

奸主意者破斯主

商君者衛之諸庶孼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叙鞅變法儀做廷臣論難與趙靈王變胡服事同一書法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商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亾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

不變法無以行富彊不破所聞無以變法此謂刑名之學

軍容不入國此軍容也秦人安得不慫

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

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

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繇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

語諸從民情上論正與商君意相反

上文將叙五羖大夫功名故從此下旅駁商君與上一反一正發之

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相謂送杵聲以音聲勸）自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驩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

商五段俱出非所以小獨不用人不拘此

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一句斷盡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繇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吳鎮綸曰挾持浮說二語太史公洞見商君肺腑矣東坡始推論本此

余鋕曰陳商君得罪過處烟波千里勸商君避位處弄丸掌中

蘇秦列傳

要處不在說秦在序蘇秦事皆炎涼世態如畫

太史公將此文不知發而幾千為之沒有一部史記世家

蘇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幷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覇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

文中多奇用四法[illegible]

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于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于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

史記鈔　卷五　十九

夾敘時叩家庭情狀不堪情狀如此惡薄之風大都然也

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

季子刺股讀書武意其志然志在珠玉卿相此勞也抑而已矣

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

故

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

時時以議論代敘事

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于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

極寫勢利

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

史記鈔　卷五　二十

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

忽入敘事

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

就秦口吻自嘲自哀作於千古之也

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

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鍾惺曰戰國游說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強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能絕望于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說得用于秦猶愈于刺股流血揣摩朞年以說六國也六國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朞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可見矣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古釋字）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

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

此傳比蘇秦傳更峭似出秦史錄

倘蘇秦欲儀可人亦必探之

千古打抽豐之祖

語太狠使人難當

激儀大奇敘亦洞悉爾情

數轉旅適佳境

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

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李贄曰蘇秦嘗其難張儀爲其易太史公稱人斷語極當極可賞

王鏊曰蘇秦得志而激儀入秦儀欲連衡而報暴其短權謀之士以術相尚此宜其不終也

孟子傳與伯夷傳法畧相似

孟子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

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

曲盡變化之妙

洸洋不恣其議論之奇政如騶能胥生奇幻不測使人目眩神驚

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

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撇拂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書篇名）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

至末方點孟子騶諸子此段卻似閑合之妙

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鍾惺曰孟荀傳自爲起止落落忽忽伸縮藏露尋之無端首畧序孟子卽及三騶全不及孟子一字若忘卻不知而於序三騶于處長短簡煩不必如一只覺其妙而學之無處下手只是一誕字

吳太沖曰太史公所叙縱橫之徒及騶衍之尊用

反覆辨論而其微意爲歸功孟子非謂其不知道哉

管正傳曰此傳全是以客形主而縱恣不拘當是太史公得意之文

楊廷樞曰首揭孟子答梁惠王之問而合之於孔子罕言之旨推尊孟子之意至矣其將稷下諸儒尤多而推尊孟子使後人以孔孟並稱者自太史公始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

至者、嬰曰子休矣、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按傳舍幸舍代舍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蒯草名緱把劍之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月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月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

（眉批：此段不如國策[illegible]）

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

（眉批：淋漓點畫甚妙此段大勝國策矣此）

是太史公得意筆

其爲說有勢

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
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
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
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
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
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
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
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
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

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
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
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
手而謝之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
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
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
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
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

所謂以市道相交

太史公妙論

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
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
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
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
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
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
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
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
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
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茅坤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
王鏘曰孟嘗君以得士有聲于齊以故爭趨之然
卒輕重得力者大都馮驩爲也餘三千人碌碌
無建明士豈必多哉

平原君好士可紀者衆獨取斬美人一節此制要領法

奇人奇事

[illegible]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

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

食客三千求二十人而不足其十九人又不能有為當時之士可知矣

此等處皆如駿馬下注千丈坡若滅若沒眼不見得當時反復抵排氣象

議論甚奇聞千古自贊[illegible]

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

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

壯甚

抑揚得妙使楚王不得不心折

為楚非為趙語破的

正所謂兩言而決

其英姿雄風千載下尚可想見

二十客可愧死矣

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

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乃今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

歸結以繁厲

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鍾惺曰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為而不遂不能收撰之死且即虞卿窮愁莫將此二字看淺

卿元曰士君子身都榮顯一交當世之務何暇著書自見所謂不困阨不能激非窮愁不能著書大抵然也韓子作柳子厚墓誌用此意

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亾
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
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
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
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
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
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

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
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
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
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
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
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
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
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
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

敍公子禮侯生及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筆力

纖悉無有下具又并其意料之監形不如

一句收上

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
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
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
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
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
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

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
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
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
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
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
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
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
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
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

至此不能不怨望又妙在自責

寫其雖相知尤景恩甚微甚

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

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

他聞人備知宮禁秘密事奇哉

首尾如畫自然應手

首提仁而下士此政其仁處

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言之於心已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盗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要處及此）以便國

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嚄唶啞叱咤狀其勇氣也）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

林本興下手勢

此客國策作唐雎

勁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韊音蘭謂以盛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

（此句是批）

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

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

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

寫公子語竹關係綱常名教豈戰國策士之流乎

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

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茅坤曰信陵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

屠隆詩曰磊落魏公子義氣高秋旻受萬乘恐不爲博徒嗔軒車走四海顧虎大梁塵蛾眉至死報況乃英豪人

張溥曰不勦國一字全以己意成之蓋信陵君是子長得意之人故此傳是子長着意之文

童養正曰侯生千古俠烈之祖朱亥之粗豪毛公薛公之議論皆不可無一者也至如姬一女子耳受恩必報萬死不辭此又足以愧世之鬚眉丈夫負恩下石者矣噫

語簡而論事情亦切確無奇而自工

人所難議至此始簡相如大智而小用矣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黄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

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黄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黄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

此數語更足動心

出身以狥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黄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為相封為春申君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

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

國人皆知之而春申不知何其愚也

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

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主謂喜怒不節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謂吉凶忽爲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

緣巧合成奇文

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

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丘濬曰傳後復結不韋事見一時事偶相同歎之也文之妙正在此處

鍾惺曰春申楚功臣也上書秦昭王全楚護太子歸國其功在社稷然皆從富貴起念所以不能燭李園之奸所謂富貴到手器滿智昏也詳其始末與好上無干太史以四君同稱好客亦是作文章牽合之病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摺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死卽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溺卽溲也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

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名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

更名姓曰張祿一語伏無數波瀾

戰國求士若此

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

穰侯禍胎從此范雎乘間亦從此

料事若此奚難得其位而易置之耶

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

將敍范雎上若先提時事與用事之人一段下又方有頭緒此是文字一機軸

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此言淺言之而不）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

（范以感王深言之而亦倚事故其心最苦）

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

（此處欲言不言甚妙）（然非善形容不能見其次序）（極起伏有勢）

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厲音賴）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

（臣非有畏一句爲下文患憂恥之綱）（雎鉆昭王之情于此深入而固要之可期）（破天關手太史與國策僅能摹寫）（連五而死字落筆肆）

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蹶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

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慁音溷猶汩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

（眉批：求何擬起有勢）

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韓盧天下之壯犬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

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

（眉批：到此不言內又只先言外聽所以深交其君而後能逐穰侯者也）

（眉批：到此終不言及內事）

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
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
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
吞之攻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
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
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
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
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

（眉批：絕妙小說）

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
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
謀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
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范雎既相秦
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
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
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
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
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

（眉批：借大車駟馬以試之）

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
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
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
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
相君者哉（孺子謂雎）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
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
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
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
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

（眉批：總只詐變姓名一句播弄千情萬態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亦只取反覆之意）

（眉批：何前踞而後恭也）

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
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
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
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
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
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
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
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
（續贖古通用）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

無德不酬無怨不報丈夫當如此矣然畢竟使上君余伐盡處如優人作劇

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

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讎、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

平原君數語差强人意

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

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

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嘆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

（眉批：如此結束如此過脉[illegible]能乎也）

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眉批：俱從富貴上看想）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持粱謂作粱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爲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

（眉批：抑揚而來情狀自別）

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

（眉批：惟直答然字最妙詞少總係少數即挂矣）

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

（眉批：四時句一篇主意後反復議論不外此）

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

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擒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

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亾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

只將一死字難倒范叔終篇竟以死恐之

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

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

洗然直指若利刃銛鋒得疾所入安得不迎刃而解

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世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

前言商君吳起大夫種此特備之自起不惟數以舉而且動其心尤切

惑於貪利不止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

白起爲雖而死言之爽心

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

亡去一不去得失判然反覆剖論不小成功者退一部

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大投謂全勝也分功分勝者所獲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山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

其泰泰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泰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

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謂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董份曰史記范蔡傳即莊子秋水篇閎深奧博極文之致

王慎中曰此傳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敘事貫串則太史公筆也

茅坤曰蔡澤傳不詳他事業只了范雎事

陳仁錫曰雎以立澤取卿相而澤亦以立譚李之天之報策士奇哉

譚元春曰戰國辯士皆矜材用智趨于利而已唯澤爲近道得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于秦以封君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

陸運昌曰戰國之士世嘗訾之然似儁豪儒亦有不可及者范雎脫死亡而取卿相其恩仇快意豫徵灼然及澤一說即讓位棄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惜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進卓乎不可及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

便見机智過人

從此一事看出相如有勇後世大臣無此識力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

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

到此將非相如不能爲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

一夫決死萬乘莫當秦王愛璧相如欲碎璧終入其計也

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

按三度字文勢相應

相如爭趙璧事叙盡秦廷矣

古人作奇事奇在至理此段議是也

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

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

我朝于少保亦此法

予覽太史公描寫相如事卽王摩詰詩畫相似

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缻音缶瓦器所

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

節節見相如智勇俱妙

生平快意事不出這

曾甚難

仍復不退抑廉頗所以務伏其心

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音申）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黃錦曰、馬始穿插斷續無痕、賢才關係國家、從文字章法錯綜中寫出、此史之識也、

陳仁錫曰、此傳只敘相如完璧擊缻事、而頗獨以戰功稱、最却于始末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

鍾惺曰、觀相如亦事繆賢、可見古今奇士埋沒多少、然繆賢知人、非論不凡、若此則相如事之不爲無意、

史記統卷之四

山陰王思任季重定　會稽　金　鋐聲始參

童養正聖功選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

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

（狠傑逝筆）

（不肯見連却連不肯帝秦言妙在無言）

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　隱曰從頌音從容）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謂以過惡而爲政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

（此等直脊文法如駿馬下千丈坡又如風行水上而波自生天下之至文也）

（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

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

（使梁助者反言以發其端最妙）

霹靂一聲

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

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

激昂慷慨雖懦夫吐氣矣

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

到此幾折破新垣衍之心

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

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

一生主意一篇結案

而輕世肆志焉

蘊獻曰仲連排趙儀秦氣凌衍從橫之利不入於心故放言切中機宜功成而避爵賞屣屐高踞戰國一人而已

譚元禮曰仲連不肯帝秦大非戰國策士所及至

射書聊城雖爲人排難解紛而致燕將附功上民屠戮余無取焉

屈原列傳

屈叙任用之專後段節節叙其疏而見放妙得原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中主之忌

以議論行叙事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其騷之遺者也

議論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旣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旣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敘事

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

議論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一篇總收在此

有情有態可詠可歌是詞家風度

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

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 云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言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董份曰太史公筆端固好而網羅遺文撫拾今古當武帝好文之世才士畢集皆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總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即屈原一傳見之矣

鍾惺曰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可見文章之名雖不識字人皆知慕之知其必不得於文士而後肆毒焉非木意也屈原寧死不與亦是文人氣習又孰謂忠義人不矜重文字哉

李青曰贊意凡四轉而語奇崛

張笑曰太史公以屈賈同傳以楚之亡也不聽屈原而漢事之缺也以賈生之夭二子之存亡所係豈眇少哉

聶政荆軻列傳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暢戰國策作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黄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

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粗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

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閒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仇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于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

此段敍意起伏宛轉當有神氣

一句斬截之甚

有餘味

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以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

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卿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

無故之悲無故之悲無限之情令人斷腸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

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

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

因鞠武而見田光因田光而入荊卿極有次序

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

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

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

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

荊軻不通孫政竝其聶政之母仲子也以百金荊卿則怨於車騎美女之衆矣

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

淮陰斫鍾離昧以悅漢見太子丹慨殺

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

於期至此不歸他不死

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

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卿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

何等慷慨何等風神千載以下令人悲惻交集

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

荊軻絕人膽人

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

四急字一卒字摹寫一時倉卒之變殆盡

秦之狠詐貪利平居不能堅守誓約而況毅匕以劫怒發之而之甘心乎

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

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者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

末附高漸離一着以爲尙絲之奏

畢竟狀孫

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鍾惺曰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財也義矣嘗欲許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爲人知也遂唯知政故得行其志惜乎遂褊狷細人耳政不幸繆爲所知故死於是使其受知明主賢相其所成就豈不有萬萬於此者乎哀哉

黄端伯曰楊燕夫以斮攻爲忠孝而重情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爲仁人義士余獨皆其不然未有忠孝而不得爲仁人義士亦未有不得爲仁人義士而得爲忠孝者弇州有詩云嚴仲怨韓相避之軹深里願盼屠酤間聶生爲知已百金何足道片言殺心起老母既以歸爲君報睚眦闘入白刃林背然刺俠累皮面不可跡欲以存其姊人間捐主事殉名安足齒嗟嗟攻之人品於斯定矣

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

斯志在富貴以故至

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韓若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

絕少

組織絕密而意切至

不引前代他國事只以秦之先爲言切實動聽

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

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纖離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

此下一段意外之想目前之事筆端淋漓酣暢亦是奇文

三段一意反覆而深不相沿襲見精神

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招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

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斯之佐秦功業總責于此

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

古今類此敗者多矣讀之感慨浩歎

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

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鍾惺曰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貴人也其學問功業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種罪過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貴之道究竟斯之富貴僅足以致族滅甚其起念結想盡于倉鼠

一嘆若其爲愛盡人臣之節乎如斯之爲臣
不死于人臣而死于狸者也亦可哀矣

張溥曰篇中反覆做然身世之感無非極寫小人
患得患失之情也趙高以無道而殺斯正可借
斯以無道而殺天下之罪千載而下爲之快心

沈幾曰李斯之文在先秦號爲一代作手惜乎挾
不仁之術投諸不令之朝以至身亡族滅皆其
自取之耳

陶傾卓曰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伏有
無限態度無限精神譬如韓信用兵運智出奇
尋常不可意度眞秦漢間第一等文字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亾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亾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門者卽餘耳也自以其名訹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

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亾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

按此首事第一妙策

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亾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畧趙地

棹尾從

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

養卒甚奇太史公敍

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

之所當至為樹而歸想見其時亦為稱快　知臣何欲知其志何欲得力在此兩問後便省力　各欲南面[illegible]

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亾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繇殆與太伯延

陵季子異矣

商周初曰太史公贊耳餘至其始相然信而苛法亡深爲耳餘借很故立以利字爲何兩人始終之曰名譽雖高云云誠深鄙之也

魏豹彭越列傳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兩故字相應

袁宏道曰贊語曲折其肯能道豪傑意中事曰獨患無身曰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不辭隱然自寓之意

陳名夏曰太史公於士之隱忍受辱者必抑揚反覆極口稱許但是自寫胸臆處

袁盎鼂錯列傳贊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後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鍾惺曰盎有智數觀其直諫中節俯窩獻媚之意傅會二字窺見至隱

來斯行曰不急匡救二句最中錯病盎之詭譎錯賞召之寧獨盎罪哉蘇子瞻鼂錯論本此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

劒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劒從之居戲下（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亾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巳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亾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巳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亾何聞信亾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亾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亾何也何曰臣不敢亾也臣追亾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亾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

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亾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其八月卽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襲安邑魏王

水間渡軍
長幟立幟
囊沙決水
則必有所

不想頭皆有做來皆有歸着說來皆有至理所以為妙

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李奇曰說代相也正義曰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

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

謀定後戰

制人而不制於人

非為背水陣不可以致趙人之空壁而逐利非拔趙幟而立赤幟則成安君失利而還壁信與趙相持之勢成其爭未可知也

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萆音蔽依山自覆蔽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小飯曰飱謂立駐傳飱待破趙乃大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

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

此語不善用有道也死地而死亦有生之亡地而亡者

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

旋苦言信短者非所耐何

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

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醳酒也謂以酒食養兵士也北首燕路首音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拜韓信爲相

淮陰此舉失一酈生知其不發矣

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

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

此策亦正與前廣武相應

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

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

淮陰請王張耳於趙已有自王之意至此則不能復待矣

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

往往投冠得妙剩墨無迹

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之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

奇甚

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

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

蒯通說入西漢文故不復載

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

此處太史傳合

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

如此心事寫得到髓

多多益善等語俱足以取高帝之忌陛下不能將兵數語信亦自悔失言力爲挽轉然已無及矣

此段是呂后文致信反謀以對高祖者史承之以著其辭

陳豨事從出於變之語

與相因謀處處淵短長所裁擬得詳備

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敬曰韓信未遇時淮陰何與漂母奇之耳何圖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媼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鋭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袴意氣降于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媼皆異人也

陳繼儒曰古今兵家當以韓信為最木罌破魏立漢赤幟破趙囊沙決水破齊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余故曰太史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鍾惺曰學道二字似迂而妙暫參學黃老飲醇自全此學道之效

邵元禎曰淮陰智略與古今第一名將非太史公無此舖張點綴之妙

童養正曰漢有天下皆信力也信無一念不在漢漢之心無一刻肯置信也信之罪獨有請假正期會不至二事非純臣之節若誣以反謀置之族誅漢負寡恩矣

陸賈列傳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爲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駞〕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魋音椎結音計〕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

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

尉他與陸生較量本

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

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亾之徵凡著十

從稱說詩書家

此等事在他人若不必書然首尾不滿百字而陸生智謀口語情性日用人情世態如見其家庭閭巷委曲

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雍州縣）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值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莘音作）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

（莫令見不鮮之物漢書作數擊鮮）無久慁公為也。（慁患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

進下深念二字而幽遠所以討安劉家者其可想見矣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安危二語千古謀國名言

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鍾惺曰、陸生蓋子房流亞、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其出手做事大者在聯將相之交、誅呂安劉、而密勢藏機、終不露其迹、

童養正曰、陸賈文詞高雅、則使南越稱臣、謀慮深遠、則使交歡平勃、安劉誅呂、此豈徒事口舌、徵倖成功者哉、伯敬以為子房流亞、其洵然乎、

非惟自服其高對從易大度之主正宜如此與李

風格子有許大見識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

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

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

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

及嬴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將謂逆亂也）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

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言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

兩生未必高士亦未必鄙儒

按此徒是漢朝儀注最儒易

通用以次十見其盛代之盛

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繇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

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汚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肄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作幟傳言趨傳聲入者令趨趨疾行致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

陳次歷然雖未窮至朗庭亦可以想像矣

諫易太子及議立原廟所謂大立若諧道圖委蛇也

行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爲臚傳以次傳令上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

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亦作淡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共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

叔孫雖希世取容然贊源易衣子數語凜凜有正氣一生賴有此耳

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道上行哉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藏在高廟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値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繇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茅坤曰小論中希世二字一篇精神所注處

陳繼儒曰劉敬勸都長安逆覩虜情皆磊落出人意表叔孫通與朝廟之儀以止醉呼擊柱之患庶幾合於時宜未可以魯兩生不行而罪其阿世爲也

李陳玉曰叔孫通雖迺然兩生之言亦未究其本也夫天下不可一日無禮樂所謂百年而興者及其成功耳若必待百年而後議則百年之前所爲治者何事哉但言叔孫通非其人則得矣

鍾惺曰高帝胸中先有皇帝二字被叔孫通窺破此漢儀之所以就也文帝不聽賈生言復古禮樂亦緣先有緜蕞之儀以塞之耳

季布欒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

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

太史識高筆力亦高

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郞中孝惠時爲中郞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

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窺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

季布爲曹丘生所收只是一好名乃賢其劇耳

得書請季布賫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

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附丁公波瀾相關文情最妙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趣音促亨音普盲反謂疾令赴鑊也）方提趣湯布顧

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

欲令既與漢賢乃抒一而字文有輕重如此

此語感動千古欒布

通釋以下是太史借布自言欒其生平以結前案

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跌宕有味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張蒪門按季布亦當欒布輕死非爲氣任俠者不能故同傳

童養正曰太史公於九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嘖嘖不容口豈其本志哉無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憤悶無聊之意耳

張釋之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堵音赭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辨。

當一人一節看之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慎

此一段文如畫

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

從諷名言

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

描寫情事明快雖花釋之自辭不過如此

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

以文帝之寬仁長者而猶幾於以法法不可不如斯

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釋之非欲上立誅之而見廷尉用法不可不平）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

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

古人對君謹愼如此

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抔音步侯反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掘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

愚首無所知名句

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景帝爲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劾奏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

王生今釋之結韤蓋唯以爲奈與犯上老人同

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
老言處上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王生老
人曰吾韤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韤 索隱曰結又音計 釋之
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
使跪結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
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韤欲

欲以重之[illegible]也

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
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
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

終身不仕

茅坤曰釋之學問作用大畧從黃老中來

王維楨曰此傳或稱釋之或稱廷尉或稱張釋之或稱張廷尉各有攸當非漫書

張溥曰持法之平大是難事非中懷無欲而胆氣百倍者斷不能然史遷爲釋之立傳適于止梁王諫石槨處立爲鋪張之真可謂千古具眼矣

黃錦曰帝幸霸陵奐然淒顧邯鄲道及思石槨二事甚可推

鍾惺曰釋之力諫文帝拜嗇夫非謂其言之非也必察其口頰眉宇之間有一種浮詐慘刻之氣知其非端人耳觀其言曰秦以任刀筆之吏云云縣嗇夫說到吏治縣吏治說到不聞其過則不用嗇夫一事其先自小矣此大臣深識遠慮之言不當在一人一事看之也

史記統卷之五

山陰王思任季重定　會稽　朱　紱方來叅
童養正聖功選

魏其武安侯列傳

通篇事俱從此三字生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
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
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
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

嬰不顧太后引詭別

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

微具忠臣也

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

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
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
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 竇嬰字王孫 乃
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

以名將第一義

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
令財取爲用 自令裁度取爲用 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
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

沾沾自喜四字切中魏其病

侍酒一句寫出魏其所以輕武安而相起釁被禍

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則妻子無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

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卽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卽孝武初嗣位之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

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

敘賓客一並一歎為後日擯棄之端

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註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為帝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為諸第之上）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

所以相引相激相結之故亦藏此數句妙手妙手

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

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搏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獨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相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

可恨

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繇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

遂止俱觧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矦宗室皆往賀魏其矦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酣武安起爲壽（上酒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矦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下席而膝半在）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矦臨汝矦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駡臨汝矦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矦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駡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矦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

語其悲壯

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亾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鋭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矦曰矦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横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

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吴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横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

大於本、腔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藉蹈也以言踩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不知好惡如今俗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嬰景帝從男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

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内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

傳未追敘武安與淮南蹤跡往還首尾詳至如見　受淮南王金灌夫前欲言之以賓客居閒　從上言貨而情悰可為實錄

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頗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恐遇赦瞋也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

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

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焦竑曰按嬰爲將賜金不入門蚡爲相驕横占田宅嬰以帝欲傳位梁王伉顏力爭蚡迎淮南霸上厚受財物兩人功罪較然明矣乃不幸以交灌夫故以至滅身悲夫

姜曰廣曰魏其灌夫皆聚賓客以樹黨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徒以賓客相傾而卒無賴于賓客豈所貴者之非賢歟太史公三傳聯合微意見矣

張溥曰傳雖分爲三人而實合爲一事且其敘三人分合處俱以結賓客相傾爲精神此列傳中之極貫串者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

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賞）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

往馳三人三人亾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馬上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

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

以自衛[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

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用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亾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

人項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

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爲戲竟死（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爲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

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

傳得正是恨處又取望氣者將廣胸懷口語如與面唳穆可謂無能使隙洩

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蔡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

為右今殺降者開一好生門路

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從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食其音異基趙將軍名）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

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

恆慨悲惋

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

得衆心

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

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
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
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
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
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
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
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
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
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

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
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
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
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
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
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
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
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
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而使陵將
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
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
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
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
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
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
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
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
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

用爲恥焉

黃震曰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

楊愼曰綜敘事實以著其才畧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暗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

唐順之曰當看叶應穿揷是首尾文字

茅坤曰李將軍於漢爲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王思任曰太史公敘李廣善射處且奇且吐若可驚若可喜所以曲盡其妙

周鍾曰李將軍于漢爲最名將而卒以數奇無功太史公此傳博綜其事實以著其才畧氣息之所以然又旁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暗世不平之意悲哀慷慨令讀之者不覺涕淚交下其亦重言深感也

平津侯列傳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説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説

（今所舉賢良文學得如公孫弘者）

（適合天子甚奇）

（此段隱括一傳大旨）

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

（妙在不說逬千古老奸情形如見）

數言乃平津侯小傑

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

唐順之曰史寫平津侯極得其髓
董份曰摹畫平津侯彌縫阿諛之態有色有神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故其親名之曰犬子愛而字之也相如旣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卭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卭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旣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卭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卭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鼓一再行謂一二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

富人何尊大也

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棲得托子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閒音閑都猗嫁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

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illegible]蓋此句且又令客獨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僰羌之別種也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用軍興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

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斥廣也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爲孫水作橋以通邛都還報天子

天子大說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無限深情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劉辰翁曰末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并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蓋至使褒而尤可觀

茅坤曰太史序次相如受其文賦而已予覽之多爲磈礧奇崛驚再變矣當極射文者與寂擬書絶佳

瞿景淳曰長卿賦詩人得賦而麗辭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云長卿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予雲學相如爲賦而不逮故雅服焉

鍾惺曰臨邛令是千古第一隣于好色人一段猾非惟爲相如擢婦亦深忿文君之失所歸耳非深於詩人不能自文君心眼先識相如恐不

得當此時卓王孫見識有臨邛令一段作用其女不患不歸相如矣然王孫以令故予女則亦嫁娶之常耳何以表文君之能識相如哉文君欲自以其能識相如之意明之于相如以自托其身不落臨邛彀中此文君之所以奔也雄誓女子每事要古先看不可不知

童蒙正日諸如難蜀父老喻巴蜀文與諫獵疏俱遂入西漢文統故不復載

汲黯列傳

然字有起下句又有[illegible]此[illegible]別[illegible]如[illegible]此故所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

爲朝廷重

斷[illegible]行[illegible]人或用任[illegible]或于[illegible]則爲常[illegible]人此非[illegible]語也

盎之爲人也（傳相梁人爲孝王將素伉直）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

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

大將軍有揖客句甚高簡

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
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
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
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
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
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
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
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
漢發車二千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

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
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
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
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
間見高門（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
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
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
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
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

上默然名 [illegible]

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
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
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
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
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
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
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
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
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
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
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
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
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
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
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
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
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

因黯故生安因安故文及段宏可謂厚相其不切者反言衛人外後一斷

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感慨之言具深情從朋友不救腐刑中來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茅坤曰通篇以伉直摹寫汲黯爲精神而不學無術亦稍稍概見史筆之神逸至于此

鍾惺曰武帝得人最盛所許社稷臣獨黯黯不死霍光事必以屬黯使黯爲之大節不異然文理差勝必無誤立昌邑事

章正宸曰與張湯論議一段始而侃侃正言繼而忿罵直令此輩愧死然非太史公不能者眼若此

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旨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

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埶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

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擧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間讀作閑言其素習此也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蓺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茅坤曰傳儒林不採道德之士及其說經者之旨獨疏大較門戶古人云漢儒傳經而經亡于此亦可概見

鄧以讚曰太史公諸文俱雄肆乃此篇獨醇雅甚儼然儒者之風春蠶作繭見物卽成不虛哉

王惟楨曰文學興替世代汙隆此文備之存他敘數千百年事器無滲漏

引法令滋章二語爲酷吏全案生意任詰

酷吏列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

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汙

多寡嗽默

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

倪思曰太史謂不多而意深厚法令此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使得人網疏可奸僞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爲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愉少頃之快語孰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茅坤曰酷吏傳太史特以刺武帝任用及盜賊滋多之弊故諸人本傳或略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內横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張溥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府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耳然謂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此語最得爲治之旨故余法其傳而獨存其序贊焉

游俠傳序

韓非此等人皆指公孫弘等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

游俠小傳

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

貨

太史公[illegible]

哉

敘游俠偏於抑揚處看意抑抗然郁老極憤淋漓甚哉

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閭巷

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予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為游俠曙雪冤明白止見自己權詐不苟耳此文人自發其品

鄧以讃曰激詭之論而以抑揚出之似與非與似排非排奇態溢出文氣特為傑甚

茅坤曰近代以來俠之一脈絕矣
馮夢禎曰太史公既說鄉相之俠又閭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節不於過要見難之又難
倪元璐曰篇中引鄙諺一段正如莊生假說傳達謬悠其說以舒其憤抑不平之氣而世之不知者遂以詒太史公莊語也豈所謂痴人前說夢耶
陳美發曰餘倪悲慨得之身世之感無不於傷其意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

乃益齎黃金十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妙在無理抑有至理）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䠒、（帣音卷韝）（言帣折也鞠曲也䠒與跽同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

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言十有二三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其後百餘年、

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辨、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

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窮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

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

史記統　八　卷五　四十八

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

史記統　八　卷五　四十九

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余煌曰太史公傳滑稽即孔子與點少直之意文字亦絕肖

童發正曰滑稽之妙妙在若諧若謔似真似假使聽之者兇自失咲故不勞九而紛自解也兇之雅辨優置之喬拙優旃之熱腸令語妙在無理却有至理無情然有深情宜乎太史公以偉字贊之

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

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長袖善舞短財善賈其淵然乎

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

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貨殖大本領備此段議論發揮讀此便知貨殖非鄙事貨殖非庸人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

嚴起處嘆猶以爲未足也直歷舉世間死生利害衆嗜不厭而其中各有精意除句

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内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前後乃史遷本意

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

以下連下參千字句法參以短相

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

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戸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

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結得逸而妙在不了

茅坤曰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縱横變化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

鍾惺曰貨殖之說昉於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益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黄老之學者也既已施之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illegible]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發之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畧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於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之所未備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益從學問世故中滲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不分作二事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看得深者看貨殖傳亦深凡事看得淺者看貨殖傳亦淺古人作一字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何其以細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董其昌曰此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即如禹貢分某山某水爲某州者絲其胸中包括輿地也

畫如行旅逐勝可畫爲圖故其言縷縷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無所不載如此

丁乾學曰昔人謂歷名山大川不如看一部史記看一部史記又不如讀一篇貨殖傳今以其文觀之可謂備詳曲盡

張溥曰詳所敘却似漫罵人讀之不覺乃見高才遷豈崇勢利者哉

童鍔曰扶風班史遷傳貨殖崇勢利而羞貧賤不知此子長有激之言以後不羈之才豈沾沾勢利者流哉是傳序事詳明議論錯綜文法變換足占筆力之高學術之富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

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紬音抽謂綴集之也石室金匱之書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

追發孔子作春秋便是表彰世淑公之心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君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

此段字有多小句之長短文有文行之道行[illegible]

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張鵬曰遷之才發于史記而大意盡見于自序之中學者讀之可以見其貫穿之識矣文字往復勢如游龍

績保曰觀太史公執遷手而泣遷俯首流涕承命

而下五十餘萬言字字聲聲一本之孝親依備于孔子春秋者書者何等原委而但以文字讀之耶

譚元春曰世家源流論著本末備見於此而篇中自序處更反覆委折有關闔變化之妙

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

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

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常側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隷在閫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

寫李少卿與前意相合

說得到得意是可使陵不死

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
然者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
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
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
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夫
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
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
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

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
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
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
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
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
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
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
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

貨殖游俠二傳太史公所以作也

不辱理色波妙

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
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
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
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
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
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
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
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
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

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
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
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
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
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
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
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
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
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

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于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

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

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者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廻。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

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王世貞曰子長之救李陵自不是又不能自引決而甘戮辱明是怕死昔中郎說他是又托古人自解皆强分疏然詞氣悠揚及覆曲折豪宕疏通成文章家之大作也

茅坤曰妙處全在一段流宕之氣人云太史公好奇是書備之矣

陶望齡曰太史公作史記雖得于是跡府遍之後然其高才天授自不可及只人固有一死一段詞何等雄偉何等頓慨迄今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令人脩千里比肩之思

茨約言曰措辭幽深委蛇遊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見其抑鬱無聊之況

黎志陞曰傳辨處傾倒詞場精華處挑躍踔闢文家熟讀之亦棟樑楨榦之助